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五冊目次

新刊增訂的稿易經存疑十二卷　（明）林希元撰　明萬曆二年書林林氏鳴沙刻本　〇〇一
毛詩集解三十卷學詩總說一卷　存二十二卷（一至四　六至九　十一至二十一　二十四至二十五）　（宋）段昌武撰　清鈔本　二八〇

新刊增訂的稿易經存疑十二卷

（明）林希元撰

明萬曆二一年書林林氏鳴沙刻本

易經存疑十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希元撰。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見自序及王慎中序。泉州府志稱官至太理寺丞、誤也。明史儒林傳附載蔡清傳中。是書用注疏本。其解經一以朱子本義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楊時喬周易古今文謂其繼蒙引而作、微有異同。其曰存疑者、洪朝選序謂其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也。自序謂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已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蓋其書本為科舉之學、故主於祧漢而尊宋。然研究義理、持論謹嚴、比古經師則不足、要猶愈於剽竊膚庸為時文弋獲之術者。蓋正嘉以前儒者猶近篤實也。原刻漫漶、此本為乾隆壬戌其裔孫廷玏所刻。舊有王慎中洪朝選二序、載朱彝尊經義考、廷玏刪之。所言皆無大發明、今亦不復補錄焉、

易經存疑序

予自束髮讀書即喜窮
理懼其遺亡類皆劄記然性
喜知新稿成輒棄去至有一
書而二三易稿者經傳子史
多入議思周易四子獨有塗
籍既入仕途
王事經心中遭斥逐鴻迹東西
此書雖携以行曾弗及目而
散逸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
追脩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
表因此　一二同志
欲廣其傳
出繼而入丞太理南北更官
重人負罪南遷風波涉歷干
戈在念而易遂以東之高閣
矣迺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
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
重加删飾始於辛丑之冬越
一歲而告成定為十二卷命
曰存疑從舊也書林詹氏因
求刻予弗能止懼其訛亂不
倫姑為之次　而予之或見
之曰今　成真傳

而喜新〻〻或忽義理
而尚詞華〻〻此焉非子雲
之覆瓿與予聞之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夫道在生民如
日用飲食不可離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聖人脩道以立教

六經所以作也聖人作經將
使人由之以適道也經不明
則道無由適傳註其可已與
漢儒專門授受字疏句釋勤
矣然業專〻訓〻微言與旨鬱
而弗彰〻〻升堂吾無取焉

有宋眞儒挺出更互演繹抽
關啓鑰升堂覩奧六經之道
如日中天有目者共見可無
憾矣學者沿傳求經沿經求
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則將
親見密義而揖姬孔若不追

蹤游夏亦必方軌田施隨其
所就如飲江河傳註其可少
與其或片詞隻簡未協皇墳
千賢一失容或有焉然太陽
有遺照大海有遺潤安能傷
其明且大哉況六畜之道含

雜集長讒譏君子衷多益寡故太舜之知成於好問孔子之聖竊比老彭若立己於峻前無古老方於稚聖不亦遠乎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是故昔賢傳註庸可厚非今之君子我未之信也乃若拵精鬬巧馳騁詞華聖竅賢關置而弗問學士沿習弊也久矣前聖作經

皇明造士意豈若是賢公卿明有司方是之禁予不知變而是之述何所見之左乎或者聞予言悔曰吾過矣吾過矣廼書其言于編端以告學者

嘉靖癸卯暮秋之吉武夷散人

林希元書于鳳山之退脩堂

序終

易經存疑序

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出於經術而患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異端並起於其間欲一以折衷之則無可取正非所以一道德而同問學故使治經

者一以宋儒朱考亭之說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傳於師其說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循變禮易樂叛於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之所

習而不出於是其罪若為符節尺量之罪也徇於路者得而譏之行之幾二百年海内同風不講於朱氏之說不名為士以其行之之專信之之衆名為士者宜莫不能為朱氏學然能通其意以自得其

言蓋亦鮮矣一有能通其意者出其間則其言之載於書為世所須急於符節尺量之須於用也上之於士日有以取之師弟子相與語於塾黌於庠序不得一日廢宜其須之急也故士往往有焦苦其

心雍弊其精神極已之所至以務出乎人之所未諸期言之行以售世之所須其書亦往往而著也自朱氏之學行學其學焉者以為時之所以取於我者以此將以決賢科取世資非其說無繇也其勞

心憊神以行其言以為售世之須之具而已而豈為有得於朱氏哉然則尚之雖篤治之雖攻講訓專精而議論攟守質其所以為學其淺焉者苟以脩遵制之陋業而深焉者勉以鈎崇正之猥譽其於

朱氏之學猶為茫然以思懵然以讀而已蓋予所見林次崖先生所為易經存疑信於朱氏深矣先生之業固以從今之制其為書足以資世之所須至其篤信妙契慨然於聖人之學以為可以明既晦

而接不傳前乎有言者至於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獨尊於朱氏者也學者讀其書由吾之說而求之則不忽乎先生之用心矣先生以直道為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

勢其謫為欽州秋滿叙遷為廣東僉事議取交趾具有謀畧雖不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為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尤在於折獄用師先生盖不為徒講於易之文矣故予其書而併著之云耳

嘉靖癸卯孟冬之吉晉江後學王愼中頓首謹序

重刻林次崖先生易經存疑序

予少時習四書易傳博觀諸家訓義言人人殊或主意名家或講章專門大都拘泥章句緣飾芬采出入套數䈂紙而是甚則支離汗漫併聖人之意而失之何取于垂訓哉

自虛齋先生蒙引一出而後聖人之精蘊可尋自次崖先生存疑一出而後虛齋之精蘊以洩盖其根極理要發揮性靈字字句句俱於心上體認出來而于聖門旨趣多所發明故學者從事於

經005-008

斯自然義理融暢天機感發
心得為多真後學之筌蹄也
海內宗之已久近時學者多
牽滯于俗儒之見或捷徑于
排比之文視先生之書若弁
髦然無惑乎經學之不傳也
予佩服

先生有年得奉
命來令茲土拜先生之祠取先
生之遺孫而教育之因搜其
家刻得所為易傳存疑本較
坊間所傳更有未盡載者抑
或有晚年訂正而不傳者悉
舉博士諸生校閱而梓之使

先生之學大明于世而亦以
發人心于同然也夫先生之
學與虛齋紫峰並盛于一時
又同生于泉而先生立朝危
言激論直節正氣與虛齋不
少讓今二先生俱並祀于鄉
而次崖先生則所謂鄉先生

宜祀于鄉者也予屢請而未
下當必終所請而後天下有
公論云是書之傳亦未盡先
生之蘊而所註太極圖解諸
書更有補于濂洛之傳學者
其悉究之
皆

萬曆貳年季夏之吉後學冊
徒中齋陳文頓首拜識

易經存疑序

易經存疑刻成林君才甫屬
朝選序其首序曰自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未有易
之名也鴻荒聖人以開創獨
得之智先天而作於是乎有
畫易有字易中古聖人兼述
與作為之辭為之翼於是有
書易數聖人者之心何心哉將
以洩天地之秘探三才之奥順
性命之理而開萬世心學之
源者也是天地之易而非數
聖人之易也漢唐以來訓詁
術數卦氣曆象紛紛無慮數

十家是雖不能無得於易之一體也其可謂之數聖人之易哉宋儒伊川程子考亭朱子生於千五百年之後獨抱遺經於衆言淆亂之餘覃思研慮得其粹精然後筆之於書為程氏易傳為朱氏本義

謂之曰數聖人之易吾固未之敢……視之漢唐以來諸儒之易……猶胥壞哉

國朝以經……不得兼治別經經不得兼治別註易始循兼傳義最後專治朱其所以排異議息群疑而歸之一者何其至也由是以來諸儒之治易者得專肆其力於朱絲分縷析其業愈精而尤莫盛於吾郡之晉江倡之以虛齋繼之以紫峯筍江而集其成於存疑存疑者存諸子之疑而羽翼程朱之傳義者也

或曰漢唐諸儒之易之後為程朱程朱傳註之易之後為舉業比於數聖人之易不其愈遠哉予曰不然登崑崙者貴陟其顛涉黃河者貴窮其源然顛非可遽至也不由麓而進乎源未易遽窮也不由

津而達乎是書固學易者之
津麓也而又何分於傳註舉
業之云哉是書為次崖翁林
氏著翁仕至兩京大理寺丞
立朝有風節其在家手不釋
卷其學最邃於易其書尚多
未刻才甫君能首刻此書以

惠多士是能繼父之志者也
萬曆甲戌夏五月望姪女夫
門人洪朝選頓首謹序

易經存疑後序

易之為書也上言天道陰陽之變下
言地道剛柔之施中言人事世變之
繁蓋三才之道也豈易說哉說之蔓
者既失絜凈精微之旨說之拘者又
滯意言象數之末咸無取焉吾

宗師次崖林先生之存疑也研四聖
之心極三才之奥義精而神入意得
而象忘其為說也不蔓不拘前人之
所未言者言之前人之所未發者發
之是故易之旨有直者焉存疑則說
之而使委曲易之旨有微者焉存疑

則說之而使顯與易之旨有膠結而參錯者焉存疑則說之而使洞洞玲瓏辨釋明白猶大明之麗於上也發揮透徹猶利刃之破於竹也援引曲譬而當于理猶明珠走盤而不出於盤也美哉此書也乎業是經者優而

游之厭而飫之則下學而上達資深而逢原三才之道四聖之心有不在我也哉 不肖龍 垂髫時補弟子員幸

領

宗師督造手授存疑而開發之功不少然猶未覩其全也茲忝諭同安得

令孫學范 華家傳增訂全稿捧而讀之議論益精鮮析益密大非諸說所可同日而語者因鳩工費而謀諸梓庶乎

先生之道天下爲公而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也歟

萬曆貳年仲春之吉同安儒學教諭

門生黃世龍頓首拜謹序

書易經存疑後

易經存疑刻旣成卿作而嘆曰大哉易也孔子學之必待於假年而後可以無大過嘗讀之至於韋編三絶以其道之未易明也泉自虛齋先生之有蒙引紫峰先生之有通典次崖先生之有存疑三書出凡海內之治易者悉宗之而存疑之重梓則成於厥子才甫君者也昔崖翁視學嶺南時卿方髫稚弗能親炙其教茲備員庠中乃得與校讎之役何其幸歟盖翁之學問才猷勲業氣節垂於當時天下仰之不

[illegible]欲執鞭門[illegible]而不可得[illegible]精華而顯名[illegible]六孫學范[illegible]間信[illegible]以序請予以翁之於易實心得而推行之諸名公已評之矣復奚容贅惟吾子朝夕兢兢大肆力於其間以求程朱之傳義探四聖之微旨則所以繩武而用譽者胥在是矣謹書此以寓規弁告諸學易者

後學古岡譚文卿頓首謹識

易經存疑後序

夫易者易也易始無言然象立而意寓焉文王周公孔子繼之而後有辭則言盡而意以彰亦未嘗有說也自箋解興訓詁盛其說始長而繁淨精微之旨愈晦又奚貴於說哉蓋易本諸象數然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求易於理求理於心則心易在我其象數特吾心之法象耳昔張橫渠每稱二程深明易道觀諸易傳皆其心之精蘊所宣也今易宗晦翁本義以兼象數言之唯程傳專主於理則可該夫象數非有二也迩世治易多門或泥於象或執乎辭于聖人之

意鬱而弗見其失之誣甚矣泉南虛齋蔡先生於易潛玩有年博采衆說而會其精著為蒙引一書以明易道及門如紫峰諸先生從而推衍其說今其教大行於世次崖先生獨心領神受妙悟秘隱稽諸說於理有疑者必求諸心想之象辭占變之表精研

默索真與聖人之意渾融無間乃存其說以俟知易者則斯存疑之作所以羽翊虛齋以明聖人之心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者也予聞先生吾心是書凡更四稿刪削乃成然則先生於易蓋以沒身焉耳後之學易者能味先生之心緣說求經緣經

求理則諸可疑者殆怡然理順渙然
氷釋於凡象數皆蹄筌也意得則盡
忘之矣又何疑之可存此先生惠後
學之深意也鳳崗君於是書知其美
而愛愛而珍之然又不敢自秘命工
梓而鋟之以廣四方則旣愛而傳矣
予尤嘉鳳崗君克成先志且有功後

學有裨於易道者因序于末簡
萬曆甲戌季夏之吉同安縣儒學訓
導長泰後學蔡壇謹書

新刊增訂釣臺易經存疑卷之一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孙從中滸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門生錦鄉　貞世龍
儒學訓導後學箭溪　譚文郁
儒學訓導後學長泰　蔡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桂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仝校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一讀奇音　一一讀偶音

一是一畫　一一是二畫　下上此做之　奇偶是一一之稱乎　數是數目凡物屬乎陽者其質一而實數目便是一箇豈不是奇屬乎陰者其質二而虛數目便是兩箇豈不是偶如天物之大者其形包乎地之外其氣則行乎地之中只是渾淪一箇事物可見其奇地雖是一塊實物然其氣却虛能容受天之氣生出物來分明是兩箇可見其偶觀人之男女物之牝牡雌雄尤明白可見

凡單則為奇雙則為偶一三五七九皆是單數故亦為奇二四六八十皆是雙數故亦為耦朱子小註數是氣之分限節度指一二三四至十之數言不可將來解陰陽有奇耦共集大全時混收在此耳

以上解陰陽有奇耦之數

如夫陽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晝爲陽夜爲陰晝午前爲陽

午後又爲陰夜子前爲陰子後爲陽午前午後夜半前後又
各分陰陽至一時亦分上下四刻此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
一陰一陽之象如地陰也就理則有南北如南爲陽北爲
爲陰南中之南又爲陽北爲陰北中之北又爲陽陰南爲陽陰
山淡水亦分陰陽如今山陰山陽縣以山分陰陽也湖淡有
淡陰淡陽以水分陰陽也亦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
陽之象又如男陽女陰然男女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而
血氣又各自分陰陽此亦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
之象自人而推之物無不如此不能盡書
以上解一陰一陽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本義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此不特兩儀之陰陽兼
指四象之陰陽見兩儀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一

倍而二以畫四象見四象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
再倍而三以畫八卦
一倍而二初不成兩物必再倍而三方成八卦豈三才並立
方成世界道理耶說之傳者易以三才立說可見
聖人信乎畫卦自下而上再倍而三則自二至八之八卦成
矣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名則得於觀象之餘也所謂三
畫已具八卦已成見陽之有健而成形之大者爲天是也餘
倣此
八卦已成而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者爲其生生之勢固未
已而止於是亦無以盡陰陽之消息萬物之變化也
象引曰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
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只是以象此陰陽之生生不已也朱

子曰易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畫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
愚謂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
三奇之卦固已名乾而象天矣下文陽之純健之至故乾之
名天之象皆不易焉是就六十四卦看見得他卦皆奇耦間
雜惟此卦純是奇爲陽之純他卦不得上下皆乾其健未至
惟此卦上下皆乾爲健之至不然三畫之奇名乾象天已爲
陽之純健之至豈待至六畫始純陽至健耶
乾之卦其數純陽其性至健其道則大通而至正故文王係
辭只就此道理發揮
乾德剛健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爲人而有
立有爲何事幹不得若一舉事則志至氣至本立道生事無
不立功無不成不見艱難無能阻止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

行何天之衝殆不足以擬之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夫子之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可想見乾道大通氣象
中有不偏不倚正者無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處有不
正者故聖人以此爲戒元亨大道之本然也利貞人事之當
然也
既曰元亨而又曰利貞者此聖人以道義配禍福也蓋乾之
大通雖可以元亨亦須有力能爲而妄爲終有不得元亨者
矣如漢高祖約法大度知人善任使入關秋毫無所犯除秦
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率諸侯與討項羽等事皆
是王者之師故能誅秦滅項而成帝業項羽力拔山氣蓋世
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其勇力豈不遠過漢高然無帝王之度

又不善用人所過殘賊如殺降子嬰軍殺義帝坑秦降卒燒咸陽宮室凡其所爲無非失人心之事故終無成而死於烏江可見乾雖元亨然必利於正然後能亨使不以正元亨不可得也故本義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保其終此非謂漢高可當乾姑卽二人所爲以發明乾元亨利貞之旨耳

本義然後可保其終要其終而言也蓋乾有元亨之理其所爲之事就當以正則元亨可得使不以正則終不能亨如項羽是也故朱子要其終而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保其終象引謂元亨只是許他去做此事直無所阻礙而已未見有成功處有何可保似謂元亨都未做事方是許他可做利貞方是教他去做事一般似是看本義可保其終一句未破而爲之說也依此則易卦只得元亨无利貞如大有者只有吉亨

无利貞如泰者亦皆是方許他去做此事卻有不順者矣屢謂朱子當時只如咸本義咸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恒本義然又必利於貞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不着然後可保其終一句似無病亦不起人疑蓋乾有元亨之理然必以貞然後得元亨與咸不以貞則失其亨恒必利於貞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同一旨也語錄知其大通卻守其正以俟之其說不可曉恐記錄之誤

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如此分解卦辭是爲彖傳分四德設

彖引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

本義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云云蓋六爻不變然後是箇乾故能得乾之占

彖引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樣至如彖辭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蓋謂聖人畫卦繫辭是為人占卜而設其占得卦爻則占卜之人當之如占得乾卦則占者當乾占得坤卦則占者當坤若占者之德不能當得此卦則用不得此卦之辭如春秋傳云有忠信之德則可不然必敗是也至如彖辭等卦須反其象或隨時而順之或隨時而制之其說盡之矣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此是諸卦下陽爻之通稱不專指乾初九也乾初九是陽爻之首故於此發之

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爻蓋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他卦故文言以聖人明之比之於物則是龍也

初九是乾卦之爻備得乾道故於象為龍其在下而居初則象龍之潛藏也龍方潛藏未能有及物之功占者遇此不可有為故曰勿用言不可出而施用蒙引曰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命事當謹密也

能就爻德上取義就爻位上取義引曰聖人繫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或取本卦之時或[illegible]位又或兼取應爻有取

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承乘應與時位者合而取之者其一
二節者又有一爻為衆爻之主者則兼及衆爻大都不出此
數端
伏羲只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立文字最蕪得天地
間事變為只是疏象初不局定是何物隨其所遇事物都皆得
着如乾則如君父如命玉九廣八卦所舉者此一卦皆是以
象之如初九一爻則如陽氣之潛伏于地中日月與星之在
而未伸在人如王公貴人下至農工商賈之當隱微誰家在
初如龍蛇之蟄尺蠖之屈騏驥之未遇之類此一畫皆是以
象之故曰最盡得事變者此也至後世繫辭則未免局定一
事一物其他事物有不能通者矣如乾曰元亨利貞初九曰
潛龍勿用則只是人說得其餘如何說得左傳所載諸人卜
筮史占人所舉之辭不能盡同可見聖人繫辭不足以盡之
也乎作易象引辭謂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者以
此

六爻盡事物之變如初九一爻皆上為一潛龍哉而聖人以
潛龍象之者可見聖人特假潛龍以顯初九之義使人以類
求之凡天下事物之制於時格於勢而無其使者皆初九之
潛龍也然則今之說易者以一爻局定一人一事恐非聖人
之旨矣

朱子嫌伊川說易不應局定今之科舉程文往往緊定講失
易之本義矣往嘗見江外人講易多就象上發揮於卦爻之
義特畧依傍他意思講不坐定作何事其有理且如此爻之
占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其用只作士之未遇講何如可通

問卦爻明有局定說者如訟家人歸妹之類則如何曰此在
用之有法法耳大抵卦爻以盡事物之變固未始有定象其
間或有定象者亦不可以定用看易者要須皆得洞洞流轉
始得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已仲木殿元將會試筮得夬
之六三其辭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皆謂非吉兆矣乃中狀頭
後始悟得臀无膚乃殿字也豈復拘其辭哉於是可以見占
法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龍就爻德上取見就時位上取蓋九為陽爻以言其德
則剛健中正於象為龍在初之上則出初之潛而離其隱於
龍為見故曰見龍在田夫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
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故占

得此爻者利見如是之大人在訟者見之則獲伸冤者見之
則獲濟困者見之則獲遷升者見之則獲進其利澤足以及
人故隨其人之所見皆足以遂其所圖而濟其事功若占者
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若天子之尊而
得此爻則當見在下之大人如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
尚也

象引曰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
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剛從九字取中正從二字取出
潛承潛龍言離隱以出潛之義言

九二之大人亦是得時位者如伊周之儔故能德施普天下
文明其曰雖未得大人之位言未得在上如九五耳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以九之陽爻居三之陽位是重剛也不在上下二體之中是不中也重剛是性質過剛不中則動輒失當然使不當事作猶未危也不幸而居下卦之上則是出乎羣臣之上而當國家之重任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以若人而居若位但見為謀一不審而禍亂隨之舉事一不當而傾危立至信乎其為危地也夫九三之居危地既當存乾乾惕厲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占九三之君子必也終一日之間健而又健不少止息至於日入之時若可少休矣猶惕然敬畏如是則謀無不審動無不臧所以行之身施之事者皆得其道雖處危地而不至於傾覆矣故无咎

乾健也乾乾健而又健也是不息意夕惕若是襯帖終日乾乾意只在終日乾乾內至夕猶惕乃為終日

何為健惕然敬畏不為物欲所奪便是健也故曰自勝者強又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象引曰自勝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

惕然敬是不為物欲所奪只是中庸戒謹恐懼意戒謹恐懼欲何為只恐物欲乘間以奪之故總曰戒懼可概中庸章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可見

依此看則爻詞曰乾乾又曰惕若本義曰憂懼俱可通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進退未定之時通承上文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三句說蓋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九陽欲進四陰則又未必於進是進退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上之下若上欲進居上之上則又未必於進亦進退未定也以上下二體言四初離下體入上體是為改革之際亦進退未定也故總承之曰進退未定之時

改革之際決當依愚說觀文言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可見蓋文言只取改革之際一義改爻本義則兼取九陽四陰居上之下二意也象引以九陽四陰居上之下為改革之際非是

龍一躍于淵則升于天矣或則遲疑而未必於躍也故曰或之者疑之也

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謂隨時進退故本義曰占者隨時進退則无咎

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於躁進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隨時進退既不先時有為而至於躁進亦不後時不為而至於失時何咎之有

隨時進退重在進一邊退字輕其未進便是退

象引以龍在淵一躍則升天得水故也若在田則勢又有難者而此方但可種穀之地皆謂之田不若南方人指有水種稻者為田然此縱有水亦甚淺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就九字取中就五字取正兼九五二字取九陽爻以德言剛也兼用言健也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爻居陽位正也有此四德故其象為龍居五尊位故為飛龍在天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九五不同蓋純是純陽至健之人

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將曰如以聖
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別於他卦
飛龍在天則乘風雲神變化皆動八荒霖雨四海此其時也
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議禮制度考文行三重之道使人得以
寡過此其時也故為人所利見未仕者則宜與行道濟時之
心用賓于王以備朝廷之任使已仕者則宜舉朝覲會同之
典述職于王以受天子之寵命是其見之為利不見則不利
若占者有其位則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時已過矣故為亢龍物極則反勢盈則傾故
動必有悔順時知變可以免災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
尹復政厥辟蔡澤歸相印於秦知此道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本是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然於乾卦六爻之後繫之
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人看是本義把用九二字做百九十
二陽爻故下文見群龍无首吉勢不相接中間不免添入乾
六爻皆用九一句故蒙引有氣勢隔絕之疑依愚見就把用
九做乾六爻說則見群龍无首吉句氣勢不相隔截亦不得
添入乾六爻皆用九一句而百九十二陽爻皆可見矣
本義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三句作先發明其意
當另挑在本文用九二字之上觀本義以此卦純陽而居首
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以辭則其意已明矣周公見得凡
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故乾卦六爻既繫之後繼承
而刷其例曰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於乾卦六
爻皆用九而不用七焉其例既闢又從而繫之辭曰乾是純
陽至健之卦龍是純陽至健之物乾爻得乾道之純故有龍
象然遇六爻則群龍也用九則變為柔不純乎剛則群龍
无首矣夫一於剛則太銳而取禍一於柔則萎弛而取辱剛
而能柔不銳不弛得中之道也故往无不利動罔不臧而得
吉
因是用九推之凡遇乾六爻皆不變者當觀元亨利貞之辭
遇乾而一爻變者當觀所變之辭遇乾而六爻皆變者當觀見
群龍无首吉之辭
或疑无首之吉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之利順而能健則利
也剛而能柔與順而健者性體自是不同无首之吉无所不
吉牝馬之利有所不利其辭故亦自有異而春秋傳曰乾變

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云云何也曰乾變之
坤雖為坤之所為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也變之乾
雖為乾之所為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乾元首之
吉終不可同於坤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
元亨如此諸例皆聖人本義推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可通
聖人不教人如所變之卦以考其占而別看自此至彼之象
占者正以其間有不可同者伏羲作易只是教人卜筮以知
吉凶孔子見得卜筮有許多道理因說出道理來教人後人
沿之如王輔嗣程伊川等皆作道理說至朱子始悟得伏羲
作易不是如此遂作卜筮說然當時命少信猶有許多爭議
愚按以周公繫乾卦用九之辭觀之可見伏羲作易本是教
人卜筮當時朱子不曾以是證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伏羲所畫乾卦其義所該者廣不止大道之至亦[illegible]
聚只是箇占辭原元也是夫子將易經與以天道[illegible]
後發不復及其他又將元亨利貞之辭分做四德以[illegible]
以天道明乾義他與所見只在析元亨利貞為四德[illegible]
不著義文字是因卦辭生此字通利彖傳徵發至萬物[illegible]不
專指大哉乾元一條本義亦付明白

語類謂大哉乾之元乎萬物生天地間必有箇始也而皆取
之以為始蓋萬物生於造化乾元造化之始也故能統而動
萬物以之而知矣是物之始者取乾之元以始也不得始物
已也乾之德有四曰元亨利貞是元則為之首而貫其終造
乾元一動由是而亨而利而貞亨利貞統不同要皆一元

易翼附說

之所貫耳故曰統天

元亨利貞也有理也有氣萬物資始當兼理氣說蓋不獨始
其氣其理亦從此始也有下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可見

朱子曰如春之生物方發時是生物之感秋是生意漸漸收斂
冬是生意閉藏又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
夏時長也只是這箇到秋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
只是這底此可譬說統天意思

彖同曰非以萬物之始屬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
始皆元也元自是天德

本義彖傳解及彖象字解家引有說初學不可不看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承上文言乾之亨謂乾之元如此以乾之亨言之乾道之來
[illegible]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品物各遂　六形發散暢茂條達而不可禦矣是乾之亨
[illegible]物流形各自[illegible]行中施乃隨物之[illegible]用其不
[illegible]閉藏時非無雲雨然亦不能流形何由發育物言品
牧品物各要雨為先切可參引曰流字[illegible]最好有生毛
不已[illegible]品物[illegible]形[illegible]從此滋運生去如[illegible]枝葉將有
衍[illegible]收斂發泄[illegible]心相等自然接續出來故曰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上言[illegible]之元[illegible]以聖人觀之言天而必及聖人首字而
聖人與天為一故大哉言之[illegible]及聖人贊承傳並成
本義[illegible]也言聖人必及天[illegible]言[illegible]見六節而及
天地[illegible]乾道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是終
而復始也乾道終始循環而已聖人大明乎此則見得卦之
六爻潛見惕躍飛亢各以時而成蓋時者氣運之所遭遇
爻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能先[illegible]既[illegible]
以大哉時乎[illegible]物有不能違者故[illegible]而知其[illegible]明
[illegible]此聖人六爻終始是文[illegible]以有[illegible]
而所不到蓋必於[illegible]我即乾有[illegible]之妙[illegible]之[illegible]
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者非但聞見之得而[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

節之六爻以其所居而言則以位以人以天[illegible]
六爻之潛見惕飛躍亢各以其時故聖人於此[illegible]
將升而潛將見而見將惕而惕終日以致虔[illegible]
飛將亢而不與之俱亢聖人一身兼體六龍不先不後一一適[illegible]
皆其所以曰時乘大道之無時焉而已時之所在而天道之[illegible]
六爻也時乘六龍就是御天蓋動惟厥時惟六爻之[illegible]所在
幾也各自我而運用行當其可天之載如於吾物之內
[illegible]我而張弛聖人非天[illegible]之所行即天也故曰以御天
[illegible]又曰憑天而時行[illegible]則乘六龍則御天
天下事物乾六爻盡之矣[illegible]觀天地間事物有出於潛見惕
躍飛亢之外乎故聖人時乘六龍御天就能致這化大行為
時乘六龍以御天是造化分字之一曰萬物成字之機也故為
聖人之元亨
蒙引曰乾道不比謂天也此萬物皆有個乾道在其中便有個
四德此理天地間皆具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
又曰不可以御字當行字御以行之也天道在其所御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言乾之利貞也細分之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太和是貞總
道變化是通當若用之亦未小可言乾道運行自然而化天
下之物無所不利何以[illegible]萬物於元亨形於亨者至則發施為
堅斂其結實各效成象各成形質而性命於是乎各正既而
斂其氣閉實緊實實生意復蓄而不滲漏化機內藏而不外
泄則太和於是保合矣各正者是時非無太和之氣然未

保合也其性命之理或未全故於時為利保合太和是時亦
有性命之理然其理已全不但如何之各正而已故於時為
貞然聖人於利言性命而不言太和於貞言太和而不言性
命蓋從利須言各正字從各正須用性命字從貞須言保合
字從保合須用太和字而用性命於利用太和於貞亦因之
互見爾非利獨有理而無氣貞獨有氣而無理也
蒙引曰或據先儒謂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
而理在其中遂亦言謂各正為得其理保合為全其氣此於
理氣之辨亦昧矣蓋嘗未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
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矣大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
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於
性命之後則據乎其有不可易者矣愚即其意推之曰各正
性命雖是以理言然這裏未可謂無氣在但從利上須用各
正字從各正不可曰太和須用性命字雖是說各正性命然
當知這裏有氣在不可謂專是說得其理也保合太和雖是
以氣言然這裏不可謂無理在但從貞字須說保合字從保
合不可說性命須用太和字雖是說保合太和然當知這裏
有理在不可謂專是說保合其氣也本義曰萬物各得其理
以自全蓋有以得其意矣是豈少了太和兩字哉
本義六乾道變化无所不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乾之所
利也此利字即文言天利天下之利
本義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變是潛運默移以漸而
推行有迹者也化是頓更條改消然而不見無迹者也如一
日之間自卯而辰以而中至酉以漸而進這是變到得酉時日

入便一日都消只結煞了這便是仁
性命物所受之理也萬物生天地間各有形色性如黍粟
圖稻粒長稱紅稻綠各自不同此是各物所受之性命也方
其資始流形時纔生枝生葉吐花吐萼安見黍稻梅桃是如
何待到利遂時節斂實藏花結子方可得黍形是如
此稻形是如彼桃形是如此梅形是如彼都是他本來面目
此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也本義所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正
是如此然後各正性命然曰各正方是得其本然之理不全
也必待稱其物實成熟也未紅綠味未香甜其食不美是
其得之未全也待利愈收斂愈堅實則黍稻梅桃一箇成一箇
實各飽滿色皆紅綠味皆香甜食之甘美是其理至此已全
矣太和曰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蓋萬物必須陰陽二氣交合

易經集說 卷之一 十六

始之陰陽交合便是沖和故曰太和保合是和氣斂蓄藴蓄
于內保是如保赤子之保有調養保護之意合是配合合緣之合
有翕藏秘密之意萬物之生方其資始流形之時是氣方發生
流行固未見得保合也至各正之時雖是各成形質然未堅
實其氣尚行未結實亦未見得保合也待至物成以後黍是
箇黍稻是箇稻梅是箇梅桃是箇桃這時氣不復行皆斂在
歸藏於內始是而保合生意閉固不滲漏有調養保護之意故
曰保生意在內不是於外有翕藏秘密之意故曰合
得於有生之初得其理也全於有生之後全其理也故曰萬
物各得其理以自全不可把全字當保合看保合以氣言其
氣保合其理始全也
利貞相去不遠分有生之初之後者利者貞雖不甚遠也一

步則為有生之初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之六龍以御
天其道化所被萬國之民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咸寧焉此
聖人之利貞也萬國咸寧即上文乘龍御天功效之所成就
耳合而言之猶乾之能以御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
昭然矣
首出庶物從蒙引上位說
元亨利貞本自在卦辭者皆指卦一般至吾夫子分為四德而
後世之言天道者因之此夫子所以為道德之宗也又如仁
字自見於尚書只作愛人說至夫子始作心德說以此立教
仁道始行於世

易經集說 卷之一 十七

資始是生意方動處流形是生意長進處各正是生意收斂
處保合是生意充滿處
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遂與成如何分別蓋言遂者
不說註云遂謂事物未成而勢不能已也則知遂是方向成
之勢而貞則成矣故曰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體乾全在不息蓋天行內有箇不息意君子不息所以法
天行也是何物不息心之天理流行不息中庸所謂至誠無
息是也如何方能不息自強方能不息如何是自強傳曰自
勝者強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是知所謂自強者能勝物欲而
已故本義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不以
人欲害其天德之剛節自強蓋人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惟

為私欲所勝而不能自強則天理遂蔽塞而不行矣不息則
此心純矣人能勝其人欲之私而自強則天理無所壅塞一息流
行而不止息
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彖傳文言諸作矣此得易經
無餘義又合二體之象作象傳以發明之謂之大象傳此首言乾
也謂乾之象爲天此卦上下皆乾也重之之義乾其象爲天之運
行也夫天之運行也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反覆無窮代行
不息亦惟至健故然也君子體之謂天惟健故能運行不息
人不能健則天理奪于人欲不能運行不息矣于是克去已
私弗履非禮振然自強毅然自守使吾心天理常運行于日
用動靜之間而不止息本然德性恒周流于人倫庶物之表
而不間斷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

事皆君子之不息而本于自強也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法
天行之健也
宋本義非至健不能如是惟至健故能運行不息如人有力
方能舉百鈞千馬有力方能任重致遠其理甚明故愚以此
明自強不息蓋君子惟自強故能不息也諸時說者俱云自
強又不息蒙引不之極是然蒙引作一串說謂猶云至公無
私健而不息亦未見明白愚說與蒙引頗異學者詳之
蒙引曰凡大象君子以辭皆以成者言而非文所謂君子
法之當如何哉然另其旨愚謂尚云果何如哉則其旨不失
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以爻言下以位言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德施普即本義澤及於物意覓為人所利見也施讀去聲註
傳本義俱无音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字輕言九三終日乾乾只是箇反復底道理反復者行而
復行故曰重復踐行之意即乾乾意愚本文條謂健而又健
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曰進无咎許其可進也本義曰可以進而不必進所以釋進
无咎之義也可以進而猶不必進處之可謂審矣所以進无咎
若不可進而不必於進猶是本分事未見詳審處安得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言大人作起於上故其象為飛龍在天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不可久故有悔物極則反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其理皆然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本義陽剛不可為物先言不可以陽剛去先物也德性一下以六
賢智先人蒙引曰如與衆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遂者
意頗欠切
蒙引曰天德不可為首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貞言
只是一箇道理耳故不可為物先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則為衆善之長仁所以為衆善之長

者以其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故先而兼統
所先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此心以生因得與
以仁也人得此心以爲心便是人之所以
仁爲所以之最 上天 仁爲最
列何仁獨最先曰此亦是仁
爾蓋人之生是得那仁故曰心生道 者
生惻隱人之生道也可見仁是生道
問賦然此仁爲人之生道差緩猶何謂
羞惡凡人之見己之不善而愧羞見人之 惡增疾
也 爲恭敬辭讓人之容
也智在人爲是非之心之遇是非
若仁之在人則是惻隱之心蓋天地 人得
心者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
然羞辨惻怛莫非天地生物之心義禮智雖並
則得專心體而爲之總管故夫親親仁民愛物仁之謂
惡而羞惡亦生生仁愛之心之激發也見親賢
亦生生仁愛之心之致隆也見是非美惡而鑑別亦生
愛之心之生明也夫愛者必欲愛者必明禮知之會
也蓋惡與仁乃相反者謂管於仁何也蓋惡者
愛也人心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所愛如此不如此者
愛仁者之心慈祥惻怛舉天下民物皆在
身自愛不忍一毫置之不潔之地彼見夫 人爲民物
害不潔之物爲吾身之害吾方以 自愛爲
見彼之傷人害物與自傷自害者正傷吾之本心豈不怵惕

故羞惡之心實本於惻隱之所發
相反也不而 實相因 於
仁非隨合而細說也
或問朱子仁勝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朱子曰 恭是此道與
其仁成 明道 其 物皆是 而發亦也明
道 此是得惻隱之心且道上恭 得過火 地辭 自
法 之心 却說道 得惻隱之心公試思又之曰惟
不 動 惻隱之心知不會動性是先動了方始
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問仁者有
生 如 朱子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
讓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
見 羞惡是非陳北溪曰仁是心中個生理常流行
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
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
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朱子
又曰程子稱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如何
亦謂之仁
仁包四德者以心之天理看尤明白易見蓋仁者心之天理
義則天理之所宜禮則天理之節文智則天理之別白豈不
明白此理固然但理實本意原不如此乃是指愛言爾
亨之在人即禮也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自一身達之
萬事自朝廷達之天下燦然文物之盛乃衆美之所聚也故
曰嘉之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見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比句與上下文俱不類蓋利則人之所欲言義之體最似嫌於不利故特發例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即人之利也

木有軀幹枝葉方有所依以立事必正則其事方有所依以立故曰貞者事之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體仁極難看當把體字作身體看謂身體夫仁蓋不身體其身體而身體夫仁也身體其身體者以身體為身體身體夫仁者以仁為身體以身體為身體只是空一箇身體爾以仁為身體是一箇身體都是仁也故曰以仁為體

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充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渾是一箇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

體仁與中庸體物不同體物是將鬼神為物之體重在物上體仁是將仁來為我之體重在君子身上體仁了而更有長人一節體物下面更無作為其不同可見張子曰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體物體身即中庸體物意身而體道乃易體仁意

案小註亦有兩說一說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似是箇道理須是有迹衛人方體得他做箇骨子一說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但人之體便都是仁曰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都是仁今按前一說不是當以後一說為正只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若是將仁來為我之體猶與仁為二我之體便都是仁則我即仁仁與我為一矣畢竟是將仁來為我之體語意有輕重爾

蒙引我其仁之體仁無體若子其體之說即小註前說乃中庸體物之說不可用

體仁足以長人即此亦可見仁之包四德處若非包四德如何一人便能長人

禮本諸心達諸身施諸事自朝廷以及天下國家無一處無禮其道理至為繁縟其綱目有三千三百之多故曰亨者嘉之會使不嘉其所會則有欠缺不備之處不足以合禮必嘉其所會乃於禮無不合蒙引曰嘉非難嘉其所會為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千百不得猶一二非嘉會也必自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際以至於酬酢之事交際之末若許多嘉共一時輻輳得來如此乃合乎禮又曰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恰好方是嘉

利物足以和義乃是聖人為義字解釋蓋義之體嚴嫌於不和故聖人為之解釋曰義主裁制決斷如人之尊卑內外截然不可犯似若於用嫌不和矣不知義者事物之所宜也其尊卑內外皆分之所當然是事之宜義之所在也使不以義處物則彼此皆越其分卑踰尊內犯外互相侵奪互相陵犯其害不可勝言矣不和孰甚焉惟義以處物使尊尊而卑卑內內而外外則尊卑內外各止其所各安其位不相侵奪

不相陵犯殆見尊有尊之利卑有卑之利內有內之利外有外之利何害之有我物物各得其所利則衆情悅順欣懽交通无壅拂无乖戾何和如之是義以方外若嫌於不和欲義以利物正所以為和蓋必分守之嚴明足以處天下之物不使其相瀆然後恩意之浹洽足以通天下之志不使其相戾是利不生於和而生於嚴也孰謂義之嫌於不和乎

此處與上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利者義之和是把義之和與利對利物足以和義是把和與義對利者義之和是把和與義合說利者義之和這義雖含義自然和意然為此語時方欲明利之即義未重在義自然和意也到利物足以和義則言君子行義之德始明義之自然和謂義似嫌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所利本自無不和也

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即義也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義本無不和也

利者義之和之利乃聖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凡事皆知其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以立矣故曰事之榦蒙引曰朱子曰欲為其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此說最明

貞固是事事貞固如春曾利物都要事事盡理也非是只一件貞固便事事都了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章三節自有三段意第一段言人之四德第二段言人之行四德第三段言人之所以行四德

此條君子字只是上文君子然上文且言行四德未重在君子上至此始歸重於君子而提起君子字固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只惟君子之至健然後能行此四德也故引經文以實之言君子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是惟君子之至健故能行此四德也所以經文曰乾元亨利貞於元亨利貞而繫之乾見四德之行本於君子之至健也

不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就當貼本文君子行此四德者蒙引君子行此四德下方貼入本義恐似有疊床架屋之病亦失本文意辨者辨之

蒙引曰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不然則至健與行四德意重疊矣又曰自勝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要見龍德而隱意不易乎世是高世之志不為世變易也漢儒了易亦近之不成乎名不出來求名於當世也

遯世是避世之亂而不出不見是是一事不為人所知者世不見是不難无悶為難无悶是无此不平意此何等胸懷所以為龍德也

雖重在憂則違之一邊說時不可太抑揚當略敘平說當見樂時說者多云初九之志豈偏於隱也使當樂時則亦行之

相憂則違之此抑初太弱不可用
不可說只就象邊一邊說不易乎世以下六句俱象言之夫
何作三節看意思一節深似一節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是尋常不打緊底言亦信是言必有實無空言也庸行
是尋常不打緊底所行謹是行有常度無輕忽也如此是細
微不忽乃至誠無息處也故曰盛德之至信謹誠也不信不
謹邪也閑邪存其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留吾誠故欲閑而
存之也庸言信庸行謹宜無邪之可閑矣而猶閑邪存其誠
者此聖人之心不自滿假處即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故

曰無斁亦保之意如此則其善足以蓋世矣然猶不以為善
世而自伐其所信謹而閑邪存誠者猶自若也不伐不要誇
得粗德博是德之及物者自涵遍而廣博若其風聲氣習
足以鼓動乎人心即中庸之誠能動物處也化是物從而化
天下被其所動皆革面革心而從之即中庸之變則化也善
世而不伐以上皆是龍德實德博而化一句屬正中不是當
正中之時不能德博而化凡此皆君德也故舉文辭而以足
釋之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正以九二雖未得君人
之位而已備君人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能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是此心眞實無妄[illegible]
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也[illegible]
長善念日以彰消惡之謂進德[illegible]
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此不忠信則德不進也[illegible]
說此專主內一邊說實心為善[illegible]
不脩辭者言語紛但是空言無實事則此誠終於消散不業集
矣何由立又何能業可居故工夫又在脩辭言辭上言行其
言而後從之言必有物凡此口言語皆是實事無一句虛妄
乃脩辭也脩辭則行成事成而脩辭成脩吾心之誠是業
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業就脩而可居非誠之外
又有居業工夫也

言君子於善心之所發皆誠實而不自欺則善心日長善念
日生其德進進不已矣故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於內若
誠矣又從而脩治言辭語言語都是實事無一句虛妄則
行於外誠之存於內者積累而不消散矣故曰立其誠以
則德業積累而可終身守之矣故曰所以居業
忠信心之誠也是道之得於心者也脩辭身行乎道也是得
於心者著於身也忠信則心誠[illegible]誠
益得於心者著於身而可居[illegible]
忠信進德誠心存而心之所得日以進也脩辭則身體之而
有成而言無不實誠[illegible]不立而業[illegible]
有事脩辭是方有事而忠信進德者已見之行也
忠信求諸心者也脩辭求諸言者也而皆不外乎一誠求誠

於心則德崇求誠於身則業廣故君子之道誠而已矣
脩辭工夫全在力行到脩辭處又不止力行乃行之成者也
故不言力行而曰脩辭不然得言尚脩治鄭重一句益支
忠信方去進德脩辭則業有存故曰忠信進德是去底字脩
辭是住底字
常將說忠信與作求道實忠誠也須字作實理之義味有待
於己者與可言行求道實忠則忠信方是立心向善緣初未
着道尚是文層上夫德者只是義理滋味有得於己而已
淺何足為終身事業而謂之其至道理又在何處用工其
所謂從業有何實地可據乎自知至行安頓在何處不可通
故特自為之說然猶說腐於人心然老師宿儒或有不脫其
意者學者宜深玩不可以忽之為新異而忽之也
學者說忠信謂忠一件事但着何心為主敬齋辭謂立事是
置得好是以主事為誠以處置事好為誠立係此則是據立
誠另有個事事是傳忠信立誠乃是處事處不全所處之事
又將何屬俯乎不備若卻不將求道實心言之一說也
又謂忠信重在知上又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知
知上來又引朱子小註道理須是實見得之言謂寸說生德
所重在知上愚意未敢從原本文言說終六爻皆以聖人
明之其言學者從致知工夫說力行上說起後忠信人之學
之誠意是格物致知後而事謂忠信屬知實知說去以進德
說為知自古未有此說小註道理須居實以知其所以行尚
之見非有聞見之見也
按忠信進德在於乎小註原有二說而況成說作

以為無適心一說也以忠信作求道實心說者實本於此但
此朱子未定之見不必從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孝之德日
進一日悌須實是悌方始悌之德日進一日此一說也愚之
說實不止此人多不察爾
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
所至如人往長安進進不已將必至長安也人之進德亦然
進進不已固將至之也忠信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知得
忠信所以至之即便去忠信以至之則善心日長神智日開
道之蘊與理之玄妙為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
先得之矣故可與幾先知為幾可與幾許其能知幾也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脩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
居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如人建屋而居將為子孫百世
之計是居之即所以終之也居業亦然知得脩辭立誠所以
終之即便去脩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
之宜在心為德在身為業吾所當守者可與能存之而不失
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可與存義許其能守也
進是至之漸至是進之極用至字貼進字居是身之止終是
止之久用終字貼居字必進了方可至居了方可居業德業
本一串故其功程亦一串也
朱子小註曰進德只管進去便是要至之未到那去處知得
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只看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知字
終則止是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上面居字終
者只是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
可與幾下當貼德斯進字可與存義下當貼業斯居字

皆有所知至至之所知此之所存而心以之焉以是為知至
蓋緣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一句故為此說認忠信作知
者亦緣此按依此以知終終之觀不可作忠信說乎其
窒礙可見矣
知至知終之知俱要說是孟子知知其非義之知非大學致
知之知通典把知至上之作致知誠意知終終之作明善誠
身此亦好聽耳蓋中庸之明善誠身即大學之格致誠正脩
原非二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
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无常進退无恒如何為邪離群大底此爻至在上進一
邊是可上進時了可上而不上疑於以隱為高可進而不進

疑於遯世離群及時之時上進之時也欲及時是應非為邪
離群句无咎得時也
蒙引曰上下者進退之也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
蒙引說為邪離群作嗜進說愚不然者以本義可以進而不
必進句知之可以進而猶不必進是謹於進退者豈可以嗜進
疑之匹待聖人亦淺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自同聲相應至萬物覩且泛舉物類相從通說到人從聖
人處未及其所以然也本乎天者親上以下則推物類所以
相從處蓋物類所以相從者以其類之同耳本乎天天之類

也故親上本乎地地之類也故親下蓋以其類之同也以是推
之水濕之類也故流濕火燥之類也故就燥雲龍之類也故
從龍風虎之類也故從虎皆以類之同也各從其類一句於
上二句說而包聖作物覩皆在其中故本義云聖人人類之
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同聲相應二句泛言人物同氣相求一句包下文水流濕四
句
同聲相應鶴鳴子和是也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鄰是也吳
氏取火取水之說太深然亦是氣求之理
水性下濕下地水所濡也故流之火性乾燥乾物火所利也
故流之雲水氣龍水物也故龍興則雲從風陰氣虎陰物也
故虎嘯而風生蒙引曰子細尋求乃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

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非龍興使有雲在故從來以為雲從
龍虎嘯而風隨至故從來以為風從虎也愚按雲從龍風從
虎嘗以此說為是如蒙引說恐非正意此亦天將大雨商
羊鼓舞之類猶必以雲為龍之雲風為虎之風亦將以雨為
商羊之雨乎劉季雲氣乃是天子之氣上升勃茫在屋庭與濃
威言兵威所震非兵有風也猗口暴風乃賊兆也非兀术有
風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條只據上九居卦之上說道理不主進退盛衰說无位則
无以行其志无民則无以載於下无輔則无以臣其不速是
以動而有悔也曰貴曰高皆以居卦之上言无位不居五也

无民由於無位无輔以又害　乃也

潛龍勿用下也

象引曰文言爾前論德而曰以下所謂言六爻之義以申象傳之意至此又約其行而申之曰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蓋以其位下也其德可故為潛爲者此冥陽在下也陽氣潛藏所謂其實只是交覆申言之意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字讀上聲言暫為時所舍也夫九二有君人之德宜乎居九五之位居臨天下今見龍於田亦暫為時所舍爾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皆若九二之暫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事所當為之事也前言之以為脩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當為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言所謂或躍在淵者未遽有為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決也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是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所謂飛龍在天者是居上位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言上九之亢龍有悔是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當君道說用九剛而能柔也君人之道一於剛則失過民不見其可愛秦人之尊任刑法是也一於柔則恩過而不見其可畏漢元帝之優柔不斷是也故皆有弊而不能治天下君道剛而能柔則恩足以結天下使民有愛戴之心不忍叛威足以肅天下使民有畏懼之心不敢玩也以祀其君上天下之民皆蕩蕩平平莫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氣潛藏只就爻位上說明其為潛龍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謂天下被其化而文明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而成周有雍熙泰和之治是天下文明也不可以臣位而少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爻處地時當乾乾而乾乾也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道字輕看猶云陽道陰道九四離下體而入上體是乾道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爻下本義改革之際正是取此人都不察妄為之說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蒙引曰乃字似亦有意言見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據尊位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釋有悔意言上九居卦之上已過高亢亢時已極也不能知時引退而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便是後章知進而不知退意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則剛而能柔君道剛而能柔可見聖人之所為即天也

故曰乃見天則
乃見天則言聖人之道即天道也猶云聖人同天處不是天之法於聖人之剛而能柔上見得亦不是聖人之剛而能柔
便是那天之法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是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與彖傳不同言所謂乾元者何處見得物之始而亨者是也夫凡物在天地間受陰陽之氣即露其機緘稟造化之和即開其朕兆是其始也始不徒始始則必亨機緘一露即暢茂條達朕兆一開即發榮滋長物之始而亨如此乾之元不可見即物可以知之矣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所謂利貞者何處見得物之得其性情者是也夫當萬物之始亨也生意方形形象未立雖有性情

而未見遽夫生意收斂形象各成其生理完具而無欠化機伏藏而不止息物之性情於是始見物之性情如此乾之利貞不可見即物可以見之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是於始亨處見乾元性情處見利貞
彖引口講一條是一直說下視本題頗若故不用學者詳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稽其大即彖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亦一元之所統耳為何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又收斂神功於內不言其所利是此乾始之所為也不其大與不言所利者乾也乾如何不言天下之物既蒙其利形者形色者色大成大小成小而神功收斂於內若無絲形可見有似於不言也蓋萬物賴化育之時從化生初之功以後則似不言也錄琦詳云須更就滿三農體驗却神功收斂若是亦是此意
依舊見乾始另作乾元說美字當亨在字當亨會也長利即亨利利天下通指亨利似有理但本義不主此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上既分合釋四德了因就見得四德之流行即乾之所為爾其流行之間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可見故從而贊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謂由上文觀之大矣哉乾之道乎元亨利貞四者運行不可稍撓無少間斷一何剛也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一何健也四序順行無過不及一何中也各自為德無所偏倚一何正也剛健又全其純而不少雜於陰柔

中正又極其粹而不少雜於和粹而純粹又極其精與一不足又再言之旣言不足又再言之贊乾之德至是無以加矣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又安能洞與至此哉
剛以體言是體貝如此非體用之體蒙引云是他本質如此與雲說亦同健與用字則對體用之體說
此條看說四德之實貫一乾之統不是蓋四德即是乾此外更無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句舊說六爻備乾道今看不然蓋此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意緣文言此節本傳之意蒙傳說乾四德以聖人配之此中其意亦言乾四德以聖人配之也如何此條又添個乾卦備乾道意時乘六龍以御天句實承此句說舊說

之差無疑也若單出此題仍用所謂合題者不走此體也
從伊川着力只是布列衍於事物之情天下事情皆見易
書雖未盡之矣此身六爻希列所存見得物理通選旨
亦使是盡此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承上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則六爻即六龍也聖人以時乘
乘六龍以御天道則道化草數德澤廣被如雲行雨施而天
下平矣雲行雨施天下平此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此節若指大哉乾乎一條出當依舊說作一頭兩脚說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緣引曰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

行初九德已成矣不日之間就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見之
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隱而未見則欲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
也
安可行道德行者功業也以成德為行言以道德為功業也道
德不見於功業若有功業不本於道德也功業不本
於道德當為一事功業不可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君德也
天下之義理無窮非聚則孤隨事問而無以盡之而其聚也
非學不可師之先覺以求多見多聞學千古則以識前言往
行皆學也學聚則天下之理無所遺矣然不詳加辨析則見

非得失無以識其歸吾身莫知其所已而良辯也非問不可
上問於師下問於友詢于聊上詢下著辨詰也問辨則天
下之理是非得失識其所歸吾身知所從矣欲此理融會浹
洽於心無强探力索之勞有居安資深之妙則非可以造道
旦夕求也必大着胸襟從容涵泳把此理時加體認玩味勿
忘勿助日就月將如孟子所謂優而求之使自得之厭而飫
之使自趨之則此理融會於心浹洽於中有居安資深之妙
左右逢原之機矣居安是理則與心為一矣然知易而行難
靜易而動難人多居常見得道理分分曉曉到得行時又錯
了都與理不相干蓋以行之難也正以私欲奪之也故必仁
以行之仁者去其私欲之謂也論語仁不能守之註云智足
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亦無以有諸己可見仁只是去私欲

所克己復禮懲忿窒欲皆其功也
學聚問辨是知工夫寬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玩深味使
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故亦為之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爻下本義居下之上意天五位田二
位也在天則其道大行於上為人利見而不用惕在田則其
道大行於下為人利見而不用惕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所以惕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
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以爻言則九為剛以位言則四為不中

九五飛龍在天則進而居於君位九二見龍在田則未進而
安於臣位九三九四皆人進脩之地則安於人位故皆不用
疑九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所以可疑也或是九四自疑
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此便是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地之道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大人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
以覆物是與天地合其德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大人智周
萬物旁燭無疆是與日月合其明也四時運行各以其序大
人德禮政刑先後緩急各有次第是與四時合其序也鬼神
福善禍淫害盈福謙大人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恩以彰德威

以防奸是與鬼神合其吉凶
凡天地間未有之物如井田城郭宮室舟車弧矢之類皆天
地所未有聖人起而制作之此先天也然爲之而可行井田
可以養民城郭可以衛民舟車以濟不通宮室以避風雨弧
矢以威天下此天不違也
蒙引曰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
去便是天不違天所已爲者如天序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
德天討有罪是也故曰時者天理之當然也
蒙引曰凡聖人之行雖庶非先王之成法非經綸之所由而
於理無悖皆先天事也二重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亦是先
天而天不違之理愚謂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因物
付物隨事處事是後天而奉天時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亦奉行也
況於人乎言人亦不能違況於鬼神乎言鬼神亦不能違也此
皆以明利見之意也不可以況於人乎爲解利見之意
況於人乎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況於鬼神乎天
也鬼神亦可謂之雅之烈風雷雨弗迷淮泗之水於彭城而
以大風兌光武之滹沱河即而以冰堅渡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上九亢龍有悔何也蓋亢之爲言也時有進退徒知進而不
知退位有存亡徒知存而不知亡物有得喪徒知得而不知
喪與時俱亢矣此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進極有退之理遂退而不進存極有亡之理遂保亡以爲
存是爲不失其正
文言中象傳雖前後詞語重見疊出而意義各有所當不爲
散亂無統蒙引說得好宜詳之
䷁坤上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
北喪朋安貞吉
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已解在說卦下
二畫之耦名坤而象地因陰之純而順之至矣重爲六畫又
得三耦無復有陽以雜之亦陰之純而順之至故其名仍爲
坤者重之得名或離則爲大大有諸卦不得仍爲坤矣
坤天下之至順也人能至順則隨其所至而人皆愛敬隨其
所適而無不成就故元亨言思行行爲敬維寵新之邦行矣

即此道也
至信可以感豚魚涉險難和說以馴剛强之後則雖虎尾不
咥人亨故人能至貞則溫柔巽貞之德雖强暴難化之人亦
有以化之演決難處之事亦有以處之信乎元亨也
利牝馬之貞戒以順而又也非順外有健也只在固守其順
而不失耳蓋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取其象
貞字隨卦而取在坤卦則以順健爲貞
曰元亨利牝馬之貞說坤道理已盡矣後有君子有攸往云
云者此爲條釋其事而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意也既曰先
迷後得云云復曰安貞吉者此爲申言以致丁寧之意也
陽不居先陰不居後此陰陽之分也乃常道也故曰也須然
成而代有終居先白上事必昏迷而不知所往盡其力量不

足也若退居其後而從人以作事乃得其常道居後得常其
不迷可知矣上只曰先迷不曰失道下只曰得常不曰不迷
聖人之意以互見也至彖傳始備言
陽有發越有斷制故主義陰主退藏主收斂故主利此陰陽
性質不可移而易也故坤之君子所往但在于利不在于義
處家必能生殖而殖蓄節儉而致饒若夫嚴規範肅紀度以
正倫理閨有家非其所長也在國必能厚生以利用富國而
足民若夫處大事定大功以安社稷利生民非其所長也
西南陰方則陰類之從東北陽方陰類則不往往西南則陰
與陰合而得其朋合此則陽非陰類而喪其朋朋類既得
共足以濟事可知朋類既喪而能濟事無是理也彖傳不言
欲人自得於言外也

彖引曰西南東北亦不必過泥假如自今西南之方知須然
故其地有兵亂之變有嫌隙之人先不可往也故雖曰西南
然亦不可往違即此論是東北道可行者東北方地果平易
俗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可往者也
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也不可往非其所當者彖謂彖引此說
發前聖未發之旨
利牝馬之貞是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先迷喪朋不利也喪朋
非牝馬之貞故也安貞吉是結上文之意如後也利也西南
也坤之貞也後則得利則西南則得朋此安貞而吉也反
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貞也先則迷東北則喪朋而義不主
反不安貞則不吉也

貞是實字安字是虛字順健二字意安是虛字活字其所安者只
是順健而已二字亦實死活不同本義乃析安爲順之爲貞
爲健以守者蓋爲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豫說也
安貞之吉該順健二意本義利以順從爲正可見也安字當
兼屬只人之順健便是安於正也蓋健不出乎順之外只順
得堅固便是健也安不出乎順健之外只人之順而健便是
安也前來安貞二字俱兼順健二意本義曰安順之爲貞健
之守者姑就安字上取一順字就貞字上取一健字以配合
彖傳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之言附益地德无疆順而健也君
子安於貞安是順之爲貞是健之守則君子之安貞亦順而
健故應地之无疆也此本義分釋之意也彖傳應地无疆本
義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就把安貞當順健正是因此順健

雖是兩箇字其實只是一箇字蓋健不在乎順之外只貞行
不息便是健也除健不道只道箇順字亦得以貳我了又若
順之為原非遺了健守也只守雖不無所據而意然仍以難
順而能健為難大抵易貞者就其難者取亦得故本義曰貞
者健之守亦非遺了順守也

本義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如此解以對前句然本義此
兩句明為彖傳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兩句故如此分配在彖
傳原無此意依愚見不必如此分配只據本文君子能安于
貞便是順而能健于應地無疆一句未嘗不帖如此分配徒
覺牽强而多事不知明者以為何如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哉坤之元乎萬物之生于天地間不能自生也皆資坤之

元以生蓋元氣既於萬物皆露其端倪呈其形所是箇物亡
生者資坤之元也然坤非能自生也一順承乎天之施而生
之爾蓋天氣一至即承之以發育未至不敢先既至不敢後
其所以承天者實在順而無所違忤也

至哉坤元至是到那極處了無去處了譬如人往京師已至
京師更無去處大哉乾元大哉是上分造大廣博開無與比
並至是就一邊去到盡頭處見其至大是就四方八面說見
其大此是大之別也豪引以伯夷下惠伊尹孔子分釋亦好

本義此大義差緩是就聖人命辭意思說蓋大是極口急急
稱揚至則意思詞語比大又稍寬了故以為差緩爾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高明在上无不覆幬悠久不息此乾之无疆也坤之廣博深
厚萬物無不持載此坤之德足以配合乎乾之无疆者故其處此
載相為對待未嘗參差而不及往往今來相為終始未嘗窮
弛而不振此可見坤之能配乾處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者生意包於中弘是其所包者廣光者生意達於外大
是其所達者遠也萬物生意無所不包可見其弘萬物生意
無所不達可見其光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隨
坤亨而亨也幾萬言品者就植物言於坤亨於資始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一款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二句即是坤厚載物豪引問含弘光大
何以謂之厚德曰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此納之中不
謂之厚德而何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
此即坤德之順健云猶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而
也承天生物直至于有終利貞也彖傳利牝馬之貞本無四
德夫子以四德解故為之說如此要利貞兩字既俱逆接本
亦要說去不必太分析可也豪引謂曰牝馬地類言此合是
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卻未是又以至柔而動剛係
本義云牝馬之貞為證亦不是蓋文言後面又有後得主利
而有常句把利字分解了故本義只云釋牝馬之貞若豪傳
則利字兼解不妨為利貞並言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蓋陰本居後今居先是失道故

迷也後順得常是以利往得常謂陰不居後居先為迷居後
為順故利其常道也西南得朋者言西南陰方以陰之類皆
往西南見與其類相從行故得朋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謂陰
傳外意乃聖人以義言之與需卦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一般
言東北雖喪朋然能反西之西南則終有慶是為占者開迷
善之門也彖引謂乃終有慶者惟柔順利貞者能然蓋本義
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而言也恐未敢是為何蓋先
迷失道以下六句乃聖人解釋彖辭又有好歹兩邊不專是
好邊君乃終有慶本於柔順利貞何幾有先迷後朋一邊故
恐不主也原來本義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乃是指
下文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句非指先迷失道以下六句也言
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所行如是則其占安貞之吉矣依

恐是朱子當初若不用此句更好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後也利也西南也坤之貞也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貞也君
子居後而不居先主利而不主義往西南而不往東北能安
於貞焉則有得常之利而無失道之迷有得朋之慶而無喪
朋之凶斯其吉也夫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此順而且健
地德之无疆也君子能安於貞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則
君子之安貞即地德之順健在坤地非有餘在君子非不足
其身心之理盡與無不持載悠久成物者同一揆是有以應
地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盡

坤之象為至重之又得坤其則見地之形勢高下相因之無
而亦無窮類次相仍愈遠而愈無然兩何其順也地勢之順亦
惟其厚爾不厚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無窮其
厚故能无不持載故君子以之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夫天
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則天下之民皆取足
於我非但群黎百姓倚我以為安而九夷八蠻戎狄鳥獸昆虫
草木亦倚我以為命使偏心涼德其何以濟而天下之望於
我者亦孤矣於是大擴其心以弘其度量遠此經綸且其利澤
覆一世之民體仁義之域知無不明施無不當政無不善
見無不洽不但群黎百姓咸獲其安必使蠻貊夷狄罔不字
俾鳥獸昆虫草木罔不咸若然後其仁始浹其責始盡也故
曰厚德載物則君子亦一坤而與地同用矣

高下只管相因其節無窮盡方見其順若一望平夷不見得
順本義解地勢坤只是順若厚則於其順見之本義至厚極
厚當如此看語類曰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若是薄
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可見是
因厚故能順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數六老而八少六變而少不變易筮占其變故不用八而
用六初六一陰生卦之下陰始生之象也天下之理無微不
著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大故其象
為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也蓋霜者陰氣所結陰之微者一陰
始生之象也冰陰水而成乃陰之盛者一陰積至六陰之象也
然微不著無霜不冰占者遇此惟謹於微而已微之不謹而

至於著將無及矣
陰陽者造化之不是不可相无之陰陽於此爻亦明以得言
先有此一項爾其類有淑慝之分是不可相有陰陽於此爻
之善惡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當從本義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方說得去若依本文作履
霜堅冰則陰始凝也一句道當趕到下文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方止為履霜堅冰內卻不說陰始凝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以體言順以用言其實只是承天生物而不主始爾柔
順之德不偏也固其正不易也正固是方貴思有內外之分
故曰直方大

九物員則動方則靜以其有四面一面著地則定更不轉移
也故取以言坤德本義謂賦形有定正是此意大抵曰著之
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其義亦可見
直方重而便有大了又曰德合无疆坤之大著用此以闡大
之義蓋德合无疆以言乎順正固賦形有定以德言无疆
純是合諸爻看見得如此象引以此可貼大字也未是
六二柔順中正爻辭直方大之德皆自此而取又皆坤道之
本義曰坤之直坤之方則直方之外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
此諸爻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在內則心无私曲而出乎其
直在外則事皆當理而截乎其方且其直純乎直方純乎方
直方之德並輝成大又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
原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六二之德如此若占者亦有此德方

大不習无不利之德則今日所占之事亦自然行得直方大
不待習而後利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此當以方字爲動把直作推原說謂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
存於內者直是以見於外者方也蓋體立用行之理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下道理皆是如此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方大地道也六二具直方大之德則其六二之道即地之道
也地道光只就不習无不利上見蓋若待習而後利尚有勉
強矯揉之功未免困苦艱難之弊未見其爲光也不習无
不利則不待勉強矯揉之功無困苦艱難之弊所以爲有光
蒙引把直方俱作六二之動恐未是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陽爲章美含章是包含其美於中而未著於外也六陰爻三
陽位位本陽却以陰居之是陽而帶陰不純乎陽也陽帶陰
而未純陽雖有章美只是包含之而已固未能文章光輝而
著之外也故取其象曰含章可貞言可貞固以待未可出而
有爲也爲其才不足也然非終於不出也固將有待也子使
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欲信而後仕也六三之可
貞亦如是爾故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所以可貞者以其有
陽之章美爾若無陽之章美則如六四之括囊終不許其出
矣
或從王事以位言蓋居下之上出潛離隱之時也故不終含
藏或出而從王事

以三之才質未可以有爲而但可貞以守然以三之位則居
下之上不終含藏又不容於守者雖不容於守而亦未必能
大有爲故占者如有含章之德則可貞以守或從王之事則
始雖不能自成其功而後必能因人以終其功惟其含陽也
故但可貞以守无成而但有終亦惟其含陽也故可貞以守
无成而有終若非含陽則其終亦不能有矣此爻之辭然也以
占其象則在占中
无成有終從先迷後得之義不能自成其功而因人以成其
功也本義始後字不必太泥原來兩字從无成有終來可貞
者未從王事之无成而終也无成有終者已從王事之可占
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句經存疑 以時發之時不可作猶爲之時緣象傳不就三之才上說以
下之知光大概之可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與文言同旨但就爲臣之分上說不就三之才說識君臣
臣卑之分君逸臣勞之理故曰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陰柔才弱既不足以有爲而又重陰柔无甚矣不中則不當
時位又不可以有爲也故其象爲括囊斂身不出可以遠害
故无咎然既不出以有爲亦无自而有功故亦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愼字解括囊即本義謹密也
六五黃裳元吉

六五尊位明其爲君位也六爲陰陰性順臣又在上卦之中
是愼順而得中也中順之德充於內而見於外其一言一動
不徙而非中順中庸九經所謂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
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等事皆備而有之故其象爲黃裳占者
如之以內則盡己之道以外則感人之心是不徙占大善之
吉也
中順以順爲主順而得中也黃裳以裳爲主裳衣之色黃也大
善之吉言不但其事之吉於理且無虧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文之在外者也未有外而不本諸內者也故曰文
在中也所謂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陰盛之極夫陰盛至極其勢必不肯下夫陽陽之勢雖
微然見陰之亢其心必不肯下夫陰陰陽不相下其勢必然
相爭故其象爲龍戰于野夫以陽之至微而與陰之極盛者
爭固无能勝之理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亦豈陰之利哉
故二者皆至於敗亡此象文爲其血玄黃陰盛於陽故與陽
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
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初六曰履霜堅氷
至以著陰陽之漸於其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以著
陰陽之禍於其終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於斯見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道陰道也窮極也陰盛之極所以必與陽爭而有龍戰于野
之象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筮得坤之六爻皆以用六而不用八蓋陰數六老而

八少老變而少不變得六則陰變爲陽矣陰柔不能固守者

而爲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固守故利永貞若純陰固守則凡

往不利即乾之元亨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陰柔變爲剛始陰而終陽故曰以大終始小不能固

守大終則能固守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釋牝馬之貞不言利者以下文有釋也曰此以下錯舉言

元不順次序聖人之立言亦以後得主利雖言四德欲順序

而言則缺一德故錯舉而言之歟

坤承天之施以生物而不生始其德至柔也然其生物也

悠久不息直至結果成就未嘗委靡而中止是動則

剛也承天生物而不自造作不爲繁擾止德蓋至靜也然其

所生之物形體各定不可移易根核者不可為胎卵胎卵者

不可為羽毛是其德則方也

至柔坤之德也動剛亦其柔中之剛爾至靜坤之德也德方

亦其靜中之方所以曰順而健至柔至靜是坤之本體言其

便有生物了但以坤本體上見其柔靜非不柔而靜是本生

物至動剛德方是說生物若依此則是釋坤之元亨非牝

馬之貞蒙引柔而爲剛能動不體發用等字就乾之施一至

則甚翕受而敷施之其生物之機湖乎莫之遏皆似說坤之

元亨雖從

後得主而有常

言君子居後則得而主於利乃爲有常之道蓋坤之常道也

此說人事之占說其釋坤德又道了兩兩併明者蓋以將

剛柔比喪朋則先述後得之理舉此則彼可以例推也

含萬物而化光

化光中象傳含弘光大意言含萬物生意於中則發光於外

其功化甚光顯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中象傳順承天之義此亦說下言坤道其順矣乎承天之

施而以時行之天氣未至不先時而有爲天氣既至不後時

而不爲時至而即隨天運而即從可謂至順而無所違拂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文言之意在一積字其積必有其微而起以見君子當謹之

於微所以明履霜堅冰之義也

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

以其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亦莫不由積而成也由為君父者不能辯之

於早故有今日賢大家之餘慶餘殃國之亂臣賊子皆出於

善惡之積也積者起於微然則君子惟於微謹之爾易曰履

霜堅冰至言君子當於微而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為本體義為裁制不是以本體當正裁制當義乃是說本
體之正裁制之義也須分裁兩箇謂字謂有言也云云上是
言其心之本體義是言其心之裁制云爾
直是心也善惡未著是非未形而善惡是非之理具於心無
有一毫少欠此本體也而六二之直則是本體之正也裁制
亦心也善惡是非一到面前為之分別區處截然不可移易
此裁制也而六二之方則是裁制之義也
正謂本體是謂其本體之皆正也義謂裁制是謂其裁制之
皆義也
文言之意謂六二之直是其心本體之正也六二之方是其
心裁制之義也君子何由而直哉亦曰敬而已矣敬檢束
身心之法也人心神明不測出入無時又知其鄉使縱逸以

檢束之則弃是放逸所底止是非善惡隨欲之從陷於私
邪偏而內不可直矣君子有見於是故敬以直之內謹於
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弃馳放逸之患外嚴於威儀動靜之
著以禁其放肆怠惰之非終日乾乾固有間斷一澈純熟則
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無不直矣又何
由而方哉亦曰義而已矣義裁量事物之具也[illegible]有萬殊物
有萬變所以無窮苟使不以吾心為之權度則善惡是非莫
相錯亂而外不可方矣君子有見於此故義以方之因物付
物不使有過不及之差隨事處事務必合乎大中至正之矩
此義既精則善惡是非皆中其當然之則停停當當無偏無
倚而外無不方矣不止敬義立德就不孤是敬義既立由此
以至不孤蓋敬立則內直內直則內有以發乎外而外臨以

方[illegible]外方外方則外亦以發乎內而內益以直內外交
養相資不已由是直以方直方以純乎直方之德光實盛大
至於窮神知化而不自知矣是不孤也程子曰敬義夾持直
上天德自此始意正如此
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一句解不習无不利來義疑習者而後利不
習則未能有利[illegible]明白無疑是不習[illegible]也如欲直則未能直
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也[illegible]由土未
到[illegible]所以必[illegible]
欲方[illegible]心所欲不踰矩而無[illegible]
不疑其所行是當然由之而無疑意
[illegible]內直[illegible]六二之[illegible]以方[illegible]
[illegible]
之中太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見如此不知朝著以為如何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與象傳同旨與文辭不同專以君臣之義言之六三才
陰言陰指六三含是陰晦言六三雖有陽明之美然却含藏
之不自耀其美焉以是含章之道施之從王事惟代耕以終
其事不敢自專以成其事為何此地道也亦妻道也臣道也
地之為道至柔至靜安常處順不敢自專以成其功惟代天
以終其功也地道如此臣道妻道可知矣此六三之所以弗

淡成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言天地變化則草木蕃天地閉塞則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當此之時當謹愼而隱去也

天地變化言草木不言賢人天地閉塞言賢人不言草木乃互見也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黃德在中也黃字當中字中字當内字通理言由德通而且理也通言其有觸即應有感即通周流無滯自神不行是箇通達活動底物不是膠固凝滯死殺物也理言其品節分明一體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燦然不是渾淪儱侗无

分齊无[illegible]別物也注云聖人之心至虛至靈隨感而應无有不通可見其[illegible]曰[illegible]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別理足以有敬智足以有[illegible]可[illegible]引曰[illegible]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外者不能皆得其當可來[illegible]理之旨

人心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君子黃中通理是本於此中者天下之大本可見其[illegible]以無[illegible]之中[illegible]然已具可見其體處

說君子黃中通理依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爲黃者可識矣

正位居體

言正乎五位而居下體是居尊而能處下也處尊位之尊能居乎臣民之下處至極之上能執乎謙讓之道不以崇高自恃下以富貴自驕此五之正位居體也

說正位居體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爲識矣盖此二句雖釋黃裳之義然其意隱然見於言象傳遵其說則不可故須於未著此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天下之德莫過於中故中天下之美德也六五居尊於敬義退然而於厥躬則淸和純粹之美得之於[illegible]發然於方寸之間而開術遺漏道德仁義之懿[illegible]始者浩然於靈府之内而無少斷歇無積不施[illegible]是而暢於四肢則溫恭遜讓形於威儀動作之間道之下濟所謂文質而有光輝也由是而發於事業

[illegible]足於設施[illegible]之[illegible]見矣此道之及天所謂德文明也夫積而不發是不積之未至也誠而不形必積未至也六五美積於中而發於外如此非美之至不能也從而贊之曰美之至也文言[illegible]分釋黃與[illegible]又發人[illegible]故不知歸而[illegible]美在其中一條只得[illegible]

中與象傳文在中也及六二之敬直以方[illegible]一般謂君子之德黃中通理所謂[illegible]者可見矣[illegible]位居體[illegible]者可見矣然二者皆判然不相干哉夫黃中通理人之美也君子惟美在其中是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能正位居矣夫美在其中而至於發越之盛是美之至也觀此意可足歸重於中惑或曰依此說是在中得中[illegible]乎曰中本心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中合言之曰中順之德發諸中也

發於外亦可分言之曰在中為中發外為觀亦可[illegible]不相[illegible]

況此中字本是負德之中

陰最於陽必戰為其[illegible]於亢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下於陽本不敢與陽戰也惟陰盛之極[illegible]

敢與戰此如唐之藩鎮稱兵以拒王室也陰盛[illegible]

爭此時已亢陽聖人謂陽未嘗亢亦不可亢也[illegible]

陽猶唐中宗為武后所廢綱目每年猶書帝在房州[illegible]

也陰雖極盛而稱龍然未免陰體是未離其類也[illegible]

臣雖強而敵君然臣子之名分猶存尚當安分不[illegible]

也此有陰析之之意天色玄地色黃曰其血玄黃[illegible]

陰亦傷也自古臣子[illegible]少小人害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

漢唐之宦官[illegible]

[illegible]

以人事言也以造化言之乾於方為[illegible]

五行亦為金[illegible]陰卦而忽[illegible]

而必戰也陽氣天地間未嘗頃刻[illegible]

然陽氣於[illegible]小雪之[illegible]生於[illegible]月[illegible]

陽本皆[illegible]陰氣雖極盛而與陽爭然陰之體不能勝故

本節卦類

新刊增訂[illegible]易經存疑卷之一終

新刊增訂[illegible]易經存疑卷之二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illegible]中齋　陳　文　校正

同安教諭[illegible]鄉門生　黃世[illegible]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illegible]　全校

䷂ 震上坎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義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陽是動物而況居二陰之下豈能[illegible]

[illegible]故其德為動雷是陽動於地之物也

坎[illegible]之象

坎一陽在二陰之間而為之陷何也曰此以溺陷之陰陽言[illegible]

[illegible]不惟欲加害乎陽必[illegible]之

使同為惡矣故其德為陷為險陷物之理乎險也險則所陷

之地也

離一陰在於二陽之間而謂之麗者蓋取陰附陽而陽得其所附故為麗以明[illegible]為文明陰在上陽

上[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而成[illegible]

水以[illegible]之最明小者象[illegible]不而上[illegible]

觀物為陽為陰[illegible]下[illegible]而為雨即此意故坎之象為

雲為雨為水

乾坤始交而遇險難在造化則是物始生而未通也震以一

陽居二陰之下是陰陽相交之始故曰乾坤始交坎[illegible]
是爲險難[illegible]以陽交陰而爲物生故以乾坤始交爲物始生在人
事如漢高帝初興而遇項羽唐太宗初興而遇王世充竇建德
[illegible]諸雄是也凡人初作事而有阻厄者皆是不寧
就天下國家說
中溪張氏以繫辭乾稱父坤稱母震一索而得男爲乾坤始
交不是盡襲舊傳所言乃文王後天之卦非伏羲先天命卦
之意也
元亨是未通終必通也本於震之能動利貞戒占者宜守其
正不可行險僥倖也是本於坎陷在前道不可須臾離天下
未有舍正而能濟事者況在屯難之時乎故凡所爲利於固
守其正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illegible]

[illegible]之義矣[illegible]曰登而居陸平之計以此可謂
正乎曰君子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中尚可以登而何甚[illegible]
於義者亦君子[illegible]以[illegible]而伯可
見矣
勿用有攸往是因其居也而[illegible]進[illegible]終不進也故本義
曰未可遽有所往須羽王沛公於漢中漢王怒欲擊羽張良
曰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耶願大王云云此勿用有攸往之
義也勿用有攸往與利貞是二義家引說勿用有攸往即是
利貞恐愚意不同[illegible]者之[illegible]
初九陽居險下以賢下人之象也爲成卦之主乾坤始交而
遇險難其之所以爲[illegible]也以[illegible]下人則得民則可[illegible]故
利建

家[illegible]剛柔始交而難生
剛柔以爻言也卦辭[illegible]義言乾坤就生物上言也本[illegible]
一陽生於下是剛柔始交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此有險[illegible]平易坎之遇險阻坤之地平易地非坎之卦德
地之險阻乃坎之卦德也故本義曰險坎之地象引說似未
是其當力○能動非其才以以有爲也故得元亨在險則其
時猶未易爲也故又當利貞焉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之象爲雷坎之象爲雨震坎合體是雷雨動作盈滿乎兩
間也其在天造或世尚[illegible]荒人物荒野或四海分崩生民擾
攘而天下未定或有姓不親五品不遜或三綱既淪九法亦
斁而名分未明[illegible]之始當於衆人之中擇才德出衆之人
建之爲侯俾任[illegible]之責庶近得治定之功然世難方
殷并雄競起[illegible]爲者尚未止也
故既建侯之後又當[illegible]不遑寧處未明求衣日旰忘食
天下者何[illegible]凡司[illegible]者若竭心力
以圖之不可[illegible]然不加之意也舜命禹
[illegible]未已漢唐創業之君率用此
道[illegible]乎非勞而肆其怠於大易不寧
之戒矣
不寧是建侯之人心[illegible]有不安寧本義未可遽謂安寧之時
語録須自以爲不安寧方可此[illegible]安在不安寧之
本義把[illegible]二字之義入在剛柔始交內此會其辭不可爲正義

滿盈二字是緣雷雨之動而作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合體是雲雷交作故其卦為屯君子以經綸處屯之道也凡事有箇大綱有箇細目經是分其大綱綸是理其細目先舉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細目則目細畢舉屯難之世變為亨通之日矣

如今建五府六部九卿以總庶政此舉其大綱也府部卿寺之中各有許多節目此理其細目也分人為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倫此舉其大綱也五倫之中各有許多節目此理其細目也自此推之不能盡書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難之初時未可進以陽在下陽欲進而在下勢未可進又居動體其志欲進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則有磐桓之象與其者故其象為磐桓以九居下不得進多有行險僥倖以求進者是雖得遂其進而平生之所為之屬也其失得屬守正不可失其守而初九以陽居陽得其正是能守正之人也故占者利於安居守其正言必安於義命不可萌僥倖之心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者皆是道也

初九一陽居於二陰卦之所以為屯也故曰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占者能如初九則利建以為侯卦辭利建侯所建者初九也初九利建侯則自當之為人所建

大二建侯俱作占說朱子謂卦辭是占初九是象尚未見得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言初九雖磐桓不得遽進其志在於行正而不行險僥倖以求進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陽貴陰賤初九以陽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之初天下未定未分未明生民昏蒙未能自開其蒙蔽而措其迷施其政發而立其章不淪於禽獸夷狄者鮮矣初九陽剛之爻以德則為聖人之耳目以出則為生民之父母是箇尊貴之人也而居於二陰之下是不以尊貴自驕逆而降身屈己以俯人者以理民事汲汲乎為生民造命立極以遂其生養明其倫理其至孚尊如禹之治水胼手胝足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真能以貴下賤者也當生民未能自立之時一有聖哲君子能為之造命立極孰不趨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又大得民也

榮引謂已貴為君子何以說得建侯若愚謂無君位如禹得以貴下賤孔孟非不貴乃至老于行不能援天下之溺何也故貴以當德位曰為是侯則是得民而可君如舜之禹治水有功而舜禪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不從於初而上與九五相應或生之難或分或意之義所當從乘初九之剛二之可從之義然初知二之實有之意而其力又足以相制故雖而使不得上以進於五故其象為屯如邅如乘馬班如然初之難二非為

之害也乃求與[illegible]其故其象為匪寇婚媾夫初之求二
其意本善但情雖不為所移者也二獨有應是以初至於二非
正應固守其正而不之與也其象為女子貞不字至於十年數
窮理極則初之妄求者去而與五之正應者合而可與共守
曰十年乃字竇融擁衆[illegible]從光武而陷於隗囂人然後得
合恍惚此爻之象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純是象[illegible]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與五應其常也為初所難是失其常十年乃字是反其常
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君子欲有為於天下必有其具有其勢有其輔六三陰柔則
才弱不中不正則德偏是無其具也居上卦之下則往于是
[illegible]上六是陰爻[illegible]陽爻與之為應是無其輔也
知此三者本不足以濟屯但六二陰[illegible]而不能明
理不中不正則[illegible]妄動而不能擇行故已雖不足以濟屯
乃六能審時度勢[illegible]往以濟之其致困也必矣故其象為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夫虞人守山林之吏也山林之險阻
[illegible]其所知也即鹿而无虞人為之指引險阻何以
[illegible]山林之中也[illegible]公孫述皆非霸王之器又無輔
[illegible]乃欲與漢光武爭天下
自[illegible]亦[illegible]也
[illegible]如舍[illegible]占者之戒也是承上文即鹿无虞而
言幾者曰六三固不正然猶自知其不可以逐鹿此理甚明
言[illegible]幾未明之先君子見幾不如舍之而往致不

能見幾而往遂不舍必致吝矣[illegible]公孫述皆自取滅者
也
也初二兩爻皆[illegible]象[illegible] 爻見[illegible]象[illegible]即鹿[illegible]
即鹿之事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无虞不可以即鹿而即鹿者心貪乎禽也天下之禍皆生於
人之貪心
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其致吝而取困窮也
必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陰柔之才值屯難之世不能上進以濟屯故為乘馬
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可以為吾輔有婚媾
[illegible]若求[illegible]下之[illegible]以往濟[illegible]則[illegible]忠賢[illegible]力而大難可
[illegible]故吉无不利
往[illegible]往濟也[illegible]往而往[illegible]初不是家引有辨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之才不足以濟屯也知初之賢可以為[illegible]君子之大明也
[illegible]不知己[illegible]有一能[illegible]而不能用不知人也可
謂明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君人之位宜於君道固無可
議矣不幸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
不足以濟又以九[illegible]陰[illegible]歸之內無可恃之人外有
方[illegible]之敵大勢已去而不可為九五坎體一陽陷於二陰之

坎有膏潤而不得施為也其膏小貞吉者若過小者能守其六
五之貞則吉過大事雖守其正而亦不免於凶言欲令在占之常
然日於既亂與衰之敗將往而可以援安者雖欲行事之
猶有關於國家之大事者非得其人亦不能救其失也
傳曰小貞吉大貞凶則言其無可為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有膏潤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澤得施但未光大也六
四才無可為得賢自輔猶足以濟也九五才堪有為輔相無
才則終於不濟人才有關邦國之興衰也如此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陰柔是本身無才無應是外而又不得賢人為之輔弼
既之終否極而泰將來正可有為之時也乃以無才無輔而
[illegible]象為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從無可奈其能已久支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於上則止也故其卦為下
其德為止其象為山坎在坤之上而降起坤為艮本坤
體一陽在上是為艮陽在上也故有山之象
坤生之初蒙昧未明物皆然而又得人類以次險而遇艮止
為山下有險山下止有險則又遇阻險使人蒙昧莫知所生
故曰蒙之象內險外止心忙始不安外止是外而難行不通
總是一片自昧人故為蒙之意

亨亨蒙不終於蒙而必開通頓悟也然蒙之所以亨者以發
蒙者遇有為童蒙不我求則無好問傾聽之心安能往其求
而從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無虛心受之勤安能擊其
情而使之聽故皆不足以致亨此卦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
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是其發蒙也匪我求童蒙乃童
蒙求我求其發之也又因其初筮之誠而后告若再三則瀆
瀆則不告夫待其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
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啓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
得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皆
就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二句見
得若非以剛居中必不能待其我求待其誠至而告之若非
六五陰陽相應亦不能得童蒙我求而發之利貞是戒占者
[illegible]蒙之道大之又也故發利貞
童蒙初生志向未定發然行當從善道[illegible]明者之於童蒙所
以啓發開其所未知者不以正道其業有不可勝言者矣茲
必皆其良知良能之天充其仁義忠信之善擇其外誘以全
其真純閑其私欲以養其德性奸聲亂色不入於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於心術務使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
道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聖賢同歸其為利無窮
矣賈誼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此之謂也秦
如皇使趙高傅胡亥漢文帝使鼂錯教太子皆刑法律之
事卒使胡亥好殺而亡而景帝亦為忌刻寡恩之主其忽於
大而利貞之戒矣
匪我求童蒙至利貞蒙者一邊說本義筮者明則人當求

我至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是發明占法在易之多有
如此者蒙引有說
利貞本義就養蒙說恐非欲就發蒙而兼養蒙說為養蒙發
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曰發蒙后日之作聖言則曰
養利貞之語實家上文如咸恒利貞之例非發蒙之後又別
出養蒙之義也或以據象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似就養蒙
說曰象傳聖功之語是即利貞之占而極言之故不得不言
養發者一時之事養者自初至終養之以至有成也象傳之
旨與象辭稍異愚見如此但本義既有說今亦未敢遽有主
張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險字只是水險而止險字只是不安之意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illegible]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
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謂蒙之所以亨者由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
時之中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亦以亨行而得其時
之中也故曰皆以亨行而當其可志應[illegible]本義二[illegible]
精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
以剛中也剛則能告而不[illegible]故而知所可以為節矣是也中則其
告有節初筮告而三不告是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以養正即此就是作聖功夫非謂他日方為作聖功夫也
朱子語錄之說似差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而已矣蒙而養之以正[illegible]
於聖域然[illegible]之[illegible]
發矣是造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其勢必[illegible]行而有漸故為蒙之象蓋蒙者
物生之初蒙昧未明[illegible]始出[illegible]漸未至[illegible]大流行亦
猶生物之初蒙昧未明也故取象[illegible]君子行育德以養蒙之
功不必黏着山泉或以果行法水之必行育德法水之有漸
蓋以必字帶行字說水之必行故君子法之而果行謂此不
可用
道之體諸身者謂之行行有弗果則逡巡畏縮因循怠惰而
道不可得矣故必果於其行猛勇直前不逡巡而畏縮奮發
精進不因循[illegible]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能
果行者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德有不育則急遽而
無餘功為仍而便從來其德亦止於小成矣故必優游涵泳
日就月將待其自長[illegible]勿忘勿助長俟其自得[illegible]言所
謂寬以居之杜預所謂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
趨之者能育德者也果行育德則雖[illegible]其必強蒙不
終於蒙而聖人之域可馴致矣養蒙之道孰有加於此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illegible]而在下又非[illegible]故曰蒙之甚也占者遇
此當發其蒙[illegible]告之而弗喻[illegible]而屢違非威之
以刑莫能從也故利用刑人用刑之人如今之皂隸是也利
用刑人是必施其刑治以懲戒然後其蒙無知之人亦就
規矩準繩之中而有啓發開通之美[illegible]下之人[illegible]

發於其身恐未必遽能絕去而吾之朴為徒勞又必任而
觀從之從而暫合　一觀其終又將發之歸或能信從[illegible]
故曰用說桎梏以往而不吝蓋[illegible]不
甚而在我亦失敎敎之道非惟不利乎蒙而又有害乎蒙必
且見害於蒙矣故為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之說不待加辨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以理言
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固當有所包容而爻
之德剛而不過又能有所包容故占者能包蒙則吉矣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又有納婦之象故占者[illegible]

[illegible]爻則吉[illegible]不是

九二一爻統治群陰而當發蒙之任是君下而能任上事者
故又為子克家之象

蒙引曰此爻三句辭說未必皆只是包蒙吉一句便[illegible]其納
婦吉子克家都是就包蒙一象轉說出來故本義以為[illegible]
又君下位而能任上事二句畢竟都是統治群陰之義

又曰三句各自為一事包蒙是爻有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
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能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是一象
占意亦在克家之內矣

有其德而當其事適觀三句為是納婦[illegible]關雎之詩
可見子克家一句純是象[illegible]何作此[illegible]
事難就又覺[illegible]不安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象傳與爻辭不同子克家作虛象說其義是居下而任在上
發蒙之事如此方剛柔接可通若把剛柔作父子則淺矣不
可不知言九二居下能任在上發蒙之事其象為子克家者
由六五居上與之相應剛柔之情相接也程傳二與五剛柔
之情相接故得伸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
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雖六剛柔接然道在五應二一邊承傳志應亦然蓋任不在
道以來合君備已以下賢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不就蒙說又別取一義此不可曉意當時只因上爻取
納婦一事見得此爻在女子是箇不正之女故發此象程傳
[illegible]
正應而從之是[illegible]似可用不知本義為何
不取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當作慎蓋此女之行不慎也即見金夫不有躬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既遠於[illegible]此爻上下皆陰也又无正應以[illegible]一
指初六遠於[illegible]後無賢哲之人无正應是[illegible]親
友無賢[illegible]發而致困其占為可羞吝

象曰困蒙之吝[illegible]

陽實陰虛遠實遠於陽也於上下皆陰[illegible]

六五童蒙吉

六陰乘地居上之中中也五居位居尊也九二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卦之主說治群陰而五與之相應凡居尊位者多以[illegible]
而肯不下教五以柔中居尊位而能下任九二是柔中之德[illegible]
好德心誠不以勢為有餘者也故不敢不純一未發以聽於
人者直純之天未[illegible]之心尚[illegible]明任也見以自
主者而惟虛心以聽[illegible]也故其象為童蒙如成王之於
周公是也太甲亦近之吉者如是則德[illegible]以之而明治功以
之而成矣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illegible]以巽乎人故其象為童蒙即本義所謂居中應下[illegible]
九二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illegible]
學[illegible]上六[illegible]擊蒙之人上九[illegible]蒙之
人之質性剛而又[illegible]之上其[illegible]剛
其象為擊蒙[illegible]六[illegible]
聖人因而開導之[illegible]所以擊之何如耳
若不量其資質[illegible]太過[illegible]夕則蒙者
有所不堪[illegible]已甚之是為寇也何利[illegible]然蒙者
良知之天不喪不[illegible]於人欲蓋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聰蓋不勝其多矣[illegible]以擊蒙之道所用之[illegible]於彼而
不必息[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必[illegible]
放心[illegible]不能全其天理之公性命之正則所以[illegible]
所以成之也何不利之有不利為寇利禦[illegible]人闕
物成務之學又以見易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之而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之剛不為暴而止也上之得其道也下之人因其所止而
其蒙為之止也下之得其道也故曰上下順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凡人作事皆有成於日前其間多有阻隔而日前不可成者
其勢不容於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
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
許多暗昧抑塞而不光明嚴淀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謂
事勢之未可為即安於義命從容以待幾會而不切切焉以
匪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真實而非矯僞矣如此則心逸日休
胸襟灑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亨通乎然使心安於需而
[illegible]
或不出於正[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於正
而後行[illegible]
需而[illegible]
從[illegible]以發[illegible]用三[illegible]
予雖[illegible]所[illegible]方未定不能[illegible]以與後者[illegible]
暇[illegible]之故[illegible]可以見聖人[illegible]
大川作[illegible]之下之[illegible]亦在其中大川多有風波之險
人多不能[illegible]而致覆溺之禍故聖人特於需發其義使天
下後世之人知其大川巨險者皆以能待然後有濟也在天
下也至矣

陰秉性躁不能[illegible]則沉毅不苟而能[illegible]
瞻張良論云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天下之大勇也[illegible]

健能待之義孚信之在中者是以心言發已自盡爲忠循物
無違爲信孚則發已自盡之忠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言需之義須也此卦坎上乾下坎之性爲險而在其上是險
在前也乾之性爲健而在其下以臨於險剛健之性能寧耐
以待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此其理自不至於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言需而有孚則光亨若又得正則吉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
此卦以九居五而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正而且中有孚
乎得正之義蓋以陽居陽正也正是貞之義在上體之中中
也中字爲主實是有孚之義正則順乎道理而无行險僥倖之
彖字有疑
事卦辭之貞取此中則交於義命而无計較期望之私卦辭
之有孚取此
彖辭有孚在先貞吉在後彖傳正中則貞又在先有孚又在
後位乎天位只是明居五不重在位上程傳曰居天位指五
可見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據彖傳程傳不見兩象意似只承正中說來本義亦隔然未
知是夫子之意否今但得依他然不可遺了上文正中意說
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以及字界卦體似亦兼正中說
今爲之說曰所謂利涉大川者由卦體正而且中卦象乾健
以臨坎水夫正則不行險僥倖中則無偏意阻強剛健則能
從容守耐有此數者故往涉大川必不而有功也有此
是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問本義雲上於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雲既上於天尚待
陰陽未和何也曰雲是陰陽之氣陰陽初交升成雲及交而固
則成雨固則和矣雲上於天此陰陽初交之始猶未固也未
固則未和然亦自此積之久之則固而和矣無容別有造作
矣故曰無所從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程傳曰雲氣蒸而
上升於天必待陰陽治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
飲食宴樂非教人飲食宴樂也明其無所作爲爾事之當需
者如爲學爲治以至凡百事務皆有之爲學者教知力行工
夫已做了無容復爲者大學業之成則不容急迫當待之一翁
從手勿忘勿助即此意也爲治者紀綱法度治道規矩皆已
修舉無容復爲者大治效之成則不容急迫當待之爾夫子
必世而後仁即此意也
象引曰飲食即宴樂之具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初九在乾卦之下去上卦坎險尚遠
二爻是未近於險故爲需于郊之象郊未近險義不可進而
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占者止而不進危邪不入
亂邦不居則不陷於險而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言不犯險難而行即本義未近於險之意未失常言未失其
所需之常也當時需于郊而今尚在其所而未失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水涯之物近於險而九二漸進於坎故於象爲需于沙夫

險漸近雖未至於患害然亦未能全無傷害未免小有言蓋
人以言語傷我也言語之傷雖災害之小然使不善處之未
有不因以起禍者九二剛而得中剛則能守耐中則能善處
故不但不入于險而終得出于險是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言二雖近險然九為剛爻剛則能寬裕而不急迫是以寬在
中而不急進也以寬居中故始雖漸近于險而終則能出乎
險故曰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近水有沙沙下有泥泥與水近需于泥將陷于水矣九三去
險甚近也已可危過剛不中皆又不善乃致寇至是自己作
孽將誰歸占者不可不戒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言其災只在近也寇自我致不敬慎無[illegible]若能敬
慎則不敗也此聖人發明占外之意蓋占中所無而聖人發
之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交坎體已入乎險故其象為需于血血者殺傷之地四需
于此則害臨身矣然六居四為柔得其正柔得其正則能需
而不進是有濟災難之術而卒出乎險故又為出自穴既
傷有血又曰需何也緣卦名而言也始之四也既曰血又曰
穴何也自其傷言則曰血自其出言則曰穴
沛公見羽鴻門彷彿此爻之義其東湖江陽初為江西參政
征姚源洞為賊所得卒能誘賊脫死復得其酋長而仍脫其
身又因以平賊亦彷彿此爻之義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言雖需于血能柔順以聽時而不躁進以犯難故卒能出[illegible]
穴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而當需之時是治道之所當為者皆已為之而无
容復為矣特當雍容以待治功之成爾然使急於功利之君
未必不妄有作為以生意外之患者九五陽剛中正陽剛則
性能守耐中則心不偏正則事不邪故能安以待之而不妄
有所為其象為需于酒食言只以酒食為事而無所作為非
縱情於酒食以衒益為高致也需于酒食貞也占者如之而
貞則吉矣
此義能需于尊位蒙引蓋之謂非其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依
則為需于尊位特言其為君爾世有苟於功利之君非不居
尊位也而亦不能安以待之何也故不重為是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君上體之中是其中也以陽居陽是其正也中則心不偏正
則行不邪故當需之時能安以待之而不生急迫覬望之私
蒙引曰中正字今得尊位意似不必用大抵彖象傳各有為
說不可比而同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陷不速之客文辭未見得是不好人據本義卦爻不能[illegible]
及非意之來一句又似是不好人今只依爻辭大抵上六在
險難之中九三既與已相應未必是不好人其下二陽與之

同類需極而進，未必有退，皆由其來非由於己之召致，故以[illegible]
為不速之客，而敬之終吉，言能致敬，猶得於三人[illegible]
力以出險也。如沛公先入關，項羽怒攻之，項伯[illegible]
良俱去，張良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與為婚姻，遂因
以謝項羽，而得免於難，彷彿此爻之義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未詳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是訟，於官井內自訟之訟，為卦上乾下坎，上剛以制
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則其智足以謀上，此
訟之道也。內陰險其奸足以害物，外強健其力又足以濟奸
亦訟之道也。[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能為我[illegible]
不但亦訟之道也[illegible]
聖人設卦觀象[illegible]
六子卦取賁人天[illegible]
二中實有中孚之象，上無應與[illegible]
之象。卦變剛來得中，有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illegible]
居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
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其占為有孚而見窒
能懼而得中則吉，終極其訟則凶，見大人則吉，涉大川則不
利，皆其卦有此象而繫以此辭，占者當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
○言占得此卦者，必積本其實而不免見窒，一時或未能直
然訟非美事，必惕懼[illegible]，知在己之枉，能伸即止而不遂於

求勝則既不傷身又不費[illegible]之道也，如訟不
勝終極其訟，不但傷身[illegible]之道也，大人[illegible]
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求伸，欲利行險僥倖以取勝，是涉大川
也，其[illegible]取勝而[illegible]不為小，故不利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是卦辭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易中卦變，見朱子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
四陰四陽、五陰五陽之卦，各有所自來，遯卦二陰四陽，易中
二陰四陽之卦凡十四，皆自遯而來，此非易之本義，乃有易
之後，聖人看得有此義，故特發一例，稱言此卦自遯而來，剛
自三來而居二，柔自二進而居三，是剛來而得中也，有得中
[illegible]
二是以[illegible]
終凶，訟不可成也
[illegible]曰訟非[illegible]不得已[illegible]不可終，終[illegible]事則
[illegible]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illegible]曰訟者求直[illegible]之，當乃利[illegible]，利見大人
以所[illegible]正是大人自尚，不是人去尚他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入于淵之象也，故不利涉大川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從此道來，訟之由也，若兩者相順，訟何由興。此天水違行而
以有訟之象。夫訟不興於訟之日，而興於作事之初，作事不

預其見訟端之所自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所以[illegible]
無[illegible]人情所能為勝終久有無禍也凡其事之不諧而可
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為則訟端無自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則才弱居下則力微故不能終極其訟其象為不永所
事占不能久訟也然當訟之時必有雀角之災而至於小有
言雖小有言終得辯明故吉
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純是象占在外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此只據理言不本爻位言訟非善事不可終極也終極其訟
縱使能勝所損已多而或不勝禍殃及矣其辯明解終吉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陽剛為險之主是剛強而且險狡也故其志本欲訟所幸者
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不獨任乎剛而有柔順得中者在況
所遇者九五以陽剛居尊其勢亦不敵故其象為不克訟歸
而逋其邑只有人三百戶蓋自處於卑約之地以示屈服
之意也苟借據大邑雖曰退伏逃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
偶國豈能免於禍乎占者如是則可以免禍矣故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歸逋竄也訟下至患至掇方是解其意言九二不克訟歸逋
歸而逋竄也所以然者蓋自下訟上患之至乃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則才弱當訟之時亦不能訟守舊而已故其象為
食舊德而居於貞受侮於人不免可危然含忍不較畢竟是
好故為終吉以陰柔之才使或出而從上之事亦必無成[illegible]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傳不復粘訟說只舉食舊德一句或從王事無成亦[illegible]
惟或從上事無成故只說食舊德以從上為吉
無成二句只是一意言六三之食舊德或從王事無成者是
三之才不足以有為凡事惟在於上而已一從其所為無[illegible]
可成而[illegible]也若不定[illegible]所為而欲自上事必無成功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三所以安舊德也
九四剛而不中剛則不必於人不中則所行失當必有訟象
以其居柔則又能從下剛而有退巽者在故為不克訟而反
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復即命以事言命[illegible]
必言曰復就正理[illegible]是始之欲訟者非正理也曰渝變其
見始之欲訟者非真安處於正也言有過則改若四者吉無[illegible]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解吉字此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故曰聽
訟而得其平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故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即凡[illegible]偶尚中正意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以剛居訟極則能訟處終訟極又能終極其訟以大強辯

足以奪正理終訟無理而或取勝此固有之故有或錫之鞶
帶之象然理無終訟人雖有時得之既以終訟矣之不旋
踵故又為終朝而三褫之象或者未必然之辭三者不可
得之辭得之未必其果然久之乃一朝而三褫可見得之難
而失之易得者間一二而失者常百千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聖人為此語以抑僥倖之小人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狀至險於大順即坎險坤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即坎水坤
地就是寓兵於農之意故有師之象
卦有寓兵於農之象九二有將之象上下五陰有衆之象二
[illegible]
兵凶器爭[illegible]事不可[illegible]無師而不以正則有窮武於民之災將
不得其人則[illegible]交人之者言
師以正任將得人則可以成功而无咎也吉无咎各分看
有吉而无咎者湯武之伐桀紂漢高之誅秦項是也有吉
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
魏是也吉无咎言其功可成於理又无咎也語錄蒙引說吉
方无咎是未是便說名與師而後勝如嬴秦之滅六国可謂
吉矣謂无咎可[illegible]以恩不用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卦體不是則曰只在以中內見
得故本義曰一陽在下之中而衆陰皆為所以

師衆也貞正也只此剛字我於此義卦體似無取言師之義
衆也貞之義正也以卦體言則此卦一陽在下卦之中上下五
陰順而從之可見衆皆為所以矣大師之正不在他在此之
何如猶能以之而出於正則為王者之師而可以王矣此師
之所以利貞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未知是夫子之意否依愚見者作只據
義理說不粘着卦體无咎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不剛則無威過剛則大暴無應則信任不專不得行其志行
險而不順人心則殃民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未有不成之德
者不能也以此行師雖云師旅之興不無傷財害民而毒害
天下然天下皆知其之此舉非以殃民乃以安民咸服而從
[illegible]
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而大功可成吉莫大矣又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坎水在坤地之下故曰地中有水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也
故其卦為師君子體之以為兵衆不外於廣民則所以畜民
衆者亦豈外於民哉故於無事之時務本節用以阜其財而
賦輕徭以節其力省刑薄斂以緩其生凡以容保其民使有
生之類各得其所然民生既厚則膂力方剛精養有素則緩
急得用卒伍軍旅之衆皆藏於比閭族黨之中行伍戰鬪之
事咸伏於畎畝耰鋤之內一有徵發皆為干敵愾為國禦侮
而不患於無兵矣其容保其民者即所以畜養其兵衆不待
外民以求兵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爻只[illegible]在卦之初為師之始[illegible]論[illegible]理如[illegible]初六一[illegible]
師者聞鼙之死生[illegible]之行[illegible]律則行師之法師之所因以戎
攻[illegible]也故[illegible]之出[illegible]必以律[illegible]進作[illegible]退之有節[illegible]伐[illegible]
制之有則牛馬[illegible]弓矢[illegible]勿逐及六步七步[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或四伐
五伐六伐之不敢亂[illegible]如此則將為知兵而成功可保矣[illegible]
出不以律而不善則功不可成[illegible]敗國之禍[illegible]見矣故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凶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將之象也有剛中之德則恩威並行
謀[illegible]克壯以是而在師旅之中將[illegible]戰必勝而攻必取故吉
无咎上應於五為所寵任又為王三錫命之象[illegible]將兵在將
[illegible]
[illegible]
於九二錫命[illegible]三而不已也

象曰在師中吉[illegible]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言九二在師旅之中而[illegible]以承天之寵任也人臣非君
寵任之安得專征伐之權[illegible]成功之吉王者所以三錫命
於九二者[illegible]其心服於萬邦之民[illegible]於[illegible]任良將使[illegible]
恭鎮亂以安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居陽陰則才弱陽則志剛不中則心邪不正則行頗故
犯非其分而至於輿尸犯非其分者不量勢力不敵而輕舉
妄動以取敗也師或輿尸[illegible]象[illegible]是占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大无功解凶字

六四師左次无咎
陰柔不中其才智不足以料敵而制勝而居陰得正則能審
將而量力也故知其不可勝而全師以退為師左次之象占
者如此可以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之得无咎者以未失其常也以未
失常解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居尊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是有恭儉玄默之
德无喜功生事之心敵加於己不得已然後應之是必寇[illegible]
犯[illegible]逞賊奸究為生民之害然後興師動衆以伐之故其象
[illegible]
[illegible]
師可也若以弟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多門[illegible]尊主而功不可成
矣故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言必用長子帥師者由九二以中德而行師也弟子輿尸者
上之所使不當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任不可不專也既用
長子復參之以弟子使事權不一而致敗是上之所使不
當也將誰咎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者依本義但優以金帛之說則一例有功如何不
及他得若[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勿與之[illegible]經[illegible]文與上文不[illegible]

按經朱是似難判斷今以愚見斷之小人勿用是以戒行師之初不可用小人立功也若用小人立功及其有功不得不一例賞以爵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擅恣於殺故不若於行師之初不用之為愈也故象傳聖人謂其必亂邦承爵於師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或謂行師之初戒之可也今既成功然後戒勿用不已晚乎曰師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於其始也按愚之說似可通姑俟識者評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言大君有命或開國或承家所以正武功大小之等也蓋卑旅之功有大有小論功行賞務以厚當然後可以服衆人之心如斬將搴旗攻城略地關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大也若常[illegible]級捏一斬[illegible]功之大數若功之小也必論其[illegible]功之大者受大賞[illegible]之小者受小賞務俾大小輕重各得其當賞必稱功賞以[illegible]然後可服有功之心[illegible]從事之臣[illegible]亂之[illegible]若功次不明大小淆亂人心何以服從事之臣何以勸倡亂之源何以遏敵天子將發其義於象傳其旨深矣

䷇[illegible]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為卦不止是下比上實兼上比下蓋必在己有以為人所比然後人從而比之故本義謂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兼上下解卦辭吉本義辭曰當為人所親輔是說下比上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是說上比下亦是兼上下說非專說也象[illegible]亦入也

本義比親輔也下曰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就見比之義故不復提卦名而有多辭從省文也而其義亦未嘗不備

原訓解如人所謂依原之原[illegible]原隨中庸或問註謂又一兩也可見

元訓善長元即仁也仁即善也春秋胡傳曰元即仁仁人心也亦是此意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則以元為善亦宜矣

○有元而不永者唐太宗貞觀之治而不克終唐明皇開元之治變為天寶之亂是也有元永而不貞者漢文帝恭儉二十年如一日而不免溺於黃老清淨之說宋神宗銳志更政終身為王安石所惑而不悟是也用是知比人之道元永貞[illegible]其一不得[illegible]君人之道或律令也[illegible]元後元首為人所比[illegible]寧不寧方來[illegible]比其後[illegible]言之以有他吉意

後夫依愚見遲疑猶豫不能者漢書公孫述之徒故[illegible]言於誅戮也不是不見受王者於人無有不受之理

卦辭只就比上說理不用象傳說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本義謂三字疑衍文[illegible]也字[illegible]傳曰比吉也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illegible]比之義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依愚見[illegible]傳之說似是文[illegible]順從義亦然然或謂不當[illegible]辭而[illegible]主名不[illegible]辭之吉本於其卦名故象傳先舉卦辭而後以比之所以為比者[illegible]

各卦所謂得之則辭下五陰而應從九五亦從乎之也

欽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言聖人本卦體以釋卦辭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正能比

道為元善而凡永貞故取其象程傳曰以陽剛當尊位為比

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九五顯比之主位正中也亦

皆依此例邪

剛中則是元永貞從之說卦體言則曰剛中就比道言則曰元

永貞或以元永貞為通[illegible]說不是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言不寧方來例所取哉卦體上下五陰皆應乎九五即不

寧方來也故取其象

後夫凶其道窮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故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比之象也先王觀此象以

天下至廣億兆之衆天子以一人之身處九重之上必得人

人而比之於是[illegible]公侯伯子男之國焉

國而有巡狩述職之典又以親諸侯則諸侯各承其命令行其

政教而保其民人天下雖不人人而比之而無不親則無一

人之不被此先王所以比天下而無間亦猶水之比於地而不

有間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illegible]

久又[illegible]情之所不敢妄以[illegible]復[illegible]人[illegible]有孚之[illegible]

人初比也內有誠心不事外貌而[illegible]則外不失人內不

失己而无咎矣若有此積之於中[illegible]接下其親交友凡一切

待人接物無一而不出於誠而充滿積實焉則誠能動物信

以發[illegible]有他[illegible]之吉不止比於比之所得矣

[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孚[illegible]皆舉[illegible]矣故曰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illegible]次[illegible]而[illegible]非[illegible]道之臣則[illegible]非其類亦不能得賢者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如是則[illegible]

比之自內[illegible]

入仕於君而自畝畝如[illegible]

○六二釋畝畝而[illegible]龍飛之天子是[illegible]

內而得其正者[illegible]不降[illegible]不辱身進退以道[illegible]

處以義何吉如之

吉者得正則無失身之辱也本象傳言未及功業者聖人方

言其出處之得正未及其功業之何如也

本義自內[illegible]外[illegible]此[illegible]象[illegible]

則正而吉方見觧爻辭貞吉六四亦然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觧吉意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上面所承者六四下面所乘者六二與之相應者上六
皆是陰爻故為比之匪人六二六四在本爻皆為義旐二言
則為戒者易不可為典要隨在取義故不得而同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爻辭無凶咎此曰不亦傷乎乃夫子之意所以深戒乎人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居在外卦是以在位之臣而比九五之君者故曰外比
之之字指九五六四以柔居柔而得其正故能比乎正而所
上之九五又可比之[illegible]故曰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
之則正而吉矣[illegible]二不同蓋二新進之臣四則近
君之臣所以不同[illegible]道所無匪人之傷二之吉也惡君
賢[illegible]共成王[illegible]之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象傳釋六四爻辭[illegible]言六四外比九五之賢[illegible]以從君
上[illegible]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四之從五豈徒以德而
貴次位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顯與隱對光明正大而無隱伏回曲闇昧偏私者顯也隱伏
回曲闇昧偏私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上者以父母天下[illegible]
職生養教誨但知吾分所[illegible]此道[illegible]為之至於民之[illegible]

感與否則聽民在彼初不肯計[illegible]亦非有私恩小[illegible]道干譽
以求百姓之我親此其施為舉措何等光明正大的是若[illegible]
伏回曲闇昧偏私之所致謂之顯比譬如王者觧[illegible]之綱
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者取之背我而前去則失之初
不求於必得亦於私邑亦[illegible]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爲長
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誡者王化之行凡此
皆吉之道也占者能如九五之顯比則亦王道得而王化行
矣是其吉也
孟子曰王者之民皡皡如也楊氏解曰王者如天不令人喜
不令人怒此最可玩味顯比氣象夫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初非有心於利之使民喜也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初非有
心於去之而使民忘怒也此其道不亦光明正大乎若有心
[illegible]民而使人[illegible]於得民不使民忘怒則隱伏回曲
[illegible]而非王者大公之道矣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言九五顯比之吉何[illegible]哉以其所居之位正而且中也蓋
九五以陽居陽是其正也居上之中是其中也在爻居正中
於此道則為顯比[illegible]取其象傳就以天德王道言能者非是
以下句邑人不誡上使中觀之可見蓋邑人不誡上使中則
是正用三驅失前禽上之中也以是觀之正中之為顯比益
明矣凡諸爻象傳[illegible]正中之類皆當如此看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禽之逆我而去者舍之順我而來者取之是失前去之禽也
只就田獵上解正意在言外如六二即[illegible]不虞以從禽[illegible]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邑人不誡邑人之中所以然者由上之有使之也蓋三驅三

驅失前禽上之中也上行下效理之必然故下之中者上之

所使

上六比之无首凶

居卦之上首之象也上六以陰柔居之則无可比下者人之无

首然故其占凶[illegible]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傳取終始之義曰无終既无首何可以

比人終竟如何收殺故曰无所終也故本義曰无首則无終

䷈ 乾下巽上 [illegible]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illegible]

巽之德為巽為入[illegible]

入之謂[illegible]

為風為木

小畜有二義一是以小畜大一是所畜者小亦惟以小畜大

故所畜者小其歸一而已矣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固小畜也

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亦小畜也

占得小畜者[illegible]謂君子之行事小人得以援

擊之大事之將[illegible]小物得以激阻之朱子謂君子為小人所

畜君為臣所畜亦[illegible]是為人所畜者得亨通也彖引為防

亨是也夫以小畜大所畜者小以陰畜陽固當亨以此卦之

德內健外巽此卦之體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在

陽又有不為所制者故其占當得亨通然以小畜大所畜者

小畜未極而施未行又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當得

之則占亦如其象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亨是[illegible]

之事得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目下未能做大事業不復

若晉陰畜陽[illegible]蒙引曰此畜字難把以陰畜陽看來須倒當

與上九畜極而成[illegible]又曰文王演易時方見囚於羑

能得志行乎中間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小畜之時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柔指六四得位若六居四得時位也惟得時位而上下應之

故皆為所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內健則有能為之資外巽則有善處之術二五皆陽各居

[illegible]之中而用事[illegible]以有為也故當小畜之時猶為

畜止而[illegible]亨通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是[illegible]人言密雲不雨者以陰畜陽畜之

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所以然者蓋自我西郊陰先唱也

陰唱而陽不與和故其氣只管上進而不雨也原來雨澤是

地氣上升得上面天氣下降畜得他固則地氣進去不得故

下降而為雨天氣不降畜[illegible]不固地氣猶上進故不能下降

而為雨也曰自我西郊施未行者蓋陰陽和而後雨澤降陽

先陰唱則陰和之而和陰先陽唱則陽不和而不和陽之唱

必在東郊東陽方也陰之唱必在西郊西陰方也自我西郊

是陰先唱也陰先唱而陽不和故密雲雖密而不成雨

陽之唱必在東陰之和必在西各自其方而和也然有不盡
然者大抵爻辭亦各隨其義以著小畜之義爾
問天氣爲陽地氣爲陰今以風爲陰以天氣爲陰地氣爲
陽何也曰以兩儀分之則位乎上而氣上騰者爲陰位乎
上而氣下降者爲陽自四象之交言則陰之騰上者又爲陽
陽之下降者又爲陰此蒙引之說也可謂發朱子之所未發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風一過草木皆爲之偃然一過後則旋復其舊是能畜而不
能久也有氣而無質故也

懿文德威儀文辭之類是也論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然則文德亦學問之不可少者
此是就人事中說[illegible]小畜之象不是說君子之懿[illegible]

[illegible]文德也

風行天上造化之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人事之小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乾上坤下以爲陽之定分也故以乾爲在上之物在下則何吉
子上卦是在上之物而在下故不能[illegible]志欲上進言
欲復其所也如君子或有不幸而遇小人爲其所畜不得行
其志欲其志不甘於卑下而欲自振拔以向上是志欲上進
此如晉趙簡子晚晉侵陽於公孫二人不能從光武以自
守不從其後卒得歸處是二人不能則乃復行道也

初九體乾則志欲上進居下則未交於物而初心未變得正
則不爲合而係於陰則不沉害故雖與四爲正應[illegible]
以正不爲所畜而得遂其上進之志者復自道[illegible]

本位自其故道也蓋陽本在上之物向也失之而今[illegible]之道
夫不爲於初而得遂其本性之志往我不失其守何[illegible]之有
哉无咎則吉矣志行不辭名節无虧便是吉之所說[illegible]
咎是理吉是事[illegible]不然若爲復自道是得遂其進已是有
吉了難再說吉學觀小象不從口何其咎只曰吉以吉解[illegible]
咎也

亦者承上文義初小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二小象曰牽復
在中亦不自失也以牽復之吉爲亦不自失可見初復之吉本
不自失也亦可見何其咎之爲吉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言其无咎而得吉理之宜然也小象爲此語與爻辭何其咎
皆快之之辭蓋嘉其能守不爲陰畜也不然他處皆何有[illegible]
[illegible]

吉[illegible]爲何聖人發此[illegible]言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皆欲上[illegible]而九二亦近於陰不若初九之遠
遠於陰是尤[illegible][illegible]而得中則其守猶不失於初
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其[illegible]正不爲所[illegible]其志者[illegible]
在中行而獨復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不自失而吉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言所以牽復者以其在中故亦有以自守而不至於自失[illegible]
以亦不自失之言觀之可見初九之何其咎即是不自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與初之得正二之得中
不同迫近於陰又與初之遠於陰二之漸進於陰不[illegible]

但以陰陽相[illegible]為所畜畜而不能自進蓋初志不終非[illegible]
剛者也故為輿說輻之象然三陽之也其志[illegible]剛雖一[illegible]
於欲而為陰所畜終能悟其非而思反乎正故又不能平而
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三之不能平者實有志欲上進而
來也[illegible]欲上進而為其所畜者天理之公亦無以勝人欲之
私也又不能平而與之爭者天理不然誤又有特而發見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乃夫妻上說正者見於言外如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例不
能正室咎在三也輩人之情可見矣

乾體三陽皆為陰所畜者初以得正而復自道二以剛中而
牽復三以不中而輿說輻可見吉凶皆在己而不在人學者
可以自勉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一陰而當[illegible]有傷害憂懼然以柔順得
正虛中巽體[illegible]以人孚乎人而上二陽共助之[illegible]
力共濟是有孚[illegible]血去惕出[illegible]衆力之[illegible]而免於[illegible]
雖不足有為而終能有濟者因人之功然信乎之[illegible]
之可[illegible]

血去惕出是象无咎是占

六四以寡當衆以弱當強如燕昭王用樂毅之[illegible]
之策以伐齊劉先主用孔明之計結好孫權以抗曹操是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異於二陽言六四有孚而血去惕出者由柔順得正處
中虛體異於二陽而上二陽與之合志也二陽之助因以四

之能[illegible]然非柔順得正處中二陽亦未必能與之合志[illegible]能自
立而後人輔之不能自立而欲人之輔助者未之有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illegible]之象也而九五實為之主然[illegible]
不足以孚人無力者不能以使衆其勢皆不能有為九五居
中則有其德矣[illegible]其力矣故其勢能有為以孚乎上
下之力為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之象占者有孚則能以其鄰
矣曰富以其鄰則有孚攣如亦攣其鄰也一氣讀下亦猶論
語揖讓而升下而飲其升揖讓下而飲亦揖讓也亦一氣讀
下

居中者信之實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
信為之本故爻辭孚富並舉本義獨推重有孚

易經存疑 蒙引曰此爻雖[illegible]小人說故本義[illegible]占者有孚則
能如是也亦皆[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以下畜上或是
以[illegible]或以[illegible]而畜止[illegible]
雖[illegible]善而終不[illegible]以吉凶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言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也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陰陽和然後雨澤降故以既雨既處為陰陽和其[illegible]和而
止亦和柔其始終言也以陰畜陽為之[illegible]陽不與抗而順
從之是陰陽和也然必陽尚陰德至於積滿然後自然於
陰而與比和若陽尚陰德未至積滿陽猶未肯輕然於陰而
與比和蓋自陰之畜乎陽也陽固亦有尊尚之心矣但其勢

未盛此心未至於極安肯遽帖然於彼而此微足不和之退
陰之德至於盛大能畜得陽往陽尊尚之至於[illegible]
方肯帖然於彼而與此和此乃見陰陽和如[illegible]武后之勢[illegible]
盛高宗俛首而受其制遂登之勢既成宋人[illegible]稱臣[illegible]
和可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也
陰加於陽如何謂之正蓋陰雖如陽然其所行未必[illegible]
如季氏世執魯柄田氏世執齊柄武后易唐爲周遂金入據
中國其施政立教皆有足以君國子民者謂之非正亦不可
然終不能保其常所以有危厲之戒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德積載言尊尚陰德積至於滿也小人而抗君子君子要得
不疑慮哉故曰有所疑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一陰見於二陽之上[illegible]陰本在下之物又上升而
在二陽之上則有[illegible]履[illegible]陰在上如
澤水在坤地之上故取其象
履者有所躡而進之義也此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
後則不犯其暴而得遂其[illegible]故其占爲履虎尾不咥人亨
均之和說以躡[illegible]之後也取其卦爲履取其辭爲履虎尾
不咥人亨者蓋卦名重在躡下卦辭重在和說上義各有所主
○蒙引曰以兌遇乾一句便當柔履剛了說意不然如需本
義以乾遇坎亦就指陰在前乾剛而不陷此象引想是於本
義其不得柔履剛的意以象合於彖傳耶

本義雖經有合用彖傳意者有不盡用彖[illegible]
柔履剛以卦體言說而應乎乾以卦德言[illegible]
亦以卦德和說以躡剛強之後亦最說有[illegible]之義了亦不復
用卦體者未知是否[illegible]
以兌遇乾取卦爲[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象引謂以[illegible]而履至剛履
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履危之也或然與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柔是卦體論以卦畫言觀象辭傳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可
見焉也剛柔始交而難生一例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朱子曰柔能勝剛弱能
勝強蓋云虎拳不打笑面以履卦辭觀之信然沛公見羽鴻
門近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剛九也居上之中也[illegible]正也五帝位也以九居五
則剛中正而履帝位[illegible]履帝位則德稱其位而無疚
於[illegible]是功業著於四方是光明也
此則取一義以[illegible]不[illegible]着履剛之意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夫[illegible]不[illegible]上下之分不明故定民志在於辨上下然上
下之[illegible]之差等而已哉必度德授[illegible]
使[illegible]以其德而稱位既[illegible]不[illegible]
以此而[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勤其
事而使力而非力者不敢以賤而僭貴其[illegible]宮室服用亦為
之限制上下此辨則人安德量力以[illegible]事而不敢前[illegible]

外之志民志於是乎定矣故以諸侯則安於諸侯而已請隧
繁纓者無有也以大夫則安於大夫而已八佾者無有也以
邑宰則安於邑宰而僭卿公者無有也如後世之庶人帝服
娼優后飾者蓋無有也是皆上下之辨而其效如此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陽君子也在下則位卑而志未肆於履之初則發軔之初方
與物接合此三者皆未為物遷流富貴之念未興窮居之初
心未變也故凡君子率其平生之所履而往非仁無為非義
無行此初九平生之所發也今茲之往亦若是而已矣非仁
無為非義無行視其平生不少變焉是之謂素履往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及齊湯聘而起則欲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可謂素履之君子矣此之謂也

無趾之徒則無素可率者夫乘平生所學如弁髦而遺棄之
則有素而不率然後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之難其人也
不貧平生不枉所學達不離道富貴不能淫故曰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方其素履之時其志願曰吾他日亦將以是行之今之素履而
行獨行平日之所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在下則無位無應則無援是身在物外之人也有剛中之德
則獨行其道而不願乎外寵辱不驚默默不聞一路平坦無
崎嶇險阻也故為履道坦坦坦平坦也坦坦平坦之甚也猶
云平穩所以平坦以履道也獨在物外然不發情而非理安
為斷不及矣必坦坦不可得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順理則

於為[illegible]樂皆此義也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也故言幽
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貞吉如何二之履道得中貞
也二之坦坦便足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幽人守貞而得吉是志在於道不以外物而自亂也所
以然者由其居下體之中有中德在內則內重而見外之輕
故不以外物而自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而又陰柔是其才德俱無足取也居三之陽
位是志剛也志剛則有自用自專之病故此象為眇本不能
視也而自以為能視跛本不能履也而自以為能履以此履
乾其剛陽自用之氣必將以觸其剛怒之心此見傷害也必

矣故又為履虎尾咥人凶又為武人為于大君之象蓋柔本
無能也而志剛則終於自用武人本無能也而為大君則得
以自肆如此之人豈能久哉秦政項籍可見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此聖人以理斷之言六三雖自以為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
也雖自以為能履而實不足與之有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位不當則不中不正志剛居三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故亦為履虎尾之象然以剛
居柔與三之以柔居剛者異矣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從人所歸而進之象也聽其而得終吉者是得遂其進也故

曰志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權

可為之勢下又以兌說應之則無違拂之臣而得以遂其欲

為之志故凡事必行無所疑礙為夬決其履之象夫才當為

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天下之事以夬履行之能無蹉跌

之患乎故其占雖貞而不免於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位正當則剛中正履帝位也所恃在此故至夬履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在卦之上以始終言之是履之終夫吉凶生於人之所

履者始發未終則吉凶未定而無可考所履既終則吉凶既定

而有可考者矣故聖人繫辭特示考祥之義祥非吉凶乃吉

凶之兆也人事多方或近其遠者吉凶或見於數百年

之後或見於數十年之後日前不可見然其朕兆則已見矣

故考祥者不必求之窈冥然也惟即其云為動作之著而

求之觀其或動或靜為何如則其朕兆之或吉或凶俱從可

考矣其旋元吉示考祥之例也言若所履者周旋無虧有十

分善則得元吉若只七八分善亦只得七八分吉或只五六

分善亦只得五六分吉初未有定也故曰占者觀視其所

履而未定也

此於爻義俱無取只是就履終說道理如此初六小畜上九

之例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猶其在中以貞行也例在上履之終也言於履之終而

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

元吉大即是元慶即是吉

新刊增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二終

[illegible]刊增訂蒙引易經存疑卷之三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片後小齋　陳　文　校正
同安教諭猗卿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穆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校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之卦伏羲名之曰泰者蓋泰之義通也此卦乾之象為天坤之象為地乾在下坤在上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而二氣通也故名卦曰泰文王繫辭謂陽爲大陰爲小此卦之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内因小往大來也此卦之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亦小往大來也小往大來則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占者遇此卦若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吉者得遂其進而無陰邪之傷所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也亨者得行其道而無掣肘之患所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也其卦曰泰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也其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

其理一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卦釋卦名卦辭不取卦德卦變等義直曰則是云云否卦亦然是承卦上六二道也大人未知今說易一般此變例也必然者盖聖人於否泰之卦而三致意焉泰曰則是云云喜陽道之通也否曰則是云云憂陽道之塞也一喜一憂而聖人之情見矣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而萬物因之發生是萬物通也此泰之見於造化也若禮上交下臣忠其君聖主得賢臣以弘功業賢臣得明主以顯其德是其志同也此泰之見於人事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　蔡引曰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卦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而謂卦之德也健猶人身

温厚和平發生長育此天地間之陽氣也嚴凝栗烈慘刻肅殺此天地間之陰氣也內陽而外陰是温厚和平發生長育之氣充塞乎宇宙嚴凝栗烈慘刻肅殺之氣斂藏而不見也健順是陰陽之德然陰雖陽各有來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如乾確然示人易矣可見其健坤隤然示人簡矣可見其順然陽剛陰順以不可相無之陰陽言外健內順以淑慝之陰陽言此順是不好底順當與此類推矣

人因健順難說多就人上說不知健分造化人事說陰陽健順是造化君子小人是人事若健順就人說則非造化矣不可用

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真箇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縣但得志柄用者雖在外猶在內也但不得志窮苦者雖在內猶在外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蒙引曰此句不宜於交字讀直至泰字為一句如雲雷屯次
雷噬嗑與天雷无妄之類
裁成是通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將綸一箇段匹
裁成一箇衣服相似天氣籠統都無分別聖人將象日月星
辰分別箇春夏秋冬分至啓閉以成歲功此只是一塊荒土
不成世界聖人畫野分州分別箇東西南北城邑井里山川
道路民生之初顓蒙無知聖人為之別生分類以立親疏君
臣上下此是裁成處
輔相天地之宜是將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
而參助之如春夏宜耕耘秋冬宜收穫此天之宜高宜種黍
下宜種稻此地之宜老者宜安朋友宜信少者宜懷此亦天
地之宜聖人因天之時以教民耕穫因地之利以教民樹藝
順民之情以教民孝信慈此皆是輔相處
裁成是就有餘處收斂入來使歸中道故曰制其過輔相是
就不足處補起來使就中道故曰補其不及
左右是左右夾輔使之有所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后之
裁成輔相皆以左右斯民使得其所此聖人參天地贊化育
之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其志相同初九一陽進而上二陽與之相連而進
如拔茅而其茹亦以其彙而起也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會則
衆賢協心相與以成天下之泰者在是征行之吉也
程傳曰茹根之相牽者以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推之
則茅之根非木茅之根也蓋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連循一
茅拔根而別茅之根與之相連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以三陽言志在外言其志欲上進也三陽之志皆欲上進故
拔茅而連茹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是中行也上有六五之應是主乎
泰也是居伊周之任者
當泰之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
者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革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包容荒穢不急治之
非終不治也姑從容以俟其機會耳漢光武初定天下久困
兵革而隗囂公孫述尚割據未服光武曰且致此兩子於度
外是包荒也
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治
之者若無剛果之志有奮厲之氣則無振作之心而有廢弛
之弊決不足以扶衰而救弊故在用馮河夫馮者無舟而濟
非極剛勇果決不能也治泰而用馮河則振特奮發事無不
果而弊無不革矣如唐憲宗征淮蔡功久不成民間至有以
驢代耕者羣臣皆勸罷兵憲宗與裴度斷然必征卒平淮
蔡而成大功韓愈平淮西碑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能
用馮河也
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深思遠慮以及於
遐遠之事哉故治泰者必深思遠慮旁搜博訪周及遐方盛
於萬物以成可久可大之治雖遐遠不可遺也如漢宣帝

定天下其時去古未遠正好按求二帝三王法制度在
古昔帝王之盛而乃苟安目前因仍秦人一切苟簡之治不
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復古昔先王之盛皆所生不肯行
其人識見必有以高出漢廷諸臣之上正可與興禮樂者乃
不能知商高宗之遠求傅說而竟致不問此其遐遺者也
時之既泰則人情皆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凡所以妨政害治
者皆日近始蓋前後左右之人依時憑勢恣為不法然後四
方之人從而效尤之而天下之弊從此生矣欲從而治之則
又夤緣請託無所不至使人主之心為其牽制而終以阻格
似此之類若非斷以太公之道絶去朋黨之私未必能有為
也若漢人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是其驗
矣故其道在於朋亡也

四者皆中行之道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自其能此四者
占若能此四事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四句純是占
象引曰在下之中要使言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得中道也在
下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應在乎泰也又曰事各有個中行說
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斷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
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爾然析而言之一者有一
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若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
道者也占者之治泰也誠能包容荒穢而不傷於急遽果斷
剛決而不狃於因循周及萬事而不遺遐遠斷除私情而不
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以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處主心言
不光則昧於義理暗於事勢但見凡事可行則行安知其當
包荒而亦可遐行但知目前可以苟安無事安知當奮發果
作但知目前所安且治可以無事乎遠略安知當不遐遺而
周于漢事但知朋比為我之私人安知彼為吾蠹而當去故
光則明足以有照而知當包荒當用馮河當不遐遺朋亡
不大則局量褊淺知模乎狹凡事惟欲速成安能寬容而得
待凡事惟守常因循而已安能奮發而改作凡事惟苟辦目
前安能有深遠之慮狎溺姑息而已安能絶乎私愛故大則
氣足以有為能包荒能用馮河能不遐遺朋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此爻之德位俱无取只就時上說道理見聖人之情見乎辭

无平不陂泰將極也无往不復否欲來也
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聖人為之戒曰
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无有常平安而不險陂者无有常往而
不復來者為今之計當何如哉惟艱難其心正固其行則得
保泰之道而无咎雖曰泰極而否理之必然不必恤之惟盡
吾所以處之之法而泰可常保而于食有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際言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
本義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程傳曰无往不復天地泰也雖
有不同總是承一句以見其餘如包荒得尚于中行類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九三无往不復陰將來復也六四翩翩則此[illegible]

陰翩然而下復則乾往居外坤來居內所謂……天
三陰翩然而下復是小人之象不主造化說……
復則主造化說
言特當六四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不待
富厚之力而自以其類不待戒命而其心自相信……者
蓋小人黨邪害正之志同惡相濟其勢則然……中心
願君子當此之時不可不為之備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言六四三陰翩然下復不富以其鄰何也蓋陰本居下今此
三陰乃在上位皆失其實矣不待戒命而自相信何也蓋居
上失實既非所安及本處復必其素志其翩然下復者實其
中心之所願也
三陰在上何謂失實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為惡而害君子者
實小人之本心是小人之實也今為善而不害君子是失其
實矣失實非其所安故三陰翩然而下復焉小人之道既長
而小人之心復萌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又為泰主乃不以富貴自驕不以尊位自肆
而柔中虛己下應九二之賢是為帝乙歸妹不挾貴以驕夫
家之象占者如是則君臣同德上下交孚泰之業可保於
悠久矣有祉而元吉也
此爻非帝女下嫁帝女下嫁其家也猶乾九五飛龍在天亦
象也然必是帝乙歸妹然後此爻故因繫之爻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以行願泰之六五柔中虛己下應九二之賢言……
中之德以行下賢之願也人君信任其臣本自高所於……
象中之德未免為讒邪所間離不能行其願者如唐玄宗初
任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讒因是罷之……
入丁謂之譖……一君皆中常之主於中德有虧
故不能行其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
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
周室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其後為東周君獨守河南一邑
即此爻之義也雖貞亦厲有自邑告命未必無善者然終不
能有為也
城塹也隍池也今各州縣城壁乃為人象又無城池州縣亦
有城隍非其制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因政令之亂故為否本義爻辭則谷可自守象傳又云亡命所
以治之二者若相反何也蓋但可以自守者時也天也告命參以治
之者在與人事或可以回天也此聖人之開物成務處也
䷋否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乾坤雖有定位而其氣則相交此卦乾上坤下則天氣不下
降地氣不上騰天地二氣不交而閉塞伏羲以此命卦為否
也文王繫辭以為泰者人道之消否與泰反非人道故曰
否之匪人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何也陽去陰來……

[illegible] 自漸

[illegible] 六[illegible]來[illegible]大往小[illegible]也大往小來則是

[illegible]中之日故不利[illegible] 自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二氣[illegible]不通者[illegible]萬物本於天地

下也一氣不通則[illegible] 也

上下不交[illegible]下[illegible]

大[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同初非有意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illegible]晦不以富貴[illegible]使人[illegible]物色之蓋否之時不利[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如此者正以避小人之難[illegible]鍾之[illegible]於其身[illegible]能[illegible]之而使就也故曰不可[illegible]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爻是[illegible]初[illegible]爻義無取因其[illegible]形故為貞吉亨之[illegible]能否也泰初九爻辭只云征吉此乃云吉亨[illegible]之長故[illegible]辭以賀君子變陰之長故戒辭以勸小人無非為世道計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謂貞吉志在君之語可見小人之不正者皆非為君只是為身計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本是為小人而居中得正則未純乎為惡乃小人中之君子也[illegible]能包容[illegible]而不敢[illegible]其傷害之心大小人肆邪[illegible]君[illegible]不[illegible]小人之禍哉占者[illegible]能如是[illegible]而身家亦可保吉之道也然[illegible]故為大人者必安守其否而後[illegible]也[illegible]否亨者蓋道

不[illegible]加[illegible]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illegible]正[illegible]之群如漢

六三包羞

[illegible]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illegible]中不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四否過中矣將濟之時則為否極而泰天道行遂之時也
故為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則是不剛不柔久乎處
中故為无咎占者所遇之時能若四之有命所處之事又若
四之无咎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轉為泰矣豈特九四
一陽之福疇類三陽皆蒙其福也
此爻本義皆以為占是象在占中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志未嘗不欲世道之泰但無其時雖其才雖有是志
而終弗克伸九四有命无咎則否將而泰而其志得行矣
愚於否泰六四九四二爻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治亂安危
相為倚伏之理焉夫乾下坤上之卦其時為泰爻纔過四而
陰已復於此其當為翩翩是日中則昃泰兮否所伏亂不生

於亂而生於治也乾上坤下之卦其時為否爻纔過四而陽
已復於此其辭為有命无咎月盈則食否兮泰所伏治不生
於治而生於亂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則有可為之才居尊位則有可為之勢故能
撥亂世而反之正休時之否也休否乃大人之事也故此爻
之占大人遇之則能休否而得吉又當戒懼以為吾其將亡
乎吾其將亡乎此心常在則不至於亡而繫于苞桑矣程傳
曰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
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其者與其將然之辭如衛詩伯兮之詩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意思相同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即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也 陽剛中正當指居尊位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居卦之上否極而泰將來之時也九以陽剛之才而當
其時必能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曰傾否占者先雖有否後則
有喜否傾故喜也傾倒瀉也如傾水之傾將水盡傾於地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否兼天運人事說此只就天運上說言否至於終必然是
傾何可長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陰麗於陽則為文明何也陽本明陰本暗陰麗於陽者其明
而明生故為文明家語曰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亦此意也
離之象為火者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故水內明而外暗火內
暗而外明離外陽而內陰猶火陽根陰也坎外陰而內陽猶
水陰根陽也
蒙引曰其象為日者只就明上取不必拘內陰而外陽者亦
然
本義釋卦名兼取象傳火上同於天取諸火象六二得位得
中取諸彖傳又卦惟一陰五陽同與之乃自取
同人于野不是出野外去同人乃曠遠無私之象也同人于
門亦不是出門外去同人乃無私之象也
于野對于門廣狹之辨也于門對于宗公私之辨也人在家

則指父母兄弟妻子之為[illegible]不能無私故人家謂之私家出
在門外則東鄰西舍皆吾人而無所私然猶狹也進而于野
則四方八埏皆吾人而無私則曠遠無私矣
本義曰于野謂曠遠而無私最看得好曠是橫說遠是直說
曠遠無私是至廣至遠皆無私係而與同凡是人皆與之同
而無分爾我蓋大同也君子之心無藩籬無畔岸視民為同
胞物為吾與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大度弘豁兼臨博
愛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在一家則一家之人皆與之同而
無分爾我在一鄉則一鄉之人皆與之同而無分爾我在國
與天下亦然所謂視天下無非我故曰大同
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同人于野則恩無不敷物無不
應人無不助而事無不濟故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
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
正雖所同遍天下畢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謂之于野又何以
致亨而利涉哉
利涉大川濟難之象也與需等卦涉川不同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又有利君子貞之戒若蓋天下固有
不正之同如陳恒相齊而人歸之非不大同也乃以厚施得
民王莽居攝以符命者成群非不大同也乃以好偽欺天下
是皆不可謂君子之正道如周公居東而愛在人臨去而民
思之有無以我公歸之詠召公治南而愛在人既沒而民思
之有甘棠勿伐之咏可謂君子之正道矣
問同人君子之正道何如曰同人與比相似夫鳥獸不可與
同群斯人同生天地間焉得而不同比然所以相同相比者

自有大公至正之道非可以私恩小惠私意小智為也故內
而一家父子兄弟夫婦之相接各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
子曲意以說其親弟曲意以說其兄婦曲意以說其夫非君
子之貞矣外而朋友其所以相交相處者自有道此君子之
貞也若指麾執袂以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非君子之貞
矣遠而國與天下其所以獲上治民者各有其道此君子之
貞也若阿附逢迎以求獲上違道干譽以求得民非君子之
貞矣
蒙引曰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乃得亨而利涉此正與
應乎元亨利貞有攸往一般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君臣同心一德言柔得位正也得中中也應乾應九
五也亦以中正也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心一德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言同人利君子貞何也蓋此卦之德內離而其德為文明外
乾而其德為剛健此卦之體居上之中中也得陽之位正也
上應九五亦為中得正也文明則能明乎正理剛健則能存
乎正理中正在己正也有應所應正也凡此四者皆君子之
正道也夫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此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
者此理同人而出於正則吾此心此理天下之人亦此心此
理也寧有二乎故能通天下之志如父子兄弟夫婦同於家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
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豈有不相同乎

若父子兄弟夫婦曲意以相爭則以心邪意不能以相通矣
朋友同於齊齊切磋規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
為朋友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豈有不相通乎若狎暱執决以
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則非以心相行不能以相通矣君臣
上下同於國君敬其臣臣忠其君上使其下下承其上其所
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為君臣上下者不過如此而已
矣有何不相通乎若阿意為容逢迎為悅則邪心詭道不能
以相通矣
必通天下之志乃為于野而大同若不通天下之志只是私
情之合而已雖所同者通天下亦猶陳但之於齊王齊之於
漢爾豈足為大同乎
乾健也健則不屈於物欲故無偏私之累而能同人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者隨其族而類之使各以其類而相聚如類姓則一般
黃與黃做一族張與張做一族李與李做一族天下之人上
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內而中國外而戎狄蠻貊其族
至不一也皆隨其族而類之使公卿與公卿為一族大夫與
大夫為一族士與士為一族農工商賈各自為族中國居內
夷狄居外是之為類族如是則公卿大夫士各享其尊農工
商賈各安其分中國居內而不淪於夷狄夷狄居外而不亂
乎中華彼此相安而無侵戕吞噬之患矣辨物非徒辨之而
已辨其性之同異而類之使各自為類以致用於穀辨高下
耕穫之宜以養生於藥辨溫寒燥濕之性以療病辨牛之性
以耕辨馬之性以乘辨鳥獸魚鱉之性而烹飪之以供祭祀
賓客之需辨金銀銅鐵而陶冶之以備民生之用大而辨衣
服采章之等以別尊卑定冠婚喪祭之儀以備制度又如益
烈山澤而焚之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周公驅猛獸之類皆是
不能盡書也辨物則天下之物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相生
相養之道得矣
類族中亦有辨物辨物中亦有類族各舉文以互見也
審其異則同就在其中無他作為故曰審異致同如審黃與
李異不使混於李則凡黃姓者同為一族矣審公卿與大夫
異不使混於大夫則凡為公卿者同一位矣其餘以類推之
不能盡書也
蒙引曰致同全在審異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
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致同所以體同人之象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以陽言剛以爻德言在下以爻位言上無繫應以
應爻言同人之初是在事始初心未變也固未有所私剛則
不屈於物欲自不為私在下也則未與物交未緣有所私上
無繫應則在上無相知之人亦無所與私故其象為同人于
門于門其象也非出門外去同人也夫人在家室之中則
有父子兄弟妻子之累自不能無偏暱之私出在門外則父
子兄弟妻子不為吾累而無復偏暱之私矣是義無內外無
踈戚隨其人之來而皆與之同親踈厚薄其分雖有不同亦
隨其分而處之而情無不孚與無不洽不於其中有所偏暱
猶出門外去同人而無偏暱之私也出門同人則內不失也
外不失人故其占為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是謂同人于門明于門為出門也言出門外去同
人無私繫而能同人者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又誰得而咎
之若有私繫則人得而咎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不辭宗族而曰宗黨其私黨也六二中正然有應於上不
能大同故取此象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其如君子之道何故
可羞吝
象傳以二應五為好爻爻辭乃為不好爻何也同人貴公而
惡私初九以出門同人為善二則專與上應者不若初之無
私矣象傳以為好爻是舍其惡而取其善亦猶睽姤二傳此
孔子之易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以義斷之言同人而繫于宗非其道可羞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則德性不善而妄於求同上無正應則將立無與
而急於求同故二與己雖非正應而三必欲同之三欲奪二
而懼五之見攻故潛為之備其象為伏戎于莽莽中又升其
高陵以顧望升高伏莽三之情狀可見矣然理既不正勢又
不敵故至于三歲而終不敢發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所攻者九五其敵剛強也三歲不興者由其敵剛故終不
能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亦欲同於二而隔於三故欲乘三以攻二為乘墉以攻之
象然四以剛居柔不若三之以剛居剛故能以義自反而弗
克攻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弗克也是聖人高四之能知義也困而反於法則是以吉
也法則即是義弗克攻如何有困初欲攻而終弗克攻中間
自有許多困心衡慮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隔於三四始不得同而終同故其象為先號咷而後笑
然三四之強未易取勝六二之弱有難扶植故必用大師克
之而後能相遇大師克相遇明其所以後笑也
九五不取君象程傳云是象傳則取其善者言故曰孔子之

易也若論君位言豈有人君不能克三四而還用大師耶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言二以中正應五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
間之也大師克相遇者言必克了三四然後得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則無應任無私則無交俱非不欲與人同也但人不與
同耳故其象為同人于郊郊荒僻無人之境獨立無與者其
似之吉凶悔吝生乎動獨立無與靜而無動悔安從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之志本欲與人同也但居荒僻之地而莫與同故其志
未得觀此則胡雲峯以此爻為荷蕢之徒不是荷蕢之徒
以隱為高正是其得志處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火在天上無所不照凡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所有之大也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五陽皆為一陰所有亦所有之大也故其卦之名為大有

火在天上此火字當曰字看若作質火焉有火在天上耶

居尊應天二義俱重有位有德五陽所以應之也

火在天上取之大象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取之象傳本義兼取彖傳大象二義解卦名

乾健離明應天時行治有之道也故凡有所為凡有所行皆大善而亨通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此元亨也禮記曰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矣此元亨也

據大有之時似可得元亨而必本之卦德卦體者天下未有無道而可以致治者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此之謂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五陽皆為一陰所有者陽多陰少以少者為主也而又居尊得中則其位與德亦足以有之矣

蒙引曰只是中而曰大中者以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非尋常之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其指占大有者

其德之德兼指卦德卦體剛健則不蔽於物欲文明則不惑於義理應天時行則動靜以時允執厥中如此則凡施之政教命令者無不善矣而四達不悖矣故元亨言不時序通又大善而亨通也

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當其可之謂時

天之所在即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治有以遏惡揚善為首何也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姦萌於其間或賞罰之所施於賞罰之不明善惡之無懲勸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禦而天下之禍成矣故聖人於大有者遏揚之戒以謹之於微也

遏人之惡揚人之善非有他也天命之性有善無惡惡是他性分所無者故懲而遏之遏惡所以順天也善是他性分所有者故從而揚之揚善所以順天也反之於身亦若是者此

朱子之意

順天休命不是本行天命以濟命討之意亦不是遏惡揚善欲以順全在人之天命只是泛說謂遏惡揚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而治之彷彿行所無事意思本義曰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循孟子註天下之理本皆利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者思

遏惡揚善最是治天下急務遏其惡使之懲也揚其善使之勸也懲惡而勸善天下所以治也賞罰不明於天下民無所懲勸相與於惡而莫之禁亂之所由起也周室康王大有之時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其所當是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卽遏

惡揚善之謂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耆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大有有涉害之理程傳曰
大凡富有鮮不有害初九雖當大有之時然陽則剛正而心
有守居下則處卑而志未盈上无繫應則無內外之交浮侈
之心未作在事初則新與事接而勤儉之心未變四者皆不
涉乎害者也占者如是則無驕侈之失故无咎然危者使平
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若謂无咎而以易心處之今有害矣故
必艱以處之則終无咎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艱之謂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傳文勢與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一般只舉大有初九本義
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皆舉之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才德之茂也得應乎上委任之隆也以是才德承是委
任用能竭其忠智以任天下事如大車之能載物也伊尹任
天下之重諸葛孔明發憤感慨許先主以馳驅皆此道也程
傳曰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
重物也
有所往而如是無剛中得應說无咎是能勝任而免責本義
剛中字重在下字輕是對下文得應乎上字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是解爻辭言象云大車以載見任物之積於中而皆不敗
也即克勝重任之意能勝重任所以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其才德之茂見謹侯
度敬修其職于王室者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是人君寵其
勳勞從而優禮之如天王賜胙于齊桓晉文者然由是二以
此土地所產重物如玉帛之類朝獻于天子以致尊君敬上
之心有享于天子之象若小人無剛正之德無忠君上之禮過
則無由朝獻于天子故曰小人弗克
蒙引曰亨于天子蓋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此在常朝之
外分小人弗克說得去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小人則不利也此是與積中不敗句協韻不然亦不用害
字
九四匪其彭无咎
四近君之位其位既高又以剛居之而所遇者又六五柔中
之君故有僭迫之嫌所謂權不招而自大威權太重勢陵於
君者也循幸其處柔不極其剛故能謙降捐抑不居其盛而
得无咎占者亦當如是也
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漢昭帝郭子儀之
於唐代宗此爻是也豈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
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謹慎即僕
射病識視之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知
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子儀之匪彭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言其明辯之晳然也所明者君尊臣卑之義進退存亡之理
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世柔中虛己以應九二之賢是其之信

有以孚於二也上下歸之是天下之民見二五之相孚亦傾

心信服於六五也五之孚誠於下下之孚應乎五故曰

交如言上下之相交也盖當天下無事之時不用刑威而以

德化民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時當大有若事易生若一

於柔信而嚴威不立則紀綱法度因之廢弛人將慢易之而

無畏憚之心矣故必濟之以威猛厲之意常行於寬恕之中

神武之威常行於仁厚之內則天下之人不敢玩法以公肆

所有之大可以長保而無虞矣何吉如之先王之明罰敕法

周王之董正治官克詰戎兵皆是道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言一人之信足於感也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

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而无備是解威如吉是必用威嚴也豈謂大有之世天下

既安且治無事乎何為乎盛威之治者此故人君

下賢而上下自歸之若非大有之世

如此而上下遂歸之本我於下大有之世不

方有着落不然六五也下將如何使上下歸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履信思順尚賢與就以剛居上下從六五上

如信也而上下從之是履信思

順也但不可謂極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尚賢

賢說

言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其能履信思順尚賢者

如是則行合乎天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是解上吉意要承爻辭說言人有上九之吉无不利者是履

信思順又以尚賢行合乎天自天祐之也故吉无不利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

居也止乎內其心斂藏不自大也順乎外卑以自牧無論大

也

以山之高而處於卑地之下故為謙之象然是居高能下之

意初非謂

隨其所本而人皆愛敬之而行無不得故亨始雖不

所有終不可沒而名成功立故有終亨是日前通達無

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州里可行蠻貊可行意有終之

來有結果成就如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爭功意家傳亨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是此意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彖傳不釋卦名義經解卦辭此一例也其云天地之謙亨亦

與卦辭本義不甚相貼要理人之精因以發者爾

天雖在上其氣常下交於地以生萬物光下濟也然氣一噓

而萬物以生氣一吸而萬物以成是其道則光明也下濟無

也光明則亨矣
地以形言則處萬物之下以德言則无成而代有終可見其
卑也然其氣則上騰以交於天而生物是其道則上行也卑
謙也上行則亨矣
似此解謙亨與人皆受教行無不得其利者此孔子之易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寒極則暑暑極則寒此虧盈也日入而
升月缺而圓暑生於寒極之后寒生於暑極之后是益謙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如高岸為谷潮汐之大極而漸小草木
之榮而枯闕而落是也卑下者流注而益增如深谷為陵潮
汐之小極而漸大草木之枯而榮落而開是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者不外天地之道蓋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然依先
儒則與上文無分別當以福善禍淫言蓋引欲動抗之物
謂愚按不之榮悴消長總在地道變盈流謙之內矣惟當
從福善禍淫之說為是
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之盈滿高亢者則人情之所惡柔遜謙抑者則人情之所
好故曰謙受益滿招損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承上言天地人鬼俱好謙故人而能謙若其位尊則其
德因之而愈光若其位卑則人終不可得而踰蓋謙有德
本自光其位之尊其德因之而愈光也卑者位本可踰因其

有而德之其德則高而不可踰也何謂謙尊而光若君子
居尊則下民之所承載而能以光而能德焉是卑而又
當何如哉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是也九三象傳若謙君子萬民服也可以見尊
而光矣何謂卑而不可踰蓋君下之之人不足以起與人之
景仰而有慢易之心此可踰也於其而能謙焉則人尊仰之
而不敢生慢易之心矣故曰不可踰所謂樂其類也而亦與
爭也柔其容貌而民不生慢易焉是也
才是德光不可謂謙德之光竟引誤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地本卑而中却有山是卑中有許多高處乃自損
其高而卑以自牧也故為謙之象此與本義山至高而地至
卑乃屈而止於其下不同此説本之蒙引
凡人待己之心常多故己有片善便自以為無而待人之心
常寡故人雖有許多善視之若不足如此則在己者多在人
者寡而不得其平矣非謙也故體謙之君子裒去在己之多
以益在人之寡己有善不大自張皇而深自貶損人有善不
遁於彼損而必加稱揚了以稱量事物之宜而平其施於待
己者猶待人待人者猶待己人己一致無復有多寡之異焉
則人己各得其平而謙在是矣此君子所以體謙之道也
本義損高增卑以趣於平是就本文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上
貼入謙上去觀下文曰亦謙之意字可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柔既能謙而又處下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本義曰

謙之至也用此以涉險則得衆力之助而險可濟故言涉大川是取象於人之涉險雖若與需訟諸卦涉大川不同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曰自牧自處也言以卑下自處也釋謙謙君子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於中而著於外矣故為鳴謙夫謙而有聞已無不正事無不成吉也占者能如六二之鳴謙焉則亦正而吉矣處己處人不失其道正也動而不括行無不得吉也

貞吉是占本義正而且吉是就鳴謙上先貼出占意然後正言占者如是則如其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言六二之鳴謙貞吉由其中心之自得也謙德得於中則自聞於外矣即本義柔順中正意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則其時為[illegible]尊無有出其上者此位之隆也剛而得正剛既足以有為而得正又為之益善此德之隆也德位兼隆而為上下所歸是功業足以蓋世如唐之郭子儀是也乃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以其功下人故為勞謙夫謙不有其功其功終不可掩雖不伐其勞其勞終不可沒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敢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敢與爭功是也故曰君子有終吉吉即君子有終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服其功勞不是服其有功勞能謙即天下莫敢爭能爭功意此釋君子有終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而得正柔謙德也得正不過乎謙也居上而能下亦謙也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故无不利然居九三功臣之上功不過於九三而位乃過之恐三不能甘而興羣疑所由起也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自安之意則為之上者安其謙為之下者安其謙而利可永保矣撝謙如何撝謙之意恐無以表白於三或見之言辭或見之動作或有意外之周旋常之禮皆先彼後己再三推讓於三而已不敢當焉務使此意表白於三此之謂撝謙若藺相如之避廉頗寇恂之避賈復彷彿此爻之義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為六四之撝謙恐人疑其太過故為之解釋如此言六四之撝謙似乎過於卑巽而適其法則矣然四以無功而處九三有功者之上理當如是謙過於卑巽而不為過似乎違則而實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居尊富本其所有而能以其鄰者亦其常事也此曰不富以其鄰者明六五之以其鄰不以富而以德也以柔居尊在上能謙是其德也既曰不富以其鄰又曰利用侵伐者蓋謙之人於武事多非所樂如漢文帝之屈於匈奴與和親是其驗也故曰利用侵伐以濟其不及也蒙引曰此亦君道貴剛不可一於柔之意不然不利故問說言凡事皆利不但侵伐之利也以其能謙故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恐後世之好兵者見利用侵伐之辭而失之至於黷武殃
民故為之解釋如此言六五之利用侵伐是因其不服而征
之也若苗民逆命而舜征之淮夷背叛而宣王伐之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於謙而著行師之利何也盛言能謙之效所以勸也利用行
師矣又曰征邑國者為其得柔而無位也質柔則才有所不
及無位則力有所不足故不能征伐四方但可征己之邑國
而已無位是無君位不然說不得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依本義志未得只是箇過爻辭其志之未得以陰柔无位才
力不足故也此與爻辭意少異

☳☷ 坤下震上 豫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是從解字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是說此卦之所
以為豫蓋豫有二義有一人自和樂者有衆人共和樂者而
此則是衆人共和樂也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即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以
卦體言是言卦具有此義也以坤遇震為順以動以卦德言
是所以致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順以動順理而動也夫天
下之人不同所同者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理既順理而
動則動合乎人心矣故人心和樂以應之論語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即此義也
建侯立君以治民也若非衆得民心則民不服從非立君之
利也故屯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民則利建以為侯行師戡
亂除暴也然人心不樂未有不激變而生災者故曰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說見卦辭下志行舊九四彖引曰彖傳志行二字只貼應字
意求如俗說上下之和樂也愚謂其志得行畢竟是謂志若
說上下之志如何謂之得行必是九四上下應之方其志得
行故爻辭謂之大有得彖傳謂之志大行彖引之說恐未敢
從詳者擇之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如之是天地和樂以應之也人若順理而動則行合乎
天也天地有不和樂以應之者哉如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
而熒惑為之退舍商高宗因雉雊而修德則天祐之而商道
復興漢高帝敗於彭城而以大風脫漢光武逼於王郎而以
水合渡是皆天地之應處
天地如之尤衆其大者以況其餘故曰而況建侯行師乎言
必得人心之和悅而建侯行師無不利也
順以動是衆其平日言天地聖人心之應乃平日順動之所
召致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地順動氣機之動皆陰剛也不可專就天左旋上說為地
說不得左旋也日月星辰晝夜之運轉皆在天地之動
內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間氣機之闔闢往來皆有常則日

月五星亦有經度以合所謂順動不過循其常則而運行依
其次舍而旋轉雖天地若不順動則七政之行皆失其度四
時之行皆失其序欲其不過不忒不可得也若以順動則日
月之行秋冬而南陸春夏而北陸自春分而夏至晝漸長自
秋分而冬至晝漸短何嘗有過差乎氣一舒而為春為夏氣
一斂而為秋為冬四時代謝通徙相仍何嘗有差忒乎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聖人在上禮樂刑政之施皆合乎天理而當乎人心是以順
動也將見此以理感彼以理應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用刑
罰而民自服矣

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承上言順以動豫之時義也在天則以順動而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在聖人則以順動而刑罰清而民服天地之化聖人
之治皆不外乎是然則豫之時義不其大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始伏聲於地及出地而奮震則所以發天地之和氣而發
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故有豫之象先王作樂一則
象其出地之聲一則取其至和之義為之詩歌宣以琴瑟播
詠而樂於是乎有聲為之舞蹈飾以干戚羽旄而樂於是乎
有容聲容皆有而樂之制於是乎備矣然樂非無因而強作
也先王文以經治武以戡亂治功既成於是述其功德形之
詩歌被之聲音數之舞蹈以為功德之形容則先王之文德
武功昭彰乎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先樂之作所以崇德也
先王之作樂也自閨門而邦國而郊廟朝廷無非用樂之所
在也而其大者則冬至祭天於圜丘以是樂薦之上帝而配
以祖季秋大享於明堂以是樂薦之上帝而配以考焉
作樂以崇德則人和人和矣作樂以享神則神和樂矣樂所以
和神人也

初六鳴豫凶

初六是陰柔小人與九四為應是其強援也九四方得時主
事初六依時附勢其志因之得行說樂之極不能自禁至於
自鳴所為如此其取敗也必矣故其占凶如唐順宗朝王伾
王叔文用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來應謀議汲汲如狂互
相推獎僩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是鳴豫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窮是解鳴豫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而以自窮凶之道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言此以起六二之不溺於豫也六二
居中得正當可樂之地獨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其象為
介于石言其堅確如石也凡人溺於富貴逸樂之中其心遂
為昏蔽而昧乎吉凶禍福之幾六二不溺於豫則心無所蔽
而不昏昧故吉凶禍福之未來而幾先動即能早見而預圖
之故又為不終日吉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介于石
二之貞也不終日二之吉也占者能如二之貞則亦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此推不終日所以介于石言六二不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
得正而吉者由其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本義卦獨此爻
中而得正是取諸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不中正是小人也位近於四四為卦主得時主事三依時附勢竊取寵位而以自樂名節頓喪禍敗將及可悔也占者處此惟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凶咎隨至而有悔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只是本義陰不中正意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是天下之豫由四致之如伊尹周公其人也舉天下之人躋之壽富安逸之域丈夫之事業志願無不遂矣所得孰大焉故其占為大有得然天下之豫雖由己而致非己所能獨保所賴以共保天下之豫者實在於天下之賢天下之賢非猜忌嫉妬者之所能致必也任之勿貳用之勿疑如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焉則同類之朋合而從之如髮之聚於簪羣賢畢集群策悉用而豫可永保矣勿疑以下是戒占之辭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是解大有得蓋君子所志常欲舉一世而生全之天下由九四以致豫則平生之志於是乎大得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柔居尊則不能自振而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九四方得志於下衆皆歸之而不附己己之顚危瀕於死亡故為貞疾之象貞常也物以得正為常故謂貞為常常疾苦久疾而不痊愈也然以所處得中舊道猶有存者故又為恒不死象家周之君漢魏末世之主皆然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即本義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此解貞疾不及以柔居尊沉溺於豫意中未亡雖時勢已去舊道猶有存者賴此一脉生意猶在故又為恒不死之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居豫極沉溺於豫而無悔悟之期矣故為昏冥於豫之象然在震之終是動體也居動體尚有激昂奮發之資而非衰頹不振者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革故而鼎新悔過而遷善如楚莊王以伍舉之諫而罷淫樂秦穆公因于殺之敗而悔告群臣以至漢武輪臺之詔皆是也占者如是則能改而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是解冥豫如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例何可長言不能久將死亡也

䷐ 隨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自困卦九自二來而居於初蓋困卦下坎上兌坎卦九本在二今來居初也又自噬嗑九自上來而居於五蓋噬嗑下震上離離卦九本在上今來居五也而自未濟來者亦為九來居初九來居五蓋未濟之卦離上坎下離則九在上坎則九在二九來居初則成震九來居五則成兌震下兌上則為隨也兼此二變者自困自噬嗑一變也自未濟一變也困卦九本在二六本在初今六自初上而居二九自二來而

居初是剛來下柔退居其後也噬嗑九本在上六本在五今
六自五上而居上九自上來而居五是剛來下柔而退居其
後也未濟放此故曰剛來隨柔或疑剛來隨柔雖說已能隨
物不知柔既為剛所隨便是已能隨物初不論剛柔也況此
所主不重在剛柔此動彼說者此動而感乎彼彼說而從乎
我亦隨之義也以已能為物之所隨然後物從而隨之如比
卦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亦是已足為人之比
然後人從而比之
彼此相從則何事不立何功不建故大亨然使所隨不正則
為非道以相與雖大亨亦未免於有咎故以利貞方无咎
利貞兼物我兩邊說已之隨物無違道之私物之隨我非于
宗之吝所謂貞也七十子之從孔子孔明之從劉備貞也何
咎之有三千從桀之從田文荀彧之從曹操不正也得為无
咎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說見卦辭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言大亨又能得正而无咎則天下之所隨也蓋大亨者彼此
之隨一人之隨也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則不但一人之隨而
天下皆隨之矣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猶天下歸仁邦家無
怨意
隨當兼上下說蒙引就有國者說恐未是
言隨出於正則得隨之道而无咎然不但彼此之相隨而已
將見近者悅遠者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蓋天下
之所隨也何也正者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
志故隨出於正則天下隨之

隨時之義大矣哉

正者隨之時義也夫隨一出於正而天下皆隨之其義不亦
大哉人苟知隨義之大則於所隨可不謹哉可不貞哉
味卦辭及彖傳之意雖云已能隨物物來隨已然歸重在已
能隨物上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此是於人事中看出來配易非教人必如是也只是出作入
息之意無大意義須冬閉塞之時雷隱澤中造化之宴息也
日入晦夜之時君子入宴息於內人事之宴息也易中大象
與當如此看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先王至日閉關之類又
一義當別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以陽居下即所謂九來居初剛來隨柔也為震之主震
動也所謂此動彼說亦隨之義也是皆卦之所以為隨者也
卦之所以為隨則為成卦之主而主乎隨者也故曰官猶也
初九為成卦之主也
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是主乎隨者也故
為官之象官者有所隨也既有所隨則心便有所主而變其
常不得如常時無所主之疏矣是有渝也私於所隨固為未
善然亦顧所隨何如所隨者是正人端士無匪人之傷則
有補仁之益猶為吉也雖然終是狹而未廣又當出門以交
不私其道因是正人端士皆與之交而不專于一人則無衆

長集衆善事無不成業無不就占者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言其集衆善而無有遺失也故能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初陽在下非正應而實近五陽是正應而在遠處一時未得遂其交六二陰柔性急不能寧耐自守以須五之正應但徑於近便而從初既從乎初則不得復從乎五矣是係小子失丈夫也女之從夫臣之從君弟子之從師士之交友皆有此事不可不謹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係小子則弗能兼與乎丈夫然則人可不一於從正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陽在上丈夫之象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也三近四而遠於初則係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矣故其象為係丈夫失小子係者為之牽係而不去也四陽當任而三隨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富貴功名可以立致何難之有哉故其占為有求得雖有求得以此之故而苟於求雖得富貴如丘陵然於君子之道相去遠矣故又利於貞居易以俟命不行險僥倖以饕分外之富貴是三之貞而君子之所當戒也
六三上不能應爻取象而統四取象者上無可隨四陽當任二之所欲隨者也下不自比爻取象而統初取象者因下云係小子失丈夫而云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當與上二爻弗兼與對看聖人之意謂初係小子則弗得兼與乎丈夫矣三係丈夫不慮失小子者蓋三之志在於舍下失初非所願也二紐於近而失五三志乎四而失初二三之得失見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德之盛也居下之上位之隆也與五同德與君同心共濟如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人臣若是何求不獲故其占隨而有獲夫人臣以功能而求於君固所義所當得而不爲過然挾功陵上之嫌不能免矣故雖正亦凶必也內有誠心而外之所行者在於道理如是而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誠而安於上民服其讓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有孚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內外總是不挾功而陵於五也不可分説有孚如何在道又如何愚謂有孚存謙虛不伐之心

也在道行謙虛不伐之事也有孚在道就是也明處夫人臣挾其功能以陵於上取敗之道也自非有明睿智明於尊卑堂陛之分達於虧盈益謙之理孰能早見而預圖之故卦辭就事論事曰明哲之事而象傳溯流窮源曰明哲之功交相發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以理言當得凶也有孚在道以明此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中正是明君任賢相如堯舜之於禹皐湯武之於伊周孚于嘉者也占者如是則內焉有以啓沃乎君心君德以之而成矣外焉有以弼成乎治道天下由之而治矣吉之道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言五之信于善者由其位正中也蓋節正中五之善也惟已
之善故能信乎善非成湯能以信伊尹非文王能以信太公
孔子非不聖也過宋微服而卒老于行孟子非不賢也濁戰國
而終身坎壈聖人因孚嘉而發正中之義其所感者深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拘係從維為何取此象有隨言也上六以義無所取只
就居卦之上隨之極上說道地王用亨于西此又自此生出
一意曰以上六之誠意用之亨于岐山則合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言居卦之上也窮極也由其居上是以窮極即不義宜隨
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矣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有事有所為從害之來有事也救災解難亦有事也故程傳
曰蠱非訓事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本義總其意而
改之曰壞極而有事
朱子語錄曰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并便是蠱
弊那壞爛底意思如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節
謂天下國家都是弊了因循弄得那極弊大壞處方有事也
來壞未至極未必有事
艮剛居上是其情高亢而不下接巽柔居下是其往退縮而
不上交故曰上下不交
下卑巽是退縮畏縮而不前進上苟止是因循止息而不事
事上下不交則事無人共理下卑巽而上苟止則事無由以舉
壞所以積弊而至於蠱
蠱亂之極亂極復治故其占當得元亨蓋否極而泰亂反治
治不但因勢利是而一伸治道亦於是乎振舉是不但亨而
且大亨也然元亨非可以坐致也必也冒險越深以求濟於
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曰利涉大川言當有事以治蠱
也而治蠱之道在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日之始在治
蠱則是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辛有自新
之義前事過中而將壞則當自新以為後事之始而不使至
於速壞故曰先甲三日言當革故鼎新也丁有丁寧之義後
事方始而尚新又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故曰
後甲三日言當丁寧深思遠也自新於先丁寧於後則治蠱有
道而亂又為治矣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是卦辭下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此句與坤後得主利而有常一般而字當是字後得主利乃
是常前蠱元亨乃是天下治也蒙引自是蠱天下治非謂矣
下將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程傳曰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
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言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於亂又正當之終治之始矣終則

有終復始人事也則天道也故曰天行非天有是時則人亦無
縱有所事與節事在天時上則于曰時者天中事者人也時
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傳曰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此只是一
游簡通于一邊須無兩邊是看本義而寧莫大於二者句說行
大象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固為有事也而撓亂撓乃後是指
亦有事也蠱之時數從陵夷風俗頹敗必須振作斯民使去
其舊染之汙以自新而漸復其本然必當培養已積使其之與
我無曾有不替振後推已及人漸民始可得而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於爻義無取只說卦初且說道理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有父母之象初為父母則諸爻皆其
子也皆當以幹蠱為義猶九二上應六五為幹母之蠱其餘
諸爻皆幹父之蠱
在卦之初故為蠱未深事易濟故有子則能
治蠱而考得无咎然至於蠱亦危矣又必戰兢自持以危厲
處之方能終吉蓋從人以為易而以易心處之故為辭以戒
之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言初六幹父之蠱其意在於承考之志而置之無過之地也
夫前人之蠱已壞未始不欲賢子孫振起之故初六之幹蠱
謂之意承考也凡有幹蠱之責者當知勉矣
本義蠱未深而事易濟也有子考无咎內幹父之蠱是諸爻

所共不取爻義獨六四裕父之蠱是取爻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爻辭無中字本義生出一箇得中是本象傳意本義九二剛
中上應六五即象傳之中道也
幹母之蠱而得其中言所幹之事得其當也司馬公入相盡
變熙寧之法可謂善矣亦有不必變者如雇役之類是未當
也故蘇子瞻諸公爭之不可貞是說容色上說未盡諫
官須言事是日容色是綱止是此意不可貞本以剛來求
蓋凡剛有多所違拂而未必有所不堪故聖人特以為戒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說見爻辭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亦是幹父之蠱者以剛居剛而過乎剛又居下之上而
不中同是未善然三是巽之下爻為巽之體以剛居剛為得
其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此幹蠱不無
失但只是小有悔止然亦不至大狠但故无大咎因是小有
悔故僅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僅小有悔過剛不中巽體得
正二句當合看過剛不中若非巽體得正豈止小有悔正緣
巽體剛相濟故不至大過聖賢於義分過剛不中於小有悔分
巽體得正於无大咎似未穩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九三過剛不中賴巽得正以制之凡幹父之蠱初間雖若
有小悔然終无過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夫前人之事已壞子孫者當如救焚拯溺以振起之六四
陰柔無為乃寬裕以治之若無事者然如是則蠱將日深矣
安能有濟哉故以往則見吝占者當以為戒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言未得幹其蠱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以柔必能振拔以有為者得九二
以剛中之德承之於下有以匡已之不逮故能振厲斯人之
蠱遂得譽於天下得賢之效有如此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言六五之用譽由九二承之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有德也當有事之卦在上則在事之外矣
以剛陽居卦上而在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
自守者也故其象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可玩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言上九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是用舍惟時進退以道非潔
身亂倫之徒也故其志可法則
䷒臨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之卦取名曰臨何也夫邪正不兩立陽進則陰必退其
勢然也當一陽來復之時雖有剛長之勢然其勢猶孤未身
其陵逼於陰也及二陽並進則衆正乘為泰為大壯為夬
皆勢所必至小人始無容足之地矣故取其卦為臨聖人慶
幸之意其見於此乎
元亨利貞俱就臨上說辟邪退惡君子之志得行元亨也不
恃勢用壯而守道義行於中利貞也
二陽浸長已有臨陰之勢兌說坤順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又
有臨陰之善故其占當得大亨矣又利於守正蓋勢德兼隆
則居于得志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不合卦而失自處之道
矣又安能以得志哉故元亨而利於貞者乃理之當然聚易
聖人以為戒而聚作以為天之道也
蒙引曰元亨大半自勢上得利貞大半自理上來愚謂大半
自勢上得則小半自理上得蓋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大半
在理上來則小半從勢上來蓋有其善既當利貞有其勢又
當善用之也
八月有凶言乎陰往復天運之常陽之長既可喜陽之消又
可憂自一陽之復至二陰之遯以卦計之凡有八卦以月計
之當得八月到此時則陰浸而長陽當退避故有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剛浸而長則駸駸乎不可禦之勢有臨之義也故曰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說是和顏悅色不壯于頄也順是動而以順行不究如其聚
也剛中所處得當也而應有助也大君子之去小人固自有
道若徒剛壯見于面目而無深沉之思不順不中而失善處
之道勢孤援絕而無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
已生矣又安能得志哉故說而順剛中而應乃處臨之善聖

人柔而浸長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臨頗緩愚意聖人是說二陽雖長然不久將消君子當
預為之戒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家引曰或謂𡈼周正八
月非也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正至武王得天下方用周正
也可以破其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水有澤澤上有地地高澤下是上臨下也臨下之道教養
二者而已故君子以之教民之意思無有窮盡其容保乎民
也無有疆限教思无窮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也容保民无疆
其度量如坤土之大也
教思无窮者所謂聖人之心无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四海
之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
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矣正是此意
容保民无疆者蓋聖人之心無內外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
不覆幬天下民物皆欲使之得其所是无疆限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臨徧臨也君子以世道為已責初九陽德方亨則四陰皆
在所臨之內矣故其象為咸臨占者能守其正不失臨陰之
道則小人可去而吉矣貞吉只是元亨利貞之貞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此中貞字之義如屯初九雖盤桓志行正也例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剛得中而勢上進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故其占吉

无不利即卦辭元亨也不言貞者占意也爻與初九一體初非
言貞此不待言也若初九二剛得中而勢上進猶盛於初也豈
待於言則貞自是戒占之辭何與爻德且四陽大壯其勢豈
不尤盛亦有利貞戒何也
初言貞吉二加之无不利者蓋其德其勢俱盛於初非初可
得而比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居說體臨人而把甘好語臨在下之君
子甘臨之象也夫惟說甘故君子雖說非臨誠道其誰說之
故其占无所利能制行在我能知其无所利而改之則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言其不中不正也
曰咎不長則知其始之有咎也始雖有咎然能憂之則可以
免矣故曰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正也下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故其象為至
臨言情意親篤所謂情好如膠漆契好之謂也朋友以信相臨
切至矣道得矣故无咎不言吉利者爻非剛中相臨未必盡
善否也朱子語錄曰至臨无咎未必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
切至故謂之至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只是本爻處得其位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人君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

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而其知大矣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而已六五柔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可謂得臨下之道矣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其所行乃知之事大君之所宜也如是將見不用其聰而聰自周於九國不用其明而明自燭於萬里君道得而治可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即本義以柔居中在爻為以柔居中在臨為不自用而任人此何以謂中盖人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

此題最難程文未好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爻只是卦位說道理於爻義無取善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與人相臨自始至終而無替可謂厚矣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上六其有焉故曰敦臨厚德臨人人無不服而得衆心矣故吉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言其志專在於內卦之二陽也有念念不忘之意有好道矣所以釋敦臨之義也

程傳以志在內為應二陽蒙引用其說今從之

新刊增訂釣臺易經存疑卷之三 終

新刊增訂釣臺易經存疑卷之四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卅從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塭

邑庠生 男 林有梅

邑庠生 孫 林宗蓮 仝校

觀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乃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亦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盖聖人教人為觀也九五君上四陰仰之是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此即中庸所謂脩身之方太極圖所謂立人極書之皇極詩之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也祭祀無不致其誠敬者盥是方用事之初薦是既用事之後方用事之初誠敬方般既用事之後便都過了但盥手而不用以薦是常持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不使過也

盥將以薦也有以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有盥始致其衆清也不薦者不輕自用也蒙引曰致其衆清而不輕自用是影此意說向為觀上去致其衆清而不輕自用依盥而不薦解是致其衆清而不輕用出輕用出則誠敬便過了即尤將通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也要其實只是君示之心常存敬持循不忘敬而無失也或問聖人在上

觀瀕言動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否曰然

盥而不薦誠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誠祭祀上說為觀之意則在言外亦猶含[illegible]取順[illegible]也例

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自為觀上說是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盥而不薦即所以中正也程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九五居上其下四陰仰之故曰大觀在上言大觀而在上位也大觀因五字而生五為君位故曰大觀

順者[illegible]容愷悌溫和恭敬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也巽者善通人情酌物理隨物付物因時[illegible]制宜而得其中不偏不倚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也

中正就為觀上說則自一身以及於政政如中庸所謂一重是也

大觀在上以位言巽順中正以德言

巽順是天德中正是王道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此以其效言盥而不薦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下觀而化下之人仰之亦歸於中正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之所以為觀者不外春夏秋冬之四時而已四時各循其序而不忒而其所以不忒者任人有不可得而測為是則天之神道也故言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illegible]之禮也[illegible]神道不可測也此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事設教則有形迹皆得而測也非神道也聖人設教於此動於彼不以言不以事無聲音無形迹不可測其端倪難其跡也亦猶天道之神不可測也故曰神道設教蓋其不顯之德為天之妙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其動靜之妙不變之機有非人所能測識者是則所謂神道設教之實也

天下服是神道設教之效不異四時不忒對[illegible]引曰即是下觀而化之極至處

彖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經歷周[illegible]無不[illegible]猶先王巡歷天下以觀民俗[illegible]也故其象為觀先王巡省方國所至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即省方觀民也省方以觀民因民俗以設教如奢之末業教以農桑衍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從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觀者童子之觀不能及遠也初在下若非陰柔[illegible]之質無自有[illegible]觀之象[illegible]陰[illegible]在下則既無自致[illegible]絕遠之地故有童觀之象占者遇之若小人則无[illegible]則可羞也蓋小人細民列居草野不能遠見乃[illegible]謂之適故无咎君子以天下[illegible]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占亦為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雖身居一室而天下之事無不周知乃大人之大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則其見不能及遠也天下之事有遺於見聞之外者多矣故其象為闚觀自門內而觀門外女子之觀也故利女子之貞丈夫得之則可羞矣

○二之闚觀雖由居內實本於陰柔若以陽剛居之亦不害乎獨居一室而能知天下事無由有闚觀之象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丈夫言本義所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於爻義無取只就位上說道理以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之時也其不取爻義者毋亦以三陰柔不中不正無足可稱故就此爻取義則初上兩爻已是不好此不復取爲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豈自家出去能成得天下事[illegible]所行之通也則從而進豈自家出去成不得天下事[illegible]之塞也則從而退其退惟當取決於己而不在人也[illegible]高帝欲與禮樂魯兩生不肯行知漢高不足與與禮樂[illegible]先主欲與復漢室諸葛孔明從之知先主猶可與有為也[illegible]增不知項羽之不足與有為而從之以取天下楊龜山不知蔡京之不足與有為而欲維持天下事可謂不善審於進退而失此爻之義矣

此爻楊誠齋云以齊剛[illegible]家引亦以德學為說似太深遠

此爻只就目前進退上說初不及德業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審己之所行以為進退故未失道若范增楊龜也可謂失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所居之位切近於五則大君之道德達之而為邦國之光者皆得以目擊其盛觀國之光也占者得之已仕者則宜朝覲於君未仕者則宜應聘而仕故曰利用賓于王言為王所賓禮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解觀國之光言其志尚行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爻純是占君子若九五蓋九五以中正示人為人所仰者是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觀我生之所行若合於君子之道則足以觀示天下而无咎矣與此卦辭相似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是夫子教人觀我生處言民俗之善惡由君德之得失君德之得失其效必徵諸民故觀我生者必許民俗而觀之然後己之得失可得而見徒觀之己而不觀之民其得其失皆從而知之此爻辭同觀我生象傳以觀民發其意非爻辭本無而聖人加之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我生乃爻為主占者為賓我也我占者自我也觀其生其字亦是指占者但是別人說他以占者為其爻稱是占者為賓而

他人為主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云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甚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

道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天下固有間阻而不得合者皆必噬之而後合故聖人因頤

中有物之卦而取噬嗑之名見有間阻者之必噬合也舜竟

猾夏寇賊姦宄於是有五刑之作四國流言於是有東征之

師玁狁內侵於是有太原之伐四凶之去少正卯之誅與七

一事之有間阻而必有以合之者皆是義也

亨者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嗑則亨通也此泛指萬事既利用

〇經附錄〇 [illegible]

獄是專就治獄一事言

利用獄雖卦只許多義皆本卦名蓋治獄之事噬嗑之最切

當也故六爻皆以治獄言

治獄之道過剛則暴而震懾乎人過柔則情無以屈服乎人

剛柔中分則既不傷於暴又不失之懦得其中也卦變六四

之柔上行至五而得其中柔則不傷於暴又不過於柔亦得

其中也故本義總之曰得其中之為貴也[illegible]德為動其象為

雷離之德為明其象為電下動以斷獄[illegible]斷如雷之威

也上明以察獄[illegible]則其察如電之明也由也[illegible]矣斷

即其動如雷也孔子[illegible]片言折獄註[illegible]忠信明決即其明如

電也

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卦體卦德卦象卦變

齒而合之故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

必噬之而後合故為噬嗑

噬嗑而亨

以卦名釋卦辭即本義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嗑則亨通之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說見卦辭本義雷電交作而文成焉故曰合而章此於卦義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無干始知聖人亦欲成文也

既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蓋中重於正以陰居陽雖不正然柔

得中而上行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illegible]以中正也本義云中則聽不偏正則斷

合理[illegible]之不當位當作斷不合理說然動既能斷又曰

[illegible]理[illegible]相待乎曰天下之人固有優游無斷者而能剛

者之長必當乎理蓋能斷與不能斷係於資質而斷之當

理與不當理大係乎學問義理固不可同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此以制刑言明罰者明墨劓剕宮大辟流宥鞭朴金贖之罰

原事情以定罪本天倫以制刑當墨者墨當劓者劓剕宮大

辟以下皆然使刑必當其罪罰必顧於事輕重[illegible]之間各

有攸當若此者所以振法度以警有衆使人不敢犯也舜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呂刑五

刑之屬三千即是此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其所得之刑亦只在足趾而無大事在卦之下又是趾受刑之象故為屨校滅趾之象言屨之以校以滅其趾使人不得行也人之惡方形而遽懲之則其惡由是而止矣故其占雖小傷而无過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觀一又字可見不行也非爻辭本意蓋爻辭本意只是使人不能行走非不進於惡也然焉知象傳之意是如此本義恐亦以使人不能行之意淺而無味故為此說但爻傳語甚人剛者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則以為實然矣恐未是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此治獄何獄不治故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柔既不足於剛柔剛則所治又強梗之徒故治人而人不服亦須少損其威猶噬膚而傷滅其鼻然在彼既所當治在我又善於治始雖不服而終必服矣故无咎象引不失慕絕之說於以柔乘剛有碍故不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此柔剛亦當服帶柔字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則不足於剛不中正則失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今之訟訴人不輸服而反致告訐者是過毒也然在彼本有罪在我自當治之而不為過始雖須援繇以輸服故雖小吝而終无咎

時當噬嗑者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所當噬嗑則其人在所當治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即不中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既不傷於柔又不傷於剛剛柔相稱故得用刑之道夫用刑得道人無不服凡有枉者無不訴之以求伸矣故其象為噬乾胏得金矢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得金矢非得聽訟之宜得聽訟之宜而自得金矢也得金矢九四之吉也占者艱貞亦得聽訟之宜如九四之得金矢矣故占九四之得金矢與六五之得黃金一也九四之得金矢者得聽訟之宜人願入金矢以求聽也蓋人無不服也六五之得黃金者聽斷得中人願入黃金以求聽也蓋人無不服也四得聽訟之宜本義雖不言用刑於人人無不服然人無不服蓋不待言而可見矣五之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本義雖不言得聽訟之宜然得聽訟之宜亦不待言而可見矣

上二句是象下利艱貞一句是戒占者之辭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以聖人必也使無訟道理斷之言為民上者使民無訟始為可貴四雖善於決獄非道則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以居尊位柔順則不失之剛而中則不過於柔即是得中也是得用刑之道以此用刑於人人無不服故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占者必貞固而危厲以處之則得用刑之宜

而无咎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即是得用刑之道不說爻位諸家引曰若某是說位得

中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上皆受刑之爻初為過小上則罪之極初為罪薄上則罪

之大上之位又當滅耳之地故其象為何校滅耳是項頸受

枷枷之厚沒入其耳也其凶可知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字單言則包明與明並言則聰又為體而明為用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剛柔交錯曰文此卦自損來者二本是九剛也今則六自三

來而居之是柔來文剛也三本是六柔也今則九自二上而

居之是剛上文柔也此剛柔交錯也自既濟來者五本是九

剛也今則六自上來而居之是柔來文剛也上本是六柔也

今則九自五上而居之是剛上文柔也亦剛柔交錯也故其

卦為賁

柔來文剛陽得陰助也陽既足以有為又得陰來助之事益

濟矣況離明於內又物無不照何事不可為故亨剛上文柔

柔本無為雖得陽之助亦不能有為況艮止於外又是個執

滯不通之人事焉攸濟故僅小利有攸往此看占者何如爾

如本身是剛得柔之助則亨如本身是柔得剛之助則小利

有攸往所謂隨其德為吉凶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說見卦辭本義

天文也

卦變剛柔之交錯即在天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故曰天

文既以卦變釋卦辭又因卦變上見有天文之象故曰剛柔

交錯天文也此不在卦辭內在卦名內文明以止人文也亦

然也故本義曰又以卦德言之人文以卦德言則此之天文

是以卦變言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文明自其燦然不紊者成文以止自其截然不易者成文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

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文明固文也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卦爻剛柔之交錯即天文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聖人觀

在易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

蔡沈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

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九行者黑道二

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

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

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

至從赤道此觀日月之交可以察四時之變也

朱子曰一陽始於震震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極於

乾而夏至交焉一陰始於巽巽初為夏至歷坎艮之中為秋

分於各卦而各自爲交爲此觀陰陽之交可以察四時之變也○蓋在易之天文如何察得時變蓋易以模寫造化在剛柔之交錯即天文也聖人觀易之天文亦不過即是變而觀之謂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德之文明以止即人文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明以止也聖人觀在易之人文則用之以化成天下使天下皆文明以止也是人觀人文亦如觀天文之例

問聖人之察時變化成天下果待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天文人文皆是聖人察時變化成天下之事故以歸諸易猶繫辭傳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歸諸易爾曰如此易大象傳言君子之用易不亦重疊乎曰此以聖人推言賁之道與大象傳自不相妨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火在山上則所照者遠在山下則明不及遠蓋地卑則照近亦猶山下之火也庶政出納錢穀均平賦役平物價治爭鬪之類故曰事之小者折獄係人死生存亡故曰事之大者明不及遠故但明庶政而无敢折獄但敢理其小而不敢理其大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在賁之初故有以自賁於下象引曰剛德則所守者正內重而見外之輕失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於下也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中賁其趾之義也以舍車而徒爲賁蓋不以乘車爲賁而以徒行爲賁所謂縕袍於狐貉[illegible]不甘於[illegible]者歟

初九剛德明體自賁於下不以在外者爲重守節處義得自賁於畎畝之中也故有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車富貴者之所乘在外之物也徒者畎畝者之事守節處義者之所安也初九不以在外之物爲重而以在我之義爲重故爲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言初九舍車而徒是豈蘇視軒冕者哉特以義之弗可而弗乘也如其義在初未必不乘者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矣

此爻是賁象與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一樣與別爻義不同

六二賁其須

賁其須其賁如須也須附頤而動二附三而動其賁如須也二三皆無應與故只就比爻上取義然亦義有相屬非異講蓋二陰柔三陽剛陰必從陽二中正三得中同德必相應二旣無應與其勢必依三故其象謂賁其須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說見爻辭本義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以二陰而事一陽陽得其事而光榮生焉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常情於此最易爲其所溺必占者必能常永貞固雖蒙在彼之潤不失在己之守則二陰

終莫之陵而吉矣
曰永貞最有意思蓋易以溺人者二陰也一息不戒則不免
為其所入矣故必永守其貞然後無害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
安之從者不可衆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
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按重耳當出奔之時安於齊姜而忘四
方之志可謂溺於所安矣不有齊姜子犯之賢安有霸晉之
事然後知二陰果足以溺人聖人永貞之戒信不誣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此釋吉意終莫之陵則三能全其守而吉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之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然雖
有所隔而不得遂而其心則在初為已切矣故曰白馬翰如
言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其隔四者為是乃求與己為
婚媾者而四不之從者特以三非正應於義不可爾然則六
四可謂知義守正之君子矣此爻之義彷彿似關羽羽本劉
備之臣猶四與初相賁者不幸為操所得猶四為三所得也
操察其心初無久留之意羽曰吾受劉將軍恩誓與共死不
可背之吾終不留所謂白馬翰如也要之惜操之留羽非欲
害之乃欲用之羽亦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所謂匪寇婚媾
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居之位與初相遠而近於三疑若有可求者故求三
之求而婚其賁也九三雖匪寇婚媾若六四者守正而不與
終亦無他患也蓋可求者所當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
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以柔中之資而乎賁陰性恬靜不樂為文采而好崇
質素者也故曰敦本尚實敦本尚實曰賁之道者不貴文
而貴質卽林放問禮之本之意也
市朝紛華丘園朴素賁于丘園者不以繁華為賁而以朴素
為賁不賁之賁也敦朴之人用財必儉故束帛戔戔當其文
質之中不可得也然禮奢寧儉故有奢而窮未有儉而致者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其束帛戔戔者與不儉與
不害民有富家之吉亦不節之嗟是終吉也

此爻不作君位說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蒙引曰衆方逐末之時而獨能反本以為之倡是可喜也矣
于大林放之間是喜之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凡物極則反夫賁文飾也賁極而反則歸於
無飾故為白賁之象夫文勝而能反之以就於質善補過矣
故其占為无咎
老聃為周柱下史習於禮者故夫子從而問焉後一掃一禁
文而專清淨無為亦白賁之君子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當文滅之時未必無反本之志上九賁極反本復於无色
生於終者乎得矣故曰得志
賁文飾之卦也六五上六皆取无飾之象者蓋文勝則至於
滅質文至六五已過中矣文勝之時也聖人反取崇本之義
義亦慮其過而防之挽文勝之弊而歸之中也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天時人事相為表裏陰陽消長天時也君子小人進退人事
也人事不出於天時然天時則在人事上見得

此卦五陰剝一陽陰浸長而陽消落故為剝卦體陰盛陽衰
時固當止卦德坤順艮止又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者不利
有所往程傳曰往當以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柔進于陽變剛為柔蓋一陽在上五陰在下陰要進去
干犯那陽去那陽而居其位剝連那上面一陽都是柔了是
變剛為柔也

變剛為柔則純坤矣蓋是小人世界了天下事有不可言者
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只是卦爲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意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傳曰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
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
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
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
以事天也天行者以見其為天運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取剝之象以為宜最難看本義雖說程傳亦未明
依愚見只是山消於地地裂則山崩山之剝由於地消剝之
象矣故其卦曰剝山之附於地猶上之附於下也地裂則
山崩下撓則上危故君上以之厚利其下民以安固其君宅
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勸其力役而不敢盡皆厚下之道
也山附於地見剝之端厚下安宅防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以牀取象初是牀足二是牀幹四則人身矣初二禍未切
身猶可以為言故曰蔑貞凶言必蔑貞始凶若不蔑貞猶
未

本傳也剝牀以足言始剝牀足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曰以滅侵滅陽於下也即本義剝自下起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二比初則又進矣故曰剝牀以辨剝至牀辨禍將及矣然猶
未也故曰蔑貞凶言若不蔑貞猶未凶也尚有望其為善之
意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自初及二尚只二陽故曰未有與幸之也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是去其黨而從正與卦名剝字不同

本義曰衆陰方剝陽三獨與上為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

言無得罪於私常實見取於公於其義无咎矣而剝害之
私何咎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言其失上下四陰而不與之同黨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而及其肌膚陰禍切身矣故象傳曰切近災禍既切身
又復何為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害已及其身不可免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故率人開其遷善之門言能統率群陰使循
序而進如貫魚然以受制於陽如宮人之受寵於君則君子
既得蒙利而已之身家亦因可保无所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陰不剝陽而反受制於陽不但君子之利小人之身家亦可
保矣故曰終无尤自古小人害君子未有不敗者丁謂吾得
之徒可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之為卦衆陽俱已剝落矣惟有一陽在上有復生之理猶
衆果俱已殞落尚有碩大一果在上不為人所食有復生之
機也得此占者若是君子而在上位則澤必及下而下亦承
載之得輿之象也若是小人而在上位則必盡去君子[illegible]但
天下之人無所覆庇而小人亦[illegible]其[illegible]以作剝[illegible]自古
小人害君子未有不禍天下國[illegible]身者[illegible]

雨丁謂蔡京之徒可數也
蒙引曰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
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
日無君子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
伸此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言其象為君子得輿者蓋居上澤及於民民從於下承載之
皆作輿者然故曰得輿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言小人剝廬則天下之事已去不可復為矣故曰不可用猶
十年勿用之勿
通典說不可用只是說小人自失其廬與此說不同
䷗ 震下坤上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至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此
理當詳玩今詳于后
十月雖當純坤之卦然不是立冬交十月節一陽頓然說盡
自霜降九月中以后陽一日剝一分到立冬陽已剝二十分
之廿了箇時尚有五分未盡之陽小雪中陽方盡而為純坤
若小雪以前一二日尚有一二分未盡之陽然陽盡於小雪
之日亦必以漸以一日十二時分之小雪之日若到申酉時
尚有一二豎未盡之陽直到亥時陽方盡亥時以上四刻尚
有四刻未盡之陽直到亥時八刻方盡陽盡於亥時之八刻
則生於次日子時之初刻矣漸漸生去到大雪以前一日為

十月終之時尚○十月節氣然陽已生三十分之半矣又自
大雪至冬至十一月中陽生方滿三十分一陽之體始成而
後復不是至大雪交十一月節一陽頓然就生以是觀之自立
冬十月節至小雪十月中至十月終而交大雪雖當純坤之
卦若論氣之消息則小雪以前十五日尚有十五分未盡之
陽以後十五日已有十五分復生之陽陽方雖於小雪日之
亥時旋生於次日之子時矣其消息之間豈是無毫釐間斷
殊謂十月純坤而盡無陽哉十一月雖當一陽來復之卦然
一陽不生於大雪十一月節而生於小雪十月半至冬至十
一月凡三十日而一陽之體始成故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
頓虧十二卦二十四氣皆當依此氣看

朱子曰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
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一時十二刻亦每
刻中漸漸剝盡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
長
又曰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
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
卦中六分之一分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至三陽則盡
在地上四陽五陽六陽則又盡在上面去不辭到冬至時便
頓然生得一畫

泰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大壯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夬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乾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姤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遯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否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觀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剝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坤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復	大雪十一月節	冬至十一月中
臨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復亨

亨雖就人事說然天道亦有之程傳曰陽氣復於下漸亨盛
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
有亨盛之理也

夫陽之既剝則正人君子寥落如晨星雖折如霜木阻抑困
窮其不通也甚矣今既復反則君子之氣既屈而復伸正人
之類既折而復振君子揚眉吐氣道可行而德可施無復向
之阻抑困窮矣此陽之亨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此卦之无疾无咎也无疾无憂亂也
一陽之動而以順行也无咎亦无憂阻也衆陽之動而以順
行也皆無陰邪之傷也故其占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
來亦得无咎

象曰已之出入而得无疾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而得
无咎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體而動之義也
動而以順行依程傳亦此象引包是說所以致无疾咎處

以卦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之例視之當以[illegible]

來復亦是如此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為於天下必與仕類同心

共濟故復亨則來而泰亨彙征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其字當之字反復者來而復往往而復來之意循環之理也

言以反復循環之理計之或出行或失物至於七日當得來

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陽於是時已往自姤而遯而否而觀

而剝而坤至是凡七卦於日為七日陽當來復凡占來復之

期當以是斷之也

利有攸往

陽之既復則可以得亨剛浸而長則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

以至於乾無非君子得志之日矣故利有攸往大而建侯行

師小而婚媾祭祀涉川攸往无不利也

建安丘氏曰以其既往而來返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

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學言君子之道可行利有攸往是泛占人事

愚謂當陽復之時凡事俱无不利而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七

日來復利有攸往皆其所必有矣彖傳必分釋者明卦有此

象其各占皆有自來也

彖曰復亨剛反

說見卦辭本義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說見卦辭本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說見卦辭本義

利有攸往剛長也

說見卦辭本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則無時而

不可見者也何獨於復見之蓋十月純坤窮冬閉塞之時萬

物歸根復命生意盡斂於內天地生物之心固伏藏而不可

見自臨而泰以至於乾則萬物發生暢茂生意盡發於外天

地生物之心又散漫而不可見惟積陰之下一陽復生萬物

生意將絕而復續造化之仁幾息而復接天地生物之心既

時止息於是始可見附益若行止息則生意遂絕而不復續

矣安能相生相續之無窮乎故聖人謂復可以見天地之心

欲觀造化者莫之於復尤為親切也復見天地之心是就一

陽上見得天地生物之心無時止息本義天地生物之心幾

於息滅而至此乃復可見語氣似云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而

復可見微有不同觀者詳之

朱子答張敬夫曰復見天地之心熹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

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亘古今未始有毫髮

之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見天地之

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

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愚按此

說視本義尤似明白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尚伏其勢為復此時陽往
動而尚微當安靜以養之故先王以冬至之日閉道路之關
使商旅不行而王后於是日亦不巡省方國安靜以養微陽
也
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
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註
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譏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
言節耆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
微則陽盛未至於甚傷陰盛則陽微當在於善保故也仲夏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註曰陽盛午中而微陰敢重
淵矣此陰陽爭辯之際也物之感陰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
而已痿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
耆欲定心氣百官靜毋刑以待晏陰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為復之主正善復之人也在卦之初故為事初在事初
故失之未遠能復於善而不祇於悔蓋幾動於心而即覺其
過言出於口而旋悟其非不待形之身見之事而後能復乎
善者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失而既復何至於悔故其占為
大善之吉失而能復故吉失未遠而能復大善之吉也
大傳以顏子解之當矣若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失之未遠能復於善則人欲蓋天理還而身以之而脩矣此
脩身之道所以不外乎是而程傳曰不遠之復君子所以脩
身之道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資稟本善之人也初九不遠之復上之仁者
也以二之善近初之仁而能下之皆止於善以自遜不待困心
衡慮而善可復是休美之復也占者如是亦如二之休復故
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子貢問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有子曰弟
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則仁人君子進脩者之所
當下也六二能之其休復也宜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
陰性本柔若陽則不正居下之上則不中是不善之人也處
動極則其性復躁妄故復善不固頻失頻復頻失故危頻復
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失頻復雖云危厲然既能復亦有可取者故曰義无咎言
於義无可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爻雖應爻取象而爻德亦自不可沒亦緣以陰居陰而得
其正爾中行與他爻中行不同言在群陰中行而獨能從善
也初九一陽初復故曰陽氣甚微其勢力未足以相濟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是簡道者蓋有道之士人所當從也故
曰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是大中成王之令主中順則天資之美剛壯氣過至誠恐覆復善之特則又以復善為事者故善復於內而不復失善心恒存善行堅固為敦厚於復之象敦復无失悔安從生故其占為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之敦復德之已成者也而有柔中之德故不待如二之下仁而復亦不待如四之從道而復而其成也蓋出於自成焉中以自考如中无尤中以行獨也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凶執迷不復是以凶也有災眚申言其凶泛指人事說

又曰用行師終有大敗者以用師國之大事尤不可迷復故特著戒也以其國君凶言喪師之禍及其君也吳錯曰將不知兵以其國予敵正是此意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蒙引曰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為尤大為尤著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然則誠即无妄矣朱子中庸解誠曰誠者真實无妄之謂今解无妄曰實理自然之謂是知无妄即誠也誠即无妄也曰誠曰无妄一理而互其名爾

實理自然實對妄說實則自然妄則非自然矣自然者天也其曰天者蓋人也所知實者天理之自然妄者人為之使然故曰實理自然或疑程子曰實理不假人為故曰自然无切

實理自然謂之无妄一有期望之心則非實理自然而為有妄矣然則无妄二字實該無所期望之意本義謂其義亦通者此也

蒙引曰无妄無望二義固其矣然無邪妄之心惟聖人在我而於吉凶禍福皆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望也人而有所期望者即邪妄之心也其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剛變在內內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動不妄也故其卦為无妄

動而健剛中而應於義而不昏於物欲九五以剛居中在己正也下應六二柔中正所應正也皆正之道也

言忌信行誠敬雖變通之和行矣无妄固有元亨之理况其君動而健剛中而應又有是善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利於守正若其匪正則有災眚而不利有攸往何也匪正則非无妄且與本義之善相背故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剛自外來而為內是一意剛德在內心不妄也為震主是一意震之德為動動不妄也彖傳總以一句包之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題極難作若作二項講則破碎作一項講又不得從思出子當切入試外二項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亨以正者來當照卦變說方是說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

言卦之善可見矣本義不分卦變卦德卦體釋卦名卦辭者
正以卦變亦恰卦辭元亨利貞爾
家引曰合而觀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也動而健也剛中
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於貞者乃天之命也
何也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而天祐之矣故利
正者天之命臣正則為逆天之命故曰天命不祐
无妄之往何之矣謂所以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乃以不
正往則為有妄矣欲往何哉何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不正
則行將乎天而天不祐之矣亦何往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以无妄
也先王法此以茂對時育萬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亦是物
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是可見茂盛也大
也此字不輕下有大用力之意
萬物之生各有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鰥寡孤
獨各養不遺養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時不
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數是皆先王對時育物之功也會試程
文蓬卦時不切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即彖傳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卦之所以為无
妄也故曰誠之主此爻當以彖傳看
无妄誠也至誠未有不動者如是而往以上則得君以下則
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無不立功無不成矣何往
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猶吉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在无妄則其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
蓋凡職分之內當為者皆盡分以為之而此外利害得失皆
所不顧象似農田之人也不去耕也不望穫也不去菑也不
望畬也蓋無所為於前亦無所冀於後自始至終一無所計
較之心也然不謀其利而自有其利不計其功而自有其功
故占者如之則利有攸往是必謀無不遂功無不成無人不
可處無地不可居天下之事業有無心者能致之汲汲於得
者未必能得也
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无耕也正以望穫菑也正以
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為此語者以明自始至終
絕無營為計較之心焉爾
蒙引曰如為人臣而事其君盡吾為臣之道爾非僥利以事
其君也為人子而事其父盡吾為子之道耳非僥利以事其
父也然雖不謀其利而自無不利豈有盡道事君而君不感
豈有盡誠事父而父不感故曰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字當无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求利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非有妄者但處不得正則是所處非其地或所遇非其
人故有意外之災如或繫牛於一處被行人得去失於右前
後邑居之人反遭詰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既為行人所得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故曰无妄
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儘可有為聖人不許其有為者何為下無應
與衆也應與之或失矣復之重剛來務之害案征豈偶然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案引曰謂守其陽剛之道也行猶守也凡物守不得便不為
衣宥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爻之辭最不可曉既為无妄之至何以不著吉利之辭而
曰无妄之疾是不可曉

恐彼九五非必有疾者爻為此辭特聖人假設之言所以著
无妄之疾意謂如五而有疾始可為无妄之疾不能如五而
有疾猶未得為无妄之疾未可忘自反之功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以无妄而復服藥則為无妄之疾試无妄之藥則反為妄而
生疾矣故為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然則所處既當於理豈可
因非意之事而改圖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是執一而不變膠固而不通
以是而行則舉措乖方而緩急失當故有眚而无利蓋微生
畝尾生之流者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自居卦之上言即本義窮極而不可行焉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之義有三艮畜乾大者畜也是一義所畜者乾又畜之
大是一義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畜之大是
一義本義大陽也是而大字不及大者畜遂及所畜之大者
以大者畜之義自明無待於解釋也又畜之大此大字指陽
日新其德為畜之大此大字不指陽
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傳俱承大畜說彖傳本義
以卦變卦德卦體釋之似於大畜不相涉看來不是今當無
用卦名卦變卦德卦體辭但大畜不可專就學問說程傳曰
在人有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

今當用之凡人之畜學問如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是也畜天下之人如六四童牛之牿六五豶豕之牙是也又
如畜天下之財貨以備國家之用亦畜也而皆不可不正不
家食吉利涉大川只就學問之畜上說
人之所畜非一而皆不可不正畜學不正則為異端曲學畜
人不正則德不足以服人畜財不正則為貨悖而入故凡有
所畜皆不可不正况此卦之變自需而來凡自无而上以卦
體言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有正之象也故
其占利於正所畜既大則當出為時用况卦體六五之君尊
尚其賢又可為之機也故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則可行其道
而吉矣所畜既大其才猷學術必能康濟時艱况卦體下應
於乾為應乎天所謂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故其占利涉大

小言當濟天下之險難如涉平地之安劉唐郭子儀之所造
唐室是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則不屈於物欲不安於卑下而有日進之義篤實則踐
履誠愨而不流於虛妄輝光則德義日彰而不入於暗昧內
外合德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
彖傳釋卦名義只用卦德不用大者畜所畜者大之義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其位矣六五尚賢苟非大
正則讒佞得以間之矣止健若非大正則自反不直不足以
服人矣故曰非大正不能
不家食吉養賢也
以卦體六五言有養賢之君則賢者得行其道矣故不家食
吉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體言六五下應於乾之九二是應乎天也一心合天
則何爭不濟故利涉大川
天則理也蓋大以是舉合乎理不如同人之乾行亦不如需
之乘木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如彼其大也乃在山之中而為所畜之大故其卦為大畜
君子體斯象以為孤陋寡聞則德業無由而所畜之大必自
多聞多見而來也於是多識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而因言以
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於是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必使古人

之言行為己之言行其德於是而畜積焉多識前言往行是
知識以畜其德最要是行處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卦之乾取為人所止為義外卦之
艮取止人為義初九為六四所止其勢必不可進故戒以往
則有危利於止而不進識時知勢君子所尚反是未有不敗
者然後知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精意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此解利已言往則犯災也已則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九二為六五所畜與初九同然二之處中賢於初九故能自
止而不進為輿說輹之象
蔡引曰輿說輹與小畜輿說輻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三十條
者也輹車上伏兔蓋所以承軸者也小畜之說輻所說者重
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猶程九二象傳守不自亂也例言二之所處在下體之中是
以能說輹而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良馬指誰指九三也逐逐說逐上也蓋九三與上九居相應
之位在大畜之時宜乎相畜然三以陽居健極健極則無畜
矣上以陽居畜極畜極則不畜矣又皆陽爻彼此同心故上
不畜三三逐上而進如良馬之相逐而行也然以陽居陽而
過乎剛不無銳進之嫌故占者利於艱難其心正固其事曰

□□焉則其所以行者日閑衛焉則其所以自防者則□□
萬全而無傾覆之患矣是利有攸往也
程傳曰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
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言上九與三皆是陽爻與三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於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與初九乃相應之爻當大畜之時是初乃其所畜者初
之惡始生於下而尚微猶童牛也人之惡當其微而止之爲
力則易及其盛而後止雖聖人其爲力矣六四當初之惡方微
而止之猶童牛而加之牿也止惡於方微之時故不勞而彼
無傷不但吉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其始當抗止惡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無傷
故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豕性剛躁而其牙尤猛利牙不可制惟豶去其勢則其牙雖
存而剛躁自止牙亦不爲害天下之惡已熾徒欲以力制之
雖嚴刑峻法未見其能止也惟操得其機事得其要則道之
斯行止之斯戢力不勞而事集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六五以
柔居中故能如此故其象爲豶豕之牙天下之惡可止故吉
然爲力頗難不若初之易故不言元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
无功者先正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裕□天下之福慶
也
亦重於畜惡止於一身愛及於天下四□□故以一身言而
曰有喜五君位故以天下言而曰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爻畜道上說不復指畜止惡矣
上九居畜之極畜極而通之時也故其象曰何天之衢言其
通達之甚也呂尚當窮時屠者而市不利入而見棄於室人韓
信未遇時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可謂畜之極矣及其畜
極而通呂尚則與於渭水相武王伐紂而有天下韓信則遇
漢高祖誅秦滅項以定天下真所謂何天之衢也
何天之衢是象亨是占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程傳天衢天路也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
言其道大行於天下也此解何天之衢意
☶☳ 艮上震下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有三義其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如口含物一義也外實
內虛如口之中虛一義也上止下動如口之食物一義也
卦辭只就頤養上取象於卦體卦德之類俱無取貞吉是統
言之觀頤求口食是析言之言占得此卦者若所養得正其
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
正觀其所養之道如大學聖賢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
矣又必自求其口實如重道義而略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

道義則不正矣皆正則吉不正則凶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
養也
註見卦辭下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萬物以發育霜動風散雨潤日晅皆致役
乎坤始終萬物諸意觀之始見
萬民之衆非人君人所能養必先養賢然後推以及之故
曰以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承上文言天地養萬物此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此養
也則養之時不既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萬物皆震動發生養之義也君子於此謂言語關
人身之榮辱於此不謹悔吝所由生也故從而慎之時然後
言可與之言則言不傷之易不傷之煩則悔吝無自而生矣
飲食關人身之利害於此不節疾病所由以起也故從而節
之不稱不極欲不時不食不義不食則疾病無自生矣按
慎言語節飲食不但爲召禍致疾於義理亦是有妨如言語
不慎則言有尤矣飲食不節則用宴喪威儀矣皆不可不慎
註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其德足以自守而不食如靈龜之咽息不食
而以氣自養者也今乃上應六四之陰陽從得陰見可欲而
動遂棄其平生之所守而從之故其象爲舍爾靈龜觀我而

朶頤舍爾觀我若四溺物之辭也占者如之則以陽從陰迷
欲而喪節何所不至凶之道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謂初九有靈龜之操本是可貴也乃觀我而朶頤亦不足貴矣
故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其勢必求養於陽若求養於初則上反
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若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必不吾與
而反得凶爲二之計必不得已舍上而求初可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言所求皆失其類也爲二者亦不宜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與卦辭之貞相反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處動極甚拘
利而亡義縱欲以傷生所以自養者悖違頤悖矣夫男女飲
食之養亦有生日用之不可缺者非不正也然用之不以其
道能不凶乎故至于十年不可用而无攸利太康以逸豫失
天下商紂以淫亂取滅亡皆是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解拂頤言養道大悖也即本義陰柔不中正而處動極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以陰柔而得正雖不
能養人而知所以求賢者所應又正益初九之陽也故顛
其養以賴於下夫居上而求養於下不免顛倒然知已不勝
其任而求在下之賢以共濟則天下得其養而已無曠職之

咎故為吉也然在四者其下皆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專
而不他其求食繼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己為不怠乃可
以養人而不窮而無負於養人之責矣苟下賢之心不專則
賢者不樂告以善道矣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
足矣安能養物不窮而不咎哉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是僻吉字類利九之養而施於天下是其施之光也此四之
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陰柔則無才不正則失從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
人故其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以
養人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
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解居貞吉順以從上九之賢而養人六五之貞也故可以養
人而得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天下之人皆賴上九以養也故
曰由頤位高任重甚可以勞心危之哉必也兢兢業業而危
厲以處之思慮計審處置得宜則天下得其所養矣又有剛
陽之才而在上位以之而涉天下之難則无不利也
周公以叔父位冢宰天下之未化禮樂之未興一沐三握髮
一食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從以繼日
坐以待旦然後能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由頤厲吉亦舉其
大者以養人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天下資其養也實賴於上則天下之人皆由上九以養則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矣豈不是大福慶益天下之人之福
也
大過 兌上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雖四陽作一彖居中方見
得大過必若撓散而弱則不成大過矣
程傳曰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
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人者皆是也又曰所
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
以其非常所見者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
皆是也
棟撓
四陽之居中如屋棟之居中也上下二陰不能勝其重故為
棠引曰以人事言之如領十萬兵於泉城兵過多而民力不
堪其勢必潰又如以極剛治小邑若進士作小縣却難入至
四五十尚用訣稚之類民不能堪則其屋不能保亦是太剛
則折之理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則不純任陽剛而有當時知進若往
過而不過也巽是深研幾而入乎義理說是寬裕溫柔不
傷於偏恭亦救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乃亨利不必外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

但說其卦辭下
大過之時大矣哉
只是非常材所能濟故見其時之大無別意義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木大水也故有大過之象
江氏曰人之常情獨立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莫我知者必悶
惟聖人之卓行絶識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愚謂此惟有
定見有定守者能之所以為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柔既能慎巽又能慎而又居巽之下慎之之過矣故曰過於巽
[illegible]矣況又用茅又藉以白茅是過慎之象也
[illegible]下繫第七章
白茅知足則凡事可為全矣何過之有說見大傳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言陰柔在臣之下也解藉用白茅之義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過剛之始而比初陰是剛過得一小陰爲柔以濟之則不
過於剛而剛柔相濟之始剛未大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
相濟无不利蓋得一新進之臣可以扶國之衰老夫得
一新女妻[illegible]其餘人事亦多類此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illegible]而比初陰意
九三棟橈凶
以剛居剛過於剛矣故不能勝而棟撓太剛則折之意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說棟上說言下可支持也正意在外如失前禽也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不極其剛剛柔適中也必無撓折之患矣故其象
為棟隆而其占吉然下應初六亦以柔濟之未免過於柔是
九四之所嫌也故又戒占者惟一於自信可也若有它焉則
以柔濟柔而又可羞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解棟隆吉不撓撓而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剛極則不足以有為矣又比過極之陰柔極亦不
足為之輔矣以此相濟其能成天下之事哉故其象如枯楊

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枯楊生華速其死也老婦而得其士夫
無復生育矣皆不足成事之象也吉凶生乎動也夫既无為
吉凶何自生故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得其士夫豈
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爻文天祥可以當之當宋事既去之餘又非撥亂反正之
才故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而反殺其身為過涉滅頂之象事
不能濟故凶患害殺身之心白矣故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故不免於凶然其心則无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是解字義其象爲水此句爲彖辭水流而不盈說坎象爲水者坎水內明而外暗也解見屯卦辭本義陽陷陰中解坎卦外虛內實解有孚

言三畫之卦陽陷陰中其名爲坎此卦上下皆坎故爲習坎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剛而得中已爲有孚之象占者若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則不爲坎所困而能出乎坎矣故行有尚

孚信之在中者有孚只是內有誠信隨其事如何大抵當險難之時中有定主內有成筭不束手無策此便是內有誠信乃有孚也如冦準之御契丹謝安之御苻堅自是中有定主

內有成筭故能不沮不屈飲酒圍棊視之若無事而百萬之師振讋之若王欽若陳堯叟諸人便懼怕了

心亨者利害得喪不入於心通達無礙也惟中有定主內有成筭方能如是不然則束手無策恇懼莫知所措矣何由心亨哉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有孚即剛中

心者萬事之本心下無主方能制事變若方寸自亂則先打倒了安能有爲而出險

彖曰習坎重險也

謂險而又險也只是據字訓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流而不盈謂水盈科而後進不盈溢四出也

水流而不盈便是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就水上說有孚上去如觀卦本義致衆濟而不輕有用意蓋水盈科而後進一坎而後一坎者水之性當然而不改移此水之信猶海水之升落有時人謂之潮信也使不流而盈溢四出則不依其常而失其信矣

水之爲物滔滔流行而不盈溢四出視其常時不少改移何嘗失其信海水之升落有時萬古如是而未嘗失信也

行險謂行乎坎險之中也猶云在師中蓋水之爲物流而不盈便是行乎坎險之中而不失其信也

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是點不失其信意內實是原自有有常了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解見卦辭下

行有尚往有功也

往有功是解行有尚往即行有功即有尚其原則自有孚維心亨來故本義云如此而往則有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不可升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設險城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凡所以固守其國者皆是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日新又日新是常德行亦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習教事意

重習然後習而安之猶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陰柔才既不足以自振又居重險之下益難矣故為習坎入于坎窞坎已深又在坎之陷則益深矣凶只是入于坎窞別无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陰柔故失出險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所處之地在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坎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剛則才足以自振中則動不失宜故雖未能出乎險亦可以小自濟不至如初之陷于深險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此是求滿之意言九二雖求小得然尚未能出乎坎險之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無淑善之行以此而處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其往也亦坎其往也坎則是前有險矣其來也坎又是後枕一箇險矣將見其陷益深終無以自出矣占者如是不可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言終不能出險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大臣之近君者也而在險之時則有艱阻而不得相遇者如張良以腹心大臣而不能回高帝戚姬如意之寵左師觸龍以親信之臣而不能勸太后長安君為質之行是也然四以柔與五剛相應則是能用其忠心誠意委曲遷就以求之非若徇已陽剛之道竪直矯拂而無補於事者故有但用薄禮并以誠心納約自牖之象蓋不待脩於上下禮文之際惟在精忠信以動主心不拘拘於尋常法度之間惟欲得機關以回上意如是則始雖艱阻而不相遇終則相遇而無間阻矣无咎之道也
按此爻是在艱阻之時而不可以直遂用此道也要非臣子之所樂為
蒙引云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濟其相得當倍於恒情故只用薄禮益以誠心云云竊疑此說恐未通蓋既相得倍於恒情則可以直遂其所求矣猶用誠意委曲以相求何耶
本義云始雖艱阻終則无咎何也

蒙引曰樽酒簋謂不必豐殺牢醴之盛但一樽之酒一簋之殽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酒殽之拘但用缶器以備禮斯可矣至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於酒貳以缶簋而不必拘於殽承上樽酒簋而言也
又曰處坎之時故如此其艱阻然剛柔相濟則雖艱阻亦得相遇正與睽之遇主于巷无咎相類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在坎中故為坎不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陽剛中正則其才足以濟險居尊位則其力足以濟險故又為祗既平坎既祗平則出乎險故其占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極難說若以六作坎中一時未能出險為未大似通

但本義謂有中德則不主此說矣蒙引以中為德未大為時
亦謂不得過來係遇見九五坎不盈者因在坎中故雖有中
德而未能出險未能出險是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言終不得脫也是終不能出險之象以陰柔居險極故如此
三歲不得與三歲不興是一樣與十年勿用不同曰三歲未
久也曰十年者終窮也十者數之終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失道只是本義陰柔居險極無濟險之道也凶三歲只其凶
至於三歲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於陽解其卦為離體陰而用陽解其象為火凡火當內
暗而外明體陰用陽之義也
利貞亨言所麗得其正也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
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所麗得正則可以亨通不然窒礙者
多矣其能亨乎畜牝牛吉明是畜牝牛蓋卦中有此象也如
田獲三品亦是實象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此解卦名不用卦體又是一例
離麗也只是解字義此釋離之為離而寓天地人之麗以明
其義也
言離之義麗也日月麗乎天此麗也百穀草木麗乎土此麗
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亦此麗也就是三者離之義
可識矣
重明以君臣言正以位言君臣重明以麗乎正位則君臣同
德而政教可行禮樂可興天下化之而成文明之治矣化成
天下要就重明上說蒙引身之正稍遠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指二五說二兼中正五中而不正以中該正也君臣各麗
乎中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是以畜牝牛吉
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二離合體一明而兩作也是大明當空過而復始東扃出日
往而復來離之象也夫明惟兩作故有以照乎萬物大人法

此象也格致誠正自昭明德日新又新連續光明自一身以
達於家政自初嗣服以至於耆耋皆必純乎天理之正絕乎
人欲之私則明德遠及於四方普天率土照之而無外矣總
是明德新民之事重在新民邊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剛則欲進居下則急於進遽明則自恃其聰明
故有履錯然之象所以然者不敬故也敬之則無錯矣故无
咎若能慎重而審詳則不至於並錯矣象傳曰以避咎益明
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而敬之以敬正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即彖傳柔麗乎中正意蓋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得正也所親附之人正亦可以宗矣所由之道正可以入德矣所主之事正則事可成矣吉不徒吉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中正獨言中道者中重於正以中而該正爾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後明將繼凡處盛衰之際者皆然不獨人在衰老之年也蓋盛衰老少循環之理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在處之有道爾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教人以處盛衰老少之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言死期將至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發明將繼者四也突如其來者亦四也程傳曰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九四突如其來如失善繼之道象其能成事也哉故至於焚如死如棄如甚言其凶也

傳曰无所容其義益明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爻依本義所說得去但恐不能無疑者他卦以六居五如泰則取帝乙歸妹如大有則取厥孚交如此卦六五陰麗於陽則明生乃陰之幸也何以曰逼於上下之二陽甚此爻所在下无應與其本身既弱又無人為之輔佐所以不見其好二陽不為之助而反相逼皆由於此然則相道有關於人主之成敗也顧不大哉

此卦中誠得正此爻不能或者獨立无應故也中是存心好不正是處事多有未好處出涕沱若則可以求其正矣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離王公之位也是得安其位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為何取剛明及遠以剛在離之上也剛在上則剛及於遠離在上則明及於遠剛則不暴故威嚴明則無蔽故刑不濫有嘉折首威之象也獲匪其醜刑不濫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說道理於爻義無取

新刊增訂易經存疑卷之四終

廣東提學司僉事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府後學　陳　文　校正
同安教諭江右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會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增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仝校

䷞ 兌艮上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傳曰咸感也本義曰咸交感也又曰交相感應三句當辯別得明程傳曰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自其有動為感感也自其應復為感亦感也故曰咸感也有動為感此感彼也應復為感彼感此也故曰交感也有動皆有感感必有應此感而彼應也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彼感而此應也故曰交相感應四字只是兩字兩字只是一字

柔本在下今往居於上是柔上交於剛也剛本在上今來居下是剛下交於柔也二氣相交故其卦為咸

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艮止兌說是緣上文剛柔相感而取若非上文有剛柔感應字亦不取此義矣男下女亦然

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男女之正也二少相與婚姻之時也

凡物不相感則已既有感而不應者或而應則其情通矣故感必有通之理卦辭亨自卦體卦德上取取女吉就卦象上取言占得咸卦者其占當得亨通然必利於貞然後可以得亨使不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是取女亦不吉也所為皆凶取女皆在其中

彖曰咸感也

說見卦辭下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辭見卦辭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天地二氣相感應也由是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或氣化或形化萬物於是乎化生矣聖人道德齊禮使民感發而興起是感人心也由是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恭民不作諸侯賓服天下於是乎和平矣夫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有感必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有感必通也大凡自其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感可見矣無有感而不通者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此感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此感通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日月寒暑此感通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人物此感通也此句已說未該者俱在其中無再與上文又因以盡其餘也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上文天地聖人及所未言者如人

物之類皆在其中程傳謂天地萬物之情只是指上二句蠱
未盡蒙引謂推說似是然上文已說天地復云天地似贅了
故止作包已說未說底說為是
天地交感則其氣相通萬物化生在天地感通之後若非天
地交通無緣有是蓋天地感通之功效也謂天地之感通者
要其終言也天下和平亦是聖人感人心之功效曰聖人之
感而通者亦要其終而言也與天地感通一般天下和平若
作粉心釋躁心平天下化中太深若作人人翕其親長其長
又不切于者作人民歸順說似淺今改似安帖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咸之象也故其卦為咸君子體斯象也
謂吾人一身與萬物酬酢此心則為之主也夫山惟虛則能
受澤之感人心不虛則有物先實其中物之至者皆拒而不
受矣故不以己見私意先實其中使其心空空洞洞絕無一
物以受斯人之感焉程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
容擇合而受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受人兼善惡說或謂只就善邊說大人之言行非善則惡受
人之感善惡皆當兼受若專取善去惡心已不虛又安能別
其孰善孰惡哉故當兼善惡為是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處下拇之象也咸以感物為義初六咸
於拇下咸以拇也咸其拇若說象然今不通爻只就象相感
之淺者附須得意忘象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其感雖淺然其志已在外而感物非若方外自守之士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在人身隨足而動躁妄而不能固守二當其處有其象矣
而六復以陰柔居之則其德亦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故其
象為咸其腓夫咸其腓固非善者然有中正之德則其心本
善用能反之以居其所亦無不善矣占者如二之咸其腓
則凶若能反之而居其所則吉隨所處而為吉凶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理也言守道而不先動則無害也程傳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三當其處故其象為咸物以股
而專執其隨夫不能自立而專於隨人亦可羞矣故往則見
吝
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字承下二爻而言謂下二爻陰躁其不處不足怪九三陽
剛之爻亦隨之而不處則可怪也夫丈夫生世貴卓然自立
也九三之志專欲隨人其所執亦卑下矣豈不可恥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吾
心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
猶云切切憧憧往來不是憧憧於往來之間亦不是往來憧
憧然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一往就要來切切然不能已纔
去感人就要人來應我只管思慮心中切切然不能放下故

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求了無須曰往來自不妨只是不合憧憧爾又曰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爾

言心之應物也誠盡其當然之道而往來付之無心知是正而固焉則無物不感無感不通故吉而悔亡若方往來諸般他來一箇往來憧憧然在心而不能斷絕則但其思慮之所及者從之所不及者不從也故曰朋從爾思

憧憧往來者不知感應之理爲自然而用其思慮計度之私心必不能一視同仁而有揀擇去取於其間其思慮有及與不及矣其及者即應之不及者不應也故曰朋從爾思蓋所應止於其朋所思之外不能及也

貞者施己之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己之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感亦無一人之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施己之感必人之應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己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之亦惟其感者即思不感則不應矣故朋從所思蓋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從云朋黨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未字當无字看今本不正而感即下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有害也貞吉悔亡則無此害矣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光大以心所言之謂如天不全人是不全人盡其心術何光明正大也若一箇感應憧憧而不能斷絕則計較想象之私擇於其中暗昧卑狹之甚其去天理大公之道遠矣故曰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此於爻義無取只就位上說

脢不能感物而曰咸其脢者帶卦名說猶同人上九[illegible]名而曰同人于郊也以其不能感物故曰咸其脢以其無私係故无悔

五之咸脢是箇偏枯寂寞之士當世寡與固無足取然吉凶悔吝生乎動五既不能感物則悔吝無自而生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士君子之生天地間與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固無絕人逃世之理今九五之咸其脢則不能感物既不能感物則其志抑亦末矣志末不可以不能感物就是志末因其不能感物所以謂之志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當輔之處又兌爲口舌故取此象

上六以陰則有邪媚之嫌居說之終過於媚說者也處咸之極欲感人之極者故其象爲咸其輔頰舌二者備言極言其無實也凶咎可知不假言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口說只說以感其輔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是解恒字四者皆理之常是解卦之所以爲恒者

常故久若變則不能久矣
恒常久也是不已之恒皆理之常是不易之恒惟其不易所
以不已
剛上柔下以陰陽定位言剛當居上柔當居下此理之常也
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亦理之常也亦有有雷而
無風有風而無雷者不盡然也蒙引作雷之風恐未是本義
云二物猶與依其說雖言二物矣
巽而動亦理之常也若逆理而動則非常矣
二體六爻是二體之六爻也初剛與四柔二剛與五柔三剛
與上柔各相應謂二體震剛與巽柔相應非是易卦無以二
體相應者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皆

是也於其道而久焉講學以明之篤信以守之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不為私欲之所奪不為異論之所奪積之以歲月持
之以終身毋銳於其始而怠於其終毋作於其前而變於其
後則靜虛而動直守貞而行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
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經綸運用其出不窮蘊烈豈
功動而有養所謂亨无咎者此也所謂利有攸往亦此也曰
恒亨无咎說盡了又曰利貞戒占之辭也不是上只說恒到
下方說利貞利有攸往只是上面亨无咎
亨无咎須有分分自其見於用而無阻則曰亨自其恰之理
而無失則曰无咎本義曰既亨而无咎因有有分矣
本義久於其道與同倒久於其道不同本義久於其道重正
久字至得所當久之道方重在道字得所常久之道即彖傳

久於其道
大意謂占得恒卦者若能立心有恒則可以致亨而无咎然
必利於守正乃為久於其道而亨且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說見卦辭下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此道是正道乃觧貞字意
言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
久非其道矣漢文帝恭儉二十年如一日非不久也然久非
其道卒歸於黃老清淨之習終無以復唐虞三代之治王安
石執拗終身非不久也然久非其道卒歸於管商功利之私
而基宋室之亂然後知聖人利貞之戒不苟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此句最難看本義曰天地之道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矣
是欲明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只是一箇正不是說天地惟其
正故恒久不已蓋無不正之天地也正字不可安在天地之
道上亦不可安在天地之道下蓋如此就是天地之道惟正
故恒也看來只當把正字入在天地之道內言天地之道只
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兩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
已以見人不可不利於正也
大意謂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獨
不觀天地乎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此人所以
不可不利於正也蓋莫大乎天地莫正乎天地之道天地之
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其正也而自有

天地之始至天地之終又自天地之終至有天地之始皆是如此一道綿延無終窮無止息是恒久而不已也此說頗條暢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終非靜靜之極則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始非動動之端則始也

言利貞之利有攸往者蓋動靜相生終始相因靜極則動終則有始理自然也久於其道是有終矣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蓋其守不固則其行不利其體既立則其用有以行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正蒙曰得天得自然之理也愚謂日月循經度而行便是循天理之自然也蓋天無所不統風雲雨露無一而非天日月之經度次舍何者而非天之所為故以迹而觀則天左旋而日月右轉天之行一日一周日之行比天不及一度月之行又不及十三度其行雖有左右遲速之不同然以理論之則其左右遲速一皆天理之自然也此程傳所以曰順天理正蒙所以曰得自然之理非即蒼蒼之天蓋若指蒼蒼之天則日月與天皆相反矣惟不以迹而以理所以見其未始有違也

言日之行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之行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十三度此日月順天之道往來盈縮者也由是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始終循環相循不已萬古此日月萬古此照臨矣此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往來變化由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萬古此四時萬古此化工矣此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也

聖人之道不過人倫庶物之常而已聖人之於道也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至誠而不息悠久而無疆是則久於其道也聖人久於其道雖不期於天下之化成也然風聲之所鼓動治教之所陶鎔天下皆感發興起含洪[illegible]養潛消默化而成淳美之俗矣

聖人久於其道禮樂刑政皆在其中天下化成則是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成也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言日月四時聖人之恒復言此以照上文又以盡未盡之意也謂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道皆此恒也大凡即其所恒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illegible]果無得而遁矣

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道此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走者常走亦此恒也是皆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其或有不如此者謂之變怪觀其所恒二句如咸卦觀其所感一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恒之象也君子以之立不易方蓋方者道之所在也君子立而不易則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久於其道也雷風相與天之恒也立不易方人之恒也立不易方

以成德言不是旁用功此是以人當天處聊聖人久於其道
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易之例初本與四相應是理之常也然自初而言則位居下
而在初居下則位卑在初則交淺自四而言四是震體震動
无常四又陽爻陽性上而不下以此爻言又為二三所隔故
四應初之意異乎常時不可以常理求之矣然惟智者為能
知時識勢初陰柔暗既不能度勢又居巽下巽之德為入居
巽下入之深也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求欲
必得如此非惟不遂所圖而反遭彼之怨禍由是作矣故雖
貞不免於凶而无攸利雖貞亦凶而況不貞乎浚恒而謂之
貞何也四本正應非有邪也特以反常而不可求謂如貢生
之於虞文劉蕡之於唐文宗雖交淺求深何嘗不正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只是本義居下而在初意不及其他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為失其正居下之中是能久中也中以心言正以
事言不正是事容有失其當者故有悔久中則其心本善故
亦能救其事之失而悔可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中久守自封本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以陽居陽為得其正是立心制行亦欲以道義自處者
然以陽居陽所謂陽則過乎剛居下之上則不中是性質有

未善者與上六陰陽相應而其志在於從上則是動心當貴
而緣其初者矣故為不恒其德之象人而如是動輒取羞安
往而不取辱哉故又為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何人之辭
蓋辱之者衆莫知其為誰也占亦如是雖貞而不免於吝貞
不為吝不恒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言無所往而不取辱也
九四田无禽
九四以陽居陰位故曰久非其位在人事是久非其道也久
非其道雖久何益蓋雖有所為亦無成也故其象為田无禽
占者田無所獲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與比九五失前禽也一例俱正意在言外言久田於无禽
之地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在他卦則為好爻在此卦則為不好爻是
被恒字累也夫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人臣之道若以柔中而
應剛中常久不易是一於將順而無匡救所謂上下雷同以
水濟水以火濟火也而可乎故謂婦人之道非丈夫之所宜
也其占在婦人則吉在夫子則凶貞者正則不易是恒其德
意本義自明貞本義是好底在恒卦却不好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爻辭只曰婦人吉象傳添一貞字明恒其德為婦人之貞也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曰從一而終夫子裁制乎義理者皆

一於從婦則剛柔易位非夫婦之道矣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恒以振為恒者只是常常好動常好動无止定其凶可知　傳
曰大无功甚之也
此爻取義有三恒極則不常就全體取義然以震動就上體
取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無六字取義是從上字取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注上是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意言所以為振恒者以在卦之
上爾所以為振恒而大无功也

䷠ 艮下

遯亨小利貞
君子小人不並立二陽浸長則進逼於陰而陰不能立二陰
浸長則進逼於陽而陽不能立二陽浸長則陰當遯二陰浸
長則陽當遯聖人於二陽之長不曰遯而曰臨者為君子幸
也二陰之長不曰臨而曰遯者為君子謀也
遯何以亨身雖退而道無損禍不及是以亨也
遯亨言遯則得亨也本義以爻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
特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
禍故為此說以警醒之使知及時而遯也觀彖傳與時行之
意可見矣
小利貞戒小人使不害君子也自古小人害君子其終未有
獨全者丁寧懇惻之意可見也聖人雖為君子謀未嘗不為
小人謀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

九五居上之中又以陽居陽而得其正故曰當位六二是小
人與其相應是時未有害君子之心也與時行是說遯之時
說本義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此也除了小註曰是只得恰好
時節小人亦未嫉害只是以字合去若見小人不嫉便與
相接而不去便不好要說得意思出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其勢日以盛天下之事不可為矣故曰處之為
難是時只得去爾故嘆其時義之大大者大其遯也聖人恐
君子溺於所安而不知遯故大其時義以喚醒人
聖人既導箇剛當位而應與時行遯亨又嘆其時義之大此意最
不肯盡二陰浸長剛當而應是時小人全未有害君子之心
然君子小人勢若冰炭然能容君子之理夫富貴功名人
之不能忘情者若以小人不我害戀戀而不忍去及其禍至
而後去已無及矣苟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始得不及身
名俱全孰者知之故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正君子可去之
日聖人以與時行釋遯亨以嘉遯許九五其所以為君子謀
為世道計者一何至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非有意於遯山也然天體無窮山高有限而山
自不能近君子不惡而嚴非有意於遯小人也然盛德在躬
邪心自靡小人自不能近所以謂之山遯也
君子之於小人非後見之惡其為邪也而無深沉之思不此不
足以遠小人而反速禍之甚則譏訕之禍不免矣故不惡這箇嚴
色而但嚴其自守非禮不言非禮不動使吾身無可議之隙

則任我自有凜然不可犯者在彼小人若有慕望之心然而
不敢近矣然君子之嚴非尊為疏小人之故也守身之道自
當如此而小人自不能近爾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卦以始終言則上為終下為始以前後言則上為前下為後
以首尾言則上為首下為尾初六在下則遯之尾也在遯之
尾禍將及矣尚可以有為乎故其道為危厲其占勿用有攸
往惟晦處靜俟可免災爾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解勿用有攸往亦非喚醒人之語不往則无災所以不可往
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六二居下之中中也爻位俱陰順也有是中順之德則不為
危言激論而欲從遯雖確乎其不可奪故曰以中順自守人
莫能改為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本義必遯之志一句
貼以中順自守人莫能改句此爻純是象其占當如其象爾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即本義必遯之志爾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乃為所羈而不能去故為係遯之
象係遯者維係其遯使不得遯也故本義曰當遯而有所係
委靡不振如人有疾將及死亡故危畜臣妾吉言他無所用
惟用之畜臣妾則得其心而吉也此非教其畜臣妾也明言
其無所用爾故傳曰不可大事也

本義臣妾不必其賢而可畜言大事必賢人方幹得惟臣妾
則不必賢人都能畜得非謂臣妾不必其賢凡愚者皆可畜
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憊只是貼有疾意人病則困憊有然之理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大事只是遯出處去就亦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與三俱陽而所行絶不同三下比二陰乃為所係而不能
遯四下應初六有所好乃能絶之以遯人之賢愚何如是其
相遠也所以然者蓋三以陽居陽過剛不中四則以陽居陰
不極其剛又居乾體者爾在君子則吉在小人則凶所謂體
其所處以為吉凶也

否讀作鄙
九五嘉遯貞吉
此即彖傳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
柔順中正六二雖是小人然是箇好人未有害君子之心但
九五見得其時當遯引身而去全身全節不辱不殆故為嘉
遯言遯得好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得吉知時而遯貞也不辱
不殆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見得自己合當去所以為正志若三
之係遯則牽於私而志不能正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剛陽有德之士也居卦外不當事任潛處下无係應當路無
相知之人如是無所係而遯無所好而遯身在林泉澡白翛
然不干當世之事如伯夷太公商山四皓之流也故曰肥遯
本義謂遯之遠而處之裕占者如是則[illegible]不驚擾亂不聞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是解肥遯意言其超然无礙也即蕭然不驚理亂不聞意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陽爲大陰爲小此卦四陽盛長大者壯也故爲大壯大壯君
子道長之時也君子之道雖長然所行不正則不異於小人
小人得勢而肆之矣豈能勝小人哉故其占利於守正
本義臨卦各只用卦體不及卦德
陽生於十一月極於四月陰生於五月極於十月此一歲陰
陽之消長盛衰也若所謂天下治也氣自北而南天下亂也
氣自南而北此世運之陰陽消長盛衰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體言陽爲大四陽居中過盛大者壯也以卦德言乾之
德爲剛震之德爲動以剛而動則志在氣壯而人莫能撓所
以壯也卦體卦德各自爲義不相干涉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依家引云大者却要正必須添字恐非聖人本意
只當云大者自然正蓋凡君子之人心無私曲行無偏邪其
與小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曰大者正也劉共父作王龜齡
文集序有曰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青天白日
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
如麟鳳之爲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瑣細盤屈云云
者必小人也此可以味大者正之義
正大之大與大者正之大字不同上大字以人言此大字以
理言
言大壯之利於貞者以大者本無不正也即正大而天下之
情可見矣天地正大於覆載生成見之天無私覆而無所不
覆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覆載此正大也當生而生而無所
不生當成而成而無所不成生成此正大也夫天地之情不
外乎正大此其可不利於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禮己之私也難勝莫如己私於是而弗履則有以勝其人
欲之私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所謂自勝者強也蒙引曰造
物以雷在天上爲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爲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是在下而進動之物初九在下爲壯于進故取壯趾之象
取趾有二義一作下一進動
初九有剛陽之資而處下位又當陽壯之時剛陽則志銳於
進處下則不安於卑當陽壯之時其勢又足以遂其進是時
勢交爲而不度乎事幾乘時妄作而不量乎時宜者也故其
象爲壯于趾大壯于趾雖居上猶不可況居下乎必值摧抑
之禍自取困窮之道故曰征凶有孚
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自明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爲失其正其心之於事者未免有恃壯之失然所處得中其宅心則循良而無邪妄之非者也故能內以不失其正聖人因占設戒以爲占者如能因中求正不恃壯妄爲如是正而固焉則得遂其壯而吉矣

九二得中猶有恃壯之失何也賢人君子在壯時而失事者亦多如唐五王不去武三思卒致唐再亂又自貽伊戚寇準始射大曹以進丁謂小人旣稱譽之復卻其拂鬚卒惱恨而受其禍君子固有不正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宅心之善德性之良故能損過就中領惡全好因以不失其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則忘太銳不中則事失所當當壯之時其勢又足以遂其進在小人則專恃勇力而不顧道義在君子則蔑視世事而無所忌憚旣用壯罔則其事雖出於正然發之過剛而亦不免於危故其占爲貞厲其象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此據理之所必至者言之象傳之意未及也此朱子之易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之道所利者貞九四以陽居陰爲失其正是不無恃壯之失矣然猶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非若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者比故戒以陽居陰者可轉而貞之理聖人因占設戒曰占九四者若能不恃壯以進如是正而因焉則得吉而悔亡也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決開顯達洞達而無羸角之困或大之車輪輹而壯任重致遠而無摧折之患焉

藩決不羸二句是吉悔亡之象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是卦中有此象因而及之不甚重其頭還在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來

輹車輪之中幹也俗云車心磨心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言九四藩決不羸則得以上進矣壯于大輿之輹是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以其外柔而內剛也何也羊之爲物外柔內剛故好抵觸此卦之體二陰在外四陽在內外柔內剛亦有似於羊故諸爻皆取羊象六五以柔居中則失其內剛必不能抵觸而復有羊象矣故其象爲喪羊于易易者容易言忽然失其壯也夫占以悔爲言者謂有悔者也六五不能進固無足取然悔咎亦無得而生故无悔

本義以柔居中也當內字其坤六五黃中一般如此象傳位不當爲說得去不然以柔居中正是好處如何說位不當以位不當謂之喪羊于易夫當從于說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位不當最難看就以以陰居陽爲不當位則可居中因中可以求正位不當未爲病也若以柔居中爲不當位則柔中正

其好處為不當位不安也依過說以柔居上為失上小則故
為長之所多過猶識者詳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觸藩不能退就位上取盖以全體言之卦之終以
二體言則上為震之故觸藩而不肯退不能遂說就爻上
取盖六是陰久其不足以進而不能遂其進也
上六處終動極是好喜事不肯安靜之人也故為羝羊觸
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則才有所不足雖好進亦未亦
不能成其事故為不能遂而无所利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
以陰柔不足之才而有輕銳喜事之心於无而無所則終
不足以有為矣猶其不剛則有可轉回之理故戒占者能
然去其輕銳之習而抑以處之則以有為之志而加之以
畜斂之心必有以矯其陰柔之偏而為有事之資終得以遂
其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審也
是不能退不能遂之定不久矣

三三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之為言進也此卦之象離在坤上為日出地上夫離日出
於坤地之上則進而上以進於中天上進於中天上進之義
也此卦上德以坤之順而麗乎離之大明人明是人君之象
而坤附麗之亦上進之義也此卦之變自觀而來六四之柔
進而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自四而進居五位亦上進之
義也三者皆有上進之義以此命卦曰晉
日出地上將當明盛之象也不可當實說若當實說則昏亂
之時日未嘗不出地
象引明字說字多以明為日字如明兩作明入地中之
類順而麗乎大明雖取上進之義然所重在順有是順德故
能也荀息所謂竭股肱之力繼忠貞之節孔明所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皆順也
柔進而上行如舜起側微而為天子太子由春宮而登帝位
是也所重在柔上謂有靡中下賢之德也
占者必有是德有是德又遇是君方有是寵錫馬蕃庶錫予
之多也晝日之間三次接見於君恩意之密也用是康侯用
此卦也猶王用享于岐山言康侯用此卦當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也朱子謂是盛字蒙引謂當得字俱未穩

彖曰晉進也
解卦辭下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
解卦辭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即大學明明德意人之性本明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
明德有時而昏猶日入地中明為地所蔽也自昭明德則本
心之德復明猶日出地上其明不為所蔽矣功夫只是格致
誠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陰則其才不足以進居下則其地不足以進應不中正則上面又有擠排之者故為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何如當欲進見摧之時是已之德未見信於上也若上未見信則當安靜自守雍容寬裕無事於求上之信則進退不失其道而咎可无苟求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能无咎乎

此爻是新進之士有人阻抑之未見信於上若賈生之遇絳灌是也罔孚裕无咎只是解貞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言初六雖欲晉而見摧然其志在於行正而不汲汲於求進也即下文罔孚裕无咎

裕无咎未受命也

此句最有意味孟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初之罔孚裕无咎亦未受官守言責之命爾若既受命而以是處之則泄泄沓沓者之所為也而可乎聖人恐居位者以此為辭怠慢不恭而失其職故為此辭其垂教之意深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其才德可以進矣上无應援則當路无汲引之者故欲進而愁如然不可因是遂失其守也故戒占者若能守正居易俟命不汲汲於求進則中正之道久而必彰可以得吉而受介福于王母矣王母如六五之象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久而必彰故卒能受介福于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是躁動不免過中失正故有悔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故為衆陰所信由是匡其不逮而救其過失故得以亡其悔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所以為衆所信者以三之志在於上進蓋當晉之時人皆有上進之志六三亦有是志此其所以為衆所信也志字專指三言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要說得貪而畏人出蓋以不中正處高位則德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若盜得而陰據者然一心戀戀常恐為人所奪是貪而畏人也故為鼫鼠之象蓋鼫鼠貪而畏人者處非其位豈能久安故雖得之以正而非枉道終以德之不稱而失其有故曰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即是不中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所處不正其見之於道者或未能盡善而不免於有悔然五居離體而在五位是以大明之德而在上位坤居其下天下皆順從之蓋以其明盡乎上之下而為天下所服足以蓋其不正之失故其悔因之可亡然以不自之

晉卦之時有其明之才欲長為遂取之氣以有計功謀利之

心而火蕩蕩平平之氣象如是則狃於近利終無以進於上
道故必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人心之化與不化世道之
治與不治皆不之恤吾惟脩吾德盡吾事焉則功深而效自
溥德盛而化自行不期人心之日化世道之日治而自無不
化不治者矣往吉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是解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極剛以伐私邑而不免於危大剛則折危之道也其道雖是
終必取勝故吉夫牛刀割雞正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剛
哉非惟理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抵可吝爾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解吝字意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日入于坤地之下明而見傷故為明夷在人事則是暗主
在上賢人君子為其所傷如紂之時是也

在他卦只曰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蓋當明夷雖欲守正
有不能直遂者故須艱難委曲以守其正如箕子之徉狂為
奴是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不及義者只是卦之所以為名未及其義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體離也其德為文明外體坤也其德為柔順時當明夷是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正大人雖在積內抱明德而不
柔順以處之雖不及禍矣故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處
明夷之道也文王以之言文王用此道也

此卦中之一義故本義曰以卦德釋卦義

蒙引曰本義云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兩文王以
之句內取其質而言也下節內難謂為紂近親云云亦然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是解利艱貞正其志是申晦其明晦其明自在
而不失是能正其志也如箕子之佯狂受辱是晦其明也故
曰箕子以之言箕子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君子之莅衆也不明則為人所欺而物無以照過明則聰察

太甚而物無所容故用晦而明蓋雖明而用晦雖晦而明自
在焉是不盡用其明之意既不察察而明亦不汶汶而暗也

○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
雖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
傷於太察而無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
不察察而明雖無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焉此古先聖帝王
所以威服天下之術也

程傳意思甚好但其意是用晦所以為明與本文之意稍異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在明夷之初去上六暗主又遠故其被傷猶淺故其象
為飛而垂翼在占為行而不食所如不合

三日不食如孔子絕糧之事初九取象為飛當時繫辭聖人

必有所感但今不可苟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無亦有感於在陳絕糧之事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去暗主亦遠故傷而未切為夷于左股之象然亦不可
無拯之之道故用拯之而得馬壯則其發不失猶可免而吉
矣明夷于左股是象用拯馬壯吉是占
初二二爻俱就佐說不取爻義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條家六二行不順咸六二順不害之側順以則有二意案引
曰乘其傷未切而救之順也救之又速是有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易蒙斥說 [illegible]
以剛居剛純乎剛也亦明體之上明之極也居於至暗之下
正與上六暗主為應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
所謂天吏順天應人惟均若也故為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之象是何明除害成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是也不可疾貞
言事須有漸不可急遽也天為民除害所以解一時倒懸
之急然以臣伐君非常世綱常之福也故占者當其事不可
疾急堅貞為之必從容俟待若能悔過遷善化暗為明吾之
本心也不然亦至於不獲已然後舉事可也苟無寬裕之心
有急迫之為則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篡
弒之臣也豈湯武弔民伐罪之舉哉若武王之觀兵孟津
可見聖人不獲已之意其有待於不可疾貞之吉矣
為意周公繫此爻是有感於武王伐紂之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傳此句其有意義湯放桀猶有慚德南狩之志乃為大得
指明伐桀紂民惟聖人之志以臣伐君非聖人之得已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猶力全在柔正尚淺上有此二
者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若非尚淺則為六五箕子之明夷
矣若非柔正則為需九四之致寇至矣
六四君暗地入于左腹也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則猶可
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于左腹而幸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左腹門庭皆自四居坤體而取左腹人之身也門庭人之家
也四與上六同居坤體猶人之一身一家也故其始也為入
左腹言其在身側也其終也為出門庭言雖去其家也此爻
易蒙斥說 [illegible]
似漢梅福見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至九江入會稽變名姓
為吳市門卒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即本義得意於遠去之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內難而能晦其明正其志箕子之
明夷也此箕子之貞也占者利於守貞亦當如箕子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佯狂為奴也佯狂為奴晦其明也雖晦其明而明
自不可息矣辭無此意此夫子之意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其德以至於晦有懸不積不足以滅身之意言其初也

不明其德而終至於昏晦之極也夏桀商紂可見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言身居九重之上而照及乎四國也故本義曰以位言失則
言失君道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此卦所以名家人者以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也人而不
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家而不齊則非家九五六二內
外各得其正則為家矣此家人所由名也
莫難化者婦人家之難必起於婦人故占家人之卦利於女
貞非謂止正其女也先正其女也女正則男之正易易齊女
貞婦何嘗儀必肅飲事必慎必與尊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
必睦宗姻不注讒姑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
患凡有數端不止中饋一事也
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正家之人也躬之而未
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也下至庶人莫不皆
然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傳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卦辭利女貞之義言家人之利女
貞者蓋此卦之體六二以陰居陰而得其正女之正位乎內
也九五以陽居陽而得其正男之正位乎外也男女正乃天
地之義也家人所以利女貞也
男女正何以為天地之大義蓋天以陽而位乎上地以陰而位
乎下一尊一卑定分不易天地之大義也男以陽而正位乎
外女以陰而正位乎內一內一外定分不易此義即天地之
大義也蓋男女居室之間而內外之界限攸存夫婦配合之
際而尊卑之名分以立實有根陰根陽之不可易根天根地
之不容已者故曰天地之大義家引謂亦猶云陰陽之大義
也亦是但欠明白一說男正位乎外猶天位乎上女正位乎
內猶地位乎下意太淺無味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既以二五當父母言家門之中恩常掩義治家之道以嚴
為主一家之人必有嚴威儼恪者為君以主宰於上然後一
家之政由是而振肅嚴君為誰九五六二父母之謂也蓋九
五以陽而主乎外父之象也六二以陰而主乎內母之象也
父以陽居陽正位乎外必能正身率物而主一家之外政固
嚴君也母以陰居陰正位乎內必能正身內助而主一家之內政
亦嚴君也故家人嚴君含二五不足以當之家人嚴君是有
利貞之義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以卦畫推之凡其有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之義亦所以盡
家人利女貞之義也
一家之中父子勢分最為隔遠此卦上九以陽居上初九以
陽居下二爻相去隔遠故為父子之象而上上初下父父子
子之各正也比有為兄弟此卦九五以陽居上九三以陽居
下二爻相去不遠有比肩之象故為兄弟而五上三下兄兄
弟弟之各正也相配為夫婦此卦九五與六四以陰陽為夫
婦九三與六二以陰陽為夫婦而五上四下三上二下夫夫

婦婦之名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猶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作正家之效説此卦彖傳與他卦不同不釋卦名只以二五二爻發明利貞之義蓋必男女父母父子兄弟夫婦備然後成一家雖不明釋卦名然其所以為家人者亦於此可見矣此一例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也故其卦為家人君子體此象也謂家之本在身脩身之道言行而已故以言則有物無虚言也以行則有常始終不變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未行而言躬必行之言有物也父於其道立不易方是有恒也如是則身正身正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有家之始義當防閑初九剛陽又能防閑是當有家之始能立紀綱法度以防閑之凡一家之尊卑長幼内外親疎貴賤皆有常法度以為之持循則一家之人皆守其約束條教不至於害義傷恩矣故悔可亡此爻純是占

有家之始法度未立衆志不一自不能無踰禮犯分處故有悔必有防閑之始可亡爾程傳曰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是也蒙引謂亦九三悔厲吉之意與未是豈閑有家者其初皆必有悔待後始能亡之耶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言有家之始人心未變正好防閑之時也待人心既放然後從而防閑之難乎其為力矣此一與大畜初九童牛之牿同意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他無所遂而所遂者惟在乎中饋爾夫陰必從陽女必從男天地之大義也故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以順為正婦之道也婦人而有攸遂則妻反夫綱而奪夫之權矣故家中凡百事務皆不敢自專一聽命於丈夫而其所職惟中饋之事而已蓋必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奉祭祀孝舅姑順夫子其所為者皆職分之所當為自此之外一毫不敢預也无攸遂在中饋六二之貞也占者如之則男女各正家人其宜風化自此而出矣故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此釋吉義言六二之吉是柔順以巽從乎人而不自主事也順以巽只是无攸遂在中饋意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治家過剛者也治家過剛人情不能堪有悄悄胥讒衆口嗷嗷之意故為家人嗃嗃之象夫家門之内以恩為主威嚴之過於人情不能無傷未免有悔而可危然法度治之以立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一於慈祥而恩勝義致使婦女嘻嘻然而笑樂之無節則家範不立法度必隳家道於是乎壞矣故曰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未失解吉字失家節解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六四以陰居陰是善營利之人也在上位或藥父兄之餘資或有意外之財帛是有致富之勢也故能致

富其家如陶朱猗頓之流也禮義生於富足故其占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大意已見上順在位即本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以賢聖之君而得賢聖之后如周文王之得后妃也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上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下可以正家人而刑邦國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蒙引夫得婦為之內助婦得夫以刑家之說似太狹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夫愛婦以內助婦愛夫以刑家故曰交相愛情既相愛其勿恤吉不假言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則有賢德居上則為家主在卦之終則有家也久故聖人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一家之人皆骨肉之親若待之不以誠信則人不見恩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故在於有孚也然一家之中群情不一人心易流若一於誠信而嚴威不足則人心流放褻瀆逾閑越禮瀆倫將無所不至而家道從此壞矣故又在於威如也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義不至於乖離威如則足以震懾乎衆志而禮法不至於瀆亂家道可以長久而無弊矣故曰終吉

有孚則恩義以篤威如則倫理以正故為正家久遠之道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此聖人恐人認威如作刑威故為之說如此反身所該者廣身之所具若視聽言動皆在禮法之中身之所接若人倫庶物皆在道義之內如是則身無不正雖其儀表而人之非意自消望其容色而人之邪心自息雖不厲聲色以作威嚴然人望而畏之自有不威之威矣爻辭所謂威如者不過如此故曰反身之謂也

䷥睽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上火只管炎上下澤只管流下其性相反睽之象也中少二女雖云同居其志各在其夫家而不同歸亦睽之象也故其卦之名曰睽當人心睽離之時本不可大事然此卦之德內兌而其德為和悅外離而其德為文明是有和悅之德而濟之以通達之才也此卦之變自離

來者柔自二進而居三自中孚來者柔自四進而居五自家人來者其之亦自二進居三四進居五是性質本柔而得剛以濟之也以卦體言則六五得上體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在己有德而輔相得人也有此三者是知當人心乖離之時不足以合天下之睽而成天下之大事而小事無待衆力之助者或可以濟也

此卦有三者之善而不免於睽離者其睽出於他人而不在己如三國時分海內人心渙散本於漢室之亂不在於曹劉孫吳三氏也以曹操劉備孫權之雄畧而不能一天下以成帝業可見睽之害大其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者乃消時之不幸非才力之不足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見上辭

兩動守不偶動而上炎上也動而下潤下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見卦辭下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以質而言則天陽而地陰以位而言則天上而地下天地睽也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相合而成化育之功其事實相同也以質而言則男陽而女陰以位而言則男外而女內男女睽也然夫欲刑家婦欲內助相與以求為生其志實相通也飛潛動植之生異形而殊質殊分而異方萬物睽也然睽不終睽睽必有合異不終異異必有同要一物而物物皆

然是其事蓋相類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蓋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也

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故曰睽之用

其事類與其事同異其事同天地生物之事也其事類萬物有睽有合之事也

睽是不好之卦聖人却尋出好處來說亦是實理而非學強可見聖人窮探不比尋常蓋韋編三絕之後其得於易者深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不能衆偏異而必與人同然習俗多非人情易失故不徇衆苟同而必有所異不必於同不必於異此所以為君子而異於人也故曰君子和而不流群而不黨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中有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與四皆陽而无應是位分既無相關之義情意又無相得之歡孤立無與不可以有行是有悔也而當睽之時初九是陽九四亦陽同德相應是雖無相關之分相得之歡然以之同處睽危彼此各欲求濟於是相與而相求初既得四可以行矣故得悔亡其象為喪馬勿逐而自復蓋馬所以行也睽獨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相與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然當睽之時君子固所當親小人亦不可拒之拒絕小人亦非遠害全身之道也故惡人之我求亦必見之而勿

絕焉則不至取怨於人斂禍於己而咎可无矣

劉備結好孫吳以拒曹操似初九之喪馬自復也及孫權妻之以妹而入吳亦見惡人以辟咎也與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明所以見惡人之故也言非得已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九二與六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然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有他故而失其歡者然求其正應君臣之義定之自皆不可以一時之故而失平生之歡欲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始得无咎如周公相成王禮四國流言成王之心不能無疑是亦睽之時也周公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公乃辟居東都三年罪人斯得後公又為鴟鴞之詩以貽王[illegible]金

睽之時周公之心始白王乃迎公以歸是亦遇主于巷之意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是恐人把遇主于巷為枉道故如此為他解釋言九二之於六五委曲宛轉以求會合非於為邪而失其道也然本其正應雖委曲宛轉相求亦是施於其所當施而不為過故曰未失道也程傳至誠感動竭力扶持雖好但恐非此爻本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與上九為正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其欲進以會於上也二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從前而掣之亦求與之合也夫二四雖求乎三而三終不肯從乎二四然上九不諒其心而猜疑於此乎猜矣故從而天劓之但抑不勝正故其始也雖有曳掣天劓之傷然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蓋二四之心至是而各休上九之疑至是亦釋矣
天是去髮之刑劓是去鼻之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不當謂處二陽之間遇剛謂遇上九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陽也與初九本相應之交不合亦是陽與已不相應是睽離孤立者也然當睽之時人情患於无與各欲求合以相濟而四與初以陽遇陽乃以同德而相與故為遇元夫交孚之象然人之相與在無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無間隙多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九四之於元夫又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惻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
此爻如晉劉琨與段匹磾本是非類不幸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劉琨奔薊匹磾見琨與結婚姻為兄弟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是遇元夫交孚也乃以子群之書為匹磾所得琨遂被殺可見睽之時若非危厲難於免咎然後知聖人之體悉世態人情也
此爻頗難看蒙引謂睽孤此勿露出初九爻至下文遇元夫方可露出依此却似兩人了依愚說亦不相犯且有序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凡人處睽之時其志未必不欲求合今九四睽孤遇初九之同德而相信之則有謀有助濟睽之志必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或所處非其地或所為非其方本當有悔也雖有悔而所能亡之何也蓋六五以柔居中而得九二與之相應柔中則有虛己下賢之美得應則有明良相得之歡是其與二合也有若噬膚之易者然以是而往則可以匡吾力之所不逮成吾志之所欲為睽無不合而事無不舉矣何咎之有
宗黨也二與五相應因其黨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君臣易合之象也以是而往則自足以立非常之功建非常之業矣不有慶乎此其所以无咎也
常說是解悔亡无咎依此說則似在說一節言厥宗噬膚以是而往又有福慶也豈但悔亡无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為應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乃為二陽所制在三本無從二陽之心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剛則果毅而失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拂戾而難合故其象為睽離而孤立六三本不汙於二陽也而彼則以為汙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為有其以為汙也如見豕負塗其以无為有也如載鬼一車於是遂欲射而去之矣故先張之弧然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久間則說之弧蓋至是始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而求之遂得相遇合而吉矣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群疑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至說弧則群疑亡矣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曰蹇難也又曰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明其為行之難也蹇字從寒從足足所以行故蹇為行之難見險而止即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皆明卦之所以為蹇

卦名為蹇取卦德見險而止之象凡人之居於險阻而不得有行者皆是

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是二義東北險阻以天下大勢言又艮方是說卦上取乃文王後天之卦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如戰國諸侯西有强秦之患乃自相攻伐劉備北有曹操之難乃逃關羽之沒而伐吳漢後主之時國勢既弱乃連年出師北伐皆在蹇而走險也如沛公入關而見羽鴻門既漢中之封而不攻羽乃蹇而不走險也

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蓋卦自小過而來陽本居四人則進居於五而得上體之中是進而得其所安有平易之義故利西南得所安猶云安從坤道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其退為誰指九三也九四進而居五則九三為退三雖不退以四之進觀之則為退矣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東北艮方正卦中所忌也故不利

利見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則大人當兼德位說若是在上之人則大人專以德言如劉先主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言蹇之義難也卦之所以為蹇者蓋此卦之德坎為險而居乎上險在前也艮為止而居乎下見險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則不陷於險矣其知大矣哉

見險而止與能止不同見險而止是勢不得不止止不在我也能止是可止而止止在我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知也

釋卦名義而因贊其美所以勸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言蹇利西南者以此卦之變陽自四進而居五得上體之中是平易之地也故利西南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其道窮是解不利其義自卦變來猶需卦彖傳往有功解利淡其義自兩象來言不利東北者以此卦之變九三退則入

於艮而不進艮方也其所忌也故其道窮而不利也
九三非卦變亦謂之卦變者因四進居五而得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往有功是本卦體有大人之象若作蹇說則下文貞吉
却是本卦體今但得依其說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言卦之六爻陽則居陽陰則居陰而各當其位正之義也故
能貞則可以濟蹇而得吉又由是可以正邦不但濟險而已
也正邦又是推出一步
蹇之時用大矣哉
言蹇之時必往西南不利東北必見大人必正然後其蹇可
濟則其時用不亦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既險阻上復有水難以措步蹇之象也行有不得人之蹇
也君子以之反身修德有有失而改之乎有則改之無則加
勉如是而修焉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蹇可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當蹇之時往則險在前遇險而不能進蹇也不往而來
則有見幾知時之知是有譽也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無官守之責類皆高蹈遠引以
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顯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
與夫徇富貴而蹈危機以致身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
間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此發明來譽之意謂初六往蹇來譽之時非謂其勿往也
宜待時而往也無夫子此說初終為無用之廢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是靖共盡忠之士君臣之義綢繆固結於其
心者也上應九五而在險中君在難也故能不避萬死一生
之難以求濟之是為蹇而又蹇初不為一身之謀也諸葛孔
明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其二之謂歟
匪躬之故是言不為一身之謀蒙引云所以蹇而又蹇者初
非以其身之故似是人疑為一身謀方好蹇蹇故如此解之
似乎不通世豈有為身謀而蹇蹇者耶此為身謀而不蹇蹇
者方是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此以明忠臣義士之心也與大過上六象傳同旨
九三往蹇來反
此爻以六四參看頗難九三陽剛只云來反不許往濟六四
陰柔則云來連許其往濟又連九三皆許之何也蒙引謂三
與四乃上下體之別又謂三在險之外四則入於險故其象
不同以本義徵依愚見六四位近九五乃近君大臣三居下
體無位是不當事任之人聖人不許三而許四又并三而許
之者四居可為之位其勢足以有為三居無位之地自不能
為必待四之連引然後足以有濟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此是象傳之意又亦未必有此意言九三當蹇之時又就一

陰内之初二三陰亦言其來本義因此就下簡得其所安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既連於九三合力以濟則是亦欲往而非來者矣曰往蹇來連何也往者獨往也來者欲人俱往也上九往蹇來碩亦然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此明來連意當位指六居四實指九三言四以六居四爲得其正九三陽爻爲實以六四之正而遇九三之實所以爲來連以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非他人之蹇常之蹇也故爲大蹇然居尊而有剛徤中正之德居尊則名

位崇祿足以奔走天下之士有剛徤中正之德則道德仁義足以固結天下之士故必有朋來助之將見知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將必有濟矣

九五與六二爲應六二是匪躬之臣本義不取與五共濟而取諸朋來者蓋九五之大蹇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二之陰柔又難與共濟五之中節又足以廣致天下之群賢故濟蹇不無望於六二而必於群朋者此也

九五大蹇朋來而无吉利之占程傳謂六二才弱不足以濟本義不取六二爻義似不用其說者依愚見蹇卦五爻皆在蹇中而未出乎險故聖人未許吉利之占上六居蹇之極將出乎險故許其來碩吉利見大人蓋否極則泰物極則反雖云人事亦天道也上六程傳說亦好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天下之難方殷非聖賢之才莫能濟而五剛徤中正之德適合濟蹇之用是中節也惟其如是故在大蹇之中而有朋來之助不然則爲竪子不足謀天下之賢者將辭而去者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此爻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矣蒙引有疑處可辯

按自初至四皆未在卦極而亦往蹇何也六四來連九三合力以濟九五有朋來之助皆不得吉利而上六吉利又何也

依愚見上六往蹇以在蹇之時與三四同其有吉利之占則上居卦之極爲出險之將爾但本義當時必有所見今未能正始記于此以俟知者平焉

本義來就九五就象上解又云利見大人指九五就占上說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内雖有所指而未明言其爲四以從貴始明言之也以從貴不作推本說如此卦外比於賢以從上例

新刊增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五終

新刊增訂的奈易經存疑卷之六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册徙中齋　陳　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浙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仝校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為卦下體坎也其德為險上體震也其德為動震動在坎險之上是在險能動也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故為難之既散解之象也

難之既散斯民方離湯火殘傷之災乃元氣復遂之始正當培養調息之時也若以煩苛嚴急治之則人情弗堪而元氣必為之損故利於平易也若无所往而不安靜則自啓事端自作禍孽必害平寧之治故利於安靜吉有所為而不夙則遷延歲月養成釀禍或生意外之事故不利久為煩擾也成湯放桀之暴而以寬治武王伐紂之暴而反商政有得於西南之義矣漢光武纔當平後不復言兵潁川盜起即日討平有得於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矣

天下之難方解病者才瘳傷者未起必在安全培養而後生意復完安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而不久為煩擾然後斯民無生離死別之憂而有室家之樂閭閻無差調供輸之苦而遂生息之天是以吉也不然無聊困苦之餘又從而促之一脈生意其存幾何未有不激變生災而至於覆國也

天下之難既解國家之元氣方復閭閻之生意方蘇正當培養之時也必當滌去煩苛嚴急而存寬大簡易之政然後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若方隅寧謐而無意外之警是无所往也即當來復其所而安靜歸將於朝歸兵於野與斯民相安於無事之天如是則不激變生災召禍而吉可得矣如或事變生於意外風波起於旦夕是有所往也則宜早往早復兵不再籍役不三載速收平定之功如是則不養成釀禍國家治安而吉可得矣

程傳謂无所往是天下之難已解有攸往是當解而未盡者蒙引謂只當泛說難後安往盡無事者來家引為是當從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說見卦辭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坤之象為衆其義為平易此卦自外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是為得衆有平易之義故其占利於西南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其來復吉者蓋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其中是即所安也有安靜之義故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攸往夙吉者亦以九二得中能即所安有不久為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也

卦變只是三往居四二得其中亦謂之卦變者蓋二之得中

是固三而得也蒙引說見蹇彖傳下
乃得中蒙引亦二說一說二居其所而得中是即所安之意
故以釋无所往其來復之象一說九二得中能審時宜故能
來復夙往吉 說不同今以解利西南蹇利西南往得
中之 與前說爲是蓋亦有是義故其占如之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窮冬閉塞之時天氣不下交地氣不上騰
閉 開舒既而天道下降 行天地之氣絪
其 緼 解出乎舒而爲雷沛 爲雨雷以動之雨
皆不甲 拆矣 天地一解而功用
皆其大矣哉
意逆於外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也 天
者拆爲解之象故
過者赦 問有罪者宥之而從
過 如 必過是小過
輕而赦之 也非是重罪者宥
出於無心 [illegible]
而從輕 [illegible]
初六无咎
大下 初 柔在下則 生事以自咎
九四 則能 是爲 以爲 但以上義作
而 善守 然 斯 義寧 何咎之有占
則 [illegible]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與九四以剛柔相交際初之柔既足爲
剛又足爲此之倚仗彼此相承何事不濟故
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卦 四陰除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陰便是三箇陰柔邪
之小人故 三狐之象夫邪正不兩立邪媚不去則中直
得進九二 解之時而能解之則三箇邪媚俱去而正直
君子並進 故其象爲田獵而獲三狐得黃矢也然必己
後可以止人自爲邪行欲去小人之邪難矣故占者必
行合於義之正而固守焉則一正可以服千邪然後邪
媚可去而中直可得矣吉之道也
蒙引曰貞吉二字是占而獲三狐得黃矢自是二之貞也貞
者能守其正則無不吉矣卜田固吉去邪媚亦吉也
此爻本義既曰大抵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
義以卜田爲先去邪媚爲後曰大抵曰亦又皆未定之說亦
難以命題今亦姑依本義爲之說欲求一定之說未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不是得中直尙在得中直之前言九二去邪媚得中
直能貞而吉者由其居下體之中得中道也已得中道然後
己正而物可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則不中以陰居陽則不正以是而居下
之上是無才德而竊踞高 [illegible]

象曰負且乘致寇至雖云得之以正而非其道據其位不稱其事亢可羞故其占爲貞吝避而可免此朱子教人之意也在三恐未必能然

負且乘言有負之人而且乘車也故大傳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爻辭未有此意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亦若此意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與初相應初則以陰居陽四則以陽居陰而皆不得其位是其相應不以正者也但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四終是善類初非其類也道不同是初因所當解而四亦庶幾其能解之

也故聖人戒之曰若能解去乎初則同德之朋至而相信矣

○此爻取義是不可曉初與四應則取其剛柔際而得无咎四與初應則爲不善而能解之他卦初四相應亦未有爲不善者此獨爲不善何耶愚意四居近五乃大臣之位大臣之義無私交四位大臣與初相應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聖人因而致戒蓋教人散私黨而上結於君者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象引曰未當位者初與四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則蠱心志蔽主聰妨政害治無所不至矣可哉故占此爻之君子維能解而去之則社稷生靈之福也何吉如之然君子之解將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小人若退則吾爲能解也若曰吾欲去小人而小人尚任側則是未嘗解也蓋居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如此立言其旨深矣

六五本與三陰同類未必其能解也聖人爲社稷生靈計故如此闡發之爾九四解而拇意亦如此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言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象傳之意與爻辭同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以一陰居一卦之上是小人而居高位若隼之在高墉之上也王公得此必射而獲之則子孫黎民均蒙其利矣故

曰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妨政害治故謂之悖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乾之上畫變陰坤之上畫變陽是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也此是聖人名卦時看得有此象非眞乾上畫陽變陰坤上畫陰變陽也

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程傳有二義氣通上潤是一義深下以增高是一義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萬物草木固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也下深則上益高下面只管深去上面只管高起來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也

損下益上以上下言損內益外以內外言剝民奉君之象總

承上四句

有孚信實也謂損其所當損而不妄也蓋國家或不幸天災流行飢饉荐臻或兵師旅之興取民常數之內有不足用其勢不得不於常數之外取諸民以自益是損所當損而不妄乃有孚也若非天災流行師旅之興或營作土木或窮兵黷武以致倉廩空虛乃於常數之外巧名色以取諸民則不當損而損其損也妄非有孚也

何謂損所當損后非民不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上不足用義當取之於民民見上之不足義當供給之故為當損也損所當損而不妄則民知上之取於下也非得已咸樂供輸而事易濟故為大善之吉也若妄損於民民不樂輸嚴刑峻

法以促之咸生怨外之變如呂秦驪民築阿房隋煬驅民伐木不止不足以濟事而反害事矣其得為元吉乎

故所當損而不妄則揆之於理而無斷求之於心而無愧上無悖入之貨民無非上之心何咎之有若妄損於民揆之於理則有斷反之於心則有愧上有悖入之貨民有非上之心矣其能免咎乎

損一本非常法權時用之則可守以為常法不可也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但權時可用雖常用之可也故曰可貞言可守以為常法也故國家不幸遇有此事則此法可用也

損本拂人情之事行之未免傷民君德治道皆有所損本不利於有往也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傷民不累德不害治大然可行故曰利有攸往

元吉要看得與利有攸往不相犯方是

元吉无咎本於有孚可貞利有攸往又本於元吉无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既言損下之道復言曰損之道以終義蓋既以之用而損於民必當損已而儉於用不然則用於已也易竭取於民也亦可繼者又從而取之所謂有孚者將轉為妄所謂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俱不可得矣故言有孚須說到此其義始備言損而有孚固有四者之應矣然取之於民也既非得已用之於已也又可已而不已殆非處損之道也當損之時將如何其為用哉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以享焉夫祭祀有豈不宜當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損之時財用不充欲備物致豐以祭鬼神則不可得苟積其誠意則雖二簋之薄以致享

鬼神見神察其誠而略其物亦從而享之矣夫祭祀猶在所損其他用費在所損也無疑矣若用度無節用之不繼不免復取諸民民財有限而已之用恒見其不充上下俱困而國非其國矣其可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此方道字說得去程得小註家引俱作利歸於上説為前卦以損下取名所重不在於利又難以道為利故不用其說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只添一而字而其義自明聖人之筆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夫子恐人泥二簋可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解之曰祭祀
賓興肯之用二簋可用享何哉盖凡物皆有其時當損之時
財用不足凡百用費俱當減省鬼神之祀亦從與殺焉是二
簋之享應有其時爾非謂其常皆可用也且以卦言之剛豈
在所損柔豈在所益今而損剛益柔亦以其時爾又以造化
人物言之其日消月蝕者損也日升月長者益也益之不已
而至於極者盈也損之不已而至於盡者虛也損益盈虛一
與時偕行爾時之未至不能先時之既至不能後豈不能於
時而𢙣逆也然則二簋之用享亦時焉而已使非其時享可
損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忿怒也懲治也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故遏忿心之

發須有以治之使其不發欲人欲也窒塞也欲生於心易熾
而難止故遏人欲之發須有以塞之使其不流懲忿如止火
窒欲如止水
明道定性書曰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朱子
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此懲忿工夫
窒欲工夫不過省察克治人心隱微之間動而未形之際天
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矣故於是加察焉但是人欲
則窒塞之不使其滋長大學中庸之謹獨者窒欲之事也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九四之陰憫其陰柔之疾輟所
為之事而速往以應之此其意急於濟君而不遑顧其私者
也於義得矣故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上下之交尚淺而君上

之事無窮在初濟君之志雖急亦當酌其淺深之宜以益之
則其為有漸其言可入而其功易成矣不當淺深相與之初
遽欲罄其平生之所有者以益其君如漢賈誼見文帝說為之
痛哭流涕舉平生所見盡以獻之不惟一時君父不得盡用
而後亦無所得說矣豈非不能酌損而無繼者乎
此爻如承平難繼及象引有限無窮之說則已事遄往似以
利言如諸侍卜式助邊之說以愚鄙見焉有臣下有財可助
國而君其長久者其說不通亦不待辯矣如不以利言則下
之力有限上之需無窮又說不去故愚為此說雖人之所未
聞而於理有可通者因書之以俟知者可為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謂六四其志與之相合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在爻則為剛中在人事則為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志在
自守不肯妄進九二之貞也故占者利於守貞若征行則是
變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
由是而啓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於上
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尚
節彼擕上者可當此爻之義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此解利貞自守而不妄進二之中也而二以是為志所以為
利貞總是本義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體本乾乾三陽也上體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謂三則

謂而亂不行為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
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不至雜而
亂矣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也三與上九相去而越以相
應而相與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二句緊緊
相接說言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一人既損去則得其交矣此
純是象占者亦當致一也
此爻之辭兼與六爻以三正是當損之爻乃卦之所以為損
者故於此言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只舉一人行而得其友兼舉之矣即本義雜而亂意三則疑
所以必損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無正是其疾也下應初九之陽剛則是簡其疾者皆
之以為儀規以自治而損其陰柔之疾以交輔仁從善克已
之道也然救過之道當如救焚拯溺若因循怠惰終不能損
循而歸之正必也晝而有為夜而討過孜孜汲汲敏速以為
之則雖柔必強疾可去而有喜矣占者能如是則亦可以有
喜而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疾則其疾可瘳矣故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堯之克讓舜之溫恭文王之徽柔懿恭也虛中小心翼
翼不自滿假文王望道而未見之心也以是而居尊位則繼
帝位而不疚凡百有為皆不違但若是當損下益上之時或

遇水旱凶荒或有兵革之事不得已而取之於民斯見民皆樂
於供輸爭出財以給公上之需惟恐上之不受雖欲違之有
不可得而違者焉故其象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或者
衆無定主之辭言人人皆益之不知其所自來也六五如是
大善之吉也占者有柔順虛中之君德亦當受天下之益而
元吉矣
本義既曰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象
引以任土作貢為說恐未是蓋若非柔順虛中之君正賦之
供亦不可已故難從
十朋之龜蓋之五十朋也兩貝為朋十朋為二十貝小貝五二
百一十六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古人有言曰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龜為寶蓋用之卜也此
名元龜天子所用又有公龜侯龜子龜等此諸侯以下用之

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受天下之益者也所以然者由其行合於天自天
祐之也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五之得人者是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始則損人以自益終則自損以益
人益損之道也然居上而益下必損己之財以益人則天
下之人欲得益者何限亦不能給矣惟大弗損諸己而益之
則其出無窮於人有濟可以無益人之責而无咎也然弗損
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如梁惠王所務特民間之粟凶而移之
民饑以賑饑米王安石散青苗錢之類如是則雖云惠而

不暫於民不見有惠君人之德所損亦多矣何由得也故必講於導通然後已不損於民有濟而於君德無傷乃得吉而利有攸往如漢文帝繼高惠之後承下獨租之詔哉

太祖既定天下以應天寧府及山東河南各省剋年供給之勞優免田租可謂損貢之益而得山民之從矣得臣无家謂人心歸服無遠近内外之限也以惠而不費哉也惠而不費則其惠於斯矣故有此效

貞吉利有攸往與卦辭元吉利有攸往一般可以參看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只曰弗損益之一句下文自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其舉之矣如比九五泰九二象傳例言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則人君之志於是乎大得矣或以孟子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為說似覺差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重在損上益下上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重在下下上申言其損上益下皆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謂其益之究于下无所不利也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下益則上亦益矣故其卦為益彖引曰損則上下通一損也益則上下通一益也段之所於上者為多

當益之時无所不益又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卦上巽皆木之象是以其占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凡事之益也利涉大川一事之益也損上益下亦不過常事在之又川則舒多財物所以益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但之說為是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以卦體釋卦辭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君人者是損上以益下也損上以益下下之受益瀰感其惠而說之弼矣且其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其澤無不周徧海隅蒼生罔弗歪冒也如是則其道大光矣下二句即上二句而見其所以為益也

損上益下須要說損上也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損以予民獨民田租之類不然試不得損上象只損上益下是人君損於己以奉下務富民意然後於自奉只是不傷府庫之財而下之民自有惟正之常數分毫不得減少者安見得能益下而制民常產又不見自損故愚作制民常產外之說不為無見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以卦體言卦之九五在上體之中以陽爻居陽位而得其正六二在下體之中以陰爻居陰位而得其正是中正也惟其中正故有為有行无往不利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卦之象下震之象為木上巽之象亦為木皆木道也是為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以進為也巽入也動而巽是有所進為而潛心懇切以入之

必當於至而後已如是則理為吾得日增月益而不可量矣
故日進无疆
巽順以入之也不順則不能入入則無不順者順以入乃巽
也順不是言巽入字重
日進无疆人事之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以卦體言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天之施也以
下卦初畫之陰受上卦初畫之陽地之生也天施地生萬
物而並育之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動而巽將常得益也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將常得益
也則其益无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咸與時偕行大而

造化小而人事凡時當得者无不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尋常風多有無雷者雷多有無風者自有風雷相益之風雷
不是雷之風也
見善則遷未必有過也特見彼之善有勝於此則遷從而從
之爾有過則是有過失了直須更改也見善則遷是未甚善
者從而甚善也有過則改是有不善改而善也朱子語錄曰
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物要使之白用力有
是不同
遷善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莫
大於是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速於改過則善當益繁而其
交相助益亦猶風雷之交相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爻極難看若以受祿於君為受上之益則抱關擊柝皆有
常職以食於上如何教人利用大作必是常祿之外有受上
之賜若魏徵之受金甕受絹帛於太宗之類然大事亦必上
之人付託之方可有為若無上之人付託則非其分之所當
為亦豈能於分以有為邪見以事關國家生民大利病者建
白於上若漢賈誼治安策之類但其一見君父之初就為人
痛哭流涕又舉其平生所為而盡陳之未免不量淺深之失
以致絳灌之徒不說而生讒謗其事遂為所阻是未能元吉
故不免於有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是發明元吉无咎之意蓋居下而任厚事已有越分之嫌
而所作又不善其咎大矣故必其所大作者大善而吉然後

其咎可免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麗中不自滿假處下則卑以自牧而不矜高皆臣德之
極其盛者也若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公孫碩膚是矣惟有
是德故名位寵祿群然而並至多福畢集百祿是遒有或益
之十朋之龜之象然爻位皆陰而不足於陽剛恐不能固守
故占者必固守其處中處下之德而永貞焉則能受上益而
吉矣然六二以下受上益者特在王者則上帝又在上王者
又為下矣故王者占之其有虛中之德用之以享于帝則實
受其福而吉也
或者不知何人之辭言人皆得益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口或益之十朋之龜是益之者衆不但十朋之龜曰十朋之
龜是就中偶舉一件言也本義曰或者衆无定主之辭正是
釋自外來之旨言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益之者衆莫可究
主是何物是皆自意料之外而來也
象引曰本義云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蓋帶十朋之龜而取象
之辭爾若受上之益安得有許多人象師竊謂此說是未得
本義之旨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則才弱不中正則德劣本不當得益然當益之時
居當得益而居下之上又立乎多凶多懼之地者以是故亦
有以益之然以是才德而居是位故不益之以好事而益之

以凶事蓋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實益之也蓋設之險
阻艱難之中置之利害憂患之途使之勞筋苦骨困心衡慮
于以動其心而忍其性成其德而達其才也爻辭如此占者
得之而受上凶事之益也則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而无咎矣然此豈易能哉蓋上之益我以凶事者責我之意
有在也三之所以應上責我之意者當如何哉必也存諸心
者至誠无妄而外之所行者皆合於中道則能動心忍性增
益不能而不負上之所以責望於君之意而告公用圭矣益
用凶事是象无咎是占有孚中行以下乃為之計也
象引可看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言固守其本心之德蓋秉彝之德乃人之所自有或不

能不因物而遷益用凶事乃所以動心忍性固有其德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其所以益下者合於中道也如是
則真足以利民矣故告於公而公從之
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為依遷國下之人信之也皆以
益下中行故也
四居大臣之位者也大臣能以益下為心則凡獻納陳謀於
君為君者必諒其志在於為國為民而無不信從者矣雖用
為依以遷國亦利也益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
所居一欲攻遷許多動撓其利害所關不小宜乎不可愛矣
苟于民物有利則雖用之為依遷國民亦信之矣是无不利
也盤庚遷殷在避水患太王遷邠以避狄人從之者如歸市

矣何不利之有
古者遷國必有所依如周秦漢依四河之險遷都關中是也
亦有依大國者如晉鄭之依周邢之依晉是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告於公而公從之者由其志存於益下也夫苟其志在於
益下則畫事撰策而君必用其言亦見信誠而上必然其信
未信而諫則人未免以為病已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為惠也上惠字死
下惠字活而皆有孚焉上以誠惠下以誠德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當益下之時是有誠實惠下之
心也自者勿問而无吉可知矣益下之人必誠實惠我之德

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曰
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
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剛性務進居益之極求益不已貪心無厭終必爲人所毁故
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象求益不已正立心勿恒者故占者立
心勿恒則凶即是莫益之或擊之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求益不已豈特莫益之而已哉宜莫益之者又從其求益之
偏辭而已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豈但莫益之而
已哉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決者必然之辭不止於去言去之決也以五陽之盛
而去一陰之微決然必去之不遺餘力矣故曰決之而已以
盛陽而去衰陰其必勝者勢也聖人繫辭恭於決之之道
者理不可忽而勢不可恃也
卦辭五句當作五段說
揚于王庭正名其罪也原來君子之去小人必正名其罪將
豈徒欲情其罪而使彼無辭而心服哉實欲恭揚其罪於天
下使好人無所揜其惡無所逃其形術如唐高祖伐隋煬後
世猶恨不正其弑父之罪吾中宗之武后後世猶恨不正其
篡唐之罪定完惡無以服其心哉正爲罪大惡極無以暴揚
於天下猶蘇軾作呂惠卿制詞曰惡卿以斗筲之才穿窬
之知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法下
及雞豚云云天下傳誦稱快正得揚于王庭之義
決小人非衆力不克然力非孚號不齊若陳平交歡周勃以
誅諸呂狄仁傑密結五王以去二張得孚號之義矣
君子之防小人也當略小人之謀君子也常巧彼雖若吾
力雖弱若安然自肆以爲無事而忘危懼之心未有不生意
外之禍者若諸呂得志陳平燕居深念陸賈直入坐而平不
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
無欲然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因請教謀諸呂之事若陳平
者可謂能有厲者矣五王既誅二張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
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
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
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當
存公輩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故不久而禍作是
不知聖人有厲之義也
邑是私邑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也自其私邑告命所以治
私邑也故曰先治其私只是躬自治爾唐文宗與李訓鄭注
謀誅宦官二人相與朝夕計議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乎
生絲恩髮怨無不報名訓又出注於鳳翔其黨與俟其誅宦官
并剛注其所爲如此宜其不能誅宦官及自取戕亡也唐宦
官曰南衙文臣贓動數十萬謂我曹亂天下不亦過乎此失
自治之義無以服小人之心也莫張綸周堪劉向之輩亦是

如此

不利即戎言當有深謀秘計不可純尚威武也夫五陽强盛之時威武其素有也若無深謀秘計而專尚威武以臨之則必不能勝而適足以取禍惟不專尚威武而有深沉之思若漢諸呂為患陳平燕居深念納賈生之計而結歡於勃卒能誅諸呂而成安劉之功可謂得不利即戎之義矣利有攸往是許其決之也言有是五者則可以決矣蓋以是決小人小人必無不去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分明是以卦體釋卦名義本義不言不知何故

健而說決而和

蒙引曰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是言卦有健而說之德故見於人事決而和也然觀彖傳解易之例人事就在卦體德中無有就卦體德上體貼人事如此卦者依愚見健而說以卦德言而人事在其中決而和是贊美之辭決字指卦名和字通指健說蓋健則有發然剛毅之氣而無逡巡畏縮之心其決也不失之不及說則有寬緩詳密之為而無忿躁急迫之病其決也不傷於不及繇過不及而得其中無所乖戾而得其和也周子曰和也者中節也即此和字意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匪德而據高位也故為小人之罪而當揚于王庭不知本義為何不取此義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其危乃光危者使平也解有厲意字亦帶言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謂尚威武乃困窮也故不利即戎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卦五剛一柔剛復長去則柔盡去而為純乾矣此見小人有進盡之勢攸往之所以利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豈有其理只是雨澤之氣積於上則下決為雨爾雨澤之氣上積於天其勢必下沛決之象也故其卦為決施祿及於下猶澤上於天而潰決也此君子體易之事也若居其德惠而不流及於下則非潰決之意矣故忌

本義未詳蒙引曰大傳例無反辭此卦之象辭有反戒故曰未詳不然義主明也何未詳之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壯于前趾無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三意蓋當決之時志銳於決者趾在下而進動之物初居下當趾之處則有趾之象居下本欲上進又以陽居之則益銳於進是為任壯也故為壯于前趾之象居下而壯于進勢既有所不足而事又有不善其不勝也宜矣君子之去小人事成則以為功不成則禍及身而國亦隨之適足以為過而已若杜喬李固之於漢李訓鄭注之於唐是也初之不勝不足求其志之不就直當咎其事之不臧也故曰往不勝為咎蒙引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我下而任壯其事不可勝也勢不可勝乃往而不顧直是可咎知時識勢君子所尚見險而止是乃為知不勝而往咎將誰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而居柔不過乎剛也況又得中道故能內懷兢惕外嚴號呼以自戒備有備無患故雖暮夜之間卒有兵戎之變亦自有防禦之道不必恤慮危之患矣

惕心懼也號市懼也暮夜意外之禍也心懼事懼雖有意外之禍亦可無患有備故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凡自防之疏者皆由中道之有欠過事而不能酌其宜爾今九二居下體之中得乎中道也得中道故不任壯而戒備故

雖有戎亦可勿恤也

象傳只用本義得中一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則其勢有所恃以剛則其資足以挺過乎中則所以用剛者又不得其當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夫小人之傾險無所不至君子無深長之思而徒挺剛忿之氣將見吾未能有加於彼而彼先有加於我矣凶之道也故其占凶要之君子何必然哉顧其本心何如爾本心果是要去小人則雖與之合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也

壯于頄九三也遇雨若濡亦九三也初一爻而兩象耶蓋九三本與上六為應然其壯體之剛則張果決其夬而不牢於私者也但其決之過於暴爾恥人以過於暴故為之危曰壯于頄凶以其不牢私愛故為之許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曰終无咎則知暫時不免有咎也所謂遇雨若濡有慍是也說者當有此意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不足於剛也不中不正才與德俱劣也惟其如是故其心不能自靜其才不足有為也惟其心不能自靜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俱進而為臀无膚惟其才不足有為也故雖與衆陽競進而竟不能遂其進故為其行次且為九四計者當何如哉若能自知自屈以已不足有為也不與

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凡其出謀吐慮一一聽從於人吾在君子當中惟因人成事爾如是則能遂其進而悔亡矣然以四如是之性行而當如是之時勢肯但已乎故雖聞牽羊悔亡之言而亦必不信也象引曰臀无膚且行次且危之之辭也牽羊悔亡教之之辭也聞言不信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位不當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剛則明柔則暗居柔則暗而聰不明是以聞言不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比又於小人也深矣故有莧陸之象蓋莧陸感陰氣之多者五既入小人之

深其勢似難於決者然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不決而五為陽
爻又無斂其能決者故聖人教之曰占者若決而決之不為
過暴而合於中行則小人可去而无咎矣夫決志之堅也中
行事之善也不壯于趾不壯于頄中行之理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此夫子誅心之論也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
於外不失中正之義而无咎然於中道未為光大也宋神宗
以人言而罷王安石是中未光也故不久復用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自一陽之復此時陰已漸消積至五陽之夬則衆陰之消已
盡僅有一陰而無復有憑藉矣故曰黨類已盡夫以五陽之
盛而決一陰在上其勢豈能存故終有凶而象傳曰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之義遇也遇之義不期而遇也此卦一陰之生本非所望
而卒然值之是不期而遇也故其卦為姤春秋隱公四年夏
公及宋公遇于清胡傳曰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
會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觀此則遇之義得矣
自五陽決一陰決盡而為純乾之卦方喜小人之盡去君子
之清朝也而一陰忽然生於積陽之下實出於意料之外者
故曰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
一陽復生於下其卦為復一陰復生於下其卦為姤陰陽之
復同而名卦不同何也復者復其舊也有吉幸之意姤者不
期而遇也有驚駭之意陽復則喜陰復則憂聖人之情見矣

○本義云遇已非正又以一陰而遇五陽是兩意者已字可
見然皆自姤字內取女德不貞而壯之甚本是承上兩句說
本義曰壯之甚者自下句而生蓋遇已非正固可見女之壯
矣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
夫姤之象為遇是不期而遇也不期而遇是非六禮所聘所
謂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者故為不正遇已非正況又以一
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故其象為女壯若是
娶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占勿用取女
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
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為姤不旋踵
而一陰生荀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
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
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以卦體釋卦名本義不言者亦以此類易中言之已詳故
止由釋卦名而卦體之義自見備依本義是陽遇陰依彖傳
是陰遇陽彖傳乃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意蓋彖傳是為下
文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而設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將與成家為長久之計也此卦之象為女壯取以自配
必害乎陽矣何可與為長久哉故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此是就陰陽相遇上取象不重在一與五上
言此卦之體以五陽而遇一陰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是天氣

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天地相遇也天地相遇
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形形
色色咸章著而不可揜矣
名卦為姤以丞應之陰陽言天地相遇以不可相無之陰陽
言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以德言中正以位言亦是卦體
又以卦體言之以九之陽畫居五之陽位九為剛五在上體
之中以陽居陽為正是剛遇中正也剛遇中正所謂聖人在
天子之位也由是舉三重之道與禮樂之教禮樂刑政四達
不悖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矣是其道大行於天下也
〇姤本是不好卦曰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是就不好中取箇
好底說與睽彖傳天地睽而其事同同看
姤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是以姤之本義言依愚見只是
承上文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而嘆其時
義之大與睽之時用大矣哉同意但朱子既為此說誰敢更
作主姤記之以俟後聖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后以施命誥四方無人不遇是亦人君
之風行也只是命與民相遇如風與物遇相類不必用中溪
君臣之心相遇意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終必盛其勢可畏故聖人因為之戒
曰若能堅於自止而不進以害於陽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
是而正則吉若有攸往以害乎陽則必立見其凶蓋自古小
人害君子未有能賴存者況陽之盛在初六未必勝之故
聖人豫為之戒雖為君子謀亦所以為小人謀也然初陰在
下而方進其勢必不可止如羸豕之必蹢躅而進剝床之
災只在於目下為君子者宜深為之備不可以其微而忽之
也程傳繫于金柅作君子止小人說未是還依本義為是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言所以繫于金柅者以柔道方進也故用金柅以止之人之
進必相牽故以進為牽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也初陰爻故為魚象九二位在上與之相遇是將初
陰之勢尚微猶在二管轄之中如包中有魚者然當此之時
二猶得制之故曰制之在已若能有以制之則小人不得肆
君子之禍也故吉若失此不制使進而遇衆陽則受其害者
多矣故曰不利賓丁謂為寇準拂鬚時包有魚也寇準不能
制反從而進之為參政其自不能保是昧於不利賓之義
也蒙引曰賓謂他人自己人身外皆為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字有味此夫子之深意也九二當初陰在其管轄之時義
當制之不可使及於賓也此以制陰之責責君子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以陽居陽是過乎剛其性躁也居下之上是不中其行
偏也下欲求遇於初則非相應之位而不得遇上欲求遇於

已則是剛陽之爻而不相遇然惟賢者為能見幾而知止[illegible]三之為人其能知止乎故居則不能安而必欲進傷二所處之地豈能得遂其進乎故雖欲進而不能遂其居不安也為臀无膚其行不進也為其行次且占者如此可謂危矣然凡得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之三卒致說輻之凶而兌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九三既無所遇亦無陰邪之傷矣故雖危厲而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此與初六相反初六曰柔道牽言得進也此曰行未牽言未得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居下為四正應本我之民也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則

民心去已而他適而已無所有猶包之无魚也民心既離長亡无日矣占者如是凶之所由起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之去已由已致之是非民之遠已猶已遠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在地之蔓生之物故曰陰物之在下者其味甚美其質最容易潰爛故曰其美而善潰此以象初陰亦有不能久之意杞之為木高大而又堅實以象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主卦於上猶杞木之高大也陽剛中正猶杞木之堅實也九五不在君位說為含章有隕自天說不去豈有為君而不能勝小人者耶蒙引謂是衆君子之領袖亦是

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以杞包瓜然此其志直欲以力勝之矣然陰陽消勝時運之常陰之勝陽者時也命也力能如之何哉惟能含晦章美以以制之則陰有時而往陽有時而復而有隕自天矣

有隕自天不期之辭謂忽然如從天而降下也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其善潰之瓜豈有不勝之理然而必含章者所謂時也命也或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亦時焉而已

含章不止全無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以其中正故能含章不然則為九三之臀无膚其行次且矣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不舍命順乎天命也即是含章其志能順乎天命故陰有時

去而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言其遇以角也角剛而在上之物以角求遇安能遇哉故曰不得其遇為可羞吝然陰邪之傷亦是可免故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言上之象為姤其角是居姤之上而無所遇其勢窮促也故可羞吝

䷬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我順而悅乎彼彼說而樂乎我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誠實而下交六二柔中誠實而上應上下之情聚也

澤上於地何謂萬物萃聚之象凡有水之處未嘗不滋長皆水

澤上行故能如此使水澤不上行則枯死矣今人伐行其樹
已斷根頭在地上水猶上出可見澤上於地之義
王假有廟示萃聚來謂萃則可至于廟以享祖考也其萃
者精神萃也所謂人必能萃己之精神然後可至于廟以假
祖考也
大人兼德位說萬物萃聚若不得人治之則散而無統依得
亨不能也然無位則威不行無德則才不足二者缺一皆不
可大人有德有位則公正而能行所以能治萃當萃而占是
卦者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也
見大人雖可以得亨然所萃不正亦非大人之所與也故必
利於正然後可以得亨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
入學聚爲偽學皆非大人之所與也故不足以致亨

利貞與利見大人只是一事觀彖傳合辭可見
祭祀貴誠貴豐所以致其誠也當萃聚之時若不用大牲
是以天下儉其親也而誠有不至矣惟誠不至故物不與而
神不之享故必用大牲然後吉
損用二簋非薄乎神也時乎無也萃用大牲非厚乎神也時
乎有也無則儉有則豐豐儉惟時非誠有至不至也
興王舉事必相其時時詘舉贏古人所戒當萃之時財力豊
足與王舉事必然饒裕而無匱乏之憂矣故利有攸往
王假有廟占之占也必萃而後可假也利見大人亨占之占
也必萃而後可戒也用大牲吉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用大
牲戒也利有攸往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攸往戒也故曰皆
占吉而有戒之之意詳見彖引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說見卦辭
彖傳只用卦德卦體不用卦象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致孝享是補卦辭意王假有廟意令物不明故補足其意言
王者至於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也孝享是一串說人之事祖
考皆是孝心所形故爲孝爲享猶書曰孝思也致即致敬
之致猶云行孝享
聚已之精神尚在孝享前彖引說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此是舉利見大人亨利貞二句而合解之言聚之時必見大
人而後可以得亨者由其聚以正也其聚以正故爲大人所
與爲之解紛息爭而亨可得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即理也大牲必聚而後有有則用乃理也聚則可以有
所往可往則往亦理也故曰順天命若非萃而用大牲所謂
約而爲泰矣豈順理乎非聚而往則爲時絀舉贏矣豈順理
乎
蒙引曰順天命朱子之說與伊川不同伊川之說謂聚則宜
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於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爲
順天命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
聚則可以有爲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爲順天命伊川之說未
悖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指聚說與上文不相蒙言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
情皆可得而見矣蓋天地萬物之情無有散而不聚者天地
交而二氣通天地之情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
友聚於外農聚於野商賈聚於市蛟龍魚鼈聚於淵鳥獸章
羣聚於山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皆其
情然也豈有不聚者乎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衆聚則爭物聚則亂不虞之患所不能免也弛而无備將斯
至矣故君子脩治戎器以戒不虞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也

費誓言鍛乃甲胄敿乃干戈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皆除戎器之事後遂條支註云完也敵
襄天支註猶繫也弔者的詁精至也錣汗嫌落也
除是脩治程傳脩治卽此意蓋去其舊弊而更新之也本義
添一聚字是欲說聚字之義戎器所脩則聚而藏以備用自
實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是其當萃者而偶於二陰一時不得遂其
萃然比在柔正之交處之必能自守以需正應如也之六二
也初六陰爻又居陽位不正以是當萃之時急於求萃不能
自守以有待而為從二陰是有孚不終志亂妄萃之象不終
者不終於四也乃亂乃萃者萃於二陰也雖然九四正應一
陰非正也為初計者義當舍二陰而從九四四雖正而在遠
二陰雖邪而在近初若舍二陰而從九四在二陰必失其舍
而遠矣要之義既當然雖失何傷苟不之恤而往以從
正應則非惟無妄聚之嫌而又得所聚之正矣可以无咎也
〇初從九四而二陰笑之者邪人指正人為邪固有之事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亂者自亂本是為人所亂故因之自亂爾蓋初六既遠四
而近二陰為二陰所惑其志不能自守而為之亂也此惟初
六以陰居陽陰柔不正故也若是陽爻則知明守固志不為
亂當知也之六二女子貞不字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皆欲萃於二陰則失於九五當從於
九五則失乎二陰是皆未吉不免有咎惟牽一陰以萃於五
則旣得所萃之正又无雜離為邪之嫌吉而无咎矣又六二
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是吾之
孚誠有以感在彼之孚誠也故上從者若有孚信則至誠足
以感神雖用薄物以祭亦受福矣
吾无咎不必分與小畜何其咎同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猶云中未亡也惟其中未變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
不為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無是二者故欲求萃於近而
不得若使有應與雖陰柔不中正亦不求萃於近矣惟陰柔
不中正上无應與自家既無持守之操在外又無親援之交
故兄二四比近不暇審擇而徃而求萃為二所求亦於二四

為二四者以三既无可生之交而其人又无可取之善三雖求萃而不與之萃故為三者宜如而无所利然三之與上彼此俱六雖無相偶之幾而位居相應實有故交之好為三之計惟舍二四而往從上六上六者必相納而不見拒可得其萃而无咎矣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不足以伸其志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上六畢竟是相應小吝所不恤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謂上從上六也夫子言此正緣六三與上既不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為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九四大吉无咎

程傳非理枉道而得君者阿意為容逢迎為悅以至神仙土木聲色遊畋聚斂羨餘之類皆是也非理枉道而得民者乃別措數造民大譽之類以至陳恒之厚施於民子噲之惠而不知為政皆是也孟子所謂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枉道得君之咎也枉道得民之咎不必說到陳恒之無君處只背上行私便是積誠以動上意而非容悅之為仁義以結主知而非功利之說則所萃於上者大吉矣以義使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以惠養民罔徇私以亦一也之恩則所以萃於下者大吉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即本義以陽居陰不正意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人心萃聚之時而居尊位是萃有位也有是德當是時而居是位則動而民莫不悅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故可以无咎若居是位而人未見信則是已德之未至也則脩其元善長永貞固之德而人自信之矣故其悔可亡九五本無匪孚曰匪孚元永貞悔亡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舉一句以包其餘若本九二象傳程傳曰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蒙引曰朱子以為不可曉是誠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悔亡元不是一箇人也愚謂夫子是據九五之辭而論其理如此非指九五也依此未嘗不通若本義曰未詳字意亦是无可復疑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處萃之終萃極將散之時陰柔則才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勢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至於齎咨涕洟然後可以安其位而免於禍故曰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故必齎咨涕洟然後可安於上味此可見爻辭无咎只是危而獲安意

☷☴ 坤上巽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之義進而上也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於

四柔以時升也故其卦曰升繫辭聖人謂此卦之變既柔以
時升且卦德內巽而外順是其德之利於升也此卦之體
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其勢之利於升也故其占當得元亨
亨何如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
本義卦變下不貼卦名連卦德卦體直歸於卦辭諸卦辭皆
元亨實無卦變之義本義恐煩於再舉故并歸於卦辭而多
卦之意待觀者自悟亦以下句彖傳有釋此不待言而其義
自可見也見大人泛說如訟蹇見之而復卦兼著見之而卦
濟萃者見之而得亨也此南征吉只就仕進一事說凡之
大人或恐其不見接納自有許多憂慮升而元亨必見大人
不用憂慮矣故曰勿恤南征吉只是其志得行說也

彖曰柔以時升

柔在解卦本居於三今進而居四時焉而已故曰時升
是以陰居陽不得其位居四是以陰居陰得其位也
位如人之仕進得官也故曰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則內能極深研幾以酌乎事理外順則外能因時
不拂乎時宜是其德之利於升也剛中則才德之茂有
之具而應則汲援有人有可升之機是其勢之利於升也

自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見大人得遂其所圖便是福慶

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得遂其仕進便是志行志行不必說到行道處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自地中而生由萌芽而拱把由拱把而合抱上升之
象也故其卦為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由善信而美大
由美大而聖神亦猶地中生木日長而上升也此君子之所
以法升也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衆理而應萬事本自高大
也而不能不累於氣稟物欲人欲復其本然之善要在於慎
之而已然其慎之也勿以善小而不為自其微小而積累之
所居獨處必謹也動靜語默必謹也一顰一笑衣服飲食以
至近之事久遠之事若皆必謹也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
至於無一理之或遺無一善之不備則天之與我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無不得全於我矣慎德積小以高大則德於是乎
升矣亦猶地中之生木長而上升也 念念謹審事事謹

雲峯胡氏曰積小以高大俱在順德內非是慎德又從而積
小以高大也曾子於聖人用處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至於一
貫之地積小以高大也自灑掃應對到聖人事由孝弟而通
神明之德亦積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柔順居下巽之主重在柔順上巽之主初六巽之所以
為巽也居下只在巽之主內以柔順之德又居下為巽之主
以是而當升之時巽於二陽故二陽助之夫有巽順之德則
有可升之具當升之時巽於二陽而得其助則有可升之機
故其占惟能升而大吉也允升就是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二陽言初六之允升大吉由能巽於二陽與之合志也

二陽合志則與之同升而其升也不難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而致六五柔順虛中而下應至誠感
神之象也占者若有孚信則雖用禴以祭神亦享之而无不
利矣何咎之有誠不足享神其咎大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至誠而得神之享實受其福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升虛邑之義只是象傳无所疑也而爻之所取則自進臨於
坤來要之此意亦輕緊要則在陽剛當升時上若非以陽剛
當升時則雖進臨於坤亦不取升虛邑之象矣
當升之時既利於升陽剛之才又足以遂其升以是而升固
无所阻矣而所臨者坤則又國邑之象也故其象為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是解升虛邑意言得遂其進更无阻礙也然本於剛
陽當升時進臨於坤言九三之得遂其升若升虛邑然者曰
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時又進臨於坤故得遂其升惟意所
欲而无所阻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蒙引云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
亨于西山其本義云為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
意之極可通神明則此爻以言二爻柔順之至也亦誠意之
極可通神明其義與隨卦同故升爻亦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
咎

言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當升之時是極其誠意通於神
明者也王者得此占若用之亨于岐山則神必享之而吉矣
又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一爻王者可用之亨于岐山者果何所取哉蓋六四以
柔居柔柔順之至而當升之時以順而升者也以順而升即
積其誠意以通神明之義登祭于岐山之象也故王者可用
之以亨于岐山
順事言以順有事也故本義解曰以順而升
六五貞吉升階
此爻蒙引通典俱說是人君升君尊位依愚見似未通蓋五
君位已是升君居位了何待貞正而後能升其云貞吉升階
者是言治道之升爾書曰治道允升于大猷此之謂也
言六五以陰爻居陽位有不正之嫌當升之時而居五之尊
位則治道未必其能升者占者必於正而固守之則君德日
新治道日進其得吉也有若升階之易矣如太甲繼湯之後
正當脩文德以臻至治之時也而嗣王不惠其能升乎既受
伊尹之訓令德克終則治道允升而商家六百年之治所由
成矣
冏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可見六五
之貞吉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治道允升于大猷人君之得志可知矣
蒙引五爻得志與引孟子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求說似未

是蓋孟子所云乃士者之事[illegible]之五爻是人君事未可[illegible]
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亦未是蓋依此是以怵亦言
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是志在於升昏迷而不知止者也占者遇此何所利哉
諸及其不已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則道明德立而無不知
矣及及於升者未必其能升而或因之以致敗者有之嘗見
同僚有因要求遷職不得而氣死者其無益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者損也富者益也消不富言徒有損而無益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易解[illegible]剛為柔掩君子為小人掩也合二體言則坎剛為兌柔所掩
分二體言則九二為上下二陰所掩四五二爻為上六所掩
是皆君子為小人所掩也兌之掩坎上六之掩四五小人在
上如絳灌之掩賈誼公孫弘之掩仲舒是也二陰之掩九二
前後左右皆小人如曹節侯覽輩之掩党錮諸賢王安石呂
惠卿蔡京輩之掩元祐諸賢是也
卦德坎險兌說兌在坎上是處險而說處險不為險所困身
雖在險之中其心則超乎險之外所謂樂天安命自得其安
樂故本義曰身雖困而道則亨居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夫
子厄於陳蔡而絃歌是處困能亨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
坎為得正若處困而不能亨則是不能素位而行而失正道
矣唯大人得為正乎聖人既發亨貞之占後曰大人吉无咎者益

處困而亨非小人所能此卦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又曰大
人吉无咎言必大人然後能亨而得其正也吉即亨无咎即
貞
困而有言何也當困之時欲資口舌以求免或除困之後欲
因言以自見也不知時當在困其誰見信人情世態往往而
然聖人亦見之審矣
彖曰困剛掩也
說見卦辭下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險說說見卦辭處困不失其所亨即本義身雖困而道則亨
也其惟君子乎亦惟君子然後能之也君子即大人不用大
人而曰君子為下文欲以卦體解大人也蓋言困而不失其
所亨不言其惟大人乎則無歸着欲言之下文以卦體剛中
解貞大人又衆大人似贅故以君子易大人則上文困而不
失其所亨有歸着下文以卦體解貞而衆大人不為贅語是
人無此張主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言處困而能貞又必大人然後吉者蓋以此卦九二九五皆
以剛而得中也剛中則有貞之義又有大人之象故曰貞曰
大人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又得此是以卦象釋有言不信蓋困之將言固不足信於
兌為口舌此爻在兌之上又當上之極也故其占為尚口之窮
剛但卜者不可此義[illegible]張氏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澤在上坎水在下是水下滲也水下滲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水如何下滲只是堤岸崩決而水滲洩爾
君子平生所志在於忠義而軀命亦吾所愛惜者使安常無事吾志可以直遂固所願也不幸遭流離變故二者不可得兼行志則妨命完命則失志此則困之時也這時直須致命以行吾志而已蓋命吾所欲也所欲有甚於命者故不敢愛命也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皆是事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困于株不能全卦上取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就下卦上取
臀困于株木本義曰處困之底是矣曰暗之甚尚未見得處

謂初六處困之底臀之象也以陰柔處之不能自拔於困是臀困于株木也此卦下體坎也坎為險初在坎之下所謂坎陷也有幽谷之象以陰柔處之則不能自拔於坎陷為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此說與本義異明者其擇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象傳只言入于幽谷遺了困于株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此爻本義極難看其云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其文勢似皆以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為困故象引後說然之然本義只以困于酒食為困朱紱方來只云上應之也不謂之困且以朱紱方來為所求兌寧強故今以逐句講解於本義之文勢姑且略之爾

○九二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困處然其困也不以凶事而以好事其困于好事也為困于酒食之象然有剛中之德而上應之故有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用享祀蓋至誠享神神之享之錫以多福也時當困處故征行則有凶然乃時之不偶非其才之不足也故无咎
二困于酒食實事如何如周公觀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居折調護心勞力瘁杜詩咏諸葛孔明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可見其困處
困于酒食就困上說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泛說不帶困征凶无咎又就困上說
九二爻辭可與益六四爻對看六四當得益以其陰柔不中正故不益以好事而益以凶事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

實益之也九二在困之時所當有困以其有剛中之德故不困以凶事而困以好事雖困之以好事雖好事而實困之也
○九二朱紱方來如文王遇太公於渭水劉先主見孔明於隆中是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傳當與泰九二象傳同看只舉困于酒食一句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二句俱兼舉故曰中有慶也慶指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說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上无正應而處二四二陽之間其德陰柔而不中正若求上進則四之剛在其上為所壓而不得進是困于石也九二之陽剛在其下而三居其上則不能自安如據于蒺藜也

上六本居相應之位猶吾妻也然彼此俱陰不為吾應如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也占者如此必无所利故凶
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
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刺不
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二之上
而欲藉二以為安則二豈能承伏於其下乎是據于蒺藜也
夫四固石不可犯二固蒺藜不可據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
四而前欲據二以安四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
不善處困而益以困術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指九二不祥明其凶也只解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二句
困于石不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是九四正應其來從四也乃徐徐然而不能進為何蓋
九二之剛間乎其中其才足以制初而九四之不中正其才
不足為之援故初四相應其理雖正而二強四弱其勢不敵
故不免為之困是困于金車也夫以正應隔於豪強而已之
才不足以相援在四者亦可羞矣然邪不勝正道不終屈卒
之妻來者去正應者合是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言九四雖才不足以拯初而致其來徐徐然其志則在於初
而必欲拯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言雖以不當位而不能相遇然邪不勝正終得相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則見傷於上是劓其鼻也其下乘
剛則見傷於下是刖其足也夫赤紱蔽膝以行之物也足既
受傷則不能行而赤紱之服於膝反為之困矣如崇高莫大
乎富貴本所以榮身也一受制於權臣而不能自振則富貴
適足為身累如漢獻之遷於曹操魏高貴鄉公之受制於司
馬是也
夫五之被困時命使然也然其剛而得中又居說體剛中則
有善處之術說體則有困亨之義故一時雖未有出困之功
終必自有出困之效故曰乃徐有說占者有剛中之德者能
致誠意上交於神而神必錫以多福矣故利用祭祀
升卦剛中有應不取祭祀之占獨於升困取之者升之說既
明矣剛中有應在困他无所利獨於祭祀猶豆與然同义當
蓋在困則一時亦有未通者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本剛中也不曰剛中而曰中直何也中以心言直以理言語
曰人之生也直是以理言也惟其中直故終能濟困而出乎
困
利用祭祀受福也
解利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終不能出乎困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
之象困于葛藟纏綿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
若此者動輒有悔故曰動悔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

焉則可以征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以陰乘陽困極故曰未當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言是成穴之地出水之處而其所以成穴則人鑿之也不曰鑿地掘地而曰穴地者就鑿處成穴之後言不是初鑿時也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先儒多作木桶汲水說今不用者以卦辭羸其瓶是以人以瓦器汲水未嘗用木桶也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水氣乘木而升以於木未其觸井水本在下被人汲而上出也故其卦為井大象傳木上有水津潤上行即是此象
木根著地其木氣上升則無以潤其枝葉而木枯矣凡栽植樹木必根本著地而活方能引水若根不著地不生活不能引水也
邑可改而之他而井則不可改邑可遷改則有得喪井不可遷改則无得喪往來井井之用也此三句就井上說
繘綆也汲水之索也汲水幾至亦未盡其繘於井由是而致敗其瓶則水不及物人不得用是凶也此四句就人之汲井上說言卦辭只就井上說道理人事在言外本義曰其占為言然言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是其象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該見卦辭井養而不窮又言井之功用蓋既為井便養物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改邑不改井當就人事上說不可只就井上說
不剛則無立過剛又難久是不能居其所而不變也此卦二五皆剛各居一卦之中是剛中也剛則不偏中則不過故能卓然立於斯道之中而不為事物之所推移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矣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未有功未有成功也羸其瓶則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即彖傳巽乎水而上水之義本義津潤上行家引曰本義不解於彖傳而解於象傳者以巽乎水而上水於井之義已明木上有水於井之義有稍晦爾
勞民若以君養民勸相若使民相養自家既有以養民又勸之使以其類相養養之道始盡矣不然猶未也
勞民有以勞來安存之意如田里教樹畜老有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民相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初六陰柔則不是井以上出為功初六居下則功不上出其不泉也只是於泥而已故其象為井泥井功不上出則無以養人矣故其象為不食言井既泥則為棄井

矣ノ既不食則人肉為所覺之棄矣此爻純是象占在象中
此是德不足以及物而為時所棄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傳只取居下意不也陰柔不泉意此是孔子之易但得依
之
舊井无禽時舍也
只是解无禽字從井時舍只就井上說如此九五舍迸取
順失前禽也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本有泉也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則上無出路為之
弓下與為歡同群而已故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汲井
言則為甕敝漏
下谷之泉僅下射於鮒無能及人也井谷者井旁穴出之水
鮒是魚屬吸沫相即曰鮒相附曰鮒詳象引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只言上无正應不與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以陽剛為泉九三以陽居陽乃泉之不停污而潔者也不
幸居下之上未離乎下而未為時用故雖井渫不為人之食
夫以有用之才而故棄於無用之地在人寧無傷痛之心乎
故雖行道之人見之亦曰斯井也功不上行澤不及物實使
我心惻夫此井可汲矣而莫有汲之者何耶汲之者其全明
王一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
此爻純是象占在象中我者行人自我也非指九三也樂則

行之人愛則道之在九三不無惻將他人見之而惻爾故曰行
惻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
明非三自惻也若三自惻則卻矣
求王明受福也
言求之而得王明則受福也見賢人君子若不遇明君未必
能行其志也聖人之意深矣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而得其正故能整治其井以陰柔無泉故能甃
治其井而不及物之功以其但能甃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
象為井甃以其雖无及物之功而猶能脩治故其占為无咎
四所謂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抑亦其次者也
井九何而不及泉猶為無井井甃而得无咎何也要在得
古忘棄甚就井而觀之則有不通者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是解无咎言六四之柔順得正但能脩治其井也即无
物之功而亦不至於自棄矣此其所以无咎也與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才德足以養人此井之有泉者也九五陽剛中正則才德
兼茂故為井冽寒泉食
寒字引以以中正當時位蓋欲九上出食字意如此則井冽寒
泉之義更勝蓋井之所以為井冽寒泉者以陽剛又且中正爾
若專就陽剛說則與九五之井渫何異意本義不言者豈以
九五自是得時而者无待於言耶且既以中正當時位又以

小象中正為其德位謂紀得破碎矣
彖引曰不取君位是賢人非君人是矣但不當以中正當得
位爾今當為之說云九五一爻是得時得位者陽剛中正功
及於物以養道言之是道成於已而功被斯民德脩於身而
澤被天下其象為井冽而其寒泉為人之食也純以象言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但言寒泉則井冽在其中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言五之
為井冽寒泉食由其陽剛而得中正也陽剛中正則道足以
濟德生功足以澤斯民故為井冽寒泉食之象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勿幕言井為人汲取而无覆蔽也蓋井以上出為功上
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兌口不揜上六以陰居兌口勿幕之
象也夫上六之井收勿幕是有孚也是井之有源而出不窮
也占者若有其德而其施不窮則物無不濟天下之匹夫匹
婦皆被其澤矣大善之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即上出為功之象以在上釋元吉如元吉在上大有慶
也例言井之元吉者以其在上也蓋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在
卦之上是有上出之功也夫在上而得元吉則澤无不被而
物无不濟井道之大成也

新刊增訂的本易經存疑卷之六 終

新刊增訂的本易經存疑卷之七

[illegible]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illegible]
同安知縣[illegible]中齋 陳 文 [illegible]
同安教諭[illegible]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昌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增
邑庠生 男 林有柘
邑庠生 孫 林學寵 仝校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火燃則水乾火滅水也水決則火滅水滅火也故曰水火相
息火上中下[illegible]非矣[illegible]之所由生相滅之禍起於此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可安於更之[illegible]大人更改之[illegible]不以爲害
成而有已者及矣更革之後而革道而[illegible]新
利澤然後民始知向之所以更革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我利也不惟無怨[illegible]言而且有感德之意矣故曰已日乃
孚鄭子產爲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illegible]民
思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其驗也已日乃孚以所革之
當言也若所革不當有終身不能孚者矣况已日乎王[illegible]
是也
已日乃孚以理言也元亨利貞悔亡以卦言也此卦內離其
德爲文明外兌其德爲和說內文明則能[illegible]乎理而其革也

不可以不[illegible]則[illegible]

道行得其正其悔乃亡

[illegible]有悔改革之初人未之信[illegible]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彖傳卦辭下

[illegible]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illegible]

然水決則火滅滅息之義也火然則水乾水滅而火熄水決

則火滅火滅後而水得生息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已日乃孚者是[illegible]而人信之也[illegible]已日來

不可以革字當已日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彖傳卦辭下

革而當是彖傳就卦德上看出此義以釋悔亡之意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便是所革之當也惟所革者當故其悔可亡不然能免於悔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天地之運木盡而火代火盡而土代土盡而金代金盡而水代水盡而木又代此氣序之革也而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蓋木盡不代於時為春木盡火代於時為夏土盡金代於時為秋金盡水代於時為冬若非氣序更改四時無從而成也

湯放夏后氏之命而為商武王革有商之命而為周自其形迹觀之有似於革命然其實非不過天意人心[illegible]

[illegible]天意人心歸有周湯武之革命也[illegible]心而下應乎人蓋湯武非革命也非當天下之[illegible]武之革命皆不外一時故於其時之大曰大哉時之義[illegible]天地聖人不能先時之既至天地聖人不能後大哉時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只是水息火然火息水之義蓋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觀革之象而知四時之變也如是於是作曆以明之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即七政之循環可以驗之矣君子推日月星辰之運以知其時變以示寒暑秋冬之時變而紀之於書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分度為十二辰以一辰當一月分一月為二氣積只氣為一時俱得[illegible]於時為春而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之節[illegible]於三春之間自巳至未於時為夏而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之變[illegible]於三夏之內自申至戌於時為秋而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之節各隨其月而獨為自亥至丑於時為冬而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大寒小寒之變亦各隨其月而獨為是君子之治曆正所以明時而曆書既成之後則人皆可按曆而知時矣

治曆明時是一串事蓋君子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般不可分開講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若可革也居初則分卑而力無以自振无應則勢孤而人莫與為援故未可以有為宜以中順自守而不妄動故其象為鞏之用黃牛之革黃中色牛順物故取其象

爻象之占也本義既曰故有此象又曰其占爲鞏固…矣
不可以有爲是申上文之意不可以爻辭爲象者不足…矣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是解鞏用黃牛之鞏之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柔順則無違拂中正則無過
敍爲文明之主是其勢可以革也然變革事之大者必其難
其慎詳審周密至於思慮備當然後革之則弊去而新利
與弊革除而治功舉故征吉而无咎征謂往革也巳日乃革
識革之巳日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解征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性躁過於猛也不中所行過乎中也居離之極火性躁
也故曰躁動於革然革事之大者其初也人未之信者必巳
日然後孚以躁行之其能孚乎故其征必凶雖正而亦不免
於厲然時既當革亦不容於不革矣惟反其所爲詳審精密
而不傷於躁更革則謀至於三番言成就則事無苟且道出
萬全人必孚信而可革矣
革言三就謂革之言也謂熟思審處三番言結果成就可爲
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其事巳審又將何爲循俗語更何往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宜不當位伏其將所革未免有失當者是
有悔也然卦巳過中水火之際時既在所當革而剛柔不偏
所以施之革者又不緩不急則必能斷斷乎其可不疑其悔
宜而改其失當之弊者矣故其悔可亡然在我雖…其在
人或不我信則亦未可革也故必其革也人我信而不疑
然後從而革之則可以消去日之弊而成收來日之功無紛
更之患而有維新之化矣故吉不然政令一出又將疑駭而
不信深弊未革而近患巳生矣占者所宜戒也
巳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又在革前何也蓋改命之
有孚即巳日之有孚而於革前預言之也
革必巳日乃有孚此戒以有孚乃可革何也處者文明以論
故巳日有孚而無害此爲以陽居陰本領不正故須有孚乃
可革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即是爻辭有孚之改命而得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德之盛也以是爲革之主則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萃一世而甄陶之以處常言則自新
新民之極黎民於變時雍也以處變言則順天應人之時其
命維新也故其象爲大人如虎之變也毛希而革易毛落而
更生潤澤鮮好也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此乃非常之事豈
尋常所能當哉必以德之盛自其未占之時人巳信其如此
乃足以當此占而有此應不然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吉九五之象為大人虎變者是德盛而人化風移而[illegible]
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在卦之上處革之終是革道已成之日乃周成康之世
也故道其人而各有所變在君子則去惡而遷善彬彬而麗
外如豹之變也小人雖未能革其心而亦革其面蓋中心未
能脫然無惡外面則勉強為善以從上之教令矣是亦有所
革也然革而至此革之至矣不可以復加矣此變革之事非
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如周之成
康只可責以守成之事未可責以開創之功也故占者征凶
而居貞則吉也
上六必當成康之君說本義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方說
[illegible]得去蒙引說是然欠透徹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故曰其文蔚也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文蔚之文昭於一身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卦體恰恰是鼎之形象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
上陽為鉉分明似箇鼎
以象言以巽木入於離火之下而致烹飪鼎之用也亦為鼎
之象蒙引曰鼎之用對鼎之體言有足有腹有鉉有耳者鼎
之體烹飪者鼎之用
本義下巽巽也是卦德上離為目果卦象五為耳先卦體三
者不可以象道故總論之卦象曰有內巽順外聰明之象是
象字是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之象字
蒙引曰巽順不是卦德今對上離為目五陰為耳耳目聰明
則聰明在外為耳目巽順在內為心皆卦象也
巽而耳目聰明有德也柔進而上行有位也得中而應乎剛
有德又有應也是以元亨元亨不帶卦名說亦不專主人君
說者作此題亦不得說人君說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
卦之所以為鼎者以卦體有鼎之象也言以二象言以巽木
入離火而致烹飪亦鼎象也是鼎也祭祀賓客烹飪之所必
用祭之大者莫過於上帝賓之大者莫踰於聖賢聖人則用
此鼎而烹以享上帝用此鼎大烹以養聖賢蓋其享上帝養
聖賢事之極大者也飲食烹飪皆不外乎此鼎然則鼎之為
鼎不其大乎
程傳曰極其用之大本義改曰極其大是不用其說也蒙引
曰極其大不是極鼎之大又不是極其之大亦不是極其
用之大三字只是一片詞只是極言之也其字不必有所指
今人多說作極其用之大然上以烹飪為鼎之用此以所烹
飪者享上帝養聖賢為用之大是有二節用也故不必用鼎
訓要究作用鼎字說鼎之大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說見卦辭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之用鼎之象也君子之
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子用此象也以正
上帝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旋令罔
有不臧要皆以正乎南面之位如是則上帝鑒觀四方俾固
上天之命不能舍之而他往足以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
器端正安重而有以凝其所受之實也
本義協于上下協天人也此貼以承天休不貼正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
鼎未有實因無所謂公餗之覆而舊有未免有否惡之積猶
未及去也今因其顛趾而否惡由是以出則為利矣猶得妾
而非正室本不善也然藉未有子因是而得子則為善矣
鼎顛趾敗也出否則為功矣得妾賤也得子則致貴矣此其
占所以无咎也
一爻而取兩象一是因敗以為功一是因賤以致貴然皆爻
中所有之象非本無而旋入也
管仲舉於市車孟明勝敵於囚虜之餘因敗以為功也韓信
舉於行陳陳平援於亡命因賤以致貴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其意思在下文言利出否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貴字不作貴人說方說得取新之意蓋陽貴而陰賤初六
陰也上應九四之陽是從貴也在爻為從貴在鼎則為去故
取新故不義曰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有才抱德之士也故其象為鼎有實也初六
近初陰非其正應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惡人相誘一有所汙
免為之害故為有疾然二能以剛中自守而不之就其所能
為我疾而終不能我即者二者可謂篤信守死之君子矣
者如是則不失身於匪人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言當慎所從也終无尤承上說言能慎所之則雖我仇
有疾而終无尤言不能浼我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實即雉膏也然九

三以陽居陽過剛失中是其性質未免有過高之病六五虛
中下賢之君本當從也三乃不能從而乃越五以應上是與避
世離群者相從乎方之外矣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上則鼎
耳與居不相聯屬且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其耳變革而
不可舉移而其行湮塞也夫如是則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
雉膏之美而不得為人之食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懷其寶
而迷其邦者此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猶不終於蔽固有可
反正之資也苟能自守不越五以應上則三與五將以陰陽
相應而得相遇故曰方雨虧悔陰陽和然後雨澤降方雨者
三五陰陽之相應也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
遇之吉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叢在於毅于九三然五應上無[illegible]其爭近
小則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上任重者也夫大臣任天下之重必當求天下之賢
知與之協力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四下應於初初陰
小人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可用之則不勝其任而敗天下之
事其累无所逃矣故其象為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占者如
是則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人臣受任于君其初之相期約者俱欲成天下之事措國家
宗社于磐石之固也今而覆公餗何者之相期約如何矣于
有負其平生也責之之辭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於象為鼎耳以柔居中是虛中也故其象為黃耳鉉必
貫耳舉鼎九二應五而為之輔猶鼎之金鉉也六五虛中以
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己以任賢者也故其象猶鼎黃耳而
貫以金鉉鉉二之象金以象九之剛占者利於守貞蓋任之
勿貳信之勿疑任賢之道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此發明所以為黃耳之義中以為實言中乃其實德也用人
而不自用五之中也臨卦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與
此意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以陽居陰剛而居柔如玉之溫潤而栗然也故曰鼎玉鉉
人能剛而能溫以之處己則順而祥以之治人則愛而公從

之天下國家則[illegible]而无不當矣以大吉而无不利[illegible]
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敦政優優百祿是遒此之謂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不[illegible]剛不[illegible]柔[illegible]其道均是有節也故其象為玉鉉在
上掌[illegible]占在卦之上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又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此動字是驚
動之動非動作之動蒙引說得好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有
突如其來之勢故震而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而為震
故於人則是大禍[illegible]而為之震懼也
亨者震而亨也恐懼則致福也震來虩虩以下俱[illegible]震亨之
意言占得震卦者有亨之道如何大事卒至於吾前此心凜
然[illegible]戒懼是震之來也其震之來也恐懼修省虩虩而不敢
忽此所以防患者必有其道矣但見突患一至笑言啞啞安
樂自如而不失其常度雖極可懼之事如震驚百里主祭者
于是誠敬中存所執之匕鬯亦不因之而喪失焉所謂亨者
如此
震是從心中震來者事可懼而吾懼之也虩虩不在震來之
外乃在震來之時所以狀其震來也蒙引之說精矣
程傳啞啞言笑和適之貌當從蒙引欲作樂說恐未是震驚
百里雷也匕鬯祭祀之事象辭不言他而言震言祭祀者震
之象為雷為長子主祭長子之事也
彖曰震亨

上下卦[illegible]名又一例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illegible]震來[illegible]元亨[illegible]然
[illegible]後有則[illegible]啞啞承恐致福說來言恐懼以後則之
備預有方凡事皆有法則矣故動止不失其常度而笑言啞
啞非是福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震驚止于百里遠近以存百里之內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
外懼者惕然畏之而發乎中也懼深於驚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不喪匕鬯誠敬之至也祭祀致其誠敬其心一在于神明雖
震霄霆擊亦不知其故所執之匕鬯不因之而喪失也然此
易經存疑 [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其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不
專在於不喪匕鬯而祭祀能致其誠敬則無所不用其誠敬
矣修己以安百姓[illegible]而天下平者是道也故足以守宗廟
社稷為祭主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此意思
辞[illegible]大鐘[illegible]風雷[illegible]不迷[illegible]不喪匕鬯又不可[illegible]不迷
足器度[illegible]重而不為之動不喪匕鬯是敬忠純一而不為之
動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若作未出之長子則無緣有
簡匕鬯可執若作已出之長子又不宜再用[illegible]出字依愚見
出字還是鬯守之誤[illegible]不喪匕[illegible]震驚百里主祭
者必其不喪匕鬯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如此說許
多條暢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至見[illegible]故上卦為震在人事或天災或人[illegible]三[illegible]
於[illegible]洊[illegible]也君子當之[illegible]然[illegible]繼之以修省[illegible]天
有事修省則有事矣修治[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
皆修治之事也若其行[illegible]其過從而更改之者皆察之[illegible]也
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可謂能恐懼修省者矣詩云[illegible]
懼作之於心修省見於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成卦之主爻義與卦同其占辭亦同於卦但有詳略之
異爾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爻彷彿漢高帝之事初項羽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沛
易經存疑 [illegible] 十二
公先入關項羽怒引兵攻之沛公懼閉關以拒之項羽攻破
關兵至霸上沛公懼見羽鴻門是乘初九之剛當震之來而
危厲也沛公先入關如約當王項羽違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而王沛公於漢中沛公欲攻項羽以張良蕭何諸人勸乃含
閉守而就漢中之王是喪其貨貝躋于九陵也沛公既至漢
中用蕭何之計[illegible]收巴蜀卒還定三秦是[illegible]中正足以自
守勿逐七日得也九陵七日之象本義謂未詳依蒙引解亦
似可通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象傳只解震來厲一句言乘初九之剛是危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此爻如唐明皇遇安祿山之亂而奔蜀是天震蘇蘇也唐肅宗

用靈武之師能收復兩京邑是震行无眚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故曰不當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剛不足也不中不正德不足也故陷於二陰之閒
不能自震是為震遂泥晉元帝困於五胡宋高宗終不能恢
復中原是其人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只是觧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不足於剛才力有限也故往來厲幸而得中則其
德猶足以得支梧亂故无所喪而能有所事也若不失其中
則□□无喪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此可以需爻不犯難行來爻看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震往來
厲以危行也言犯危險而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言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爾在中而能有事不但无喪且
大无喪也言處无一失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而處震極則備患無素禍患之來不能禦也必矣故
為震索索視矍矍之象索索者志氣衰失猶云神馳魄散也
矍矍者居處不安猶云視瞻易常也若此者不能防之於早
故也若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時而早圖之則无索索矍

矍之患矣故无咎然以陰柔處震極防患之早雖能免於過
咎然事之變或未諳乎人意故不免婚媾有言也□□矣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言中心失也猶云方寸亂矣此是索索矍矍意家引□震
說似未是程傳消索不存非中心失而何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時此鄰人之所戒也鄰人之所戒而
己能畏之防患可謂早矣抑又何咎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合卦名直曰艮其背想是後人遺失
此卦之理最大亦最難看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
艮卦□□見其道理大也
天下萬物各有當止之所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四肢之屬皆
能動作惟背在身後含上不能動作故取當止之象艮其背
止於其所當止也此是頭腦工夫下三句皆其效驗人能艮
其背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皆相因而見聖人下語甚有
對只要辭語齊整好讀耳不可因此把了意失了
朱子小註曰艮其背使不獲其身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
其背只是對得輕
又曰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先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也四句只略對
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
不是了行其庭即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靜得了則不獲其

身行止庭不見其人矣
又曰艮其背祇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人欲...
一些私意不得只是非其身不干自家事...
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
不獲其身至无咎也
又曰不獲其身如為人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
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
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艮其背一句無動靜故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是行止皆艮也不義乃帶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為
靜時之止此不可曉且不獲其身是不顧一身之利害乃殺
身成仁事君致身事亦無動靜如文天祥以此為綱常赫有
不不得顧毫釐險阻...皆是靜物無事乃為止而止亦
不可曉庭除是有人之處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不顧人之
是非毁譽其從...艮其背二句全是靜若是始動此乃為
行而止與艮其背不獲其身對亦不可曉若以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則可若分動靜則不可朱子
小註曰此傳分作兩截都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
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
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二句乃艮
其背之效驗據小註既以三句為艮其背之效驗則固以艮
其背為頭腦不可與三句為等對矣又分作兩截以不獲其
身帶艮其背為止之時與行其庭不見其人對又似將墻壞
引曰不獲其身所以為靜時之止者以其未干涉夫人也行

其庭...人...以為...正緣是此背是...
動時...可以言靜行其庭裏...
愚只...動時...家傳曰艮止也時止...
行以見...內...動靜...亦欲以...辭分動靜...
背不獲其身為止而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而止...
以此分截終是牽强不知朱子當日如何...張三...
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豈不穩當因用之於彖傳上下敵應
不相與也下而不用於此是可恨也
夫天下事物各有所當止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之類是也皆
天命所當然人心不容已而人有此身則利害之心生焉故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皆
室之美妻妾之奉不得則利失則害是皆生於有身之心而為
...之私情此義理...利害雖曰其勢不兩立然彼此之相較
...輕重而利害...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人惟無見於此
是以利害之私情得以奪義理之良心苟知其所當止而止
焉則見夫利不重於義身不大於理而身家之利害身計之
通塞榮辱不足以奪之矣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一身之利害
至切也在人之是非毁譽雖人所畏避然以一身之利害較
之則又緩矣既不獲其身又何有於人庭除有人之處也行
於是而不見其人則犯衆怒而不驚忤群情而不恤其自是
自信雖舉家國天下非之而有所不顧矣故曰行其庭不見
其人夫艮其背則義理之所當止者能止矣不獲其身則
內不見己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不見人矣內不見己外
不見人而所見者惟義理則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仰不

□□□不怍於人□□□之守
□子不□是而行□□不□□□止其大至□□□仁□□
生以□仁有□□以成仁者□不遂□□□□□□
不□文帝之寵臣公子親王不下司□□□□□□
得以劾奏而漫留即中令小臣待以妃妾之分而□□□□
坐而其天至於伊尹之放太甲周□然以身當天下萬世□賢
之名而不辭伯夷叔齊嘐然非責武王之伐商而不顧人□
諸侯之畢會節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彖引曰兩則字有止其所而不遷之意所以為止艮止也是
解字義言艮之義止也時止之止不是此止字時止則止方
是此止字時行雖是行然其則行乃是此止字時止是事不
可為而當止也時行是事可為而當行也彖引曰於行止非
專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與論語作止語默之作止及一
動一靜莫非然道□義者一般□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猶
云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爾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兩句只在艮止也內乃艮之日也蓋止
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人之行止各有其時義理之當然時
也時當行止而不行止則奪於外物行止皆失其止矣時止
則止是止莫起之止得其止矣時行則行是行莫起之行得
其止矣故兩句只在艮止也內時止則止內也有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時行則行內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動靜不失其時只是止又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時行則行
動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則
動靜皆合於理故曰其道光明
內不愧於心外不怍於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不□
停停當當如精金美玉而無瑕纇是其道之光明□□
止道光明說艮止上看只是光明俊偉之意□朱子謂□□
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主則自光明□□□□□光□
發彖引充實工夫之意最是
孔子之不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以衛□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時止則止也沛公聽蕭何之言不攻項羽
漢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亦近之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
而仕為大司寇而誅少正卯時行則行也漢王用韓信出漢
中定三秦孫權用周瑜之計助劉備拒曹操亦近之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
□□□易皆為止故□□□□其背之義彷彿如比六四外比於
賢□□非比於□□□解釋比之意艮其止是解艮其背之意
○止其所須□□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意時止則止固
止其所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是釋止其所之義蓋止其所者各安其
所止而不相□同也此卦內外二體初與四二與五三與六陰
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皆以敵應而不互相為偶是各安其
所止而不和同也故彖以釋彖傳
言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蓋以卦體
陰陽敵應不相與行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解則艮其背不帶不獲其身

與行皆是不見其人為得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是兩重山也兩山並立便有各止其所之意

艮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

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凡人之各有其位

者由不能思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矣大學之君

仁臣敬父慈子孝中庸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皆此義也不可謂所思不出其位象引有辯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以人身取象初六居下趾之象也陰柔則才弱而不足以

有為死初則初任事而未可以有為初在艮之時能自止而

不為故其象為艮其趾時止則止故其占无咎

然陰柔不能固守故戒以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解无咎可與師六四師左次未失常也參看

艮其趾與恒而好自用者異矣故曰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不能固守者也二止其腓則

無妄動之失矣以居中得正故也三為限乃二之所隨也過

剛不中以止乎上有列夤薰心之患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

能往而拯之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是

失故其心不快猶人伐汪臧貴而齊和不能救春秋責之則

知六二之不快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爻辭雖二而象傳雖三者分過於三以互相發也

或問若使二能退聽乎不知二能拯三否乎曰二雖才弱

不足以濟然有中正之德使三能退聽於二必能匡濟其一

二故不拯其隨雖二之過在三亦不為无罪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限是人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以其為上下之界限故曰限

夤是脊骨能屈能伸限不可艮艮則脊骨不能屈伸而上下

判隔此列夤也程傳列絕也九三過剛不中當限之處故曰

艮其限象引曰限非三故曰艮乃病也動風也止道貴乎

得宜得其止則止其一而其餘皆須失其止所舉一而廢百

九三當限之處乃上下之要衝不可以止者也而九三過剛

不中乃於是而止焉列股限風和奔行背勁而不能屈伸是

列其夤也人而如此所病深矣故曰危熏心世之執一不通

行止失宜以致革戾其諸人情隔而熏心內結者此爻是

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此以危解厲程傳曰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熏爍

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才之弱也故時止而止歛身不動為艮其身之象

此爻之才與艮初六同而身與趾之異象者自爻位取也无

咎亦同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是解艮其身止字是解艮字躬字是解身字非有兩義時

止而止之意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位居上故人身取象正當輔之處以陰居陽不正未免有

妄言之悔以其居中故能艮其輔而言不妄故其悔可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言六五能艮其輔者由其居上體之中也由中可以求正故

能艮其輔此象傳之解本義不用不知何也子曰仁者其言

也訒可與此參看

上九敦艮吉

敦艮者敦厚於艮艮得其固不始勤而終怠始然而終不然

也以陽剛居止之極故取此義陽剛則能止居止之極則止

有終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言自始至終皆敦厚也

☶☴巽上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此卦艮下巽上是止於下而巽於上也方其在下

則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急迫是進以漸也男

先求女女不求男此可見止於下處六禮備而後成婚可見

巽於上處故曰有女歸之象

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且男女萬事之先故取女

歸為象

女歸吉者女歸以漸故吉也利貞者女歸以正故利也言必

之義進也此卦艮在下其德為止巽在上其德為巽止於下

而巽於上漸進之義也故其卦為漸文王繫辭謂天下之事

皆先於男女其進以漸者莫如女歸占者女歸若能以漸則

宜其家人而吉矣男女婚姻貴乎以正此卦自二至五位皆

得正又有正之義也故曰[illegible]女歸或凡事必利於正不正

者不能利也

本義解卦辭[illegible]用彖傳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

咸[illegible]咸言取女待咸之二事[illegible]漸之女歸待進之一事爾

又利貞凡有感者皆當然漸之利貞凡有進者皆然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illegible]漸字女歸[illegible]也[illegible]言漸之義漸進也女歸

以[illegible]吉也

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以卦變釋利貞[illegible]而來九自二進而居三自旅而

來六自四進而居五是進得其位之正也得位之位不是指

一是爻位[illegible]大義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以陽居

陰以陰居陽為失位[illegible]三九進居五皆以陽居陽是得位

也易之大義得位則[illegible]一失位則為不正三[illegible]之進皆得其

位是進以正也二五得位二可謂君臣之位三五之爻則是

君臣之象觀正邦之[illegible]所主在君臣可見矣

進謂進而居位也得位[illegible]進而得其位也進以正即是進得

位蓋三五之進皆得其位是進以正也

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行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

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故曰以卦變釋

利貞之義

既曰進得位往有功又曰進以正可以正邦為上文之意未明故解釋之也進以正解進得位正邦解有功

其位剛得中也

其指進指九五也謂九五之位以剛而得上體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有利貞之義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言謂以卦體言之

有利貞之義也

彖傳謂漸之利貞何也蓋[illegible]之[illegible]所漸來者九自二進而居三以九之陽爻得三之[illegible]得位也自旅來者九自四進而居五以九之陽爻得九之陽位五之進得位也進得位則有功矣何也蓋進得位則進以正矣進以正則已正而物正可以正邦焉[illegible]之進以正則可以正君下可以善[illegible]五之進以正則正[illegible]是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致可以正邦也三五之進以正則可以正邦而有邦如此此之所以利貞也夫以卦變言則三五[illegible]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蓋此卦之體以九五之位剛居中上體是剛得中也中重於正山則心无邪思內无妄念[illegible]是內止外方靜處動在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而無不正矣是亦有利貞之義占者所以利貞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蒙引曰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卦之所以為漸處故今[illegible]釋卦辭後方及之

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蓋進以漸則其進得矣急於進者未有能遂其進者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illegible]木在山之上是山上有木也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故其卦為漸君子體此於居賢德也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則蓄積後進於乎四海而德於是乎成其善俗也由期月而三年由三年而百世則風移俗易於變時雍而俗於是乎成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進也干水涯也鴻漸于干是始進之象是時未有得失未見其危在不正應上小子初之象也漸進之士故曰小子名實未升於當路而上復無相知援引之人故不免有危有言危之實也漸進之士名實未升於當路上無相知援引之人則言語中傷未免有之然乃時命之不然非名義之有歉也故无咎[illegible]賈誼於廷漢廷文帝聞之絳灌之徒譖之於帝謂洛陽少年專欲[illegible]是有言也誼雖以是取困然於名義何損哉可見其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象去有言只曰小子之厲可見有[illegible]只是小子厲不足訓意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者也非己之不善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為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進而居二是德稱其位不為竊位上有六五之應是得上之信任可以行其志合是三者則可以安其位而享其祿矣故其象為鴻漸于磐言居位之安也又為飲食衎衎言食祿之安也夫德不稱其位者則有竊祿之[illegible]

而食人之食者則有素餐之病皆非吉之道也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則無竊位無素餐之病祿位可以長保功業可以自
見令譽可以求終故吉也
飲食衎衎承鴻爲而言又當知設此以象食祿之安爾若說
鴻說則鴻漸于磐安得有物可飲食邪
本義其進以漸象引作衎衎資格論文王周公之時未有資格
不可以末世之事說古易也又漸只是進義本義進以其漸
又是生出一義若爾則九三四至五皆曰鴻漸何也豈皆進
以其漸邪似乎難通故不能從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不素飽解飲食衎衎得之以道解不素飽食人之食有以事
人之事是得之以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進而得君自然食人

之食有以事人之事而得之以道矣
飲食衎衎食祿之安也所以然者食人之食有以事人之事
得之以道而不爲徒從也不爲徒飽則於人無謝於己無愧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處之以安矣
爻辭只若位食祿一意象傳只解食祿一邊蓋以戒人臣之
素餐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是平原之地非鴻之所處也九三過剛則性質剛忿不中
則行事乖方无應之上又无救正之者故從燥妄行而陷身於
非地如鴻漸于陸也過剛不中而无應在男女皆不利占者
如之夫征行則九以殺其軀而已故不得復歸其鄉也婦人
懷孕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必不能生育皆凶道也而利以

人位剛能用相用之禦寇則足以防患而禦寇故利
朱子小註曰今術家擇日利婚姻不宜用兵用兵者
曰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殺和相勝婚姻則要和
合故用有不同也
蒙引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衆人皆還彼獨不還先離其羣類也
陰陽和然後能生育過剛不正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是失
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由其過剛能謹慎以相保也相保者
交相助禦也
順當作愼是蒙六三象傳勿用取女行不順也之順蓋愼
古字通用作愼字則易通程傳順道相保蒙引與人同心協

力之說俱覺牽強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九三之剛三之剛忿善於陵物四之善柔不能制故
不得其所安其象爲鴻漸于木木非鴻所棲也然六四以柔
而在巽體雖處九三之上而能巽以下之則三亦不爲之害
而能得其所安矣故爲或得其桷始不安而終或安故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是性質巽是意力故蒙引曰要有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也六二在下與之相應是其婦也
乃爲三四所隔而不得合故至於三歲不孕然邪不勝正故
三四之漸久之必散二五之交終於必合故終莫之勝而其

占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之合本其素願乃阻於三四而不得遂終莫之勝吉則得其所願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處極高之位出塵表之表而其清風高節為世表儀故其象為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飾占者如是則身名俱高汚濁莫染德望之隆儀表天下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占不可亂嘉上九之志也其志何志高尚之志也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不以娣歸而以妹歸在妹也所謂不用父母之命嫉妒之言也兌陰相遇踰牆相從者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其偶而妻與是不用父母之命嫉妒之言而自歸因歸妹也其情又為以說而動則不由禮義之正而惟情所向是亦不用父母之命嫉妒之言亦歸妹也故此卦名歸妹以理言之其歸在娣則為未當以卦言之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三五二爻又皆以柔乘剛亦為未當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如姤本是不好卦彖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歸妹男女之配合也此即天地之大義也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在歸妹之卦男有室女有家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下交天地不交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正是明天地之大義處人之終始人字內有二人女子終於此人道始於此是二人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以卦象辭此只以卦德解

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失其正也在人事是行不以正非禮法所容也其凶必矣

无攸利柔乘剛也

以柔乘剛剛柔易位是婦制其夫夫屈於婦故无攸利位不當柔乘剛總釋征凶无攸利亦可彖傳以分釋此聖人之意不可得而測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猶男動女隨也故曰歸妹歸妹合之不正者也君子以之因其合之不正即知其終之有弊而合必以正焉推之事物莫不皆然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女之歸而為娣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為也故又為跛能履言不能及遠也占者如此而往其力量雖不能大有作為其職分之所當為則已盡矣故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四句相因吳紫巖說下言初九以歸妹以娣然有恒久之德如
是則雖跛能履然其職分則已盡是吉相承也如需九二之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類甚多難以悉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上有正應而陰柔不正是賢女而
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其象為眇能視其占利幽人
之貞蓋幽人不偶之人也抱道守正而不出此其貞也遇九
二之占者亦宜如是而已使出而有為終不足以成功利幽
人之貞言不利於仕進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利幽人之貞乃抱道守正好爵自縻而不改其常者也
常即貞也未變常是解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柔不中正女之不良者又為說之主攻於媚說者不正之女
人莫之取故為未得所歸以須而反歸為娣之象須待也未得所
適而姑待之也待之不得而反歸為娣可羞之甚也可以為
女子不良者之戒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即本義不中正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是門地之高者陽剛女之賢者也下无正
應不得箇賢人為之偶然九四不肯輕易從人而過期以待
所歸雖遲所歸而將有時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
也愆期非不歸欲得佳配而後行其歸將有時也故爻曰歸
妹愆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在歸妹是帝女之象也有柔中之德下應九二尚
德而不貴飾故其象為帝女下嫁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良蓋以德禮為光華不以衣服為容飾也女德之盛無以加
此故為月幾望之象占者如之則可相君子而成內治之功
可以宜家人而端風化之本吉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言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所以然者由其位在上體
之中貴也以貴而行則內重而見外之輕故其君之袂不如

其娣之袂良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陰柔則非賢正之女居歸妹
之終則婚期已過无應則莫之娶者故為約婚不終在女子
則承筐而无實在士夫則刲羊而无血承筐女子之將嫁也
承筐无實則不成嫁矣刲羊士將娶新婚也刲羊无血則不
成娶矣是約婚不終之象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之嫁也承筐以將而幣帛為之實上六无實承虛筐是未
成嫁也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 豐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曰以明而動盛大之勢言明動相資所以致盛大也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則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曰盛大之勢也

當豐盛之時以禮樂刑政則四達不悖矣以教化則大行矣以凡百所為則無不如志矣有亨道也

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爾如兢兢業業如履虎尾如蹈春氷罔淫于逸罔遊田皆守常之道也

本義守常之常是世無常治亦無常亂之常言守得常如本日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說先卦辭下

王假之尚大也

此未是不好意思大抵創業之初紀綱法度未立王道未成民物未康阜方日夜圖惟皇皇汲汲思濟洪業惟恐不足無暇及盛大之事及到豐盛之世紀綱法度已立王道已成民物康阜然後及於盛大之事如漢至武帝時更制度易服色改正朔講經籍崇儒術有上嘉下樂之意長駕遠馭之志是所尚皆大事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惟中方能照及四旁日中而昃則只及一旁而不能周及四旁亦猶人君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則神明在上紀綱振舉天下皆在其照臨之內而罔有遺於法度之外一或過盛則志氣昏怠法度廢弛天下之事有遺於明照之外者多矣象曰勿憂宜日中謂王者宜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以徧照乎天下也當國家盛時百官各舉其職法度精明天下之民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及盛極而衰百官懈怠法度廢弛天下之弊病日生釁孽日萌冦賊奸宄時時竊發而莫之照管以至於大壞極弊而後已如漢唐宋之季世可鑒也此宜日中宜照天下之明驗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卦辭勿憂宜日中言當守常不至過盛此言盛衰之理以見所以當守常而不至過盛也意謂日至於中則當昃矣月至於盈則當食矣非但日月也雖大而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

消息其盈者時之當息也其虛者時之當消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於鬼神乎以是觀之物盛而衰乃理之常此王者所以當兢兢業業保守其常而不至於過盛也故曰發明卦辭外意

卦辭曰勿憂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蒙引曰雖曰辭外之意然實亦此意但辭不及爾

鬼神體物不遺日月之中昃盈食天地之消息盈虛皆鬼神所為此既分言又當有分別如四時寒暑雨露風雷山川草木時流榮枯之類皆鬼神之所為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震並行盛大之象也

折獄是察其是非曲直而判斷也致刑是見非曲在那刑從
而致其罰也折獄爲明致刑爲動
折獄是判斷詞訟看那箇是那箇非那箇事情是如何那箇
事情是如何致刑是既識罪名看那箇該笞那箇該杖那箇
該徒那箇該死但古之五刑非今之五刑爲稍異爾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四君相應之位四本是初之配主然陰陽則相應今初
與四其爻皆陽其勢均敵宜無相應之理矣然初九離明之
初九四震動之初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四
與初一明一動其用有以相資其道有以相成故初與四雖
曰其勢均敵而其占可以无咎不但无咎而已以是而往又
足以成事功故曰有尚言可加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此是聖人戒初九之辭故曰爻辭外意亦緣二爻之勢力均
敵恐其不能相下而致生爭端此實人之常情也言初與四雖
其力均敵以明動相資而得无咎然在初之與四又當每事
謙下不可求勝其配若不能相下必欲求勝其配則二者必
不能相容而反生事端矣故曰過旬災也
程傳曰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
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夜則見斗日中豈有見斗之理曰日中見斗言晝反夜也日
中而昏也猶云滿世俱暗
六二爲離之主至明者也上應六五之柔暗則明爲所蔽而

不得達故爲豐蔀見斗之象如微子比干箕子豈不是至賢
當紂之時爲其所蔽纖毫不能自見而至於皆昏黑是豐蔀
見斗之象也往而求之反得疑疾如比干諫紂紂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乃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此疑疾之大者積
誠意以感發之則可得而轉移矣故曰有孚發若吉象傳以
信發志明之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見沫何以爲暗之甚蓋夜明則小星不見故詩云月上不見
星夜暗則無月亦無星惟小星獨見爾日中見沫是晝暗
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以上六之至暗而傷其至明則舉世昏
黑如日中見沫也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無
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然乃時命之不

然非志義不往所致故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人臣爲君所蔽安能濟大事折其右肱則終不能有爲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陽剛之德上比六五之柔暗則明爲所蔽而不得行豐
蔀見斗之象也天上無明君雖不能濟大事下有同德亦可
稍行其志如典午南渡國家多艱元帝柔弱不足有爲謝安
周顗之徒同心共濟亦足以維持其國家萬分之一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此與睽見與夷位不當一般皆有爲所遇非其人也言九四豐
其蔀者所處之位近六五之柔暗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解曰中見斗意蓋幽暗不明故見斗
吉行只是吉可見聖人之言亦欲為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賢則可以開發其聰明而熏陶其德性有慶譽而吉也慶福慶也譽聲譽也此是察辭聖人之意本爻辭象辭此意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是六五本身之慶程傳作天下之福慶若象傳去譽而存慶朋其重者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陰柔性暗之偏也豈極日中則昃之時也動終好行用之甚也明極察察以為明也以是質處是時好自用而察察以為

明則其明也適足以自蔽而已如桀紂是也豈其屋而因以蔀其家如是則闚其戶闃其无人至於三歲不覿矣凶之甚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程傳曰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又辭本義居豐極處動終明極亦其義也
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果无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无常居此卦艮之象為山而止於下離之象為火而炎于上去其所而不居旅之象也
六五得中而在外卦故曰柔得中乎外柔得中柔則不失之剛得中又不過於柔以是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則無違拂之橫而有順從之美旅之所宜也艮止則安靜而不躁離明則聰明而曉事亦旅之所宜也有如是之德故在羇旅之中雖無人事之可言然行無不得求無不遂亦客途之順事也故小亨然旅之能小亨者為能得旅之正道也占者必守其貞斯得吉矣苟失其貞欲求吉亨不可得也
旅貞或欲另說不用卦體卦德柔得中等意然彖傳只帶小亨說不別解可見只是卦體卦德意故今用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
說見卦辭下

旅之時義大矣哉
此承上文之意而言謂當旅之時必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然後小亨旅貞吉見時義顧不大哉
聖人着此句初看似無謂細味之方知其深意蓋聖人之意恐人以旅為小事而或忽之也故承釋卦辭之後而終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死者不可以復生刑者不可以復續一有不慎則濫及無辜故君子明慎之惟明允允明之謂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慎之謂也
五刑明慎似有以得其真情矣既得其情又當隨時決遣不可使淹留於獄明慎仁也不留獄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刻

而濫及於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威沮於强梗仁義並
用治獄之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當旅之時是爲旅者以陰柔居下位陰柔則患得居下
位則卑賤是旅之最下者故爲旅瑣瑣乃鄙以計毫末必趨
纖瑣錙銖無所不至故曰瑣瑣占者如是安往而不爲人所
賤故曰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極其取災也必矣即本義以陰柔居下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在
羈旅之中則其次舍懷其資財又得其童僕之貞信即次則
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無欺而有賴旅之最善者
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得童僕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則暴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自高以是爲
旅投宿於人而人莫之容焚其次也恩不及下而下不之附
喪其童僕也占者如是雖其心無邪然其勢亦很危矣故曰
貞厲言雖正亦危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在羈旅之中親戚遠離所賴者童僕爾必當待之以恩方能
得其貞信九三當旅之時而與下寡恩如此義當喪其童僕
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illegible]能下人莫不說故爲旅于處言旅得其地也得其
[illegible]亦言有以自防也故其象占如此象如此占亦如此
也以陽居陰非其正位是一時[illegible]者又上無陽
剛之與下得陰柔之應雖得不好也故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illegible]不必泥本上二句象傳則分解此夫子之易竝象
得貝以陽居陰一句解之旅于處云云四句上下相應
傳九四雖旅于處然以陽居陰未得位也故雖得其資斧而
心未快用柔能下[illegible]遵子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illegible]此爻與占者相爲主賓彷彿如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illegible]蓋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雉之象也故得此
[illegible]爲射雉之象[illegible]雖射不免有亡矢之費雖云亡矢而
終得[illegible]有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是無終以譽命上逮言名聞於上也命字當作名字看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illegible]過剛[illegible]失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上有巢之象處離之極明極則
傷於自恃故本義曰驕而不順
上九處旅之上有巢之象也過剛處離之極是驕而不順也
故其象爲鳥焚其巢在旅人爲先笑後號咷焚巢失所也
始自高故焚巢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失其順也是解所以
焚巢意焚巢號咷即此凶處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旅在上過高也言以旅之時而在上位[illegible]
其象如此

終莫之聞終莫之悟也

新刊[illegible]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七　終

新刊[illegible]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八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同安知縣丹徒中齋　陳　文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黄世龍
同安訓導新淦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滄　全校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伏羲於畫之卦名之曰巽蓋巽之義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故其名為巽重之又得[illegible]不易

【象】

爻文王繫辭以為陰柔無立待陽而立故占得此卦者如卦之以陰為主也則得小亨如卦之以陰從陽也則利有攸往從陽固利於往然必知所從方得其正故又為利見大人蓋所從以為吉凶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巽之象為命令正以巽順而入必究乎下也上下二體皆巽是為重巽在命令則為申命也

以字當為字看若當以字看似乎用易與君子以申命行事一般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其志得行大人之象也柔謂初四二爻皆

[illegible]得陽剛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小亨利有攸往[illegible]利見大人[illegible]
利有攸往六爻順乎剛利見大人六[illegible]巽乎中正[illegible]
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又居五之君位此[illegible]
行合此三者故有大人之象剛巽之巽本卦名中正以卦言
不以位言志行則本乎位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君在治民施政行事必先舉欲施行之事被之命令以誥告
下民然後見之施行周禮正歲之月布法象魏之懸同張
抹協文是也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所欲為之
意命申於未行事之先事行於既申命之後則命之入於民
也深而事之行也無所礙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陰居下又為巽之主故卑巽之過進退不果之象初六
進退其資矢之疑而不足於剛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
有以濟其所不及而相為補矣此補偏救弊之道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
言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懼而不果於有為也利武人之貞蓋
濟以武人之貞則疑懼者變而果敢矣是其志治也所謂利
也
志治解利字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爻最難看本義不甚明白小註象引供無說今就本義求
之九二以陽爻處陰位是失位也或是行事不如意又遭非
其人因起疑謗所居在下位其勢[illegible]越其情又不能自達故
在大[illegible]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得不卑屈而二又居中[illegible]
非能進於卑屈者故聖人教以自安之道謂[illegible]
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illegible]情達於上者[illegible]
其言而諒其心得以自安矣言而无咎也
此爻彷彿似樂毅伐齊下齊七十二城惟莒即墨不下[illegible]
不如意也不幸昭王没惠王素不善毅人因而謗毅[illegible]
王素不相得是居下也故其情無以自達於是自魏與惠王
書備道已與先王相得之故不敢忘義背恩之意是用史巫
紛若也
亦將誠意以祭祀之吉占須有亦字蓋不專言祭祀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即不義居中意以其得中自不至[illegible]甚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而外能巽之貴居下之上又有上人之勢本
非能巽者然當巽之時則亦勉而巽焉但本非能巽之人而
勉為卑巽之事故不能當而屢失屢巽是頻巽之象也夫執守
不堅而得失互見可羞之道也故其占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其志窮極不能謙下故頻巽而致吝即本義過剛不中居下
之上意與上九巽上窮也意同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則才弱无應則无援承乘皆剛是前後皆狂暴之人侵
陵之患未免有之故有悔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
是善處已處人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也如此

則所承乘之剛非得不之侵陵而反爲之助矣故[illegible]
不但其悔可亡而又因之有功故其占爲田獲三品[illegible]
品亦卜田之吉占朱子曰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
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關其所疑不
必強穿鑿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此只就田獲上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無不善然爲巽體則有且偷安之弊
有不免焉以其性雖剛健中正也故能起而變更之奮發於
因循之中整頓於敗壞之餘夫然則一掃玆日之弊而求[illegible]
來日之功是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illegible]亦无不利如
是則无初而有終矣然其變更也必先庚三日丁寧於其變
之前後庚三日揆度於其變之後以是而行則有審慎之意
无苟且之弊故能盡其變更之善而得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位正中有其德也故能盡變更之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有陽剛之德只被居巽之極壞了故巽在牀下喪其資
斧巽在牀下過於巽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占者如是雖
巽所當巽而不爲邪然過於卑巽必致自輕而取侮凶之道
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曰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雖至於窮極也正乎凶

吉必凶也
☱☱兌上下
兌亨利貞
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如何爲喜之見乎外蓋陰本居下以[illegible]
下而進越居乎陽之上陰得乘陽非其所望是以喜也大傳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兌之象爲澤澤止水也坎象爲水坎
卦下一畫是陰變而爲陽則爲兌是坎水而塞其下流乃止
水也故亦爲澤象
程傳兌說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然說之
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以利貞也
○本義用彖傳起解悉按程傳之解更敘潔淨方西樵先生
約說用之不爲無見然彖傳本義之說似不可廢今宜兼用
彖傳引說故多有似此者
文王繫兌之辭謂兌以說物本有亨道況此卦之體二五二
爻皆以剛而得中又有致亨之道故其占當得亨通非道求
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況此卦之體三六二爻皆以柔而居
外又有不正之嫌故占者利於貞正兌亨之後不忘利貞之
戒聖人之情可見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
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者依彖引剛中字輕則聖人用剛中二字虛了
若依本義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貞則彖傳已遺了亨字
剛中二字亦無所爲依愚見當依程傳說陽剛居中中心誠
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依此說

則說以利貞之意皆有所自彖傳剛中柔外四字俱不虛矣
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故說以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必言
應人者說道關乎人天人之理一故言人而并及天也
說以先民者有道以說之使民欣說相先以趨事而不憚勞
也蓋好逸惡勞人情之常勞民之事本非民所說若僅不急
之務如魯莊公築臺于郎于薛于秦秦始皇築長城阿房以
役民則民胥讒作慝矣惟夫事之不容已者如鑿池築城以
防寇盜為臺為沼以豫氛祲時觀遊以是而役其民民必思
夫上之興作也事非得已下之趨事也分當然皆欣歡悅
樂相先以趨事而不憚難矣故曰說以先民孟子曰文王用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反懽樂之此說以先民也即孟子以逸
道使民之意

民忘其勞根源在說以先民上說以先民民既說之自忘其
勞矣旨者不說雖欲忘勞不可得也
說以犯難者有道以說之使民欣歡勇往直前以犯難也蓋
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若如大禹功如秦皇漢武北擊胡南擊
越役數十萬生靈死於沙漠瘴癘則民驚懼怨有不說者
矣惟夫四裔交侵殘賊竊發戕賊我邦家殘害我生靈於是
溫詞正義宣諭激勸驅其民以防患禦寇民必思曰除暴止
亂人君之道尊君親上庶民之職況上之使我本為民除害
非故殺我也皆欣歡而樂於效死矣故曰說以犯難即孟子
以生道殺民之意民忘其死根源在說以犯難上民若不說
雖欲民忘死不可得也民勸矣民勸即是民忘其勞民忘
其死此所以為說之大也說之大是即上文而皆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illegible]講而又講所謂[illegible]以[illegible]
我之所見而資乎彼以彼之所見而資乎我如一[illegible]言
相滋益也只是致知之事大學傳注講道學是也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其說也正不失之邪媚也處下則不失於比
求无應則不失於私繫故為和悅凝而皆中節謂之和說之
以道而不失節是和悅也以和而悅外不失人內不失己吉
之道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疑阿也言無疑礙也即行無不得所以然者以居兌之初其
說也正故行無所疑礙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為所安疑正不免有妄說之悔然有剛中之德
是有誠心者也占者有孚而說有其誠心則誠能動物人無
不說悔其可亡矣蓋中重於正因中可以求正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只是誠心解孚兌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妄說者也為兌之主又善悅人者上无所應而
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則求非其類所謂未同而言者在己既
失其道在人未必我唯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只是不中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欲從[illegible]欲從五又牽於三於是商度二者之間[illegible]能有定故曰商兌未寧然九五中正六三柔邪其為人[illegible]有邪正之分而九四陽剛是素能守正之人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損矣故有喜象占如此其象如此其占亦如此與[illegible]六四同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是解喜字無便辟善柔之損而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換九五之德之時之位與其所比之人皆有[illegible]小人[illegible][illegible]人為之[illegible]曰孚于剝雖有[illegible]所以居天下者尤不可不謹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謂剛健中正當[illegible]位正當[illegible]害近小人以為不能害己而一於聽信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是也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卦之所以為兌者也況又以陰居說之極是善於為說也故為引兌是欲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者然不能必其從否故繫辭聖人於九五為之致戒於上六不言其吉凶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之之詞夫與人同說於君子[illegible]大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為不善其道奚光哉

䷺渙[illegible]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義曰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前本以陰居陽難說得位三在內卦亦難說外上同六四乃是終未大亦難濟渙朱子語錄謂此說未穩云云謂上同於五是矣但謂二往居外卦之四亦非也依[illegible]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九五以六居四是柔得位正也以是上同九五之中正四五同德也四五同德斯足以濟渙矣故當以朱子卦變例以此二爻互換得移其[illegible]那隔[illegible]見在易[illegible]如[illegible]三往[illegible]居四入於坤體二[illegible]所而得中亦是兩[illegible]卦六自三往居四入坤體此卦變也二既往居四則二惟居其所[illegible]自卦變得也渙卦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中此卦變也三既來居二則四惟居其所而上同於五亦自卦變得也以彼釋此其說甚通既謂六四之柔得位而上同九五說渙亦甚相貼似乎可從但本義已定語錄雖謂未穩而未及更改無有敢議主者姑記于此以俟智者之自擇爾

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中得所安也如劉備為曹操所攻奔荊州依劉表一時雖未能有為亦可以苟安是得中之意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如劉懸亂世悅懸被害司馬睿先以帳帝之命出鎮江東劉懸[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帝位用工導周顗諸賢以圖興[illegible]務得位乎外而上同之意渙[illegible]是其渙可合也[illegible]

有[illegible]占[illegible]

王假有廟象渙散之時萃聚[illegible]以合之[illegible]

渙大川當宗廟[illegible]

貞終於不貞就假廟涉川說利涉之貞[illegible]

得敬而已涉川之貞能得而已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說見卦辭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王假有廟乃是王者在宗廟之中祭祀也此是解釋卦辭

爲王假有廟句合渙之明故爲此言以解之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illegible]巽木在坎水之上是人乘木之象所以利涉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立廟皆所以合渙也享帝之合渙在於天人之分孫立廟之合渙在於幽明之分享帝則天人感通而渙合矣立廟則幽明感通而渙合矣

立廟與假廟不同假廟是祭祀時合渙立廟是平時合渙

吾嘗[聞]致慤亭說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也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是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體而往於墓藏之後迎神而返於家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瀆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而不于墓也墓也者亂之

[illegible]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illegible]之初[illegible]

二在上有剛中之德[illegible]

[illegible]之壯之吉[illegible]

而[illegible]可濟矣吉之道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六所以吉者以[illegible]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困之後[illegible]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危難之秋奔[illegible]而得其机是得其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私於己三也志在外時爲三也其象如何蓋陰柔不中正者氣質之偏志在濟渙者志操之大如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謂其志不在小此可以觀六三之私與其志矣六三能渙其躬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而悔可亡居得陽位當作將位乃與陰柔不中正不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言其志在天下國家也志在天下[illegible]

以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朋黨有二有在廷臣工各相朋結爲黨如唐所謂牛李之黨宋所謂洛黨蜀黨者此一黨也有天下豪傑各相朋結爲黨如春秋戰國之時天下諸侯各爲朋黨以相攻伐漢唐之季群雄並起割據土宇而爲黨者此一黨也非有六四大臣而公無偏繫不能渙其群六四居陰得正有此才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有其位矣下无應與無私係矣有是三者故能天[illegible]日渙而鄭清除[illegible]掃風驅而割據僭亂者[illegible]散其群也如漢光武如唐太宗之除群盜趙普相宋太祖取蜀取江南所謂渙天下之黨矣而在朝之朋黨未有能渙之者渙有丘是節上文而發之蓋在朝之朋黨既散則公道合而爲一天下之朋黨既散則天下合而爲一故曰散小群而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若此信非常人之所可及故曰匪夷所思

六四以渙言群者何也凡內外之朋皆起於人心渙散之時若當國家盛時安得有此故觀於漢唐宋之季世可見矣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是解元吉程傳曰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有其德也九爲君之尊位有其位也以是而當渙之時故能[illegible]其號令[illegible]天下之渙也常由於[illegible]其下足恭生無所[illegible]命而[illegible]不可收拾矣故[illegible]渙之[illegible]者必渙發[illegible]之大命以濟之大難或輕其賦[illegible]入關與民約法三章若高祖代隋與民約法十二條是能渙其大號者又必發倉廩以濟民窮出府庫以賙貧乏如武王伐商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周窮民及[illegible]人是散其至居者也如是則[illegible]服天下歸心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濟矣是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象傳是節字[illegible]渙汗大號[illegible]咎者由其正乎君人之位也[illegible]位雖欲[illegible]而不可得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illegible]渙極渙[illegible]合矣以陽居渙極則足以合渙矣故渙其血而去渙其逖則出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只是解血去逖出

䷻ [illegible]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盈滿則流溢而出容受不得故曰其容有限節之象也此節大象之意象傳說以行險亦節之象不知本義何故不取[illegible]以象傳只用以釋卦辭耶

陽多於陰也剛過於柔也剛過於柔則其[illegible]已太峻人情不能堪用物太儉嗇也不可行節之太過[illegible]必窮也[illegible]多於陽

是柔過於剛也剛過於柔則[illegible]

放肆於規矩之外而無所底止節之下兌[illegible]

三陰三陽是剛柔中分不過於剛不過於柔[illegible]不宜之六陰

用物大儉而至苦節之窮亦不放蕩無拘流蕩莫止而至不

節之至乃節之過中者也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

君子以為濫此不節之窮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

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此苦節之凶也彖傳曰剛得中

言二五皆陽各於一卦之中是得中也本義只曰二五皆陽

不曰得中蓋只言二五則得中之意在其中矣剛柔分節之

不偏剛得中亦節之中也但謂剛須有[illegible]剛柔分只當

云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匀過[illegible]用無過不及之

意得中方可用節適不及之意盖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之謂節則為太過[illegible]之節則為不及皆非中也就節而言

苦太拘束是為太過柔中也稍無拘束是為不及亦非中也

若剛過於柔是為苦節而過乎中柔過於剛是為不節而不

及乎中

節固自有亨道況此卦之體剛柔中分而二五之剛各得其

中又節之善而當得亨者故其占當得亨通夫節不外乎制

行與用財二者而已制行以節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用

財以節則不傷財不害民矣是亨也夫節固可得亨苦節而

至於太過則其節為苦矣苦節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

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不可守以為常也

凡事得中則其[illegible]中則苦謂[illegible]心制行莫不皆然亨則吉

苦則窮所以苦節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說見卦辭下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言苦節不可貞者蓋節至於苦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

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曰其道窮言其[illegible]必[illegible]困

也

此只據義理言於卦無取故本義曰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本義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是言節與亨之義也此是[illegible]釋

卦與辭本義難分故不曰釋卦名辭只曰以卦德卦體言之

說以行險節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illegible]之亨也當位以位言

方與中正不相犯

[illegible]

言此卦之德下兌上坎兌之德為說坎之德為險以兌遇坎說以

行險也大說則易流遇險則止是節之象也而此卦之體九

五以陽剛居尊當位以節而節於上而所節者又得其中正是以

可通行於天下此節之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流行於兩間春極則轉而為夏夏極則轉而為秋

秋極則轉而為冬冬過則止無以[illegible]春此天地之節也天地

有節則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無節則無四時矣故曰

天地節而四時成

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無節也舉國家百費之常而酌以義

理之中稽一年所入之數以為一年經用之數必使諸費不

越乎中制所出不浮其所入隨立制度以為之節焉如是則

淺[illegible]其道有限不為之節則[illegible]
則不復取之於民以足用而民亦不為之害矣[illegible]
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數多寡也恩謂數不出度之外數度謂多寡之[illegible]
蓋法度之多寡皆有節數也
君子觀節之象以立節於天下也能周百物以制其過節者
多寡以為之法璣衡以察七政土圭以測四方品任官九
兩禁民貢賦征徭之差車服采章之頒以至於觴豆之品皆
財用之必節大小輕重之際不容以毫髮差高下之間
不容以纖毫秦亦制數度以定萬用之限[illegible]於人身之德
行[illegible]度可否以適其宜裁其過不及以求其中三[illegible]
[illegible]
各盡其道動容周旋[illegible]禮仕止久速之惟時辭受取與
之合義自一身以及於萬事無衆寡無小大皆必思之於心
稽之於理不戾乎天不違乎人此則議德行以嚴一身之限
也
澤上有水易身之節制數度議德行人事之節蓋人所以體
乎易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之初未可以行宜節而止初以陽剛得正居之則能節而
止故其象為不出戶庭占者如是吾見消止則止其道乃光
知通知塞吾道不屈何咎之有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重在塞[illegible]通[illegible]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在初之上[illegible]
失[illegible]不正則昧於審時上无應與[illegible]
知[illegible]其象為不出門庭好從事而亟失時二之謂也[illegible]
知矣凶只在好從事而亟失時上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言失時之甚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如用財則不能量入為出
言[illegible]則不能謹言慎行是也占者如之吾見用財無節則財
用為之傷立身無節則悔尤不能免其嗟必矣然事由己作
過將誰歸无所歸咎也故象傳曰又誰咎此无咎與諸爻異
[illegible]
言无所歸咎也觀象傳可見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乃自致尤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九五當位以節者也六四陰柔得正而承之則君作法於上
臣守法於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和順從容無所勉強言乎
德行則謹身脩行以臨其民而凡動容周旋皆中乎禮言乎
數度則量入為出以節於用以至車馬宮室皆不過其制是
其節之出於自然而安於節者也夫凡事能節固當得亨况
節之安者乎占者如之吾見聲為律身為度翕然百姓之具
瞻左規矩右準繩卓乎一世之儀表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聲
名以之而洋溢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福履於是乎來綏其亨

為何如
言與卦辭一致但此說六三之節上說
又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在中節本之兩節之是六四是安得其節然至安之不必以
安以安無事免咎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當位以節而得中正節之甘也節之甘則不偏於苦不戾於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如五味之甘可以適口也占者如是占見推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往有尚即彖傳所謂通也往有尚即吉
中溪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九五甘於節而不苦於節故吉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此釋甘節之義言九五其象為甘節其占得吉者由其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也中則无不正矣即彖傳中正以通者為中正在節為甘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為苦節雖正而不免於凶即卦辭苦節不可貞之意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能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即彖傳其道窮意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信之在中者也卦名中孚已有中字故本義只云孚者信也不必中孚以一卦言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中虛之象也以二體言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中實之象也就人事言心無私欲中虛也心皆天理中實也不是兩件事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雲峯安信本質之說俱未是
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亦為孚義
豚魚吉利涉大川俱承中孚說來中孚至信也至信可以感豚魚故筮得中孚者能感豚魚則吉涉川貴於能待故筮得中孚者涉大川則利物之難感者莫如豚魚若能感豚魚則吉矣舜之格有苗是能感豚魚也中孚之卦木在水上舟象也外實內虛亦舟象也故其利涉大川然本中孚來蓋涉川貴於能待此卦中孚既能待又有此二義所以待也

利貞就中孚說蓋中孚亦有不正者如胡雲峯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大夫死黨小人比朋肺腑相示而彖皆之是也故戒以利貞信及豚魚說得利貞涉川只能待便了說不得利貞
○豚魚彖傳作二物本文無說彖引似依程傳然謂豚是豚之稚者則可若豕人家畏養一呼即到又易感者難說難感
補註河豚之說謬今定豚作稚豕魚作水中魚楊子江金山寺江中產魚僧人喂之熟一呼即至今人盆中養金魚與之飯食即至可見信及豚魚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說見卦辭下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孚字兼上下說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如是

則近者悅遠者來與天下皆信之矣故曰乃化邦也說而巽
就一國之民說化邦就天下說自近而遠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解豚魚吉言其信及於豚魚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乘木卽木義木在澤上之象舟虛卽本義外實內虛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以利貞則所信者天理之公也不正則流於人欲之私
矣謂之天理可乎厚齋馮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孚之正則應
乎天此天是有ノ之天不可說是在天之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至誠所感物無不受此風感水受所以為中孚之象也議獄
緩死則一念惻怛為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故曰中孚之
意議獄緩死是獄因當死矣猶慮有寃枉其間更加議讞而
且緩其死庶幾得其寃枉而有可生處至求其生而不得然
後致之刑是惻怛為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也故曰中孚
之意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初未有所主也上應六四居陰得正是可信
之人也故聖人戒占者言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是為吾終
身之所倚仗故吉若有他為則失其所度之正非但彼之心
不樂乎我而吾所信之人亦不足為吾之倚仗是不得其所
安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爻與有求志未變專相似為中孚之初初志未[illegible]
可信而信之若其志已變則有所偏繫不復能安吾之[illegible]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以陽居陰九五在上與之為應其象為鳴鶴在陰其子[illegible]
和之所以然者蓋二以中孚之實而感乎五五以中孚之實
而應乎二在二固所感乎五在五亦顧應乎二兩箇中心都
愛猶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所以鳴鶴子和相應如此也
四句兩象上二句就鶴上取象下二句就好上取象下一義
是上一義之所以然處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言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不皆其中心之所願也卽語錄所
謂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
如此之意卽本義所以中孚之實應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陰柔不中正則性質無常在說之極則又無節而反其常與
上九信之窮者相應則知信而不知變不足為吾之倚賴以
我之無常應彼之不通故不能自主靡所定執或鼓而起或
罷而止而作止之無常或泣而悲或歌而樂而哀樂之無常
所為如此雖不言凶以可知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此只就本爻說道了上應上九意蓋上九雖不足倚仗使三
能自立亦不至作止哀樂之無常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為臣象六四居陰得正臣德之盛也位近於君臣位之盛

所謂絕類而上故為月幾望之象初九與己為正應而六四
偶也大臣位極人臣則又附諸衆口以服將約國之臣亦當六
於私交而沒公道者矣六四居陰得正故能絕其朋黨而一
心於事上故其象又為馬匹亡夫人臣之義無私交上者能
如四之馬匹亡則得人臣公爾忘私之義而无咎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言絕其朋類而上從於五也可謂能鞠躬之臣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孚之實為中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相信是其
孚信之固相攣固者也占者如是則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明
良遇合之歡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以德言即剛健中正也當以位言即居尊位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其不能登也必矣天下事有義理
可為而時勢不足以付之不可復信也乃固執以為可信而
必欲有為亦猶翰音非登天之物而登天也其不能濟必矣
大信非所信雖正理所在然終不能濟故不免於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終必敗也蒙引曰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辭最難看蒙引尚未得其旨（徐愚反覆求之似得其旨）觀
者詳焉蒙引曰本義既過於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
不可過陽以勢而言則既過於陽亦可以亨但必以正乃
義也故隨戒以利貞據此是以陰陽為君子小人以
為小人過君子而亨以利貞為戒是戒小人不可過於
似乎未通蓋易中無為小人謀者今曰小人過而亨其不
人謀乎且曰利貞即下文可小事及大象行過乎恭等之意
今謂戒小人之不可過陽則小人之不可過於陽豈聖人於
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耶依愚見所謂小過不當以
人類言當以事類言大象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
也觀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
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又曰彖所謂可小事而宜
下其意可見矣蓋曰小過亨者小事過而亨也曰利貞申戒
占者之辭即小者過也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亦只是
申利貞之意亦即小者過也此卦辭與坤卦辭略相似
卦辭意謂此卦四陰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則
牧欲退縮之意多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己不失其能守其事
稍遂其所求是固當得亨矣然小過時也占者必守其貞斯
利矣何也此卦之體二五二爻皆以柔而得中三四二爻皆
以剛失位而不中有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象也又卦體內實
外虛有飛鳥之象故占者可小事不可大事若過飛鳥遺之
音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是皆守正之利也如獨立不懼遯
世无悶大事也不可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
事也可也如行過乎傲喪過乎易用過乎奢上也不宜也如
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下也宜也
飛鳥遺之音本義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此與中孚豚魚不

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如今人占卦入
門道多以應驗占得此意也
本義曰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蓋此則宜下不可大
事當有分別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而不可大
事之意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而宜
小之意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者過釋卦名加一而字亨之意昭然矣猶遯亨曰遯而亨
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曰與時行天下自有這等時節在此
卦陰多於陽是小過之時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亦可解不可大事彖傳不然者無亦以不可大事於剛失
位不中其意為尤緊與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指九三九四三四之剛皆失其位而又不中是以不可大
事也剛失位而不中相連小事亦不可但聖人不言爾
本義以三四為不中以九居四為失位明矣以九居三為失
位未詳其旨蒙引曰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
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蓋以此位為執柄也其說
似通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故不可大事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內實如鳥之身外虛如鳥之舒翼以飛故本義曰卦體內實

外虛如鳥之飛
飛鳥之象就卦體取飛鳥遺之音又自取鳥之象義若云云
此象臨占之時必有此應驗乃與卦合也吉卦若只此象
故占者若遇飛鳥遺音之應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蓋言之
飛往而不上有宜下之象占者必有其應則宜下而吉
也所以然者蓋時當小過於下為順於上為逆上逆下順故
宜下而大吉也飛鳥遺之音是就卦體取上逆下順是以事
理斷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從地出則其聲大雷在山上其聲不下故曰小過君子以
行過乎恭三句皆小事之過卦辭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
不宜上宜下皆是此理三者之過小者之過蒙引曰行且畏曰

用皆小事也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言行可過乎恭過乎傲
不可也喪可過乎哀過乎易不可也用可過乎儉過乎奢不
可也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言行過乎恭足恭不可也喪
過乎哀哀之過而至於毀則不可也用過乎儉儉之過而至
於豚肩不掩豆不可也
初六飛鳥以凶
飛鳥遺音其聲下而不上此爻只取飛鳥不取遺音鳥之飛
上而不下故曰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則躁不能固守以是而上應九四則志在從上
恃勢自高而無承身下己之意又居過時只管過極而無反
己自省之功是上而不下者故其象為飛鳥而其占凶初六
與大象正相反行只管傲喪只管易用只管奢以是而行為

不敢凶
象曰[illegible]以凶不可如何也
言不可救藥也即自作孽不可活意如何者救解之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故在小過之時過而不過祖妣君臣皆是象
○六二柔順中正德之盛也以是而當小過之時故能過而
不過聖人就其進不進上說道理言六二當小過之時不能
無過然其德柔順中正雖過而不過焉何也二與五相應三
四非其正應也三四是陽祖之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使
其進而求過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反遇其妣也在
人事是處强盛之勢而無凌迫之失過而不過也如止而不
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在人事
是無凌迫之嫌守恭順之節亦過而不過也進不進皆過而
不過故其占无咎
過三四如何便遇六五蓋五與二相應之位也進過六五不準
則不及六五矣不及六五則自守其分而已故曰不及其君
遇其臣既曰祖妣又曰君臣者二五君臣之位二之所處者
臣道也過三四而遇六五過而不過是也不及六五而自得
其分其過安在此自卦名來六爻當小過之時皆有過也不
及其君遇其臣則不過矣是亦過而不過也不及其君遇其
臣與上過其祖遇其妣文對而意不對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言所以不及其君者以臣不可過其君也夫君臣之義與天
地並毫髮之際不容踰差人臣而過其君不忠之大也其可
乎此言君臣之義不於爻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不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illegible]
之意與程傳陰過陽失位之義不同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
欲害明其當過防也而九三不能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
從或戕之所以取敗天下之事固有然者而予實身遭之禍
始知聖人作易真人事龜鑑先儒謂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春
秋愚亦謂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易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與初六象傳同言不可救藥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此弗過遇之要只是不外之意本義謂過於剛而適合其宜即
上以剛處柔過乎恭之義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
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
蒙引說好
在過之處裁上是因其處而善之也下是原其所往而戒之
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以剛處柔為過乎恭正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今曰
位不當似與弗過於剛之意相反矣故本義謂爻象未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又不能[illegible]陰過之時過於恭[illegible]
故不能有為其象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六二在下爲相應
之位然兩爻皆陰不相應五見自己不能有為而往求二

以其濟又爲公弋取彼在穴之象[illegible]
可知也
六五一爻不見有過高之義只是兩陰不能有爲行家言以
陰居尊爲太高而過似覺牽強蓋欲牽合象傳本義大過之
意爾依愚見象傳密雲不雨已上也只是說密雲解如小畜
密雲不雨上往也例看本義以太高解之似未得其旨當依
程傳爲是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總
是陰不能成大之意也程傳陰已在上言陽不降而陰進已
在上也
[illegible]原來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遇陽從下陰氣上[illegible]不得則下沛
而爲雨陽氣不下降陰氣只管上往則不成雨小過之時陰
多於陽陽氣不下降故陰氣只管上升而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遇過之是弗合當理而過其常理飛鳥離之是象凶是占
災眚正是凶上六陰柔則性躁居動體又居其上好動之極
也以一卦言又爲陰過之極亦過之極也故曰過之已高而
甚遠者也
弗遇過之如用齊行傲之類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義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坎水在上離火在下水得火而成烹飪之功火得水而交有
所濟各得其用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亦事所以濟故
曰既濟六爻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則陰居陰陽居
陽各得其正天下之事所由以濟也故亦爲既濟之象
既濟之時法度皆已脩舉而將至於廢墜教化皆已大行而
將至於陵夷天下已治將至於亂故不得大亨僅得小亨小
亨者小事之亨
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無關於治亂之數者猶可以亨若禮
樂刑政教化之爲關於治亂之故者不亨也若此者初吉終
亂故也利貞者尊賢使能脩政明刑放劉鑿逐佞人罔失法
度罔淫于逸罔游于田儆戒無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是也亦以初吉終亂故也故終之曰初吉終亂
卦辭若曰時當既濟不得大亨而僅得小亨又利於貞正所
以然者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時乎既濟其初雖吉而終必亂
矣所以小亨而又利貞本義解利貞只據理說不用彖傳意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小事亨也如所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無關於治亂
之數者是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九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是剛得其正而位當也六二六
四上六皆以陰居陰是柔得其正而位當也剛得其正而位
當者有剛善無剛惡所謂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是
也柔得其正而位當者有柔善無柔惡所謂爲慈爲順爲巽
是也

初吉言得中也
柔得中不過於柔也必能保其常故言柔得中不取九五之剛
剛而取六二之陰柔毋亦以九五在上已過乎中而六二猶未
始得其時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止二字最有意思言於終而有止心所以致亂此爻辭所
因窮也唐玄宗開元之治可謂盛矣而遂欲遊生卒致天寶
之亂此其驗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時當既濟患所必有也不思其患而豫為之備則患之至矣
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防患之大者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只就初上說遂理於爻義無取
初九在既濟之初猶未至於亂正可戒謹之時也故聖人為
之設戒曰當既濟者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其心
凜凜然將進而未進將行而未行若車將進而曳其輪狐將
濟而濡其尾若然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无咎之道也
曳其輪濡其尾是謹戒之象亦是自曳其輪自濡其尾故无
咎若不出於己而曳輪濡尾則有咎矣孔子將西見趙簡子
至河而返合此義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言當既濟而能戒謹理當得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不可謂无其
時矣不幸而當既濟之時君人者狃於安而忽於任賢六二
雖有用世之才亦猶婦喪其茀不可以行也然中正之
之道不可終廢雖不行於今將必行於後矣故為勿逐七日
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惟其中道故勿逐七日得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而用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此爻是借其象如箕子之明
夷一般三年克之言一時未可責以成功也是戒占之意以
高宗之盛伐一鬼方猶必三年然後克然則人之於征伐其
可不慎哉用小人必至荼毒生民如宋王全斌輩之伐蜀是
也故戒以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以三年然後克之勞師費財亦甚矣故曰憊此言疲憊也豈
可已而故不已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慎之至也故能豫備而戒懼如
舟之破漏而繻袽則有衣袽以塞之此先為備也終日戒承
上言衣袽之備至於終日猶不懈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常恐禍患之至此四之所疑也故繻有衣袽終日戒以防備之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為陽西為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

得中以其爻為東鄰殺牛反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illegible]
邵本義當文王與紂之事一句觀之亦可見爻辭[illegible]
其是文王不應自言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夫子解爻義言天下之事所貴者時東鄰雖殺牛不如
西鄰之得時也故實受其福隨解實受其福曰吉大來蓋
福一二之得時者以見夫時之不可有為爾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陰體之上處險之甚也使陽剛之才
處此猶覺其難況上以陰處之乎故為涉淺水而濡其首則
終不能濟矣厲是戒占之辭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言終長亡也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相為用如以烹飪言火以烹水而飲食之物出焉水得
火而成功火得水而功有所施是水火之交各得其用也坎
水在下離火在上則水不得火而無功火不得水而功亦無
所施烹飪之功不可成矣故曰水火不交不相為用
天下之事必同心協力始克有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則不
同心協力矣事焉攸濟具因足以幹事六爻皆失其位是失
其要矣事焉攸立故其卦為未濟
水火之交不但烹飪之水火人身亦有水火但此人事只當
世道說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若如小狐幾濟而濡其尾則

不濟也故无攸利亨占辭也小狐汔濟以下占者之意
[illegible]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謹慎以圖其終而未濟者必濟矣[illegible]
亨本義不以六五解柔義乃知象傳柔得中特亨之一義[illegible]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言未出乎水中也是未能濟意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不續終是對汔濟言謂始焉汔濟終也不濟是雖有其始不
續其終也只是解濡其尾无攸利象引不能與終如始之說
似太深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引曰分明先說始雖不濟終必濟也

六爻初三五皆以柔居剛二四上皆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
為大無然初柔四剛初與四應二剛與五柔相應三柔與上剛
相應剛柔相應亦為用則終於濟矣如衛靈公與其臣[illegible]
也而三賢為之用亦可以保其國唐代宗之昏瑕宜不能濟大
難而有郭子儀[illegible]之用亦可以戡亂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為用[illegible]人物之異[illegible]方[illegible]
以體物[illegible]居[illegible]大而長幼朋友之[illegible]各[illegible]
道[illegible]異[illegible]使[illegible]公卿[illegible]
大之異[illegible]使之[illegible]
[illegible]日月星辰之[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宜而分九州以[illegible]

說見於象而遠之驅蛇龍而放之菹似此之類不一而足恐不
辨族居方之事也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混雜也此物居方辨其所居各居
其方亦不相混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當天地之辨物居方
君子以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於天地之化者也
此說與未濟不甚貼說得相貼將以不通矣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則无能濟之才居下則無可援之勢當未濟之初又非
可進之時以是才是勢而當是時則不能有濟如狐涉水而
濡其尾吝之道也占者知是亦可羞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似不見得陵逼之嫌今入說作有陵逼
之嫌者蓋因曳其輪貞吉之句爾何也以二應五若無所嫌
則聖人當許其進必無曳輪之戒矣今有曳輪之戒故知其
應五應有陵逼之嫌而聖人因之致戒也
言以九二應六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剛五柔陵逼之嫌有不
免者矣幸其居柔得中而不絕任乎剛故能以理自裁自止
而不進為曳其輪之象九二如此得為臣之正也占者能如
二之貞則亦吉矣言能保其祿位而無傾覆之禍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曳其輪二之正也由其得中故能行正
程傳中重於正中無不正正不必中是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才德但劣也居未濟之時不足以濟故其占征
凶然以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以歷乘貫有兵乘之象其居坎
體之上將出乎坎水有濟川之象故其占為利涉大川
此爻最難看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前後相反矣今為之
說以征凶為濟事之占涉川為濟水之占於本義可以水浮
不可陸走之說亦無不通劉氏家引俱云當作不利涉大川
觀朱是果如其說既曰未濟征凶則涉川亦在其中矣乃獨
別起說何也且於不可陸走之說亦不通本義不曰將出乎
險而曰將出乎坎可見其為涉水之象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只是陰柔不中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爻最難看今人多以變化氣質為說然易為人事之占自
來無有此說者若未當就治道上說九四以陽居陰不正或
所為乖其方或所遇非其時故不免有悔如太戊當商道之
衰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是以陽居陰不正而有悔
也太戊問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
修先王之法明養老之政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
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是亦能勉
而貞則吉而悔亡震用伐鬼方賞于大國也
又如越王句踐兵敗於會稽是亦以陽居陰不正有悔也句
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身請為臣妻請為妾吳許之句踐退
而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后滅吳亦震用伐鬼方
三年有賞于大國之義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不中有悔之時其亡矣不欲得吉而亡其悔也貞吉悔
亡則其志得遂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而非正是存之於心而施之事未免有不正也然
為文明之主賦性聰明既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虛心
下賢又有聞道深益之助故能含弘遏惡存心行事能得其
正若然則君德脩治道成而吉於是乎在矣故无悔然以文
明虛中之德而得賢之助豈但貞吉而已哉將見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有其實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於外是
為君子之光有孚也若然則君德極其盛治道極其成吉而
又吉也爻辭統是占象在占中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云暉者光之散須看光是如何光之散又是如何大抵
就其體統言則曰光就其散殊言則曰暉非有二也禮樂文
章昭布乎宇宙皆暉之所在皆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居未濟之極其時將濟以剛明居之其才又足以濟故
不待有所作為惟誠心自信飲酒自樂以俟天命之至則求
濟以濟矣故无咎然當有節不可縱樂而忘反也若縱而不
反如狐之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占者當
以為戒也卽本義自信自樂觀之有孚于飲酒是二意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刊增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八　終

新刊增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九

廣貴提學司安溪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莆田後學　蔡　璜　文　參正
同安教諭番禺門生　黃世龍
同安知縣事新寧後學　鄭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林　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仝校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本義存疑

此繫辭首章首節是明聖人作易之本言易中有乾坤諸卦
有貴賤剛柔有吉凶變化等名物皆是聖人因天地間所本
有者而模寫之爾故本義曰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

下繫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體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正是發明此意雲峯胡氏謂
此節是易前之易蒙引用之今以本義聖人作易因陰陽之
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之語觀之似不是以語類若作易前之
易亦不妨之語觀之可見朱子亦不甚主此說

朱子語類云天尊地卑上一節皆是說面前道理下一節是
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

言聖人之易書非無因而作也不過因天地之所本有者而
模寫之爾是故天以純陽至健而居尊地以純陰至順而居

卑則易中純陽之乾卦純陰之坤卦於是乎定矣
天地而作也天地萬物卑高陳列於上分數然而不容紊焉易
卦六爻之貴賤於是乎位矣蓋貴賤隨卑高而作也乾爻之
屬乎陽者其性常動屬乎陰者其性常靜易中卦爻之剛者
其性動柔者其性靜此理實本於此是剛柔由動靜而判也
事情善惡以類而聚萬物善惡以群而分善則吉惡則凶易
中卦爻之吉凶則本於是是吉凶因事物而生也陰陽一氣
在天者則成象如日月星辰之屬在地者則成形如山川動
植之屬而皆有變化也易中蓍策卦爻之陰變為陽陽化為
陰者實取於是是變化因象形而見也夫易書中乾坤貴賤
剛柔等諸名物皆準天地間事物而作如此此可見易是盡
性之書非後世讖緯術數之學所可同年而語也

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言天地則性情在
其中曰乾坤以易卦言也

卑高兼天地人物說

天地有卑高人物亦有之在人則有君臣上下在物雖蜂蟻
亦有君臣鴻雁亦有次序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大小莫不有
卑高者焉此類不能盡書

貴賤舊兼卦爻說今以下章列貴賤者存乎位觀之只就六
爻說為是擬易中如以貴下賤以從貴之類皆是就六爻言
無有以上下卦言貴賤者

六爻之位居上者貴居下者賤以有不盡然者若偽成卦之
主如屯之初九隨之初九雖居下亦為貴不可槩以上下論
也

陰陽各有動靜然陽以動為主是動其常也陰以靜為主是
靜其常也故曰動靜有常

剛柔舊兼卦爻說卦傳雖有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之說然此
似難例論如乾則元亨利貞坤則利牝馬之貞凡卦之屬陰
陽者其德性自分動靜不容移易

凡人作事便有個情意計度他故曰事情作善事則其情向
於善作惡事則其情向於惡故曰事情所向事情向於善則
與向善人為類事情向於惡則與向惡人為類故曰方以類
聚事情向於善則吉自此生矣事情向於惡則凶自此生矣
五臣十亂夾輔虞周則治飛廉惡來助紂為惡則亂范蘇
馬共輔元祐則治王呂章蔡共輔紹聖則亂然此關於天下
國家者若各人之身又自有吉凶在史冊彰彰可見

問吉凶由人善惡而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曰類
聚群分而吉凶生豈人初必待類聚群分而後有吉凶若自
家所為雖善惡亦無能有吉凶耶曰此吉凶是就人相與處
上取謂與善人相處則吉與凶人相處則凶言人當慎所與
處也家語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同居如入鮑
魚之肆是此意若為善而吉為惡而凶則在各人身上此不
及者舉其大占也亦是因上文天地卑高動靜下文成象成
形皆兼天地衆物說此不可單舉一人故以類聚群分取
吉凶

常說如人為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紂為王紂必為王梃 云
云以是為類聚按此乃積善積惡之意非類聚也又云如仁
義忠信慈惠為一類充伐怨欲放辟邪侈為一類又不見梁

意故皆不用

類聚然後群分若不類聚無緣群分如黍稻菽麥同時一器貯則彼此混雜都無分別惟黍做黍稻做稻菽做菽麥做麥各隨類分貯則黍與稻別菽與麥別其群隨分矣故曰類聚則群隨分又曰官軍民兵雜亂則無分惟軍做軍民做民則官軍民兵各分矣

常說類聚群分云鷗鷺不入於鸞鳳之群等說似不可用為禽獸難言吉凶也

方亦可言群分物亦可言類聚今云然者互見也故本義只言各以類分

天積氣爾故在天者只成箇象象是形象非有實質也觀日月星辰雨風雷露之類可見

地有實體故在地者皆成形非若在天者無實體也觀山川動植之類可見矣

家引謂此節作未畫之易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依愚見若作聖人因陰陽而作易未嘗不起得剛柔相摩一條蓋上是言聖人準天地而作易剛柔一條始言聖人如何而作易正以盡上章未發之意也意實相承不為相悖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上言聖人作易之本此言聖人作易之法即橫圖所列者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自八卦而六十四卦八卦則相摩而成六十四卦則相盪而成其法不過如此

相摩是自兩儀而八卦相盪是自八卦而六十四卦下篇因而重之兼三才而兩之正是此意

相摩只就物相摩說即是相交意相交然後生陽儀陰儀[illegible]生陰儀上之少陽太陰少陰與陽儀交則生陽儀上之太陽少陰陰儀上之少陽太陽是兩儀少陽太陰則是本儀少陰陽儀上之太陽是本儀之陽少陰則是兩儀之交如父母生子生男是得父之氣生女是得母之氣矣乎口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卽是此意

邵子說太陽與少陰交而生乾兌離震少陽與太陰交而生巽坎艮坤依朱子之說是太陽太陰交而生乾兌艮坤少陽少陰交而生離震巽坎今以理斷之當以朱子之說為正蓋老與少交非其倫且不能成生育之功也觀大過枯楊生稊生華之義可見

相摩是一與一相摩相盪是一與八相盪不止一箇故曰頭項多以一卦為主與第一箇相盪了又與第二箇相盪又與第三箇相盪又與第四箇相盪更八卦俱盡又別起一卦與八卦相盪如以乾為主把乾來相盪則成箇純乾[illegible]又把兌來相盪則成箇夬就推過去又把離來相盪則成箇大有就推過去又把震來相盪則成箇大壯又推過去又至

坤卦相盪了又以兌來爲主與八卦相盪亦放此如此故曰
圖轉推盪出來
聖人畫卦只是一每加二爾何曾有相摩之說然造化生生
之理則如此而易卦生生之妙亦是摸倣此理故曰剛柔相
摩如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其實八卦成則一時俱
成何嘗是坤索乾方爲震乾索坤方爲巽哉亦是造化有此
理故從而發以示人爾
按邵子言作易之序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
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與繫辭傳不同
蓋此是加一倍法以大傳之說尤直截明白故朱子謂其發
明孔子意最切要然愚以爲只有八卦想伏羲當初畫卦到
三畫成卦便住六十四卦乃是相盪以成夫子所言是伏羲
作易本旨邵子是從易卦已成之後看得只是加一倍法爾
邵子有得於此故設爲所見起數其推人物吉凶禍福莫不
准驗皇極經世書自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推而至於百
千萬皆是此法皆見其所著如中天大定太極河圖洛書等
故學者皆從加一倍法可見邵子之學自有所得不可同於羲
文然要不出羲文所作圖之內此見易道之大無所不通夫而
神仙修煉之法下至六壬卦火珠林等小數無不由此不但
邵子也
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六十四卦則易書於是
乎成而凡天地中高動靜吉凶變化許多事物無不具於其
間矣大意如此詳見下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前言聖人法造化作易此言易書既作具乎造化無非易書
之作其法乎造化故曰與上文相發明
按前六易之見於實體者雷霆風雨日月等物皆屬於陰陽之
實體易中震巽坎離諸卦皆是雷霆風雨日月之象則易中
之所具皆於陰陽實體乎見也
此與下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是言造化謂易中具之者
蓋易中之震卦便是鼓物之雷霆巽坎二卦便是潤物之風
雨圓圖所運之行便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來往易中陰陽
卦爻便是人物之男女若先把造化之雷霆風雨日月寒暑
作主然後以易中震巽坎離等卦照看見得天地間雷霆風
雨等物皆易之所有此便是具乎造化可以發明首節之旨
也若依靈峯謂易書未作易在造化易書既作造化在易
好說但愚以本義及語錄觀之聖人語意似不如此且總論
易之見於實體不切適與以鼓之以雷霆以下作易前原有
易此於易之見於實體似切然首節上截曰天尊地卑卑高
以陳一句已於易前之易了至此復言之未免相犯又剛柔
相摩下本義曰此易卦之變化至此二條却云陰陽之變化之
成象成形與上文又不相蒙又似相反故其說難用愚說似
可通明者擇焉
說此二條當把鼓之以雷霆以下作造化之易說然後以易
照之云易書具此則可通矣
言陽在陰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品物皆窮冬閉塞之
時歸根復命生意已伏於內遇雷霆一擊而鼓動之則生意
之伏於內者盡洩之於外而發生矣故曰鼓之以雷霆震卦

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出故物之雷發也陰在内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爲陰累則相持下降而爲雨品物鼓於雷發生意已動矣然其氣尚鬱結勢尚焦燥得風則散其鬱結得雨則蘇其焦燥而品物皆滋潤矣故曰潤之以風雨易卦巽以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風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象爲雨所以潤物之風雨也

日稟陽精明乎晝者也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一週天出于卯則在地上而爲晝自卯而辰而巳而午于午又自午而未而申而入于酉則晝盡矣日入于酉則在地下而爲夜自酉而戌而亥而中于子又由子而丑而寅而復出于卯而復爲晝此日之運行也月稟陰精明乎夜者也每日行十三度每三十日一週天而與日會至次日則明生而爲朔至初八爲上弦至十五則東西相對而爲望又自望而行至二十三爲下弦至三十則明盡而爲晦至初一又明生而爲朔此月之運行也則易之後天圓圖皆具而有之焉一日十二時圓圖自坤而震於時爲子丑寅是日自地中而升也自離而至兌爲卯辰巳則是日將中自乾至巽於時爲午未申是日自中而向晏自坎至艮爲酉戌亥則日沒矣亦是日之運行也一月三十日圓圖自坤而復月之始生初三日也歷離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歷坎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二十九三十日也是月之運行也

一歲之理自立秋七月節爲寒之始至大寒十二月中爲寒之終是一寒一暑也易之後天圓圖亦具而有之焉圓圖自艮方位震之初爲冬至歷離兌之間爲春分以至於乾而寒盡交焉自巽之初爲夏至歷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冬至交焉寒始於七月之立秋終於十二月之大寒暑始於正月之立春終於六月之大暑是一寒而一暑也

鼓潤二字因雷霆風雨而生說卦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只是此理

常說以風不能潤物若帶言恐謂風於生物之功不少散其鬱結然後雨潤之功可施亦自有滋補處今農家種藝並藏之榮悴全看風故易傳每與雨並言之不可謂帶說也

八卦離之象爲日坎之象爲月然以朱子圓圖說觀之日月運行與一寒一暑俱當依圓圖推

革象新書曰一日百刻一日只有十二時一時八刻只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何也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大刻總九十六小刻總二十四小刻六准大刻一故共爲百刻也上半時之大刻四始曰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小刻爲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次正二次正三最後小刻爲正四若子時則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下半時在夜半後屬今日亦猶冬至得十一月中氣一陽來復爲天道之初爾古曆每時以二小刻爲始乃各繼以四大刻然不若今之便於籌策也世謂子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者非是

家引曰就八卦圓圖象日者言之一日有十二時圓圖凡八卦每一卦貼時半二卦貼三時六卦九時八卦十二時而周一日之運矣是故自坤至震爲子丑寅陰極而陽生也自離

至兌爲卯辰巳則陽浸長矣自乾至巽爲午未申陽極而陰
生也自坎至辰爲酉戌亥則陰盛矣右以橫圖言之自以乾
一兌二至坤八亦一以一周天之理也
蒙引曰若以六十四卦配之則橫圖左邊三十二卦當六時五
十刻右邊三十二卦當六時五十刻其餘四卦則加於子午卯
酉四時蓋以子午爲陰陽之盛卯酉陰陽之中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與鼓之以雷霆以下是造化易則兼而有之
易得此等是易卦變化之所成也
乾道坤道只是陰陽不曰陰陽曰乾坤者以性情言之也
乾道坤道統言氣化形化人物未生之前曰陰曰陽此乾坤
也人物既生之後爲父爲母此乾坤也均之曰乾坤蒙引説

乾坤爲人物始生之乾坤稍費力於人物太遠且道理亦不
是今之生男女雖是父母原來之氣然父母之氣實本於天
地故皆謂天地所生云
蒙引謂男女交感之時陰勝陽則陰爲主陽爲佐而成女陽
勝陰則陽爲主陰爲佐而成男又謂陰陽相勝有以天時勝
者有以物力勝者愚細觀之皆是億度之説未有真見且亦
無據嘗閱褚氏遺書所載似爲可信寇平仲全幼心鑑驪珠
論與褚書之説互異要當以褚書爲正今錄于後
褚氏遺書曰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
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
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
駢胎品胎之兆驪珠論曰父之精則白而輕清母之血則黑
而重濁陽胎氣輕清九分陰胎氣重濁十分小兒在母腹中
受交感之精血父先樂則精裹血而生男母先樂則血裹精
生女二説不同未知孰是然予以易説卦之説斷之坤求
於乾則得男乾求於坤則得女故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
長男坤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夫坤索於乾宜得女也而
反得男此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成男
之理也謂母先樂則血裹精而生女非矣乾索於坤宜得男
也而反得女此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
成女之理也謂父先樂則精裹血而生男者非矣成男成女
之説當以褚氏之説爲的孔子之説爲証無容別議矣
此在此比若自易而言乾坎震艮之陽卦與凡以陽爲主
百[illegible]之陽爻皆爲男而乾道之所成也坤離巽兌之

陰卦與凡以陰爲主一百九十二之陰爻皆爲女而坤道之
成部分之具造化者正以此也

乾 大始 一作成物
大始且引子語甚詳然以愚見似只是聖人贊嘆之辭猶
一大哉大人云爾若謂腑臟筋脉象貌支骸無不備爲大
始則草木之類亦有箇始腑臟筋脉之類不能如人之
一作成物是不得爲大始也而可乎
此承上文乾道成男二句而言乾坤之理不復粘着易矣此
二句合上二句最難看陽精爲主而成男者乃是母血先至
陰血爲主而成女者乃是陽精先至若以先至爲始則男是
陰之所始女是陽之所始其説難通看來只當以陰陽職分
言之蓋乾陽也坤陰也其分則陽居先陰居後其職則陽主

施陰主受陰受陽之施則陰本無事而所事者皆陽之事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者此也陽先以精施於陰而陰以血受之精血交搆人物始生故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陽自以精施於陰而已無復一事懷胎成形其事皆在於陰故曰坤作成物懷胎成形雖是陰事其所懷胎成形之精元是受於陽是其首事本是陽故曰乾知大始乾坤之知始作成如此男女之分則在陰陽施受之際看何者為主陽精為主則成男陰血為主則成女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陽居先而施陽精衝入陰血為主而成男本是陰血先至然陰不為主陽反為主而成男者蓋陰血先至則退而讓陽陽為主而陰為客陽為主故成男而陰血先至又似陰之先

施者於陽施之理似有碍然不以坤為主始而歸之乾者蓋陰血非陽唱不能至陰無立又非陽不立必陽唱而陰始和陰和則陽乘以入而為主陰雖先至亦無能為其主之全在乎陽故陰血雖先至亦不得為先施而知始終歸之陽也陰居後而受陰血參入陽精為主而成女本是陽精先至然不為主陰反為主而成女者蓋陽精先至則退而讓陰陰為主而陽為客陰為主故成女陽精先至以是為主始也直截明白然所謂主始者不在於至之先後而在職分之先後以職分言陽居先主施陰居後主受而陰又待陽而立陰血先至猶不能主施主始而主於陽況陽精先至而能主始乎故雖陽精先至而為施以職分言陽固當為先而主始也

成男成女固陰陽交感各以其氣為主而分男女之之始之成質以陰陽二氣一施一受交相替助而成男女之分只在知始之時坤作成物則在男女既分之後乾始坤成其大統也成男成女其細分也

一陰一陽相為終始以成造化之功一陰一陽各分其氣以成男女之形分氣以成男女此時雖有陰而陽實主之成物以終乾事此時雖有陽而陰實主之乾主其始而坤成其終坤作其勞而乾享其逸也

家引曰或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各有所本矣如何又說男女皆是乾之所始坤之所成且坤之成男易知而乾之始乎女者難別夫乾之氣脉何以反注為女耶曰乾陽也陽之陽則以始乎男陽之陰則以始乎女則太陽少陰之謂也坤陰也陰之陽則以成乎男陰之陰則以成乎女即太陰少陽

之謂也愚謂家引以陰陽老少為說似有據然於陰陽職分尚未明彖傳乃順承天承天時行之意亦不合觀者詳之

此章辞意蓋謂乾道固成男坤道固成女要之造化之理陽先陰後陽施陰受男女之分雖各本於乾坤而不容二然其始也皆生於乾其終也皆在於坤其功相為終始也不容紊焉故凡人物之生形質未成而胚胎先露皆乾之所造乾道一感則陰陽交合成男成女雖有不同胚胎兆朕已成於乾道一施之初矣故曰乾知大始及其懷胎既露形質漸成則皆坤之所為蓋坤既承乾施功方始以醞以釀成象成形成男成女雖有不同骨肉形體莫非終乾之能事矣故曰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坤順而靜是亦乾坤之性情以簡易爲說乾健而動故
則有餘力故其知大始也易易不難也坤順而靜不敢自用
故其作成物也簡簡不煩也
蒙引曰本義使能始物使字好體認易字一始便始更無等待
更無留難可見其易從簡而不自作自己更無加添一分可
見其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上言乾坤之理易簡而已此則言人之體之也

此易字與上易知之易字少差上是難易之易此是坦易之
易正心平易則心事明白如青天白日無回曲隱伏庸人孺
子皆能知其胸中之所存故曰易知若是立心傾險則胸中

谿谷不可測度謂之易知可乎人謂李林甫城府深密矣中
有刀正以其難知爾

朱子曰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
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
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
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
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此可參看易則易
知之說

立心平易而人易知則人皆敬信而歸嚮之故有親若存心
險詖不可測則人畏懼之而不敢近矣欲有親不可得也
有親則是吾所存之是而益自信終身守之而不變矣故可
久若猜貳無與未有不疑惑而中變者欲其可久不可得也

人處事簡省則其事要約如平原大道無許多勞攘曲徑天
下之人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而無事於勞心費力故易從
若是作事繁瑣則科條繁密人有憚難畏勞望望而去者矣
可謂易從乎如秦人法網苛密則人心思亂漢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人大悅王莽之世禁網繁密則天下思亂光武循
河內除莽苛禁吏民喜悅此簡則易從之驗也

易從則吾所作爲之事而人皆爲之人人皆爲吾之所爲是
吾之道行於彼彼之功即我之功也故曰有功如議禮制度
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六事皆合則動而世爲天下道遠之
有望近之不厭非易從之有功乎

蒙引說有功可大謂衆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此說不是夫
自處事之簡至易簡理得之簡吾人自心上事不待求助於

人亦非人力所能與謂衆力然後有功可謂不通矣原來衆
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是帝王用人之說故曰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漢承秦策不可以語此章之旨識者擇之

久者聖人之德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是也未至於久而
可久亦爲賢人之德矣大者聖人之業所謂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是也未至於大而可大亦爲賢人之業
矣

要之易簡亦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
有所加亦非於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無險阻而謂之
易無繁擾而謂之簡爾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易簡之說也程子曰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亦即易簡之謂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自易知易從至於可久可大而謂賢人之德業學問之功庶乎其盡之矣然猶未也又進而上焉則可久者以久可大者以大而為聖人之德業矣聖人之德業亦謂之易簡者始學之時一念之易此易也一事之簡此簡也及至成德之後萬念之易此易也萬事之簡此簡也雖有大小生熟之不同其為易簡則一而已矣故亦謂之易簡

自立心之易至於賢人之德雖亦謂之易然易之分量有未滿未可謂之易也由可久而上之則存心純乎一易始可謂之易矣自處事之簡至於賢人之業雖謂之簡然簡之分量未滿未可謂之簡也由可大而上之則處事純乎一簡始可謂之簡矣天下無心外之理也存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不外吾一心之中矣亦無身外之理也處事純乎一簡則天下之理不外吾一身之內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存心處事順而循之則為易簡於方其為賢人之德也易未純易天下之理猶未盡能易以存心而無遺方其為賢人之業也簡未純簡天下之理猶未盡能簡以處之而無外則是天下之理猶有未得也由是而至積之使易純乎易簡純乎簡則天下之理皆能易以存之而無餘而無一理不具於吾心所存之中天下之理皆能簡以處之而無外而無一理不在於吾身所處之內天下之理皆於是乎得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乾有是易而吾亦有是易坤有是簡而吾亦有是簡吾之易簡即天地之易簡而又能並乎天地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能[illegible]人之位而參乎天地之中[illegible]人亦甚大不我天地成位乎其中則可與天地參矣

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illegible]中稱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至誠贊天地之化育[illegible]故曰配天地位曰易簡曰中和曰至誠皆隨所從而立其理一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上並言聖人畫卦之事此言聖人繫辭之事

易中每卦每爻各有卦一爻之象象之所具不是吉便是凶如乾爻純陽至健有大通至正之象其占之元亨利貞則為吉姤以一陰而遇五陽有女壯之象其占勿用取女則為凶乾九二出潛離隱有見龍在田之[illegible]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有飛龍在天之象其占皆利見大人 其吉也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有乾乾惕厲之象上九陽亢於上而不能下有亢龍之象其占曰乾乾曰惕若厲[illegible]有悔是其凶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象[illegible]便是凶但上古之時易道未明卜筮者得一卦[illegible]觀其象為何知其吉凶為何如[illegible]之書亦不能繫其辭恐民用緣是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各卦而逐一觀其象中所具吉凶之理著之於辭以教人故曰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

設卦觀象之所有其[illegible]引解[illegible]細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是明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處剛柔[illegible]化是就蓍策之卦爻

言蓋聖人既畫六十四卦於是設著揲蓍求卦之說
其十有八變之後非七則九非八則六九為老陽六為老陰
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知揲得是六則變為七
之少陽是柔化為剛也揲得是九則變為八之少
陰是柔推去剛剛　變化則一卦以成而象於
是乎著矣如六爻之　陰其卦為坤而柔
順則貞之象著　陽其卦為乾而
六爻皆正之象　六是坤之初爻
變為陽而一陽　一爻是九則乾
之初爻變為陰而　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之象皆以剛柔變化所使不　吝爲　爻各繫
以辭則吉凶無以明何以使人趨吉而避凶聚　因著

[illegible]

求卦然吉凶不明趨避無從亦不知所以用之矣故曰此聖
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與首章天尊地卑一節相表裏易書本準造化人事而作
故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造化人事之象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故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
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故變化者進退之象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此與下節皆當如此
看蔡引謂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乃三極
之道皆是把外邊造化人事來形狀他此曰之象者言是
採子相似猶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則皆之吉
凶悔吝皆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也若謂把外邊事物來形
容他則所謂失得憂虞者亦外物與卦爻無干也又聖人設
象繫辭之言皆為本義觀卦爻之中有此象則繫此辭不可
用矣下文二象字一道字實造化人事之理但此是解上文
剛柔相推生變化意未干卦爻之義蓋剛柔變化方是所以
成象處未有卦爻故未及也

凡人作事逆理爲失順理爲得得則吉易辭之吉諸
皆由於順理之得其凶者皆由於逆理之失故易辭之吉凶
乃人事失得之象

憂虞也猶云煩惱也虞度也猶云商量也事既不善而憂虞
於是乎悔悟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致悔也此是自凶趨吉
之憂虞易辭之悔悟者皆本於是事將不善而憂虞於是乎
羞愧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取羞也此是自吉而凶之憂虞

[illegible]

易辭之吝者亦本於是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此明首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明吉凶之意故本義曰聖
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以此辭象是失得憂虞之象
辭是吉凶悔吝之辭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

蓍策卦爻六之老陰變為七之少陽是柔變而趨於剛也造
化人事之退極而進者其理也九之老陽變為八之少陰是
剛化而趨於柔也造化人事之進極而退者其理也故曰變
化者進退之象柔變而趨剛而變之已成者剛也陽生自子進
於卯極於午而為晝者其理也剛化而趨柔而化之已成者柔
也陰生自午退於酉極於子而為夜者其理也故曰剛柔者

晝夜之象

六爻以柔居之或變而爲剛以剛居之或化而爲柔一剛一柔變動不居此即三極之道何也蓋太極只動靜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六爻五上爲天以剛居之者或化而爲柔以柔居之者或變而爲剛此即天道一陰一陽之迭運天道一太極也初二爲地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地道一剛一柔之交易地道一太極也三四爲人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人道仁義之並用在人一太極也故曰三極之道

此明上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意變化汎言造化人事剛柔專言晝夜欲見循環之意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見六爻皆是剛柔變化其變無常則卦爻因以立占皆得因之以斷吉凶也本義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每爻皆柔變剛剛化柔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便是流行此即下繫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意

易經衍義　以上第二節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凡事俱有箇當然之理而一理之中自有箇先後緩急之次第如理當進若無漸而遽進卻不是亦須有箇次第故卦以止巽爲漸如伊尹必待湯三聘然後起諸葛孔明必待劉先主三顧然後出豈非有箇次第如理在當退不可遽退亦須有箇次第如孔子不脫冕而行可謂速矣然猶必待膰肉不至而後行豈無箇次第又如孟子之受金於宋辭其辭曰餽贐曰爲兵備不受金於齊其辭曰未有處是皆有箇次第也推之萬事莫不皆然

節齊不泰剝復之說固非小註初終潛見飛躍之說亦不是蓋每卦爻之中皆有箇次第潛見飛躍只合數事看方見有箇次第故不如前說爲當蒙引論語言中倫註倫爲義理之次第若一句話說得當理便是中倫亦不必俱要有終始本末也此說甚善

凡事之理各有當然之次第故曰序此理著之於易是則易之序也易序之說可以此而定矣

所居兼身心說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皆居也安是安固不搖之意不是安乎無事之意言其身心之所處而安固不搖也

此與孟子居之安相似孔子之仕於季桓子安乎乾之見躍也受女樂而去安乎晉之含章而從也色不在而行安乎遯之不終日也見陽貨而不避安乎睽之見惡人以辟咎也

卦爻之辭皆聖人之所繫君子之所玩獨在於爻辭何也蓋

易經衍義　蒙引

卦辭言一卦之全體其辭畧爻辭各言一節之變於人情物理尤爲曲盡且熟讀而愈有味此所以爲君子所樂玩也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可見其樂也

易之序只在上面剛柔變化之內爻之辭只是上面吉凶悔吝之辭

爻之辭不過發明上面易之序而已或曰爻辭所樂而玩卦辭獨不樂乎曰非謂卦辭不可玩言此以見爻辭尤爲當玩爾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君子之所學者易此承言其動靜皆學乎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前時安居乎易序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是動時安居乎易序也占不外辭繫之卦爻之下者辭也
所得何卦何爻則占此卦此爻之辭是占也
君子學易不專在於卜筮一言一行無不法乎易也如撝謙
以成變化下七爻无例可見乎居觀象玩辭不專是欲為動
則觀變玩占之地然動則觀變玩占亦不過是乎居之所觀
玩者而見之用也
君子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動靜皆易
而行合乎天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是本上章說來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故
文王所繫之卦辭謂之彖彖也者言乎卦之象也周公所繫

之爻辭謂之爻爻也者言乎爻之變也於卦言象者卦是渾
全之體而所具之理未明也於爻言變者爻是一節之變而
所具之理已著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
也
此節是明上節之意吉凶悔吝无咎即彖爻之辭謂彖爻之
辭有吉凶吉凶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失得也蓋象變既
成有時位之當而為得者焉得則吉矣彖爻之吉則言乎此
也有時位不當而為失者焉失則凶矣彖爻之凶則言乎此
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彖爻之辭有悔吝悔吝非他
也所以言乎象變之小疵也蓋悔者未至於吉而將趨乎吉
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焉小

疵則悔矣彖爻之悔則言乎此也吝者未至於凶而將趨乎
凶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失猶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焉
小疵則吝矣彖爻之吝則言乎此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
疵也彖爻之言有无咎无咎非他也所以言象變之善補過
也蓋象變之時位有所過之不然是有過也過而能改則復
於無過矣彖爻无咎則言乎此也故曰善補過如中孚之六
四以位近於君而有過以絕馬匹亡而得无咎既濟之初九
以銳進而有過以曳輪濡尾而得无咎此即可見其義本義
曰此卦爻辭之通例是以卦爻之辭言曰彖曰爻曰吉凶悔
吝无咎皆辭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上二節專說卦爻之辭說此下分卦爻辭二節說言易中有

貴賤列其孰為貴孰為賤則存乎六爻之位居乎上者則為
貴居乎下者則為賤是貴賤以上下之位而列也易中有大
小定其孰為小孰為大則存乎卦者蓋卦之屬乎陰則為小
如姤如遯如否之類皆其小也卦之屬乎陽者則為大如復
如臨如泰之類皆其大也是小大以卦而定也易中有吉凶
辯其孰為吉而孰為凶則存乎辭觀元亨利貞利見大人之
辭其所謂吉者可辯矣觀勿用取女飛鳥以凶之辭其所謂
凶者可辯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
此二句與上辯吉凶者存乎辭一句辭中上節吉凶言乎其
失得二句意凡事將凶則悔心生焉凡事皆凶則吝心生焉
然其悔也不在於悔之日必有致悔之端幾之將動而未形

善則无悔惡則致悔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悔之端也其吝
也不在於吝之日必有致吝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不
吝惡則致吝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吝之端也易之辭於悔
之介而憂之則舍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悔矣於吝之介
而憂之則舍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吝矣故曰憂悔吝者
存乎介如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其未祗悔之前其介不
遠復是於其介而憂之也屯之六二即鹿无虞陷入于林中
陷入于林中是吝即鹿无虞者妄行也妄行故吝使其能不
妄行則不吝其妄與不妄之間介也君子幾不如舍是能於
介而憂之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言易辭之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然人之善補過無不能自
悔悟中來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朱子曰
能自訟則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凡易辭无咎皆自悔來如
悔吝之類深味之自見
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此夫子之喚醒乎人處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卦與辭分說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卦與
辭合說
言卦則有小大焉辭則有險易焉然辭非有外於卦也卦辭
之險易各隨其卦情之所向如卦之大者其情向於易辭則從
而易如乾如復如泰之類可見也卦之小者其情向於險辭
則從而險如坤如姤如否之類可見也此云釋卦爻辭之通
例是卦爻辭二者並釋故於善補過下用一句以別之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欲說聖人用易窮理盡性至命故先說易書具有天道
之道以見聖人所以用易也易與天地準一句當虛說彌綸
天地之道始實說故能二字當看得活落
言莫大乎天地而易書之大則與之齊準故於天地之蘊奧
幽明死生鬼神智仁造化萬物皆有以彌之而無有遺漏者
焉又於其中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若智仁若造化若萬物
井井有條色色各別而不容混亂是又有以綸之者焉
天地間精入無形粗及有象物雖有萬不齊不過陰陽二端
而已聖人作易只設陰陽兩畫則舉天地間萬物皆有以模
倣之而無遺漏者矣蓋自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
皆不外一陰一陽之變化自橫圖而圓圖而方圖亦不過一
陰一陽之變化夫六十四卦橫方圓圖於造化人事之理無
所不該彌綸之實可見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下三節言聖人用易之事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以者用易也原始反終者用易以原反之也精氣為物游魂
為變雖不言用易而用易之意固在其中矣用易以窮理要
見易理是如何天地間理是如何聖人用易以窮之要如何
蓋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在於易故聖人
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為聖人窮理盡性之一事謝非聖
人莫能即易而後窮理盡性也得意忘言斯可矣

令卽易求之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天文之變
夜卽易之剛柔也天文之上下卽易剛柔之變化也回陽
生於子進於卯極於午而爲晝陰生於午退於酉極於子而
爲夜亦可以觀晝夜之理也陽明陰暗南方向明陽也北方
幽暗陰也陽高陰深地之高陵陽也深谷陰也山高陽也水
深陰也海水之潮汐陽也其退陰也觀陰陽之明暗可以知
南北之明暗矣觀陰陽之高深可以知地理之高深矣觀陰
陽之進退可以知潮汐之進退矣本義亦擧其大槩不能盡
也此用易以觀天察地之識也幽明之故不必說晝上南高
明也所以明者陰之變夜下北深幽也所以幽者陽之變依
愚見晝也南也上也高也明也卽明處便是陽之變夜也下
也北也深也幽也卽幽處便是陰之變蓋地理雖說陽變陰

易經附說 上繫卷之八 廿六

陰受陽卽陰明之所在而推本於陰陽之變則其所以然
如舊說寧有於變化之循環
陰數六之老陰變爲七之少陽氣化之聚人物始之所以生
與氣機之至而伸者爲神卽其理也陽數九之老陽變爲八
之少陰氣化之散人物終之所以死與氣機之屈而歸者爲
鬼卽其理也其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以以此而[illegible]
天文遠故曰觀地理近故曰察察此觀核者
原是推原反是轉相來看朱子語類謂推原其始而知其所以
來觀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原始反終是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其始[illegible]
又從那始初處回轉來看其終竟之所以[illegible]
生也是得於氣化之聚則知其終得之[illegible]

蓋以其[illegible]而見其終也
陰退消化故爲精陽輕清無形故爲氣精氣合方成人物
人物旣成則氣爲魂精爲魄人之耳能聽目能視皆精魄也
人之喘息呼吸皆魂氣也其生也以精氣之合則其死也以
精氣之散其散也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各還其原也魂
漸漸散去故曰游蓋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
精血只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游則爲降爾鬼神就造化
言死生就人物言
情無形狀有象朱子顯而爲物隱而爲變爲鬼神之情狀亦
是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經附說 上繫卷之八 廿七

此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知何是以易盡性蓋易不外乎陰
陽盡性不外乎知仁知輕清屬乎陽也仁重濁屬乎陰也聖
人之知仁配天地陰陽之道無不盡而其所以盡者皆法乎
易書之陰陽所以謂以易盡性也
知周萬物周徧也盡也言萬物之理精入無形粗及有象皆
知之而無有不徧不盡也道猶大學之道道字訓術方法也
蒙引曰道濟故言天下只言天下之人愚初以中庸盡人物
之性亦証欲兼人物說今以後節曲成萬物不遺者待曲
成萬物兼方兼人物此處只當就人說其心術之所運用能
使天下之人老安友信少懷無不各得其所是其道有以濟
天下也
其知周乎萬物而道足以濟天下則其知不流之空虛矣故

不過行不擇言則為過仁不擇知亦為過仁足以擇知故不
為過旁行是事有遭遇其變常道處不得則於常道之外別
出一法以處之必使其事有濟故曰旁行言從正道行不得
從偏旁而行也旁行易出乎道義之外是流也聖人雖是旁
行而亦不出乎道義之外故不流如娶妻必告父母正道也
舜不告而娶是旁行矣然其不告也乃為無後則固不外乎
道義之正矣曷嘗流乎又如男女授受不親正禮也嫂溺不
援是豺狼也乃溺乎以援之是不由乎正禮而旁行矣然其
援之以手也乃以人之生死為重而以男女之遠別為輕是
亦合乎道義之正而不流也
旁行是行仁乃謂之知者蓋若非其知有以周乎天下亦不
能為此舉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

者不能用也不流是能守其正守正則仁矣
以旁行不流分知仁是就造上看出乃推原其所自來非實
旁行當知不流當仁也樂天所造極深使生到得樂處論語
知之不如好好不如樂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即是此樂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孔子飯疏水
曲肱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亦即是此樂
知命所造極深不止是聞見之知乃是實踐之知是真知夫
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不若莊周知無可奈何而安之
方是知命問莊周之齊物我一生死亦可謂知命乎曰莊周
只是強制若告子之不動心與聖人之知命必有間樂天則
理足以勝私心泰然不足知命則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故
不憂不處地位不是小可先儒謂為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

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此言其至者
與
安土是隨處皆安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
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焉可謂安土
矣敦仁是敦厚於仁語類曰敦只是篤厚去盡私欲純是天
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
敦仁不外乎安土隨處皆安而無處不安則其仁篤厚而不
蕩矣故本義曰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能愛
此言聖人之知仁一節深一節周物之知道濟之仁以處常
言旁行不流以處變言其處變尤深於守常也樂天知命安
土敦仁則與天為一處變又不足言矣要之聖人之知仁非

有淺深特隨其所至而言見其有淺深爾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至命是到那天命處言與天命為
一也天地之化聖人能範圍之天地生萬物聖人能曲成之
天地之道晝夜而已聖人則通知晝夜是其所造直與天地
為一也知何為之用易蓋天地之道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
一陰一陽之道也易書之所有亦一陰一陽而已聖人有得
於易則天地萬物晝夜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聖人之至命
所以為用易也
範是模範如鑄金之模圍是包圍如人圍牆故曰匡郭範圍
是就泛濫無收拾處約起來使成箇事物如模以範金使成
形狀圍以象地使有界止而

於天而頒曆授時於地而畫野分州於人而別生分類俱是範圍之事範圍不使之過也如天只是一氣誰知是春夏秋冬如地只是一塊土誰別是東西南北某州某國如人但見喠喠蠢蠢荒荒野野孰知有箇君臣上下此便是過了聖人為之頒曆授時則天道成為之畫野分州則地道平為之別生分類則人道立是範圍而不使過也

曲成是委曲成就不能直致也要說得與範圍不相侵在人如上下定民志使公卿大夫士庶人各有限制不得僭越是範圍也若未知職業如何而盡各隨其官而為之法制如一部周禮一部諸司職掌使百官各隨其條教係其職掌作一部律令使刑官遵之間刑教民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設為庠序以教之使民知孝悌禮義此便是曲成之事又如

作宮室以易結木為巢之俗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舟車以濟不通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亦是曲成之事至於物若穿牛鼻絡馬首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中伐不粥於市皆是曲成之事如此之類不能盡書

範圍是制其過曲成是輔其不及範圍是裁成天地之道曲成是輔相天地之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蓋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理相為循環則晝夜之道也聖人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與之相默契知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云爾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不外一陰陽而已陰變陽陽變陰是之謂易陰陽氣也所以主宰是氣者理也陰陽之變易皆是理主宰之故夫子下文指陰陽之迭運者而謂之道神只是道箇道因其无在无不在故謂之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蓋當其陰變為陽也而此理則在陽當其陽變為陰也而此理則在陰陰陽只管變易而理皆無不在焉是謂兩在也兩在故不測不測即神也曰神无方言神之无所不在无有一定方所也曰易无體言陰陽只管變易無箇一定形體也下章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正蒙神天德化天道一神兩化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諸說皆是發明此意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言陰變而趨於陽陽變而趨於陰

皆有其漸是之謂化化即易也合一不測為神言陰陽合上只是一箇物在這上往來在陰上也只是這一箇物在陽上也只是這一箇物故曰合一以為在陰忽又在陽以為在陽忽又在陰是為兩在故曰不測言莫有測度也又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只是一箇陰陽兩端故曰一物兩體

朱子曰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言只是一箇物也在陰也在陽陰陽无乎不在故曰兩在惟兩在故不可測度也兩故化言必有兩物方能變化有箇陰陽然後陰變陽陽化陰有箇晝夜然後晝而夜夜而晝凡其變化無窮皆兩為之也若無兩箇物安能變化自註云推行於一蓋雖兩箇變化總是推行一箇道理爾蓋陽者太極之動元亨者誠之通陰者太極之靜利貞者誠之復陰

者推不一而皆推行乎一太極通復雖不一而皆推行乎一
說也
又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化是陰陽
變化即此章所謂易也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故以化為
天道為用神即合一不測之神只是理所以主宰乎陰陽者
也故以為天德為體神化雖有道德體用之分只是一氣而
有動靜爾故曰一於氣而已

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個神易易則提掌乎
此理者也故在易所有神易聖人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於
萬物能曲成之於晝夜之道能通知之則神易不在易書而
在聖人矣是聖人之至命亦為用易也聖人之神易何以見
得聖人之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皆其經綸之妙用
所謂易也聖人之心神明不測能宰制群動經綸妙用皆由
此出所謂神也故曰人能心上起經綸可以觀聖人之神易
矣

蒙引曰神无方易无體繫辭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
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別有所
謂至命也故獨繫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大抵不
過不遺及通字重見得神无方易无體處正是此上之說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夫子作繫辭大傳以明易至是見得天地間道理不外乎陰
陽二者故特發明出來示人此是探本窮源之論周子太極
圖說實有此而出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學者不可得而聞
此云然者發明斯道以教萬世也

大意謂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是氣迭運一陰而復一
陽一陽而復一陰陰陽只管往來循環不已只此便是道蓋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迭運不
已皆太極動靜之所為無太極則無動靜無陰陽矣故聖人
即陰陽之迭運以語道之全體非陰陽迭運之外復有個道
也朱子乃曰其理則所謂道却似陰陽迭運之外又有個道
未免起人疑惑

繼善成性以下所言是則造化人事以明一陰一陽之道亦
舉其大畧者爾若細言之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之上下晝夜
寒暑之往來此在天一陰一陽之道也俯察於地山之發育
剝落水之往來潮汐鳥獸之希革毛毨龍蛇之隱見屈伸魚
鱉之胎卵化育果木花草之榮悴開落此在地一陰一陽之
道也中觀於人呼吸作止語默起居出入寤寐食息在人一
陰一陽之道也以世道言之氣化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治亂
安危相為倚伏亦一陰一陽之道也皆有個物在冥冥之中
以主宰之此則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說一陰一陽之道上見得蓋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則當其為陰時而道在陰矣當其為陽時而道在
陽矣陰陽只管迭運而道无不在焉可見此道在陰在陽不
可測度也不可測度故謂之神究其所以爾在不測者蓋道
只是一氣爾惟是一氣故動則為陽靜則為陰為陽則道在
陽為陰則道在陰在陽如此其神速者非一氣而行兩
物則彼此不無滯在陰未必在陽在陽未必在陰可以測

決不得謂之神矣張子曰一故神正是此意惟是一物在此
在彼不可測度若是兩物在此或不能在彼在彼或不能在
此有所偏滯而不能神矣所故化言惟兩物故彼此更代而
變化若是一物就死殺了安能變化
家引身在此都一念在泉南其神則在泉南稍差為陰陽兩
在是當在陽時則無陰在陰時則無陽身在此都神在泉南
是身尚在此都故不同也所引董五經之事乃前知之說非
不測之神也
此章神无方而易无體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
謂神意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是就天地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繼如子繼父之繼蓋
易上經存疑 卄四
天地生物春夏生成到秋冬皆收斂閉藏了使無以繼之造
化幾乎息矣由是貞下起元天地二氣復交泰而生物則造
化生生之理繼續於無窮猶子之繼父也故曰繼
陰陽五行流行發育化生萬物繼之時也斯時也氣之方行
而未有所成理之方出而亦有所立以氣則未有清濁之殊
以理則未有昏明之異是故謂之善蓋是理未付於人物此
本然者未失未有不善之雜也及夫陰陽五行凝聚成形而
人物生焉則氣之行而已成理之出而已立人則成箇人物
則成箇物此之謂成蓋人物既成則人得所以為人之理物
得所以為物之理莫不有本然之性焉是故謂之性性者人
物所得以生之理也
本文兩之字虛繼之者善言其繼者本善也成之者性言其

成之者有性也
小義言謂化育之功是言化育之功本善既具於陰而行乎
陽者此語只欲開繼善成性之屬作陽
朱子小註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
殺了又曰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屬著成
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繼之者善公共底成之者
性是各家得底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
而成淵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此就成之者性上說一陰一陽之道仁知以人之所禀言見
之之字是指仁知謂之之字是指道仁是得陽氣之多而性
易上經存疑 卄五
偏於動者知是得陰氣之多而性偏於靜者仁者見其仁只
但見其動而不見其靜遂謂此道只是仁不復知有知一邊
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其知則但見其靜而不見其
動遂謂此道只是知不復知有仁一邊故曰知者見之謂之
知若夫百姓則尤其下者終日由於仁知而不知其為道焉
蓋仁者以仁為道百姓亦有禀性屬陽者不知其為道也知
者以知為道百姓亦有禀性屬陰者不知其為道也夫百姓
既一切無所知仁知又偏於所禀故君子仁知合一之道為
鮮也
夫仁屬陽知屬陰百姓雖日用而不知然陰陽之道无不在
也此一陰一陽之道見於人之禀付者也
宗子以見之之字為指道乎以本文上下文勢及本義仁陽

知陰了得此道之一陽故隨所見而曰為全體說之似不是
故須為之說劉若許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就造化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條是乎帶生物說
此則專就造化說
仁謂造化之功只是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謂之顯者蓋
當窮冬閉塞之時為物歸根復命陰陽五行所以為生物之
具者皆收斂而不可見及至陽春發生之時天地交而二氣
通陰陽五行絪縕交密於兩間以造化乎萬物章章乎昭著
而不可掩是故謂之顯用是機緘之妙機是弩之機緘是絲
之總結處機一發而矢即至緘一引而絲即舉所以為妙用
也藏用所以為神妙者以其感而遂通觸而即應有似於弩

絲之機緘爾蓋陰陽五行流行於兩間以化生萬物造化之
功固昭乎而莫掩及至萬寶告成之時陰陽之氣咸收斂閉
藏於至靜之中可以為後來生生之本化化之機亦猶弩之
機可以觸發絲之緘可以順挈也故曰藏諸用
當曰藏之體而曰藏諸用者此是有用之體故亦謂之用此
等字樣非大聖人不敢下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但立一字
而義可通聖人固不循其故也本義用謂機緘之妙亦是會
其意解之未必聖人之意是如此
顯諸仁言顯而為仁藏諸用言藏而為用諸字輕看
顯諸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藏諸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
也然天地無心而成化不若聖人之有心而憂焉舜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聖人之憂有

如此
發乎外者本乎內顯仁是發乎外也其外如此其內之所存
可知矣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
則其外之所發可知矣故即藏用而謂之大業至矣哉是就
不與聖人同憂上看出
或問聖人盛德大業不若天地之無憂可謂未至乎曰此姑
抑聖人以揚天地爾聖人之盛德大業雖不能無憂亦不可
謂不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上以顯仁藏用為盛德大業姑就其大體而泛言之其所以
為盛德大業者未之及也至此則要其所以然者而盡言之
謂藏用固謂之大業矣所以然者蓋其所藏者大而無外舉

天下之物皆在其包藏之內而無一物之遺漏是惟不發一
發則無所不到而為業之大矣故即其富有而謂之大業顯
仁固謂之盛德矣所以然者蓋其所以顯者久而無窮化工
之生物者自微而著由小而大生生不已進進不息愈久而
愈無窮非其存於中者渟滀盛大而不可為限量則一出而
隨竭矣安能如是之不息故即其日新而謂之盛德
雲峯胡氏曰富有者無物不有而無一毫之虧欠日新者無
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愚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富有也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日新也顯仁
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復藏藏而復顯一陰一
陽只管迭運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機之出入
者然也

生生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此陰陽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陰陽一陰而又一陽此陰生陽也一陽而又一陰此陽生陰也繼善而成性顯仁而藏用陽生陰也成性而繼善藏用而顯仁陰生陽也以至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動息榮悴皆然無㫁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就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萬物之生方其流行之際氣初凝而未實形初就而未具依稀其形容彷彿其狀貌此成象也斯時也輕清而屬乎陽也則謂之乾及其形質既成貌象已具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其形色若何其性情若何細微曲折莫不詳著而悉陳此效法也斯時也重濁有迹屬乎陰也則謂之坤

易經存疑 ■上係本之十 卅以

成象是未成形纔有箇象爾效法則形已成而凡事皆具矣故以為陰陽之分

成象之乾陽也效法之坤陰也此一陰一陽之道見於生物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就人事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言究極七八九六之數者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因卦爻之辭以知未來之吉凶此所以占其事也故謂之占既而以所占卦爻之理見之行事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故謂之事占是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是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一陰一陽之道亦可見於此矣

蒙引以來係以此條者所謂財化以及物也或以為以入事者係揲蓍先公之旨而云其實却是說占易言不是說人事言人間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耶

陰陽不測之謂神

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見陰陽之迭運皆道之所為也陰陽迭運而道若無不在則其神妙可知矣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詳見一陰一陽之謂道下

此是說一陰一陽之道上見道之無所不在而替其為神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言易書也易者陰陽之變也以言乎遠見理則無遠弗屆

易經存疑 ■上係第六

蓋陰陽之理不以至遠而不到莫得而禦止之也以言乎邇則陰陽之理不待安排而自不偏如今這些椅亦有箇上下硯池亦有箇內外這便是陰陽何待安排布置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一物無陰陽如蛟蟲至細也有飲食息動靜是亦有陰陽也備言物物皆有若有一物無陰陽是不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推易之所以廣大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乾坤各有性氣皆有動靜乾之性氣其靜也專一而不他惟其專一而不他則其動也直遂而無所撓惟直遂而無所撓則其性氣之發四方八表無一不到而規模極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氣其靜也翕合而不洩惟其翕合而不洩則其動也開闢而

無間於恬與闢闔而無閉拒則乾氣到處坤皆有以承受之
而復量然其廣矣故曰廣生焉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廣生皆
就乾坤說易書之淡大則秋為乎此不可以本文廣大亦易
書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廣大指易書即首節夫易廣矣大矣之廣大天地原自廣
大上文大生廣生可見也易書之作法乎天地易書既作則
配乎天地配猶云相似也此與易與天地準相似蓋易書之
作乃法乎天地易書既作則與天地準也
變通是易書中之變通即蓍策卦爻陰變陽陽變陰也四時
運行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之變化故曰變通配四時
○日乃陽精而明於晝月乃陰精而明於夜易書卦爻不外
一陰一陽陽則光明陰則暗昧此陰陽之義也與日明於晝
月明於夜者何以異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因得其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
仁禮屬健義知屬順健則作事無難故曰乾以易知順則作
事不擾故曰坤以簡能此在人之至德也易不外乎陰陽陰
陽之德不外乎易簡凡卦爻之屬陽者其性皆健而作事不
難人稟陽氣而生其性健而作事不難者實似之凡卦爻之
屬陰者其性皆順而作事不擾人稟陰氣而生其性順而作
事不擾者實似之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或曰易中之易簡是兩人至德之健順只是一人如何相配
且五常健順雖均為人之德然人之生有得陽氣之多而偏
於健者有得陰氣之多而偏於順者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故至德之健順乃仁知之別豈兩人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
於崇德廣業見易之至知崇禮卑至道義之門皆言崇德
廣業之事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於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所
謂範圍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也聖人以易之理
則其知之無不知而智識高遠卓越其德崇矣是效天崇
之極也幾其微觀天文俯察地理而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以至
皇帝王伯之道古今治亂興亡之故無不洞然明照之下則
其知崇之崇信乎如天之高而出乎萬物之上也循易之理
則其行無所不到由麤入至細由至著入至微纖悉毫末
無一忽易而積累矣其禮卑之為也觀其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細諳對越之類至極
纖悉亦無所苟則其禮之卑信乎如地之平而在於萬物
之下也
語類曰至微至細密事皆是謹戒謹戒兢兢惟恐失之
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句上堂階先左足至羨之
有說者用功無所不致其極處都是卑處
此德字以知言與禮字對見行禮卑如地而業廣是如何蓋
禮必至於卑下處無所不到其事業方廣如高處到卑下處
欠闕不到則所就者狹矣業何以廣朱子小注曰禮卑者業

之[illegible]中庸說有以子不到處這兼便作文說得不[illegible]
本然知崇如天[illegible]禮卑如地[illegible]後看此得分說[illegible]
於德業衡未可於此處說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illegible]
崇業廣象引說亦明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承上文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謂天地設位則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知禮至於效天法地則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從此出故曰道義之門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則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益居累則業於是乎廣矣此易所以為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為至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合天下事物之多則見其雜亂故曰天下之賾形容是天下之賾底形容猶言模樣也物宜只是天下之賾蓋一物有一物之所宜也

見天下之賾既擬其形容者是如何於是畫卦以象其物宜如擬天之形容見是純剛至健底物便畫三畫純乾以象天他如若父金玉寒冰良馬木果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乾象之此擬地之形容見是純陰至順底物便畫三畫純坤以象地他如母布釜均手子母牛大輿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坤象之八卦皆然不及盡擧

象是象天地之賾而立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動自有個道理一攀手便觸著[illegible]
其中自有一路可行得去此會中之通也[illegible]
把這通來立箇常法教人去做隨以其常法繫之於爻[illegible]
由此則吉悖此則凶是明其吉凶也是爻辭因天下之動而立者是故謂之爻爻者交也變也動則動矣如屯卦六二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而三又匪寇婚媾兩者相衡難以並從然義當舍之而從五此通也聖人則斷五在所當從三在所當舍立成典禮以著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又如萃卦初六上應九四是當與萃者而隔於二陰乃志亂而妄萃是亦彼此相牽難以並萃者然義當舍二陰而從九四此通也聖人則斷四在所當從二在所當去立成典禮而著之爻曰勿恤往无咎此皆繫辭以明其吉凶也易中此類甚多雖有不盡然者聖人立法皆必自難處而立故如此立言爾小註父子君臣之說是要發明會通之義明白爾在易中無可尋處恐引也萃二爻亦畧近之學者不可執泥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言天下之至賾其頭項繁多雜亂宜若可惡也然其中一物各有一箇道理如何可厭如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如此之類亦繁雜矣然所以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者各有箇道理何可惡得自此推之不能悉擧也

天下之動千變萬化千條萬緒最易紊亂若然上面各有箇會通典禮如何紊亂如乾之六爻言龍而有潛見惕躍飛亢

之不一似易者亂也然潛是潛之理見是見之理以至[illegible]
飛亢莫不皆然何嘗有紊亂乎漸之六爻言[illegible]
磐漸陸漸木漸陵漸陸之不一似易者亂也然漸[illegible]
之理漸磐是漸磐之理以至陸木陵陸莫不皆然又何嘗紊[illegible]
亂乎三百八十四爻自此推之俱可見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承上文言象言天下之至賾爻言天下之至動則言行之理
皆具於易矣君子之言動也舍易何所取法哉故言不苟言
也擬之於易而後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六爻之理是
如何吾之言如何而後合諸易比擬停當而後見之言爲動
不苟動也議之於易而後動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
之理是如何吾之動如何而後合於易[illegible]停當而後[illegible]

亂焉擬之而後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各當其理而言之變化於
是乎成矣議之而後動則動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動之
變化於是乎成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以言行感通發中孚之義與爻辭稍異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illegible]上文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illegible]
言行是君子之樞機蓋樞是門之所由[illegible]

[illegible]言行是君子之所由以出身加民[illegible]
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所由[illegible]
之外應違感動天地又是推出說言行之[illegible]
雖天地亦能感動[illegible]天地位萬物育[illegible]
冬先此水而[illegible]一節之行亦能感動天地如此
此言即此爻而擬議之見言行之當謹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
[illegible]是闡爲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此是言其迹之異二人同
心以下是其言其心之同處夫二心之同至於物莫能間而
[illegible]言行未如此[illegible]之異哉

言君子之道或出而[illegible]或處而不仕或默而不語或語而[illegible]
默其[illegible]迹之不同[illegible]之利反矣[illegible]心則[illegible]同[illegible]以
其迹之異而有[illegible]其心之同也非[illegible]言堅不可破乎
不可間天下之至堅莫如金而使其遇之亦斷[illegible]而
莫能間乎其出言[illegible]彼此相信此有[illegible]彼以爲有味彼有
言此以爲有味其臭如蘭也其心之同如此其迹之不同何
也時之所遇有不同也其時不同其事因之不得不爲之而
有異然其心未始有異也惟能以迹而間心哉故曰聖人之
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得其當是乃所以爲同
也意正如此故孔子[illegible]生死不同而同於仁禹稷顏回隱
顯不同而同於道此可以觀君子之心迹矣
家引同聞是明斷之意[illegible]利刃切物必如[illegible]而分何能[illegible]

[illegible]以同其利斷金
周瑜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君言聽計從然[illegible]後
生當有謂其意乎可以味斷金之意
即此爻所擬議之君子惟求其心之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
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
言凡物苟安錯之於地已可以無覆矣況又藉之用茅則甚
以安矣何咎之有何哉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一薄之微
賤甚菲薄也至其用之則可以藉物而无傾覆之患是其可
可重也君子慎斯術也以往將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其无所失矣
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解勞謙吉厚之至也是釋終吉之辭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是方說上爻辭去毒勞不伐有功不德
至厚之至正是以其功下人者也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如
此故曰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語[illegible]能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又是用謙不伐不德[illegible]
謙字即是禮言恭有其位是解君子有終
即此爻而擬議之見有功勞之當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
此乃文言故不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亦與本爻不甚相貼與解同人九五初似
[illegible]人之情因卦以發者也
[illegible]告武后以亡君儀教我殺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
[illegible]以示信者此豈不密而失身也[illegible]欲誅諸宦
人[illegible]權與父完謀令密圖之事泄被殺此幾事不密則害
成也
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密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illegible]小人之事也
[illegible]
也[illegible]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
之招也
此解六三爻義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人皆起非望之心矣故盜思奪之上
而慢之下而暴之則奸雄得以為辭而起攻伐之念矣故盜
思伐之財物而不謹藏則倚盜乘間而竊取矣故曰謾藏誨
盜婦人無事而常梳飾則輕薄少年起淫慾之心矣故曰冶
容誨淫此四者皆自處不善而為盜之招也負且乘致寇至
正是此理故曰負且乘致盜至盜之招也
右第八章
新刊增訂附註易經存疑卷之九終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同安知縣括蒼小齋 陳文
同安教諭梓州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邑庠生 男 林有檔
邑庠生 孫
仝校

繫辭上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本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先言河圖奇數之宗祖也伏羲之時龍馬出河背上旋毛圓子有自一至十之數而其位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此天地精粹之氣聚於一物之身以顯造化之迹者也然人知龍馬之有圖不知河圖之有數知河圖之有數不知其為天地之數知河圖為天地之數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地故夫子即是圖所指出以示人曰某某是天數某某是地數蓋天屬陽陽之數奇圖數之奇者皆屬乎天地屬陰陰之數偶圖數之偶者皆屬乎地故天之數則一地之數則二天之數則三地之數則四若五若七若九是皆奇數而屬乎天也若六若八若十是皆偶數而屬乎地也此是在指點圖數之屬天屬地者以示人未有意義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上既以河圖指點出天地之數以示人此乃併從其類言之以其地數五是其總大號而計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備其全數而計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所謂其義成變化行鬼神是盡發其義意謂河圖之數奇者屬天偶者屬地即是謝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而屬乎天是天之數有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偶數而屬乎地是地之數有五也是五位也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蓋從一至十一變一化以序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如兄弟第一第二之相與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一奇一偶各以兩相合而奇偶之相為生成者以五合五一生一成相與而生水火木金土如夫婦之配合而生育也天之數五積而計之一三五七九為二十而單一箇五是天之數二十有五也地之數五積而計之二與八為一十四與六為一十又單一箇十是地之數三十也二者合計之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此天地之全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天以一變生水地以六化成之地以二化生火天以七變成之天以三變生木地以八化成之地以四化生金天以九變成之天以五變生土地以十化成之一奇一偶相為次第一變一化相為生成五行之生成莫非陰陽變合之妙所謂成變化者如此鬼神只在變化生成上天一生水是來而伸神也地六成之則生者往而屈而地六之成水者又為來而伸矣地六成水神也及地二生火則地六又為往而屈而地二之生火又為來而伸矣地二生火神也及天七成之則地二又為往而屈而天七之成火皆

又為來而伸矣天七之成六[illegible]此[illegible]天三生木則[illegible]之又為
往而[illegible]而天三之生木又為來而伸[illegible]以至地八之[illegible]
之成金天九之成天五之生土[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往來[illegible]是
知此皆鬼神之所作故曰行鬼神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illegible]是成變化行鬼神[illegible]五位[illegible]三[illegible]天
十數而曰位者位數之所居也
五[illegible]故不過水火木金土之生成爾五行之生自微至著只一
至十乃微著之序以而其流見於龍馬之身也此五行與太
極圖陽變陰合之五行不同太極圖說造化初生之五行此
就萬物之生成言蒙引曰凡物資始時屬水流行時屬火向
於實則木矣實之成則金矣又曰水質微故居先火稍著故
次水木則著而實矣故次火金則實而固矣故次木土則以
全[illegible]言故居中

五行各有生成其生者則皆屬乎天地生於天者成於地生
於地者成於天故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火生於地二成於
天七木生於天三成於地八金生於地四成於天九土生於
天五成於地十然亦未[illegible]於天一起二三四五凡四位而後地
六成之不亦綴乎蓋五行之生成實相連接只在一時[illegible]其
水之[illegible]而成即[illegible]之間然天一生水又間五位[illegible]六然
後成之之理特五行之生數止於五除一二三四五生數之
外自六至十皆是成數而為生數之副以五成數衍而配
五生數則六當配一七當配二八當配三九當配四十當配
五以其相配而數之則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云云本義之所
云爾錄是數之在馬圖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居而三與八
居[illegible]四與九居而五與十居中一生一成皆[illegible]八
而[illegible]之所為而實天地所生之自然[illegible]之
地非人之所可知也

鮑氏胡氏曰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
生金[illegible]以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
金也

五位相得一二三生數相連謂之相得是也如六則是成數
乃數[illegible]而謂之相得似乎難說蒙引曰一至五生數已備至
此則成數當繼之矣故五後即繼以六總是五行一氣也今
按此說似乎可通不然則無說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
掛

上言河圖之數正為易數張本爾故此承言大衍之數蓋易
之用也本義謂河圖中宮之數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者蓋河
圖一箇五乘一箇十便成五箇十以五箇十乘一箇五便成
十箇五聖人有見於此故就中宮之數而衍之蓋一者數之
始十者數之終但是一便含箇十數始必有終之義也河圖
中數是五箇一取一箇一衍之而成十取五箇一而各衍之
則成五箇十矣故曰大衍之數五十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
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朱子曰中數五衍之而
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衍便是五十即
此可見大衍之說

玉齋胡氏本旬是一是二是三之數恐未是

朱子曰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illegible]自然
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illegible]
底大衍是用意以揲蓍求卦底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是變化之理[illegible]
化亦無自而顯故聖人作易生蓍倚數教人揲蓍求卦大衍
之數五十此蓍策之全數也蓍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故
至用以筮則止用四十有九其一置之不用此五十數者全
用之則其數不行而無以成易必置一不用而後其數始行
始可以成易此則神不可知處故本義謂出於理勢之自然
非人智力之所能損益也啓蒙謂虛一以象太極本義削去
不用蒙引謂氣有為而理無為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無為
愚按太極動靜而分陰陽太極非無為者也況太極錯不離
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今虛一不用以象太極却把太極與
陰陽判而為二尤為未穩愚意啓蒙之說非本義所以不用
其或以此也歟

以分而為二以象兩儀觀之則四十九策未用之先太極渾
淪陰陽未判之象也但聖人不言爾

蔡節齋考索曰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
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
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
惟見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也

以四十有九之策信手中分而為二左右二手各得其一以
置之左右一大刻之間此所以象兩儀也以右手取右大刻

[illegible]左手小指之間此所以象人而參三才也次以三[illegible]
[illegible]十六策各四數而揲之此以象四時之有四節也[illegible]以
數之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扐於左手中三指之間[illegible]
象歲之有閏月也曆法三歲一閏[illegible]歲再閏故揲蓍之法左
揲左揲左歸奇右揲右歸奇凡有五節五節之中凡有再扐
然後別起一掛正以象五歲之再閏爾
[illegible]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
歲扐右則五歲再閏也故再扐而後掛

西山蔡氏曰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
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尚餘六
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

氣盈者天之數朔虛者月之數

[illegible]一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凡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
數也故日與天會[illegible]多[illegible]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
日會[illegible]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
生焉此氣盈朔虛[illegible]六日蔡氏云六日者舉成數也
按此其大畧者[illegible]命[illegible]和朔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illegible]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

上言揲蓍求卦之法於造化既有所象此言過揲之策於造
化亦有所象乾坤之策二篇之策皆過揲之策也朱子大傳
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見掛扐之外見有若干數為[illegible]爾
[illegible]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

挂扐之爻三揲挂扐過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以為其參
之爻三揲挂扐過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分之
爻三揲挂扐過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老陰之爻
六策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
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者合義知曰三百有六十有三本
義曰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又不數六日不足曰凡
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省舉成數而言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爻三十六二爻七十二三爻一百
單八四爻一百四十四五爻一百八十六爻則二百一十有
六也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爻二十四二爻四十八三爻七十二
四爻九十六五爻百二十六爻則百四十有四矣

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老陽之數計之也坤策亦
然故承此而言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皆老數也
本義曰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重老陽之
數也陰爻亦然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
有此數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
九十二一爻三十六策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
九十二一爻二十四策總得四千六百八策陰陽總合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此當萬物之數
當萬物之數蓋萬物之數至多也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亦多之至也故以為當萬物之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分二掛一條正是揲求卦之法此四營而成易分之六
以掛只是自此而推之爾故曰四營而成有八變成
卦易即變也故四營成易之下即繼以十八變方成卦之
八卦而小成
上言十有八變而成卦此言八卦而小成明卦之有內外體
大小成也蓋四營而成一變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有三爻
此明既成八卦於六畫之卦則為小成也
蒙引曰上言十有八變而成卦然中間內
體一節未及發故補此之以此句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伸是自十八變成卦之後而引伸之不是自八卦小成而

引伸之此與易學啓蒙之說不同蒙引有辨
言既十八變而成卦由是引而伸之視其爻之變不變以為
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又以一卦為准觸其類而
長之則六十四卦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凡有四千九十
六卦也變而至是不可復加矣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上言揲蓍求卦之法成於十有八變經於引伸觸類則其法
已盡矣此則詒其功效以示人也道是易中之所具者如所
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也當夫十有八變之後
引伸觸類之餘觀其所成者何卦所値者何爻則此理昭然
於卦爻之辭是道因辭而顯也德行以民生日用之所行如
建侯行師婚媾祭祀涉川攸往是也民於吉凶之途而

莫知[illegible]避則民行[illegible]不須改以終[illegible]
有八卦之後引伸觸類之餘見[illegible]成[illegible]何
爻而吉凶之理皆具於卦爻之間由是用之以作[illegible]言以
之趨凶以之避民皆[illegible]忘然勉勉不怠作以行以成德行
以通行若神明之所為者故曰神德行後學變而通之以盡
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即是此意
道是吉凶之理德行是趨吉避凶之事問易者必因數而得
辭而後知道必先道而後德行可成此其序也本義以顯道
屬之辭神德行屬之數似失其序矣況此章皆論數本不及
乎辭若云辭字不須顯道神德行俱屬之數方似穩當但不
知朱子當時為何似此分釋
酬酢[illegible]總承顯道神德行不必分屬上文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之道皆神之所為也故能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
此夫子有見於易數而重致嘆美似中庸者不固聰明聖智
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意思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凡人用易有兩樣卜筮是一樣所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也有不用卜筮是一樣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也
如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如先儒所
謂孟子善用易此不用卜筮者此章以言者尚其辭是不用
卜筮以動者尚其變是用卜筮以制器者尚其象亦有不用

卜筮者此須兼動[illegible]言
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斷事也如[illegible]
有[illegible]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illegible]曰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之易不占而已矣此尚辭以發言也蓋易辭該天下之事理
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其該天下之事理可見故曰所
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尚其辭以發言斷事則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矣故曰以發言者尚其辭事物交接念慮初起經營籌
度其應接之方是之謂動凡人揲蓍求卦四營而為一變其
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隨其所趨而無一定三變之
後所餘之策或七或八或九或六隨其所趨而無一定是之
謂變應接之初不可執定要知何惟觀蓍策之變看所成者
何卦所值者何爻然後以之應接如得卦爻事理無失是可
作也可作則作[illegible]如是卦爻事理有失是不可作也
不可作則止無定執焉是之謂尚變蓋動者事之未成變則
象之未定者也舊說人之舉動不可執滯當如蓍策七八九
六之變之無定愚按依此說則以動尚變為空虛初不粘着
策卦爻之變化恐尚有碍如愚說於不可固滯之意自在也
學者細思當自得之
象是變之已定如六畫純陽為乾之象六畫純陰為坤之象
一陽動於五陰之下為復之象一陰伏於五陽之下為姤之
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器是動之已成如建侯行
師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是也凡此等事皆具之易易之
所具自有其象如屯初九則有建侯之象師貞丈人吉无咎

則有行師之象也之六二則有婚媾之象隨之上九之六[illegible]
四則有祭祀之象需卦坎水在前乾健[illegible]之[illegible]
人之制器取其象而法之見不鈍不忘[illegible]以之[illegible]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動[illegible]變以制器[illegible]
未備占不外乎[illegible]繫於卦爻之下則爲[illegible]
者何卦所値者何爻其辭之或占或凶在所當用則謂之占
[illegible]以[illegible]凶者則當考其占也考乾元亨利貞之辭
[illegible]其十[illegible]乾六九[illegible]之辭可知其凶過六十四卦三
一四爻[illegible]以曰以[illegible]者尚其占象引[illegible]不可泥卜
述卜筮[illegible]一[illegible]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於
經必謂依此[illegible]用易[illegible]筮者則當考其占其辭不爲不
居[illegible]依象[illegible]筮[illegible]占以用於卜筮乃拘上三句
爾[illegible]何觀之[illegible]入之言若拘之拘况卜筮明是實事乃
以値字[illegible]而且又多事學者細思當自
得之
一以君子將有爲[illegible]此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
有遠近幽深遂知[illegible]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文問焉[illegible]曰發言處事又是添字恐不是聖人
本意亦無據[illegible]去發言者依憑見以言當作問易之言
朱子小註曰言[illegible]命如嚮應受命也此說當從若作
發言處事則必須[illegible]而必用言者若發言處事平重則
不應本文遺了事字故以言作問易者之言爲當遠近幽深
如事在千里之外百年之久遠也在几席之下旦夕之間近
也事有[illegible]幽暗之中[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太祖太宗

之[illegible]代[illegible]是幽[illegible]
英組[illegible]與稱之[illegible]武后[illegible]
其人已在[illegible]此深也通典以造化[illegible]
人心念慮之發動爲深以未見識來物吉凶也人事[illegible]
若造化氣數之推遷乎人心念慮之發動則莫[illegible]隱
莫顯乎微者又安得爲深
無有遠近幽深遂知將來之吉凶於此見易辭爲天下之至
精[illegible]當初聖人[illegible]辭[illegible]得卦爻中義理是如此然後設爲
飛象來說於[illegible]無不該如乾初九設爲潛龍之象其占曰
勿用看隨甚樣人皆用得[illegible]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
所以曰天下之至精[illegible]若說得執殺不能該天下之理便是粗
底事理不爲精矣朱子學易綱理定[illegible]尚[illegible]用[illegible]始
到[illegible]
有[illegible]本無[illegible]精之意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卦爻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有不相准者吉凶
何[illegible]而[illegible]人於[illegible]會者淺於象[illegible]會者深伏羲教人
[illegible]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無不應矣文
王周公之辭所該[illegible]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
載[illegible]卦象卦[illegible]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爲吉
凶之前知爾[illegible]不可不察也
[illegible]聖人至精之言只是大綱且[illegible]易辭而特[illegible]
辭[illegible]會者淺於象[illegible]會者深信如劉氏之說子於[illegible]
引[illegible]易可象[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可言而不可[illegible]意近如此學[illegible]不
可不知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illegible]之[illegible]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綜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是一節數目既以三數之復以五數之以三十[illegible]
錯以三數之得十簡[illegible]三十也以五數之得六簡[illegible]五六
三十也謂之[illegible]四[illegible]三變只是一下故云[illegible]
復重參伍以數之故曰參伍以變亦是錯[illegible]
一般是相考數以審多寡之實之意[illegible]
錯綜其數朱子語錄謂一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對為錯
六七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愚謂右只得
七八則無上下矣謂六便對九七使對八亦是擬將所無只
是尋簡九七來與六八對爾依愚見錯綜二字只是三變之
際分而為者策三變之後總算著策爾如一變之後置掛扐之
策於格上第二小刻二變之後置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
[illegible]
刻[illegible]所謂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三變之後將所置三
刻之策總取起來[illegible]九是六是七八此所謂綜而挈
之一低一昂之謂也
一變之中就有參伍如左揲右揲左歸奇參也右揲右歸奇
伍也
文者陰陽老少之稱方其一變之餘所得之策非一二則三
四未知其為七八九六陰陽老少之文未成也及三揲兩手
之策見之謂通其變其所得之策非七八則九六七為少陽
八為少陰九為老陽六為老陰是天下之文於是乎成矣
三變之後方見錯綜如三變之策布而為三錯也挈而為一
綜也其所得之策非七八則九六未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
何爻動靜之象未定也自三變而十八變卦之謂極其數是

時所得之卦如六畫皆七則為純乾六畫皆九則為乾之[illegible]
坤六畫皆八則為純坤六畫皆六則[illegible]
帮之[illegible]○[illegible]
所[illegible]
同如九六變也七八不變者[illegible]
為九六則一爻僅七八為動者[illegible]則不分九六與七八
天下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也惟其知是故能為多
為[illegible]為老為少為動為靜莫知其方惟變所適故
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錯綜通變極數均是尚變尚象之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與於此
[illegible]
上言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之事以至精至變[illegible]之此則指本
於至神即本義所謂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要
不過前[illegible]神无方而易无體之意兩神[illegible]用也
易只是著卦著卦本是[illegible]事物故曰无思无為寂然
不動是言人未揲著求卦之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是上
文遂成天下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響遂知來物之意
蓋即上文而[illegible]至神也
言易不外著卦[illegible]
揲蓍而已卦雖有[illegible]然其未動也只是四十九之
而已思出於心易則无心也何思之有為起於思易既无思
也何為之有方人之未問易也蓍在櫝卦在冊如其象之未
判如朕兆之未形衛此其寂然不動者也及人之問易也象

辭占固之而[illegible]以觀[illegible]
居此者其其至[illegible]之以无有[illegible]所[illegible]
非天下之至[illegible]孰能與於此哉
八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尚辭尚變尚象尚占既畢此欲明上文所為聖人之道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要之極深研幾只是
一精至變爾[illegible]辭占為天下之至精而受命如嚮[illegible]
則辭占也[illegible]是聖人之所以極深者也象變為天下
而參伍錯綜成文定象則象變也皆是聖人之所以
研幾也蓋天下之事隨其得失莫不有吉凶之報[illegible]其
始吉凶未見而其理隱於未形[illegible]深也辭占則[illegible]
命 遂知來物於吉凶未形之幾[illegible]以
告人[illegible]所以極其深也蓍未動之先陰陽老少卦爻動靜
未交[illegible]所命事之吉凶悔吝未知其所判其理最是微妙難
見所[illegible]研幾也象變則因蓍而形因揲而得卦爻之陰陽老少
一[illegible]之吉凶悔吝[illegible]出來示人是有以研其幾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易惟聖人所以極深也則天下之人迷於吉凶之途而莫知
所適從者今則知其孰為吉而在所當趨孰為凶而在所當
避天下之心志於是[illegible]通矣易惟聖人所以研幾也則天下
之人昧於趨避之故而莫知所為者今則以之而成文定象
以之而用動制器天下之事務於是乎成矣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又即上文之意而歸之神與上文易无思无為一條意思

相似言幾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illegible]
成務者皆不待疾而自速不待行而自至言[illegible]
一方是神之所為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承上文之意而用首章之句以結之夫易聖人之所以極
深研幾通志成務如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此也
此章先蓋上章未盡之意蒙引說亦明白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承上章言卜筮之事亦盡前章未盡之意也
開物成務知行之意示人以吉凶之途使知所趨避而[illegible]
以之開是開物也既示吉凶之所在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
事務以之成是成務也冒天下之道言天下道理皆在其草
冒之中無所遺漏蓋舉凡天下之事小而涉川伐往大而建
侯行師精及無形粗及有象其吉凶悔吝之理而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無不包括隨人以事問易而易皆有以開物
成務所以說冒天下之道語類曰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教
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中故
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
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於君僚屬於官
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
有元吉无咎之戒恐按必依此說方說得冒天下之道若一
爻只管一事則爻只三百八十四何足以盡天下之事變而

育天下之道哉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承上文開物成務[illegible]易以開物成務故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易以成務故聖人以定天下之業[illegible]人
用易通志定業則天下之疑惑於是乎斷矣故曰以斷天下
之疑是故字[illegible]若依此[illegible]但[illegible]傳中此類甚多知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是
故蓍之德圓而神之類可見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言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必先有此然後作易以舍民用
故語[illegible]謂此言聖人作易之[illegible]
凡物[illegible]則流動流動則行方則止定止定則知蓍方止的當
之時初莫知其為一為二為一為四及三變之時又莫知其
為七為八為九為六是[illegible]而不定變化而無方也故曰其
德圓而神卦是[illegible]得者方其始揲之時未知其為何卦何
爻吉凶之理[illegible]未知及夫十有八變之後看所得者何卦
所值者何爻而卦爻所具之[illegible]或為吉或為凶皆一定而不
可易故曰方以知方者一定而不轉移也知者中藏是非之
理也
六爻之義變易以告人如乾之六爻則有潛見惕躍飛亢之
殊漸之六爻則有干磐陸木陵逵之異此其變易告人處貢
曰告是即書曰貢于非幾之貢字
聖人體其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便似把他來洗濯他家

心一般語類曰是以那易之理來洗自家心了[illegible]
小知在裏許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聖人開物之[illegible]
已前而將來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illegible]
是以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illegible]
必先知之故曰神以知來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此聖人方知之德也往[illegible]吉凶[illegible]有
形兆而其理已一定者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矣
聖人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何者為吉何者為[illegible]都藏在
胸中了故曰知以藏往稽福曰方今君命[illegible]而[illegible]陵外感
之權曰以益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是[illegible]藏往之德
者也
吉凶與民同患言吉凶之來不知趨避民以為患聖人亦與
人同也趨吉避凶聖人[illegible]民同藏往知來聖人與民異說其
所以為聖人歟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是二項蓋承上文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而言此[illegible]古之聰明睿知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亦猶
神武有以服人而不假殺伐之威者也故本義曰得其理而
不假其物之謂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上言聖人無卜筮而自知吉凶已具作易之本此承言聖人
作為卜筮教人知吉凶以終上文之意也是以字是承上文
言聖人聰明睿知具圓神方知之德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是

以上而天道則明之下[illegible]天道如何[illegible]
易蓋天道不外太極[illegible]之理[illegible]
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illegible]
聖人因已默會於心而龍馬負圖出河[illegible]
地變化生成之理又有以啓聖人之獨知蓍[illegible]
長其叢蓍百莖則其率又有以合天地大衍之數[illegible]
九雁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十居中之文又有
以合乎陰陽之數凡此皆天之道而聖人之所明也蓍龜故
如何切於作易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
偽相感而利害生必然之理也然斯民之[illegible]知方迷
於吉凶悔吝利害之途而莫知所趨避此則斯民之故而聖
人之所察也聖人明於天之道則知易之[illegible]作而著[illegible]

易經存疑 [illegible] 十九

開以下筮繫於民之[illegible]民迷於吉凶之途不可不有以
開其蔽於是興蓍之神物以教民筮興龜之神物以教民卜
使民用有以開其先而民行因之以齊此聖人作易教人卜
筮之意也聖人既作卜筮教人知吉凶[illegible]以考其
占使其心神明不測知是神之能知來此又聖人之用易也
蓋卜筮未作聖人固不假之以知來卜筮既作[illegible]亦假之
以知來不以已之能知吉凶而不用此聖不自聖乃聖人所
以為聖非若夫人之侮慢自賢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
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成用之謂之神

此發明上文興神物以前民用之旨乾坤變通吉化育之功

蓍[illegible]之所由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蓍龜之[illegible]
用之法民用之神正見聖人以神物前民用之[illegible]
言之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利貞之時[illegible]
斂於內如户之閉則謂之坤及其元亨之時[illegible]
洩於外如户之開則謂之乾闔之後繼之以[illegible]之
以闔則謂之變闔往而闢來闢往而闔來來而復往往而復
來而無終窮則謂之通乾坤變通此造化之功所以發育萬
物者也萬物之生於造化也[illegible]始資生之時[illegible]兆方[illegible]
形容未著僅胎初萌而體[illegible]未成特依稀彷彿之可見而已
是故謂之象及其各正保合之時形容已著而各成物之體
質已成而各適其用已有規矩法度之可觀矣故謂之器見
形象器生物之序也而蓍龜已生於其間矣

易經存疑 [illegible] 二十

蓋物生於造化同是陰陽之理皆可以取用然不若蓍龜獨
得[illegible]全也故聖人取蓍龜而制之用之以卜取百莖而用
其半以合於大衍之數以四十有九之莖為分揲掛扐之法
積卜[illegible]之策以為七八九六之數以成天下之文定天下
之象此制蓍而用之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
原兆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曰方兆曰功兆曰義兆曰弓兆龜
人以其方之色與體辨六龜之屬占人明火爇燋依四時以
灼龜之四足以體色墨拆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兆察其體
之吉凶色之善惡墨之大小拆之微明以知吉凶此制龜而
用之也

聖人既制卜筮之法民用之以出而利用之以入而利斯民
見其利成相率而用之欣歡鼓舞齊聲[illegible]仰莫知其然此則

[illegible]也神者敏而不則之名是又趨吉避凶也於[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使有不可得而測度所以行之神[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illegible]聖人作蓍以[illegible]此言聖人畫卦揲蓍之[illegible]
不行然非卦則蓍不立所以聖人言蓍而必及卦也
謂揲蓍之法為民用之神固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也然
使易卦不作此蓍亦何由而立哉以聖人之作易言之只是
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化而已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
皆陰陽之變謂之易也然陰陽之所以變化者有箇理為之
主宰理即太極也是太極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之分
本於太極之動靜易卦之初左一陽畫右一陰畫則兩儀因
[illegible]
此兩畫之是太極生兩儀也然陰陽生生不已太極動靜循在
而分兩儀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為畫者四則為太陽少
陰太陰少陽而四象於是乎成矣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
耦而為畫者八則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八卦於是乎成
矣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亦不過因此而重之而蓍策之用
自此起矣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蓋六十四卦不過八卦之加重爾故能
定吉凶
八卦既成則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有消長之不同事有
當否之或異時之長事之當者則得吉時之消事之不當者
則得凶是吉凶於是乎定矣吉凶既定則吉以之趨凶以之
避而大業於是乎生矣
蒙引曰如乾卦純陽至健[illegible]
而至工二字又含有事之當[illegible]
此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illegible]此[illegible]之消也[illegible]
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不遽進則無害[illegible]
進則事不當而有害矣此可見八卦定吉凶處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是贊蓍龜功用之大舉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不過
引起以歸於蓍龜備大意謂易卦之作吉凶無由之而定大
業無由之而生[illegible]
而贊之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云云而終之曰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
成象天地之間皆法象也而天地為尤大日月星辰之上下
晝夜之往來萬物之始終皆變通也而四時為尤大星辰之
燦爛雲漢之昭回皆懸象著明也而日月為尤大凡居乎民
上自士以至於公卿皆崇高也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為尤
大百工技藝之人皆能[illegible]物以利用也而備物以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則聖人為尤大一說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只
是足上文備物致用意[illegible]必如蒙引說然後義理始備蓋聖
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illegible]
為天下利也

賾隱深遠依上文遠近幽深例當作四項今註皆以作一事說非
氏以賾隱為物象亦不是
賾雜亂也如衆論紛紜不一說這様吉或說那様吉[illegible]
南下吳諸將或欲納降或欲擊之衆論紛紜不一則當斥蓍
龜以決之此探賾也大舜執兩端而用中即此意但彼只用
蓍龜爾隱是幽暗之中如李訓鄭註之誅誅宦官宋太祖太
宗之事代周是也
深是事有吉凶之理其幾則伏而未形如李淳風所謂女子
昌我唐子孫殆盡其人已在陛下宮中可謂深矣又如王安
石變法其禍至於靖康之亂亦是深處推此類可見也
遠是事在千里之外百年之後者
定天下之吉凶使天下之人作事乾乾為吉號為[illegible]
此而定也成天下之亹亹天下之人趨吉避凶勉勉不怠
自此而成也
莫大乎蓍龜言今數之學讖緯之書皆足以前知若求其精
者則莫大於此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
此言聖人作易之所由神物蓍龜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之
法日月星辰晝夜寒暑之往來人物之生死榮悴天地變化
也聖人效之而為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之變化日
月星辰順度則吉逆行則凶風寒雨暘以時則吉不時則凶
此天垂象見吉凶也聖人象之而為卦爻之吉凶蓋順理則
吉逆理則凶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從來皆祖漢儒孔安國劉歆之說[illegible]一以
作八卦禹則洛書以作範
本朝大儒王禕謂洛書與河圖並出於伏羲之世聖人則之並
則河圖以漢儒之說為非誤其可疑六其三云先儒之言洛
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
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爾信如
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若九疇之子目經合
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從以洛
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六疑俱有據而此尤為精
切今可因其說復為之說云
昔伏羲繼天而王正人文當與之時[illegible]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神
龜負文而出於洛者其數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足之數聖人則之於河圖也虛其中十五以象太極則陽數
只有一三七九合之為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二
十兩儀之象也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
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四象之象也其於洛書也虛其
中五以象太極則一九二七合為二十而居四正之位二八
四六亦合為二十而居四隅之位兩儀之象也四正以一含
九三含七四隅以二含八四含六四象之象也於河圖也析
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於洛
書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八
卦之象也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

而道其常數之[illegible]

說主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數之[illegible]

圖以生為主而成[illegible]外[illegible]而[illegible]故洛書[illegible]

而偶居側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illegible]河

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illegible]二者名異而實

同謂之實同者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

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

愚按聖人則河圖洛書之說[illegible]而後經[illegible]節[illegible]伊川

朱[illegible]陽真西山蔡九峯胡[illegible]以至五百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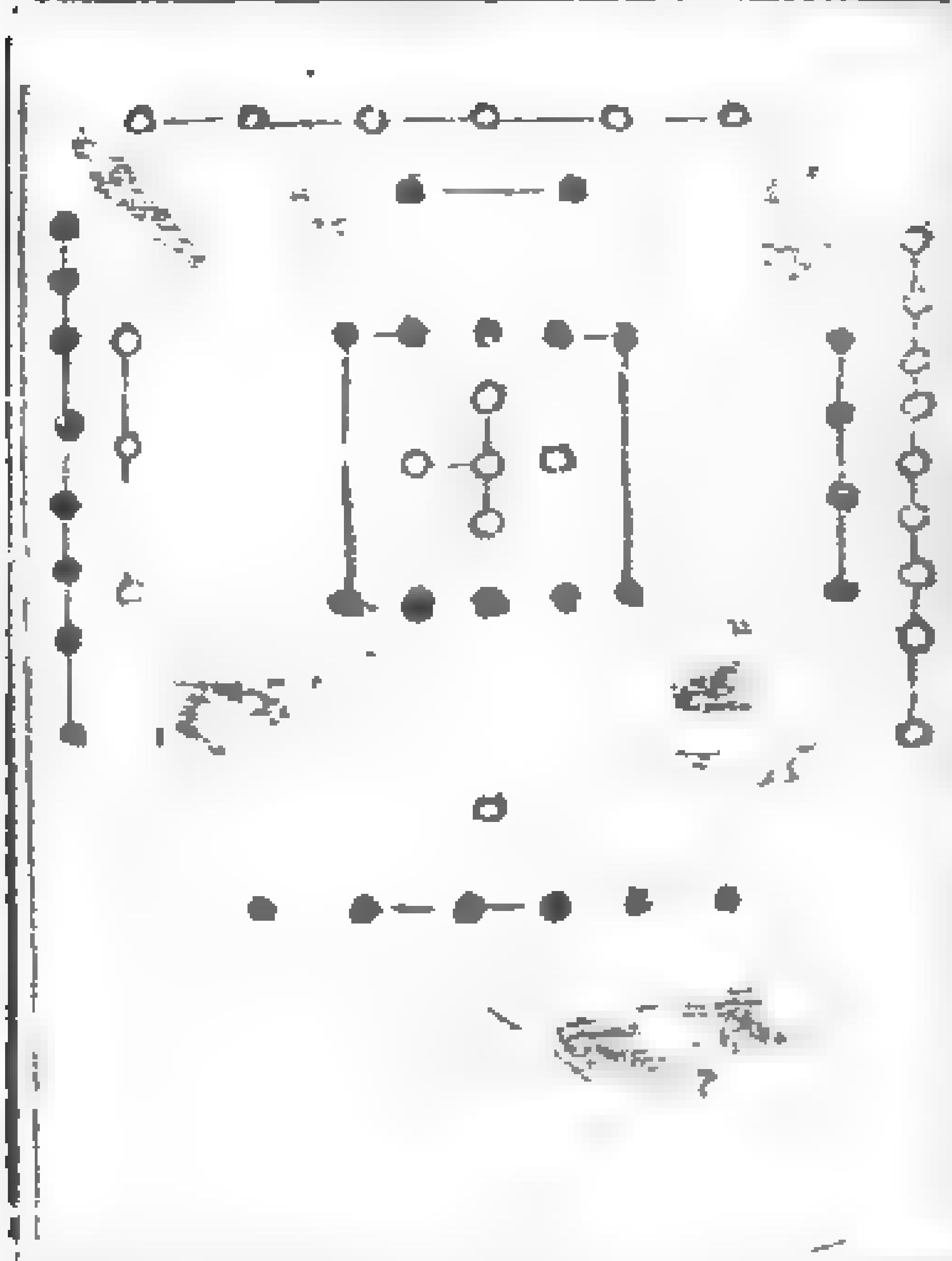
年[illegible]川先生獨以為非今取其說[illegible]較論[illegible]

而易[illegible]之後非一人所能知而天地之[illegible]不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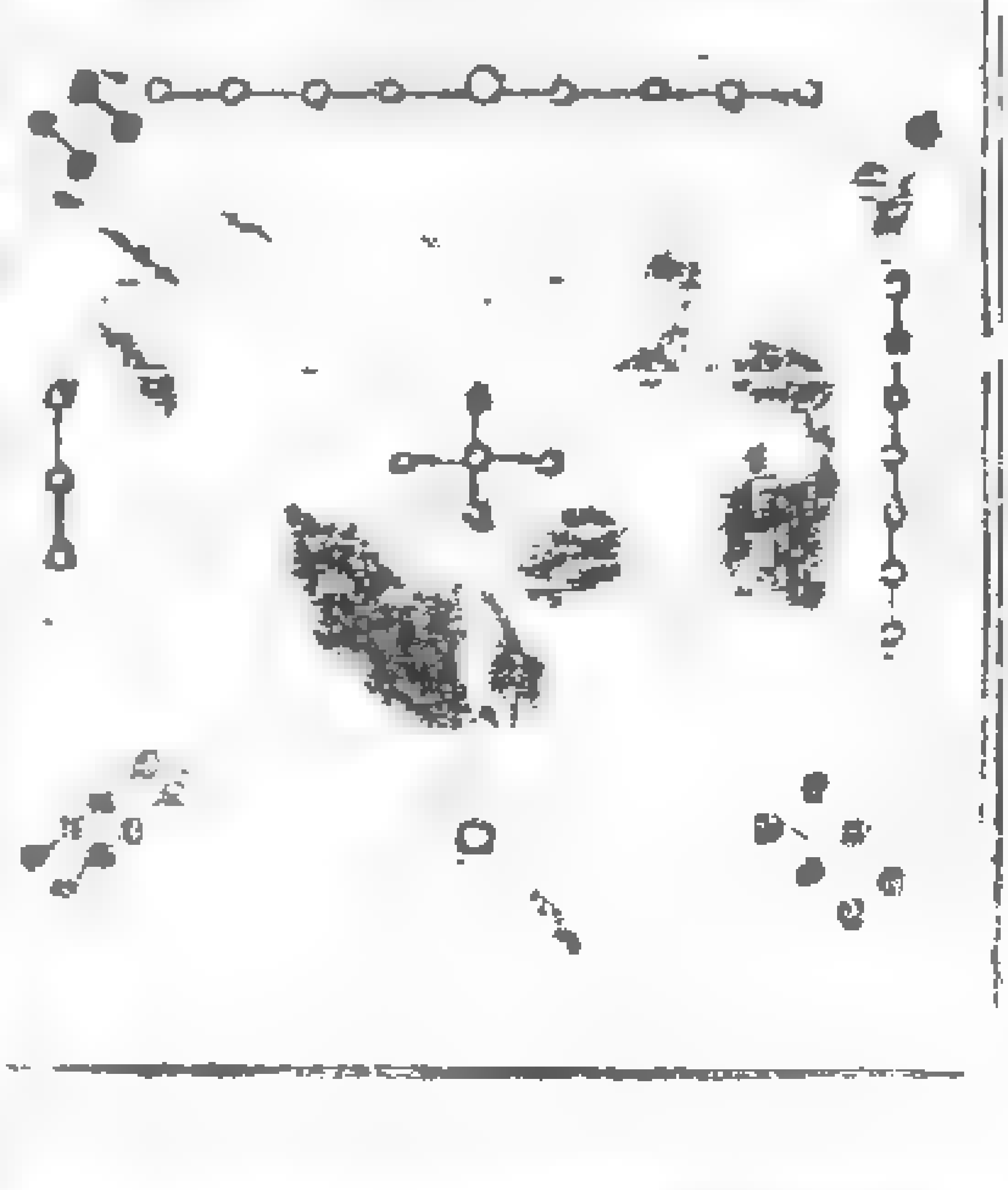
而[illegible]者正以此[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因諸儒

[illegible]六倣例河洛二圖于後以待學者之詳考云

河圖



洛書



[illegible]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上[illegible]聖人作卜筮之[illegible]此言象繫辭占所以終卜筮之

道也易有四象[illegible]象[illegible]在象中定之以吉凶亦只在

繫辭內易中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四象隨其所趨而卦

爻以之成故曰所以示如六爻皆老陽則為乾變之坤皆老

陰則為坤變之乾[illegible]此聖人逐卦逐爻各繫以辭乃闡卦

爻所具之理以告人如乾元亨利貞之辭則闡乾大通至正

之理以告人坤利牝馬之辭則闡坤柔順中正之理以告人

故曰所以告卦爻有吉凶聖人繫辭於吉者則定其為吉如

曰亨曰利曰无悔无咎之類也於凶者則斷其為凶如

曰悔曰吝屬皆凶之類也若此者正緣人疑於吉凶之途而

莫知趨避故從而判斷之使人不疑於所從爾故曰所以斷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履信思順謂上九本身[illegible]不云履九五之信思九五之順尚賢者謂尚九五之賢蓋自己信順而又能尚賢所以[illegible]天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前章言卜筮之事此言象卦變通備卜筮之本末也蓋易來象卦無以立本非變通無以逆用故如此立言後面節節發明此意第二節乾坤成列乾坤字指卦象易立乎其中易字指變通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又是言卦象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又是言變通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是答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是下繫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天下物理不外陰陽消息爲端而已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至雨風雷露之聚散羽毛鱗甲之生死百穀草木之榮悴莫皆陰陽之消息也聖人只設一陰一陽兩畫以象之而天下許多物理皆盡於兩畫之中矣故曰立象以盡意

天下之人循性而動者謂之情拂性而動者謂之偽此情偽二者情偽紛然[illegible]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illegible]下之情偽皆有以包括之而無餘矣如乾九二[illegible]五陽明中正是情也九三重剛不中上九過於上而不能下[illegible]是偽也又如蒙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又得其時之中情也六三見金夫不有躬偽也自此推之不能盡書

聖人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之事理則卦爻之辭能盡天下之言可見也如乾初九潛龍勿用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則當引身而退[illegible]在[illegible]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當謹密即乾初九一爻之辭而天下之人皆可用如此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是以盡天下之言也可見矣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

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變即七八九六之數也陽數九爲老而七爲少陰數六爲老而八爲少老變而少不變若六爻變至四爻則以不變者爲主是又以七八爲變也聖人制揲蓍求卦之法爲七八九六之變則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而吉凶之理皆有一定矣由是以卦爻所具之理見於行事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故曰變而通之變而通之則民行以濟有吉利而无凶害凡可以爲生民利者無所不盡矣故曰以盡利

鼓舞是以通變之利鼓舞天下之人蓋既變通以盡利人見其利皆樂爲之而盡蠲忘倦便似有以鼓舞之也上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亦是此意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

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與下一節是明上文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之言
此節專言象卦下節方言盡意盡情僞所謂[illegible]卦也
所謂形而上之道即爲情僞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要不外陰陽奇偶二畫而
已故曰乾坤兩畫其易之縕乾坤成列以下皆發明其意
蘊縕所包蓄者猶云衣之著蓋絲綿爲衣之著乾坤兩畫爲
易之著亦猶衣之有著也易之縕猶云易之體骨
易之縕與易立乎其中之易字不同易之縕之易是易書易
立乎其中之易是易之變

言乾坤兩畫其易之縕耶何也蓋聖人畫卦自太極而兩儀
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乾坤二畫遍在對待陳布於
方策之上而其位不容以易置是乾坤成列也是雖未及乎
蓍策卦爻之變化也然蓍策卦爻之變化陰陽之兩畫已爲
之本也設若無此陰陽之兩畫則蓍策卦爻之變化將誰爲
之乎故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夫陰陽之兩畫全在[illegible]卦
爻之變化以行也若無蓍策卦爻之變化則彼兩[illegible]之陰
陽卦畫亦徒設而已何所用之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

此是言蓍策卦爻之交相爲用乾坤毁則无以見易見卦爻
陰陽二畫不可無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見蓍策卦
爻之變化不可無也易不可見本因乾坤毁是本無乾坤也
乃曰乾坤或幾乎息似無自來蓋此是聖人兩舉卦爻[illegible]
來說見其不可相無不可執泥首尾之相因執泥則[illegible]

[illegible]言可也

蓋[illegible]奇偶二畫乃易之[illegible]蓍策卦爻[illegible]之形[illegible]
之道形而下之器是明易之[illegible]之天下之[illegible]
業是明易之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乾坤成列即其爻陰陽也陰陽二畫成列於方策之上亦然
而可見是有形之物也形可見也若夫卦爻陰陽所具之理
隱於卦爻陰陽之中不可以形見此形而上也形而上則謂
之道指凡象中所盡之意卦中所盡之情僞言形而上
之道也別無他形而下只卦爻陰陽是形而上者言故謂之
下而器者有用之成材卦爻陰陽皆是有用之物故謂之器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是明上文變而通之
以盡利[illegible]言變而通之固足以盡利矣然何以謂之變化而
裁之謂之變也何以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通也

蓋[illegible]蓍策之化四營而成易三變而成爻皆是此化蓋初變
之爻所得之策不五則九再變之後所得之策非四則八三
變之後所得之策與二變同此皆自然之化也凡四爲奇凡
八爲偶奇圍圓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通三變計
之爻所得皆奇則三三三而得九所得皆偶則二二二而得六二
偶一奇則二二三而得七二奇一偶則三三二而得八

此因其化而裁之也

化而裁之自三變而十八變皆化裁也則所成者何卦所値
者何爻而皆有一定之象矣由是以卦爻所有之理推而行

之爻[illegible]爲之間其吉凶否[illegible]而趨之[illegible]道也其人者[illegible]
避之所道也故曰推而行之謂之[illegible]此道之行[illegible]者
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咸[illegible]以[illegible]道[illegible]
不成何功不立故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illegible]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
之動者存乎辭
象因天下之賾而立是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也爻因天下
之動而立是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爻辭既有所以鼓
舞天下之人使之亹亹然趨吉避凶而忘倦故曰鼓天下之
動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illegible]一化裁推行也上曰謂之變謂之通此曰存乎變存乎通
何也上之化裁推行[illegible]易也此之化裁推行[illegible]也謂化而
裁之固謂之變矣人之所以化而裁之者則存乎聖人化裁
之變焉盖不是卦爻[illegible]有如是之變人何自而化裁之推而
行之固謂之通矣人之所以推而行之者則存乎聖人推行
之通焉盖不是卦爻[illegible]有如是之通人何自而推行之
變通固在乎易人之所以神明乎變通者則存乎人蓋卦爻
所著事理豈不昭然明白然人不善用之亦不見其妙矣如
左傳所載陳敬仲齊南蒯[illegible]所占之事皆有得於卦爻
之外者雖其間不無虛飾然亦必有箇道理於此可見神明

不言而信是足上默而成之[illegible]德行是存於心[illegible]
之行此德行自然能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
言人之用易而推到德行處可謂深[illegible]之[illegible]
學易有此等議論
右第十二章

新刊增訂的蔡易經行義卷之十 終

新刊增訂的藥易經存疑卷之十一

廣東提學同安林希元　次崖　著

同安知縣府從化李　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何止　英　祉　麗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謝　文　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壇

邑庠生　吴　　竹　石

邑庠生　孫　木　學　范　全校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是再說聖人作易之事八卦成列如上篇剛柔相摩因而重之如上篇八卦相盪八卦成列是言兩儀至八卦盖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八卦既畫自乾一兌二以至坤八此八者成行列於簡策則卦之形體昭然可見故曰象在其中如乾則三畫純陽之象坤則三畫純陰之象震坎艮則一陽二陰之象巽離兌則一陰二陽之象其象舉不外乎此

因而重之是言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即上篇所謂八卦相盪第九章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三畫之卦未可言爻必六畫具方可言爻盖爻者變也爻者變也六畫具始有變化故曰爻第十章曰道有變動故曰爻其意可見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即是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蒙引以兩儀生四象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為往來相推恐不是盖此意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已有了六爻於此言剛柔相推則是就蓍策上言卦爻之變上繫辭命之若以兩儀生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為變此時未有蓍策卦爻辭何由繫又此二條是言象爻變占四者依蒙引之說只是象爻占而無變矣亦不可不辨也

凡易中說變者是就蓍策卦爻上說盖卦爻之變皆於蓍策上見也

承上文言卦爻既具則蓍策斯行蓍策之數有三偶而六者為六老陰也陰則變為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變為剛也有三奇而九者為九老陽也陽則變為八之少陰是柔推夫剛剛變為柔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變是易之所最為要緊無變不成易故繫辭傳中每每言之

往來交錯雲說得好曰剛推夫柔柔變為剛陰往而陽來也柔推夫剛剛化為柔陽往而陰來也一往一來其交錯可見矣

剛柔之變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剛柔有相推變化之妙則卦爻之所由成而為斯民占筮之用矣故聖人因此逐卦逐爻皆觀象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備斯民之用也

夫繫辭所以盡言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觀象繫辭以命吉凶則揲蓍求卦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就在聖人繫辭之中矣如揲得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乾變之姤而動在姤之初爻辭如二爻三爻皆九則之遯之不皆有可推矣如揲得坤卦六爻皆六則坤變之乾而動在乾之彖辭揲得

坤卦上五爻皆八下一爻獨六則坤變之復而[illegible]
辭如二爻三爻皆六則之臨之泰此皆可推矣[illegible]
推

朱子語類曰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是上爻[illegible]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illegible]者便是動處也詳見啓蒙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與上文相發明言聖人繫辭以命吉凶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固在其中矣然方其[illegible]爻未得吉凶悔吝雖在各卦各爻之下亦無由而見必待卦爻之動而後見蓋蓍揲卦爻既得由是即卦爻以求其辭而孰吉孰凶俱有可考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占以[illegible]

[illegible]辭以三[illegible]與爻相發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是說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是由明上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意言剛柔相推因生變化矣然非剛柔則變化無自而出是則剛柔兩者所以立變通之本也既有剛柔兩畫自然有變化其變化處皆是因其窮而通之物極則反數窮則通是皆時也故剛柔變通者乃所以趨乎時也時謂變而當通之時依此則家引以剛柔相推生六十四卦者無本可立無時可趨其說不通矣

陽主進陽數自七而進至於九則進之極其數窮矣於是退而為八則九之窮於是變矣其通者時也陰主退陰數自八而退至於六則退之極其數窮矣於是進而為七則六之窮於是乎通矣其通者時也故曰變通趨時易[illegible]外[illegible]時如曰

[illegible]之類[illegible]

吉凶者貞勝者也

此由明上文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言貞只是常字本義欲[illegible]釋明白故多了字以說貞之[illegible]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

言聖人所命之辭有吉凶是吉凶二者常相勝而不已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無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無吉是凶勝吉也更無吉凶並立之理故曰貞勝[illegible]吉凶則該悔吝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凶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此又發明吉凶貞勝之意天地日月是趁下文不[illegible]重上面吉[illegible]說此又指[illegible]以然處言吉凶之所以貞勝者只[illegible]一理之順[illegible]為吉凶爾蓋探本之論也家引曰天下只一箇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逆順以為吉凶觀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illegible]曰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此說最[illegible]只把此道理做箇定則不那裏[illegible]隨其順逆而以為吉凶爾

貞觀貞說究其實只是下文夫乾確然示人易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言卦爻吉凶此復說乾坤說也蓋推原其所自也亦猶上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節意故既曰確然示人易坤隤

知人僞遠矣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確然示人易即是乾以易知坤隤然示人簡即是坤以簡
能確然確乎是健之不私其德之力也確然示人以健之德示人夫
乾之性健而動故其設然確然有其所為最不容力為之者
易故曰示人易即前本義所謂即其所知便能知者也無所
難
隤王篇壞墜也壞墜則無作為故為順馴蓋坤之性順而靜
有似於敗壞者然故曰隤然凡其所為一從乎乾最是省事
更無繁擾故曰示人簡即前本義所謂凡其所能皆從乎陽
而不自作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陽爻一百九十二皆所以效乎乾其性皆動而從確然示人

易觀乾之九一九五與諸卦之陽爻可見陰爻一百九十
二等所以效乎坤其性皆順而靜隤然示人簡也觀坤之六
二六四與諸卦之陰爻可見
卦之陽長陰消者其性健而動所為皆不難故有以象乎乾
卦之陰長陽消者其性順而靜所為皆不繁擾故有以象乎
坤乾震坎艮之陽卦與乾震坎艮之為內體者皆為陽長陰
消而象乎乾也坤巽離兌之陰卦與坤巽離兌之為內體者
皆為陰長陽消而象乎坤也蒙引曰以複觀觀之如內體為
乾固而重之後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乾之
上復得乾震坎艮者陽之陽也陽之息也乾之上復得坤巽
離兌者陽之陰也又其息之消也此即一分為二之理也然
既則皆為陽息陰消之卦也所主在乾也所謂一分為二者

知其分焉後為陰然其終則皆為陽也又如內體為兌而
重之亦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兌之上復得
坤巽離兌者陰之陰也陰之消也兌之上復得乾震坎艮者
陰之陽也又其消之息也是亦一分為二之理也然其
為陰息陽消之卦也所主在兌也所謂一分為二者分
子後為陽然對書則皆為陰也其餘六卦之重者准此
首節先言象後言爻是就三畫六畫之卦言以序也此言
爻後言象是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不以序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申言爻象此申言變占爻象動乎內變也吉凶見乎外占
也
上言卦爻其體也此言蓍策其用也夫卦爻雖設然無蓍策

之變化則卦爻亦為虛設行無所用矣故必內有蓍策之變化然
後卦爻之用行上際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正是此
意
大意謂卦爻既具然非蓍策則卦爻不行故自四營而一變
三變而一畫又自九變而三畫十八變而成六畫當其一變
三變之時爻象雖未成而其端倪已見於此矣故曰爻象動
乎內及至十有八變之後蓍策之卦爻已定看所成者何卦
所值者何爻孰為吉而在所當趨孰為凶而在所當避其吉
凶悔吝居然可考矣故曰吉凶見乎外此見卦爻雖因乾坤
而立非卦爻吉凶又因蓍策而著是易之用全在乎蓍策故
上篇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者此也
十有八變之後則吉凶之理可考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

事功因之而成矣故曰功業見乎變[illegible]吉凶[illegible]
通之以盡利正是此意聖人繫吉之辭是欲人知所[illegible]
之辭是欲人知所避凶吉凶之辭而聖人之[illegible]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言卦爻吉凶此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上言卦爻吉凶此言造化功業造化指天地功業指聖人上傳首章之末言易卦而及乎聖人自體乾坤之道而至成位乎其中其言有因下傳首章之末言卦爻吉凶而及乎聖人之功業所謂功業乃在乎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於上文卦爻吉凶殊不相爲何也蓋卦爻吉凶所以成天下之事業其事

易[illegible]

相似其功相等也故言卦爻吉凶而以聖人之功業終焉

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作者天地之大德也有位則事事做得無位則雖有蓋天功業亦做不得如孔子非不聖然無其位竟不能挽西周之治而卒老于行可見位為聖人大寶也

理財不是理國家之財凡財之資於民用者無不理[illegible]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因理財也制之田里教之樹畜使民之衣食有所出亦理財也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亦理財也

辭所以訓民命令條教之類是也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則其大者訓民之辭皆不拂人情合乎天理取法於先王可傳於後世而無陂淫邪遁之失則其辭正矣

舜使契為司徒以教萬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正辭也君子以[illegible]
[illegible]方亦此正辭也蒙引曰[illegible]
過其[illegible]議禮制度考文之[illegible]

聖人於民衣食以養之學校以教之民猶[illegible]教然後刑罰加焉刑以弼教之不及也故言理財正辭以禁民為非終焉禁民為非即周官司寇所掌以三典刑邦國詰四方以五刑糾萬民及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之事古者兵刑一道刑之大者則用兵故班固志刑法合兵刑而一之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知此道也班固曰聖人取類以正名而為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illegible]之說可明禁民為非之義[illegible]之

[illegible]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illegible]觀象於天[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illegible]易之為書亦只是爻畫變
易所以天地[illegible]
變化有萬不窮只是這一箇[illegible]聖人仰觀俯察近
取遠小[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六十四卦[illegible]百八十四爻之有爻之

易發明皆所以取法乎此也故曰於是始作八卦[illegible]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象於天日月星辰寒暑晝夜雨風露雷各有[illegible]
陰陽乃交易也日月星辰之上下寒暑晝夜之往來雨風露雷
雷之聚散此之謂消息乃變易也
觀法於地東南西北此陰陽之定分交易也天下將治地氣自
自南而北天下將亂地氣自北而南此陰陽之消息變易也
高岸為陽深谷為陰此陰陽之定分交易也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此陰陽之消息變易也山與水對則山為陽水為陰而
山水又各有陰陽如邑有山陰山陽水有淮陰淮陽此則可
見也海水朝至為潮夕至為汐此陰陽也而潮汐之一往一
來消息也江淮河漢之水方來者爲陽已過者爲陰此亦見

[illegible]
[illegible]
上有八十一[illegible]
頤若八[illegible]
如河圖[illegible]
也[illegible]
[illegible]
所[illegible]見造化之[illegible]
觀天地之宜此以天[illegible]於人事者[illegible]
晄法於地不同要見陰陽[illegible]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illegible]
冬收斂陰也消也故皆收藏[illegible]冬一陽生故斬陽木[illegible]

陰生故斬陰木此類不能盡皆作人以類[illegible]
宜種黍下宜種稻江南[illegible]江北成枳[illegible]
瞿陽孤桐泗濱浮磬[illegible]此之類皆[illegible]
土所宜無非陰陽消息之所為也
近取諸身氣為陽血為陰骨為陽肉為陰外五行則耳目口
鼻內五行則心肝脾肺腎五行一陰陽也故有太陽陽明
少陰厥陰諸經若人之動靜寤寐呼吸出入則陰陽消息之
最著者也
遠取諸物羽毛鱗甲之物羽甲爲陽毛鱗爲陰而各有血氣
血陰而氣陽又各有消息也植物草爲陰木爲陽陰陽之中
又各有陰陽其榮悴開落則消息也
聖人仰觀天俯觀地觀鳥獸之文天地之宜近[illegible]

諸物見得卻不外陰陽消息兩端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
耦以象陰又於奇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為四象四象之
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為八卦八卦既成則天下之理精入無
形是為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麗陷說入之德皆有以通之
蓋其理之相會合也相而有象是為萬物之情如天地水火
雷風山澤之類皆有以類之言其狀之相肖似也
聖人當初畫卦只是見天地間許多事物不外陰陽消息兩
端隨將來畫一奇一耦以象之見得一奇一耦有各生一奇
一耦之象隨於奇耦之上各加奇耦逐旋加上至于三畫就
成箇八卦既而天地間許多物事成什以該之此聖人無心
之筆自然之巧不是見得天地間有這物事乃去商量計較
做箇伏儀去法象他如揚子雲太玄[illegible]

自然也
朱子曰伏羲當初止只見太極下面有兩[illegible]一生二
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出做成八卦[illegible]
此齊整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前言聖人作易夜為天地間許多事物隨處古聖人備[illegible]
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illegible]皆取法於易此亦因其形象之[illegible]
肖而疑聖人之所取法以見聖人作易不但為萬人卜筮之
用又為萬人器用之所自出爾蓋者疑而未必然之辭朱子
门是一箇乎間半界底字
網罟皆用網罟綱是用之山林江海罟是綱之小者[illegible]之
于細川之池[illegible]者故曰數罟不入洿池
取象者二義一[illegible]為曰而兩
目[illegible]似之義[illegible]日相承實則百千萬目皆
麗於網罟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似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
孟子註曰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今不知是何器[illegible]謂耒之
鋤頭及樹[illegible]謂之耟則今稱鋤皆鐵而耒耜皆斲木為之
若謂古以木為鋤頭後世易之以鐵則削木為鋤亦難起土
自今觀之謂[illegible]山謂犁或然蓋用木在上俗名犁[illegible]則是耒
今云犁王此合於揉木使曲之象斲削二片俗呼犁壁即是
耜必如是方能起土或以斲木為[illegible]遠古人只是斲木益

之[illegible]以象言二[illegible]皆木耒耜皆木所為似之以德言上巽
為入下震為動耒耜雖下入畢竟是耒上面用力方能入於
卦德似之又卦名為益天下之利莫大於耒耜之[illegible]
名[illegible]取諸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
取諸噬嗑
教民日中為市以物貨有無互相交易使天下之民但有[illegible]
物各將赴市交易而天下之貨無不聚是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之謂交易[illegible]交易而退[illegible]
無者可有而得以資用有者可散不積於無用[illegible]有無各得
其所也
噬嗑之卦以德而言上離為明下震為動日中為市[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有上明下動之象故於噬嗑有取又
[illegible]為合亦一象也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伏羲神農之時世[illegible]民俗朴野[illegible]一切尚簡服御器
用皆無足觀[illegible]人文日著民生服用宜於古者
或不宜於今何時[illegible]民心亦自厭倦而思有以變其
舊矣然作者之謂聖人非[illegible]聖時雖當變亦不能通之也及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於是因時[illegible]通其變使民欣
歡鼓舞以從新制而不厭倦是[illegible]而無作為神而
化之使民咸樂生安業而各得其宜故能使民不能[illegible]也

所以然者蓋易之[illegible]
通[illegible]變然後民[illegible]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也[illegible]
氣未開人文未著民伏取草木禽獸之[illegible]
帝堯舜始為上衣下裳之制與民[illegible]
夙人類始別於禽獸秩秩與行人文丕變而天下治當此時
有取於乾坤蓋乾坤變化而無為故聖人衣裳之治[illegible]
取之也
朱子曰[illegible]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通其變須
[illegible]人通其變[illegible]聽其自變如何得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渙
[illegible]所以載物剡木為楫以進舟則大而江海小而溪澗
[illegible]隨往來[illegible]於是乎通矣渙之為卦巽
木在坎水之上舟楫之象也故疑其有取焉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穿牛鼻而服之使之引重絡馬首而乘之使之致遠引重致
遠天下之人之利也隨之卦德下震為動上兌為說牛馬動
於下而人物載焉有其象矣故疑取於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門以防奸擊柝以警衆使豫為之備此於卦德卦象俱[illegible]
取只據卦名耶
小註[illegible]既通暴客致至其說牽強不必用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後人以非便而易木石[illegible]
臼杵之為器下止上動小過之卦[illegible]
也故疑其有取焉
臼杵之利當與耒耜並舉蒙引為前此民[illegible]
果恐未是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揉木使曲似弓形也剡木削木使尖利也此取象只是
卦名緣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節齋曰棟直承而上宇謂即今之椽有又曰宇兩垂而下宇
[illegible]
壯[illegible]而風雨可禦[illegible]故疑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厚衣之以薪者[illegible]以柴薪聚之而葬[illegible]不知為[illegible]也
不封不起墳也不樹不種樹為墳林也
此只取卦名送死大事而過於厚有大過之象故疑其取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
取諸夬
書契立而百官之事以治萬民之情以察此亦取卦名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言易者非他也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無非是
形象非他也所以象乎天地之物理爾何也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故曰象也者所以像乎天地間之物理也

彖者材也

文王所繫卦辭謂之彖彖也者所以言卦之材也如乾元亨
利貞之辭所以言乾純陽至健之才也坤元亨利牝馬貞之
辭所以言純陰至順之才也六十四卦皆然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所繫爻辭亦謂之爻爻也者所以效天下之動[illegible]民
生日用如婚媾祭祀涉川假借之類不可[illegible]天下之動
而天地間本有之事也聖人即其模樣而描寫之於爻有似
於倣效者然故曰效天下之動
象也者像天下之物理彖言卦之才即言卦中所像之理也
爻當云言爻之才乃云效天下之動者卦之大爻本效天下
之動故爻言爻之才亦效天下之動也以此觀之則彖亦可
云像天下之理夫子之言亦互見爾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既有卦爻之象又有卦爻之辭則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
而著吉凶本著者故直曰生悔吝本微而未著者故曰著
此章論卦爻之象及卦爻之辭

右第三章

言陽卦宜多陽今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如震坎艮是陽卦
乃一陽二陰是多陰也陰卦宜多陰今乃一陰二陽而反多
陽如巽離兌是陰卦乃一陰二陽是多陽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一陽一畫二陰四
畫皆五畫是奇數也陽數奇則一畫陽二畫陰陰不嫌多而
自多矣此陽卦所以多陰也陰卦一畫陰是二畫二畫陽是
各一畫皆四畫是耦數也陰數耦則一畫陰二畫陽陽不嫌
多而自多矣此陰卦所以多陽也
三山蔡氏說未明蒙引似淺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
之道也

此[illegible]上文言卦畫陰陽多寡而及其德行陽尊統陰有君道
陰卑從陽有民道[illegible]陽卦一陽二陰是以一君而統兆民
天下大一統唐虞三代漢唐之盛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陰卦
一陰二陽是以二君而統一民天下分裂春秋戰國五胡南
北朝之分王也故曰小人之道以此條德行君子小人之說
推之愚以陰陽奇耦為主之說蓋不可易識者詳之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憧憧往來也猶云汲汲憧憧往來是把箇往來在心上計較
往就要來不必於下[illegible]故聖人破之曰天下何思何
慮言往必有來[illegible]此理之自然在人不消思慮營求

他[illegible]然來亦非人思慮之所能營求而使之來[illegible]可[illegible]行

殊塗一致百慮[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

來成[illegible]

曰殊塗就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合[illegible]

歸對百慮而言則為一致其實一也

慮思之深也愚謂大學曰安而後能慮可見[illegible]

言思則包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以大道言屈信往來之理以明上文天下同歸殊塗意蓋日月寒暑之往來皆出自然非人思慮所可為此於何思何慮之[illegible]則白可見也今[illegible]加[illegible]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二句[illegible]

言日往則月來一[illegible]又是月往則日來矣日往月來是月推日也則月之明生矣月往日來是日推月也則日之明生矣故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一轉又是暑往則寒來矣寒往則暑來是暑推寒也則自正月立春而二而三至于六月大暑皆為暑而上之半歲成矣暑往則寒來是寒推暑也則自七月立秋而八而九至于十二月之大寒皆為寒而下之半歲成矣故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下以人物言屈信往來之理尺[illegible]物也精義[illegible]

也只[illegible]死[illegible]

之自然也龍蛇不[illegible]

得身其存身者理之自然也

事物之理各有所當[illegible]以為定以定為[illegible]之隱設必失其當[illegible]利不可得也故精義入神[illegible]以出而致用入神言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至於不容言之妙也

順理而行則動無不順而隨處皆安故曰利用安身利所安身則理之得於心者日積而高大矣故曰以崇德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利用安身以崇德即是此意

精義入神以知言致用則為行利用安身以行於外者言崇德以得於內者言[illegible]知不是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illegible]從之末由也已之功

蓋精義利用力之所能為也過此以往則窮神知化之境非力之所能為矣故曰未之或知然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久義之精者益以精[illegible]之利者益以利[illegible]從心不踰矩之天則[illegible]窮神知化之妙在[illegible]矣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illegible]精義利用做到[illegible]曰仁熟只是德盛[illegible]行仁之熟也[illegible]窮神知化此是與天合一處[illegible]所謂成位乎其中窮理盡性至命中庸位天地育萬物知天地之化育皆是此地位所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當其為陰為陽時此道在陰當其為陽此道

在於陰陽只管其運行之道矣不在故謂之神況於陰陽交互
陽既為陽又為陰陰陽陽亦陰看便換便是化張子言一故神兩
故化即是此理亦是一物故在陰在陽而不可測故曰一故
神惟是兩物故彼此更易而循環不已故曰兩故化亦是此意
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亦是此意
精義入神以致用是內有以養乎外也利用安身以致用也
而有以崇德是外有以養乎內也故曰交相養致用是內之
精義者見之行外有以發乎內此德崇則外之利者聚於
內是內又有以發乎外也故曰互相發精義以利用之理也
利用以崇德則其理得於心非復向之理矣蓋精於內而
用利於外用利於外而德崇於內德崇於內而外之用益以
利用利於外而內之德益以崇內外交養互發如循環之無

端以至上天德日以故德之盛而至於窮神知化皆自精
義利用而積之也故本義曰下學之事盡於精義利用而交
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即此意也

人一字不苟下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
可得見邪

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及而終必取困是非所困而非所困
不能容下萬力妄可為之而終取困以之名為必辱也故曰名
必辱天下之人有非己之所可依而終必致危是非所據也
非所據不能知時識勢苟一時之安而依據之則禍必迫之

至已矣此已之危則循濟袁論而伐呂布為陳宮所拒呂
是非所困而困也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至奔
身無所安于離散是身危不見其妻也

此只當泛說不當用爻義蓋聖人讀易凡用卦爻之義以釋
經者皆係于各卦各爻之下不係于各卦各爻而另為繫辭
傳者多是論道理不用卦爻之義觀上文中孚九二同人九
五等及此條以下至釋益上九爻義可見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
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欲引藏器待時欲說開不承上文解悖說
看來未是為隼者禽也射之者人也三句意思未終而說開

又與上面意思不接故只說繫辭為是言隼是害之禽也
弓矢者射隼之器也然弓矢以射之者人也而射又不可無
其時君子藏弓矢之器於身待其時而動則一發矢而隼可
得矣何不利之有何也言君子有為於天下當至於措諸
性無其器無其時既有其器又有其時則動自無措碍矣
是以一出隨能取利而有獲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无不利者正是語上六以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
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噬嗑初九爻象知恥不仁之人自勸於仁不待見利而
後勸蓋恥心勝也小人不恥不仁故不見利則不勸必見利
而後勸知畏不義之人自知懲戒不待見威而後懲蓋畏心

此言小人不畏不[illegible]故不見[illegible]則不懲必見[illegible]然後[illegible]若
[illegible]小而可以止惡於初其所謂[illegible]則[illegible]大矣此小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校滅趾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
[illegible]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illegible]大而
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則積以之
而[illegible]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illegible]是積惡之極而取罪之大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危者安其位三句[illegible]道理君子安而不忘[illegible]國家可保
[illegible]人上說
平時自處常若將[illegible]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常若將亡者所以
保其存者也常若將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illegible]危曰亡曰亂
不是虛空無事使有危亡亂之心也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
政刑雖大國必畏之即此道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為君者必度德量力而用人然後不墜己之事為臣者必度
德量力而[illegible]於人然後不壞人之事德知力不足而任大事
鮮有不及於[illegible]此雖專[illegible]人臣然為君者亦當分受其[illegible]

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天下事有箇幾獨於上交下交言之者就一事之親切者
示人也諂上交要恭遜于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卑諂底意
思在裏面自恭[illegible]諂也其幾甚微所謂幾也知幾[illegible]有卑
諂底意思便止而勿為此便是知幾下交要和易[illegible]和易便
有[illegible]瀆底意思在裏面自和易而流於瀆也其端
甚微所謂幾也知幾有褻瀆底意思便止而勿為此便是知
幾所謂知幾其神乎正是此處[illegible]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是
說[illegible]之難知也大人[illegible]見於已著[illegible]吉凶之已見若動之微
吉凶之先見皆是[illegible]形之事人之所昧而知之所以為神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言君子之知幾以終上文知幾
其神之意

自知幾其神乎至其知幾乎是言君子之知幾幾者動之微
二句是論幾之義[illegible]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重在介于石
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正言
知幾之事而[illegible]之也
微彰柔剛四字[illegible]各有幾存今以孔子之言而驗之孔子
之身知過宋而微服去魯而以微罪行不顯君相之失知微
也在朝廷便便言知彰也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見惡人以
孫答知柔也却萊兵誅少正卯墮三都討陳恒知剛也其幾

不[illegible]在其用各有所當故兼舉而言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以[illegible]之未遠能復於善不祗於悔[illegible]之則有不[illegible]
行故不祗悔[illegible]之行則已祗於悔矣[illegible]
嘗[illegible]不復行[illegible]謂顏子無形顯之過正以其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備象引曰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
復行上[illegible]必兼言未嘗不知者改過必由於知過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兩[illegible]則專專始能成化[illegible]功三則雜而亂亂則[illegible]之
功不能成矣天地絪縕是以兩相與而專一也故萬物化醇
男女構精是以[illegible]與而專一也故萬物化生損之六三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以兩相與而專一也蓋
下卦本乾上卦本坤[illegible]不損去一人[illegible]是三則雜而亂矣今
損乾[illegible]之陽[illegible]之陰是三人行損去一人也
一人[illegible]損去則初與二而[illegible]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illegible]
與三[illegible]之相與也以相應初二四五之相與也以相比雖[illegible]
比應之不同其致專一則無不同也
化醇以氣化言飛潛動植之物皆在其中化生以形化[illegible]
物不與焉蓋植物無男女構精之事也蒙引曰醇謂厚而凝
也天地之氣虛萬物之[illegible]其質之厚而實[illegible]其氣之化
而凝焉者化生分則是[illegible]氣[illegible]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illegible]有故全也[illegible]以動則民[illegible]
矣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
曠[illegible]欲[illegible]安其身[illegible]
田欲時而不致侮以易矣故民亂之與之者歸順之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illegible]道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易
其心者[illegible]此則言有序而無傷易[illegible]之矣
故民[illegible]之者應[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其次施報[illegible]然後[illegible]其報無[illegible]之交欲
[illegible]以所欲之事從其我與也難矣故必以道[illegible]交於先
然後[illegible]之以欲為之[illegible]人喜[illegible]與之矣與之者不却
其所求也
[illegible]此三者故全也[illegible]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也
[illegible]一不備也
危以動則[illegible]失[illegible]民不與失道者寡助也懼以語則言
之無序而民不應[illegible]不應無交而求則[illegible]而難得其報
故民不與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皆在心有恒
者危以動懼以語無交而求皆[illegible]心勿恒者故凶不與不應
是也[illegible]胡氏曰[illegible]之下傳十一爻皆象傳之文旨也
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illegible]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則是與易易卦之初只是陰陽兩畫而已六十四卦亦
由此而出故曰易之門[illegible]
門處乾陰坤陽兩畫交而生六子[illegible]
交而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皆因八卦之
重而成見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畫而出所以為易之門也
只是上繫有言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意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又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
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
小註陰陽之說不是朱子有辨
纂註曰由乾坤轉陰陽又轉剛柔盖稱乾坤以分名曰陰陽
陰陽通謂之辭也剛柔指卦畫體質言也
天地之撰撰即撰文之撰言造作也[illegible]故此潤日霆之
類皆天地之造化[illegible]來如日青之貌人物山水
相似神明之德如鬼神所動山之類通即由易彖通之通只是
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
易上繫言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則下文所言許多事物皆由
此而出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條指聖人繫辭而言不能取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句難
通稱名者所稱之名物皆指物事說如乾之六爻取象以龍
坤之卦辭取象牝馬雖一卦一爾取象牝牛也如噬嗑取脈
魚鴻漸翰音負乘叢棘之類物之稱名也如建侯行師涉川
攸往婚媾祭祀乘馬號泣說衆求嫁伏戎之類事之稱
名也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稱名可謂雜出而不
齊矣然一卦有一卦之取義一爻有一爻之取義[illegible]之
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陰陽之變[illegible]
而為稱名如乾之龍取象純陽至健之象坤之牝馬取純
陰至順之象[illegible]則取中順之象剝之[illegible]則取陰
之象即此數端餘可類推也稱名雖雜出然皆有根據而
非妄言故雖雜出而不越乎義理上古之時淳朴民淳不會
經歷許多事變無緣說得許多名物出來及至衰世民僞日
滋變詐日甚許多崎嶇險阻皆親身經歷過故說得於
易上以教民之趨避此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也故曰於稽
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

陰陽消息之理自有天地以來即有之不是後來方緣遂旋
添入盖是先前已定不容[illegible]故曰往易之卦爻皆所以象陰陽之
變而辭又所以闡卦爻之義以示人者故曰彰往
吉凶悔吝之理未係人事而生人事未作之先初無吉凶悔
吝之事及人事既作之後吉凶悔吝始可得而見盖方來之
事也故曰來聖人之作易也八卦以定吉凶又設卦觀象繫
辭焉以明之使人問焉以言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
來物察來也
易中所有如建侯行師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凡涉於民
生日用所為者皆顯也易則推而根於理數使人依理數而
行有吉利而無凶害是顯者有以微之也如復之一陽來復
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豫順以動故利建侯行師蒙九二

以物之[illegible]故[illegible]辭吉[illegible]上六[illegible]六二以
頃而[illegible]然[illegible]之象故[illegible]
不遷延以陷於險故利涉大川[illegible]
此之類可見人事之顯者勿有以微之也
然是義理只在人事之中此理在於人事之中百姓[illegible]
由之而不知者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聖人[illegible]
則就人事之中發出以示人使人由之以作事是於[illegible]者[illegible]
以闡之也
顯是人事幽是天理微顯是本人事於天理也闡幽是發天
理於人事也二句交互說盡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微顯不外於天理闡幽不外於人事
凡成形於天地之間者[illegible]君臣父子小而[illegible]物細微皆有箇
名[illegible]名者必使[illegible]其名不[illegible]也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當名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當名[illegible]易[illegible]名[illegible]君[illegible]
父子以至事物[illegible]殺人[illegible]以當其[illegible]稱名
而名不當者則不在所與如此有君道則[illegible]人原筮元永貞
然後无咎履九五傷於所[illegible]則曰[illegible]君道
此當名也大有九二必大車以載然後有攸往无咎爲九四
才不勝任則曰[illegible]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要[illegible]使[illegible]臣道此
當名也其餘可例推矣
辨物是即天下之事物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盡天下事
物是非得失一皆具於[illegible]之中聖人繫辭皆有以辨之而
不差且以乾一卦言之如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則辨其
爲潛龍九二出潛離隱則辨其爲見龍九二過剛不中則辨
其有危道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illegible]
於上而不能下則辨其爲[illegible]知也
[illegible]名辨物如[illegible]氏[illegible]全[illegible]
○王言者是非得失[illegible]言之而[illegible]也[illegible]
公孫弘曰公孫[illegible]以言[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言易中如否卦天地不交則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illegible]
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曰勿用取女以此之類皆正言也
斷辭者於凡吉凶悔吝之理皆判斷之不使人[illegible]惑也如易
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此類明白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illegible]其事肆
而隱
集說[illegible]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因易辭中所[illegible]
者恐人忽略不以爲[illegible]故[illegible]而[illegible]大之如乾馬坤牛[illegible]
言之類卦之稱名[illegible]如[illegible]兄弟之類爻之稱名小
也中間有[illegible]名之[illegible]有物名之小者稱名雖小[illegible]
陰陽之變是其取類則大也如乾爲馬則取坤之柔順牝牛則
取離之柔順[illegible]四陽[illegible]過盛如乘馬班如則取爲
九三所難而不得進[illegible]則取其險已近其餘可以類推也
○大凡義理之文[illegible]易之所謂旨遠者皆道德性命之理
有難於文而聖人繫辭獨不然故夫子因而發揚之也
易之所具皆天地之理陰陽之變道德性命之奧其旨可謂
遠矣理遠則文辭難工而聖人所繫之辭經緯錯綜寄[illegible]
暢各有自然之華藻而無戕晦[illegible]枯槁之病是其辭則文也
○變也其言者未必皆中於理[illegible]之所言有委曲[illegible]而

[illegible]直道者身然於道理皆切中未嘗有所差互其[illegible]
之選至于巷習坎之納約自牖可小見
鋪張其事者其理或因之而浮泛如班固揚雄作賦上
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其事可謂肆矣求其思之深沉
義理之平穩則未也易中之所教陳綱而魚躍之飛況大而
龍虎之飛變常而門庭之不出變而明夷之南狩其間事變
冥不悉陳其事可謂肆矣然上則根於陰陽之變下則酌乎
人事之宜於至顯之中而有至隱者存焉故曰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言易之開示於人者如此其至何也為民方疑於吉凶之塗
而未知所趨避而民行無攸濟聖人繫辭則因民心之疑而
剖決其疑孰為吉孰為凶使民吉以之避凶以之而民行以

濟□之實明失得之報以示人使不迷於從違此古易之為
用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之時世朴民淳無有許多事變及到中古之時世態日
新就有許多事變出來故夫子所以為易興於中古易中所
言多處憂患之道如明夷利艱貞等故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之類非身經憂患者不能知此語
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指文王與紂之事也觀其公事
爻亦在其中周公遭流言而避居東都亦經憂患者觀人之
言此父不及其子爾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因上言作易者之經憂患遂承言處憂患之道非以是教
人非文王之處憂患亦用九德也而其行事之驗令[illegible]之
矣

君子進脩之功惟禮最為切要蓋禮有節文上下尊卑貴賤
之等其間又有許多節文度數明有條理可循法則可依禮
經曲禮所記坐立進退升降之類雖極微細亦有許多節文
度數如坐如尸立如齊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至於
[illegible]之行東[illegible]用[illegible]無不若不用枕唯諾必慎之類皆有節法
學者誠由此而踐之則動靜語默皆在規矩準繩之中於心
邪氣不得而入天理常存由小積之以至於高大矣故曰德
之基猶增有基而增由之起也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註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又
立於禮註曰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
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即此可以為修德之
基

物必有柄方可執持謙乃為禮者之所當執持故曰德之柄
蓋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若不謙則不得為禮矣故必執謙乃
成其禮是謙為德之柄行禮者之所當執持也
善端復於內由是擴而充之則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可以
保四海猶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故曰復德之本
善端復於內衆善所由生而為德之本然不能保其不失也
故必執持之既然後善本不失而可以擴充故繼之以恒[illegible]

德之固也
善端雖守而勿失然未能必人欲之盡去故繼之以損損者
懲忿窒欲使人欲盡去乃君子進脩之道也故曰德之脩
懲忿窒欲雖所以脩身然未必善之能長益也故繼之以益
益者改過遷善使善之日長也故曰德之裕
處困能亨始可以驗其德之進若困不能亨其為德也末矣
德之進否於此驗之故曰德之辨
改邑不改井井不動之物也地亦不動故井為德之地處困
而亨則物欲不能奪如地之不動矣故曰德之地
巽入也深入於義理也必能入乃能制事於理不能深入而
能制事者寡矣故曰德之制朱子小註曰要制事須是將心
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
事皮膚上桴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
又曰巽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入之義如此方能斷得殺
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九卦之序自不可紊執謙行禮則善端復而可以固守矣故
次之以復恒又必以人欲日消天理日長而後德自此成故
以損益次之德成則內重而見外之輕雖處困而能亨故次
之以困能亨則外物不能撓其志是可與立之地也故次之
以井可與立然後可與權故以巽終焉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
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每句皆交說此亦然禮順
人情似非其至者却是至極底道理不可以其和緩謂其非

至也尊而光與謙字相對內有自卑意蓋謙然自卑然却尊
而光也一念善端之復天理皎乎其昭彰非群邪所得而掩
故曰復小而辨於物言與衆物自有分辨也如孟子言宣王牛
觳觫而不忍殺雖人欲蔽錮忍於與兵結怨然此一點仁心
自不可掩也
人有恒久之德雖處橫逆之地而所守益堅其所見者仍以
為是而不自厭惡故曰雜而不厭不自厭惡者不自悔也蓋
人到艱阻時節多有自怨悔之意執德之恒者雖至艱阻亦
不悔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正是此意
損者懲忿窒欲也克己最難故損為先難將久而熟則不難
矣故後易
益者遷善改過也遷善則善日長改過則過日寡遷善
日長不待更有作為以求其長也故曰長裕而不設謂
着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似未是益改過遷善尚有事也
○處困而通是處困而亨也文王拘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
陳蔡而絃歌是也井居其所是其德安定而不動也然其功
用有以及物故曰井居其所而遷事物繽紛沓至於吾前若
非權衡素定者鮮不為所動而發露於聲色也巽者深入於
義理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事物之來雖繽紛沓至而吾應
之皆隱不露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近
之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和是發而中節之和無所乖戾之謂也禮有尊卑貴賤等

求之等節文度數之詳行必由禮然後行皆中節而無乖
矣故曰復以和行
禮以恭敬辭讓為本非謙則禮不行人而能謙則禮有以行
矣故曰謙以制禮彷彿似禮以行之蹊以出之意
人到復善之時皆自覺悟蓋天理萌動之幾也故曰復以自
知如漢武輪臺一詔深悟既往之非方來之是此自知也
德者始終如一而不變其初也
損者懲忿窒欲也懲忿則無忘身及親之災窒欲則無求利
得害之禍故遠害益者遷善改過也如是則日進乎高明而
希賢希聖何利如之故曰興利
困以寡怨困字內含處困而亨意處困而亨則不患難行乎
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故寡怨

井者居其所而不動也安而後能慮故曰以辨義
權者聖人之用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體而無體仁蓋以道
為體一身全是道也一身全是道則道理爛熟權行自權無
不是道矣故能行權
巽者順以入乎義理義理融會於心即體道地位所以能行
權也
此章三陳九卦首節言九卦之德二節言其德之妙三節言
其用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言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以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以下至
唯變所適皆是言易為道屢遷之事
變動不居言剛柔二畫變化無定也周流六虛是統
言六十四卦之六位周流不已自初流至二自二流至
三自三流至四至五流至六乃是流於六十四卦總有從上
一陽在初師卦一陽在二謙卦一陽在三豫卦一陽在四比
卦一陽在五剝卦一陽在上以至二陽三陽與一陰皆然以
是為周流也然不必一一皆依次序自初至上然後為周流
散見迭出如二三兩爻在此卦則剛居二柔居三柔在上剛
在下在他卦又柔在二剛在三剛又居上柔又居下如三四
如四五如五六皆然此便是周流也故曰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承上下無常說但上下無常是就兩位上說剛柔
相易只就一位上說如三一位也既以剛居之又以柔居之

二一位也既以柔居之又以剛居之故曰剛柔相易言剛柔
二畫兩相交易而靡定也
不可為典要承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說典要猶言定則也上
下若有常剛柔若不相易則鐵定是一箇物不能變化矣惟
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則不鐵定是一箇物故曰不可為典要
既不可為典要則唯隨其變之所之而已而其道則在是者
變在何卦何爻若變為乾則為乾之道若變為坤則為坤之
道若為屯則為屯之道若為蒙則為蒙之道若變在乾之初
九則為潛龍勿用之道變在坤之初六則為履霜堅冰至之
道變為屯之初九則為磐桓難進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都是如此變而其道因之故曰其為道也屢遷
易若是有定之說則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周萬民之用矣

□謂而今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為道屢遷則足以盡萬
事之變而順萬民之用矣其為書也既可遠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承上文為道屢遷說來言易之為道屢遷如此要之無非
使人出怕在外也以法度而出而知懼於外入而在內也以
法度而入而知懼於內蓋聖人作易教民出入俱有箇法度
故斯民用是法度以出入也
本義謂此句未詳疑有脫誤今為之解似亦通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承上文出入以度二句說來言易之為道不但使人出入
以度知懼於內外而已又於凶咎悔吝皆言以示人而又必
言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

自然使人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矣要不待師保也在易
中所說憂患若凶咎悔吝之類皆有其故如即鹿无虞惟入
于林中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等處自可見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上文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至為道也屢遷連卦與辭俱在其
中此則教人沿辭以求卦爻之義蓋示用易者循易法也言
易之為道屢遷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若乎無可捉摸似不
得其常理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辭焉而已蓋辭者聖人設卦
觀象繫之以明吉凶者也用易者當通變極數之餘成爻定
象之後雖率卦爻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一卦有一卦
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見其有定矣然必有黙而成之不
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而見於行事之間苟非知足

之人是卦爻之理亦不能以自行也此與上篇末章結句說
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意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原始要終以為質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六爻相雜惟其
時物言六爻之相雜則唯各時之物爾蓋隨其所居之位而
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始指初爻終指上
爻言初上以該六爻備時是六位時成之時物是乾陽物坤
陰物之物如乾之六爻其為龍一也初則潛二則見三則惕
四則躍五則飛上則亢亦各隨其時爾漸之為鴻一也初則
干二則磐三則陸四則木五則陵上則逵亦各隨其時爾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其為時物可見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人之讀易言各卦初爻其義理俱難
知正以其為卦之本也本則體質未著義理未彰故難知如
草木之根初出地未知是何草何木也各卦之上爻其義理
則易知正以其為各卦之末也末則體質已著義理已彰故
易知如草木之生完成知是某草某木也如乾坤諸卦初爻
初潛時未知是龍未見龍悉不免費心其難知可見既得初
爻為潛龍初六為履霜堅冰之理則上九之為亢龍上六之
為龍戰于野不過因初九初六而推之將易易爾故曰易知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以擊之繫辭言緣其初難知故聖人
繫初辭亦難□□擬議而後之是何象是何物當用

何爲辭非可輕易則亂爲在罔上也至於上爻之辭不過因
初爻之意而成其終殆無難也既以初九爲潛龍則上九之
爲亢龍特因初而成之爾既以初六爲履霜則上六之戰龍
戰特因初而成之爾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論卦中四爻雜物陳事物也如乾爻二爲見龍三爲惕四
爲躍五爲飛漸爻二爲磐三爲陸四爲木五爲陵他卦皆然
此雜物也可見
撰德撰作其德行也乃事物所以然之理二爲見龍五爲飛
龍其德之能及物也三爲惕若其德之過乎剛也上爲亢龍
其德之過乎高也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其撰德也可見
矣

辨是與非只在雜物撰德內物有是非德亦有是非也如初
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去
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矣蓋六爻之
間非是則非非非則是所雜之物如此所撰之德亦是如此
無有出一箇是非之外也非其中爻不備者初上二爻非不
可雜物撰德但未周備爾必合中四爻然後周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承上論六爻而言謂一卦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所無
不備人惟據此以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居然可知矣以其
備故也若在知者只觀卦之彖辭則六爻之孰爲存孰爲亡
孰爲吉孰爲凶其意亦思過半矣要不待遍求之六爻之辭
也蓋聖人卽始而見終中人沈卑而論中彖辭所論一卦之
理雖未及於六爻然六爻之理已具於一卦之中要在人推
之備故即卦可以知爻不待遍求於六爻之所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兩節論中四爻又是一意與上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意不
同二與四俱陰爻德性相似故曰同功二遠於五所居不同
故曰異位惟其異位故其善不同在二則多譽在四則多
危懼是其善不同也近也是解四之多懼言四之多懼以其
近於五之君位爾近君則承國家之重任一則有陵逼之嫌
一則有獲罪之患所以多懼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
害之途者也四之多懼以其近君則二之多譽以其遠君也
然陰柔無立依剛以立其爲道本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

无咎而多譽者不但以其遠也以用柔得其中也用柔得中
則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矣居遠地而又得中此
所以多譽也若彼居遠之地而無柔中之德亦無由多譽
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耶

此論三五二爻三與五俱是陽爻故曰同功三居臣位而賤
五居君位而貴故曰異位所謂貴賤之等也三居大臣之位
一作威福即有凶家害國之患一不勝任即有覆餗形渥之
憂故多凶五居大君之位而受臣下之承載凡人臣之善皆
己之善人臣之功皆己之功故多功其柔危其剛勝通言三
五雖有功凶之異然大要以柔居之則皆難勝任而有危懼

以剛居之則足以勝任矣此又不論其貴賤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廣大統言之也悉備析言之也三畫已具三才重之而爲六畫亦三才之道此易書所以爲廣大悉備也

言易之爲書也廣矣悉備何以見其爲廣大悉備也以八卦言之上一畫象天有天道焉中一畫象人有人道焉下一畫象地有地道焉然猶未也聖人兼此三才而皆兩其畫於是有六畫六者非他也亦即三才之道也蓋天道有陰陽上二爻爲天則陰陽成象矣人道有仁義中二爻爲人則仁義成德矣地道有剛柔下二爻爲地則剛柔成質矣夫天下之道盡於三才而易書有之非廣大悉備而何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條卽易中所有之名物而解其義言易中有爻何以謂之爻夫六爻皆三才六畫所在道之所在也道非確定之物隨在而變動如乾之初九龍之潛也至二則見三則惕四躍五飛而上又亢矣可見其有變動也惟其有變動是故謂之爻蓋爻者交變之義也易中有物何以謂之物六爻之位有遠近貴賤之等如二四同功而遠近異位三五同功而貴賤亻同可見其有等也惟其有等是故謂之物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爲物則自有等矣易中有文何以謂之文是物也剛一柔互相間雜如初爲剛而間以二柔二爲柔而間以三

剛三爲柔[illegible]爲剛一剛以上柔可見其間雜也此相雜[illegible]蓋文於指間然後成其純一[illegible]不成文也[illegible]吉凶蓋剛柔間雜亦成文[illegible]有剛居剛而當者亦[illegible]不當[illegible]自行柔居柔而當者亦有不當而如屯初九以陽爲成卦之主其爻當矣大壯初九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則爲壯于趾是不當也如坤六二以柔居柔其爻當矣同人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則爲同人于宗是不當也當則吉不當則凶是吉凶自此生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武遭紂之亂身經憂患之事危懼之心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其繫易之辭大抵危懼之意居多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因上文危字而論易道言危懼可致安平不危懼必致傾覆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言舉天下之事物皆不能外乎此無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

懼以終始言懼人於其終又懼人於其始始終危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其要歸使人去欲循理去危就安而无過咎留此則危者使平之意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坤當人說至健至順言其性情恒易恒簡言其德行德行
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
知險知阻言其處憂患之事處之恒易恒簡知險知阻只在
至健至順之內猶中庸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五句只在天下
至聖之內也
言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所行無難故其德行恒易至遇
憂患常知其險而不易進以陷於險焉坤天下之至順也至
順則所行不煩故其德行恒簡至遇憂患則知其阻而不易
進以困於阻焉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承上文言乾坤所以知險知阻也說諸心研諸慮本義謂
心與理會理由慮審此理何理也若只就吉凶上說則太狹

若不粘著吉凶說又無歸著憂之理本事物之理吉凶則由
此理而生蓋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如所謂惠迪吉從逆凶及
失得之報是也下文變化云為即是此理乾坤天下之至健
至順是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理皆有以洞見於心則有
欣樂之而不厭如所謂不亦說乎義理之說我心是也故曰
說諸心平時此理既說於心及至臨事又將此理再加研審
務要停停當當而無纖毫之差謬故曰研諸慮說諸心說萬
事而言研諸慮專就一事而言蓋其所臨之事也此理既說
諸心則若何而吉若何而凶皆判然於胸中矣故可定天下
之吉凶既研諸慮則於吉而趨之於凶而避之皆欣欣焉作
齊亹亹而忘倦矣故曰成天下之亹亹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之化以天道言如日月寒暑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變化皆
萬物之生死上傳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
也云為以人事言如日用動靜出處語默以至禮樂征伐之
類是也變化云為皆有吉凶之理云為之吉凶易明如所謂
惠迪吉從逆凶是也變化之吉凶難明如春秋必早冬
歲温煖無霜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所謂若則年必
順成礎石潤則天必雨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可見變化有吉
凶也
吉事有祥變化云為俱有之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之吉事有
祥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云為之吉事
有祥也祥徵兆也即視履考祥之祥不言凶事有祥者吉言
事則凶可知也

變化云為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即
是事而觀象之則一定之理昭著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故曰象
事知器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無形然其勢所必至
而無可疑者也故曰來聖人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其將來之
理也預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來此所以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
象者曰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即上
文險阻之義蓋險阻亦有一定之勢者亦有從暗地生者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已在於其間但
不能以告人也聖人於是作易明其吉凶以告人是天地之
所不能者聖人有以成之矣聖人既成天地之能天下之人

將以有為將以有行也問謀之人君其事之可行與否然後
謀之鬼以決之則吉知趨而凶知避銳百姓之則俾得以與
其能矣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聖人獨擅其能以人謀以鬼謀百
姓與能斯人亦與其能也因將與聽於民因將可聽于神故
聖人教人用易必先謀諸人而後謀諸鬼口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上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此言作易成能之事蓋聖人
作易不外象辭變占此兩節皆言象辭變占之事也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以象告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
明吉凶是爻彖以情言也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彖
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
害之悔且吝
變動是揲蓍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變動也蓍策
之變動乃是推明出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也其時雖未有
言言在其中矣其言利者固以利人言不利者亦以利人故
曰以利言
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凶者隨卦爻之情而遷變乾之
元亨利貞是因乾之純陽至健而遷也坤之利牝馬之貞
南得朋東北喪朋是因坤之純陰至順而遷也亢龍龍戰
陽極陰極之情而遷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類推
矣

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愛相攻而吉生如家
人九五下應六二則為王假有家勿恤吉是也惡相攻而凶
生如同人九三欲同於六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而伏戎
于莽三歲不興是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遠近俱有悔吝遠相取而悔吝生者其
情相得也如屯六二上應九五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進是
也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不相得也如姤九三下不遇於
初上无應於上為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是也
情相感而利生如隨九五孚于嘉是也偽相感而害生如兌
九五孚于剝有厲是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愛惡相
攻兩句亦解上文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遠襄分情相得不
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

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
以三隅反也
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偽相感
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并解愛惡相攻兩句
言易之情以相得為貴其不相得者亦宜不相近若近而不
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故惡相攻而凶生偽相感而害生
者皆以其近也此所謂吉凶以情遷者
項氏曰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
其情皆有愛惡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
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以人之言辭發明上文吉凶以情遷之旨

將叛正理者心中慚愧故其發諸言辭自然慚愧昧於是非之途而莫所從適者疑也中心既疑則其發於言者亦持兩端而無定執故曰其辭枝枝者分開兩岐也猶云騎墻心定者其言重以舒故曰吉人之辭寡心躁者其言輕以疾故曰躁人之辭多誣善為惡之人其言浮游而無根據失其執守之人於理既非言之自不能出口故其辭屈屈者說不來也

右第十二章

新刊增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十一　終

新刊增訂的蒙易經存疑卷之十二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纂

同安知縣用徒中齋　陳　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校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即中庸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聖人之德配合神明而有以贊助之其變化不測之妙有非人之所及知者故曰幽贊此章專言蓍蓋易非蓍無以行此言蓍之所由生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數指七八九六蓋易數不過七八九六實自參天兩地而起也天數本三故參之而為三地數本二故兩之而為二參天兩地易數就倚之而起得三者把一箇三倚之則成六又把一箇三倚之則成九若把一箇二倚之則成五又把一箇二倚之則成七得二者把一箇二倚之則成四又把一箇二倚之則成六若把一箇三倚之則成五又把一箇三倚之則成八倚數當如此看朱子小註可玩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統觀一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細觀六爻蓋揲蓍求卦不過陰陽二者之變化細觀其變也自貞

何陽爻幾何所成者何卦則皆於此乎在 如六畫皆陽便為
為乾上五畫陽下一畫陰則為姤下五畫陽上一畫陰則為夬
夬如六畫皆陰則為坤上五畫陰下一畫陽則為復上五畫陽下
陰上一畫陽則為剝六十四卦皆然既知所成者何卦於諸
就六畫細觀之何者為太剛太柔何者為少剛少柔剛柔老
少先看幾畫看是何爻當動則爻於是生矣如上五一爻少剛
下一畫太剛則動在乾之初九上五畫少柔下一畫太柔則
動在坤之初六乾上四畫少剛下二畫太剛則動在初二兩
爻以上九二一爻占坤上四畫少柔下二畫太柔則動在初
二兩爻以上六二一爻占三百八十四爻皆然
發揮剛柔一句是主當動之爻言不是六爻皆發揮蓋既說
著卦便當就取用上說就取用說則當說當動之爻象也

發揮如今稱上人會作經義者曰善發揮題意相似蓋六畫
不外乎剛柔於剛柔老少見其動靜其當動之爻又要看中
正不中正以至乘承比應亦要通看過看是善與惡然後爻
義可明此便如士人之作經義善發揮題意也
本于小註第二條知是蒙引非之尚當再詳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義者處物之
宜道泛說德方就人心上說理即事物之理性者人得此理
以有生命則理性之所從出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分合
言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淺深言之也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易皆有以模寫之故曰和順
言無所乖逆也其中何者為吉何者為凶何者為存何者為
亡何者為進何者為退隨在各有條理而不相混是理於義
也問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何以謂之道德曰道無定名德者
覆何道有仁不仁德有吉有凶然非有二也只是一理而順
逆之而善道一而已順之則仁逆之則不仁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進退存亡亦然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時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亦惟理而已順理則存逆理
則亡是存亡亦以理也
消長是陰陽乃天道也於德似不貼要亦大槩言之爾無緣
節節相貼
窮理盡性至命只就和順道德理義上見得就一卦言如何
而吉如何而凶如何而消如何而長進退存亡是如何皆窮
究得明白是窮理也由是而行是盡性也所行脗合乎天道

是至命也蒙引只即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理當
然也聖人如是去做者盡人物之性也如此則與乾天還至
正之本然者合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當以
此法看
本章此聖人作易之極功自幽贊神明至發揮剛柔而生爻
是聖人作易和順於道德二句是聖人作易之極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順循小學生順字之順蓋性命之理在天地間聖人從而順
之於易書也只是模寫其立天之道三句是說性命之理

三才而兩之以下是說順性命之理
有陰有陽然後天道立如有寒無暑有晝無夜如何成箇天
道有剛有柔然後地道立水火土石南北高深此剛柔之顯
然易見者
有仁有義然後人道立如有慈愛而無斷制有慶賞而無刑
殺有靜而無動如何成箇人道
天道有陰陽地道有剛柔人道有仁義是三才各有兩也故
聖人作易八卦已具三才矣由是兼舉三才皆兩其畫所以
法三才之兩也蓋兼三才皆兩其畫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
地不但兩其地而又兩其人是以有六畫而成卦既成箇卦
從而細分之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則見其初剛而二柔
三剛而四柔五剛而六柔而剛柔之迭用矣剛柔迭用則陰
陽相間雜而成章夫既六畫而成卦又六位而成章則五為
天之陽六為天之陰五六之位一天道也初為地之剛二為
地之柔初二之位一地道也三為人之仁四為人之義三四
之位一人道也所謂順性命之理者如此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是解明先天圓圖之意天地定位一節與數往者順一節
平重蓋易不外對待流行二者而已即交易變易之義也天
地定位一節乃對待之體交易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乃流行之用變易也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
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此上

陳氏曰若一依橫圖之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可見二這
倚重
大意謂聖人作易自乾一兌二以至坤八生生之序圖
之所畫者是矣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儀若一依其序則乾
坤相並寒暑不分與造化不相似矣故取橫圖規而圓之置
乾於南置坤於北置離於東置坎於西震巽相對於東北西
南艮兌相對於東南西北則見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矣此造化之對待者也起震一陽歷離兌之
二陽以至於乾為三陽陽之極矣陽極則陰生由是起巽之
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為三陰陰之極矣陰極則陽
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循環無端小而晦朔弦望大而
分至啓閉以至元會運世皆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流行者也
聖人之意不專指一年之運朱子謂一年之運亦舉其意
之明也得意忘言得言忘象斯可矣
言伏羲之圓圖既成自其八方之相對而觀之則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矣自其八面之流行而觀
之則自左方之震以至於乾是數已生之卦也推其見成無
勞於推測其事為順故曰數往者順又自右方之巽以至於
坤是數未生之卦也其卦未成猶待於推測其事為逆故曰
知來者逆此圖之左右雖有順逆若原易之所生一於逆爾
易逆數一句是因言圓圖而本於橫圖此意不甚重
山堂考索曰說卦所言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先天圖之
小成也乾純陽為天位乎上故居南坤純陰為地位乎下故
居北離火外陽內陰居東大明生于東也坎水外陰內陽居

西月生魄於西也西北多山故艮止為山居西北澤蓄東南
故兌說為澤居東南雷起東北故震陽動於下為雷居東北
風起西南故巽入於下為風居西南此對待之陰陽也宋六八
卦之序旋轉無窮八卦之位交相為用對待者未嘗不流行
也按山澤者索亦以此條為對待之易
天尊地卑天地固有定位也乾居南坤居北則天地定位矣
○山之氣下注則為澤故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此山之通氣
於澤也澤之氣上升於山山方潤澤而能生草木此澤之通
氣於山也
天下大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艮為山而居西北兌為澤而
居東南故為山澤通氣
雷迅則風烈風烈則雷迅原是相擊之物震為雷而居東北
蓋雷發聲於東北之交也巽為風而居西南蓋風至西南而
始盛也水火本相害之物曰不相射者取其相為用者言也
故水火相交為既濟相賊為革天地之間只是水火二物而
已故聖人作易以乾坤定上下之位以離坎列左右之門明
水火二者天地之用也人身亦然故水火貴乎既濟水火不
交則病因之而生矣
蒙引曰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者如乾之未交止於乾也交
於坤兌則成泰成夬矣交於離震則為大有大壯矣交於巽
艮則為大畜小畜矣云云坤之未交止於坤也交於乾兌則
否也萃也交於坎艮則比也剝也云云析而觀之一卦各與
一卦相交合而觀之但是乾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艮互
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爾

朱子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
三而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此易之所以成
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
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
逆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
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
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
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
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illegible]
此節伏羲先天方圖也本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蒙引
曰謂其卦位之相對同非謂卦之同也蓋震與巽相對坎與
離相對艮與兌相對乾與坤相對與上章同也既有圓圖又
有方圖者圓圖以象天方圖以象地也圖皆從中起圓圖左
方起震至乾右方起巽至坤從中起也方圖震巽居中巽居
左而向乎東南震居右而向乎西北亦從中起也
言方圖震居右而向乎西北震之象為雷是雷以動乎物而
發其生意也巽居左而向乎東南巽之象為風是風以散乎
物而解其鬱滯也次巽者坎坎之象為雨雨以潤乎物物由
是而滋長也次震者離離之象為日日以烜乎物物由是而
宣暢也次乎坎者艮也艮以止乎物物之生意至是而收斂
也次乎離者兌也兌以說乎物使物各得其所而欣說也六

子各有所職而皆歸於乾坤故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雷動
風散生物之功也雨潤日晅長物之功也艮止兌說收物之
功也乾君坤藏天地父母萬物之道也
四卦言象艮兌止言卦者造化生長收斂之事山澤不足以
盡之故舍象而言卦乾坤可言象而亦言卦者艮兌既不言
象乾坤與象為一類也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也伏羲盡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圓者為
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邵伯溫曰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在天則居東南在
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為陰在地為柔在天則居西北
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地理也朱子曰
此圓圖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

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
北方圖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
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
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邵子曰大傳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一節明伏
羲八卦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
北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為六十四也自震至乾為順自巽
至坤為逆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
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
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逆
若推之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

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
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
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
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
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
消則翕也消翕盡而為純坤又非靜之便動此又有所謂太
極在一靜一動之間一動一靜天地人之至妙一動一靜之
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故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
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
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嘗有
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未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

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是以圓圖言也若大方圖造
化之妙又嘗有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
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
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合圓圖方圖而並論圓圖其陽在
南其陰在北方圖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造化之妙處圖
雖無言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矣
朱子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
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
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又曰方
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自
泰以之否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

義　已將消長與上異後坤相對不知已生後也行

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囿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為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為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其氣所以逆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爾

愚按伏羲將八卦規而圓之比方圖似有費力蓋乾兌離震置之左方是已生之卦故曰數往者順巽坎艮坤置之右方是未生之卦故曰知來者逆有左右更置之勞順逆之異故

曰費力方圖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只將八卦疊起純成兩圖無左右更置之勞順逆之異故為省力也但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則坤在南而乾在北圓圖震居東北而雷發於冬春之交巽在西南而風發於夏秋之交特位皆得方圖震雷居中右而向乎西北巽風居中左而向乎東南比之圓圖特位俱失其理何也圓圖一順一逆對待中有流行故雷風兩日皆順乎時位方圖惟逆無順有對待無流行故雷風兩日不拘乎時位圓圖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至於乾而交夏至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自震至乾是已生之卦為順自巽至坤是未生之卦為逆此朱子所謂卦氣之運也方圖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乾一而加八卦於乾則六畫純乾而[illegible]

八陽加八卦坤終加坤則六畫純坤而居東南角乾加八卦以乾為先兌以下逐加至坤八則乾在下坤在上為否而居[illegible]角[illegible]加八卦[illegible]加乾則乾在上坤在下[illegible]否而泰所以居其中震巽[illegible]坎離艮兌各以八卦[illegible]行於卦則為恆益震巽重故重離重兌重艮其位自西北而東南皆斜角相對而相對此皆出於理勢之自然非人知力之所能也故邵子朱子稱其巧亦只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就八卦疊起純成簡方圖者是未生之卦皆是逆無順初無如圓圖自左而右右而復左欲象氣序之運故朱子謂卦畫所以成是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文王後天之卦亦是解剝圖意蓋造化流行之用

帝出乎震出者帝出也齊乎巽相見乎離不可謂帝是萬物齊相見也

數役事於坤也八卦何獨坤養萬物土旺四季而不旺於夏坤養萬物乃為物所役坤之所以養萬物者皆帝之令是帝秋之交故能生秋金又能養萬物也

說者欣說之意兌之時為正秋萬物至是生意洞實者油然暢悅也如曰物欣欣而向榮萬物靜觀皆自得可見說萬物之意戰乎乾陰陽相戰也一陰生於巽長於離極於兌至是交於乾之三陽陰疑於陽必戰萬物受氣於陰陽當此之時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乎乾

□□□時□ 艮成□至窮冬閉斂之時皆
乎乾適由動入靜復用發乃安存之意
可生意至艮而終復成乃從息艮而始是艮者萬物
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曰成言乎艮
万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
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
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節言萬物之□□ 出入只是□□□□之一文
□□□可□□乎坤□□言乎□ 艱□□
物出乎震□□□為東□□者故萬物至是而出也
齊乎巽□巽為東南於時為夏□交品物之生至是始
齊也□□萬物之所□而絜齊也品物齊衆而相見可謂
萬物皆相見□□者何也離南方之卦於時為正夏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
此也 何輕□不甚重
坤地也□□於時為夏秋之交□ 萬物皆茂是
以養之故曰致役乎
兌於時為正秋□□□至是生意□斂而向於實
皆有欣懌自得之□ 曰說言乎兌
□乎乾乾西北之卦也於時為秋冬之交以兌陰而遇乾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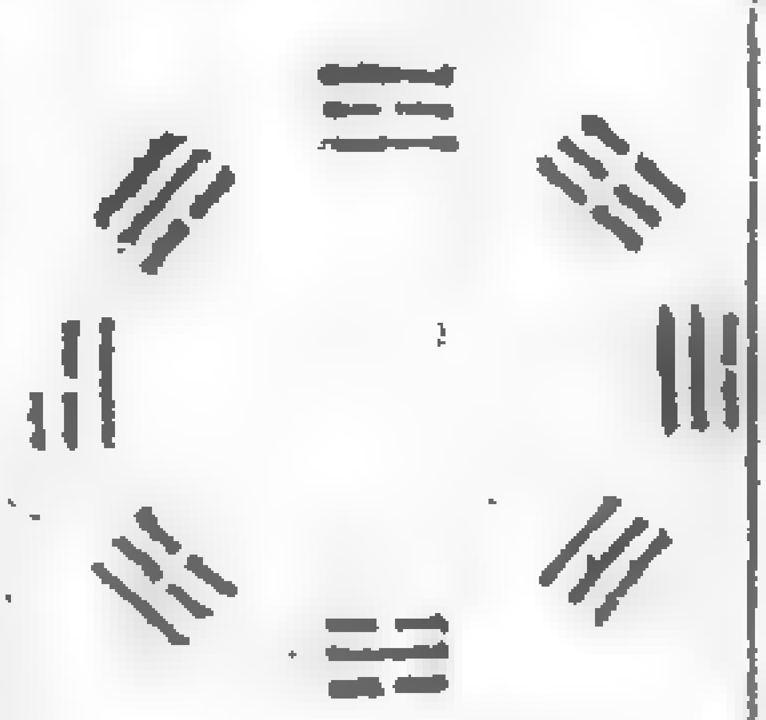
而疑於陽必戰是陰陽相薄也故曰戰乎乾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於時為正冬水歸冬則正萬物所歸
藏養之時故為勞勞安者之卦為萬物所歸故曰勞乎坎
艮東北方之卦於時為冬春之交今歲之生物至是而終來
歲之生物至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曰成言
乎艮
八卦多言方位不言德象與時獨離言德坤坎言象兌言時
者離明於為治坤之養物坎之勞物皆有資於象兌之說物
非時不見故特言之然不言時者即兌可以互見故各卦皆
補入時說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據朱子小註說是文王後天之卦末推本於伏羲之先
天今觀其圖震巽相次居正東東南而動撓乎物離兌相次
居正南正西而燥說乎物坎艮相次居正北正東而潤成乎
物其序一如上章所震成艮而其為用則不同矣蓋上章所
言氣序之流行此章所言造化之作用也
首言神妙萬物下言雷動風撓火燥澤說水潤艮始終俱不
及神字何也神妙萬物一句當該下六句看也蓋動物者雷
神不動物而雷之所以動者神也撓物者風神不撓物而風
之所以撓物者神也燥物者火神不燥物而火之所以燥物

者神也說物者莫神乎說物而澤之所以說物者神也習坎
者水神不潤物而水之所以潤物者神也終始萬物者艮神
不終始而艮之所以終始萬物者神也
動者鼓動其生意也撓者撓散也風一過燥結者皆為之撓
散也此則是風以散之意燥者乾也暵即是乾意故詩曰中谷
有蓷暵其乾矣澤是江河沮沼之水萬物得之皆有生意而
說者說水是天上雨露之水萬物得之皆有生意而滋潤艮位
西北含藏之生成者終於是來歲之生成者始於是故曰莫
盛乎艮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者此是因言後天之用而本於先天之體也蓋雷動風散火
燥澤說水潤艮成此後天之用也非先天之體雷風待偶何
以能動撓非水火得偶何以能燥潤非山澤得偶何以能說
成大意不過如此

文王八卦之圖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
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
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
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
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
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
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
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
南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
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雲峯胡氏曰先天對待後天流行先天變而為後天流行中
又自有對待所以說卦言先天必繼之以後天而於後天之
末又發之以先天也
山堂考索曰按說卦所言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之序後天圖
之小成也乾與坤交而付其用於離坎故離得乾位坎得坤位
乾西北坤西南者退處於無為之地天傾西北而樞紐不動
亦在西北故乾居西北土居中央致養之道在離兌之間故
坤居西南震東兌西者震陽出陰而立春兌陰入陽而立秋
也巽東南而艮東北者巽陰入陽長養萬物艮陽止陰終始
萬物此流行之陰陽也然乾對坤震對兌坎對離艮對巽則
流行者未嘗不對待也故下文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又用
伏羲卦云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八卦之情夫子彖傳朱子本義解釋已明此章之說只依之
可也但坎之德險此云陷離之德文明此云麗似難解今紬
思之陷即險麗者好附麗於人也
胡雲峯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illegible]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平庵項氏曰馬乾象故蹄圓牛坤象故蹄拆今說乾馬坤牛
當兼此臨川吳氏說亦可用
乾之數奇而性健馬之蹄圓而力健似之故乾為馬坤之數
耦而性順牛之蹄拆而性順似之故坤為牛以動畜之身而
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似
之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者雞也巽以一陰
伏於二陽之下似之[illegible]之污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
坎之外柔內剛似之[illegible]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
離之外剛內柔似之外剛而能止物者狗也艮以一陽止於
二陰之上似之外柔說而內剛很者羊也兌以一陰說於二
陽之外似之
此言八卦之象乃遠取諸物者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首會諸陽尊而在上乾積陽在上而覆物似之
腹藏諸陰虛而有容坤積陰在下而載物似之
足在下而動震陽動於下似之
股兩垂而下巽陰耦在下似之

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坎陽陷陰中似之
目精外附陽在外而明離陰麗陽中似之
手動在前而能止物艮以陽止於上手之象也
口開於上而能說物兌以陰析於上口之象也
此言八卦之象乃近取諸身者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
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是文王後天八卦圖解義易卦彖辭中有男下女二女同
居等諸說故明之只依易序附錄之說不用本義蓋本義乃
初稿不改入者語類曰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故今
不用其說
附錄朱子曰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
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
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
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
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
得女又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
不是恁地只是畫後便見有此象爾
此即大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道理
坤求於乾是坤為主宜得女而反得男乾求於坤是乾為主
宜得男而反得女何也蓋陰求於陽陽應乎[illegible]

在內而為主故成男陽求於陰[illegible]
在內而為主故成女此理邵氏[illegible]之說朱子已取之於
上經首章矣學者詳之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
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純陽而至健者為天乾六畫純陽其性至健故其象為天一
陽之體圜乾純陽之卦故其象為圜
君於萬民無所不統乾統[illegible]物故其象為君
人生於父萬物資始於乾故為父
玉性純粹金性堅剛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故為玉為金
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寒生[illegible]為乾位西北為寒又為冰
[illegible]
[illegible]寒極冰凍而成之
陽之色赤乾三畫純陽故為大赤
良馬純陽健之最善者也[illegible]陽健之[illegible]也瘠馬多
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illegible]健之[illegible]駁馬猛者
也乾之為卦純陽至健[illegible]
圜而在上為木果乾[illegible]以之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
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純陰在下至順極厚者地也坤純陰而至順故有地象坤作
成物有母道焉故為母
質柔而平廣者布也坤之質柔而平廣故象布
虛而容物者釜也坤陰虛而能容故為釜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故為吝嗇
均若均勻而不偏多也坤[illegible]而[illegible]故象之
牛性本順子母牛以母[illegible]子母相隨而不離則[illegible]
純陰至順故為子母牛
厚而能載物者大輿也坤厚載物故為大輿
獨陰不成文物相雜其文成矣坤三畫皆偶故為文象
少不成衆多始成衆坤[illegible]多故為衆
在下而承物於上者柄也如戈矛刀劍之類莫不有柄坤在
下而承物於上故象之
陰之色黑北方之色也坤純陰之卦故於色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
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
[illegible]
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出地奮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象為雷
以動奮之身而[illegible]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一陽動於
二陰之下故其象為龍
旉之義施也陽[illegible]舒陰[illegible]震一陽始生於下故其性主於
敷施凡人之流動發[illegible]進作皆旉也
大塗四通八達之塗無阻塞也震一奇動於內而二偶闢通
故為大塗
震一索而得男故為長男
一陽進而決乎陰[illegible]動也躁故為決為躁
蒼者東方之色[illegible]竹[illegible]竹可為[illegible]也震[illegible]
北方之卦[illegible]

若良竹
萑葦也蒼䔮竹也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震之陽下陰上[illegible]之
故為萑葦
馬陽氣在內開口為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故其[illegible]
之善鳴
馬直伸一足而曲一足若懸之是為馵足震一陽動於下
若馬之懸足也
作足作起也馬騰躍而起是為作足震陽動於下實似之
馬之額在上的者色之白也震二陰在上其色白故其象為
的顙
稼者諸穀之類萌芽自下而生而反向上是反生也震以一
陽動於二陰之下似之故曰其於稼也為反生
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至於乾則三陽開泰之時草木
蕃盛而鮮美矣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
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
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巽以一陰入於二
陽之下故為木為風
巽一索而得女故為長女
糾木之曲而取直者繩也制器者工也巽德之制故為繩直
為工太陰之色黑巽為少陰故於色為白
風行地上無遠弗到唐詩門長風千萬里吹度玉門關其長
可見巽為風故為長木下入而上升積小以高大巽為木故

為高陰性多疑巽陰也故為進退為不果
物之香臭皆上達巽二陽在上故為臭
髮為陰陰血不升則髮少巽陰在下而不上升故為寡髮
陽氣上升則額廣巽二陽在上故為廣顙
眼之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在中黑之[illegible]
閒而停均巽同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故為多白
眼
陽主義陰主利巽陰在內而善入故為近利而市三倍
震為躁卦巽三畫皆變則成震故曰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而能陷天下之至險者也坎陽陷陰中內明外
暗故其象為水常人本開眼則見其光可見其內明
管子曰水之內明是矣何以見其為外暗曰以火對水觀
之則火之明水之外暗昭昭可辨矣照者不內照見人物
而外不能照是內明外暗也
溝瀆所以[illegible]水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
陽匿陰中故為隱伏如孔子微服而過宋沛公見羽鴻門託
如廁而去是也
矯者矯曲而使之直如張良招四皓以存太子狄仁傑勸武
后召廬陵是也
輮者輮直而使之曲如舜之為無後不告而娶也孟子為嫂
溺援之以手是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輮

弓[illegible]之所成[illegible]為弓輪
陽陷陰中陽失所也則為憂於是生矣故為加憂
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耳痛
血之在人身猶水之在天地開水者天地之血血者人身之
水也坎之象為水故為血卦
陽之色赤乾三畫純陽為大赤坎只一陽故只為赤
脊與心皆在馬身之中坎陽在中故為美脊為亟心亟者性
急難御也
馬首在上蹄在下坎上柔則馬首下而不上下柔則馬蹄薄
而不厚曳足亦下柔之象
陽陷陰中血滯而不行進故於輿為多眚言欹側也
水剛流而無滯故為通月者水之精故又為月
陽居陰中故為盜
陽剛在中故於木為堅木而且多心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內暗而外明者火也離內陰而外陽似之
得陽之精而明無不照者日也離以陰麗於陽其德為文明
故其象為日
雷火之光電也離之德為文明故亦為電
離再索而得女故為中女
離剛在外故為甲冑為戈兵
中虛故於人為大腹
火性[illegible]之卦

[illegible]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
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生極上而止故其象為山艮坤
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
一陽橫亘於二陰之上似山徑路橫亘於山上也故為徑路
○小石在山之上艮一陽小而剛在坤體之上故為小石
闕者門之出入處艮上畫陽連亘下陰畫相開而虛有似於
闕故為闕
果者木實蓏者草實而皆在草木之上艮一剛在上小而實
者似之故為果蓏
閽人掌王宮中之禁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宮之內人
及宮女之戒止物之不應出者艮之德為止故為閽寺
艮為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於指故為指
外剛而止物者狗也艮內柔外剛故有其象
鼠喙鐵利能齧物艮陽在上而剛故象之
禽鳥之喙其色皆黔而能止物以其剛也艮一陽在上而剛
剛故似之
坎陽在內於木為堅多心艮陽在上於木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
為妾為羊
水流為川瀦為澤兌乃坎水而塞其下流瀦水之澤也故似
之

兌三索而得女故為少女
巫口舌之官以口說神者必上拆口象故為巫為口舌
金氣肅殺條裁毀折也兌正秋也決五毀折
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為附決柔之附於剛也小人柔之
陰固欲求附於君子君之決乎柔也君子剛正之心切不以
小人之媚而遂為所溺也
地積鹹水為鹵故俗呼鹹鹵淡水者為酸鹵兌二陽在下為剛
一陰在上為鹵鹵必下剛方不滲漏否則滲漏而乾矣
少女從姊為娣故為妾內狠外說故為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
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
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

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
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乾坤居首
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是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盈天地
之間惟萬物也屯也此所以次乾坤也
以需為飲食是本需卦需于酒食及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飲
食必爭訟者蓋民生有欲有欲必爭飲食人之大欲也故訟
由之起獄訟皆因田土共為飲食顯然矣
訟必牽連人多不止一人故曰必有衆起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故曰衆必有所比

衆人比輔於我必須有以養之制田里教樹畜皆養民之事
也故受之以小畜
禮義生於富足故曰物畜然後有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履而泰然後安泰寬舒也安受
平也必寬舒然後安乎
否者上下不交同人者彼此相交也始不相交而終必交故
否之後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人所歸者物必歸之方有人歸之萬物歸之則
所有大矣故受之以大有
盈者滿也滿招損故曰有大者不可以盈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貴也故有大
而能謙必豫

隨生於豫與樂則隨不樂則不隨故豫必有隨
喜樂隨人者必有所事弟子之從師將以傳道解惑也臣之
之從君將以行道建功也天下豈有無事而隨人者哉
臨不訓大今訓大者是臨陽之大也蓋以二陽而浸盛丙
陰非小小者所可能至臨亦大之物必巨大然後可觀故小
小事物何足觀哉
物有可觀然後人與之合間所聞而未見所見而去是無可
觀也
物不可以苟合必有禮以飾之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
交不納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交
致飾然後亨則盡者賁極反本之義也南軒張氏曰賁飾則
貴於文文之太過則文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
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之以剝

物不可以終剝物極則反之義也剝之為卦陽窮於上則反
於下故受之以復剝者上之窮也復者下之反也
既得於善則無復不善之雜矣故曰復則无妄
既无偽妄然後可積畜而至於大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也故曰无妄然後可畜
德既蓄積於己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故曰物畜
然後可養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則
此理也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必有養然後能
動不養則不可以動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即
此理也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即動也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

……夫過之……動而本於養也
……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
……必有所麗然後可以扶危拯溺而出於險故受之以離離
……所必至也
者麗也

序卦下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
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
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
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
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

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
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illegible]
神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illegible]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太
極圖說[illegible]有男女者氣化也有男女而後生萬物者形化也序
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者氣化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父子
者形化也有天地則氣化流行生出萬物萬物之內就有男
女故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夫婦配合然後物生生之者父也所生者子也故曰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不言母者統於父也
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當初有父子時未有君臣及至有君
臣尊卑從何而起必先有父子然後父坐子立有箇尊卑
及至有君臣然後依[illegible]箇尊卑等第使君尊臣卑者父子
然故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蒙引曰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
此之謂也
上下統言不止君臣自天子至於庶人隨在皆有箇上下上
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宮室車旗之制與行之必有禮
處之必有義故曰禮義有所錯
夫婦之道以終身者故不可不久
物不可久居其所是含上文夫婦之論物理[illegible]位難
久居即其理也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以此
遯者退也衰極則盛故受之以大壯
[illegible]必求進非終於此而已故受之以晉學業既立必求進

於[illegible]道既立必求進於前至人之[illegible]家[illegible]
晉必有所傷此進極必止之理也故受之以明夷明[illegible]
也
傷於外必反其家者受之以家人以[illegible]
[illegible]道如何而窮此以時運之也夫有
遠之道也不幸遭[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道之窮也家道既窮則人心乖
不能夫不夫婦不婦而家人乖
乖必有難家人乖睽則相戚
蹇
物不可以終難則治也
○解者緩也
整飭意故以緩釋解朱子
意非復難解之義矣
業精于勤而荒於嬉
受之以損損者
損而必益謙受益之理也
之敝鍾也故受之以益
益而必決貴不期驕之理也
於決隄防也
決必有所遇如孔孟去齊則遇
秦則遇於六國是也此亦語其孟
孟子之不得志於戰國則終身
物情必相遇然後聚如伊尹之
天理而[illegible]
孟則遇於齊[illegible]去
子之不得志於春秋
也
呂尚父之遇文王孔

明夷□□□□□故受之以□□
聚而上者謂之升
業治道反正身成□
升而不已必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
也井在下之物故取□□□□
井久必汚濁不可食必□□□□
不可變□□□□□□
主器莫若長子震為長子故繼□□
物不可以終動動極則止故□□
物不可以終止止極則□故繼□
進必有所歸□□□□□

行者之進必有所□□□也
得人之歸則大業□□□□□□
侯不期而會□□□□□□
富貴之極而驕盈必衰□□
若唐明皇宋徽宗是也
為旅而無所容必謙□以求容必□
不深入則不能得其意而致悅故□
人必和悅然後胸中□鬱結以之□
物終離則離散去而不止矣□□
○符節所以示信也故曰節而信□
復上之節矣
有其信是自信其信也自恃其信必決行之故為小過行之

□□之
□而後散之
受之以節節止也
孚又是□一意非

決乃過也
有過人之才然後能濟天下之事故受之以既濟物無□□
之理盡則復生矣故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剛坤柔乾六畫純陽故剛坤六畫純陰故柔
比為人所親輔故樂師兵衆也兵凶器戰危事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人必有以惠人故與觀人必望於人故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震動而者見將以有行也遇坎險則不能行故失

其居
蒙坎遇艮坎陽陷陰中不免於雜亂遇艮則篤實而有輝光
故著明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起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止
損而不已則衰是損為衰之始益而不已則盛是益為盛之
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適然之時无妄不宜有禍而有禍者
意外之災爾此皆非常之事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有聚而不往也升不來者往而不來也

謙者不自尊大而輕以下人豫者

學所謂效惰是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乃人之飲食也賁者有色而曰无色乃

六之義不義又取白受采之義而曰无色以對噬嗑之食為反

對朱子所謂有不可曉處此類是也此是以食色反對

兌見而巽伏也

兌見巽伏只取陰陽之隱顯而言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凡事惟隨於人故无故所謂人簡聖人皆因人成事者是之

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當飭治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為陰上故消剝復陽生於下故曰復反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出地上故為晝明夷日入地中故見誅傷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道上行故通剛柔相遇剛為柔所掩則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咸非訓速也事速也蓋天下之至速者莫如感通故以咸為

速恒本訓久與咸反對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

也

渙離也外去而不止節止也止則止而不去故為反對

緩者不[illegible]蹇難既解則不急而緩矣[illegible]

矣請誰楚可味緩字之意[illegible]行難而治事之急也以此為

反對矣引小註說恐未然

睽人情乖離也故為外家人一家之親也

內者親也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兩則字當字意蓋陽壯惟於能進陰

長宜於退避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衆也言萬附者衆也同人親也言彼此相親厚衆與寡

親所謂愛博而情不專也同人親則情專矣故二者反對

○革者掃除舊物故曰去故鼎者變腥為熟易堅為柔故曰

取新小過有過也中孚信則無過矣只借過字用小字無

○豐明動相資必大振故多故旅羈客於外寡親少侶故

親寡

離上而坎下也

離火性自炎上坎水性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其勢小必不進也履和悅以躡

剛強之後其勢必進不肯處也此以進不進為反對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漸女歸待男

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需訟卦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所以曰不進也[illegible]
辯其[illegible]方進訟而不可[illegible]以此反對
大過中強而本末弱故顛
姤遇也是解字義柔遇剛[illegible]無善卦體言以一柔而遇五[illegible]
過之不善是離爻陰相親 隨相從之類是也
其進行漸莫如女歸故以漸爲女歸待男者猶待男子而後
行爾是以姤之柔遇剛者 同也
頤之義養也養必以正卦所以貞吉之義也
革所濟則無復事矣故曰定也
未嫁爲女歸妹則女道之[illegible]先乎始矣
未濟之卦三陽皆失位故曰男之窮此曰男以配歸妹之女
爾六爻皆失位獨言陽者[illegible]未定言也

未義大過以下卦不及[illegible]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
誤未詳何義集案胡氏[illegible]言之齊魯強依韻見似是
錯簡今據理則定於[illegible]未協
大過顛也本末顛也[illegible]歸故顛顛本正也正則不顛矣
漸女歸待男行也[illegible]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illegible]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傳所叙除乾坤[illegible]雜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外其餘
皆以一卦反覆[illegible]亦是術數之理此傳之不可以皆
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而繫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
夬三十四卦而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胡雲峯謂[illegible]
以愚見若異[illegible]經[illegible]十二卦似亦有意然以
之爲[illegible]易之[illegible]位[illegible]柔今姑敘之爾

上經三十卦終之以[illegible]下經三十四卦終之以[illegible]
峯謂聖人贊化育[illegible]之意亦以[illegible]

先大夫林次崖自壯至老力學精思[illegible]
四書易經存疑以發前哲未發之奥二書
並梓海内宗焉獨易經存疑爲書坊翻刻
罔利字訛句舛有妨觀覽先大夫復取而
增訂之未梓而終有梧承清苦之餘乏命
工之資徒執遺稿延挨歲月恐終無以勒
先大夫研究之功因叩
邑父母
庠師傅
鄉先生校而序其端且捐資合助有梧與友
人張天士㮣同校爲遂稱貸而梓之以廣
其傳四方君子須認此記方是正板
萬曆二年五月之吉次男庠生有梧謹告

萬曆二年孟陽吉
書林　氏鳩梓

新刊增訂釣[illegible]易經存疑卷之十二終

毛詩集解三十卷學詩總說一卷 存二十二卷(一至四 六至九 十一至二十一 二十四至二十五)

(宋)段昌武撰

清鈔本

毛詩集解二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段文昌、蓋因唐段文昌而誤。朱睦㮮授經圖作段武昌、則傳寫倒其文也。其始末無考。惟書首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稱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而已。其書首本題叢桂毛詩集解、蓋以所居之堂名之。其書首為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則。次為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五則。餘皆依章疏解、大致倣呂祖謙讀詩記而詞義較為淺顯。原書三十卷、明代惟朱睦㮮萬卷堂有宋槧完本、後沒於汴梁之水。此本為孫承澤家所鈔、僅存二十五卷、其周頌清廟之什以下、並已脫佚。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三十卷、注曰闕。又別載讀詩總說一卷、注曰存。讀詩總說今未見傳本、而卷首學詩總說論詩總說今在原目三十卷之外、疑即所謂讀詩總說者。或一書而彝尊誤分之、或兩書而傳寫誤合之、則莫可考矣。

叢桂毛詩集解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係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以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叙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桂堂故取以名其書類儀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為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為段武昌俱以未見此書者乎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所抄閱西亭晚得宋刻今沒於洪流矣陸氏元輔說叢朱氏經義考乾隆四年閏卯朱筠錄于西陂之萬玉叢叢七月廿二日雨中書

行在國子監　錄白

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維清先叔
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
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史君瀛嘗遣其子姪來
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
詩記參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
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
其繕本校讎最為精密今其姪漕貢樾鋟梓以廣
其傳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
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
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
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
約束　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
旨呈奉
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　兩浙路　福建路
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
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
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押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押　日給

行　丞　程押

司　業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徐押

毛詩集解目錄

學詩總說

作詩之理　寓詩之樂　讀詩之法

論詩總說

詩之世　詩之次　詩之序

詩之體　詩之派

卷之一

周南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二

召南十四篇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之三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四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五

衛國風十篇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六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七

鄭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之八

齊國風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九

魏國風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　十五篇

唐國風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卷之十一

秦國風十篇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二

陳國風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之十三

檜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卷之十四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卷之十五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六
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卷之十七
小雅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已上二十二篇為正小雅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卷之十八
小雅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黄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卷之十九
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卷之二十
小雅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卷之二十一
小雅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卷之二十二
小雅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之二十三

大雅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四
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已上十八篇爲正大雅
民勞　板
卷之二十五
大雅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之二十六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之二十七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之二十八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之二十九
魯頌 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卷之三十
商頌 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右三百五篇逸詩六篇

毛詩集解目錄終
經005-288

學詩總說

盧陵段昌武子武集

作詩之理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伊川程曰思無邪者誠也朱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永嘉戴曰今詩中亦有自敘其婬奔之樂嘲謔之辭而聖人取焉夫安知其非邪戲然家其本心則有所爲而作而非其思之本邪則取之此非聖人何足以知之若見其事如此使斷之以邪正事人皆能不待聖人之刪定也○黃曰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記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溫溫乎其和可知而其變風變雅之作雖愁困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所謂喜怨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謝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言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程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乎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其君以頑鈍被責之類○謝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於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老泉蘇曰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誹謗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視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爲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

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陳曰天下之禍驕生於有所恃而怨生於有所忌故公卿大夫士之勢易驕而民之勢易怨嗚呼驕之禍其發速而小怨之禍其發遲而大潰血之癰不如腹心之隱疾穴隙之盜不如臣僕之竊伺天下之患惟夫伏於所不敢而決裂於一旦之敢者不可為也夫民之禍始於利害之敢語而成於是非之不敢議惟聖人逆知其窮困無聊之意不可以錮而折之已甚蘊結而不遑其勢將至於此也故節公卿大夫士以禮而宣民之情以詩禮行乎嘿而詩達乎言嗚呼聖人之所以維持乎君臣之道如此怨之舒也以哭哀之盡也以嘯蓋閼於其中而泄於其外則不能復留者人之情也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后妃夫人衽席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為詩而使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訐顯譏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

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況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怨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湮鬱不平之氣舒為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故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持君臣之道之功深也。蘇曰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黃曰詩感意觸於此而起善於彼未必果有是物也故適觀於今而有思於古未必果有是事也其美是人也則言其車馬之美衣服之盛而刺是人也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而不必辨其物之等衰也其言周之盛則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言周之衰則亦復以是形容之此當觀其哀樂之情而不以疑其時之不同也曰固餘黎民靡有孑遺周果無遺民乎是將憂之之辭耳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僖公果能復周公之

之字乎是特頌之之辭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味此章自見后妃盡琢宮之中其安閒和易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鳩比后妃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詳味此章自見周公遭是變之地其雍容不迫之氣象如此不必以狼跋比周公也至百篇之義莫不皆然在學者類而長之耳緝

葉曰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於物絪縕芒昧將生陰陽晦明風雨霜露或萃山川草木形著楙長高飛之翼蟄居之蟲若夫四時之迹至聲氣之感觸華實榮耀消落枯槁動於思慮接於耳目無不言也傍取廣喻有正有反比次抑揚反覆申繹大關於政化小極於鄙俚其言無不到也當其紬繹涵意欲語而未出發舒情性言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言語不通嗜慾不齊風俗不同而世之先後亦大異矣聽其言也不能違為此足以見其心之無不合也然後均以律呂陳之官師金石震蕩節奏繁興羽旄干戚弦匏簫管被服袞黼拜起揖遜以祭以宴而相與樂乎其中於是神祇祖考相其幽室家子孫協其明福祿盛滿橫暢旁浹充塞宇宙薰然粹然不知其所以然故後世言周之治為

最詳者以其詩見之然則非周人之能為詩蓋詩之道至於周而後備也

寓詩之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者。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哀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為之設禁焉。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貍首以射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

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曰歌必全章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

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注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注云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注云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也）。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毛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張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放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書甚述欲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札推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踏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若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處事七篇）

讀詩之法

程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

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又曰言述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與點也之氣象○朱曰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知而諷詠之間抑揚反覆又有以感人而入於人心故誦而習之則其或邪或正或和或懲皆可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謝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義理自明

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所乖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邪僻心故可以怨○張曰詩所以起學者之善意古之君臣父子賓主朋友之間無不用詩歌詠言語皆用詩之言蓋用己之言不若有所稽考用他人之言信也載曰古者羣居燕處聘問燕饗之間皆有歌詠所謂歌者有二有歌人之詩如子貢聞聲歌各有宜春秋卿大夫歌詩之類是也有自歌其詩如虞庭君臣之歌與夫子逍遙曳杖之歌之類是也歌必有和在衆秋謂之賡咸在虞庭謂之賡歌論語載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是夫子於乎居無事之時亦不廢於歌也○謝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

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得○張曰求詩患泥文如然熟來思涅淫窮新沿斯何必泥字遠不孫人德音不猶之稍不可以辭害意君子至止樂只君子止只何必如○楊曰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張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

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張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書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又曰詩全是人之情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程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歐陽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訛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人千百載後不

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警也樣曰由漢以至本相千餘年間異為通經者不通祖述毛鄭美詳於孔穎達之流不數以一語達術二家自不相傳者香由為說以通之辞之公大傳之其上書術引著著者義猶說說然日其說推數傳公本萬之依始有以期百世之戚曾不經讚二家之經義而能相其不然以探根詩入之意其後王文立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相念並昭著其實自歐陽代發之其紺海語不能多見古書意公之前未有數龍二家者此所以為一世之儒宗也歟

論詩總說

詩之世

孔曰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元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吟歌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作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世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

又曰六藝論云唐虞始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起自大庭時矣又曰周人自録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故足著明不暇復録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録之書四詩之作自生民以來則然非詩因也大始天之策包義周置之帝書天於之入幽秦儒之貝雖文乎以之古旅遠略之可也至於有豪之數孔纘事相之魯顧書夏五子之述故商奉害之填定閒已數於商問曾誦於帝時而流傳於後世矣然而不録於北而喜以周詩為數班孟聖曰孔乎終兩猶詩上孝商下以書文中子曰仲尼三百始論於因二子於為孔取人之意更大經雖書載二事三王之文下遠魯孝之華是為長備於吾則猶取周之六十四於而遺遺山歸藏於禮則猶取周之大留而遺處夏商之制於哀秋則循取周主之法舒孔於魯而示衰數故曰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詩亦猶是也以四始為宗以六義為教以大德為本以六律為音詩道至比大成且又采之有官陳之有職紬之有制風俗之美忠故教之典東於此皆可考而知為救夫子猶備一代之制以盡美世之法得不始終於周歟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蘇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為訓為耳作見有於不取也○謂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令採御鄭而下昏多秦秋詩詩也而詩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蘇曰春秋之陳大晨周宮有要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何也春秋作於廢公適皆雅亡之後鄭代疑而為之說曰學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迷守不陳其詩蓋檢以札之也余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難相吞

而春秋所見諸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抑意者刪間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錯曹檜之小邶鄘衛之亡而有不能也其無詩者雖燕蔡之叙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叔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並善齊襄公鄭昭公事至機夷然其詩是作而不比蓋事有遺然而無足疑者若夫異甚之間雖大和統於用義且得用害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孔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歐陽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退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詩之次

歐陽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其次第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之次第也孔曰鄭譜以鄭因鄶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豳雅頌附言王世故耳孔曰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惟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此次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于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緜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頌曹曰昔服虔謂季札觀樂時雅頌猶未定也而曰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孔子已定後錄耳世儒因此遂謂左氏書成於

後人其論樂皆因孔子既定詩後據以爲序然則頌亦當與今之序合矣然其不同乃如此則既凌之說亦未可據也且儀禮以周公時書其序鄉飲酒燕射之詩亦豈待夫子已定後錄之乎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夫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曹曰在齊詩因自先采蘋而後草蟲矣又曰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愈遠雖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

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爲序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蘇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小大之次周當以世爲斷于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閒皆非孔子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程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何也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

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而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禮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

其名得於衛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爲不得盡變書之命誠告今每恨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各叡而風各變者亡國之餘音之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衰也諸侯之強不知有王則天理絶矣聖人懼焉故次以王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故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雖亡而爲一國之風書曰諸侯至於叔國王政不行是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序衛下○黃曰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而乃降王而同風之乎蓋黍離之降自周大師采詩已然矣周室未遷則其聲同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先王之制首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

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
列國故次以鄭孔曰鄭首叛也齊首霸也是皆王之不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
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亂則入於禽獸
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
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
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
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
而謂之唐所以見意也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
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

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本西戎之地國
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
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
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黃曰風變而夷不亡
何待故以陳檜曹之亡國繼之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俗所厚
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
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
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
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繼於危亡而

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
次之於末且終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
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
黃曰極於下衰之思治而雖以豳國之變而克正者惟周公能之周家之先由是
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
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
周公故次於衆周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
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周其序也
孔曰雅見精漸之蓋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

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風天下其終也
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
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陰也所歌
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曰魯以其得用天
子之禮樂故僭天子美詩之名稱為頌非周頌之孫也豐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以先前代
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為○葉
曰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祝頌
之詩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為次惟
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為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

政事以為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絕於風而可以雅也。又曰是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必記自衛反魯者夫子之終事也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則鹿鳴之諸詩不與以大雅為文王之德則民勞之諸詩不與王通以季子為不知樂非也蓋季子之所聞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耳此雅之見於魯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又言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

賚為第六蓋以所作為先後此頌之見於楚者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興廢而以其所陳者為大小美功德之形容而以其可告者為先後夫子刪詩之序也故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以文王為大雅始以清廟為頌始而附之以魯與商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則樂之正自是矣。唐曰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微而詩之將亡也。陳曰列之以尊卑之禮故魯以諸侯

而後於周間之以親踈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於魯。又曰周南之詩繫於周公召南之詩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待聖人而後成歟至於風之終亦繫之以豳雅之終亦繼之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歟

詩之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張曰關雎之小序是國史所紀自詩者志之所之以下是夫子論詩因列于首章之序故其終亦以述關雎之義為此則通謂之大序黃曰程氏以大序為仲尼所作而後世不無疑者以其言辭重復前後失倫又似非仲尼所作也意者反魯刪詩之餘與門人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子夏之徒集其平日所言而冠之於首歟請推而廣之曰小序首句國史之舊通大序 夫子之言而非夫子所作也其餘小序之辭則漢儒之說或參其附為程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首句是已其下皆說詩者之辭呂曰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之。蘊曰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大師推其所作之義相發於作詩之時。黃曰詩之作主文而譎諫為其不可以正言之也若使作詩之人自著其刺譏之意

謂某人有某惡如指齊襄高歡之行彰衛頑中冓之言乃專爲齊襄之子陳晉人淫亂耶汝之事辭不貽怨召忘矣○程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如白華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如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蘇曰詩序識出於孔氏之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又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序詩者後見詩曰有匪君子即稱有文章武公所以君子非止文章

而已見詩有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如磋琢磨豈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如非能文者所爲至如絲衣稱作詩者誠字綠永羽高子靈星以謂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之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如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而旄丘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何其辭意重複如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釋文舊說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王曰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得而知

況子夏哉○程曰指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子夏之來不在秦後故相其自謂之辭因亦未其知且於何人也若夫鄭元且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相也韓無可疑也子夏之在孔門因害固言詩而得素矣曰起予者商也則讀世傳其古序之所由出者以以亦之然子貢亦嘗聞如種瑤廣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擺以序與之子夏倂載○書曰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子夏已百餘年而稱未乃引高子之說以冠序知非出於子夏也後漢書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曹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

行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甚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篇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所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訓詁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

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
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程田鄭氏謂詩之
昔自古晉今緬至
毛公谷從孔之在漢蓋觀見也此諸可信詮釋蓋明
言衛宏所序毛傳耳蓋毛代於詩第為又傳不為之
序則申釋亮序辭義排宏而執為也○東業曰說
詩者排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
己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不見其說者時在係也
明雅之蓋其未曰不淩其邑毛傳並曰右記說禁
君子之德撫不知諸文且不淳其邑然則關雖之
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集之義其未曰德如說鳩
乃可以配爲毛傳止曰鳩鳩不自成巢君說之成
集未嘗書鳩鳩之穗然則鵲巢之義乃毛公所不
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實之徒附蓋之
耳毛傳高蒨集之已朋者固不曾出義之未明者
亦必申言如隱鳩之義雖刺不壹而其旨未明故
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物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

業之意止云德如鳩鳩而未知鵲之德若何使毛
公果見此詩傳豈愚鵲不及之予詩人太取鳩君
鵲巢以此夫人宜尊說業量非有評從者始無以
維之也若又考鳩鳩之情性以此其從詩中固亦
包此意但其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曹
曰羔畢之成素絲五說毛傳語古者書縣以安家
不失其制大夫皆書以君其數如此而已而序云
在位皆節倫正且德如羔畢且以遺會為鄭倫其
說於康如毛無此意也雖鵲有畢推鳩君之毛傳
謂鳩不自為巢君鵲之說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
云德如鳩鳩乃可以鄭為君子備老訓器云加毛
傳云能與君子信老乃且君尊位服蓋服而序云
故陳人君之德服歸之蓋里與毋字循光則與傳
意見後韓例夫序若出於毛公字得自相遠晏如
此要如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篤毛公氏說
之子憂其後所人互相傳檢各記其師說巫宏而
遠著之後人又復增加始排說於一人之身則故
以為子憂蔽以為毛公故以為衛宏其學然也○

魯曰晉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
仲尼所增子夏從而廷之叔孫通梁文文殺而補
益之今考其書如毛公以前其文猶蒙至康說特
則如詳夫何以言之且學有編與于見明毛公伝
見慶也康說則以為敬學於有見咱者而爾雅曰
編應見也又潛子豈第猶言發夕也而篇雅曰豈
弟發行也薄書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故毛公云
振自也康說則以觀為多以振為古其說皆本於
備雅使爾雖說書在之公之前類得為集我特平
帝元始四年王莽始徵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自
出於毛公後矣○葉曰世人疑詩序排宜所能為
此說不然使實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
語師說為之則難實有雅夫且實之年有事取詩
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
雜取詩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
而說其義者不可不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
歌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用
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

全出於韓說取王未知周公之志公日為詩以遂
王其文全出於全緣篇見於刺而不類其君文公
惡而數遠之不能後言見對與而婁於子竟陳其
師疏輯物河上久而不名深數而周為竟奇陳其
文全出于五傳微子至子載公其間禮樂泰璿其
文全出于篇語古者長說永頌不竇後客者常以
齊其說其文全出於公孫見子則詩序之作實在
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
紀之詩許轉大人作也間其宗頗類葆夫又曰爾
韓公為狀人所成雜本之詩既曰辭實尸矣又曰
盡墨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大得其善辭美意得
錄而不為素之此君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望種
五見也鄙書之詩其書人倫既並相論既治天下
紀植文王之化而復雜之以篤曰以時仁如騶遺
則主道說行篇之詩者言用家序仁及華本然後
繼之以而雜孔說外尊尊黃者養老毛言此又吾
所諸事曲究轉附經而故其義之即三者由觀之
序果非宋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

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鄭後於漢宋之詩序至北始行也○程曰周自文武以後魯自衰定以前無書發朝野率習有詩詩之越指時事說主時人則不可祭定其決可據度者必因事乃作不盡發也今其精序之指事論意也凡太傳論語所嘗登載則深加著明歷歷如見首二書之所不書又無明證則事能知附詩詞頌暢音彙未有一詩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觀生作詩之世目擊歟詩之事自可以篇史而不疑之然則續序之為宋作責史所錄矣

詩之體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

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孔曰

自古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諸儒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也矣之類本取之以為辭雖在句下不以為韻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張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詩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

詩之流

前漢志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存者以其在諷誦不

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魯國申公詩曰說訓詁未嘗五傳以訓詁相授是為魯詩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之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閒殊然歸一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時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孔曰鄭詩
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
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
爲河閒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
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
陸璣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

學詩總說　二十九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
陸璣疏云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
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隋
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
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東萊曰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篇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

學詩總說

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眞也閒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述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葉曰詩有四家毛詩著傳出而獨傳何也曰皇惟毛詩古漢世之衰秋公穀爲盡至後漢而左氏始五而後之盛行者獨左如爲禮家五傳學子於豈數授蓋小數最爲隱出而多之書禮者惟小戴爲衆非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傳證曾未精且未有他書以習其是非故雜儒之說可入超有之書張稱之書是也盛特戰又諸儒識論既精而又古人前書時出於山巖屋壁之閒可以爲證而學者遠得邵之以考國異而長班精相見爽其者出而短者奉自然之理也六經自參大積猶詩以錯篇相傳韓特既出於人之誼該而曾忠與然語書不同訓詁亦異故其事持傳多本猶毛詩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好要而其書實穿先秦古書其將始鷄也與金據[illegible]釋北山齊說也與孟子合釋吳天有執今與國語公釋稍人青人黃鳥皇矣與左傳

學詩總說　三十

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晉毛氏特左傳未出孟子周記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述生署宋諸書盤行肄業者與而人古會然知其就述正且五大等書漢知詩傳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受可子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稱矣而擧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眞僞未可知也

毛詩集解卷第一

國風

朱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亦頒在樂官以時存肆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周南 召南說附

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房中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耳 孔曰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蘋采蘩鄭無所說蓋亦或然 鄭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孔曰綿言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朱曰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 朱曰帝嚳之子棄為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 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朱曰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 孔曰據禹貢州名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冀青兗屬紂九州而已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 文王作邑于豐 朱曰豐今在京兆府鄠縣終南山之北 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孔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釋云此關雎小序也○程曰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古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事繫其後 朱曰周公取以為首篇以教後世凡為后妃者其後宮當如是也故序者不言美大姒而特言后妃之德蓋周公之遠意微然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當稱后妃此特追稱之耳 程曰天下之

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遠鄉黨至于邦國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謳吟諷誦陵曰富貴足欲之餘其情易以放而斯詠嘆音乃作又不可無以游其心而玩其情也為之詠吟以宣暢之而人得因諷誦以有得而吉人善情性之道備矣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孔曰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曹曰此六詩本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大王王季文王之致治者其樂在此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於合樂焉至于鄉射之禮不歌不笙不閒而猶用此六詩合樂見其為國化之本每事不可得而略也●黃曰鄉大夫與諸侯之合樂此詩一端而何足以盡之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載發是詩而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閨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小大許然則既曰后妃之德矣鄉人邦國可得而用之乎曰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備用若后妃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張曰以此二詩為周公所作者蓋有三說其序曰后妃之德曰夫人之德皆言德如是乃可以配一也儀禮

鄉飲酒凡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獨首此二詩意亦可見二也周南以關雎興召南以鳴鳩比其所取類亦相似然三也故程子謂為此詩者其周公乎蓋亦有取於此耳至其所取關雎之義則是誠不可易者以此知其為周公所作無疑也故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之義也德如鳴鳩乃可以配鵲巢之義也夫刑家之道雖自於己而其所配必謹其擇是蓋吉凶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而為齊家之本也自古始之不謹而貽

禍敗者可勝計哉故大明之詩其敘大任初嫁于周之事為時詳焉然則關雎鵲巢之首二南周公之意深矣若夫自葛覃而下則有當時為大姒而作者其稱后妃則周公追稱之以為為后妃者要如是也采蘩之不失職則亦當文王之時諸侯之國有是詩周公取而列之以為為諸侯夫人者要當如是也以至采蘋草蟲而下皆然推此意觀之大略可見矣○朱曰此詩雖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曹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

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於文王之躬化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鄭曰沈重曰上風是國風下風是鼓動之風朱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孔曰風諷也王者施化先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明教命以化之曹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以動之仁聲也教以化之善教也風王曰風之於萬物方其鼓舞搖蕩之而已是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學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化之也始乎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黄曰動者與起其善心化者變易其氣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孔曰上言用詩以化天下此又辭作詩所由○朱

曰心之所之謂之志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段曰素有所主之謂志適有所觸之謂情曰在曰動志氣之於可想矣○葉曰寬閑平易之詩必習而為怨懟無聊之言莊誠恭敬之意必變而為侮笑戲狎之情蓋情非其志矣古之為詩者求以治之後之為詩者求以氣之喜怒哀懼愛惡欲是謂七情形見永長也○孔曰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其心腹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段曰樂至于舞而成樂書曰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居於為豈然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其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爲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辯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黄曰自詩而論言自志而論此論流源之論使學者知詩之所由始自情而論言自言而枝於不知其所以言此遡泝達流之論使學者知詩之所發極段曰情亦有淺深凱風小弁皆情之深賦比多出於志興多動於情蓋言之不足而後嗟歎嗟歎不足而後永歌永歌不足而後舞蹈皆有序而不遽是可觀其發之中節矣夫情之發而中節也殆以其主宰於心故耳故五峯胡曰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

動心妙性情之德大序首著在心之為志而後以情動之説繼之亦此意歟志之於心所以主是心也心以其所為主無所不統志以其所主而有所統也動而不知發而後節樂而淫哀而傷愛而不知其惡則喜其人及其徒胥憎而不知其善則惡其人及於屋上之烏心失所宰志不御氣蕩然聽血氣之偏徇而所發皆非性之理情之節也記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體也○程曰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今夫歛以節者能歛而極歛

者常至于不能歛行以節者能行而逼行者常至於不能行情而無所節也則畢其氣於一喜一怒而極矣○段曰言而嗟歎嗟歎而永歌永歌而舞蹈舞蹈而至於不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曰樂主其盈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曰鄭樂記注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樂書曰言情動又言情發蓋動則喜怒哀樂欲發之初猶在中也發則發而中節矣動不足以言之○孔曰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未有宮商之調也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節奏清濁高下使五聲為曲是之為音此音被之管絃乃名為樂朱曰聲不止于言已嗟歎永歌者皆是也故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於成戚亦異矣○鄭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

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樂書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凡音生於人心而情性其音角者情而性仁其音商者情而性義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礼其音羽者情慈而性智其音宮者情恐而性禮蓋樂者根之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張

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孔曰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為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左傳曰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樂書樂記曰宮生于黃鍾之九寸而其聲安以舒徵生於林鍾之六寸而其聲駿以疾商生於太蔟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生於南呂之五寸而其聲散以盡角生於姑洗之七寸而其聲清以約凡此始度數不同而其究則一也是物管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故金石革木絲尚宮匏竹而微而無清濁之常章本一聲而無清濁之變此傳所謂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謂樂也○李曰五聲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十二律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

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疏曰記欲其變
傳惡其一何也曰所謂故文也所以敘其哉文者
何也曰將以哉人心之和也錚聲之鉤也石聲之
聲也緣聲之哀竹聲之還而鼓隼之聲諧也若其
專一讀能聽之祈使聽者商所故而偏矣非所以
養人心之和也先王之為樂也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剛也而不怒象也而不備陽不散而陰不
象廣不容喜戕不思欲也夫然複脩暢平順可以
和人心而歎物是故八風散其從律也百應殺其
得教也小大相故訴始相生陰陽清濁相於文武
相為詰末曲直縈瘵康因相為呂節凡術以說此
和也故夫予謂之中和之紀而子夏名之曰和正
也樂記曰五己故文而本
亂又曰節奏合以成文也
○陳曰此言人之其情
不可掩也此情感於和則其音必舒囊嘽緩粹美
而不知此情感於哀則其音必堙鬱蘊結憔悴而

不平此情迫於亡則其音必趨數艱苦悲愴而無
聊疏曰怨則猶有望于上也所謂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怨疏也至亡國則惟有自哀懷感舊而已
矣○孔曰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王曰治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
言者亡國世絕而無政故也孔曰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見
於聲矯亦可識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惟
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若徒取言辭而不達音聲
則楚茨大田之刺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
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以楚茨為刺

過之雅大師曉其情於聲音之中也黃曰孔穎達謂如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安之至也厭亡夜歡不辭無歸樂之
極也此謂治世之音土國域濟我獨南行怨之深
也取彼謂人授畏封肅怨之甚也此謂亂世之音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至也適彼樂國適彼樂
卹思之舊也此謂亡國之音予以為是國無矣亦
不可尊以言辭求之弟徒類其言辭不違其聲音
則如文曰楚茨聽彼洛矣之詩不言日政之豪而
言先王之盛亦可謂治世之音乎○蘇曰愚嘗怪
大雅小雅之詩當無屬時而極孫道文我或康
之盛德攻其旌篇又不見無屬之屬屢亢誰知其
為無靡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盛者盖案其辭
有無憂不樂之意是以繫之無屬而無疑也孔
曰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
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作樂以為之節是王者
采民情制禮樂之義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
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何以異也疏曰音之由人心生也本於中
以發於外者之感而後應也制樂以為人心之節
也制於外以養其中者也應復為感也感於此心
之哀也而焦以誠感於此心之樂也而嘽以緩感
於此心之事怒也而發以散相以屬則是聲之所
應者皆由於所感也噍殺之音作而民以憂嘽緩
之音作之民以者粗厲之音作而民剛散也則
是音之所感又將以為應也情發於聲故文
謂之音由此心術感者而發於外也感以動之
教以似之由此之所應者還以養其中先王
之盈也其人心已正矣而所以養之外者猶
備後世之哀亦心國已非古而所以尊而謂諸
外者術又不正也古也哀相養而今則文相編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孔曰此又言詩之功也○朱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志壹則動氣理之必然也段曰天地人物此一氣之流通上下也故人之心精一則天地之氣可動也○李曰天地鬼神之正體鬼神天地之妙用○陳曰此只是至誠之道寫於詩故如此詩人以此而作詩天地鬼神亦以此而感動正夫正婦一念真積端拜而禱象態情而亦早假

獨何爲而然耶天下通一氣耳聚而爲一元判爲天地明則爲人幽則爲鬼神若爲陰類皆是一精氣爲之陳曰合千萬人之情而出於一人之言此天理也非私欲也合天理則天地從之鬼神順之而況於人乎黄曰人與天地鬼神皆同此心則同此理以理求理夫何遠之有孔曰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孔曰此言用詩之事○朱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陳曰經者經制夫婦之常節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成其夫所以導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又曰夫婦有别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故經夫婦所以成孝敬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胡曰萬法萬化皆自人倫始人倫篤地無所以錯手矣段曰有情性則有形體保形體亦可以順情性正內外别男女經夫婦所謂形體也孝敬成乎其中所謂性情也美教化移風俗

權不在物我寔操之如動容貌出辭氣正顔色雖非有意必以爲之而主宰於中必有事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張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鄭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曰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黄■比者託物而喻興者因物而感○華曰比者取譬於物以爲比物與意同如螽斯羽是也興者猶見是物而起興物不必合如關雎是也○釋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

盡故題曰興○程曰直比之如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因物起興如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朱曰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黃曰而其遠矣行者之心懷然以悲觀其書矣居者之懷慨然以歎此之謂興朱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興亦有兩例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又曰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也○東萊曰風之義最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

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興之兼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於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而求也程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蓋少無陳頌諷誦之巧辭是大恐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曰雅者正言之也初無所抑揚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曰漢書曰徐生善容容按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呂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諫孔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同之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然則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是故同稱為義朱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太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見詩之節奏指歸皆時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程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

也新安程曰此六者特釋其義而非以命其名也如以為體則夫賦比興三者今乃無一詩行於世豈夫子盡刪之乎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孔曰鄭箋七月二章云是豳風六章云是豳雅卒章云是豳頌自始至終別為三體○呂曰詩皆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唐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之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衛風之有頌采蘩興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篇雅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為風亦有以為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鳲鳩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篇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曹曰周官大師所教六詩亦各以其義為名至分為四始然後風雅頌各要其體而賦比興存乎中者隱矣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孔曰言上下皆用此義。張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總言風之所以名也風自上以被於下風之正也下推其本而反之於上風之變也。朱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在下之人又歌詠其詩之美惡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辭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楊曰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訕毀聞者怒之何補之有。曹曰上以風化下若燕禮鄉飲酒用之於鄉人邦國者所以廣風化於天下也不獨風也亦有雅詩為下以風刺上若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所以規正君上之失也然皆主文而譎諫是雅詩亦有風之義故皆曰風。王曰有異而入之之道為故曰風。張曰下之刺上主於文而譎諫而至其甚則有至於直指而不止於譎諫此變之中又變為者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鄭詩譜序文武風有周南召南朱曰二十五雅有鹿鳴文王之屬朱曰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頌聲興焉孔曰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謂徹者歌雍也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朱曰邶至豳十二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孔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雅始于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所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止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黃曰道者所繇適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今王道既衰則其本已先撥矣由是禮義廢而不行政教失所錯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卿大夫故家自為俗也。孔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

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
國有美刺之別也東萊曰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
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耳蘇曰衛
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
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
年至於文武風俗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
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
其蓄之也亦厚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
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

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
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
夫五人者其害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
於變也○鄭曰二南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後南
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國之詩者
將以知其䧟失省方設教爲黜陟也時徐及吳楚
僭號稱其詩夷狄之也○朱曰正變之說無明文
可考今姑從之葉曰正變之說吾嘗讀穀梁書而得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
諸侯盟于首止穀梁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變常而歸合于正也風雅之正變亦如是耳河廣之詩

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銳也
然而有舍之而不往焉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其思女之情如此其至也然而有畏之而
不敢焉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泆之
行如是其親也然而有反之而自悔焉當其心之
發情之至而行之醜也曰於謂變也雖而會變而
不持畏之而不敢反之而自悔則君子於謂變之
正也後世說經大過遂以己意補之吾疑而辭之
曰柏舟綠衣猶爲變風也淇奧之美焉得以異風
稱之被附曰漢與細永在鄭爲美在夫下則異政
故亦謂之變吾文從而辭之曰二南之詩之王之
詩也當是時紂在上亦可謂之異政不得爲正風
可之後附曰此閑詩也主周之世而論之故也吾
文從而辭之曰溱與細衣信異政矣不雅之六月
無半大雅之然民哉焉天子中興之蠢也何得以
焉異政而謂之變雅後將曰六月然民在宣王則
爲蓋雖文武刺爲不是晉文從而辟之日宣王以
縫文武諷不廷史臣如周公君徙咸王可謂不是

歟無風何得謂之變被特曰以其遺變故也吾又
從如辭之曰周公遺管蔡故也月爲變國變隸之
詩間皆案之夫道也何得謂之正柏反覆歎四而
諸家之說審矣蓋正變之說不出於夫子而詩之
次序皆以先後爲序文武康其詩嘉在前故二
雅首之屬王雖試王之後宣王雖屬王之後出王
縫宣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風風亦然後世儒
者但見宣屬之後遂併以宣爲變不知此後之
序自當
西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孔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
也言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

國史者鄭云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
之曹曰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識者主志記也邦國之志若春秋傳所謂周志是也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是內外文籍國史官掌之矣古者天子有采詩之官其行守也今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獻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至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國史既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因革得失槖無可見矣王曰發於聲而非言之謂吟形於言而
永歌之謂詠或曰教化或曰政教或曰刑政何也
教化本也刑政末也至於王道衰則其本先亡矣
故不足於教化而後言政教不足於政教而後言

刑政苛則其末亦有所不足此其所以可哀也。
朱曰人倫廢刑政苛詩之所刺不越乎此國史采
而得之哀傷其然於是吟詠細繹其情性之所發
而節文之以授樂官使時而謳之以風其上此非
達於當時之變故而不忘乎厥初之舊俗者有所
不能也曹曰詩之言皆本於性情之自然而吟詠之達於事變則知今之事所以異於古懷其舊俗則思古者禮義之俗不能忘然則變風之發乎情性故也止乎禮義則以懷其舊俗故也。
陳曰由是言之則詩雖出於國人而國史採詩之
時已有所去取矣國史去取於當時孔子刪之於

後世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朱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張曰民之性其始亦豈有不善哉夫情之遇而血氣亂之於是乎失情性之正矣禮義則是情之發而能不踰乎性之則此先王之澤淪浹於人心者猶在故也。黃曰嗟嘆關係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乃曰永矢弗諼蓋有耿耿不忘君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王者於此可見知發而不止則蕩而不中節矣
曰上言變風變雅而此獨言變風何也雅雖已變

天子猶有政焉專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
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朱曰正風
雅頌則不可以情言皆天理之本也亦不可但言
止乎禮義而已乃禮義所由出也。段曰序詩者
必於變風言情性其聖人於利貞言性情之義也
何也春之溫夏之薰而萬物生長於吹噓披拂之
中者宜也溫且薰者變而為凜冽矣而敷榮之機
於不可息於剝落彫謝之餘是真可以觀生生不
息之本性也性之固以其心之存也大序首著一

語即云在心爲志則其所以繫情性者可想矣故惟變風可以驗先王之澤惟禮義之廢可以信禮義之止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王曰風之本出於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朱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孔曰風者以其所言之狹也雅者以其所言之廣也○陳曰風詩多出於小夫賤隸皆以其風俗厚薄推本而歸之一人之善惡也雅詩多出於公卿大夫皆以其朝廷臧否推廣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也風由下以觀上雅由上以知下○葉曰聞之鄭樵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祀頌之詩謂之頌風出於土風則今之歌謠是也或作於有位或作於委巷匹婦賤隸意雖遠而辭則淺近亦各從其本國之舊耳（如竹竿淇之類）所謂之雅則今之歌行古風之類是也其爲辭也文又非委巷可能矣故謂之雅頌則今之樂章也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用媟言褻語以示有所尊故謂之頌○朱曰小雅言政之一事大雅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歎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體繫焉（黃曰有國風而後有）小雅有小雅而後有大雅小雅者二南風化之所積也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所致也如小雅言文武治內外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雅言戎王與曾育材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福祿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至大雅則言建國親侯周室中興雅而至于變雅亦然小雅之制盡王時言刺而也至大雅則曰傳周室大燎述制盡王大燎也○王曰盛王之詩者其崇大而盛列子小雅宣王之詩有其善小南列子大雅蓋盛王之基大其小者猶如外也宣王之等小其大者如是而已所謂大雅者積小雅而成政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唐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東也頌見於雅在之復雅變於盛詩之陵風傳於東遺之雖道之汙陰可其見矣事敢之風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遭順未可遠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之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矣何變而逆至於亡也

朱曰玩其辭氣之遠近考其制度之廣狹疑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數之緻（孔曰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殺本土之音若雅頌則雖合四方之風而制是正聲以道之故有大雅小雅之音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又曰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什一行而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

毛詩集解卷一　三十一

毛詩集解卷一　三十二

聲詩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乎失風聲矣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詩各自別聲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孔曰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商頌雖是祭其先王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沒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公德純如變風之美者耳。程曰季札所觀之詩獨無商魯二頌意傳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數商頌雖周大師以存魯未必盡至得之類夫子鳩集則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樂於魯其不見宜也唐曰德盛者非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段曰頌鋪張揚厲故曰美盛德之形容若寫極盛德之徽好其辭簡而深若書之精一執中之文是也夫言有體也陳曰古人之功須從德中來故夫成功者盛德之容貌無德以本之而徒功之務身死未幾天下之公論起矣若齊威是也是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也。又曰齊威非無功也而功與身俱泯何也功不出於德也觀詩人頌先王之功不以一時為計而以萬世為心不以吾身為決而以子孫為證深矣哉段曰古人言功必以德德苟不至於盛則功不可以故言有盛德者必有成功離德而言功此王者之迹所以熄也利用安身以至於窮神知化而後可

以言盛德述端于夫稱以生於天地社為萬物育為而後可以言成功故盛德者德功之本始之以關類之德成功者盛德之著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已著於成功者宜盛德之形容先象於地之間根諸心以柏諸四謂耳。黃曰音觀唐元結頌中興自書帝主自盛德大業者必著乎數頌若今敘頌大業其錢冒氣夫言古帝王則曰盛德大業書今之毀頌者則止曰大業而删去盛德二字盡有深意吾是以如頌之不可皆作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曰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後無詩蓋為此也。曹曰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也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德至故其詩不可以復加。陳曰一雅也有小大則安得別為二始乎意者即下文所謂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四詩也蓋四時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之始詩之功用盡在是也。李曰詩序既為諸儒附益以是成其書則後之觀詩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義非如他經之文曰故曰至于曰是以曰

然則曰是謂皆是逮上文之辭也○段曰由關雎以至於頌聲作塞乎天地之功用皆始於此豈非詩之至乎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鄭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於江漢之域也張曰言南者以河東騶時爲紂所畧自邰以北則皆積累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箋曰岐在孟東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曹曰按禹貢岐山豐水皆在雍州之域考諸漢志則邰在斄縣唐爲京兆武功縣豳在栒邑唐爲豳縣岐在美陽唐爲岐州岐山縣程在安陵豐水在鄠縣並屬右扶風郡鄠在唐屬京兆郡即雍州也京兆杜陵即豐邑也然則自大王以來累世遷徙皆由稍向於東以至於宅洛邑遂有東周之號正爲此也今乃言化自北而南緣文王居豐岐之初其西則相戎狄東迫紂都其化由岐周而被于江漢則爲南行耳○蘇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段曰周召皆言南者以其皆在岐山之陽也陽南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皆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皆屬之召公大雅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

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南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朱曰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爲房中之樂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陳曰江漢汝墳爲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周公爲伯而得其詩以首於周故曰周南江沱爲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爲伯而得其詩以首於南故曰召南○黃曰周大師編詩之時以爲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之二南之詩繫之文王則不可段曰王不待大文王周有王者之風矣然以託之周公者以其無敘王之心也不繫之文王則無所繫適時二公在陝而因以二南繫之爲予謂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則分陝當在武王之時無疑○孔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陳曰周南爲宗周之地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者蓋東周未遷大王王季皆治岐西之地先王之所以教者在岐西故也曰華曰爾南之地實居岐西其東則餘京在爲周公時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周所以有王者之與南未諸在地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南岐西之地在邦域之閒大王王季之詩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尊事其編誤而爲諸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其以體南周之設而有甘棠行當之詩其詩所以爲詩侯之風而詩建夫天之德與周公佐文王事體不周曰曾曰周即美陽之周原太王舊都也召事也改武王得天下又以二公爲東西二伯自周以東周公主之由雍州以至荊揚東南之域也自召以西召公主之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是時二南之人思先王與文王之德而作詩爲周南之地文王居之其化出於文王之躬行鼓舞動盪然於大變有不知其所以然故其詩爲王者之風而繫之周公召南之地大王王季實居之積德累仁馴致其道教世而後善故其詩爲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而繫之召公朱曰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蒙化而成德也召南之德即周南之化所成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謂文王也程子曰周南召南其猶乾坤乎愚嘗推其說曰乾始萬物非坤無以代其終坤終萬物非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爲萬物之所從出而無所不統周南之化似之坤元雖生萬

物而所以生之者乃順承天意而已召南之德似之此程子之意也而楊亦曰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蓋一體也○唐曰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王者諸侯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閒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續進一形不積虧者理之寓於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騶虞是也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疑曰二南之詩結以類似相對不但關雎之與鵲巢麟趾之與騶虞也漢廣者行露之戒桃夭者摽梅之故也汝墳者華盛之故也均之爲聖人之化而淺深若是殊爲責者變商爲自而華而國韵實之非微故召南詩反微誥注度牧守之事而周南惟曰道曰德曰以曰心與志其亦可以類實文王之詩而不繫之雅何也是皆作於文王之時者也故不繫之雅雅詩皆周公當天下

平一之後取文武之事被之詩歌因事而用之也
何彼襛矣雖武王時詩然乃下嫁諸侯之國雖列
之風可也。段曰正風由諸侯而升於雅變雅乃
有自王者而降於風世道亦可觀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朱曰王者之政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
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
作而後可以言誠然無其始亦何所因而立哉基
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

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謂是歟張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有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王曰於風言始則知雅頌之為終於風言
王化之基則知雅為王政之興而頌為王功之成
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程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
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
也呂曰哀王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其賢之情其惻隱有切此者。張曰哀思也白華頌人皆有傷善之心關雎思而已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
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
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
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
淑女以為配黃曰豈可以妾者而配君子乎淫其色乃男子之事
此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程曰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教逆即可見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只有箇是以字便有意思。黃曰蓋推詩人

作關雎之意義如此夫文王之躬行自是以致二南之化而詩人必思得淑女以助其內治者其文王之化且有所不足乎天下之治未有不自齊家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文王之盛德然后妃在父母家則已有勤儉節用之美此詩人所以樂之淑○又曰君人但以關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曰樂曰憂曰哀皆詩人樂之憂之哀之已　王曰先言
樂後言哀思者惟其以得淑女為樂故其求之而
不得則哀思也。朱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
之理毫釐之辨善養心者審諸此而已矣。又曰
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

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此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曹曰是時毛傳未行序文亦未出學者各宗三家之說則無怪其為異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曰興也孔曰毛公特言興者為其理隱故也朱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關關和聲也朱曰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疏云如鴟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陸曰朱曰水鳥狀類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搏隼大遺書曰雎鳩摯鳥郭璞以為鵰鶚乃鷙鳥搏鷙之物安可比幽閑之淑女故云興者見是物而興起物不必合乃若於鹿以為竟鸞樂詩意合矣當必有所本之竟鷲郭璞曰似鵰解詁云一名水鶚朱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

○毛曰水中可居曰洲曹曰周地未至大河也窈窕幽閑也朱曰幽閑之意淑善逑匹○朱曰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君子指文王○毛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謹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歐陽曰取其別不取其摯朱曰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謂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若其摯而有別也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

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東萊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惟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楊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人以興后妃之德須當想像雎鳩為何物知雎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

聲為何則又想像河洲是何所在知何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會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東萊曰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首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芼樂至于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朱曰此詩序以為后妃之德而四章竟不及其德如何但反覆歌詠之而已豈其德之深遠純備有難以言語形狀而指陳歟嗚呼此其所以為德之至也黃曰詩人之美是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哀公荒淫怠慢而詩人作雞鳴以思賢

妃而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知雞鳴思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有在也段曰周之興也以淑女其亡也以哲婦故以順為正者婦之德而窈窕淑女所以美也○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孔曰參差不齊○毛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曰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蓋殷礼也程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曰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毛曰流求也朱曰順水之流而取之也寤覺寐寢也朱曰或寤或寐言無瑕也服思之也朱曰服猶懷也王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曰臥而不周曰輾○李曰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而不安席之意○程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張曰荇菜因興也然亦取其柔順芳絜可以為神明之意朱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東萊曰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切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切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

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陸曰丈夫而以天下為憂樂者作關雎之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曰芼擇也董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董桂○蕭曰求得而采樂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敘如此鄭曰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孔曰皋陶謨云琴瑟以詠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樂書曰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聲木遜五五絲之琴小琴也而倍之為十絲四倍之為二十絲大琴也瑟登以一絲則聲哉不備蓋邑以九絲則聲

李曰輾者移之半轉者移之全此節註見集傳李當作朱 按考記

也朱曰服猶懷也王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曰臥而不周

道作者本之意及自不以寧處之意○張曰荇菜

以興后妃之柔順張曰荇菜取其柔也然亦取其柔順芳絜可以為神明之意朱

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

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

求之矣○東萊曰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

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

哉太多至於全之為鄭璞之二十七半之為頌琴
之十三皆出於七絃倍差為於二變二少以聲之
始之數也增絃謂倍盾大加二絃以會君已之思
相釋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釋加西以為文武
各加一以為文絃試絃為是説者蓋始於絃書而
更終於左大周鼓是不知夏書在治忽有五聲而
無七始宜為左大者求其說不得而逆傳合之耶
故七絃之琴有之則有害古制也琴之為樂其射
弦其絃朱其弦分其音細以理考之樂聲不遍乎
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琴也二十五絃中琴也彼謂
二十三絃二十七雅然三於五聲為不足七於五
聲為有絲皇亦截於二少之說耶明堂位四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人用大琴必以
大琴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琴瑟之歌後大者不後
細者不施而五聲和矣賓鄉日鼓其樂之君耶記
四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帶得不和故於鼓琴鼓瑟
鼓鐘鼓磬鼓柷鼓敔鼓賁鼓合皆謂之鼓者以此
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下之樂鐘矣所待以依者

在鼓堂上之樂象矣所待以作者在拊也孔曰與之同志故曰友朱曰友者

親愛之意樂則和平之極○東萊曰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故曰友朱

曰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

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

親愛而娛樂之矣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情性

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
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
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
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
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
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陳曰天地
獨專於人萬物皆備於我詩人所以情動於中比
興之有感於物而霜露雷電日月寒暑晝夜之

毛詩具解卷一 三十五

變山河草木之流峙鳥獸蟲魚之飛動未嘗不與喜怨哀樂相通者有此身則情興理也況天地人倫之大經同得於此心為用於此心地用於比身者哉物得於天地之蟄魚有偏默不紀善思五見加雖情之學而有則詩人則取其盈靜知內之意然女德不徒取其詩而仁順而丑也故家感交之所以養其本然之知古者后與夫人害有序中之樂樂不可極鍾鼓有時和用而琴琴則常在為其為養德性而導和年者檢夫用室之世雖設解曰鮑質之條無所用心亦難矣我是以君子無故必友琴瑟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陸曰五章鄭所分故言毛公意也今從毛公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還女功興念懷歸安不將貴盈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楊曰在父母家謂用寧之后也言后妃歸寧之時志猶如此不然驕者陵淡姻四歸寧不是以安父母○楊曰葛覃之事亦常服耳皇有嫁於富貴之家而以富貴驕其父母子聖人未嘗為富絕之行但世人之行自卑敗親聖人之事以為富耳者天道則惟聖人知之把人有所不知也然所行亦常道而已耳東萊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呂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毛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王曰女功以麻枲為正葛乃緣事志於女功之餘事則其他可知矣覃延施移也孔曰言引蔓移去其根也昔曰葛退而移於中谷皆然詩文多此類中谷谷中也孔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朱曰初夏時也○歐陽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陳曰女功與今自此始矣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穫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曰莫莫成就貌穫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說曰精者為絺麤者為綌因書材之制名而為之也其緻理精密如此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

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孔曰賣者所爲多故庶大以下夫衣裘爲之○財曰未云織以爲布蓋緣紘乃布之材而毛傳自王后織玄紞而下云云東裳實取之擣朝服緇裳以綿布爲之而加繡冕者純誦則織線爲組以爲之綖亦精麻所謂麻冕者是也報孔六曰傳引此者以明王后及庶人之事皆有所作）張曰秋時也○陳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朱曰於是治以爲絺而服之無斁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illegible]而不忍厭棄也○張曰躬其勤勞之事則安耳）陵曰服絺綌之葛而未嘗有厭心者必孝弟宜樂之人敬其師不忘其親者也絜絜衣服澤澤宇墻必自累於嗜慾而犯上陵長矣故下章始言及尊敬師傅之事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户管反）我衣害（户曷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毛曰言我也）毛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曹曰古者爲孺子室於宮中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蓋女嫁則適之以性出入起居必皆爲而後從事○孔曰教女之師以婦人

爲之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鄭曰女師之姆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嫁姆[illegible]隨之○張曰古者雖后妃之貴必有師傅以詔之故古傳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汙煩也（鄭曰煩煩撋之用功深○釋曰猶挼莎○王曰治汙謂之汙猶治亂謂之亂治荒謂之荒）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曹曰孔氏以周禮言之謂鞠衣展衣褖衣純色可澣褘衣闕狄刺繡而畫以五采不可澣然而時之制恐未必然也○陳曰鄭謂承以爲禪衣以下至祿衣亂人出於情性而說事故以名叙親詩于時不敢）芣苢傳曰薄辭也（朱曰猶少也○王曰薄於汙澣則若家而已樂婦實其衣服者）是矣鄭曰澣謂濯之耳（曹曰褻暇用功煩勞故汙之若禮服直澣濯之而已）毛曰害何也○曹曰絺綌既成則感念疇昔因思其父母而欲歸寧焉○朱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段曰私者汙衣者澣又有澣與否爲一澣猶不輕也）我將服之以歸寧父母矣寧安也謂問安也○姜曰本性本也此詩妙處全在吟詠后妃情性之懿發於自然說者執着文辭求諸實迹便謂本其在父母家設若如此是亦常事今但詠之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時此景后妃何不別生意緒便直思念女功之事乎（曹曰此正

春物喧淑人樂遊嬉之特也而后妃獨忘及於女功及其葉漸密莫莫而盛此意不移又直思念可以刈濩而為絺綌可以服用而無厭斁乎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又不思及他事而思念其親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又不思以富貴而求悅其親但欲以儉約而歸寧耳吟詠詩人之辭而深見后妃之情性自然如此故序詩者以本字斷之則以見其天性之美也○張曰余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

織紝之功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吾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夫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己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乎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大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大任妃則大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大王文王之德可知也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盍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

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卷及也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盍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張詩曰

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虢罷欲解痛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東萊曰夫婦一體也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張曰志在乎此而已非有與乎其事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此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鞶鑒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嚴曰夫使后妃而無險詖私謁之事固為美矣乃至于險詖私謁之心不萌焉凡人之遺必有是心乃有是事能止絕之於其事者固已可尚然未若消磨於心之為愈也雖然其本則在於人君端其一心以則使為德凡所賞罰一本於天下之公理而無私聽之率為則凡所謂險詖私謁者皆持坐清於其莫之中矣所謂后妃無險詖私謁之心是以見君子儀刑之德也

采

采采卷耳不盈頃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曰憂者之興也。朱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曰卷耳苓耳也孔曰郭璞云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為茹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敧筐也懷思寘置也。鄭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孔曰由此人志有所思不在於此以興后妃志欲君子官賢賞勞至于憂勤。李曰后妃由采卷耳則非中禮之儀故歐陽文以為取喻言以卷耳采之難得亦如賢之難擇也。蘇曰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為則志不在卷耳也方將求皆實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呂曰酒醴婦人之職且不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黃曰自其采卷耳以和熟棄尚未盈頃筐而其心之所思已忘賢者之不嘗遠役思為酒醴以昔之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大道也大東之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東萊曰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徂回嵬五回我馬虺呼回隤徒回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曰陟升崔嵬土山戴石虺隤病朱曰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孔曰言且者或當更有賞賜也。朱曰未敢且其辭以賞賜之橫在君耳人君黃金罍孔曰毛氏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永長也。東萊曰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

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
不永傷
毛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朱曰病極而變色也）兕觥角爵
孔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凡爵觥解角爵之外別有觥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云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容七升知觥爲罰爵者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小升亦云觶其不敬者故來色蘇來皆云兕觚其觚明爲罰而不祀美凡饗與燕皆有之七月朋酒斯饗稱彼兕觥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饗有觥矣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

有飲矣饗禮燕皆有旅酬恐其失禮故自罰之亦以為樂也御飲無飲者主於行禮也。曹曰旅酬盡數罄飲自罰由不勤學然後我心無義不至於長憂思而傷閔也張曰傷則憂之
至者凡詩之賦每更一章則辭愈深爲（鄭曰此章為意不盡）
（中鬱鬱之）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毛曰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鄭曰僕馬
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曰極
言其勤勞嗟歎之狀以為至是非飲酒所能釋矣
（曹曰燕饗不足以酬之也故付之嗟歎而已）蓋諷其君子當尊其恩意

無窮矣之辭也。呂曰極言其勤勞之情而不言
勞者以勞為不足故至於吁嗟則其情愈深矣（張曰
反覆敘其勤勞所以見憂勤之至。賈曰此辭發於閨門夫婦之間所以輔佐君子体羣臣之志微
矣）張曰后妃之志如此則其君子之念其臣下
可知矣其在宮闈之閒思念如此則其相與不為
宴安佚樂之事又可知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楊曰婦人無嫉妬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妬之

心則性之也（鄭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加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故
以樛木況之木之樛與生俱生非矯揉而成
南有樛（居求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君子福履
綏之
毛曰興也南南土也（曹曰南方多喬木禹貢揚州厥木惟喬）木下曲
曰樛。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苽亦延蔓
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曹曰即本草所謂千歲藟爾）宋曰纍猶繫也。
毛曰履祿綏安也。鄭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
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

上附事之。張曰室家既和故君子無所憂患黃曰此文王雖在宮時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此詩言其和樂東萊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乎楊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后妃逮下使君子樂只則百順集矣是自求多福不必言當天意而受福也縈陽公曰樛木葛藟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以纍之不取其木得以自蔽也鹿鳴食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嚮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曰荒奄也呂曰荒猶覆也鄭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曰縈旋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張曰言若螽斯爲句言如螽斯多子孫也推其本則由於不妬忌而已故以繼樛木之後。朱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音真振兮

毛曰螽斯蚣蝑也孔曰陸機疏曰蝗類七月云斯螽一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蘇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曰詵詵衆多也王曰言其生之衆陳曰宜爾者歸其自於后妃也曹曰文王子孫衆多雖曰受天之祐亦由太姒不妬忌故施惠均而繼嗣廣每章必曰宜爾者言后妃之不妬忌其理則宜然也杜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曰薨薨衆多也王曰言其飛之衆朱曰羣飛聲也朱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側立反揖兮宜爾子孫蟄直立反蟄兮

毛曰揖揖會聚貌王曰言其聚之衆蟄蟄和集也段曰衆聚非和不能古人精察物理如此呂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陳曰和集則

併及其德性矣夫子孫之多固可喜而德性之善為尤可喜周家閨門之和氣盛者其氣稟則然也貧兒富子自其少時氣習固自不侔也疏曰前曰振振曰繩繩其自於爾后妃可也曰蟄蟄而和集則併及其情性矣亦歸其自於爾不徒美其生育之衆多而其子孫溫厚和平易直子諒之氣習有自來矣此古人所以故就其子孫於詩禮之閒者也凡家人婦子之與有聞文之與學其果善教則子弟之良心雖有不存焉寡矣其不善教則子弟之良心雖有存焉者寡矣何也叢的滋善其所以習之者要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楊曰后妃所致如此非政事所能及也此之謂風化疏曰月令命田官以舍於郊而目官於稼穡之傳且蔺也皆有方此所謂政事也勸人家務稼之風雖婦人亦力於田訟則風化矣誅化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嫁娶不時者則有罪此所謂政事也后妃不妬忌於淫富而天下之男女正為則風化矣 致如致師之致蓋為之於此而被自致也王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張曰希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

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曹曰男女以正謂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也昏姻以時謂霜降以後冰泮以前也。姜曰大抵二南之詩前後貫通關雎葛覃卷耳三篇乃餘詩根本自樛木以下皆自此三篇而出樛木之逮下螽斯之宜子孫自身以及家也至於桃夭之宜家得其宜兔罝之武夫盡其節芣苢之婦人適其性皆自家以及國其効益遠而莫測其所致之由莫之致而至焉人所不識也故序者不復言一詩之義特變其例曰后妃之化也后妃之美也蓋一家之治后妃之所及也一國之治宜若非所及也若非所及而實始於后妃所以推本而序也過此以往則不止於一國之事道被于南國化行乎汝墳自國而達之天下其效益遠而其事益大至此則非后妃之所能專美故再變其例曰德廣所及也道化行也而不專繫於后妃雖然原始要終端本於關雎而已於是以麟趾終焉而斷之曰關雎之應也所應非但麟趾特以末篇總之耳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曰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張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惟比義較於興則謂之興而已）王曰夭夭少好貌○毛曰灼灼華之盛（朱曰夭少則花盛桃之有花正昏姻之時也月令仲春令會男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李曰婦人謂嫁曰歸○朱曰宜者和順之意○東萊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曰蕡實貌（朱曰實之盛）家室猶室家也○朱曰互文以協韻耳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曹曰宜其家室男女之順也女德不徒取其順取其順而正也至於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其為道也必正矣（陳曰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不閑於婦道難貌之士不堅於自節又曰室家之順非難而正為難○黃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家其男女以正之蓁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此篇只是昏姻以時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予故表而出之）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張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罝則曰后妃之化蓋知卒之風至于使兔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賢曰男女昏姻是齊家當然之效故所以致之之功可歸諸后妃若乃兔罝之人好德始所謂無為而成者矣故所以特謂之化曰化則油然被身非可以一事上求端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曰肅肅嚴整貌○毛曰兔罝兔罟也（孔曰兔自作徑路張罝以捕之也）丁丁椓杙聲（書曰椓杙所以張罝也）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朱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也化行俗美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足以見賢人之衆多

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黄曰詩人之辭最簡直截形容賢人衆多故於兔罝武夫以爲諸非諸若此可以爲比也亦非謂即此可以喻此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曰逵九達之道。朱曰仇與逑同匡衡引詩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也則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曰中林林中王曰中林人莫之闚見也故觀好德之實其在於遠隱乎朱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姜曰要之赳赳武夫可以得其力而難以得其心今以其赳赳之勇爲公侯腹心之用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張曰后妃和平則妾御樂有子楊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然則風化之本不越乎先王閨門之内性情之際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曰采采非一采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曰其子可治婦人產難。曹曰說文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其說由于王會國蓋荒服所獻與中國異也

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也。朱曰言采之又曰有之言掇之又曰捋之言袺之又曰襭之雖不廣譬曲喻而周旋一物之間已盡人之情矣。楊曰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朱曰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呂曰六章皆言采者之情狀以見其所以樂也陳曰惟恐得之寡而用之易盡也。曹曰言其采之無斁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曰掇拾捋取也朱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毛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朱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黄曰居周南因漢水以起興亦猶鄭以溱洧名篇陳以宛丘名篇也○李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江水出茂州汶山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　朱曰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曹曰予思曰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繼父為伯又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江漢去岐豐遠矣非德廣為能及之黄曰北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張曰以紂之世禮義陵遲文王在岐周而遠至於汝墳以及乎江漢其風化如此之美夫以周之盛時洛邑如此之述號為到都而其俗未能盡革既歷三紀然後世變風移為則思習之所張也如此可不畏哉是以君子謹其所濅也王曰化民而至於男女無思犯禮則其詰教之所能令刑誅之所能禁者盖可知矣然則化人者不能感通其精神變易其志慮未可以言至也又曰漢廣言文王之德汝墳言文王之化前此未嘗言文王而於此言之者歸成爲耳盖陰作成物而陽以成歲爲名天之道也○段曰曰德曰道曰化初無異義自

文王而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被有被覆之義如元氣之上際下蟠也然元氣之翕張卒不可見惟於萬物數榮之處驗之猶詩人因江漢之游女而後得以驗美化之行也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泛論文王教化之大本也曰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指論一時教化之明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曰興也朱曰興而比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之耳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郭云小筏曰泭程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喬木不可攀也與女有高潔之行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傳姆之側也○孔曰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乃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曹曰漢上游女非貴族之深居者然猶不可犯而況其盡者乎若衛風之靜女

責救也所當深居者無猶使哉於城隅而況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於美舉其所親於刺舉其所重蓋以相發明也朱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又曰非必遂有求之者但設言以見其幽閒貞靜之極逆知其非求之可得而犯禮之思於是而遂息焉耳歐陽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耳黃曰凡曰思者固是詩辭然亦當隨其篇意求之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曰翹翹秀起貌○毛曰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曰學記注以楚為荊○朱曰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張曰刈楚刈蔞以秣之子之馬也鄭曰秣馬欲致禮餼也黃曰欲以禮親迎也朱曰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陳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貴起愛而無狎暱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薪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永矣之比其為辭加其今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乎其身孔此詩則書子詩深獲薄之學敢乎吾菁之心也終必使於致禮為可謂閑邪存其禮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曰蔞草中之翹翹然○孔曰蔞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毛曰五尺以上曰駒朱曰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李曰汝水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縣入淮周南之水也○孔曰汝墳之國皆以汝墳之涯表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比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黃曰猶勉云者勉以正疑非婦人之所能而今亦能也如曰猶婦道猶恐無禮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毛曰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孔曰謂崖岸如墳墓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調朝也○程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歐曰念君子之勤勞思之欲見如飢者思食爾.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程曰
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也
○段曰昔之別也見有遵汝墳而伐條枚者矣日
望之而未歸今又有伐其肄則踰年矣其托興全
在於枚與肄之二句以見其久耳
魴符方反魚赬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
陸疏曰魴魚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

少力細魚之美者○毛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曰鯉魚尾赤魴魚尾白今赤赤則勞亦甚矣燬火也○王曰父母指文王
也○毛曰孔甚邇近也○鄭曰王室如燬畏王室
之酷烈是時紂存○朱曰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書曰羑里之執幾瀕於死方且作易以處憂患於是改連山歸藏之制而以乾坤為首尊叙明君臣上下之正道故汝墳之人
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
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
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
矣此雖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
獨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暱之私則其德
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張曰暴君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拯救也況此詩則民心雖離於紂而尚以君之故未至于沬微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眷民心而維宗社也其德可不謂至乎○段曰商民猶知夏
之為正夏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湯與文王之心
可見矣黃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而不以一毫之偽介乎其間至誠之理可以通金石化豚魚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恨紂之心○段曰勞苦莫難堪於身營之久而嗟悵猶漾於情緒之餘安其酷於無可奈何而寄其心於文王樂以忘憂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姜曰不歸之后妃夫人而歸之二詩之應以見其
非人力也天理而已○張曰感應者天理之當然
惟知道者識其酬酢往來之所以然也○段曰關
雎之化行非行關雎之化也○鄭曰衰世當文王
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
也陳曰如上古風俗醇厚有麟之時○昔日尚書中候曰黃帝題象麒麟在囿唐傳曰堯時麒麟

在郊藪。孔叢子曰唐虞麟鳳游於田所聞麟趾之時其謂黃帝堯舜之世乎。朱曰麟仁獸上古極治之時蓋嘗見於郊藪紂之衰世不復有矣然關雎之化行於周南則其公子振振信厚蓋有麟之德爲黃曰黃太史曰麟有趾而不踐仁哉麟哉麟有定而不牴仁哉麟哉麟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此戟猶之詩人以為公子至難化也衰世之公子尤難化也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以公子而乃能信厚故託麟以為詠作序者以為欲觀關雎之化觀於公子信厚如麟趾之時斯可矣時此言公子信厚之時其文自瞭然

麟之趾振音真振公子于嗟麟兮

孔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曰趾足也

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程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朱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言公子如此非特似之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曹曰左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孫傳姓者也族受氏者也先公子而後公姓以至公族自近而及遠也言化猶重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曰按此卷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擧其全體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文王修身齊家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夫其

所以至此者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毛詩集解卷第一

毛詩集解卷第二

召南

說已見周南。朱曰召地名扶風縣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楊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于諸侯大夫刑於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作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朱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于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歌詠以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依於用於取以為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美不主于所非之人故序詩者將曰夫人之德而已後言大夫妻者倣比 曹曰文王繼王季而有國安得謂之積行累功以致爵位當是大王王季起家而居有之當是大姜大任故以其詩屬之

召南列于周南之次猶大雅首叙文王作周之詩而後以緜序之王之興以旱麓生民序先祖積累之功也然其終也摽有梅野有死麕諸詩序又言被文王之化蓋文王始因大王王季之所以教推而行之至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矣然後乃歸功為王道成則風變而為雅矣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曰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孔曰秸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歐陽曰今所謂布穀數啄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墮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居之。張曰鵲巢鳩居不以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黃曰詩人之意不在乎鵲巢鳩居但以為雖鵲能成巢紺鳩能居巢鵲善營而鳩善守已惟國君能積行累功故能致爵位惟賢女有夫人之德故可以配乎國君 百兩百乘也 孔曰車有兩輪故稱兩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曰御迎也。東萊曰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歐陽公曰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論知識之所在亦非取鳩之有均養之德也。張曰惟其專靜純壹誠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既曰婦人無攸遂雖

於何害婦人之德貴乎靜正惟其有從一之志而無取乎能為之巧惟其能循法度而不責其自主法度惟其能不失職而不責其無所不職婦人而欲法能己出則必變亂家法自能其能夫婦人之分侵夫子之事非天下之常也常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詩人所以有取于鳩居鵲巢其意亦微矣哉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曰方有之也蘇曰據也將送也鄭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孔曰宣五年曰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王姬之車天子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所乘之車也在百兩將之之中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曰盈滿也鄭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曰成成其禮也曹曰成其為夫人之尊也又曰咏味鵲巢一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嘗言后妃之德而言詩人欲以琴瑟友之欲以鐘鼓樂之則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詩人以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為二南之首聖人之意深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曹曰陸草也然采之必於池沼渚沚山澗之中者執以采之也沼池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

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孔曰為菹以供豆實祭統曰夫人薦豆是夫人助祭以豆為重○劉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於太廟大事于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曹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曰宮廟也定之方中作於楚宮箋云楚宮謂宗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曰被首飾也孔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裼此周禮所謂次也追師掌為編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以宰云被裼纚笄等王有次而已○曹曰按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三翟為祭服首則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則服編褖衣御于王及燕居之服首則服次髮髻即次也非祭服所用侯伯夫人雖自喻置以不亦不當以次為祭服也孔穎達知其不可乃復為之說曰被之僮僮為祭前在事之儀被之祁祁為祭畢去事之儀亦不及正祭之服理豈得安招此夫人乃在當時不當以同之副禮為正也僮僮竦敬也劉曰甚雖核而被不動之號夙早也孔曰宰祭日之為夜恭祀之先少牢夕則視滌濯早則視饎爨○

朱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曰還歸自廟還燕寢

也。朱曰祭之日及祭之夜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陳曰在公則竦敬還歸則舒遲其禮容中節如此張曰僮僮竦而敬也祁祁散而舒也不獨賦其在公之時而復賦其還歸之際蓋於是人情易以懈怠惟乎持一子敬故於此亦不失也。段曰祭畢未始不敬但稍和易也鄉黨曰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出降一等怡怡如也。黃曰國君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在公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强所能至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夫人之德言之歟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奉祭祀

必若采蘩之夫人而後可左傳言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此詩言可以奉祭祀皆有深意學者當自求之。董曰鵲巢言德如鳲鳩不能自營則宜若樸拙而無能者及觀采蘩於沼沚而用之於公侯之事在公則僮僮其敬有肅肅在廟之意還歸則祁祁其和有雝雝在宮之意然後知鵲巢之德如鳲鳩非果拙也無為其所不為是以能奉宗廟而不失其職之所當然者乃前日拙誠所致也。朱曰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宮即記所謂宮桑蠶室也公亦即所謂公桑也事蓋蠶事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王曰夫婦之際或至於瀆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云小大長短如蝗類青色

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歐陽曰按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阜蠜形似蝗而異種生於陸阜曰阜螽生於草閒曰草蟲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蘇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嘗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嘗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為所以養廉恥也。董曰其恥懼之意如此哉曰汙俗之漸華乎不然男子投而婦人獨居亦當事耳況為

大夫之妻而佛僃無懼見于祖何足云者御射食饗之樂歟王君會算嘉而取采蘋蓋謂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毛曰蕨鼈也惙惙憂也。朱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張曰未見則憂既見則喜性情之正也曹曰此正一之情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曰薇菜也孔曰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東萊曰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又曰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曰蘋大蓱也孔曰郭璞曰今水上浮蓱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陸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

毛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劉曰言其

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曹曰牖在戶西則宗廟室之牖下正是室之西南隅也尸主齊敬也曹曰齊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也禮曰將祭之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散齊後會于太廟乃可以交於神明也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劉曰大夫之事也。王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

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東萊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尊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朱曰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有齊季女則其閑貞靜之至也能循法度也宜哉。善曰以季女稱大夫妻取其天真未散猶孟子以赤子之心稱大人也。曹曰采中所刺言孟姜孟庸孟弋孟則長矣長者然則季者可知此詩言有齊季女季者齊則長可知也告往知來始可與言詩。陳曰漢霍光宿衛二十餘年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觀大夫之妻能循法度當如光之所謂不失尺寸者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毛曰召伯姬姓食采於召釋文曰召康公奭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燕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孔安國及鄭皆云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孔曰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

也段曰此詩陳文王初變商俗之事而詩之作則在武王之時。蘇曰詩稱召伯思之者之詞也。曹曰繁之周公則自雍州以至荊揚東南之域也故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為助其服周之化久矣。段曰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而周南不言教不稱婦職不識制度從政之言豈非心術念慮之微乃法度政教之本原乎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曹曰蔽芾陰翳茂盛貌。毛曰甘棠杜也孔曰今之杜梨白為棠赤為杜。陸曰今棠梨。朱曰翦其枝葉伐其條幹。鄭曰茇草舍也孔曰周禮仲春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古曰茇舍。朱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其作舍于其下也。王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曹曰因其蔭翳茂盛而舍其下。左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曰召伯存之時憩息此甘棠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稅此棠蓋觀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伯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李曰此豈有刑法驅之使然哉於棠且然則奉其教者何如也。姜曰大凡居人上者必其心之徵應也往往

識度不弘修飾邊幅儼然尊大扞格而不相接雖有善教何自而能明召伯以侯伯之尊卒易近民悠然田里爲其民而教詔之莫不曲盡其情人心浹洽自然難忘於所茇以思其簡易於所憩以思其綢繆於所說以思其循循善誘之意皆由卒易近民而人情浹洽也豈必有以結民哉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朱曰敗折也。毛曰憩息也。朱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本作稅

王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羊曰攀屈而曲折之。毛曰說舍也。黄曰一篇大槩形容斯民思召伯之深而愛其所舍之木非愛其木也愛其人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朱曰召南之風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是時當文王與紂之事文王之教既興則紂之舊俗微矣故其女子能有正信自愛之心然以其未純也故猶未免有彊暴侵陵之患必待獄訟之明而後察與夫漢廣異矣說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正靜端莊之德敵人心子無競遠恥辱子動容貌之中其視自求伸于獄訟者爲如何害之周南周無是詩而歸衰統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也以詩皆女自詩之辭或曰詩人迹之然。善曰插是女子得理故作是詩以稱召伯异爲加辭者之說則是正得之教俑及女子而不能化男子也使列有訟偶是男子得理則正信之教又先及男子乎說詩所以深子固也。賤

曰江漢之男子無不自免于非禮之私而行露之正女乃斷然自明于強暴之訟也如此要之男女有則善之異體剛者動常多體柔者靜常多動常多不剛則不權靜常多制即得復實動者難迹靜者善復轉聲一也靜者知之而躁者不知靜迹子本而迹子動者必遠子本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曰厭浥濕意行道也。鄭曰夙早也。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朱曰女子自述己志曰道閒之路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耳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

訟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陳曰正女保身雖衣服猶恐汙染彼且畏以彊暴而違我。黃曰此正女遠其己。自愛之意淫奔之詩曰無感我帨兮恐其汙我之帨此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心也而其相非禮之意則甚切乎而說由矣。段曰則特不移之節終期自信而不誣蓋惟克有以明入心之正信而聽訟之明則其次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陸曰雀有味而無角朱讀注云角謂背蓋方言則然也。毛曰速召獄埆也孔曰鄭駁異義曰埆者田埋于埆埆之處。鄭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朱曰無室家之道而致我於獄言其強暴之甚也。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呂曰疑似之間所以致訟黃曰辨疑似必在乎明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知六禮之來按委之段曰室家之道但曰不足則亦非全無者夫此其所以疑似當辨也。朱曰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楊曰牙壯齒也鼠無壯齒陸曰鼠有齒而無牙。呂曰鼠之穿墉以足而不以牙。毛曰墉牆也。朱曰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求其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又曰使正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黃曰或問曰當文王之時關雎鵲巢之化行而猶有彊暴之男淫奔之風何也曰當是時周家正信之教方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比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有將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卻以遜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二南極而至于王道之盛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能片言折獄則巧辯者無所施其姦不誠者得以盡其辭然能聽訟而未能使之無訟則亦未足為風化之至故自大車之序觀之則行露之詩固已為召伯盛德之事自虞芮質成文王蹶生之詩觀之則召伯之聽訟又不若文

王之使無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張曰羔羊既言鵲巢之功致又言化文王之政國君之夫人以被文王之化故能成鵲巢之德召南之大夫以被鵲巢之化故有羔羊之德○朱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華曰後世不達遂至牽合鵲巢之功爲文王之功以爲所說以求合序詩之文又以素絲五紽爲素絲不

過但加縫緎以合節儉之說夫詩序本爲後人既詩後人反欲以詩說序各言違說而求會爲集於詩也達矣大凡詩人之詞備善乎畫而意則獨畢雖能以平易詩之不爲遠說一咏風人之意則語在目前而意獨深遠然後爲有功其詩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亦無可稱之善又無可述之功衣羔羊五紽之素委蛇退食其賢自見鵲巢之功可想而見矣此所以有國人之妙思非後世刻畫之比節儉正直何足言哉○呂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或曰猶言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也曹曰若以正直之德如羔羊然後服羔裘爲正則古者狐白裘狐青裘狐黃裘麑裘豁素裏素其制不一又可盡爲之說哉○

段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政亦焉可廢者而文王則非徒政之謂也精神心術在其中矣於文王之政之中識其精神心術之運始之以檢押防範而卒自悟于聲色之外焉是之謂化文王之政克之則爲聖賢可也何但節儉正直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孔曰鄭注周禮司服其諸侯視朝及鄉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諸侯視朝之服也○曹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玄冠委貌冠也朝服十五升布衣也韠與裳同色故素裳則素韠衣與冠同色故主服則朝服之正色亦主也朝服緇玄故用黑羔裘而以緇布爲衣以裼之其上乃加朝服

此諸侯日視朝之服也而鄉大夫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紽數也孔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紽謂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孔曰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爲緣則所以縫汴飾也內則注云紃儀也組亦條之類○曹曰一裘之功必合衆手而成故緎緎不一○善曰五紽者古者居且通一羔裘即以素絲爲節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則衣服以五爲節亦猶天子之冕十二旒上大夫七下大夫五諸侯之上大夫視天子之下大夫則其服以五爲節明矣故以素絲文飾棠總而謂之五紽若必命合節儉之說以爲徽而加緎則三章常有多寡如標有梅之致七或三可也何必五縫乎蔗乎從有素絲良爲之札取其飾也做而縫之乃加以飾可乎純奢于詩詩者此等皆不必辨詩意既不在此但乎君諸之可也○范

曰退食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曰自從公朝也。
毛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曰委曲自得之貌○東萊曰惟其出入有常可從迹則卻不慢徐不怖而從容自得毛鄭皆一說也○張曰委言委蛇者舒而泰而有餘裕也此獨味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欲有所慌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爭有委蛇之象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曰革猶皮也孔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目家曰大夫麥飾皮車韜革輅也去毛得祿皮是有毛得祿革之也緎縫也孔曰縫合羔羊之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緎用名裘縫曰緎五緎閒為縫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積之見其五總曰為為

○鄭曰自公退食猶言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音逢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音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鄭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曹曰召南以上公而為伯故其屬有大夫○孔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類也注云伯輿王卿士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朱曰興也。毛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曰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黃曰何至此而復違於此乎何其不敢遑暇而少息也歸哉歸哉冀早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

呂曰歸哉歸哉思之深長言則旋矣○呂曰此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諸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廢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曰處居也。曹曰自陽而至於側自側而至於下言其役之愈遠而不已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范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侯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覩草木蟲魚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曹曰有昏姻之時有男女之時霜降以後冰泮以前昏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男女之時也。朱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敗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曰興也摽落也。朱曰梅木名。鄭曰庶衆迨及。毛曰梅尚在樹者七曹曰所落者十之三。朱曰吉卜而得吉也曹曰男家自納采問名之後乃卜之於廟俟得吉卜然後納吉納徵至請期夫家又卜焉必得吉日然後使使者往告之。歐陽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曹曰此詩毛傳以梅落興女年之衰謝皆以梅落興時之衰麻求詩人之意毛傳是矣鄭據詩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故其說每失之孔穎達申鄭意謂梅實未落十分在本即仲春之月也既以仲夏為昏姻之正時失之猶遠則時之盛衰在木者七其落尚少謂孟夏也在本者三其落盛多謂仲夏也頃筐塈之十分皆落謂季夏也此秦紀所謂時也然昔綢繆乃因亂而昏姻不得其時之詩一章曰三星在天康說以為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曰三星在隅康說以為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三章曰三星在戶康說以為五月之末六月之中其所序時節大致與摽有梅相類而在摽有梅則為得昏姻之時在綢繆則為失昏姻之時何以異哉焉。朱曰此一時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曰在者三也曹曰所落已十之七今急辭也。蘇曰失今則過矣。朱曰此又一時也段曰其汲汲于探情性求獲于禮之心乎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曰謂者相語也遺媒妁相語以求之也。朱曰此又一時也。東萊曰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蘇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蓷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

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其說則迂雜而不當矣。陸曰行露已速於獄而猶斷斷乎其自辨摽梅惜時之過而汲汲乎猶恐失之亢行露之心則摽梅之心見矣。陳曰此詩每章愈急何也皆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於自檢情實一開奚暇顧禮故昏姻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節行未破之先學欲及時者所以全之於志慮未分之日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孔曰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鄭曰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凡群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宮閨之政天敍所存王者起居寢處之敍天理之行為故職曰坤與乾會望日乾樂神對夫在太極而親動靜循道變化不可方體非地所得擬也地以方正順柔而已致自夫人以至御妾皆有當夕之時而為配合之義○呂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張曰不妬忌者夫人之行知命之不可喻者為妾之道所當然比皆率其天理者也○姜曰小星言惠及下江有汜言美媵既言惠及下矣安得不以其媵備數者乎蓋小星為夫人而作故先述惠下之意而後及媵妾之安分江有汜為美媵而作故先言上下之分而後及和樂之情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曰興也。毛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也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曰心實三星五是為釋天云咮謂之柳則咮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咮○朱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於義無所取傳取其在東在公而字之相應昴○貴曰小星喻衆妾三五喻夫人也肅肅疾貌孔曰書傳曰古者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徐而有儀節妾則肅肅速疾而夜行朱曰肅肅整齊之貌也○宵夜征行也○鄭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孔曰晚者往及早則歸異於夫人也○曹曰康成謂諸妾隨夫人以進御也內則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專夜半得與衆妾並進御○朱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

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而起興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于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嚴曰述之而不敢不豫者必遠之而不敢怨者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曰參伐也孔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曰言物成就繫留之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禮記玉藻注襌無裏○曹曰裯毛公以為襌被則音儔鄭以為牀帳則音稠今協猶字韻則其音義皆當從毛公耳猶若也○程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忿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鄭曰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孔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姪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任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容名媵猶言二國媵異國主為媵故嫡名之其貴雖夫人姪娣皆名姪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曹曰以序言之則先娣姪而後媵道而東之雖娣姪亦媵耳○陳曰序言江沱之閒蓋詩人因是國蓋有是事則指其國之山川以明之江漢汝墳終南之紀堂東門之枌榆皆是也書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岐而之地故詩人因其分流而為沱以起興○朱曰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蘇曰不敢怨而使其悔耳夫不敢怨者乃是使人悔過之道之故小星敘來衆妾之不敢盡教而不以責賤睦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嫡齒矣江有汜欲求嫡之悔遇而不敢以妾言妃之蓋事之不夫而嫡自悔矣此善原人情者也○陳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黃曰天下豈有誠而不動之理哉人惟能誠於事而不能誠於久未為一善而已先責人之不我報則其不能感人動物也固宜態不敢怨若待然自為此非勉也誠也誠之所至天理之所敢發夫人安得不自悔乎然至誠怨久之故也舜處父子之難而益進其孝文王處君臣之難而益盡其忠皆此心也

手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而復還水所者曰汜○鄭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曰以之為言用也東萊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董曰江況嫡汜況媵○程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受其恩澤朱曰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其後也亦悔之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東萊曰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程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曰處謂得其所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皆有也○朱曰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多有此水也○東萊曰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鄭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曰嘯以舒情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與上兩章之意而言者曰實嘯歌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懣嘆之聲也○范曰嫡志其褊心而知樂也○東萊曰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麞也朱曰鹿屬無角毛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懷思誘道也鄭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東萊曰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本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詩為挑誘

之詩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誘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以吉士者乎○王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禮至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黃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之至也死麕之肉人猶以其可食之故而包之以白茅之潔惟恐為物所汙況吉士可以誘懷春之女哉此深責男子之辭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曰樸樕小木也。東萊曰以樸樕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毛曰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黄曰樸樕之薪死麕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况如玉之女其可以不自愛乎此深責女子之辭

舒（反）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也吠（符廢反）

毛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朱曰此述女子惡無禮之辭言女姑舒徐毋徒動我之帨毋徒驚我之犬示己心不動必不許也（朱曰毋動我之帨無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自可以見於不言之表矣）。善曰此篇詩辭難解未有的說皆由分章之誤又以反辭作正說所以未通麕鹿固可食林木固可用至於田野之間無故而忽有死麕人必惡之樸樕生於林樾之下榛棘蕪穢人必薙而去之白茅至潔之物其用可重矣古人所以寓精誠而將禮意也施

之包肉束薪已失其宜况又野死樸樕可賤而不可貴也詩人以關雎興淑女以刈楚興擇妻則野麕樸樕詩人所不取以之比淫女明矣故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不應白茅包死麕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不應吉士而誘懷春之女也言之未足故二章又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不惟死麕可賤而樸樕死鹿亦可賤也又可以白茅而包束之乎（以下缺）

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曰伊維緡綸也。朱曰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黃曰但言齊侯之子平王之宜相為偶如合絲以為綸也張曰言釣如何必絲緡夫婦相得如必以禮也。曹曰上以桃李為比亦以桃李二物色相敵也言得其配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楊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爲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朱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曹曰王道成則風變而為雅矣此正風之所以終而小雅之所由始也歟。張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然則有二歟蓋麟趾之序言公子之信厚則是在內者無不孚也騶虞之序言蒐田之以時則是在外者無不格也未有通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矣。朱曰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

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矣抑所謂其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歟。張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類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曰茁出也朱曰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朱曰亦名葦豕牝曰豝

曹曰田獵本以除害耳豕生子最多而尤害苗稼故爾雅曰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以其生子常多故別其小者之名也大蜡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是以知其多而害稼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東萊曰獸之多而取之鮮也○朱曰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曰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東萊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息者文王之時二物應家而至故詩人以發契斯○段曰麟與騶虞之應當非變物之有道人心如乎物理安義不精於物物亦識為者聊○歐陽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朱曰觀歐陳之說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貴文王之仁而不忍言也○曹曰射義曰天子以騶

虞為節樂官備也說者以一發五豝為得賢之多故樂官備非也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名虞者聞之司獸之聲師亦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夫司至子獸則官備可知此詩主言田獵事則謂騶虞之職也○應曰故騶虞非獸名見于賈誼之書時詩稱書未出所傳者真不虞有義數之說然以騶為閒名則亦不經見今書言騶虞多矣如七騶六騶蓋為細澤虞山虞則當山澤之官禮記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田官山虞澤虞官管曰獵則致會數苟亦有卯鹿元虞之說則知騶虞二官曰備之時百某職事宜以多若為心今也五而一取為故詩入曰于嗟乎騶虞而能如是乎○事曰蓋言似騶主之者於心也亦如于嗟麟兮言公子如麟也歐陽之說以詩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未必以騶虞為獸考之相如封禪文狀者國騶虞之珍群則潰之時亦有以騶虞為獸者○鄭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東萊曰彼茁者葭彼茁者

蓬記見田之時蓋當季春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滋獸肥之時也○東萊曰反三陽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息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朱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思可以及于庶類故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于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實之曰此其仁心[illegible]然不由勉強是真可謂之[illegible]虞矣○段曰王道成而王政達王政達而王業著大被於山林藪澤之氣象見之早麓行葦由庚崇丘諸詩可以想見當時穹

壤之間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一百七十七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

毛詩集解卷第三

邶鄘衛說附

朱曰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鄭曰武王克商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朱曰朝歌故城今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董曰衛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于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曹曰以蔡仲之命考之周公

致辟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霍叔在三監之數武庚不與焉蓋以三叔監商民故謂之三監武庚惟奉商祀於此不得有所專制也

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伐而誅之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其餘民封

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知志之言則康叔初郡蔡彼二國矣鄘武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西邶都則同姓受封國也○曹曰衛鄘為伯周公置得以商十里之畫盡畀康叔故意邶鄘初亦以封周姓而康叔為方伯得兼治之故季札觀邶鄘衛之歌而知其為衛康叔之德也○孔書鼓曰封之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所內諸侯並屬之何者邪在衰國河內郡東埒之陵故以賜諸侯西方郡有蔡游河濟之西曹地紂千里之

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朱曰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河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州衛漕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七世至頃侯朱曰八世當

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

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陳曰孔子取頃公以下三十九篇之詩列為三國而不今之于衛者不詩衛之始滅諸侯也○朱曰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擧之其數非將衛詩然也○程曰詩陳於夏而顧者于幽周人周后投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而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姓往刺刺延之不知處大夫實為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頌乃皆為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

國風乃皆為唐此數者猝而觀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正類正從民言之使執者記之耳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于北狄惟淇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淇而北唐猶指中國為漢唐周象于西故悉人至今而以中國為唐各從其稱謂之執者也不獨此也木各美齊而列于衛猶嗟刺魯而繫之齊召猶之民勞衛武之實之初遺不附其國而在二雅若事事為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辭一也今一言以發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已矣○曹曰邶鄘合于衛而作詩者本其山川風俗之所宜故雖同風而三國各以其詩見焉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孔曰頃公貞伯子當周夷王時○曹曰康叔之始

封也稱孟侯康叔死其子稱康伯自康伯五世而
至正伯皆伯爵耳至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於是
乃命衛為侯○鄭曰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
張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
無酒以敖以遊

毛曰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朱曰微猶非也○說文曰敖出遊也○東萊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朱曰以柏為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倚薄但汎然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張曰是信其柰之命而已○毛曰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李曰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也○曹曰衛國居河淇之間故邶之仁人不遇與鄘之共姜自誓皆以柏舟發興蓋仁人不遇則思乘舟而去父母欲奪共姜而嫁之亦將乘舟而歸矣仁人思乘舟而去汎然從流無不可者然其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是以徒有隱憂也○朱曰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

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毛曰茹度也曹曰茹者容受之意○朱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歐陽曰茹納也鑒之於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而我心不能如鑒之無所不納是以見疾于人○王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移也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我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曰此公族之臣也故係類皆其兄弟○李曰既有君子小人之黨則雖親戚亦不可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毛曰棣棣富而閑習也選簡擇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曹曰思與之柏為浮汎然其心之所懷不可改也○朱曰其操守堅正雖不遇而亦不變改也○呂曰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東萊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進稱也翟方進請為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事責之與之五列宜少誠節卑禮覯有所宗而君依僉脩家執以底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往好禮儀不識其常操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

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毛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朱曰愠于羣小言見怒于羣小也○王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朱曰觀此可以盡小人之情態)曹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毛詩集解卷三　五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朱曰迭更微虧也○歐陽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薄猶言日朘月削也○范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曰如衣之不澣矣○曹曰言常憂汙辱而無以自潔也)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曰臣不遇于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李曰此見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也)○曹曰究篇中亦有兄弟之言及篇末不能奮飛之意其衛君同姓之臣與宗社同其存亡者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俄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經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鄭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詩集解卷三　六

毛曰綠閒色黃正色(孔曰綠蒼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曰閒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張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漸將至于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曰閒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曹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音尤兮
毛曰訧過也〇程曰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
有所自也〇范曰致其序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
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曰精曰絺麤曰綌淒寒風也〇程曰絺綌者所
以來風也〇范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
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曰歸妾陳女戴嬀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州吁殺之嬀
歸莊姜送之作詩見己志也〇鄭曰戴嬀雖妾實
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序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
母以其子貴之說者失聖
人正名分辨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朱曰興也〇孔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
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〇李曰差池不齊
貌〇毛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
也郊外曰野蘇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〇孔曰
至野與之訣別己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
復能及故念之泣涕〇王曰燕方春時以其至
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
以興焉〇張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嬀妾相與之
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
者晉楮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
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于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〇鄭
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毛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
是也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
之思以勗凶由反寡人

毛曰仲戴媯字也○鄭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
朱曰只助語○李曰塞實也○毛曰淵深也○朱
曰溫和也○毛曰惠順也○朱曰終溫且惠始終
如一也○鄭曰淑善也○毛曰勗勉也○鄭曰寡
人莊姜自謂也○揚曰洲吁之暴究之死戴媯之
去皆夫人先往不見荅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
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曰上四句莊
姜美戴媯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己蓋稱其美以求救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荅
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張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廣漢張曰
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
月之作則在州吁弒桓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
之本以為由己不見荅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
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曰之人是
人也謂莊公也○朱曰逝發語之辭○范曰言莊
公不以古之道處我致至困窮也王曰不以古夫婦之道交我
○鄭曰寧猶曾也○東萊曰觀碩人之詩則莊姜
初來卽不見荅非始有恩義而後忘之也古不當
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曰冒覆也○張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荅己寧

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毛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曰德
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王曰人憂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
曰畜養卒終也○朱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東萊曰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固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若忍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荅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荅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也朱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曰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棱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知此則可觀可群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曰陰而風曰曀○王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

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東萊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詞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朱曰靁將發而未震○東萊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為我則我嚏矣毋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毋子之間思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鄭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曰左傳州
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
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
用耳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曹曰鏜然擊鼓踊
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其興師動衆非
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
怨之正以其踊躍耳○鄭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
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獨
得處於境内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
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勅中反
毛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曰
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

○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
縣○東萊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
子仲也則輕其師可知矣朱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曰爰於也○歐陽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
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
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
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
之計也曹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曰猶窦

叔罕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曰契闊勤苦也○朱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
孔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
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偕老朱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
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其約誓之言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其久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曰于嗟嘆也○毛曰活生活也洵遠也○東萊
曰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

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
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
其志爾
朱曰不能安其室者欲嫁也成其志者七子成母
之善志遂不嫁也段曰有七子而猶欲嫁豈本志哉情之流而已矣○黄曰大孝
養志○曹曰詩言莫慰母心序言能慰母心意者感

其言而遂不嫁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曰凱樂也風性樂
養萬物○鄭喻寬仁之母曰○朱曰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
曹曰凡草木遇春則生惟棘至夏始萌芽則其難
長養可知矣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
好貌毛曰夭夭盛貌○毛曰劬勞病苦也○王曰棘心至
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朱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

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曹曰聖者通達之名○鄭曰令
善也○朱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故
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其自責也深矣○曹曰
言母之通達而好善無有過舉其不安於室則七
子之罪○劉曰自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
亦不舍之而去也曹曰母有淫心而不安其室七子欲留之而不敢斥言乃自託
於不令痛自咎責此大舜負罪引慝之意○陳曰此非諫禮也通天下一氣耳喜其有以傷之故然

乎所謂頑者趨者而反動其心也瞽瞍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用緣飾哉其心誠自責罪焉而已矣
○黄曰嗚呼吾觀凱風之詩而嘆其有虞舜之遺風也夫父頑母嚚非舜之罪而舜負罪引慝其愛
親之命皆寓于南風之歌豈非以南風長養萬物如父母之于子乎其焉豈可忘乎
爰有寒泉在浚音駿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曰浚衛邑也○陳曰寒泉在浚之邑下曹曰水泉人用
之所急也故古者建都立邑必依水泉之利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
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李曰一
云浚水出浚儀東經鄴地入濟今祥符鑿井于浚
之旁而得泉者實浚之遺也喻已之成人實母之

生育也○孔曰毋無子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
○陳曰吾屬若此雖多何益也○朱曰至是乃若
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
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
母勞苦爲辭婉辭微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曰睍睆好貌曹曰美澤貌○朱曰清和圓轉之意○蘇曰鳥猶能
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曹曰七子自謂不能
下氣怡聲以慰母心黄鳥之不如也○曾曰凱風盛于夏時黄鳥鳴

于夏木寒泉亦夏所宜是詩其因時起興者乎○
段曰親與己固同一氣也則天下顧豈有不可感
通之親哉瞽之頑也終必格焉第恐誠意之未貫
徹耳烝烝乂東萊以烝烝有熏灌融液之義觀是
詩四章而自責之誠意積而愈深吁是誠足以感
通矣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剌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孔曰宣公晉烝公子○朱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移世反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曰興也○朱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曰懷安也
○毛曰詒遺伊維也孔曰語助○朱曰阻隔也○曾曰
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
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
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曰展誠也○范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

也此婦人之閔夫其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曰瞻視也○朱曰悠悠長也○鄭曰視日月之
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
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
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易感思甚其閒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德
行朱曰百爾君子指從役大夫也汝○毛曰忮害也○朱曰求貪

也○毛曰臧善也○張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
其夫也○東萊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
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
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
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陳曰此詩居婦作以貽其大夫之久役者也而其末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嗚孰謂崇天知命之學而婦人能言之教凡人不知則慍則悶則悔在論詩則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在易則曰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也在中庸則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二者古人所難也今也婦人勉其夫曰凡百在位無有知汝之德行者惟能不忮以為忌不求以為諂則求可往而不然夫忮心生於忌為求心生於豪羨

故古之壯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亦入于求能不家則安入于忮故忮者常至于疾人而求者常至于狂已二者蓋難兼焉不疾人不狂已非樂天知命者其孰能之夫子之門人惟由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夫子始許之以此蓋安命也以孔門上弟只於國風詩中進得一句學者讀詩如何苟篤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鄭曰夫人謂夷姜○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
適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烝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曰匏謂之匏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匏瓠一也故又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
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
揭褰衣也○朱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
而旅實之時濟涯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
毛曰違時制宜知過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九雉鳴

求其牡
毛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為軌
○歐陽曰毛氏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為走
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于必進
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
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
宣公如禽獸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疏父
子之別朱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以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體舒緩寔闊有知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嗜嗜

變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沿法律亦失之大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
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所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于己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

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熟周亦云男自二二以不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昏得以嫁娶失是則遠後是則脫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鄙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
招照遙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獨待之而不涉○朱曰以比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東萊曰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曰皆淫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士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無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

時有惡時衰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也○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宋江南有葑菲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也○程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東萊曰韓愈謹雇見詩云

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少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毛曰宴安也○程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鄭曰送我裁于門內無恩之甚○陳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則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曰小渚曰沚○毛曰屑潔也逝之也梁所以捕魚孔曰周禮敷人掌以時敷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關空也○鄭曰遑暇也○程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

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敬而不得其正也范曰胡不視之渡集江謂未曾變也○朱曰宴安于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鄭曰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歐陽曰棄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東萊曰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辨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者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毛曰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泳潛行也○朱曰浮水曰游○鄭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程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貌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朱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者也)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以救之)○張曰皆婦人曲拘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曰慉養鞫窮也○鄭曰及與也○朱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程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惜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者相與為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

我有旨蓄(勑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毛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也)○程曰肄習也○毛曰塈息也○鄭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于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曰窮猶之無年有新昏而棄舊至是始以我禦乏無之時也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棄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也)○程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矣○朱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蘇曰今黎陽(曹曰黎侯國也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孰是)○鄭曰寓寄也黎

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書矣魯宣十五年下傳曰責衛宣公則伯宗所責狄人舉其故逃也○陳曰黎上黨之東郎右衛地衛之附庸也本作美齊衛人作也故其詩復為齊式微旄丘二詩黎臣作也而得為衛者黎微也而附庸於衛故也○蘇曰載馳泉水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豈非以其為衛音歟記曰鄭音好亂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因衛作詩以為衛音如趨錫之病而越吟亦人情之所必然也

式

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于此之辭以下闕

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
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東萊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
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
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
俟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
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曰大夫狐蒼裘孔曰蒼裘所施端之裘也○書曰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朱曰蒙戎亂貌也言弊○東萊
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尨茸○鄭曰黎
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孔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
○毛曰無救患恤同也○張曰狐裘蒙戎言人君
倉皇奔告之意又曰蒙戎喻國政之亂害如左傳之所言也○朱曰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于女乎○東萊曰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
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嘆
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
難者耳朱曰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又由救如充耳

王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
尾也○毛曰褎盛服也書曰漢書曰子大夫褎然為舉首顏師古褎然盛服之貌
○鄭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
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朱曰褎多笑貌
○朱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
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陳曰瑣末扗告聾然矣聽也
至是然後盡其辭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
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毛曰
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陸璣草木疏云梟之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鶹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書曰衛以狄人為瑣尾而忽之至諸公遂為狄人所滅此玩敵之禍也向使却狄而封黎侯豈遂有熒澤之敗哉○蘇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救狄之為患也黎國與衛國共援之○段曰黎之於衛
麿蠶之邦也壤地相接黎亡則衛及矣徒衛能奮義興
師救災恤鄰非惟存黎抑足以固吾圉今乃坐視
而不恤黎既不守衛其免乎其後卒有狄難是殆

剝床以膚者也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知衛人之德齊厚者深則知黎人之責衛伯也當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鄭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孔曰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為崐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吹之為黃鐘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

鄭曰簡擇也張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雖子係儒排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鎮其迹如此然其中用無所有矣如君子處已則不無其觀入也則凡能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曰以以下闕

毛詩集解卷三　三二

翻幾曰秦雅云纛之翿也○樂書曰樂師所謂羽舞者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翿異者也古者王后之路重翟則重其羽而不厭厭翟則次其羽而不重翟不厭以羽飾之而已然則羽舞亦不過翟羽而已春秋之時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或以羽配旄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又曰赭赤貌渥厚漬也○朱曰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卽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毛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曰散受五升○程曰此章又言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曰執籥秉翟而舞文舞也程曰左執籥而右秉翟言其能之備也○鄭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曰錫之以爵賞賤者之道也○曹曰其赫然發于面色者從洛尼酒之賜而已○朱曰以碩人而得此則赤尊未本叉以其賚予之親渥爲榮而詩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惡或曰渥赭怨而色變之辭○又曰此二章皆反覆道賢者之美而不得其所亦可見矣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曰榛木名陸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苦孔曰孫炎曰本草云苓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

似地黃西方王室王曰衛在王室之東○東萊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東萊曰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嘆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陳曰簡賢以異舞既舞而錫爵是以俳優畜之也雖然君不善用而苟焉以供舞宜去矣而猶以甚武之力甚文之伎甚盛之容相從于鄙事何也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君之舞則舞其知往役之義歟故君子詘其身不詘其道辱於身不辱於禮獵較則可少貶則不可牧羊則可降節則不可簡兮之賢其知此也歟○黃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而仕伶官非特爲賢之耻而實衞之耻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白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東萊曰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入情之常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

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毛曰遄疾臻至也○鄭曰瑕猶過也(孫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東萊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來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怨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流肥)○鄭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

潛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旣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張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楊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遣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懟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為之憂懟懟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猶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害王家之事）○蘇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曰王事旣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范曰爾雖之仕行則婦人既閑其君子至愛也料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祖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曰遺加也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于禍亂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旣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旣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程曰虛寬貌邪緩也雍容之狀○毛曰亟急也○程曰只且辭也○蘇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曰喈疾貌霏甚貌劉曰喈風聲疾也霏雲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篤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于人矣范曰見微而作者君子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東萊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

時也同車不必指責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毛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曰女德貞靜然後可言美色然後可安○張曰後宮西北遠城隅俟我幽閑念淑姝呂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故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閑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于幽閑而待進御故有道之君所好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朱曰此女之美又可說懌皆頫見之詞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狥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曰牧田官也○鄭曰洵信也○張曰自牧歸荑
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曰荑芽之始生也
如句人供菜菰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豋
菹供豆實○東萊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
容事其君子遂巡待唱於後宮幽閑之地蓋靜之
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横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
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

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悅懌則所悅者
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横渠之說甚近大
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
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
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
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
入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
反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毛曰伋宣公之世子○孔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
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遽音渠篨不
鮮斯淺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曰泚鮮明
貌劉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
也○毛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遽篨不能俯者
○孔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曰遽篨

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
理尚可謂之人與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
之辭也○鄭曰伋之妻來嫁于衛本求燕婉之人
謂伋也反得遽篨謂宣公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遽篨不殄
毛曰洒高峻也劉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殄絶也蘇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

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戚施不能仰者○東萊曰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于又傷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曰願念也○毛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曰自衞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曰逝往也○王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惟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衞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三

毛詩集解卷第四

鄘（說已見邶）

柏舟 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鄭曰共姜婦人從夫諡呂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盖止是母意序并言之主勢書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范曰衆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孔曰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夾囟故兩髦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儀匹也呂曰儀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曰告其母而責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曰特匹也朱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王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東萊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矣之而不可道也
鄭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東萊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室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似之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

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鄭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曰襄除也○朱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曰束而去之○朱曰讀誦言也○楊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謂秘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illegible]之義毛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

者所以別尊卑孔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〇朱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〇孔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〇鄭曰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也服飾如是而為不善當如之何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敕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皙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曰翟雉名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其羽鬒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為鬒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〇鄭曰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為善孔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髲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髲而自潔美也〇毛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曰揥揚眉上廣〇朱曰且語助也〇毛曰皙白皙〇朱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

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也〇毛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鄭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〇曹曰三翟之次鞠衣黃展服也展衣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其首服則服編褖衣黑御于王及燕居之服其首服則次〇毛曰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孔曰絺以葛為之〇鄭曰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曰紲去暑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〇王曰紲依說文讀如絆縶之絆暑服則加紲絆焉所以自斂飭也毛氏以為絆延之服誤矣〇朱曰褻衣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說文紲褻字同所謂表而出之也〇毛曰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展誠也美女為媛朱曰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〇東萊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盍自省容服尊嚴如天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

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南軒曰辭章之和平也如此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云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書曰其地有桑間濮上之阻[illegible]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至其刪登衰季尋思禮治王分則紂之余尊○東萊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

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别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音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顔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删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朱曰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

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譏讓訾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平日所為如此亦

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

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紀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失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遺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本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

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屬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謂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爾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篇百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

曰荀卿之言因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亦恐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耶○段曰勝庵序讀詩記云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焉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也沬衛邑

蘇曰書云明大命于沬邦蓋封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姓也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劉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曰弋姓也

爰采葑孚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曰葑蔓菁○毛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文定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由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鄙褻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殆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曰惡頑之辭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曰君國小君孔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生稱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朱曰按春秋傳懿公九年冬狄人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孔曰鄭志荅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曹曰曹即漢之東郡白馬縣在唐屬滑州楚丘即唐滑州之衛南縣也○段曰百姓說之非但為不妨農不廣費等事奔走寄寓之際招集還定之餘卒然便有規為久遠氣象民心懸懸當知之何所以說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朱曰定北方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孔曰書言定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矣文公乃能於其中立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宮亦在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胥植之後二年閏驗十之則閏在正月之前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曹曰水昏正而栽定本北方水宿也○劉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端營○王曰占定星以度土功為得其時揆日景以正方位為得其制）○毛曰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陳曰禮書云水地以縣則參植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所以定地之平星之鉏眡以景則中植一執以土闕馬將以宋四方之王眡其出入之景可以王東西而已王為規以度為空之閏以來其南北則四方林是季可正○孔曰道人文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星日入既則為規測景西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南変之間中居之以指集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益極者之柱星訓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奉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也）又曰室猶宮也（朱曰王文以端韻耳）○釋文曰榛木叢生而似梓實如小栗○毛曰椅梓屬（陸璣曰梓實桐皮曰椅）○朱曰桐梧

桐○陸璣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朱曰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東萊曰爰於也伐日於此伐琴瑟鄭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樂書曰易通冬日至鼓黃鍾之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五尺七寸是不知美檟槐桑之木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梓能發金石之聲也故為琴瑟如以桐其檟必以梓則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為物所以用而飾之者也○范曰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黃曰於事之微者猶為之備大者可知也○蘇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曰虛故城也○朱曰楚楚丘○毛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朱曰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京高丘也○朱曰桑木名葉可飼蠶○毛曰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曰登虛以望楚丘朱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蘇曰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則可以升蔽其國○朱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東萊曰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張曰人謀既盡而後參以卜筮○王曰卜

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朱曰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書曰惟其始謀之盡善是以能於然允臧也○劉曰建國之初基及之不得其所不殺達事曰終然允臧者善其果遂於志願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曰靈善也李曰言好雨也及時雨降不先不後若有相焉是起謂靈○陸曰天降時雨句者達甲者拆疵者起庳者蒙若不知其然而然者豈非靈雨乎○毛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書曰說文注云小臣也○蘇曰晃星而駕○釋

文曰說舍也鄭曰往為辭說教民稼穡○毛曰秉操也○鄭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曰淵虛明如淵○朱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耳是人也亦小允比道矣○毛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朱曰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鄭曰務農之急也詩人因言非獨此人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陳曰然文公非直如諸人如此之心所運鋪物亦溢育為○蘇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限曰昧爽躬勤巡行乎桑時稍田閒此其實塞淵逸不事游侈可知之○王曰言

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曹曰此侈大之辭耳而先儒每以名數求之是以其說多不通蘇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知餘馬之多可見而衛國之富可知矣○陳曰三千猶言九十其犉三百維群詩人誇張之體然也陳公捫蝨新話云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故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今觀鄭康成注詩乃一一要合周禮於騋牝三千則言周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於其乘三千則云司馬法其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為井田之法一成之數棫樸云六師及之則必以為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一一牽合也

康成蓋長於禮學以禮而言詩過矣○程曰一章原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爲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李曰止奔者言能止當時淫奔之風也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民知止於禮義國人皆言淫奔為可恥所以不與之齒列也朱曰不齒與禮所謂終身不齒者異止謂恥之而不敢道猶今人所謂不挂齒牙也○鄭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曰蝃蝀虹也○程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東萊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毛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范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毛序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毛曰相視也○鄭曰儀威儀也○陳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陸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敌謂之拱鼠故○朱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曰體肢體也遄速也○東萊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毛序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群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南軒曰臣子多好善則文公之好善可知惟臣子好善而後踈遠之賢得以畢達而無遺也○朱曰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今人心危懼正懲創

性情興起善端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又曰孟子曰夫
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詩見之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
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之
朱曰孑孑特出之貌○孔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李曰
干與竹竿之竿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旄者牛尾也書曰郭璞謂載旄於干首如今
幢之有旄也羽夏翟之羽也周禮注云條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旌後世文
無故染為羽用之謂之夏采○書曰謂之夏者其五色也若秋染夏是也其全羽者謂之旟其析羽

者謂之旌然則旄與旌一也有旄牛尾與染鳥羽之分耳○程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
見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皆通言耳○朱曰旌
皆旗之類也三者皆建於車之後其下有旒縿朱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
毛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曰紕所
以織組也○王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
好賢者也程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衣馬行禮於賢者紕縷布之狀組寄緒之狀祝綫
為出屬積之意○段曰或曰紕縷也以素紕為縷緯以繕紕此旌旗之旒縿也旌之垂數非一須以
緯為緞建之兩雖說說旂云節以組組以緯皆以絲為之紕有聯此之義或以飾或以組未可知也
○朱曰四之兩服兩驂姝美也子指衛之臣子畀

與也○程曰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
者曹曰鄉者司常九旗之物名凡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自王建太常以至縣鄙建旐賓大
閒之時所用旗下則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蓋祭祀朝覲會同賓客皆國之大禮盛
陳微物故旌旗羽旄咸使建之若夫見賢於郊野之中而載旌旗羽旄以往則禮之所不言也古者
招賢之禮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然則干旌干旗干旌衛文公所以招賢者其詳飾不可考然
大牢類孟子之所言矣○朱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
大夫建干旄駕四馬來浚之郊其禮意之盛如此
德又甚美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惟
恐無以副其意段曰誠之所未使賢者無以稱其意則又焉有不盡人心之惠者乎

心誠愛之厚之至也
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何以予音與之
毛曰鳥隼曰旟孔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赤有旌二章五丈也
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旌矣○朱曰上說旌旄其下繫旌旌下屬縿皆畫鳥隼也○書曰旟者
剡鳥隼皮毛置之牛首郊禮記所謂載飛鴻五傳鳶者是也下邑曰都朱曰都君民所聚也
○王曰紕之以為組
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以告姑沃反之

毛曰析羽為旌○朱曰析翟羽設於旌竿之首也

孔曰鄕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旌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旗之搆來設旄搴空有析羽謂之旌○毛曰城都城祝織也王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鄭曰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

○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朱曰傳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則凡車無駕五者而衞臣子之車亦不得有駕六之制也直為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

郊野外都邑城國中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避也曹曰自郊而都自都而城言賢者之日親也○黃曰賢者豈動心於帶馬之隆

誠哉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段曰權輿四簋而至於無餘干旄四馬而至於六之好賢之誠盛衰可見矣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孔曰許穆夫人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兄戴公也

○朱曰露於漕邑未有宮室而廬居也按春秋傳衞懿公九年冬狄人入衞懿公敗死宋桓公逆衞之遺民立宣姜子申是為戴公○范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往得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毛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曰悠悠遠而未至之貌漕衞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范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東萊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衞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衞矣為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曰閟閉也○東萊曰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曰善懷猶善思也（鄭曰善猶多也）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曰行道也○朱曰將欲升堂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東萊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為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恤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曰控持

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曰控至也○朱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集解卷第四

毛詩集解卷第五

衛國風闕

毛詩集解卷第六

王

朱曰王謂周東都洛邑王畿方六百里在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周初文居豐武居鎬成王時周公始營洛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鄭曰武王邑鎬謂之宗周是謂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遷殷民於成周復還處西都○呂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周成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書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書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錯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洛事之地周人朝夕於事習見既又逐猶指以爲成周焉年王東遷定都子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之從都成周王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猜古驗謂桓公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復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將雖未有東西周之西桓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河陽下都西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而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雖民皆在下都之地今書實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世本曰西周桓公君河南東周惠公君

洛陽○東萊書說又曰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復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而云惟洛食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頴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避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徒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書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事書子朝旣遷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今諸侯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為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

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

王城

曹曰成王周公之為子孫計何其遠哉鎬京迫近戎狄文武起而後服中國衰而先擾後世苟不能嗣修文武之緒則內侮之變朝夕可叛宗社之憂也是以處天地之中據形勢之勝東有成皐西有嵩高背河面洛其險可恃於是遽定其宅以備後世倉卒之變傳十一世而至幽王果為犬戎所殺宗周於是蕩覆鄭武公晉文侯迎宜臼於申而立之于東都是為平王則成王周公所以預備於十世之前者至此始驗矣

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

蘇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桂天下與諸侯比敘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之故不曰周而曰王○孔曰尊之猶稱王衣風則卑矣以比列國書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書曰春秋之作始於隱公隱公之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寄元於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聖人序詩之意也○胡文定曰按邶鄘衛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也其地在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〻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或曰

黍可為酒○孔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曰粢者稷也曰稷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粢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粢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粢米在中品又以二物故先儒失穀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說者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

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

孔曰平王宜曰幽王子○東萊曰考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曰鑿墻而棲曰塒(孔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朱曰君子之

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為桀括至也○鄭曰苟且也○朱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

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朱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為富貴而不居哉誠以處其尊與富則任其責任卑者言責不加焉是以相招為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有所樂乎此者其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

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不足而昧於營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觀是詩則周室下衰無可復振之理可知其為閔周也○段曰井田之法行不惟圭田以養廉而下亦受田以自養今遭亂之君子而拳拳於為祿則在民之田或有無之者矣不然君子有可養生何至此哉井田亦漸廢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蘇曰陽陽自得也(董曰蔡子曰以陽為充孔揚聞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拘也)○程曰陽陽陶陶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知是○毛曰簧笙也(孔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鄭司農云笙中有簧故以簧表笙○朱曰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鄭曰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毛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曰只且語助聲○蘇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責者不可居也雖有責任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程曰陶陶自樂之狀(記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孔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樂書曰翿舞者所執翿舞者所建郭璞以為即今之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為容非其所持者之聖翿文樂所用焉七尺于旨祿衣風注戈一皇綴錄帛畫弁龍焉二工執之分土於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遠制也○周禮旄人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爾雅謂翿與纛同是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翳也然則羽與旄用為指麾之物而翿與纛一也且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其池至磬鐘篇謂師或中士或下士沈皆有為仕者不得謂之祿仕之若旄人云凡四之以舞仕者屬焉蓋樂史之賤者乃所謂祿仕也)○

鄭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爲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曰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讐也乃不能討之而反戍焉是忘亡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宜不亦以此歟○劉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音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讒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彊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還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曰呂侯後爲甫侯○孔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毛曰蒲草也鄭曰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周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豈反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
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
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
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曰興也蓷鵻（音隹）也（孔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菴䕡是也）○孔曰暵燥也○毛曰仳别也○
程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
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鄭曰嘅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曰凶年
而遠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
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
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
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毛曰條條然
歗也○程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鄭曰淑
善也○董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東
萊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
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
蘇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曰
啜泣貌○蘇曰泣者窮之甚也○東萊曰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
孔曰桓王林平王孫○朱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
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
質桓王即位將卑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
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
聃射王中肩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力知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鄭曰尚庶幾也○毛曰罹憂吪動也○朱曰為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東萊曰孟子曰雉兎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兎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為比也兎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曰罦覆車也（孔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孔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造為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剌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鄭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釋文作剌桓王曰本亦作剌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長）○毛曰水厓曰滸○胡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東萊曰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王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

母亦莫我有

毛曰涘厓也○鄭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本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曰爾雅云夷上洒下曰漘郭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毛曰昆兄也○李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懼於讒矣○蘇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李曰人之讒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孔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曰艾所以療疾○東萊曰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東萊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朱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朱曰賦也○毛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鄭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騅○孔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曰此大夫也而服毳者以禮考之子

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則子男五命衣服以五為節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為一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朱曰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孔曰大夫乘大車服毳冕循行邦國以決訟書曰毳冕在周官為子男五命之服天子之大夫四命不敢服毳衣也先公謂出封加一等得如子男之服未其大車檻檻然乘毳冕以決訟按出封本謂出天子畿內封為諸侯則不主為聽訟也若謂出封而聽訟則在周官自有訝士四方象獄則任成之其官乃中士又非大夫也捨士師之獄事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則聽訟專在士師矣其官乃下大夫古者諸侯以賢能而

入為王官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則各服其本等之服是以大夫而服毳衣也子男之封若異姓則以象路其在四衛者則以革路然而備篤不入王門至則會之孫錦而來室車以軒並車本大夫所乘以無將大車之義獄之則大車為大夫之車可考矣此乘大車服毳衣序所以知其為大夫也然毳衣冕服也事王於廟及助王祭祀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者則如詩人之意不為聽訟也來是車服是服剝事而數其恭祭祀而數其獄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其能以禮車下者齊之以禮有和且格因可使民無訟不待於聽訟也都人士之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宜今周大夫之車服德禮如此宜其民畏之而不歎犯禮之此詩之急蓋言古之大夫以禮齊民故能使之無訟今之大夫有訟而不能聽是以興刺云耳○段曰按詩序但言陳古以刺今大夫之不能聽訟而來書言古大夫之能聽訟則曹氏說亦一說也○蘇曰民閑其

車聲見其容服則畏而不敢非待禁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之不能矣○黄曰古之為民上者正心誠意以化其民而使民無犯禮之思故其為大夫者非特聽訟而亦使之無訟聞大車之聲見毳衣之容而非禮之念不萌於中非畏刑也畏禮義也今禮義陵遲則其隄防已壞矣又何以禁水之奔溢哉故為大夫非惟不能止訟而且不能聽訟此詩人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孔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喻毳衣繢織皆五色其青者如菼其赤者如璊二章各舉其一蜀○王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書之色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反）

毛曰穀生也○鄭曰穴謂塚壙中也○毛曰皦白也○朱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曰古之所謂今葬者周其非而已非同坎而埋也蓋死有先後前妻已葬復祇之以納後妻）

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死也○鄭曰古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孔曰莊王他桓王子○陳曰東遷之後賢者一變而為祿仕再變而為放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朱曰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毛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遂○書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也公言之求自有所據○歐陽曰留不必專主留氏復稱留於後者子孫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子也○呂曰將之為言猶欲也頗之○鄭曰施施徐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蘇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藏麻麥果實以為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也○陳曰有麻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猶韓子云盤之土可稼而食也○南軒曰賢人放逐越在他國故國人思之曰丘中有麻彼蓋可以留子嗟而從不外適也其所以欲留之者欲其不越吾國庶幾猶可望其施施而來也則其思而望之益亦切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曰子國亦字也毛曰子國子嗟父○蘇曰庶幾肯來從我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朱曰之子并指前二人也○毛曰玖石次玉者○朱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第六

毛詩集解卷第七

鄭

朱曰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鄭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曹曰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則成武莊三世父子相繼為司徒可知而莊公不克有與故其美止於武公而已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鄭曰今河南新鄭是也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朱曰周官大司徒掌邦教之官也國人鄭人也〇黃曰善善云者見武公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曰善善云者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云耳〇東萊曰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休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毛曰緇黑色孔曰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曹曰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視朝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素裳元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以緇白皮為裘以素錦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之元冠冠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為冠以緇弁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為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皆既朝於天子而退適治事之館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〇程曰宜言其稱〇毛曰改更也適之館舍也〇蘇曰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於王室孔曰猶今朝堂諸官治事之處也考工記說王宮外有九室九卿於是朝焉〇毛曰粲餐也音孫王曰粲素治之精粲者〇朱曰漢有白粲之刑始舂準之經是也〇曹曰白粲之刑謂坐擇米使正白也〇范曰桓公武公之為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〇朱曰言予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為予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范曰執之也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積異曰愛之粲餐既欲新其衣服又欲饋之飲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毛曰好猶宜也○鄭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蓆音席）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毛曰蓆大也（程曰蓆有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
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
大亂焉

蘇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
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
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叔此詩以為不
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
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其不忍者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
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
為里杞木之名也（孔曰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
害也○東萊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
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李曰無踰我
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

害我兄弟也○朱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
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曰孟子曰樹墻下以桑則桑在墻下也○毛曰
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曰園所以樹木檀彊韌之木（孔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

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東萊曰將仲子兮無踰
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待人
條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
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進於
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
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
仁

毛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曰洵
信也○歐陽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
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
仁也○呂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
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楊曰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愛俗好惡變舉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

毛曰冬獵曰狩○歐陽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
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曰
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
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
曰莊公之於段養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
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材好勇而得衆心
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
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
所以為世戒也鄭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貴者射御足力也出而入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德也衆習主此而又恃其君毋

之乘犹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難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毛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曰王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與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曰烈熾盛貌○毛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祀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朱曰猶皇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孔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曰抑發語之辭○毛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勅亮反弓忌

毛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

○鄭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他刀反弓孔曰鬯者韔弓之名也謂弛弓而納之弢○朱曰鬯弓韔也○鄭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東萊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數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愛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

者也易之云者佩歎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
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戒公憂耳豈
知有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
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
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
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毛詩集解卷七　九

孔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胡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
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
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爲
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任離散而棄之
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
乎翱翔

鄭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曰彭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鄭曰駟四馬也○毛曰介甲也○孔
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曰二矛酋矛
夷矛也(孔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一矛而有二備折壞)○毛曰重
英矛有英飾也(孔曰畫順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盡絲經而朱染之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王曰英之以毛■)○朱曰翱翔無事之貌○
鄭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曰荷謂刻矛頭受刃處為荷素相重累也剡可又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鷮

毛詩集解卷七　十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勑由反)中軍作
好(呼報反)
毛曰軸河上地也(孔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董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曰左謂御者右
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入不得歸日使其御者
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
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

猶若拔兵丑以習掣刺○東萊曰師久不歸無所
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拔石起距勝之兆也左旋
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
危矣

淸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曹曰羔裘詩凡三篇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則專刺其君唐羔裘刺時也則專刺其臣鄭羔裘
刺朝也則并刺其君臣何以知其然耶玉藻曰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
以裼之麑（音迷）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
裼之説者曰飾猶褎也君子謂大夫也君裘用
純物臣宜下之故其褎飾之以異皮檜羔裘之一
章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二章曰羔裘翱翔狐裘
在堂三章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所謂君衣狐白
裘諸侯之命服也朝於天子則服之而檜君服之
於私朝故知專刺其君也唐羔裘一章言羔裘豹
褎則士大夫之服耳故知專刺其臣也若夫鄭羔

裘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是刺其君也二章
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刺其臣也故知并刺其
君臣也

又羔裘如濡（音儒）洵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朱曰羔裘大夫之服也（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曰如濡
潤澤也○歐陽曰洵信也○朱曰直順也○韓詩侯
美也○朱曰其語助辭○鄭曰之子是子也舍猶
處也○毛曰渝變也○朱曰言此羔裘潤澤毛順
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
之理而不可奪也（鄭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蘇曰言德稱其服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曰豹飾緣（去聲）以豹皮也（孔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褎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褎飾異皮）孔甚也○朱曰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
所飾之裘者如之○毛曰司主也○曹曰當文公
之時君失其德朝無直臣拒叔詹之諫而結怨於
霸主因天王之使而召其於翟人其君臣之間直

道不行可知矣故作詩者俱以互道而責之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曰晏鮮盛貌曹曰說文曰天清爲晏羔裘晏兮言其服之而晏溫也○朱
曰英裘飾也粲光明也○毛曰彥士之美稱也曹曰
羔羊傳曰古者素絲以其裘蓋以素絲織爲組紃以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程曰五裘者君素緌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齊未詳其制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
市坎反故也
毛曰遵循路道摻擥音覽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寁速也
孔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曰君子
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
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
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
反也
毛曰魗棄也孔曰魗與醜古今字醜爲可棄之物○蘇曰好舊好也

○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
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
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
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
懷其舊者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翱
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東萊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
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朱
曰明星啟明之星也先日而出者○鄭曰弋繳音灼
射也孔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繳繫
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以生絲爲繩也○朱曰鳧水鳥如鴨青色背
上有文○鄭曰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曰女曰
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
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

者星已出而爛然也毛曰言小星已不見○曹曰日將出矣如是則可以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晏昵之私可知也○歐陽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鳧諸鴈之上○朱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朱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故

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孔曰琴瑟之樂在其侍御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朱曰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蘇曰招來而與之交者也○毛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曰此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曰雜佩非獨玉也觿燧箴管紛帨凡可佩者皆是也○曹曰佩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此其備者也謂之雜佩則不必備也若詩所謂佩玖佩玉瓊琚皆得以為佩矣○鄭曰贈送也順謂與己知順○毛曰問遺也孔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言遺人以物謂之問○朱曰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佩飾之玩也蘇曰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也○南軒曰讀女曰雞鳴之末章以婦人之見而及於其夫子問學成德之事其道行於家人可知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太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

妻忽辭復欲以他女妻忽此齊女賢而不娶請復請妻者言〇張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賢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不能警不能急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翶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孟姜齊女〇鄭曰洵信也〇毛曰都閑也孔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〇王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翶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曰英猶華也〇朱曰將將佩玉聲也〇李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劉曰謂齊侯請妻之言鄭人懷之不可忘也〇東萊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沓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狷狹而多所拘學暗滯而動皆疑畏淨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善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慢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賢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朱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〇東萊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

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曰游猶放縱也○毛曰龍紅草也○孔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曰游龍是蔬葦也其枝幹樛屈者上庶使生根如龍也○董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孔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美也○范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臥反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曰蘀槁古老反也鄭曰槁謂木葉也○孔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曰木槁則其蘀獲風風至而隕矣○陳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曰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欲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毛曰漂猶吹也○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苟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市戰反命也

鄭曰權臣祭仲也○程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

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范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故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曰憂不能息
也○東萊曰賢者於忽惓惓如此而忽不之察焉
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
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虔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
國之正己也
鄭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
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
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我國討
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
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
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爾○朱曰所以然者狂童
之狂已甚而不可幾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
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
平入潁○鄭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男
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曰子親請迎者有
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

悔予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曰男親迎而女不
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曰昌盛壯貌○孔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
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
當受女於寢堂○程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
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曰褧禪(音冋)也蓋以禪縠(戶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袡(如豔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音如慮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丁反)者茹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寘反)者曰阪(孔曰陂陀不平而可捷者名阪)○朱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曰栗行道上栗(孔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即就也○朱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候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曰興也○陳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曰瀟瀟風雨聲○毛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曰晦昏也○鄭曰已止也○范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程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於末流以舒目前之急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鄭曰嗣續也○程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遠爲棄絶善道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兗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毛曰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鄭曰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鄭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惟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曰迋誑也○范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朱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
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東萊曰無信
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
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
向之者乃路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朱曰五爭首尾二十年孔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一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曹曰說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注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
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
○孔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曰今女之奔
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
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曰雖棄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更我之棄今亦絕者且得少留以樂喜我云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
又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曰門之外有副城曰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荼英荼也鄭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知鳳誰

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與荼者荼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書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茹藘茅蒐之染
女服也鄭曰茅蒐染巾也○朱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曰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
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曰男女各失其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范曰樂之淫者曰鄭衛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王曰蓋焉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主於如此者豈來入往之用然敘其事不急男女相棄而無所於歸也是以直詠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徐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蕑草以祓除不祥蕑蘭也陸璣說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之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曰古今注詩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之○朱集曰蕑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蘼蕪必指為他物蓋混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莖葉豈其花而不論蕑○陳曰勺藥者溱洧之地當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泆之行○鄭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七

[seal]

毛詩集解卷第八

齊

林曰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漢地理志云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于此地至周成王時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曰齊世家云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望其後裔也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孔曰漢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淄水臨其南及東以臨水過之臨淄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遂為大國曹曰及管蔡作亂成王乃使召公命太公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今青齊濰淄等州是其地也鄭曰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曹曰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孔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陳曰哀公荒

[seals]

淫留色詩人本其事出於袵席之失助故作詩以思古賢妃黄曰周宣王晏起姜后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致君子一失禮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觀此則夙夜警戒賢妃正女所當然也

雞既鳴矣朝直遥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朱曰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孔曰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毛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孔曰書傳說夫人御事君所之禮云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王佩於房中然後遂告去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李曰心苟存焉則聞蠅聲以為雞心不在焉則雖雷鼓在側而不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朱曰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毛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孔曰按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也士昏禮注云纚縚髮纚廣充長七尺笄今時簪○毛曰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朱曰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朱曰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爾雅曰薨薨衆也○朱曰甘樂也會大夫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蘇曰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發作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曾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王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息於政事亦非尚寢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廢無事則安其興居當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范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曰還便捷之貌峱山名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
利也○鄭曰俱出田獵而相逢也謂我儇譽之也
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曰並驅則遺我又非
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
嶩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師作營嶩山
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嶩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峱崔靈恩集注本作嶩○董曰考於地紀嶩峱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

毛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
毛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曰山南曰陽○爾雅曰
狼牡貛子九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
兒啼聚以誘人其猛健者主數
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東萊曰當是時
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襲
動夢夢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
一夕所能反哉周還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
不敢忘其要良者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曰俟待也○鄭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曰門屏
之間曰著孔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曰素為充
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為紞孔曰紞如今之絛繩用雜采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書之○毛曰瓊華美石○鄭曰尚猶
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曰尚謂

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張曰俟我言
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
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
而已○孔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
為異人○東萊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
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
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
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曰青紞之青○毛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東萊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壻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

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釋文曰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毛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曰履隨也○鄭曰卽就也○朱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曰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屛之間曰闥○朱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月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鄭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挈之名置箭壺內以爲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刻是官也○李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萊曰號令不時此一語蓋見詩中有自公令
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
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
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
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布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曰晞明之始升○朱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
園○朱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曰古者有挈壺氏
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曰柳柔脆易折
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
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
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鄭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
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

○鄭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
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
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曰文姜由此
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呂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
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
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
是桓公欺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屨止曷又從止

毛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屨用也朱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曰從相從也○呂曰貴賤各有耦也

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旣耕而東西躐蹂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

○朱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旣告而成禮矣鄭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東萊曰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旣以正禮納文姜當發裁制之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曰克能也○朱曰極窮也○李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旣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音佃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楊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東萊曰驕驕桀桀皆秋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土訥反而弁兮

毛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曰弁冠也孔曰

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曰言有童子始變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蘇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求而將安往○東萊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

孔曰綱小而柄長謂之畢捲禽之網也曹曰古者禽獸多或為人害故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為四時之田意不異此而因以寄軍政焉蓋所以修民事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曰盧田犬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美盧為田犬也○來曰令令犬頷下之環聲○毛曰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欲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陳曰此詩與孟子言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同意○來曰此詩大意與還略同○蘇曰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之曰揖我謂我儇兮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來曰鬈鬚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曰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來曰偲多鬚之貌傳所謂于思即此字通用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來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曰閑梐柱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曰興也笱所以捕魚也梁魚梁也○陸璣曰魴

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胡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曰反歸於齊也○毛曰如雲言盛也○楊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陸疏曰鱮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毛曰如雨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曰水喻衆也(朱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朱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曰謂以革鞔車之後戶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太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朱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驖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東萊曰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歐陽曰

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七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泲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據公歸李文汶陽之曰文水之北南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釋文曰莊公同稱公子○李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曰趨蹌之巧也○鄭

曰臧善也○朱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曰二尺曰正孔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

之廣狹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為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提照射之難中以中為俊○鄭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宣戀反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選齊孔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故卒章深非之○東萊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言外一章數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數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數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八

毛詩集解卷第九

魏

朱曰魏國名本舜禹故都曹曰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魏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有云微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敘之詩也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蘇曰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是時猶存周初以封同姓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曰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之

元年晉獻公竟滅之○曹曰獻公以其地封畢萬畢萬畢公高之後也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朱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曹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晉獻公并吞已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其君儉勤故知其作詩在未并於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君無得而知之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陿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范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爲也故是詩惟刺其褊○張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曰夏葛屨

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曰女婦未見之稱也○鄭曰裳男子之下衣孔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注拳裳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毛曰要褸也襋領也孔曰要是裳腰襋爲衣領故文亦云襋衣領也○范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毛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曰君子之爲國致

降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曰提提安諦音帝也朱曰安舒也宛辟貌朱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夫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孔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采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子廉反洳者朱曰汾水名沮洳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五方通謂之酸迷○鄭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耗車之族是也○朱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毛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曰公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孔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爲耗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曰藚水舄音昔也孔曰水舄

陸璣云今澤蕩也葉如車前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鄭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范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遙音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基音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

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曰棘棗也○鄭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曰行國猶寓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鄭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毛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陳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曰無已無懈倦○蘇曰上猶尚也○毛
曰旃之也○蘇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
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張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末者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孔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予子
役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曰尚
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
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毛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曰(王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無寐無耆(常志夭)寐也○東萊曰母尚恩故曰無棄
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愼旃哉猶來無死
毛曰山脊曰岡○蘇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
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孔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王曰先王建
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
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
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帥無以
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
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被十畝以氣草木○孔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周坊王數)○毛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孔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得總解之)○孔曰
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陿隘

耳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曰泄泄多人之貌○東萊曰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圃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故使周制果家賦園圃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呂曰君子小人相爲盛衰小人肆而君子窮此所以不得進仕也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朱曰坎坎用力之聲董曰檀木堅忍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檀木可以爲車者寘與置同○毛曰干厓也○董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涌者清也○毛曰風行水上成文曰漣孔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獨爲人猗是也○毛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鄭曰胡何也○毛曰一夫之居曰廛孔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揚子云有田一廛○董曰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昔孟子附齊卿而室王欲使之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以爲辭十萬而受萬是大國之卿其祿之多者至於十萬鍾少亦不減萬鍾鍾六斛四升地穀三百廛之衆與萬鍾相近意者魏爲小國其上卿之祿國當大國

之下卿也然下幸三百僅其數與三百廛甚相遠絕故知詩人情性之言亦不甚拘於名數也○鄭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孔曰狩獵取禽獸之通名周禮云大田獲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寄寄田也中供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朱曰貆貉類鄭曰貉子曰貆○董曰說文以貆爲貉類云北方豸種似狐而善睡○鄭曰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曰素空也○朱曰餐食也○東萊曰君子伐檀以自給也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

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朱曰遂數彼君子者不肯無事而空食人之食則此無功而受祿者之為空食而可賤明矣○南軒曰此詩蓋譏在上者無功德於民而事其奉故以不稼而得禾不獵而得獸者為比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故孟子闢之此特旁觀者之辯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蘇曰河非用車之處朱曰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但見河水之清漣而無所用以比君子進德修業將以有為而不遇其時○南軒曰為有用之物棄置河濱使與河水之清漣相映而已猶君子之不得進仕廢放於林谷之中也○曹曰檀車而寘之河工非車之不能勢不可也若夫漸裳濡軌苟以求濟則君子有所不屑矣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朱曰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蘇曰水平則流直○鄭曰十萬曰億三百蓋言禾秉之數孔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田相類若為委積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也○毛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朱曰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毛曰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孔曰囷圓倉○郭璞曰鶉鶴屬○毛曰熟食曰飧說文曰水洗飯也○曹曰人旦則食飯飯不可留故夕則以水洗而食之詩於朝食尚不敢素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力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曰碩大也大鼠孔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曰

貫事也○鄭曰逝往也○朱曰爰語辭也○鄭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東萊曰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始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曰苗嘉穀也○范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鄭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曰號呼也○張曰碩鼠之詩聖人所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上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第九

毛詩集解卷第十

唐風闕

秦

朱曰秦國名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鄭曰至秦仲秦之變風始作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逆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前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秦隴西郡名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曾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鬬田獵之言

經005-429

○宋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
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
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
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實無鄭
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
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
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者之
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
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孔曰秦仲以字配國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南軒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立國自其始創不過
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
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曰鄰鄰衆車聲也宋曰鄰比之聲白顛的顙也孔曰的白也顙
額也額有白毛○王曰白顛蓋仲之名馬若騂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李曰君子
指秦仲○毛曰寺人內小臣也○范曰寺人所以
傳內外之命孔曰按夏官小臣掌王之小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則
天子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有小臣亦應傳
君命此既周君使人傳君命者天子檜宦故外內其職雖使蒙宮故內外共掌也左傳說晉獻公使
寺人披伐公于重耳於蒲來年公之奄使寺人傳達君命是亦禮之常也
○宋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
○李曰令使
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蘇曰凡此宮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南軒曰寺人之令若令之通謁者也今者役
使之稱未見君子者得以令寺人則其謁之無壅可知矣若後世居上者有不察則其來見已者蓋
反為寺人所令矣○范曰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耋田節反
毛曰興也阪者曰阪說文曰阪山脅也○曹曰按前漢地理志隴西郡有隴坻
師古曰隴阪也即今之隴西北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曰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
日乃越高嶺東望秦川然則阪者固秦地之所有也
下濕曰隰琴釋文云珪
樂也耋老也八十曰耋○蘇曰人君之有禮樂猶
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孔曰君臣事簡故並坐
而觀鼓瑟鄭曰君臣以閒暇燕飲故能相安樂也○范曰今者不樂
恐失時也○李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

其歲月之往○東萊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
相親之故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
也秦之習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之跋曰秦人初君民以簡易相親其後既得天下乃爲尊君卑臣之說上下否塞而亡然則興國之規模其可廢哉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功利樂使安之意皆在其中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朱曰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孔曰莊公生襄公○朱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
庸及周幽王爲犬戎所敗秦仲之孫襄公救周有
功平王賜之以岐西之地於是始命爲諸侯○曹
曰冬田曰狩田之大者也始命而能狩備之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
朱曰駟驖四馬黑色如鐵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
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
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孔曰襄公乘此

鐵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
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又曰叔于田云兩驂如手
言進退遲速如御者之手蓋御之良也此云六轡
在手言馬性調柔御者不勞提制在手而已蓋馬
之良也○呂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
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
君之奉猶備云耳曹曰所謂便嬖足使令於前者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曰時是辰時也○朱曰牡獸之牡者也曹曰祭祀之牲不用牝者以牡爲貴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
類孔曰獸之供食各有時節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甚也
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
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六御所謂逐禽
左者爲是故也曹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髃爲上殺自左肩髃而射之達于右耳本爲中殺自左髀而射之達右髃爲下殺○孔曰逆禽由左禮之常法○鄭
曰拔栝也孔曰家語論夫之事云栝而羽之鏃而礪之以鐵爲首故拔栝爲末○朱
曰左之而舍拔無有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
善也曹曰所謂命中也○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禽公曰左之守御法也而舍

拔則是不獲焉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蘇曰四馬乘馬閑調習也輶車輕車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夏官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驅逆之車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曹曰逆而還之使不得逸也○朱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曰乘車以鸞在衡和在軾○曹曰馬動則鳴與車以軾之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毛曰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李曰按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不與共戴天之讎也襄公承天子之命將以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快忿之心哉明人倫述天理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刪錄之意其示人也深矣春秋之義大復讎而與討賊亦是意也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曰小戎兵車也董曰天子元戎諸侯謂之小戎宜也俴淺也收軫也孔曰軫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俴收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孔曰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輈轅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句衡之上而當下句之衡則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然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見也○朱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伐則來前軫直逆棧軫梁輈則穹於其上以使服馬之逆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體輈之不堅也故一載則五分其穹各分以皮纏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朱曰游環靷環也以皮為之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

制驂使不得外出也此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故謂之游環亦謂之靳左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亦以皮爲之前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當服馬兩脅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曹曰兩服馬駕於衡之下其外有兩驂馬齊於服馬之頸懼驂之外出也故以環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欲出則此環牽之懼驂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皮二條繫衡與軫後服馬脅以止驂之入欲入則此皮役而約之也

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

孔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揜在軌前橫木映軌故鄭氏云揜軌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之此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亦謂之靷左傳曰兩靷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朱曰揜在軾前輈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陰板之工

有續靷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孔曰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蘇曰續靷皮之相續處鐵環於其端以白金沃之也○孔曰文茵車中所坐之褥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長也○朱曰

轂所以貫車輪者孔曰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比大車爲長故曰暢轂○毛曰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朱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孔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陲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我有故也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孔曰襄公率國人以討賊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

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曰孔阜甚肥大也騧馬之青黑色者○鄭曰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孔曰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鄭曰驂兩騑也孔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朱曰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

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孔曰盾以木爲之畫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藏也

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銷沃白金以爲飾也

孔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常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責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蘇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曰邑西鄙之邑也○曹曰溫其在邑者猶言在彼和平無患苦也與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者異矣○朱曰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

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
音漏膺交韔二弓姑弘反竹閉古本反緄縢直登反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朱曰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
於馬之旋習也○鄭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孔
曰厹矛三隅矛也刃有三角鋈錞矛之下端平底
者亦以白金沃之孔曰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者
當有鐵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鐏也○朱曰蒙雜
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
上也孔曰畫雜為之羽以為盾飾其文章荒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
辨其等則有有小大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有戟以伐為中干干伐
皆盾之別名也○曹曰龍盾合而載之於戟以蔽車則蒙伐當載之於車中以蔽御者○毛
曰虎虎皮韔弓室也○鄭曰鏤刻金飾也○毛曰
膺馬帶也○朱曰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孔曰其弓則有
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者今之婁胷也○蘇
曰交二弓於韔備折毀也○朱曰閉弓檠也儀禮
作柲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

之裹檠弓體使正也孔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
之於弓裹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毛氏言閉紲也說文云紲繫
也置弓柲裹以緄繫之因名柲為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緄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曹曰
角弓弛則體反若不聯紲則不可復用矣○朱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
而起居不寧也○毛曰厭厭安靜也○蘇曰秩秩
有序也○李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
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而不反我是以思念也
曹曰德音嗣續不失條理蓋有常者也與五日為期六日不啓者異矣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焉
劉曰必曰未能用者尚庶幾其有時而能用之也
○黃曰不棄周禮所以存魯未能用周禮所以亡
秦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
音四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曰興也蒹薕葭蘆也孔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强蘆葦也○曹
曰秦地近黃河蒹葭水草盛與所見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為霜○朱

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曰宛坐見貌○歐陽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戎狄之俗蘇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未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而勝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玷有以取之矣○曹曰此詩人之識微矣哉○歐陽曰所謂伊人者乃襄公也南軒或曰所謂伊人謂有禮之人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未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遡不能及退猶其舊則又不能為戎狄也曹曰秦地在黃河之西故穆公之伯也東以河為境在水一方言其併兼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域阻而無與也伊人在水一方猶併而無與我之從伊人也將強其所旁使之自克以禮咸襄公必不能至勉而力行其遡洄從之道阻且長之譬也將順適其所欲不敢其俗之舊欲終不能有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失之譬也○東萊曰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時疑其過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業也故詩人諷之以禮告易且逆時人求之非其道耳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曹曰淒淒清也蒹葭得秋氣而清也○毛曰晞乾也孔曰未乾為霜躋升也曹曰升為逆降為順○爾雅曰水草交為湄○毛曰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曹曰采采色澤也○毛曰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朱曰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毛曰小渚曰沚○曹曰未晞未已皆未為霜則是蒹葭終不得以有成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

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未曰襄公雖未能逐有周地戎既有天子之命矣殺
嚴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戎矣○曹曰信如連就刺取周地者乃文公非襄公也盖毛公詩序刺歎
始請封於學宮猶未得主焉建作史時未見毛序也當以序爲主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
民丹其君也哉
毛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楠也孔曰
槄郭璞云今之山楸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爲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曹曰終南秦之望也
條梅實良材書終南所有害而且美也○朱曰終南在今京兆府之南○朱曰君子
指其君也○鄭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

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裼曰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孔曰玉藻注
云以素錦爲其衣而覆之也渥厚漬辭賜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
言赤而澤也○蘇曰終山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
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朱
曰欲其修德以稱之故歲陳容貌衣服之美以戒
勸之也○東萊曰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
戒之之辭也程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
全德有全德斯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

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曰紀稜角堂平寬本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曰紀基也堂
畢道平如堂也○孔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各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端也○曹曰紀崔靈恩作
地曰終南之勢有地山字當作地堂謂雅紋文奇以山如堂者曰當謂其形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形
勢之狀也○毛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曰黻之狀亞兩巳相背也五色
備謂之繡朱曰繡刺繡○曹曰黻衣繡裳祭服也爲所謂致美手敝見未芑斯于所謂朱
弁斯皇宵祭服也盖微嚴膝之服也六冕宵有之惟祭服謂之黻其他則謂之釋先備以爲希冕三
車之黻非也夫希冕以粉未爲衣以黻繡爲裳此詩方也謂裳言之安得又謂之黻裳敝如黻衣爲
黻見也謂被之見服惟事王於肅勤於於天子則服爲此外惟二王後得服之以自祭其他諸侯則

充見而祭於已耳○朱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
其君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勸戒之辭
曹曰襄公雖得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以時而來聘事於王庭久而不夫其職佩玉將
將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孔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
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

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曰琮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哀者死不為義不足哀也○東坡和陶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曰興也朱曰以所見起興也○陶詩曰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曰黃鳥止棘而得其所○毛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曰穴壙也○毛曰惴惴懼也○鄭曰慄慄懼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曰殲盡良善也孔曰盡殺我善人○朱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東萊曰訓防為當者蓋如民防之防水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孔曰康公罃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

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東萊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矜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曰苞叢生也○毛曰櫟木也陸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作櫟是也○孔曰王肅云言六

駮所見而言也○陸璣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曰山則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曰棣唐棣也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曰如醉憂又甚矣○東萊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朱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

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曰袍襺也孔曰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繭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曰仇怨也朱曰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

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范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其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者下與其上之辭也〇南軒曰上有與子同袍之心則下有與子同仇之願矣〇曹曰王猶曰興師則民已各自修其戈矛矣不戒而事不令而服也〇陳曰驪山之禍極矣秦人將用岐周之故地而雪驪山之恥故雖婦人之惠不意為不可晉襄秦穆自殽之役迭為兵主秦康晉靈皆以易世修怨不已故周人刺其亟用兵也予以意謂若以王命興師則吾固當奮袂前驅修戈矛繕甲兵同恤公上之事何至從扎鋒鏑以供其私怨哉傳時周室至微矣而民猶欲與之同仇情乎狼弱已甚不能出征伐之命而諸侯急於私鬬所以終於不振也〇陳曰襄公猴而戎救王室之難因此列為諸侯故其民至是猶知王室之尊然後知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民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曰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常也孔曰常長丈六〇毛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曹曰晉獻公武公之子也武公卒獻公說諸王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奚齊乃賂二五外嬖梁五東關嬖五與共譖太子申生而殺之因欲併去二公子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

翟九年獻公卒晉里克丕鄭欲納二公子以二公子之徒作亂殺奚齊卓子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於是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夷吾是為惠公惠公卒其子懷公立秦伯納文公入使殺懷公于高梁然則文公之於秦穆姬其母兄弟也當其入晉也兄弟姊妹無存者矣康公見之為得不與感耶〇范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所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〇南軒曰

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猶是心而賦是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秦晉自殽之役日尋干戈使康公即位能推其愛舅之心釋憾修新好則兩國之民不勝其幸其為孝豈不大哉惜不能善推其所為也○段曰康公忘父之業而盡棄其賢臣念母之愛而獨厚於舅氏父母一也忘於彼而念於此蓋良心之不充充也

始而念母則賦渭陽之詩終而伐晉則有令狐之役舅家一也親於前而仇於後蓋良心之不能繼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民誤）黃

毛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曰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曰贈送也○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曹曰秦伯所有之路乘路也故太子得以為贈）○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曰瓊瑰石次玉○曹曰瓊赤玉也玫瑰火齊珠也（孔曰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之）○王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贈之厚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曰夏大也○蘇曰渠渠深廣也○毛曰承繼也權輿始也○朱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

德衰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陳

鄭曰陳者太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于陳孔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也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因明陳与薊祝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孔曰明猪尚書作盟猪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変風作矣

○蘇曰陳之变風其原出于大姬並列国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于善不善者以礼自將亦不至于悪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旧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悪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礼陳

以大姒之餘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孔曰幽公寧愼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曰子稱幽公也○毛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

曰宛丘孔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唯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曰

言此人游蕩于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

無威儀可瞻望也○東萊曰湯雖訓蕩與從亦為

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

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曰坎坎擊鼓聲○朱曰值遇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腳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曰鷺鳥

之羽可以為翳○鄭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曰

言無時不遇其出游而舞於是也范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曰盎烏浪反謂之缶孔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文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曰枌白榆也栩杼也東門宛丘国之交會男女

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曰婆娑不必是舞但

裴佪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

于市井中毛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曰穀善也○鄭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

○范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于此

于婆娑○歐陽曰子仲之子常婆娑于国中樹下

以相誘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国南

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蘇曰先王患大飽食而遊居是故君子勤禮小力書日所以度日也今也民于等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為〕

穀旦于逝越以鬷〔公〕邁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毛曰逝往也。鄭曰越於鬷總也。毛曰邁行也

荍芘芣〔音浮〕也〔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孔曰

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曰男女交會而

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

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

一 孔曰僖公考父子〔歐陽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逮故可勉進于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孔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為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

。朱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曰衡門雖

淺陋亦可以遊息于其下泌水洋洋然闕之而樂

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于立事則亦

可以有為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方〕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陸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

美者。鄭曰齊姜姓。歐陽曰其首章既言雖小

國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

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

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

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

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然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為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快不足之心以待之則於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曰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鄭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

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
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
特有忠臣義士亦由以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
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
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
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曰于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曰謂漸漬使之
柔忍也○董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

淑姬孔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于書無所考○鄭
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与對歌相切化也孔曰傳以晤為
遇釋言云遇偶亦為對偶之義也○蘇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
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
子日在處而無間隙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
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璣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
光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
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光曰菅以為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女
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曰親迎之禮以昏時
○朱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

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
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曰昏以為期明
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
萬民焉
[illegible]陳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

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傳致有弒逆之事也
朱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傳以至于此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曰夫陳佗也。程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為墓門有荊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

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矣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傳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矣蘇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為此矣蓋鄭指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曰鴞一名梟一名鴟鶹仰云為梟為鴟俗說以為鴞即土鴞非也。陸璣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与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詞也。東萊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荊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傳痛梏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為師傳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

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于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与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与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耳而蠱惑変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孔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凋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

忉忉都勞反

毛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曰鵲巢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曰旨美也劉曰旨者美草也地名○毛曰苕草也孔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溼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曰侜張欺誑也○朱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曰[illegible]之蔽[illegible]其人心有蔽[illegible]則讒誣者至[illegible]言[illegible]廣之[illegible]則者美草與人心高明而[illegible]則來善言○程曰侜謂譸張迂回誑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甋甎也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曰惕惕懼也○歐陽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悅音美色焉

王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衷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古卯反兮佼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曰佼好之人○朱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曰悄憂也王曰悄然不說而靜默○朱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為之勞心悄然也毛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

月出皓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毛曰皓月光○蘇曰懰好也○朱曰懮受憂思也蘇曰懮受舒之姿也○王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

反兮
董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曰燎明也董曰燎則其光与月並
。朱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東萊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
不休息焉
鄭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
子南夫字御叔孔曰靈公平國夫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

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殺夏南寔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為駒。東萊曰首章鄭
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為靈公飾拒之辭彼相戲
於朝猶不知恥亦何飾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
為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為之隱曰靈公非
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
舍于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為之
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国男女相說
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
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曰陂澤障也孔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音桓而褊有
脊滑柔而温爾雅曰莞苻蘺爾雅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毛
曰荷芙音扶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鄭曰寤覺
音教也。毛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曰目涕鼻
泗俱下滂沱然。蘇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

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曰蕳蘭也。蘇曰卷好也。毛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曰菡萏荷華也。李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曰儼矜莊貌）。朱曰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東萊曰變風始于雞鳴終于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檜

鄭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曹曰分為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釋文曰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朱曰今鄭州即其地也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曰按鄭語史伯于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云檜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東萊曰檜至平王之初桓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于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為夷厲之世也○朱曰周衰檜為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蘇氏則以為檜詩皆為鄭而作正如邶鄘之于衛

其國以鄭於虢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張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于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于政治可知矣范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鄭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孔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寧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鄭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曰服黃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曰孟子去齊其心如此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朱曰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毛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朱曰喪事欲其總總耳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寧我謂錯雖改大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于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為一歲服故○范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曰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已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雖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衣服是冠矣至于二章之素衣鄭說

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為裳其辭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于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亦當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于禮文況為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為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為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為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為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子之無知

毛曰萇楚銚（音遙）弋也（孔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曰夭少也○呂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曰無室猶無家也。東萊曰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荺牽蔓益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〻然益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彊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國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黃曰欲觀周之所以得民者當于此詩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朱曰發飄揚貌偈疾驅貌。鄭曰迴首曰顧。毛曰怛傷也。程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曰周道適周之路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張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鄭箋曰非風也而其至發〻非車也而其行偈〻。並曰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之亂而人之不安

也。毛曰發〻飄風非有道之風偈〻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上疏曰韓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〻者是非古之車也偈〻者蓋傷之也。程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去之車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曰迴風曰飄孔曰旋風。朱曰嘌漂搖不安之車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曰溉滌鬵釜屬孔曰釋器云甑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然則鬵是甑亨

魚用釜不用甑贊案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濯即陸反。鄭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曰是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于西。程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朱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勉之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己將歸之也毛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泆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擾此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曹

鄭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朱曰今之曹州是也昔堯嘗游成陽死而塟焉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慾寡慾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樹之耳固而挺之耳孰與國其難而共其憂戚○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曰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孔曰蜉蝣郭璞曰似蝤蠐有角

黄黑色陸機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楚鮮明貌
○鄭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
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鮮明然朝生暮死盖以比
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曰麻衣深衣也孔曰王肅
云諸侯之朝夕深衣○毛曰如雪言鮮潔○鄭曰說猶舍息
也○說文掘作堀○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
亡將至猶驕淫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
危亡近在旦夕儳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益欲如
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樂其
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閔之如亡國喪家之人
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
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
美則爵之国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

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
芾音弗
毛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負荷戈祋謂侯人之屬非假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曰揭揭也○孔
曰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
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
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柲音祕○毛
曰祋殳也孔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賢
者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曰之子是子也
○毛曰芾韠也孔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於一
命縕烏本反芾黝於糾反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
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
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

刺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毛曰鵜洿澤也孔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曰洿澤梁水中之梁也。歐陽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邀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程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棋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女飢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曰興也鳲鳩秸於八反鞠也李曰鳲鳩爾雅以為秸鞠方言以為戴勝乃合之鳲鳩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鄭曰淑善也。張曰結云者實而不他也孔曰謂堅守不散如物之裹結。陳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然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于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曰飛在梅也。鄭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有雜色飾。毛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綦多矣如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凶事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其子自飛去母

常不移也藤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梅是以居一以佚之而無不及者○黃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一也者所以正夫不一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者雖不一而各得其所爲苟在我者不一則吾之愛必有所及有所不及也○朱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曹曰其下服帶則其上必服弁此言由其心一故其服亦有常也○蘇曰周旋及履視之無不如一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曰忒差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叔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釋文云榛木叢生也○鄭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朱曰尊仰慕敬之而願其壽考之辭也○曹曰思古人而願其有也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易剝卦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東萊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曹曰變風之極於之以檜曹檜以匪風爲終思周道也曹以下泉爲終思治也則知當時下曰之民復思文武成康之治者豈獨一國而已哉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非惟人情之所願而亦天道之常也故子是以終風繫之

洌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曰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曰苞叢生也○毛曰稂童梁孔曰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

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朱曰或曰芑根微草猶得下泉之潤而已不被明王賢伯之澤○陳曰泉之冷冽者宜養禾稼之物今乃及稂莠之害苗及蕭蓍之野草以興君侵削下民之所養反以養害民與無益于民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曰蕭蒿也陸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曰蓍筮草也陸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京師高丘而聚居之也

芃薄工反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惟言曹為伯明自曹以外其實皆等於伯故知之爵為侯也時為州伯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周召畢為之無郇侯者○朱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曰四國有明王郇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豳國風

鄭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朱曰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北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國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本紀云公劉子慶節立國於邠是也定國於邠自公劉始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大王又避狄人之難入處於岐陽成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孔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東豳公故為豳風○韓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為○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

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曰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之國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為風也何不編於魯魯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與周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揚引其詩使遠周公也○揚曰豳風周公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併繫之豳○黃曰七月特言豳之風俗如此以明后稷先公風化之所及盡豳國本有是歌周公特陳之而已○范曰豳居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

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朱曰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此詩也○鄭曰遭變謂管蔡流言○朱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先公之通稱曹曰先公兼指公劉而下為言后稷則國乃在邰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於豳○程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又意思未曰陳此詩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呂曰先時感物預慮趨時皆憂勤艱難之狀也○朱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老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以時其燕饗也以節此七月之義也○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楊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嘗休也雖淫佚之心何自萌蘖哉而歡饗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皞皞莫知為之者也○王曰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楊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與王之本在是故也○劉曰此詩所記茍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曰七月之詩以夏正爲斷朱曰三王之正不同周既用天正矣而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爲紀何也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耳月固不易也況此詩陳后稷先公之舊歷夏商之世而成於周公之手則安得遽以天正爲紀○范曰何以卒歲則又可見二之日爲一歲之終也○毛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曰火以六月之

昏加於正南午位室參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孔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月令季夏火星中日永星火大火也大火亦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尚書舉中以言爲如此則星火爲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李曰荀子曰霜降而婦功成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殷之正月也孔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周正月斗建子之月殷正月斗建丑之月○程曰一之日猶言冬之日夏之日○張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朱曰一之日一陽之月二之日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者猶言是月之日復凡言日者以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孔曰日陽月陰建子之月陽氣初動故以日稱○王曰陽生矣則書日陰生矣則書月與易臨至于八

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書曰易所謂陰陽之義觀日月者是也蠶月者三月也與四月皆陽盛之月而不書日者蠶事業一月而秀葽陰生之候是以不言日也毛謂一之日爲十之餘至三之日四之日無十矣尚何餘哉○段曰秀葽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理也

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鄭曰褐毛布也孔曰褐賤者之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也卒終也○朱曰歲夏正之歲也○毛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曰斗建寅之月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孔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從中國一月也于耜爲於

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曰斗建卯之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饁○朱曰我家長自謂也老者率婦子而饁之○毛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曰釋言云畯農夫之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也○曹曰古者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與農之大夫謂之農夫其豐如此○鄭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朱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意○程曰歲適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樂冬之備故以七月爲首張曰周人處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撥故頻舉七月爲言也○范曰七月陰氣始

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范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詩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歐陽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朱曰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孔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事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農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雖全之辭也○范曰民生本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曰載則也曹曰始也陽溫也○毛曰倉庚離黃也孔曰即葛覃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曰遵循也○毛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王曰微行女子之行且隱屏也○鄭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曰遲遲舒緩也孔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遲春遲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甚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朱曰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山陰陸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程曰雜奕諸婦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曰殆庶幾也○孔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呂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可卒之也○王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曰春日則以溫矣

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曹曰倉庚乃鳴則將蠶之候也說文曰倉庚鳴則蠶生堯典以爲獸孳尾氄毛爲析因夷隩之候此詩以倉庚鳴爲蠶績之候斯螽蟋蟀爲入室之候大意相類○孔曰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曹曰求柔桑則蠶之始生者釆蘩則蠶之未生者蠶有早晚女服其事之無數也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

之志程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勸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王曰公子躬以其時而國人之女亦以時而採以見先公知吾切以及人之切也○朱曰公子豳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衆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事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也此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言公子者倣此○曹曰須有難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張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婚嫁本人情先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斯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曰薍爲萑葭爲葦孔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程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鄭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朱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然求柔桑之時畢矣○毛曰斯方銎也孔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斯然則斯即斧也惟銎孔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當手所不及故枝落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也○孔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彝詩猗彼女桑作猗蓋猗而來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猗也○蘇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荑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桑桑也鵙伯勞也鄭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又曰鵙處西北寒氣之至大來既耳八月其獲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加此之猶昏與中國同也○孔曰績緝麻之名○毛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方故云用

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染色多矣而獨舉玄黃由祭服尊故色○王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備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曾曰或玄或黃或朱所謂秋染夏是也○東萊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綠加玄見豈不用玄子陽明也孔曰謂朱也光明■鄭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蓄之以擬蠶用○朱曰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

際而収蓄之○程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朱曰柔桑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曹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毛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黄而朱者尤鮮明王曰朱以朱孔陽為難言哉朱孔陽則玄黄不足道矣○程曰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

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爲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悦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將使其饑耳○朱曰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覺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毛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曹曰爾雅曰葽繞蕀菀注即今遠志也似麻黄赤華葉銳而黄其上謂之小草說文曰劉向說此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一名蕀菀一名繞葽一名細草生太山宛句川谷四月采根葉陰乾李訂謂說知葽為遠志明矣蜩螗也孔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孔曰隕蘀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木葉落陊地為蘀○鄭曰于貉往也○毛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東萊曰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貉之所聚也請作貉道之貉亦道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曰齊東郭書衣貉裘○孔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取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之用吏葉瘉歲乾又乃可用○程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曰君臣

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曰惟田國人竭作故曰同○鄭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曹曰仲冬大狩乃周公制禮以後所定○毛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曰三章專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鄭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張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感秋之漸○曹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蜩感之而繼鳴至八月秋熟分數之數陰義而風成者可以穫矣十月陰既極殺氣盛草木無不隕落矣皆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也○輔曰四月秀葽陰氣之先十月隕蘀

陽氣之光○王曰隨蒔則爲獸能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隨蒔爲取貉狐貍之候也曹曰仲冬之月鳥獸始生氄毳細毛以自溫所謂氄毛也盡土寒非衆不可以禦風故也○孔曰既言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李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孔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又曰此壽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禍之意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

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

室處

陸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曰考工記曰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李曰宇簷下也○郭曰蟋蟀今趨織孔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

從壁內出在野○毛曰穹窮也窒塞也孔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曰熏鼠令出其窟曹曰熏而出之懼其復穴也○毛曰向北出牖也孔曰士虞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向窗○朱曰塞向以當北風也墐塗也庶人華戶孔曰華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曹曰凡人之居必有牖以納光明必有戶以通出入也○孔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窒之矣朱曰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曹曰三之日于耜丁壯盡出而在田婦子供饋餉事蠶織亦已勤矣至是農事既畢女功亦成宜閔憐之曰嗟者閔憐之辭也閔憐之則欲

使之安居而休息爲此邑居之所以當脩也曹又曰既時益寒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內○孔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故上言蠶衣無褐何以卒歲○東萊曰豳詩陳先公風化而歟其民言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適于民俗尚矣商周將舉而迭周之耳○曹曰或曰夏曰歲取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本衆此歲功之成歲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自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范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曰自七

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曹曰斯螽莎雞得暑而振羽振動蟋蟀得寒而漸以附近於人寒暑變遷見蟲猶適之以出入而況於人乎王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者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將人事也○孔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曰此章見老者之安○朱曰此章亦以終

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余反采荼音徒薪樗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曰鬱棣屬薁蘡薁也孔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菽當烹煮故以亨言之葵○爾雅注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曰可茹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毛曰剝擊也孔曰棗須就樹擊之○曹曰凡米以稻為上黍次之稷為下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毛曰春酒凍醪也孔曰此酒凍時釀之卽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為酒○曹曰凍時釀之至春乃成○蘇曰夏不可釀故為此酒以繼之也○鄭曰介助也爾雅云右也○毛曰眉壽豪眉也○李曰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似匏而圓者謂之壺蘆○劉曰壺枯者可以為壺撥者可以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

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曰食瓜斷壺皆去圓為揚之漸○毛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黂枲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黂扶分反○孔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王曰荼則苦荼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農夫而已爾雅曰葉似苦苣花似薊堪食而苦者○毛曰樗惡木也孔曰樗唯堪為薪故云惡木○王曰以樗不材故薪之也然則材木在所養亦可知也○呂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無蓄也王曰此無遺利矣故曲不可勝用也○程曰自六月食鬱及薁以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王曰眉壽

衰矣養氣體以助之也朱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須待之
難也○曹曰周人貴親而尚齒也○程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
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曰瓜瓠之畜麻食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養農
夫之具○朱曰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豈
儉之節然也○段曰爲衆爲農者知貴賤之分田
獵者識尊卑之等飲食者知長知之節農夫不自
矜其勞而知恤其婦子之勞長知不自憚其苦而
知憫其農夫之苦分義理嚴恩愛篤焉○朱曰此章至卒章終首章
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
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
盡成熟築堅以爲場毛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
王曰無曠土故築場於圃○曹曰夏時地氣曖土
始以入力隨時而爲之自斷遠耘苴以使無復圃
事可以築之矣○鄭曰納內也治於場而納之囷倉○孔
曰種穉諸穀名爲稼李曰禾之秀實者爲稼又在野曰稼○說文曰
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曰
黍可以爲酒爾雅曰粢稷也孔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
璞曰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粢也稷也粟也止是
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

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爲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洗祐
曰稷乃今之穄子計反也○曹曰本草以稷爲穄加
黍而色黑其米黃與黍俱爲仙秫故其苗與黍同類也○毛曰後熟曰重先
熟曰穋董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樂
所謂藝○釋文曰禾違作童是重穋之字禾違作重是種藝之字○孔曰再言禾
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
秫苽異同菽粱之華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
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曹曰言
黍稷重穋矣而又言禾言叔苴矣而又言麻蓋藁
藁秸納之所以爲薪蒸芻秣者亦豫備矣自黍至
菽七者熟以秋冬而麥之熟則在初夏凡此諸穀
其種斂之時不齊未必同時而納必云爾者蓋以
見農事之備有也段曰夏熟之麥猶可與是數者同納民生之裕可知○鄭
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曰所納之備也○毛曰入爲上出爲
下李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曰上入違入都邑之居也○范曰宮功公
室之役也董曰蓋宮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朱曰宮邑居者之
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
○鄭曰爾汝也○毛曰宵夜也李曰男子宵則索綯女子夜則紡績
前漢志曰女子所得日四十五蓋一月三十日民又以半夜力作又添十五日○程曰綯

所用蓋屋蘇曰以補綴屋之漏隙○孔曰綯繩之故也○鄭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
絞索○鄭曰亟急也黃曰春日舒遲而來築者祁冬日促迫而乘屋者亟○毛
曰乘升也程曰乘屋蓋治也○鄭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曰
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詩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
者民治野廬之屋也○董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
治之○孔曰播種也○張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
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
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曰

亟其乘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曰天運而不息人
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種也王曰如易所謂
終則有始者也○呂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
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
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
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兮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觥彭反萬
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曰冰盛水腹

堅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孔曰冲冲非鑿非聲故曰
鑿冰之意王曰冲冲和之至也鑿冰非特備暑亦所以達陽氣氣達則冲冲之矣○孔曰月令季冬冰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注陸道
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曰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以入告民出五種蓋陽氣達而和遂乃出
禹五種○孔曰強土蛻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
月令斬冰卯以其月納之○朱曰豳土多寒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毛曰凌
陰冰室也孔曰按凌人云三其凌注云三之者為消釋也杜子春云倍其冰也○孔
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曰其蚤用之
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孔曰西陸朝覿而出

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
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閒冰公始用之末陽臣也星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善
用之是乃頒賜臣下也○孔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
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曰凌人注云
爲二月將獻羔而啟冰○李曰春羔薦韭乃春時先薦寢廟之物也薦○立曰肅嚴
氣也○毛曰滌埽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曰設兩
尊之朋酒斯爲飲謂之饗禮○曹曰歲際之休老勞農且行鄉飲酒之禮○朱曰鄉飲酒之禮尊兩
壺于房戶之間是也○孔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曰
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曰稱舉也兕觥角爵也王曰

兕觥罰爵用於旅酬之後亦所以爲樂也○毛曰躋竟也○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氷飲酒相樂王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鄭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之故先之所以患民也○程曰藏氷所以備暑而開氷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莊曰古者藏氷發氷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出氷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氷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曰藏氷開氷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爲治○張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民曰既畢矣又何加焉曰奉○東萊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驕反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書曰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注云辟法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曰金縢書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后爲詩以貽王鄭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書曰周公之志在於卒事王之國事成宰考之周功而已成王感于流言而說周公將啟啟功亂執甚矣故作鴟鴞以故之陳鴟鴞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爲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既而得子年九十三而崩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時去商俗未達兄終弟及之義必所莫違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叔外監商民内懐不平反與武庚謀國周公遂扶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金

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集以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因作在誅管蔡后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鴟鴞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還怒于成王遠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親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命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武王死骨未寒而羣叔挾孰敵外叛將復反都我周邦周公任其顛危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克王以此顛危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又安有廢太子之變且

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尊言其征四國之亂為大為嘉為休則周公之東為討罪人無疑也。○鄭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也。○朱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戒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彌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佃曰先儒以鴟鴞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言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呂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為梟為鴟蓋梟之類凡三言見于聲詩皆惡聲之鳥也鞫音穿○東萊曰鸋鴂鴟鴞之別名也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曰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致郭景純之注耳○歐陽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鄭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毛曰恩愛也○程曰鬻育也○李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蓋周公託為鳥言以自比○程曰鴟鴞謂為惡者朱曰喻同管蔡作亂者子喻管蔡東萊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而設也室喻王室○呂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曰成王幼弱未足以承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曰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鄭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曰亦為鳥言我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令巢下之

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王肅云今者今周公時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曰拮据撠挶也孔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朱曰捋取也○毛曰荼萑苕也孔曰薍為萑萑苕薍之秀穗也○朱曰荼萑苕可以藉巢○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租同○王曰卒盡也○毛曰瘏病也手病口病也孔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鄭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曰亦為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曰譙譙殺也色界反翛翛敝也孔曰為之羽尾殺勞之狀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鄭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縱而漂搖之以比己既勞瘁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程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李曰周在豐鎬管蔡扶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

周公自周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林少穎曰東征得罪人乃在於二年之久蓋重傷天倫誠有不得已焉誠有彷徨不得已之心此忠厚之至也○東萊曰周公何所情而致至二年之久尚有二公在可以委付內事致故得下也○致曰二說一說也惟有二公在故公得彷徨而徐取之也○孔曰完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曰室家之望女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惟恐君上不知今叙其情閔其勞則民皆喜說忘其勞苦○朱曰說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

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歟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曰東山所征之地曹曰軍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故周公之營軍必依東山以爲圍○毛曰慆慆言久也陳曰慆慢之者流而不止之意○孔曰零雨零落之雨○毛曰濛雨貌說文曰微雨也濛○王曰止使人毋爲蠋之勿○毛曰士事也○鄭曰行陳也○毛曰枚微也孔曰微者其物細微也大司馬大閱云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蜎蜎蠋貌烝寘也孔曰釋蟲云蚅烏蠋光引此詩蚅烏木反○郭璞曰大蠋如指似蠶見韓非子○程曰烝猶云升也陳曰升在車中○李曰鄭謂烝寘也其青判文言文在桑野也○朱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曰獨宿於車下王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戎剌將卒有所蔽倚止剌爲營衛與塹柵無以要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徂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

然是尤苦也董曰我徂東山起其地也慆慆不歸起其久也我來自東起其還也零雨其濛起其時也○范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關其下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蘇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范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程曰制衣裳治歸裝也○東萊曰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顧勿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曹曰念歸之心既切因思其離家之時妻子爲制從軍之服丁寧告語使勿身事於行陣銜枚之間欲其爲萬全之計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朱曰其在室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曰蠋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曰果臝栝樓也孔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陳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曹曰當蔓生野中今乃延入于宇之內矣○劉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

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
當戶毛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孔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
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作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曰町
疃廬傍畦壟爲麋鹿之場也王曰町疃鹿場者町畦村疃之中無人爲
故鹿以爲場也○董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
分計田道通人行疃爲田里所聚○孔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
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
云宵行朱曰螢火夜見其光熠燿也○董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此上如螢而喉下
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

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
感念之深義曰及其歸也又遇雨士卒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而不已丁夫于
役田事遂廢室廬遂荒果蠃以下是也在彼思念
其如此也○鄭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
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李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
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
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
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曹曰說
文曰雚小雀也引此詩鸛鳴于垤爲據又曰雚呼官切雚爵畜踐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爾雅說鸛鶄鵲鶴與許慎聞其音叙圖福衰郭璞云一名集昇則鳴于垤者非鸛也當作旌垤蟻封
也將陰雨則鳴○毛曰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
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曰螘蟄土爲冢以避濕猶欲陰雨水泉
上濕故螘避濕而上冢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曰垤是土垤也○曹曰蟻知
將雨據爲垤以禦之而鸛鳴於其上雨候也○鄭曰洒灑埽拚也顏篇曰婦
除之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曰穹窒謂鼠穴穹室者室所塈土也○程曰
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若者延蔓栗薪之上○
朱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曰有陰雨之候則婦
思念其勞而悲歎鄭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又計其
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
也念其將至而灑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
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之所不敢常在其所以比
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東萊
曰婦人洒埽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
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

明也歸嫁也○毛曰黃白曰皇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

白曰駁孔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也母戒

女施衿結帨孔曰昏禮曰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繫矣曰帨巾也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緌綦也又曰衿謂之袸注衣小帶也○朱曰士昏禮曰又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愆而事此親結其縭之事然也九十其

儀言多儀者朱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程曰四章言歸

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樂也倉庚之羽鮮明

婚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

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

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旣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曹曰新娶者猶甚善其歡又况舊有偕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蘇曰周公旣出而作

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旣還而作東山故豳風著此

三詩以見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美公之詩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以毀周公也○朱曰四

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程曰豳詩七月陳

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

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

狼跋美不失其聖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

毛曰隋銎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狀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斧也

○毛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曰言東征之役旣破

我斧而缺我斨曹曰或曰意詩人欲傷大其事蓋與血流漂杵同意不以文害辭可也征之爲言正也王者有征而無戰不殺以正之故初曰四國是皇皇亦正也次曰四國是吪吪者化之謂也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不一

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

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

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

故爲此詩者爲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

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曰使周公謙於救

其身絜身而退以避二叔之讒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則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人也○范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曹曰斧斯固爲斲伐之用錡銶非兵器而每與斧同用致破缺者豈四國之人樂吪化也助周公如用鉏耰棘矜以攻秦者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毛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曰斂也○朱曰斂而固之○王曰遒聚也聚而歸周也○范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逆周公之道○黄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東萊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東萊曰王亦未敢誚公者蓋二公非不知周公也但成王方在未悟之時可以救可以此使二公一旦遽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悟之意且當培養使學待其一旦翻然自悔可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取七喻反

毛曰柯斧柄也○朱曰克能也○孔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娶妻匪媒則

不得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各有其道也朱曰此章之興以起後章之義詩之爲體優游不迫有至於此者而學者求之於崎嶇戲玖之中寸量銖較如治法律失之遠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鄭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爲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縣音玄○毛曰踐行列貌○程曰此章言其道○朱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比王

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籩豆之列將有日矣○曹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大當尊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美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遂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曰興也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是也○陸草木疏曰鱒似鯶胡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曹曰致爲說九罭謂小魚之網則得之矣而以鱒魴爲大魚則非也緵罟謂之罭蓋網之有囊者大網百囊九罭其小者耳鱒魴皆魚之小者爾雅曰鯇華板切注云今鯶魚似鱒而大又云鮅鱒鮅音必注云似鯶子赤眼鯶似鱒而大鱒似鯶之子則非大魚可知又云魴魾音毗江東呼魴為鯿今鯿薄而寡力亦非大魚也然則詩人之意言九罭之所得者特鱒魴之小魚而已非魚之大者也○釋文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illegible]於裳○程曰九罭網之目密者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迎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李曰鴻鴈屬○毛曰遵循也渚小洲水岐成渚○

程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迎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迎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東萊曰成王旣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

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丁四反　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爾雅曰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曹曰說文云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疏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以誘人其猛捷者去之數十步雖善射者有所不能免也○毛曰跋躐也孔曰跋前行曰躐○孔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本曰頷下垂肉也○毛曰疐跆也說文曰跆躓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跆極業切其尾進退有難○鄭曰公周公也○程曰孫者避而弗居也劉曰公孫猶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曰碩大膚美也○鄭曰屨人注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王曰几人所

凭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曰几絇貌○孔曰謂舄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總緣中糾也○程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躐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此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

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范曰
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
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
之如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
得臨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
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
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
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尼於陳蔡而不以為
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
德音不瑕其致一也○朱曰公之被毀以四國之流言也而
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
弗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
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曰不瑕不可疵瑕也孔曰瑕言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曰大
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
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
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
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
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
與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
對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
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正小雅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曰二雅正有文武成康有爲豐爲大王居豐鎬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而周復都豐鎬魚藻敘云王居鎬京爲王以上皆居鎬之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鄠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豐宮在焉鼓王晉居之漆邊都也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孔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

詩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訖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褒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集武王民封未幾而崩不詩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成王明矣為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成王周公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東萊曰按楚辭爲采雜辭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

在何書則非也○程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東萊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制見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故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奏是事則奏是詩為○又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聲樂正大禮合其之樂受饗賓哉之辭也故哉敬飲和其以盡群下之情哉本養壽豈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周音節亦異多周與制作時所定也反其交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歟

鹿鳴之什

孔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有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篇每十為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在周頌臣工之什首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奉書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者之詩○董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為宵人○來曰燕事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

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羣臣嘉賓
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
○孔曰燕禮于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
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群臣皆在君為
之主群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
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
曹曰人君一人為賓燕禮曰公與
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則亦大夫為賓是群
凡雖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
而諸侯亦有之則又有四方交聘
之賓然其臣雖亦以為賓乃使宰夫為與
主對之行禮與為酬酢也至于天子燕諸侯

則親與之為賓主以其不純臣故也由是推之則
文王之為西伯之其于列國之東君者亦詩不與
之為賓主者按襄四年穆叔如晉〻侯享之工歌
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杜注曰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
嘉賓之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之鄭注燕禮曰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嘉賓
講道脩政之樂歌也且文王之時勞使臣則有四
牡遣使臣則有皇〻者華遣戍役則有采薇勞還
率則有出車勞還役則有杕杜燕兄弟則有常棣
燕朋友故舊則有伐木不意四方之賓客猶無歡
詩先備謂嘉賓即拜臣群臣雖不害為嘉賓若夫
燕四方之賓客同歌鹿鳴必矣燕則飲食等備故
燕兄弟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燕朋友故舊
之詩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蒭食以飲為饗禮有
酬賓送酒之幣以食為食禮有侑賓勸飽之幣豆
不及燕禮夫執爵周太平之典以進誦文王造周
於商之家世而必祈于今得無失乎○朱曰詠朝

曰君臣為於燕曰賓主為先王以禮使臣之享也
蓋亦有諸侯之使為○范曰群臣在位者也嘉賓
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曰言賓者若朝廷之燕賓猶
當于燕飲立賓謙光武能太素光古必有之禮云
杜而太有祿君有饋為曰歟使為曰寡君此亦不
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寡君賓客之辭也
食之言以飲食為主而副以幣帛言將
幣帛之謂將行之耳將行也厚意藏
於 禮何以行之哉饗以訓共儉而燕則以
示慈惠 故能使上下之情洽如此盡其心者
忠臣之 有得與不得耳
呦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毛曰興也○程曰呦呦和聲也鄭曰苹藾蕭孔
郭璞云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曰葉青白色
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董
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不鼓瑟乃降左人瑟一瑟人拜授
獻笙入立于縣中眾笙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曰簧笙也吹笙而
鼓簧夫孔曰吹笙之時鼓笙中之簧以樂之其筐篚屬所以行幣帛
也○程曰承以籍之筐以貯之○朱曰將行也○
毛曰行道也朱曰周行大道○董曰古者行與御同聲○程曰鹿食則
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

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孔曰王肅曰群臣嘉
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厥乎
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之無節
○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自留此人也相惠以發潰邪
辭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曰蓋所燕於群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
以君臣上下哉意文乎而莫不一出乎正所以和樂而不況也○曾曰子是乃告之曰忠臣嘉賓之
人有以誠意好我者當表示于周行之中使群下知所設基爲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
好同此蓋[illegible]燕樂之際式嘉賓自勉也非徒飲食之而已左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朱曰此燕饗賓客之詩蓋君臣之分
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
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
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
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敖
毛曰蒿菣去刃反也孔曰釋文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

毛詩集解卷十六　五

鄭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
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爲示傷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證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illegible]○曾曰
視實當與文王視民如信同曦○毛曰恌偷也孔曰偷音吏說文訓爲導也示民不
偷導也○朱曰恌偷薄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故遨也○程
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
之意使儀法之朱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
示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益亦深矣○劉曰燕禮有親疏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幼之序
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任人倫之道莫有不傳而我有嘉賓賤其禮安其來議信叔于人心不閱者
見者靡不至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故閱者悅乎親其禮而如則且傚者不示君子乎不○范
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于矜
和而不至于流此其德之純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曰芩草也陸璣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
之久也燕安也○范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所以樂其心也○程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
曹曰君臣相勉以善故久而不荒○毛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
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曰食之以禮

毛詩集解卷十六　六

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也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

段曰是詩宜居皇皇者華之後而先之者講師漸失其傳也然要知四牡之作人君當知臣下之勤勞皇華之作人臣當念居上之付託此則詩之義

四

四牡騑騑周道倭音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毛曰騑騑行不止之貌此儀曰事馬之美臣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東萊曰或以為道途或以為大路盖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周不止于周之境內故為是說御不知使臣劬勞盖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詩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倭遲歷遠之貌孔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曰倭遲同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曰說文表海為鹽表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鹽盬苦而盬故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狥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

毛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曰夫乃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啟跪也爾雅注五小跪處居也○范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曰不遑啟處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曰鵻夫不也孔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曰鵻俗字也當作隹隹鳥之短尾皆隹屬也○孔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毛曰栩杼也孔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可以染皂又曰將養也○程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

父則雖不知也之○范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理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駸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曰諗告也

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曰臣有勞苦急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採情以勞之矣歐曰此使臣作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思勞之不至乃為之採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來設言者於其燕勞而歌詠之孔子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又曰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採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範曰獨言將母來四章之文也孔曰母以尊以則是意備兼故母言之○王曰母特子以養甚於父○范曰父至尊之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又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敬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其致一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朱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東萊曰孔氏

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程曰人君遣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欣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曰興也○毛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曰華猶草木之華也○毛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曰衆行夫○孔曰使臣與上介衆介○程曰征夫使人駪駪俊

健之馭也○朱曰懷思也○程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
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曰首章稱美其賢才
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耳[illegible]曹曰光華在所使之臣不主送之者言之○歐陽曰於
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曰言高下皆周其光華○程曰惟慮不
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之朱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曰於
事毋思惟恐不及之○朱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
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

劉曰駒之為馬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駒之良
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鄭曰如濡言鮮澤也○
毛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曰爰
於之○毛曰訪問於善為咨○程曰諏謀度詢所
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曹曰忠臣之出使事雖有指不博詢廣問求訪人
民之利病與政事之得失以輔助其君之聰明且
見其任之專信之焉也○歐陽曰周詳訪問以博
採廣問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曰周者周編其
所而詢周之○朱曰使臣自以無懷靡及故廣詢
特詣將以補其不及而皇其戒也○范曰王者遣
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夫臣
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
以善君矣臣能從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朱曰叔孫穆
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
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東萊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又
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創也歐陽諸說詩中亦業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懷曰穆叔言
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和為度咨親為詢披蓋數汀文辭經古不本是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曰騏文蒼騏曰騏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毛曰白馬黑鬣曰駱○朱曰沃若猶言如濡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見駰解均調也○歐陽曰諏謀
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
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然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則其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

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曰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之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說合○朱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嘗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辭哀蓋處兄弟之

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illegible]反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曰興也常棣棣也鄭曰[illegible]爾雅云唐棣栘常棣棣作拊者非○孔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貴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曾曰韡鄂所謂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論語所謂唐棣也華偏其反而是也常棣乃棣也本草謂之郁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所謂食鬱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即此詩所謂常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曰韡韡光明也鄭曰承華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孔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華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取覆相恃而不可離者如此○說曰常棣之華家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東萊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循察熟味也○程曰韡韡鮮華壯盛

之親以華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說文鄂作蕚董曰韡當蓮亦作蕚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蒲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曰此章叙兄弟相顧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

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段曰至患難則天性見矣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反

毛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曰陸璣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曰況茲也蘇曰甚也永長也○程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王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曰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天性也○曹曰比兄弟失其常處而襄於原險時也○鄭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朋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朱曰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惟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仇而棄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詩相救也則況也永歎而已○王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則急難冠雖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也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者急難也雖之所當致方也時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服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相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所以致力于朋友者非歟曰勢

足以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東萊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曰鬩狠也爾雅曰鬩狠也○鄭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朱曰烝發語聲毛曰烝填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填窴塵同○毛曰戎相也朱曰戎助也○說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致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周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狠也兄弟雖以

詩言相連振備共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猶遠也○王曰振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朱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閱為鬩伺讀冠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旨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

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辭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家室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

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利若簡質閱瞭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之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謂其內則兄弟如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東萊曰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如友　矣又

儐實亂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毛曰儐陳也○蘇曰飫饜也○王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此章勸其相親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

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商宮其合也無間矣〇毛曰翕合也〇程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矣故其和樂久而不厭〇朱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〇蘇曰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哉〇李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類之推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篤兄弟之愛則雖室家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而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〇曹曰凡人情信莫篤於朋友而愛莫甚於妻子兩者皆人合其合可離也兄弟則天屬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毛曰帑子也董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爾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〇范曰究窮也〇毛曰圖謀也亶信也〇程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也〇東萊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孔曰朋黨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遠舊則不

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〇曹曰朋友者兼同姓異姓之臣詩中所謂諸父諸舅是也故序者以親親友賢釋之真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睦之分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曰興也（東萊曰興之兼賦比者也）丁丁者伐木聲也（劉曰聲相應也）○朱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曰喬高也○鄭曰相視也○毛曰矧況也○張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曰和謂相好平謂不爭○什方張曰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為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序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然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經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嘗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

（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范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數矣○楊曰五品天之敘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矣得丨罪於天無所禱也神之聽之其能終和且平矣乎）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適寧不來微我有咎

曹曰首章既以伐木起興後二章因衍而賦之其義不復繫於伐木矣如魚藻詩以魚在在藻起興至第三章則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既云在藻又云依蒲若以本章論之理豈得安此類皆因起興之語衍而成章爾○毛曰許許柿貌（程曰許許眾人共力之狀○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曰筐竹器也藪草也漉湑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羜）○鄭曰速召也○朱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

同姓小同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礼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朱曰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鄭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
不來也朱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曰微無也○朱曰顧念
也於數辭○毛曰粲鮮明貌○孔曰粲然洒埽其
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曰天子八簋孔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劉曰簋至於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殺也○曹曰言其甚盛也毛謂時族人然序而朋友故舊何之族人此乃文王時詩其事人獨在商世周禮皆周佾所作又豈特將以為刺哉○孔曰肥牡肥羜之

毛詩集解卷十六　廿三

牡者○毛曰咎過也○李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者省文也亦猶四
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
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
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
而燕樂之○朱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
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范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與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既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曰寧

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至之罪○李曰人之所以終生者本於相責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音侯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蹲
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孔曰阪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蘇曰衍多也○
鄭曰踐陳列貌○朱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之○曹曰爾雅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云妻之父為婚兄弟婿之父為姻兄弟蓋兄弟者同氣也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為親親之義也○陳曰君

毛詩集解卷十六　廿四

子之取友無方若內若外惟其有德而已無遠皆在也○毛曰餱食也
○孔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
愆過曹曰易曰食必有訟欲○毛曰湑茜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礼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殊相反也太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識美以疑而不食○曹曰酤一宿酒商頌所謂既載清酤是也
○李曰坎坎鼓聲也○毛曰蹲蹲舞貌
○鄭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王
曰於諸父曰肥羜而已於諸舅乃曰八簋肥牡於

兄弟乃曰籩豆有踐者言以至誠加焉每有隂而無殺也○程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之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則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愆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因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奉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朱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而至於有愆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段曰舉乾餱者微之於微也篤友義當於閒暇急難而能相求者獨兄弟耳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上户嫁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鄭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蘇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燕其群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程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言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嘗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歐陽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受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之深至如此○黄曰君下下以成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歸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又曰三復是詩見君子愛君之意曰單厚以信厚之德期之也曰戩穀以進善之不已期之也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也備爲爾德則斂福錫民之意也是穀者皆所以受福之資歟此臣報君之志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曰保安也曾曰保則不危定則不頗○朱曰爾指君也○毛曰固堅也段曰九重乃臨深履薄之地也故曰保曰定曰固有盤石安定之意聖人以爲象位亦此意矣俾使也○鄭曰單盡也○程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棄之薄者雖小者不能容貴惟其善享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昔者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

也○朱曰除除舊而生新○毛曰庶衆也程曰俾之多增益莫不榮庶○朱曰言天之保定我君使之如此也曹曰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祿出於天○民曰保有周旋救持衛獲之意氏出於人力不反用之地者乃天也右援之實於冥而焉覆葉為周公之調於衆而風當動為推此類可與諸天矣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爾人曰戩與翦同○毛曰罄盡也○鄭曰降下遐遠也天與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罄無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福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意王如此○王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惟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歡心而不可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曰興盛也○毛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者也○鄭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程曰既庶矣則欲積累振起至于崇高而不已故曰以莫不興既興矣則又欲經經增益疫盛不絕故曰以莫不增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禴余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曰吉善蠲潔也王曰吉言謀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曰禴於文食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取便文也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也改○鄭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直留反○券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曹曰商周之制天子立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宮穆王時后稷為大祖其下有大王王季及文武二昭二穆則亞圉公叔祖類之德當在七廟之數矣按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氏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則知先公不止后稷

也○朱曰先王太王王季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者周公所更定歟孔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文王之前皆為先公君謂先公先王也卜爾期也○孔曰無疆者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守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曰弔至也○鄭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曰言王己致神之來至矣○朱曰禱所謂祖考來格也○毛曰詒遺也○程曰質實也○朱曰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王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己○鄭曰黎衆也○李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言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群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嘗以為百官族姓也○鄭曰群衆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曹曰猶堯之民皆以堯之心為心○范曰君所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鄧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遠二吹始光見而出漸漸遠日而日光精長八日九日大率月猶正半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盡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也騫虧也○程曰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蔭劉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柏之茂而無不承其庇也○朱曰承奉也○歐陽曰前既欲其興叠獲又欲其永久故多引當久不壞之物以為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杜以勤

歸也
鄭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变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曰承殷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程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序

其勤勞傷悲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范曰文王百里之國當西北之二邊遣戍守衛民亦疲矣意者文王領西伯之任或率其旁之諸侯檄不然歲歲出戍盡用百里之民必不堪命也汝墳勉正之風殷雷勸義之俗是詩固有以感動之而由汝墳以觀豈時岐周之民也讀詩者當考乎此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毛曰薇菜也作生也劉曰作謂菜初出土○鄭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靡得以家爲家○毛曰玁狁北狄也鄭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曰遑暇啓跪也○朱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役之假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曰戍者自許舍歸期則歲暮矣

其室家不遑暇啓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序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曰薇始長而柔○鄭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曰聘問也○李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变也○范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

憂○嚴曰因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曰雖憂之深然戎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段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儻前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契闊飢渴之窮困道途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久叉又我行不來

程曰薇壯而剛○鄭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名此月為陽孔曰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常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書曰蟋蟀歲聿其莫注以為九月則首章歲亦陽止乃十月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曰疚病也○鄭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曰剛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啟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朱曰不來不反也見士之將士效死無還心也○劉曰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亦不敢顧其報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曰路戎路也○鄭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率得稱路者左傳子路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毛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曹曰常棣之華繁盛而相承戎車之盛比亦如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曰君子捷獲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美其功之速成者也○段曰古人所謂戰勝者與後世事不同後世大率運奇百出以求勝則勝負必至於難定古人之治夷狄也服則捨之而已矣以是為勝亦宜三捷之可期哉雖然一捷可矣而猶有俟於三為獨非窮敵乎此當以孟子三不朝之意推之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敗敗而三為在彼亦心服在此亦非律矣曰三者以赴敵休士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
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曰依依止所處
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自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
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鄭曰言戎車者將率之所
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劉曰君子則依之為禦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
董曰按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從物而動也○毛曰翼翼閑也
（孔曰閑閑習也○程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
也（鄭曰弓反末彆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謂也○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

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
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猶之名弛
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繩
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
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
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恐不為解紒而
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消象若磨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
也（鄭曰服矢服也○陸璣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皮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鞬
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曰日戒日相警戒也言警勅
軍事也孔甚棘急也（陳曰切要釋棘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飭象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
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曰整練其車甲修葺其器械日為

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弓服是也○段曰兵器必飭飾足以壯觀耳目悅其心而令其氣勇
也象弭魚服亦此意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曰
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
也○董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
也（曹曰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
程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

歸思之切○范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
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
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
矣○毛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曰一章述事
之由次章三章極還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
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
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又曰雨雪
霏霏紀次年之冬也若以仲春往而冬暮歸則次戍者未至疆圉虛矣每秋冬兩番戍皆在又見備
禦之至也○林賈曰事要曰歲內制無大報期戍以一年蓋發民歲三日故於百二十人之中共舉

出一人以供一年之役由一人三日以積之也采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而左氏傳亦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是知其期以一年也然東山詩曰周公以西土而東征者蓋三年又何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周公以西土東征蓋亦師從旅從之比亦遠調也況說以使民民志其死言何以大役病之哉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

鄭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程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率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於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郊知也○鄭曰自從也○王曰天子討也董曰文王爲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程曰謂我命我也○毛曰僕夫御夫也○鄭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赴王事之急難○東萊曰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急王事以赴其急○孔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曰將言建旄設旐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耳朱曰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曹曰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則郊外獨牧也事出於殿則既駕矣於是出郊則自遠郊而出關門孟子所謂郊關之內者也○毛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鄭曰設旐者屬之於干○孔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旗輕五旐之則軍之諸師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遠請或

載旐或載旟也○楊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使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雜次矣○朱曰此章所謂旐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孔曰胡不何不也○毛曰旆旆旒垂貌程曰旆旆垂垂之狀○王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董曰記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蓋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旗所以為戰也○東萊曰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眾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旜及所聘之境張旜而誓使之旜

猶軍之旂旐也使猶命於朝猶軍聘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總命也使既行而斂旜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反所聘之境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況茲也○程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鄭曰將帥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東萊曰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曹曰旆旄出郊則當設備故設旐建旄為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曹曰其心常如過敵志在必戰故曰胡不旆旆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旆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〻於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曰殷王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曰南仲文王之臣也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安九○曹曰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也○劉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畜築之具也○范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穀曰彭

彭壯盛也○毛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曰彭彭然張其車衆央央然旆其旂旐○朱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曰赫赫盛貌程曰赫赫德合嚴盛襄除也○李曰猶有攻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朱曰襄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東萊曰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

而不相悖也○程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曹曰襄玁狁則師可以凱還矣故下章序其來歸之意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曰思語辭也○毛曰塗凍釋也孔曰當落而釋爲遑況矣春來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鄭因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劉曰謂王令我之以竹簡也○來我曰簡書冊令臨遠之辭也○孔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冰始釋而來反

○東萊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罷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曹曰黍稷方華六月時也當時而爲蒙王月時也采薇之此達也春時而往朔以冬歸故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南仲以春出師至則玁此異矣既而西戎爲典方復以六月自此狙四而後之比其勝之而歸當初春當釋之時遣至于周對春派矣故如下文所西方本華萋事是也○劉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襄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啟居也○曹曰南仲既襄玁狁則思歸矣經浮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簡書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毛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鄭曰君子斥南仲也○毛曰忡忡猶衝衝也降下也○東萊曰薄語辭也○劉曰降者其不敢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係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益草蟲阜螽其類相應良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曰近西戎之國閩南仲既征玁狁時伐西戎皆兆躍而趯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東萊曰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疑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夸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見於谷也小弁之詩其一天歸也其一父子也朱曰豈既卻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歟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曰卉草也○孔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衆

蘩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曰訊問也其醜者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曰夷平也○歐陽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曹曰征獫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獫狁平意者二虜相犄角而為寇鈔○鄭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朱曰此詩首尾皆述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曹曰一章二章前四句俱序征夫之思其室家後三句俱序室家之思其夫三章前四句序征夫之思其父母後三句序父母之思其子四章序征夫還期之久室家思之也○呂曰將帥君子也君子志在名節故出車述其憂勤王事以彰其義矣役小人也小人恤於私者多故杕杜道其思望以序其情此二詩之所以為異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切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曰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毛曰睆實貌○鄭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朱曰單士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曰杕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數其未至也○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曹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凡行役惟居者之憂為甚○鄭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王曰萋萋新葉○鄭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曰杕杜葉萋萋則春矣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征夫不遠

呂曰杞之可食春暮矣○孔曰伐檀云伐輪伐輻

是輾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曰幝幝敝貌痯痯疲貌○李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曾曰以朔方而視此周為南故陟北山以望之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他義也○朱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王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陳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朱曰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范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問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君子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曰逝往也○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毛曰恤憂也○鄭曰偕俱會合也○毛曰邇近也○王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王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曰卜之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歟○范曰以卜筮終之言思

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眾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憂我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猶望其來此綠下之人自許其勞之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曰大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曹曰物之生子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為豐年之兆而魚藻之篇以魚在在藻為萬物皆得其性

魚麗于罶鱨鯊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簿取魚者名為罶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之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陸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鱨揚也自形厚而○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遷

鮀也孔曰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曹曰以薄為笱非工
綴之●而魚之小大備有則他物可知太平而後微物盛多程曰罟魚笱之
易作者麗於暑者亦矣大之奧也見其密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曰
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霜即此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
斧斤不入山林孔曰草●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拔折葉墮謂之折芟蓋
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
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曰獺將●魚以祭
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曰夏小正五
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日蒙●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者

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者也是以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群臣大夫不麛不卵孔曰既言取之時又言取之節天子
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群大夫言不麛不卵各率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
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
梁孔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故山
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朱曰凡此
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孚豈弟
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
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蘇曰古之

仁人交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
繁殖無有求而不得者君子於是反其閑暇而為
禮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曰鱧鮦也孔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或作鱧鱧或作鱧鯇定
作鮦

魚麗于罶鰋鯉音偃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鯉鰋一魚郭璞以四者
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曹曰物則非特魚而已○蘇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東萊曰旨即所謂
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或
不如山物之美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曰盛而反時也王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曰物當有而不乏則
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當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曰多而能嘉旨

言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東萊曰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古來反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毛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故無詩安得有此篇必矣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董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其見於詩者歌也其寓於樂者聲之以其用於御人所謂故當是時人習其義工師非素習少莫專是以因其篇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亡其辭亡者非失之也乃本亡之○朱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燕禮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但歌鹿鳴四牡皇華[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曹曰今六篇無詩者皆笙也餘詩不亡而獨施於笙者蓋亡之以此知其本無詩也雖樂詩而工師肄習其聲不可以無義故有其義而已則亡當作有無之亡而非亡進之亡也且歌則升堂而奏之貴人聲之笙入則奏于堂中堂在堂下貴器有聲者得有詩以漢制觀之人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升歌耳終不奏休成之樂皇帝飲酒東廟奏永安之樂音未嘗有詩且房中安世樂皆升歌而後有詩則此六篇者其義足休成之類無○東萊曰黃氏之言不高無理義固指譯敘得子傳音於蕭欲歌鹿鳴之三鹿鳴王篇賦可具蒿如和而歌對南陔以下皆不可與笙相和而歌耳○鄭曰毛公闕

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戒工之詩故下俱其類○東萊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有樂歌華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氏分魚麗以足首什而說者不察遂以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子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矣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此得之矣而由庚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董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賢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張曰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而以燕樂終為此之謂與賢者段曰與則相與之義也主於心矣所以是詩皆不及爵祿之事而但言燕飲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叏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朱曰興也孔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罩皆興也毛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曹曰江漢為南國之紀故嘉魚自出於南方○孔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陸曰嘉魚鯉質鱒鮮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左太沖蜀賦曰嘉魚出於丙穴是也

釋文曰烝王肅云衆

也朱曰烝然發語之辭也毛曰罩籗助角反也孔曰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罩捕魚也○范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曰式用也燕飲也○東萊曰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於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寡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燕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姦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曰汕樔側交反也鄭曰樔者今之撩罟也○孔曰釋[illegible]曰樔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取魚也衎樂也○陸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求木甘瓠音護纍力追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毛曰木下曲曰樛纍蔓也陳曰瓠蔓生○董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也鄭曰綏安也○東萊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以興賢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朱曰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曰鵻鳩鳩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曰鵻谷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李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曹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末曰烝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

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黃曰高宗思賢佐而傅說夢文王善養老而太公歸火不與燥期而就水不與溼期而況人君若有好賢之心則賢者將自至故曰烝然來思○段曰賢者之進退所以繫人君好惡之深淺者精矣孔曰思皆為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末思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音止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曰夫須莎草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丘曰只辭也○孔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鄭曰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才以自尊顯○曹曰未通謂之童言其未成人也山無草木亦謂之童言其不成山也故山有草木乃秀茂而可觀國之得賢稱是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李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說則拘矣陳曰或疑孰為南孰為北蓋一句不成文詩人命辭如此爾邦家之基不必於臺萊上起興若以臺萊興基則萬壽無期不可得而興矣○范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壅其體苟不近賢則非兆亦食息以爽志雖欲壽得乎○東萊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璣曰杞其樹如樗一名枸檵○鄭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曰遐遠也朱曰何通遐○毛曰眉壽秀眉也○鄭曰茂盛也○程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曰枸枳枸孔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曹曰或云枸骨也然木蜜生蜀漢江南枸骨出於西域皆非肉南山之所有當是枸骨耳楰鼠梓孔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曰其枝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

也孔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曰孫炎云耇者凍梨色如浮垢也而艾養
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曰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
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蘇曰
三詩皆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射禮諸侯以貍首為節新宮貍首皆正詩而

毛詩集解卷之九　六

詞義不見
蓼蕭澤及四海也
李曰鄭氏泥於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遂以此詩為四夷之長此詩蓋言及天下之
諸侯不必分別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湑息敘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曰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
也李物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曰既見君子者言朝
見於天子也○毛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曰寫者卸其情意
無留恨也○劉曰寫者傾其情盡之心也○蘇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
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
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
其笑語而無間○張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
李則下情得伸譏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劉曰有譽而無
聞言有譽而不失位○鄭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當處天子○李曰此詩求自皆稱贊天子之辭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毛詩集解卷之九　七

不爽壽考不忘
毛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李曰瑕子曰龍光之不宣是指此章也長發曰不何天之龍亦以龍為寵爽差也○鄭曰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
澤光耀被及己也○東萊曰四海諸侯遠近大小
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
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
黨差忒哉○丘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
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曹曰彼旦感恩慕義
無有二心雖至老壽沒齒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曰泥泥霑濡也○鄭曰孔甚也○董曰燕燕諸侯也○毛曰豈樂弟易也○蘇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東萊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句同姓諸侯親者而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

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睦也○朱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此詩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後詩言不醉則不歸蓋於其酒欲之終而歌之也曹曰豈弟言樂易也天子以宗易待之故皆安於天子之樂易則亦化而為樂易矣故能於兄弟之間無乖爭陵犯之禍也○段曰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君子指諸侯也庶幾亦以君子目諸侯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冈既見君子鞗徒彫革沖沖
和鸞雝雝□福攸同
毛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曰鞗革也沖沖垂飾貌曹曰沖沖者言其垂之和棗也後漢志注曰予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曹□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毛曰在鑣曰鸞○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孔曰駟驖□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動以來車之不當在鑣矣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曹曰以其鳴□曰鸞以其應故曰和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

言得其和也王曰沖沖雝雝有禮節故也○鄭曰攸所也○王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東萊曰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車即其事也○朱曰此但言諸侯之車服如庶幾之辭稱其鸞旂之美也飭上下相過以德而成以禮則為福所同也○段曰天子諸侯休戚同也則福豈有尊卑之間哉故曰攸同言燕而並受其福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文減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曰安閑也○蘇曰人也○程曰足意之義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孔■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外霤遂出○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晞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蘇曰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而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深飲醉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曾曰不醉無歸則其醉方出於天子眷顧勸享之意

毛詩集解卷十七　一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曰豐茂也程曰豐草宗而茂者夜飲必於宗室孔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曰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程曰在宗成歡樂禮敬也○歐陽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曾曰露之霑濡無不均被而草之豐茂者得之最多猶天子燕飲之澤均被於諸侯而同姓者遇之尤厚○范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毛詩集解卷十七　十一

孔曰顯允明信也○朱曰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鄭曰令善也○歐陽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令德也○朱曰謂其飲酒而不亂德○黃曰上之所以稱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處者愈恭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曾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經以淫矣○程曰杞棘卑下之物陳曰國有小大恩澤均及曾曰草性柔露多則其葉自低垂有沾醉之象至於杞棘則強直而不屈能勝重露猶言醉而能將之以德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 豈弟君子 莫不令儀

毛曰 椅梓屬（陸璣曰梓實桐皮曰椅）○毛曰 離離垂也（程曰離離猶纍纍也）○歐陽曰 其桐其椅木之美者 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曰言其醞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而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蘇曰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曹曰桐與椅皆柔材且又多實加之以重露而其枝亦能自持猶樂易之君子湎于燕笑而於能以禮自克）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徒冬反）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曰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左傳寗武子曰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 玈弓矢千 以覺報宴 注 愾恨怒也 覺明也 謂諸侯有四夷之功 王賜之弓矢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 ○鄭曰 凡諸侯賜弓矢 然後得專征伐 ○范曰 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 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 其有功則賜之弓矢 使專征伐 以正諸夏 此王室之所以尊也 不然則強陵弱 大并小 而莫之制 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 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東萊曰 所謂專征伐者 如四夷入邊 臣子篡弒 不容待報者 其他則九伐之灋 乃大司馬所職 非諸侯所專也 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李曰 周室東遷之後 賞罰無章 然彤弓之賜 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 則盛時可知

彤弓弨（尺昭反）兮 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

毛曰 彤弓 朱弓也 以講德習射（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

（以衆當寡彤弓漆之色赤玈弓漆之色黑也周尚赤賜弓矢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曰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宜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曰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屬也講德謂射禮也）

弨 弛貌（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曰 言者語辭也 ○王曰 受言藏之者 工成而獻 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朱曰諸侯受而藏之）○毛曰 貺賜也 ○鄭曰 朝早朝也（孔曰燕或至旦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載牲俎且盛於食燕周語曰王享有體薦）

享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禮盛也○記曰鍾鼓大樂也饗盛禮也書曰饗禮大是以有鍾鼓周官樂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而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其盛可知矣○樂書曰天子之燕群臣也其樂者及於琴瑟笙簧燕明文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同與燕同是詩特及鍾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鍾鼓而已○劉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吉禮於廟○蘇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醻書曰晉文敗楚于城濮獻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賜以彤弓一彤矢百○劉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惠以布政則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享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所以致其敬而已○東萊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書曰一朝云者言天子平昔保惜彤弓如此一朝以為好賜其意非淺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羣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私請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呂曰必曰

毛詩集解卷十七　十四

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醻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

王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書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必櫜之以韜鞬之物蓋言其甚寶惜之也毛曰右勸也孔曰謂獻饗禮勸其功也○書曰右勸也猶燕飲之有侑也○王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曰櫜韜也釋文曰弓衣也王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王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為厚也鄭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李曰醻毛氏以為報也蓋錫之弓矢又饗之所以報其功也左傳以覺報宴是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

毛詩集解卷十七　十五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進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爲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呂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于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急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陳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歟○黃曰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以爲今日之用又樂育才以儲後日之用好賢之心無有窮已○又曰雖成王樂育人才故天下亦樂與成王心之所感有不能自已者文王之辟廱人樂之僖公之泮宮人亦樂之故菁莪一詩皆喜樂之辭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朱曰言得其所如此○呂黎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蔽華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曹曰凡人之材初不限於大小莪微而能長育之弱茂其用充和插拌張章才呂黎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曰謂此君子樂易而且有威儀耳鄭曰以禮儀見待○曹曰古者天子有五學之游至於受爵歟識然饗禮射未實不在焉親與多士擇選於其閒樂易而有威儀益蓋以身教者材豈惠其不成乎○說曰養天下之寶材矣如致教以有禮用賢者出而風俗寧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呂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是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樂則兼禮儀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止音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曰中陵陵中也○鄭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貨貝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不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皇稽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為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曰復享之以祿則士之材故矣樂其我吾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享祿乎哉○范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重也○曹曰中沚則有淵澤加焉中陵雖不如門之大其所長育亦多矣位定然後爵之任官然後祿之受祿至於百朋之多則獲人材之用可知矣

汎汎芳劔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曰楊木為舟●孔曰載則也○鄭曰休者休休然○朱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蘇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耳○曹曰楊舟汎汎然浮沈之物無所不載君子休休然小大之材無所不容無所不容則人材無遺者矣美之至也是以我心則休焉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鄭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成會諸侯從此而不振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至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曰鄭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諸詩依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輒移其第改為幽王○蘇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刺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改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執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詩曰不可且漢之諸篇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抱訓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詩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

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矜雅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孔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

交侵○張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曹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內外之政並舉此王室之所以興內外之政俱廢此中國之所以微故孟子曰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文武之興也以百里之地而能有天下幽厲之亂也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復宗周猶唐太宗能以河北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無他故為政之廢興即國之所由廢興也故變雅之初其說如此○董曰文武所以經營天下之治與成王所以守文武之業者具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終始不可缺一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几反志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段曰鄭言六月盛夏則意主夏正至箋十月之交又以正為周正七月詩數月皆用夏時然是時皆奉夏正朔周公推本上世之事未足為據按四月大夫刺幽王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夏正數月無疑矣若以為周正則四月乃仲春不得言夏六月者又未祖也箋三王既改正朔但服色朝會用之為建丑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仍用夏正數月也漢初月秦正元年冬十月太史公去周未遠必有所據以為法班同行之若此詩既啚以夏時則此詩六月無疑矣蘇曰棲棲不安也李曰案論蓋棲棲周注棲棲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曹曰季夏未興師動眾之時今謝以棲棲然不遑安者以玁狁急耳鄭曰戎車

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等數未盡聞也孔曰飭齊正也甲冑曰戎事者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〇王曰既飭其車者言其齊正也以待之也王曰騤騤者馬之疆而有節也〇鄭曰戎事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曰所載四馬皆戎事韋弁服凡兵事韋弁服是常服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又以爲衣春秋傳曰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内則以爲韋弁皮弁素裳白舄也〇曹曰軍中戎服亦書爲韎韋之跗注上下同用之韋以韋之爲衣常服其美一也朱曰孔甚也〇毛曰熾盛也〇鄭曰于曰也董曰爾雅以于爲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往而以佐天子也〇李曰于楚傳樂之子曰生楚自克以衆妻以君子爲曰不孝王家文王不親行紀事以君美功此著事則不說王而行有自得言美王孫皆玁狁亦以此爲王不自行也鄭氏爲長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以今夏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匡王國之封畿孔曰言王國之封畿是王畿之内王臣之服也
此志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〇毛曰物毛物也孔曰夏官校人凡大事物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齊其力傳曰言物則難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故言比物者比同力之物也蘇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曰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此言四驪者亦兼色也田獵齊足而尚疾不取同色此言同色也又田獵主於取禽故乘其力有餘而言驪則是同色驪四驪馬是也駁黃曰騂驪是也中驪是皆同色也
劉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閑有素也〇鄭曰服戎服也〇毛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〇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月也辰在斗柄天駟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是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
鄭曰王曰今汝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〇王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〇朱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曹曰治安以出行三十里不窮貴力也劉曰所以出征

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又）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曰修長廣大也顒大貌（曹曰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說文曰顒大頭也三者相稱所以爲其大也）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曰共與供同○鄭曰服事也○呂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曹曰嚴則常整而敬莫敢犯敬則不懈而常有備如周亞夫細柳之軍嚴故也如楚子反鄢陵之敗不敬故也）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音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戶郎反）以下闕

曰啟行服晨襲也後世乃以元戎為元帥所乘其失亦甚矣劉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厲我師以捍禦之乎○曹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為直而壯律而藏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後漢書馬援風云車前不能令人輕車後不能令人軒注書為人無所輕重也鄭曰佶壯健之貌○朱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毛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曰此時大將也○毛曰憲法也○孔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曰凡安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曹曰蓋雖以輕車突騎為中國驕匈奴之長技故此詩尤備其車為急

毛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竟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王曰能伐敵而獲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法矣○陳曰萬邦可以憲法辨一玁狁是其所優為者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

以群臣為友東萊曰酒誥曰圻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毛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曰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孔曰言休安飲主也鄭曰炰鱉膾鯉又加其珍羞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曰於諸友之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

以顯孝友之臣處內○晃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敎厚之深使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曰移孝而爲忠移友而爲順忠則無嫉賢妬善之心順則無妨功害能之行○王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猶王耳目而述□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身之不閑而何暇務敵哉○朱曰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其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孔曰上言伐此云征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毛曰興也○程曰薄言發語辭○毛曰芑菜也[illegible]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不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出不塞○朱曰此卽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曹氏曰芑生民所稱嘉芑爾雅曰芑白苗郭璞注今之白粱粟好穀也○李曰此詩曰新田菑畝則田中所生莫良也

然未有求之者既謂之求則不足謂之殺姑缺之可也先曰彼□曰此不遐遺之意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曹曰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未成熟也三歲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事成功也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鄭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劉曰其車三千則爲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蘇曰其車三千以制齊強盛不得不百也○朱曰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伍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計天子六鄉一鄉萬二千五百家遺卒上中下地一家有二卒半步有

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人萬二千五百人爲正卒萬八千七百五十人爲羨卒正使盡起六鄉練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耳尚不足以方其數故孔□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而王氏謂不應盡內事外知此蓋會諸侯之師也意謂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返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爾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曰師衆也干扞也言指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翼翼順序貌鄭曰奭赤貌○蘇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孔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曹曰以竹簟爲車茵設蔽也毛曰魚服魚

皮也○鄭曰魚服矢服也鉤膺樊纓也又曰巾車五路惟金
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
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馬大帶膺馬鞅方叔不
乘車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
○曹曰樊纓以革為之當膺　毛曰倅鑣也革轡首
也○程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
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曰士軍士
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叅集會諸侯也○黃曰宣
三千有不可勝用者此如采芑者或取之新田或
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
蔿為○張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
呂曰田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
服既成于三十里講武發蒞為三十里之義同
欽玱漠洫之法即行伍井陣也○曹曰芑數也此
復也也田是也宣王於伐之事大矣然止見於六

月之詩其所命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
雅見於采芑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
命召虎見於常武者則命大師皇父而命一言其叔
功則警又淮夷之武作詩將一人其任非一人不蓋
書為日警又美意當時為特父之計也田蓄數不
事勞師露詩而生聞其樂如建之國之於先零者
故其詩中不言序其攻伐之事
而但言號訊獲醜意可見也　呂曰涖止則布其
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
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蘇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曰交龍為
旂龜蛇為旐○董曰旂物謂王所建也旐縣鄙所建
旐所建其旂臣之所太常上旐為所也旐象路建木也
下此上下所建則旗旂旄為旐毛曰軧長轂之
軧也朱而約之孔曰說文云軧長轂以朱而約之也錯
衛文衡也孔曰錯者以文飾在上加以朱漆為之
八鸞○朱曰鸞在衡者也鸞物物云衡是漆也
玉聲也馬行安一○四鸞駕八馬也毛曰瑲瑲聲也曹曰瑲瑲
故曰鸞聲和鑾如玉佩○朱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
劉王曰方叔出率　毛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曰天子純朱
則命加等　　　　　　　　　　　　　　　　　　諸侯
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日李

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曹曰珩佩上之橫梁以蒼
玉為之○朱曰葱如葱之色○孔曰王藻云三命
赤韍葱珩○三命皆九命之也程曰其行也受服章之
葱珩諸方叔惟三命　　　　　　　　　　　　　
尊美言付之重所以日服與其芾可佩
謂知戰矣觀其士卒之未示以行時長命服之
以言加戰也也先子見夫民下亦知用制日曰其
其聲可妄也不若足人以時是惟其付其若是日足
者五十可以不可食以及者不若是康莊足可
毋之以孝孝不及者夫天下不為是者民良甲子
也然後可親子人情也之如子食為有親之家文
良加弟者事父兄而民及其其民有之用也
爲子弟者將父兄已有之苦然後爲用武故用民
者猶之為以自賓其之以命以服朱芾斯皇用
已見盡可以又賓之命朱芾斯皇之故
瑲瑲上不以其小人服小人所依而四牡之四
牡騑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

以爲已歸步鼓其鼓止下以鬪戒○曹曰古與假
音蘇軍中之聚鼓以金鐲則非嘅跡爲有如密則
軍伐馬丙以無者蓋方叔克壯其猶用謀而不而
職加兵然曾戰不當御精蓄威讓驅陣不親戎匯
單彼旗羞儀黃而鼓者哉名社積身不時
而自號明慕政詩人吉甫事屬之美而已焉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鞫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曰鴥鴥然而集也○陸璣曰草鵲鷹也或謂之
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曰戾至也○鄭曰
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十者重師也○毛曰鉦以靜

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
言鉦人伐鼓者互言爾孔曰說文云鉦鐃之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周
禮之鐃之又云鐲鉦之鐃之則鐲鐃相鼓俱得以
鉦名之鼓鼓人注亦鐲鉦之將如小鐃是鐲亦名
鉦之鐲似小鐃鐃似鈴吳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
逸旨鉦動鉦立非鼙律備然此文在陳師鐲旅之
工吳未將時書也○騎書日周官鼓人以金鐲節
鼓日馬旗如司馬執鐲鼓行鳴鐲將曰鉦入伐鼓
圖語日鼓丁寧春秋傳曰射伐鐲而鼓於丁寧說
文日鐲鉦也書師曰丁寧鉦之卿來戒曰鐲如小
鑄軍行鳴之以鳴鼓節義自鼙酒言之謂之鐲自
其擬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至人言之謂之鉦其
實一之○鐘曰周言曰鳴鐃且卻爾鉦而止則鉦
號三鳴也似司馬有號鐸而不言鉦故前也鐲之
重室思表注鐲鉦人伐鼓則事於戒也今請謂陳
師鍋鼓則未戒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戒說如

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曰淵
鞫告也鄭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曰顯允明信也○毛曰淵
淵鼓聲也鄭曰謂戰將進士衆也○王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遽戰聲深矣
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安是大事又三年一教歷五
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在代之時出
軍主對陳周文兵禮戰止是退歸用振旅治名異
而禮周也稱治云出為治兵前威武也入為振旅
又尊軍也孫賓曰出則切戒在前責易力之入則
尊老在前復嘗議也長切出入前後
不同而云禮一者望依進退如一也
鄭曰戰止將
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曰闐闐鑾行聲也程曰此章言雖
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趨舍有節言集之

既疾亦集於所止曹曰如王師之勇捷無敵而進退作止則惟方叔之命之○欲
曰言士雖勇而止之於行伍也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
伐鼓之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
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此詩
惠者永戰邪方陳師鉤旅以伐鼓而乙閭
振旅矣故曰征伐獵猶蠻荊來威○曹實曰方陳
其師旅告以致討之意家告顯然信之而侯方叔
於此閭其智謀為始伐鼓以進家鐵振旅而退師
備進以致之王者之師鉦不尚節然湯伐真猶并
自隔閭
道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

雷霆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曰蠢動也孔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遲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曰蠢動而無知之義　蠻荊荊州之蠻也王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復方日楚來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曰元大也李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必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曹曰凡謀則責老者決則責壯此善謀而壯決也鄭曰猶謀也訊言也醜徒衆也○毛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爲霹靂　程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我車之盛如霆如雷○呂曰四章方及南征之事不言戰而執訊獲醜者我武素備震疊奔北未嘗加兵也陳曰南征北伐二事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幾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程曰先王之政後嗣所當守失則罪也故春秋於復古之事不加美詞此詩但稱其復古也○朱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矣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置置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載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東萊大事記曰周敬王二十八年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是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之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

時會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
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指以為成周矣平王東
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
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
桓公焉稽古録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
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
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王國也所謂東周者洛
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
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而視

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尸殷民蓋在下都之地
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世本曰
西周桓公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黄曰武帝
窮兵於四夷既服之時蕭俛段文昌銷兵於兩河
甫定之初其失均也武帝弊内以事外不治中國
而治夷狄不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說也蕭俛
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慮不知修車馬備器械因
田獵而選車徒之說也宣王之於夷狄彼未服不
德其在我者之自備何宣王之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龎龎又鹿同駕言徂東
毛曰攻堅也程曰攻葺堅治○董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
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曰齊其毛尚純色戎事齊
力孔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龎龎
充實董曰按字書訓龎說文羊以龎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
呂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曰田車田獵之車曹曰上言適東都時車馬此言田獵時車馬也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設驅逆之車田車即田路即木路王所自乘而虞人則有驅禽逆禽之車好

善也阜盛大也經曰阜肥壯也讀毛曰甫大也田者大芟
草以為防孔曰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曾曰古者田獵用車草
多則車不可行故先芟除其草萊周禮若大田獵則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是也或舍
其中孔曰春田之萷華士戒家在其周止會也其防之廣挾兼文褐纏旃以為
門孔曰其防家周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帛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閣並為二門
周四旜四褐之裘纏質以為槸孔曰以裘纏槸質以為門中之闑車軸之裏兩邊
約車輪者也間容握孔曰門之廣挾兩軸頭去旃竿之門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
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曰馭夫而入門不門參也以教取試其能否故令驅為周禮
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苗則虞人萊所田之野為三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

各帥其民而致質明乃陳徒以旌爲左右和之門
群吏各部其事徒以敘和出注敘和出用次第出
和門也此言鍜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將物入扣門
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得以教戰也禮軍當從是
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然始冬集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曰其軸頭擊著門傍旃
等則不得入所以前不工之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曰以天子大軍分爲左
右難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然後焚而射焉
孔曰教戰旣畢士卒出和門乃分地爲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王肅云火田故火田獵
者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天子
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曰衆每爲表因獻
會於其下故戰不出頃孔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曰
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曰謂出於頃防者禽獸不逐之古之道也○孔
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爲曹曰草盡
要會必多曹曰是詩於狩言選車於苗言選徒惟獵田
獵之名篇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曰之子有司也朱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書曰從王于苗者夏獵
曰苗孔曰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焉言狩狩者是獵之總名○劉曰大司馬中夏教芟舍
遂以苗田○根曰蒐苗獮狩後司單行事木間事教芟舍亦然囂囂聲也維數車
徒者爲有聲也朱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

且車徒不譁而維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
尾於旐之首曹曰大司馬教治兵之法自王載大常以下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
爲旐者郊野所載而九旗皆注旄於竿首田獵當在郊野之閒旐與旐建尊卑皆設矣曹曰
徒手曰搏言其選閒之勇也鄭曰敖鄭地今近滎
陽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
營可以設伏所謂東南草即此地書曰曰敖敖倉也有秦車之陵隔驚虞也孔曰此
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
于敖地者實狩也○東萊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
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
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朱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曰諸侯赤芾金舄
舄達屨也鄭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曰如金爲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舄有三等赤
舄爲上是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與舄有在其上者爲尊表達其赤舄所尊者莫是
遲故云達屨言是屨之衣上達者也此舄此而日屨屨舄通名○王曰諸侯人君冥朱芾而此亦芾
者會同故也謚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赤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
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曰繹陳列聯
屬之貌毛曰繹陳也○王曰繹者言貫屬連而不絶者繹繹然也

決拾既佽音七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用建緒人注云吹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裹以韋為之○劉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鄭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曹曰自會同之諸侯以至從王之卿大夫皆在其中矣夫者男子之總名○毛曰柴積也鄭曰謂積禽也孔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王曰同所謂手既也朱曰使諸侯之人助舉之言獲多也曹曰有餘力者又助我舉積禽言不争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綺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孔曰四黃之馬○程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曰猗不正也朱曰馳驅之法也劉曰謂應五御之法鄭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曹曰駕馬以兩服為主兩驂所以助服馬耳今兩驂猶且皆不偏猗則御之正可知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

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曰不善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曰徒步卒也孔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營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在軍中驚之驚○孔曰大庖君之庖○毛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曰言軍旅肅靜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李曰東坡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故此也○朱曰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曹曰獵罷而歸車徒衆矣猶無讙譁之聲終始靜治也○張曰三十二里為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者衆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法此董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曰武夫不譁士氣情怯則有事而易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曰大庖不盈者其獲雖多而無餘蓋田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毛曰一曰乾豆孔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音謂肩前也過為上

教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逵子右髃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向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髀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髃餘僥反為下殺孔曰射左股髀而達通於右胷髃為下殺以其中胷死最遲內又益惡凡射獸皆逆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孔曰每禽三十也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澤中不取言鶩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毛詩集解卷二十

朱曰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曰允信展誠也○孔曰君子宣王也○程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曾曰夫有聲則有聞今無聲而有聞是我軍無所擾而名譽自歸之也言至肅也○朱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曾曰之子如此則宣王之政事可知矣詩稱君國子展之道誠可謂治之大成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程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群臣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朱曰得禽獸則為醴酒以御賓客而不專享足以見其接下美從田之人志左右以燕天子足以見其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美宣王慎微接下得人自盡有大於如此者此詩特美其田而序因詩文以發之耳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鄭曰戊剛日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曰伯馬祖也孔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曰孔阜甚大也大阜大陵阜書曰大陵群醜祔衆鄭曰醜衆也從禽歎之群衆也○毛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孔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曰蓋曰可以田矣

毛詩集解卷二十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朱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

○鄭曰同猶聚也○毛曰麀牝曰麌麌麌衆多也

董曰廣訓云麌麌之鳥同穴

蘇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

李曰所謂為

尊渭自此漆沮是也故孔氏以漆沮為一水東會于渭又東會于漆沮又東遇

漆沮之一水名漆沮東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又漆沮者出雍州

水東正周洛所謂公自土漢其二水同名漆沮防東南渭

漆非河之北之謂古所曰漆沮又謂沮漆出鄜州

地南渭○朱日今有自豈漆沮監泉流水者

内河之流下所謂詩既從上沮書會於漆過

州渭入之流謂之漆則漆沮自二所昔出章

渭時有流下曰漆沮水其謂漆者入於漆

上流之上書沮有所從東章王至漆之

渭之下者也蓋謂曾吞之漆過於書周周

而吾志漆書也蓋東會子入渭沮之下周

張沮之沮流出扶風縣城鄜千不知所云漆水

出漆縣西北里至岐山東入渭河者至岐周而東入于

詩之所謂自土沮漆者也水不知所在決則

渭則在灃水之上為渭之上流也又按水經沮水

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鄜之東在大又按水經直所

縣東謂之漆沮水○東書過渭漆沮

謂之秦漢何為二水之洛乃漆沮又

之河非也洛水也所謂漆沮而書過雍州

漆沮於洛合而為漆沮又入於渭漆沮之

通漆沮則漆沮至于合渭之又在渭東

水先灌水之東為渭之下流也

在灃水之又乃東於渭下流合漆沮

而有漆沮之下流為渭之會同之

下流之東鄜為地

屋鄜防而鄜防北之東鄜為地逆也

禱庚午吉日○曹曰既伯既禱而又差擇之則其

謹微也無所不至矣○毛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

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旁故從以至

天子之所○李曰與驅驟所謂事時展牲同意○朱曰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雖漆沮

之勞為處宜為天子曰猶之所也

程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皆群下盡力奉上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士或群或友悉

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

友○蘇曰燕樂也○孔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

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群或二二

為友○朱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

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殪於計反此大兕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鄭曰豕牝曰豝○毛曰殪一發而死也○朱曰兕

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曰饗醴天子之

飲酒也孔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群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亦曰饗醴命之宥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曰既速歡矣

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曰發彼小豝殪此大

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曰小者易懸而難中故小豝言發謂發而中微也

大兕言禮肖請闕豈闕也鄭曰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群臣也。程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曹曰以御賓客燕也燕則有折俎酌醴饗也饗則有體薦社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曰王饗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而示不忘古也燕則命以幣物宥之助歡也東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為所以見軍實之盛為所以見師律之嚴為所以見上下之情為所以見綜理之周爲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毛詩集解卷第十八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來力代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寡無不得其所[illegible]

王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獲者足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勞于野

爰及矜[illegible]人哀此鰥寡

毛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曰之子使臣也。朱曰征行也。毛曰劬勞病苦也。蘇曰[illegible]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孔曰偏喪之寡蘇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劉曰宣王憂勤于止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違寧[illegible]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illegible]人哀此鰥寡爰及者

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曰中澤澤中也○孔曰垣墻也○毛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曰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朱曰究終也○鄭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曹曰鴻鴈之趾連歸不能棲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也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曰征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曰宣示也○范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嗸嗸我所以勸而勞來也曹曰說文引此詩曰哀鳴嗸嗸衆口愁也則嗸嗸者喻民哀訴之聲也民為得其所歸有所赴訴矣於是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

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惟使者能周知民之疾苦故於是揚之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哲人指使者言之苦哉患人不知我劬勞如此謂既為治築室俾義安居矣而揣說寒鳴飢遠來無已是上愛樞之大道致民最重暢其嗸出之以也○朱曰之子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詠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王曰雖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子征于垣為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務於撫存為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以務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留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甚者扶安有因於我矣以知其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其怠於民而已○蘇曰興衰積敗不能自指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為唱蓋深歎此必知之者鮮也當時居位其於民物仁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王全之

董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曹曰箴者治疾自微而達之也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程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勸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黃曰詩人美君之深而箴故全君於無過之也故因美而箴之孔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曰其語辭○胡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居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盡旦也謂訓央為旦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曰庭燎大燭也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目經云邦交事無積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illegible]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數耳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黃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蓋辨色則群臣入應門日出而後君乃視朝則門庭之內無事於設燎矣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

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朱曰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為斯其所以不能常也曹曰始為中夜而起繼而夜將盡乃起終為將明而起魏鄭公所謂漸不克終之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朱曰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朱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又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煇光相雜也鄭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水規宣王也

鄭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

曰物有不圓而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曰興也○孔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鷙屬急疾之鳥○鄭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曰歟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

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董曰宣王自廢魯武公長子括而立其弟戲公戲周人不從乃殺戲而立括重王於是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此不睦王室）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同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段曰懲羹者得釁而吹畏暑者見月而喘厲王之禍極矣故當時見諸侯有去來不常之形而憂念廢亂之意已迫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數當時之不思救亂也縱不為殊遠計誰獨無父母乎奈何獨使我之憂也故此章曰莫肯念亂而下章曰念彼不蹟他人不念而已則念也兩章之後四句皆言意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鄭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曰載起

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曰率循也訛偽也○毛曰懲止也○鄭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歟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前

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訐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音問)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各反)

朱曰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陸璣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曰檀木之堅者是美木也○呂曰落葉穢雜(毛曰蘀落也)釋文曰錯礪石也○李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己意其詩最為難曉○毛曰誨宣王求賢之未仕者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鄭曰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良魚在淵小魚在渚(鄭曰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鄭曰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王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樂此意同○陳曰鶴鳴以比人君之聲聞魚以比賢魚以時升降賢以道去就聲聞善則賢者至如魚之在渚也惡則賢者去如魚之在淵也魚潛而在淵則賢者去而之丘園矣可樂者有檀之美木也使其無檀其下有蘀有穀不足美也君子猶以為樂者甚言賢者之為不善也它山之石詩人自謂也石我而可以錯我者猶言狂夫之言有美擇為此詩以諫宣王也○書曰宣王欲求賢者當可以不修身乎在身者識於不善不可為而在人者不當求備猶彼園之所可樂以有檀也然其下亦有蘀與穀不以蘀穀而棄檀也它山之石猶可以錯[illegible][illegible]攻堅玉況賢者乎)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互有所長毛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朱曰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

其惡也它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惟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曰穀惡木也陸璣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程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

小人處也横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

説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如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朱氏在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書字用酒語若疇圻父之圻則知鄭說有據也鄭曰予我也○孔曰鳥用爪獸用牙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爲獸爲喻也○鄭曰轉移也○毛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孔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曹曰宣王

料民於大原人不足用司馬乃臨徒使從千畝之戰事涉素習遂敗績于姜氏之戎　鄭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曹曰某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某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自使不可及詩人道理深其辭信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王曰祈父爪士也爪牙之士也○毛曰厎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曰亶誠也○劉曰尸主也○毛曰熟食曰饔○
王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
事也○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為前
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
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
他兄弟其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
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

從我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
宣王也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
無兄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
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
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
圖之（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句踐尚能辦此況周
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
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
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

並叙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
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曰苗
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
○毛曰縶絆維繫也（孔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靷也）鄭曰永

久也○朱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曰逍遙遊息也
○毛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
者○鄭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縶之以久
今朝爰之欲留之（張曰白駒來白駒之實也不敢作言事上之人故言事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敬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者庶幾縶之維之○朱曰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呂曰賢者將去
而不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東萊曰知其不可久留庶幾得一日之歡以盡我心也）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曰羨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各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毛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曰嘉客者暫客於
斯亦將去也〔蘇曰客未詳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
優游勉爾遁思
程曰賁然光彩○孔曰二思皆助語○呂曰詩人
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
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

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也〕朱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
也言此來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
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擅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
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
切而不如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若而不恤其志之
不得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曰此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遁空谷
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
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遁矣國之好賢者猶望
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
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曰數其來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遨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所謂
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
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

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
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喟然而不樂矣
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
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
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
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
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
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
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

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朱曰自祈父至我行其野四詩之序皆不言所刺而祈父白駒詩辭明白故無容異說獨此與下篇詩辭不明說者不一今以文義求之或者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曰旋迴也○鄭曰復反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爲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朱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曹曰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下闕 之窮迫急惟天屬之至親乃肯相收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粱今之白粱粟也○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曰栩杼也○孔曰今柞櫟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

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其有鄰里鄉黨
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
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
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
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為方是時也安有如此
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芾（方未反）其樗（勑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范曰蔽芾盛也○毛曰樗惡木也（李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
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姻（又曰婦之黨為昏壻之黨為姻）毛曰畜
養也○王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曰爾
既不我畜養則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
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

鄭曰蓫牛蘈（扶雷反）也（陸璣云今人謂之牛蹄菜）王曰蓫惡菜也
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
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段曰首章言居欲為久居之也次章言宿則暫寓矣人情於妻相待之薄者則望之也愈疏於其相待之厚者則望之之意日進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
富亦祗（音支）以異

毛曰葍惡菜也（鄭曰葍䔰也○陸璣曰葍一名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蘇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
誠○王曰葍野采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
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
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段曰夫昏姻相與替則加親人情所同也）朱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
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故爾此
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曹曰豈足以成富實之道適以自異於人而已不過人情所以為異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曰考成也○孔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illegible]注曰路寢生人之所居不[illegible]不神之也考者設盛飲食以落之○歐陽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內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揜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

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詩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黃曰鴻鴈之詩宣王所以勞來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然後可以樂吾樂而無愧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聖人所取歟

秩秩（[illegible]直乙）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illegible]呼報）矣無相猶矣

毛曰秩秩流行也（書[illegible]常也澗水常[illegible]流而不溢）孔曰斯此也澗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曰幽幽深遠也○劉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聚（董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曰式用也○歐陽曰猶圖也謀也○董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李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曹曰出閨蓋美矣然宗族不和不可以一朝居也○朱曰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息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焉按此於義敢未以然然意則箸矣或曰猶當作尤○呂曰猶有故做之辭歟相族微以相責望則兄及弟式相好矣）曹曰首章總敘頌禱之大意也（呂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得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曰似嗣也○曾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孔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事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則祭）毛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鄭曰百堵一時起也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曰天子之宮其室

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曹曰擧西南則東北亦當然矣鄭曰
爰於也○蘇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詳所
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曰築室百堵者言廣多也○曹曰居宮室則使民有棟宇招集流民百堵皆作而後此曰築室百堵室王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曹曰以繩約板作切者○周孔曰
繩在板上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墻端正也○
蘇曰閣閣上下相乘也○曹曰積累而上如閣之

閣
孔曰椓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也○蘇曰
橐橐杵聲也曹曰築土者欲其堅之無自廢而不淺故曰橐橐如橐朱曰除
亦去也○毛曰芋大也○孔曰作群寢之時縮板
築至群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曹曰風雨
不淺能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曹曰穿穴○鳥鼠不能王曰言
上下四旁皆牢密曰其作室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
則不失閣○蘇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
大也曹曰君子之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曹曰此章
叙其墻垣之美

如跂企音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揮音斯飛君子
攸躋子西反
孔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曰翼敬也棘急
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
變也○呂曰書云鳥獸希革○鄭曰伊雒而南雉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曰躋升也○朱曰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
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
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

也○歐陽曰宜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曰君子攸躋則又高其高也
曹曰此章叙其堂之美如此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噦噦其冥莫經反
君子攸寧
毛曰殖殖平正也王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曰庭宮寢之
前庭也○朱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曰覺言高大也○鄭曰覺直也
孔曰楹柱也○鄭曰噲噲猶快快也○呂曰正謂
正寢○朱曰正向明之處也○蘇曰噦噦深廣之
貌○曹曰冥謂室之奧窔王曰高明也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

噲也噦噦其冥則如噲噲其正是明也○鄭曰正晝也冥夜也○李曰按詩云晝冥明故言冥深蓋本此｜歐陽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之董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故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故陰陽以為宮室故其王為陽實為陰夫貫陰抱陽以世其神所以章也○曾日人之精神氣血常與陰陽流通故其君家之聽明通中乃無纖此之患疏謹闕疾明德心疾皆不得其中者也今也固痛各得其中內外俱通於後君之而安為曾曰此章敘其室之美也○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顧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許鬼反維蛇以下俱闕

雪苑宋氏蘭揮藏書記

毛詩集解卷第十九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鄭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伯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李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說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久矣具俱瞻視惔燔也李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如惔者內熱之謂也曰　朱曰卒終也○蘇曰斬絕也○鄭曰監察也○陳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之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

雪苑宋氏蘭揮藏書記

不察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曰猗長也（李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弘大憯曾也○蘇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

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讟耳○蘇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曰憯莫懲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曰氐本也均平也○劉曰維持也○鄭曰毗輔也○朱曰弔愍也○毛曰空窮也○鄭曰師衆也○孔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入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平若權衡之任○朱曰言尹氏太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曰仕猶事也○蘇曰罔欺也○朱曰君子指王也○毛曰夷平也○王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也○朱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

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仕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曰瑣瑣婚姻之小人無厚仕用之置之大位也○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尸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曰傭均也○朱曰鞠窮也訩亂也○鄭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曰闋息也○鄭曰夷平易也○蘇曰違遠也○朱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東萊曰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懼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懦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慾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曰病酒曰酲成平也(董曰國之有成其猶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操也)鄭曰卒終也○陳曰不愍乎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王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

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
專任尹氏也譏云不敢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叉
毛曰項大也○鄭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
歐陽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
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
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
將行四牡項領則焉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
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
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朱曰茂盛也○鄭曰相視也視汝矛矣言欲戰鬭
相殺傷也毛曰矛長二丈醻如賓主飲酒相醻酢○朱曰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鬭及既
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
怪也孔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曰小
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

也○東萊曰此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肩及
其好時則依舊相醻或好或惡皆是私情更不以
國家爲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
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曰然尹氏猶不息懲艾
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鄭曰汝不懲止
汝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歎曰
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
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
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曰詩人之情不
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
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
孟子亦此類也陳曰尹氏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誦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曹曰家父以爲
尹氏之所以專恣而不平者其失在幽王幽王之

所以致爭訟之不息者其本在心術之不正耳於
是誦言刺王以究窮其惡庶幾用化其心而反於
正道也夫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使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斯能均一
以畜萬邦而無偏陂不平之患矣豈復有室我
師者耶朱曰家父作為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養萬邦也范曰
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
李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
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

毛詩集解卷十九　八

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為致亂者雖
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朱曰此詩刺幽王昏亂不能懲忝故言以謹天變
而小人得志君子困迫將致滅亡也
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
月謂之正月者以其用事正純陽之月○李曰夏之四月建巳之正月也此所謂正月與左傳所
謂正月同繁多也○鄭曰訛偽將孔甚大也○毛曰京
京憂不去也王曰京京大也呂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
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曰痒病也○范曰
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曰觀天
災為之憂傷書曰履霜堅冰至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
純陽用事不宜有霜陽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孔曰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
之異以致傷萬物故憂傷歐陽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
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東萊曰凡譸張為幻

毛詩集解卷十九　九

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董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
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
李曰幽王君臣莫以為憂者蓋亂亡之世常安其危而利其菑憂商之季至于漢唐之末天災薦見
非不明甚民言譸譟來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曰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己獨為王憂耳以見幽
王之朝多小人而居臣不知憂懼也○劉曰哀哉
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
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于痒病人所不知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

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曰瘉病也○鄭曰自從也○王曰莠惡也蓋穀
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曰莠不實也毛曰愈愈憂懼也
王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
時也○鄭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
情苟欲免身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
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
憂心愈愈我心憂知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
也蘇曰小人傾訴反覆無恥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必政反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曰惸惸憂意也王曰惸惸猶也陳曰祿福也無祿猶言
不幸也○鄭曰辜罪也○朱曰幷俱也古者以罪
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
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幷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
而受祿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曰民有欲無
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能乂民無所得祿則辟王而從求于他烏之爲物惟能食己則止其屋

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窮者嗟其將然也○朱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民無辜而陷
於刑辟又幷其臣僕而戮之欲救則不能欲言則不可義不得行豈非不幸歟民心無常惟患之懷
今幽王惟有濫刑濫罰而無惠養之意斯人何所從祿乎入無所得祿父母妻子尙不能相顧而況
於君乎有食而無網羅者爲之所止有患而無刑戮者民之所歸此所謂湯武毆民者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
旣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曰中林林中也○鄭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
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曰皇大
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

之帝○蘇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
其殘之也甚矣幽王猶其君於天下大家世族散
爲皂隸亦猶是也王曰居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使伐林木以致薪蒸者
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
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曰民今方危殆而仰德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旣定人未有不爲天所
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
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定故耳曹曰中林宜有喬木
朝是宜有世臣今中林惟有薪蒸之小材而已猶王使賢臣之世棄賢者之類而惟聚群小於

朝廷之上也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小人聚于朝廷民散不暇得聊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
也○歐陽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
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
引以為言○李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
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
不懲艾之何也○孔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
變好鄙醜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
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
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
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
賢之實也王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
占夢則其迷亦甚矣惟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
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于衛侯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書曰周禮占夢
之官中士二人若朝廷故老史歷世事人君之所當尊欽己言可也今不訊之以天災而乃訊之以占
夢親息例置矣故老亦知王之不可以正言之也皆與言避害其言其聖而已誰能復知烏之雌雄
哉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
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輝鬼反蜴星歷
反
五
毛曰局曲也孔曰局者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蹐脊理
也○董曰崔靈恩集註以虺為蜴○毛曰蜴螈也
孔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董曰崔
靈以虺蜴為蠑螈即蜥蜴以虺蜴為蜥蜴致詩書無以虺為蜴者
朱曰遺世之亂
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
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
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
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罪畏而無所自容也
王曰人讒
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
○朱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王曰言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為虺長人者則為蜴

瞻彼阪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曰阪田崎嶇墝(苦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毛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報反)也(孔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郭璞曰容傲慢賢者)朱曰力猶用力也○李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于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曰謂迅疾也)其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戕群忌有以中傷之惟

恐其不及也(歐陽曰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蘇曰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爾○孔曰其得我則宜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蘇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亂之朝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姒(音似)烕(呼悅反)之

孔曰結纏結也○歐陽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曰厲惡也○鄭曰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也○毛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釋文曰烕齊人語也)鄭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曰厲危也正危則以弱勝故)也李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曰幽王惑褒女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曰此詩

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書曰知正之本皆始于姻內文王之迹周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二南之化周之所以興也幽王反其道周之所以滅也大夫曰為燎火之起也滅有盛衰之勢方其勢之熾揚也雖能滅之文武成康安世積累之烈然方盛而褒姒獨以一婦人而滅之者成之難而毀之易幽王之嬖褒姒至于亂遠廢達儉入用悅婉夫害子諸侯以召犬戎之禍是以周雖未滅而滅之形成矣)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曰窘困也○孔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曰輸墮許規反也○毛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曰幽王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晚已矣 張曰幽王不慮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若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也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曰員益也○朱曰輔所以益輻也 孔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輔輻之 鄭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曰告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李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于覆難今幽王乃終然踰于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忍于禍難可知矣 黃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曰沼池也○鄭曰炤者易見也○毛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 孔曰賢者在朝建未能有樂遐而隱居雖遁于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其如所處○劉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網罟者所獲士雖隱晦于山林亦為羅織者所羅言危亂之世有遺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感曰終踰絶險曾是不
意文中子喟然逺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
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曰洽合也○孔曰比親比也○毛曰云旋也慇
慇然痛也○李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
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
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
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群居

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曰君子困憂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懽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説其爲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失憂甚矣慇慇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斯人不知是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曰穀祿也○朱曰椓
害也○毛曰哿可獨單也○孔曰佌佌然之小人
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
祿之貴矣○王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
祿未艾也而民反無祿○蘇曰民方無福故天之
夭孽並出而椓喪之王曰佌佌蔌蔌者椓害之也富人猶可勝
也惸獨甚矣李曰哀窮之世要其極也貪富俟受其兩言其一時之君故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貪者愈不堪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
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
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曹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
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脩蘇轍
陳鵬飛皆以其説爲非證據明甚當從本序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爲交食

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亍張曰詩有夏正無用正對此詩爲周王亍漢曆幽王無八月相食而唐書對有之說者跂其傳會而爲此也○蘇曰日食大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此陽而食陽弱之甚也此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孔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
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
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

者○毛曰醜惡也○蘇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
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
陽盛而陰不能揜也○朱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
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
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
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曰天之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
王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
則回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曰災害將起

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周之將亡周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日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
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曰重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微之象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蔽君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
善人也臧善也○孔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曰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

月食非其常也然此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
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曰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也亦以爲常故略○曹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行道也各由其道則雖交會而不相犯食今不用其道至于日食天所以謹告人君也民答之應各以猶星日月不用其行故薄食人君不用善人故無政良善也善人天地之紀也舜舍己而從之禹聞言而拜之樂正子好善猶是優于天下今幽王棄善人而不用則所用皆姦凶禍賊之徒是救意而壞綱紀奎主殺仞害良民則四國無政矣無政所以爲亂國之隨之非常之變豈徒告哉
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
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
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

災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朱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曰崒崔嵬爾雅注崒謂山峯頭巉巖者憯曾也○孔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曰周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政書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曰災異之家如是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王曰哀而怪之也○書曰天之於幽王未嘗不欲扶持而安全之也禁霸於正月以示正陽之氣微日食于十月之交以示既盡之氣勝所謂先出災異以譴告之書戒出王不知畏天改過於災疫示之以雷電山川陵谷之變所謂又出怪異以警懼之者也幸不能懲創亦末知之何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孔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字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宰伯維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家宰也此大宰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曰序官趣馬下士入此言中士者誤也一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幽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煽熾也○王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

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從也鄭曰王淫于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陸宮有事早權寵相連朋黨于朝是以疾焉○李曰屛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于內則其勢盛此不可解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曰抑發語辭○毛曰時是也○朱曰作動也卽就也卒盡也○毛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鄭曰戕殘也○范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鄭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徒而不卽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劉曰何爲于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卽我民以謀之○朱曰戕曰廢其田宅以爲池爲圃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皆自以所爲爲不時乎哉鄭曰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曰向邑也孔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南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慭強也且也鄭曰慭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曰徂往也○王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曰皇父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從民而作其邑也○孔曰皇父封于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惟貨其富也鄭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衞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宮列職往向至向亦宮又但去時盡者之耳○陳曰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慎故老在從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深實帝時四國有三公之我在幽王時比幾歸之向矣鄭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曰以實其邑也朱曰以卿士出封而其國之故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其貪忠可知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

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
職競由人
鄭曰蓄蓄衆多貌。孔曰孽災害也。蘇曰噂聚
也沓重複也毛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毛曰職主也。朱曰競
力也。鄭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
雖勞不敢自謂勞朱曰黽勉從王事之役未嘗敢以為勞也蘇曰無罪
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朱曰且無罪而見讒害畫又人之怨讟之
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
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曰噂聚談也沓很

背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皆則情妄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于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餘面反我獨居憂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
逸
毛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王曰徹通也幽
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也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
孔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
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曰凡民
之不如也。李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己之勤勞故為此辭事詩者當以意逆之
王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莫窮命也勉之而
已故不敢傚我友自逸也范曰時有潔身而去者己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曰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曰不然則不虞不去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
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
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

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
絶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此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多衆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書曰序文於篇意無所害蘇轍說迄之轍曰雨之至也不擇基恐而雨無焉幽王詩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夫雨豈有所謂正雨哉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其靳反斬
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捨彼有罪既伏
其辜若此無罪淪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曰浩浩廣大通流之意○毛曰駿長也穀不熟
曰飢蔬不熟曰饉○孔曰昊天上有昊天明此亦
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又曰昊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曰慮
圖皆謀也○蘇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曰鋪徧也
○蘇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
咎矣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
不長其德既生之而又降喪亂飢饉以斬伐之哉
豈天怒之迅烈眘弗之慮而弗之圖乎被有罪者
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

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前漢序傳云嗚呼史遷黨胥以刑師古注曰詩）
（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釋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
（芳服反）出為惡
毛曰戾定也○鄭曰正長也（王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毛曰勩勞也○孔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為三
公大夫謂其屬（李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寀三公及大夫也）朱曰
臧善也○毛曰覆反也○范曰周宗者周為天下

之所宗也○王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
滅之形成故也（朱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
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大夫
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
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
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警
懼而用善反出于為惡莫之懲焉（孔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曰望此則宜改善矣庶幾其曰望之而復出為

惡○書曰陳鵬飛以為此驪山之禍已成幽平之閒所作竊以為不然驪山之禍鄭桓公友死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晉文侯衛武公迎太子宜臼而立之秦襄以兵送焉則與大夫豈肯夙夜諸侯莫肯朝夕之說不合此蓋幽王之末皇父之徒在朝家職猥慶王又大信于讒使朝覲曠闕命令不行是以若此且篇中有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若以為驪山之禍已成則此之天子當是平王安得復為刺幽王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曰辟法也○朱曰臻至也○鄭曰凡百君子謂
衆在位者○蘇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

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鄭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怨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蘇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如人忽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王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之不相畏不畏天之○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長于天也○黃曰我所告于王者皆先王之法言今面王法語之不從則其所為必倒行而逆施如此猶適越而南轅之燕俱往乎何所至哉故曰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王之取舍如是當時必有希世苟合行險徼倖者矣君子于此當敬其身敬所以直內也敬其身則不欺君子宜

誣肯違君之惡偷合苟容哉苟惟不然是自欺也自欺者倚必作于人御必悼于天胡曰凡百君子各欽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所以戒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作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七感反日瘁似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曰曾但也○毛曰暬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說文曰暬狎習相慢○東萊曰暬御如楊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瘁病也○鄭曰訊告也○孔曰兵寇已戎而不能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

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憯憯然日瘁則我暬御而已盡王所親聖聽用暬御而已則患難之憂乘其暬御誰肯任之朱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之恝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祖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曰瘁病也○毛曰哿可也哀賢者不得言○鄭

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曰非出于舌之難出于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謹訥言則忤物者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嘗之毛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擬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曰言之志者世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曰言此所以深歎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曰予往也○鄭曰棘急也○蘇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曹曰王以為不可使則是違君之意故得罪于天子王以為可使則是逢君之惡故怨及于責善之朋友進退皆不免豈不急且危哉君子以為寧得罪于天子也苟得罪于朋友則為小人之歸矣○孔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癙音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曰鼠思憂思也范曰凡物之多長憂假為甚多毛曰無聲曰泣血○蘇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于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輩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曹曰君子主于群枉之中孤立而無與長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己也○范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保天下之心○孔曰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于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家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盃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雅去其大而其小者謂之小盖卽用其書也宋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卬甚山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曹曰郭璞曰是愍之愍萬物之彫落也毛曰敷布也○朱曰猶謀也○毛曰回邪也遹辟也○鄭曰沮止也臧善也○毛曰卬病也○蘇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曰幽王不畏天禍儼然自若信用邪謀○朱曰或曰旻天疾威已敷于下土而王之邪謀益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曹曰王者

畢若撥陰陽翕作闔盛衰一類一笑尚不那不畫而況于謀猶乎謀國之道王直是與古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聽主觀擇善而從之無敢不用其至彼小人者謀止其身而不及因謀事于利而不顧義四郊辟邇不如何將而止也謀之藏者出于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藏者出于小人而反見用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謀國如此亦甚病矣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曹曰潝潝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訿訿然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朱曰具猶俱也○鄭曰底止也○王曰其俗如此亦孔之哀矣

○鄭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于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艶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曰猶圖也○孔曰集就也○鄭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蘇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爲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任患也

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曰謀而不行則于道不進言而無決則于事不成○書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凡謀于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慮而無斷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曰程法也○鄭曰大猶大道也○毛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

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云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曰止定也箋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膴大也孔曰膴王肅詩爲膴膴大也無大有人言火也膴喜吳反孔曰艾治也朱曰艾與乂同治也朱曰淪陷也○鄭曰胥相也○蘇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爲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胥濟也苟廢而不用而

使愚者並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
水苟瀦而流之則游矞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
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矞敗而已呂曰今閒
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于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符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
兢兢己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
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
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

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者慎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美矣吾從之
汪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証識心子固○黃子曰人
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虎噬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
○蘇曰翰羽也○毛曰戾至也○孔曰夜地而闇
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為王基說蘇
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
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
墜其先王之業○蘇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
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滅亡故憂念之
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寐所思者惟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曹曰宣王承厲王之
衆發夕至明憂勤不寐永懷文武之烈側身修行逢以中興此未必皆出于天責事在蒐焉而已幽

王不能勉強為善宣王之業復墜于地故詩人憂傷而念之也○東萊曰念昔先人閔周室之將亡
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武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毛曰齊正也○孔曰聖通也○毛曰克勝也○蘇
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曰富益也毛曰醉日而富矣毛曰
又復也○朱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
勝所謂不為酒困也鄭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曹
曰齊則莊肅而不亂聖則通達而不惑知是則莊敬酒無量而常能以溫知自克矣劉己彼

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曰壹醉日富則用燕褻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弁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機草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負持也○孔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曰式用穀善也○李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書曰原中有菽莫適為主則庶民爭采之會當是時苟有善養人者人斯歸之也)毛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曰題視也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鄭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曰忝辱也○歐陽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敢行而不敢息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曰日益往矣月益行矣日月不可易時○王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書曰君子進德修業當終日乾乾如春令然歲月其可及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遠為死歲惕曾曷朝夕之安而不知警戒以自勉豈不辱宣王垂裕後昆之意哉)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仲良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塡(徒典反)寡宜岸宜獄([illegible]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曰交交者泰雜相亂之謂也○毛曰桑扈竊脂也○鄭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孔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

不食粟也毛曰塡盡也鄭曰盡也曷蘇曰岸亦獄也○劉曰
穀善也○歐陽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告
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群飛雜亂
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
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
也丘曰桑扈食肉者今循人之殼場而啄粟喻食肉之食也鄭曰我窮寡之人
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
孔曰衰亂之世設以賄救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貪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

毛詩集解卷九　四十

負朱曰言握粟以見其貪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
能善乎王曰方是時也塡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東萊曰獄
事以輕為善以重為不善
溫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兢如履薄冰
毛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曰莊子以天木處則惴慄恂
懼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曰衰亂之世賢人君
子雖無罪猶恐懼曹曰集木則憂摧敗臨谷則憂隕越履冰則憂陷溺夫溫恭則不
暴以忤物恭則不侵以傷人惴惴小心則能下人而事之戰戰兢兢則又常戒慎而不忽然是又謙猶

如此則其免可知矣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
、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
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又名雅烏孔曰雅烏性生群眾郭璞
曰雅烏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孔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
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

毛詩集解卷九　四二

謂鳥卻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曰師曠禽經有鸒斯非以為辭也
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李楊子曰頻頻之黨甚于鸒斯曰○毛曰提提群貌○
鄭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
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
殺之○鄭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群飛而
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
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李曰凡民莫不
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于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
○毛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號泣而愬怨之辭也呂曰反于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故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辭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九六反為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如疾首

毛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也惄思也○孔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孔曰疾首頭痛也曹曰周官疾醫春時有痟首疾李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劉曰昔者周郊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蹄蹤跡如掌踧踧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王曰惄為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而致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曰屬連屬也○朱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王曰離麗也○朱曰裏心腹也○鄭曰辰謂六物之吉凶王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我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曰父之所樹己尚不敢不恭敬○朱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曹曰骨肉之親同氣異息疾痛痾痒其性惟均我獨不然曹曰待父以敬匪父則無所瞻待母以養匪母則無所依孔曰太子為父所放罪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入宮傳父母之恩故連言之○朱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音偉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曰菀茂盛也○毛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鄭曰屆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

蜩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曰舟流者為讒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孟子)劉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至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

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曰斯辭也○毛曰伎伎舒貌○鄭曰雊雉鳴也尚猶也○毛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曰爾雅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曰譬彼瘣木疾用無枝持葉延偏内疾瘣磊郭璞曰謂木病尫偃瘻腫無枝條者)鄭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曰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于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凡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

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鄭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曰墐埋藏之名(毛曰墐路塚也○孔曰墐于路傍故曰路丨塚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鄭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曰隕墜也○王曰兔見追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兔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反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指言飛為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行路之死人入宜瘞而埋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蓋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朱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曹曰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所尊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心術不可不慎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掎(寄彼反)矣析薪扡(敕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

鄭曰醻旅醻之(孔曰酬酢字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于右交錯酬名曰旅酬此喻將讒酌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真酬也)惠愛也○朱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曰扡謂觀其理也(孔曰扡者扡也言其觀而析者相扡反)觀于我也○毛

曰佗加也曹曰皆代曰佗有加之義○孔曰言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

孔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遂不肯安舒曹曰讒說殄行君子之所當堲今幽王乃與之動摩斜結如主醻賓然宋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曹曰伐木者必偏倚其巔不然則或傷人

析薪者必隨其理不然則或傷又幽王之欲殺太子所傷多矣舍彼有罪予之佗者矣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曰浚深也○陳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毛曰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曰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承之以笱宋曰山極高矣而或陵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曹曰勿謂閨閫之言外人不可得而知○宋曰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于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何君子之而背如何耳○宋某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勿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譖以為背也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於不忘國也蘇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訣之

辭○毛曰念父孝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曰且語助○毛曰憮大也○鄭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

○李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
謹無罪也○朱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己也書曰昊天
為人之父母所當以生育長養為得今又無罪辜也而亂降如此之大故吁天而訴之而怪其悠悠也
亂之初生僭側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
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朱曰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曰僭不信也毛曰涵容也○丘
曰君子幽王也○毛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曰
祉猶喜也蘇曰小人為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

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
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以嘗人君之聽否
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于胷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
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然朱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
而責之則亂庶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
鄭曰福者福賢者謂爵之祿之也則亂庶遄已矣曦曰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
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也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
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曰屢數也○毛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
要也朱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曰盜謂小人也
孔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曰餤進也○鄭曰邛病也○王
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
至則任賢安能勿黜去邪安能勿疑既黜且疑豈
免屢盟屢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曰考之春秋
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于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
盟誓通所以長亂矣○書曰為其不信也是以有盟至于屢盟是盟休不可信也穿窬之

類伺隙抵巇以間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
暴也○孔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書曰盜能竊人之德幽王初得不信
之言容受而未發聞已懷疑于胷中矣小人探知其隱而投之以讒言則發無不中是以其亂暴戾
而然拔也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進○朱曰然此讒
人不能供其職事李曰記曰為人臣止於敬止共卽所為止于敬者也徒以
為王病而已書曰大讒言之行小人享其福而人君獨受其禍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軼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

獲之

朱曰興也。毛曰奕奕大貌。孔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朱曰秩秩序也。鄭曰猷道也。王曰莫定也。孔曰躍躍然跳疾。毛曰毚兔狡兔也孔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孔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驕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朱曰此

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此耳李曰奕奕大也秩秩常也猷道也莫定也寢所以聚室家廟所以事祖考實宣王所営故曰君子作之也大猷大道之與爭也王顯文王之謨王承武王之烈故曰聖人莫之之今幽王信用小人之讒則將壞寢廟亂與帝矣香陸納望宮室而數曰好家君臧兔欲撞壞之卿此臺寢廟之類也漢汲黯數張湯曰何為取高帝法度紛更之卿此情大猷之類也。陳曰寢廟天下之正位也大猷天下之大道也正位君子之所作大遵聖人之所定今王若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邪心不生而小人之情狀自見矣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於虔反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鄭曰碩大也。歐陽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從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東萊曰善人易摧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為害歎之寺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黃顏之學矣能不為其所欺坐見其情態也蘇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李曰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閑而為大言也王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恥其顏厚矣孟子曰為机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曰何人者斥讒也幾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曰水草交謂之麋李曰左氏所謂吾賜汝孟諸之麋是也拳力也。鄭曰職主也。毛曰骭戶諫反瘍音羊為微腫足為尰鄭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鄭曰猶謀也將大也。蘇曰時

有是人也○朱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孔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腳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䐈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汝作為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東萊曰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為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疾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為之謀者亦不衆也此來特賤惡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毛詩集解卷元　五三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南溫縣是東都畿內也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李曰正猶祭伯祭公祭之所以稱伯者爵也稱公者乃三公也王曰暴公為卿士而讒譖蘇公不忠于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反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殆于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衰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也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毛詩集解卷十九　五十三

鄭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曰梁橋梁也說文曰梁水橋乃蘇公所居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設曰當其逝梁也其從之者誰乎惟云有暴公而已蓋其為譖也必有不可與人知者與是以不容人之相從逝也下章所謂二人同行者乃是暴己與暴公同事之時也即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之時也○呂曰詭逝門不入之情何以道其反側

之情情之不直詰我出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鄭曰二人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
作以下闕

之北何迸之我梁逼亂我之心使我疑汝朱曰自北自南
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迸我之梁則逼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曰極其情以疑之我
止欲言汝之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
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

東萊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爲復有暇而脂車也朱曰
今脂其車則非急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及見我則
非其情矣○鄭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
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乎蘇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我○朱曰盱望也字林云
盱張目也盱據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壹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曰爾之往也既不入
我門矣○丘曰懷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陵曰

爾還而入我心即爲之平易則蘇公之怨良易解也其心之忠厚可知矣今還而不入
謂不諧我則難知董曰遇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爲諧害其可得而知乎○曾曰
暴公之往也嘗過蘇公之門而不入矣容有可諉者比其還也而又不入則其心可知矣否難知者
非有難知也朱曰其或壹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
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者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
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曰仲伯喻兄弟也○毛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曰壎周
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者謂之嘂音叫云如鵝子銳上

平底形如稱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箎謂之沂郭璞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云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為作謬矣鍾直是直○樂書曰壎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聲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一要諸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箎之為書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于陰數而已要皆有翅為壎則六孔交寫而謹聲是則出于一孔而其聲清以辭也土王于長夏而壎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為竹王于仲春而荒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為周官小師教壎聲樣稿之笙飾異箎而數之辭于壎暴於箎者以壎主喝始不得不辭箎主和中而已不棒不暴壎

箎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為○李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箎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

如貫如物之在絲索之貫也董曰如貫丹貫珠寄以絲結之○曰貫之為物異以為一

朱曰諒誠也○毛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豭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蘇曰詛小于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逆陽虎盟國人于亳社詛諸五父之衢

蘇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壎箎朱曰言其心相親變而聲相應和也勢

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曰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我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

物以詛之可也孔曰出此三物以詛盟使詩否有決令我不疑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他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曰蜮短狐也孔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鱉三足生於南越○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獄寶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姑也孔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姑面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李曰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其實非也鄭曰好善也○孔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于人乎曹曰鬼禍人而無形蜮射影而

無迹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孔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曰作是詩持以純之也而曰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來悉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朱曰上篇先刺譖者此篇專責讒者耳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曰後宮稱永巷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曰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寺人被宮刑者蓋用其傳而毀刑也○呂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

是子君然猶傷于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如蘇公小臣傷于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子家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芳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具文也蚳直其反○孔曰錦而連貝故如為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為質白為文采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采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阯以為杯盤寶物鄭曰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李曰喻讒人織其罪也○朱曰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則文之盛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譖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太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曰哆侈皆張也毛曰哆大貌○說文曰侈張口也○張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曰南箕箕星也鄭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鄭曰適往也○陳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耳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劉曰緝緝言能緝析萋斐以成經編也翩翩言念念為譖如南箕之舍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為讒譖以害人○李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為也○陳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亦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曰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而遷及汝矣董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譖故得譖人以自遷然人誰不欲遷于則其禍于汝也不又矣曾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曰好好喜也○蘇曰草草憂也○王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

度其狀如此也○李曰吁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曰擲于有北寒郷使凍斃之昊昊天也○朱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疾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曰緇衣曰

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　孔曰寺人字孟子○王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故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也○孔曰於府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劉曰

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后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集解卷第十九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劉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耻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不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下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曰朋友急則相求緩則相棄忌曾不知怨小弁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曰興也○鄭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毛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也○東萊曰朋友之義出于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雖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也丘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孔曰終得且安且樂汝便將更棄我乎○毛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曰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曰釋文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必遙反鄭曰寘置也○毛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曰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東萊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頹此其一端也○王曰風之為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推義相高鄭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孫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小萎死者鄭曰喻朋友安能不府有小訟孔曰朋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于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索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曰生物之思及于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草一木偏然死絕則怨其思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曰大德切嗟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何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余亮反爾

朱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也如此○李曰觀凱風毋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怨責悲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毋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于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乎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曰興也蓼蓼長大也莪蘿蒿也蒿菣也○歐陽曰周人苦于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蓋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東萊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李曰昔謂之

為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蘇曰猶采莪者得蒿也於是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曹曰爾雅曰莪蘿注云蒿蒿之叢生者也又曰蒿菣去刃反又注云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蓋蒿之特生者也又曰蔚牡菣蓋蒿之無子者也莪本叢生蓼蓼然長茂猶民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骨肉團聚之時甚可樂也今乃變而為特生之蒿故曰匪莪伊蒿猶之可也征役既

父不得從其室家以有子息子然無歸尤所苦也
故曰匪我即蔚
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曰蔚牡菣（去刃反）也（陸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矣維罍之（音雷）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曰缾小而罍大（孔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罄盡也鮮寡也
○鄭曰恤憂靡無也○朱曰言缾資于罍而罍資

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之罄矣乃罍之
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
不如死也（王曰缾罄則民也罍罄則君也缾之罄即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曰
鮮猶窮獨之義（曾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祐也）言窮獨
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曰所以然者以無父
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劉曰出則銜無窮之
恤○曾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書曰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撫）我畜（又書御）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曰鞠養也○孔曰拊拊循也（劉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曰
畜亦養也○鄭育覆育也（孔曰謂其寒暑或身體振之覆近而愛育）
為顧旋視也（孔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
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曰謂置之于懷抱○毛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
其氣也○李曰拊我育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
恩也○王曰出入腹我雖至于壯大尚然也○朱
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
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毗遙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曰烈烈氣之寒○毛曰
發發疾貌○鄭曰穀養也○蘇曰虐政之病人如
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南山烈烈望之
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朱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
此害也哉○書曰周民皆然而乃云民莫不穀者
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以為夫人而不若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曰南山之勢律律蓋卒孑孑也律音律之謂也○毛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曰弗弗動貌鄭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孔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曰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曰禮之通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牲肉也牲肉必實之于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棘木赤心孔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蘇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曰言其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然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

毛詩集解卷二十　七

也歐陽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曹曰井一而稅所謂平也損上益下所謂直也李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睠而視之陳曰周道平直賦役均調而易供君子有所履行其國之小人視而從之故君子不勞小人易治鄭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曹曰是時周都於雍在西所取于諸侯之國皆為東矣後世有以關西為橫關東為從言東則所舉者廣矣孔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董曰柚卷織者朱曰柚受經者也○曹曰用梭以行緯用柚以卷織毛曰空盡也○董曰糾糾繚貌○鄭曰葛屨夏履也曹曰凡屨冬皮而夏葛糾糾則弊而糾之又糾其寒甚矣朱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毛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也相呂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曰周行大路也鄭曰疚病也賦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曰譚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歐陽曰至於窮之以葛屨而履霜○王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則餘人可知矣曹

毛詩集解卷二十　八

小司徒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說者謂大事者戎事也則召聚百姓大故曰災寇也則召聚卿大夫之餘子守于王宮皆國中之事耳朱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氿（音軌）泉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曰尚庶幾也○朱曰載載以歸也○歐陽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曰冽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曰薪已艾矣而穫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曹曰惧薪之腐敗者猶將載而從之知民之窮瘁者亦可息而安之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曰職主也○朱曰職專主也毛曰來勤也孔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朱菴序曰扶杜以勤勞即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曹曰我指京周為西人而自稱東人以獻之無尊君長上之心矣自此而後降為國風子以見王室之不競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檝之人○孔曰私人皂隸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毛曰試用也○鄭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為勤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恤之也歐陽曰周人方事修冨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曰私人之子試于百僚則是純功臣之世東贅者之類宴賤者用事而貴也朱曰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曰鞙鞙玉貌璲瑞也○鄭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兵不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為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曰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曰監視也○毛曰跂隅貌○朱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鄭曰襄駕也駕謂更

其肆也從旦至暮之辰一辰移因謂之七襄孔曰襄謂
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於
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毛曰或醉於酒或不得蒙佩之鞘鞘
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曹曰說以私人為百僚則名實亂矣
故當飲漿者反飲之以酒才長者乃使之佩瑞玉也瓶朱曰雖天之有漢則
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
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
耳歐陽曰譁人仰訴于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
雲漢之光者不能下監也補曹曰晝夜行役不得休息重以飢

渴寒窘因夜行仰見星漢而託興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曰睆然而明河鼓謂
之牽牛孔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為一星迎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同異李丘曰服
箱猶言駕車也朱曰易曰服牛乘馬毛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曰
兩旁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日旦出謂
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劉曰金星
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曰鄭既云啟明金是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

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捄畢貌所以掩兔也孔曰當為謂畢
之羅之月令罝罘羅罔畢翳毋出九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曰行行
列也◎歐陽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
鄭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章◎孔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
章◎曹曰今從左夜而不反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
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鄭曰啟明長庚
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孔曰
在天之畢從抵於二十八宿行列而己何自見其掩兔乎之李曰此數星者皆
取人間器用之物為有其名而無其實◎朱曰至

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曹曰地利盡矣人力竭
矣雖自天而降或可以佐之所謂天雨是輸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
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
之揭居竭反
朱曰箕星夏秋之間見于南方斗北斗也　毛曰
挹斟娵于反廣雅云酌也也　鄭曰翕猶引也　董曰箕其
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
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

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〇朱曰斗西柄亦秋時也〇歐陽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也〇朱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〇曹曰此詩緣困于役而傷于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由其迫於飢渴寒害而後興也

苻蔑別本作箕西在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曰興也〇李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〇毛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〇鄭曰匪非也〇朱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〇王曰先祖匪人乎亦人耳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遭亂世也〇曹曰四月始夏者萬物盛入之時然盛大者則不可久也俄而六月大火既中則徂暑而往矣暑徂則萬物衰瘁之候以比周之昔盛而今衰也〇李曰此詩三章頗有次第一章則言其夏時二章則言其秋日三章則言其冬日四月之時陽氣方盛至六月而暑往矣是其萬物衰微之漸其後遂為秋又其後遂為冬其暴虐愈甚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奚其適歸

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〇毛曰淒淒涼風卉草也〇鄭曰具猶皆也〇毛曰腓病也〇丘曰離散也〇毛曰瘼病也〇杜氏左傳注曰奚於也〇毛曰適之也〇鄭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〇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數之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〇朱曰穀善也〇李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疾也〇朱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夏此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休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曰嘉美卉草也諸家徒見詩以栗梅爲嘉卉遂以生于栗梅之下據詩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且如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也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曾曰嘉卉皆發爲殘賊則焚林竭澤之喻也○攝曰發爲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反云能穀

鄭曰相視也○朱曰載則也○鄭曰構猶合集也

曷之言何也○丘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似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曰滔滔大水貌○鄭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曾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泛溢之患所以紀理南國也鄭曰瘁病也○朱曰有識有也○蘇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曰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曾曰此詩指江漢而言盡瘁者有意也以漸漸之石之詩考之幽王時則詩書效命持租征有武人東征不皇出矣之辭則盡瘁以從征役之事者固多矣而幽王曾不知有其勤勞也仕者事也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曰鶉鵰也孔曰說文云鶉鵰也從鳥敦聲字異于鶉也○李曰吾以爲鶉鵰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翔戢云鳶鴟也鴟爲之類說文云鳶鷙鳥也鄭曰翰高戾至也○孔曰鱣鯉也鮪鮥也孔曰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大近七八尺陸璣云鮪魚形似一名鮥以今驗之則鮪鱣鮥皆異魚劉曰言悲亂並興憂之辭也

曾不爲鶉鳶乎翰飛戾天曾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山有蕨居月反隱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曰杞枸檵也桋赤楝所革反也孔曰釋木云桋赤楝郭璞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爲車輞鄭曰此章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曰桋或作夷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采杞桋以免于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傷天下之患矣

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李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王云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曰杞枸杞也左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曰偕偕强壯貌說文曰偕偕强也朱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曰取數多者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獨事多也朱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說辭不同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曰彭彭然不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曰嘉鮮皆善也○毛曰將壯也○朱曰旅與膂同李曰毛氏以旅爲衆按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爲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定責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穆漢傳穀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李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盡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强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李曰自

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也則國事待我而集以義義賢卿則厚祿居彼為多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曰鞅掌失容也孔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于此東萊曰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或靡事不為

王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曰放言風議從事口古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曰是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都禮反兮

鄭曰將猶扶進也○孔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曰疷病也○蘇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朱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兮

鄭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遠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歐陽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

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曰艽地名也(毛曰艽野遠荒之地)朱曰二月建卯也○毛曰初吉朔日也○孔曰離歷也○毛曰罟網也○朱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丘曰共人謂温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人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李曰方其未仕不仕可也既仕則欲歸而不得亂世當如此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卯春溫亦謂二月也)鄭曰孔甚也庶衆也○毛曰憚勞也○曹曰除歲除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則除在十月矣唐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是歲莫而後除也鄭以四月爲除則於蟋蟀之義不通當是歲莫也下章所謂奧則

入室之候書所謂厥民隩是也蓋大夫以去歲十月啟行二月而至艽野故于方除言往于艽野言至此而閔歸期爲則茫然無日今歲又莫矣乃復使我獨以一身而當衆事○孔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曰奧煖也○鄭曰愈猶益也○毛曰蹙促也○
鄭曰詒遺也○毛曰戚憂也○鄭曰興起也○朱
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
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劉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戚○曹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鄭曰自詒伊戚我冐亂世而仕自遺
此憂朱曰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曰念彼共
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朱曰畏此反覆王政險
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呂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
毛曰恒常也○王曰靖靜也○毛曰式用也○丘
曰穀祿也○朱曰以猶與也○歐陽曰嗟爾君子
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
朱曰無以安處爲恒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
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禮記注曰神聽汝
之所爲用祿與汝○東萊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
厭于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
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
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靖共于位惟正直之
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
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毛曰息猶處也○朱曰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
也○毛曰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孔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
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
允不忘
孔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
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朱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曰
淑善也允信也○張曰必是爲淮水盛害而不恤

作樂不止故刺之曹曰宣王征淮夷南至淮濃淡田方既平則淮夷內屬久矣至幽王時淮水泛溢為害幽王無救災恤患之心方且作樂不已此詩所為刺也○歐陽曰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出淮上而作樂王曰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之也

鼓鍾喈喈音皆淮水湝湝戶皆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曰湝湝水流也○毛曰回邪也○王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一丈二尺韗人云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倍句磬折則鼛鼓中高而兩頭下矣○孔曰鼛即皋也古今字異耳今且代于鼛則凡樂無所不用之矣孔曰水中可居曰洲○毛曰妯動也猶若也○張曰言水之大其上而露者惟有三洲耳曹曰幽王當戲勝微樂以吞吳楚方且作樂愈加而人○東萊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所見也○蘇曰言水落而洲見也孔曰憂結于心為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王曰作樂當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董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于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愁而音變懷昔之最貴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約反不僭七念反

孔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曰人聞而樂進其善爾雅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底列十三管匏中笙箎有簧或謂笙為簧磬以石為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樂書周官眂瞭掌擊笙磬笙師掌共鍾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其南笙鍾其笙磬作于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同為陽聲也笙鏄均作于堂下異音而同樂其音一而一陽也[illegible]蘇曰雅二雅南二南○毛曰籥六孔孔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歐陽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詩人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當闕所未詳○程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武詩遺忘者凡詩雅取無捧里考異入樂則惟南雅頌之三者蓋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升之奏為賓來敢消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

之外也則是三者皆樂詩也故黄氏之說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二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鼓樂者凡雅頌寧參以南其知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若則南之為樂信矣論語曰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曰僭亂也○孔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朱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者言其和也○曹曰上下諧和猶云依我磬聲也籥舞者所執也以二雅二南播之又舞而無僭差凡此皆先王之正樂也樂書曰鼓鼖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致其節蘇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以介景福

毛曰楚楚茨棘貌○鄭曰茨蒺藜也孔曰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曰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茸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朱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曰與與翼翼蕃蕪貌○毛曰露積曰庾孔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故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與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鄭曰十萬曰億○毛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曰介大也○鄭曰景大也○王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孔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數至億劉曰古者田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入倉盈于州都而我庾也于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曰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

升是祀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口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職之宜○朱曰郊特牲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妥之也又恐其不敢飽也使祝進而勸之食所以侑之也以介景福也○曹曰首章之意言昔人能治茨棘而為良田今人乃廢良田而為茨棘時政之得失宗廟興廢之由也○陳曰此章與豐年之詩相類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愨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劉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董曰自黍稷或為諸禮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曰亨飪之也孔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肆陳也蘇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曰鄭氏讀肆為剔謂剔其體骨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曰祊門內也孔曰孫炎云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祭之明日故禮器曰為祊乎外祭繹日而出于祊對設祭于堂為其是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鄭曰孔甚也○朱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曰皇大也○朱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勾于反蓋古語然也○劉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曰介大也○鄭曰疆境界也○孔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

濟濟然蹌蹌絜所祀之牛羊為烝嘗祭又曰周禮祭祀之攢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孔曰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文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判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鄭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曰凡祭祀宅求諸陰陽蕭求諸陽東祭祝于祊求于陰陽之閒大進是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曹曰然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祀事乃是明也正祭之祊不出廟門繹祭之祊在廟門外內外禮備則稠也不知神之所在者至此為甚明矣○王曰孔明卽見所祭之謂王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孝孫有慶矣曹曰神卽先祖之神也惟其統業所始故謂之祖者其感格之靈則

嗜神之丘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亦反為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石反君
婦莫莫音麥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市由反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孔曰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獻慎敬
丘曰為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東萊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君婦謂后也孔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妻稱之為女君也毛曰莫莫
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
后主共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為豆甚多若
簡踈不恭則不能也○毛曰豆謂肉羞庶羞也孔曰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衆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而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內羞亦多矣
朱曰為賓為客言

既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之曹曰二羞品物甚衆非特以供祭祀而已祭終有燕及賓尸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尸飲五以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至卑有司皆以盡○孔曰或以為三章別陳繹祭賓尸之事而知不然者以此篇上下共論一祭首尾連接則所用必廣其文不主繹也
鄭曰始主人酬賓為
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酬賓曰醻至旅而爵
交錯以徧孔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曰卒盡也○毛曰度法度也○鄭曰古者[illegible]
於旅也語○朱曰獲得其宜也○毛曰格來也酢
報也○孔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
俎豆笑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
○孔曰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撤辭工祝
之下今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群臣助
祭而言之耳○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
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
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
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
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東萊曰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

其可識矣以下闕

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祖位明遠于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毛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云祝入尸謖主人降凡若此之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于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東萊曰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之備祝見致尸意于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說和無據也鄭曰具皆也孔曰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人故也朱曰見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毛曰皇大也○朱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鄭

曰戴則也○孔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鄭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謖起也○孔曰尸與神為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書曰少牢饋食禮云尸謖主人降拜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遵豆而已孔曰周禮九嬪云祭祀贊后徹豆籩然則禮宰夫職徹饌之文膳夫徹王之胙俎非俎最尊也其餘則其房徹之然則書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

也○曹曰自尸祝至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親之義也孔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

與同姓燕之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曰小大猶言長幼也○

董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曰惠順也甚順於

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

無極也○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

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

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之○朱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于廟而燕于寢朱曰且於祭既

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曰肯內殽而君之福祿安

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劉曰莫有怨而不足者

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

之飲食矣曹曰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是

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

盡董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

也爾雅注云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曰神嗜飲食以下是

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劉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

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

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

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而遂成畎澮於天

下至于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則畎澮不修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于

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

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

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

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東萊曰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汎指周之後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稷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田見反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曰甸治也鄭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鄭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傳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為之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封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家多則容得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數故與出賦異為盡方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或澮距川與匠人田間有澮專達于川間之是則丘甸之法為之所為○書曰禹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水土既平稷乃得教民藝五穀是稷之功由于禹之故孟子以為禹稷同道至成王能遵后稷之業以終禹之功乃井牧其田野什伍其民而田制備矣故詩繫在稷之言而謂曾孫為成王也畇畇墾辟貌孔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粟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毛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孔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衛從其溝涂劉曰疆爾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者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統道之也毛曰東南或南或東劉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王曰或南或東各順其地勢所宜言南以廬在其北而鄉南故也東以廬在其西而鄉東故也言孔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曰雍州之山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為周治之矣○劉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書曰鄭氏謂丘甸之法自禹已然按禹貢王畿謂之甸服者主為天子服治田而已其貨財貢賦則咸則于三壤未有丘甸之法也至周而後丘甸之法行于侯服之外蓋可考也朱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

之迹者聞有遵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曹曰於禹言南山見其治水之功大也於曾孫言原隰見其井田之制備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劉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音麥霂音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為上天○朱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

候如此○毛曰霢霂雪貌　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毛曰豊年之冬必有積雪○鄭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陸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益而孺故於雪言霡霂則欲微而潤故于雨言霢霂○曹曰季冬行夏令則時雪不降當冬而雪至春而益以霢霂之小雨無愆陽無伏陰二氣既和萬物得濟矣曹曰穀之別五而已而其屬有百者蓋五穀乃種之美者也然水旱山荒未必皆收故凡草木之實可以備凶荒水旱而充民食者亦咸務焉故稱百穀也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曰埸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埸孔曰翼翼然閑整○毛曰彧彧茂盛貌○鄭曰斂穫曰穡畀予也○丘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取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劉曰疆埸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埸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碁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曹曰尊尸賓以重先祖也所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鄭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入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董曰井九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于疆埸毛曰剝瓜為菹也鄭曰剝削瓞漬以為菹鄭曰祐福也○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曹曰邑則聚居廬則各在田中所以疆埸有瓜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曰疆埸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熟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曹曰卿特牲之說曰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而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祭祀賓客則供之是則祭時雖有瓜蓏之為非斂之于民也而此乃云爾者豈農夫斂於本業有餘力以藝瓜瓞之屬而田丈夫每先場人而有獻得以為新因美之歟此本孔氏之說鄭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丘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性鬱鬯并五齊是
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
用也孔曰鬱金香草煑之以和鬯鬯釀秬為酒之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
毛曰騂牲周尚赤也孔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為宗廟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董曰割欲其正故必聲和而後斷也
毛以告純也孔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
血以告殺孔曰亦楚語文若不殺則無血韋昭曰明不固故也
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膋者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燎升首報陽也
鄭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入告祀是獻之也
劉曰王躬執鸞刀以啟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爇其膋王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注麗猶係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尚也
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曰烝進也朱曰或曰冬祭名董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曰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祠禮之時而後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修則衣食豐衣食豐則禮樂備禮樂備則和平興和平興則人君有安樂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其序如此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魚起）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

毛曰倬明貌○孔曰甫大也○朱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鄭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

地數畝一鍾○孔曰鍾容六斛四斗○張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曹曰甫田大田也毛公所謂天下田是矣十千蓋數也大田之所收也多矣而歲所取者十千而已言其取之康也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之多至于萬億及秭而官止取其十千以為稅可謂康矣鄭氏以十千為一成之稅百夫其田萬畝以合十千之數且見其數從井通起此據司馬法而言之也且加噫嘻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康成以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半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且去其二里半以求合于為耦之說猶之可也至于載芟言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畛隰之間十夫之地而容千耦則不能為之說矣大抵詩人情性之言或多或寡未必一一皆稽于度數執度數以求之豈不時有合者誠不合者亦多矣朱曰陳舊粟也○毛曰耘除草也耔雝本

也孔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附根即此壅本也朱曰嶷茂盛貌○王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曰一成之田畝取萬畝以為國用○朱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鄭曰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息情曹曰於是賞祿助其不足而止會於田間以察焉其有俊髦之士則登而進之朱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曰進其髦俊者如漢舉力田之類歟東萊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嶷嶷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閒進其俊髦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資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迓稼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毛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曰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齊指粢體之在器曰盛猶已盛於器也○李曰王氏謂齊明為齊明盛服之齊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貌也則齊明亦可以為齊戒然齊明二字對犧羊為文則當從毛氏之說也孔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也曰社后土也孔曰中庸曰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

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社神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而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謂田古者祭社於社稷祭天子郊也故泰嘗田鄭社不修而周之祀子耕社亦先用二中于郊稷用大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冢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社稷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

民立社人立化郊夫之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
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
秋而併言四方盡歛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其稷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宋曰
時迎五行義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為木之帝曰大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
曰黄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曰臧善也
御迎也○毛曰田祖先嗇也孔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
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始敎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稼穡之神農者殊而
實同也○王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樂書曰古者有事于
釋奠祭先師有事于學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蜡祭先炊為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于田祭田祖

亦示不忘本始而已孔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
若○毛曰穀善也○鄭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
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丘
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
也來曰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臧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
而致之耳孔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
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
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曰既已報成
復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

之類鼓也○樂書曰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
鼓以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黃曰予謂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報
本之祀也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祈年之祀也於報本之祀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祀言樂以見禮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天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如羊
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長畝終善且有曾孫
不怒農夫克敏
鄭曰饁饋也○王曰畝衣掀以南為正故每曰南
畝○鄭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頌狀
賦就蘇曰攘取也○毛曰易治也王曰禾易生樂易也長畝

竟畝也長畝者古者百步為畝從一步數至百步
非取方也凡一畝闊一步長一百步若闊三十畝
則長三千畝矣故曰禾易長畝已上徐筠周禮徹言朱曰有
稍多也○毛曰敏疾也○孔曰王肅云曾孫來止
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
也○蘇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
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曰言上下相親之甚也○
蘇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
於是王撫所謂者曰農夫敏矣○東萊曰此章言

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閒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閒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休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耳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云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毛曰梁車梁也（孔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之積）鄭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曰釋水云水沚曰坻）毛曰京高丘也○朱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曹曰古之稅法近者納總故有曾孫之稼遠者納粟米故有曾孫之庾若農夫之慶則所賴者衆矣○鄭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曹曰黍稷以實簋稻粱以實簠）東萊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豊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如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古頑反）寡不能自存焉

孔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曰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種擇其種也○朱曰戒飭其具也○毛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孔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毛曰庭直也○鄭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呂曰田之大則其種不一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惟其所宜不可以不豫備也周官倉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掌巡邦國之野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

法而縣于邑閭計耦耕事孔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脩耒耜具田器孔曰鎡基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曰此出于農書以冬土定故椓橛于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曹曰兩者俱備乃可以從事於耕○蘇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有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曰凡民之所以勤于農功如是者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鄭曰順民事不奪其時也○東萊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于卒章句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必二反炎火

鄭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曰稃上已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殼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于地則剖甲始生毛曰實未堅熟曰皁稂童粱也釋文曰童稂草也禾粟之秀生而不成者莠似苗孔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

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朱曰皆害苗之草也○毛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曰陸璣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朱曰皆害苗之蟲也說文曰穉幼禾也○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劉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皁既皁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成可翦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經勁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

所致之○孔曰螽災禾稼者偏甚王曰田釋其生之稻也去其害苗稼之物而可以養其生之稻朱曰田祖有神予則爲我持此四螽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蘇曰仁人在上則螽蝗不作人以田祖致之于火耳爲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曰三代盛時必無螽蝗天下之田晝壄何庭不種縱或有之亦入眾覺保必除旱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湖得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螟蝗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于米邑使三千家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

有渰於檢反萋萋興雨祁祁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穫戶郭反穉此有不斂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曰渰雲興貌劉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滋潤澤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孔曰穉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筥筐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米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滯穗滯漏之禾穗也○鄭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王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於公田因及私田耳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朱曰冀怙君德而蒙其福耳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孔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曰此雨爲雨我公田耳因及我之私田也本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寡婦取之以爲利劉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稱謂刈而遺忘未穫時之所不及昔束謂來而華載之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束棄之所不通者皆縣豈捨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於寡得以享其遺利○朱曰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於寡共之蓋既足爲不貴之患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粃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褻棄之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曰騂用騂牲也黑用黝牲也孔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也今騂黑爲二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來謂四方之祭在陽祀宿祀之中也劉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曾曰上四句已見于甫田矣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歛時也孔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

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曰喜其趨積事也陳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禮祀以爲報董曰康成以來方爲四方不知來方禮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禮祀也○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李曰人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孔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劉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獲福者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爲之祈福也○朱曰以介景福褒夫彼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韐有奭以作六師

毛曰興也○王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東萊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毛曰泱泱深廣貌○孔曰君子諸侯也○鄭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曰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孔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爲之取異義茲韎草唐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朱曰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天子六軍○孔曰奭赤貌○王曰瞻彼洛矣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朱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曹曰其用命而至者獲爵秩之福賞賜之祿如茨之厚其違命而不至者或黜爵或削地甚則六師移之韎韐戎服也持帥服之以行天子之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有珌賓一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曰鞞容刀鞞之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曰鞞今刀鞘容者容飾珌琫即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力幽反珌士珕力計反琫而珕珌孔曰珧似琫貌又曰珧蜃甲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璆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董曰此太出于三朝禮故許負以此證書王曰鞞琫有珌

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曹曰此其加賜之備物也劉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建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曰同猶聚也丘曰同猶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與諸侯共之丘曰家邦猶家室也曹曰同均也一章賞罰家用既而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故二章有賞而無罰至三章則天下諸侯皆知勸而為善則均受其福祿而已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曹曰葵丘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至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祿而已○業曰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如所謂象賢世其自一世之遷如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大公之後有呂伋到得春秋之時世臣之說遂變而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將晉軍田氏專齊室氏事衛盡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然而當時也祿一二私家專禮國政故使舊族世官淪落殆盡當時大臣已病之如叔向說當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七姓之從王後皆為蓽門圭竇如此類世臣自淪喪也縣當時人見世臣之禍故盡用一時傾巧新進之人亦世變至此看六國時士大夫無復有扶持國家之意者用他國之人以為相如秦使張儀相楚齊使孟嘗相秦他國不自信其臣至求他國之人而相之當時世臣貴戚一至於此匹夫徒步使可以傾其位范雎蔡澤之徒以徒步攘臂取丞相之尊於時蓋無復有世官之臣也

朱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亡也○陳曰小人在位欲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叙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曰覯見也○劉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丘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美名可保也○陳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蘇曰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湑然之葉○曹曰葉之茂盛者以其根本深固也根本則賢者功臣之譬也華葉則其世嗣之譬也朱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曰芸黄盛也○蘇曰黄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曹曰毛公釋苕之華芸其黄矣以爲苕華將落則黄鄭氏釋何草不黄以爲草歲晚則黄至于裳裳者華芸其黄矣獨以爲芸黄盛也義恐未安按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芸者遂進不得之意也華之穠華成芸然而黄則衰瘁之時也此言賢者功德之子孫不見收恤識而衰瘁矣章而見爲必當賜命服以尊顯之康彼疲其慶賴也章書所謂王服五章也○蘇曰上章言華裳裳而集滑以見賢者之類之盛也受爵受服之事在其中矣故但言見此人則我心傾寫而喜也此章及後章始及章服車馬之事以衰瘁故也言黄反白皆衰瘁之象之此盡我心之所願欲而未能者

朱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曰言白者韻便也曹曰或黄則既衰矣或白則尚有餘芳焉白馬黑鬣曰駱○朱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曹曰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三命而受車馬前章言章服此章言車馬錄其賜之備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曰君子作其先人也○朱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曹曰似之猶云象賢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劉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踈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内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

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吕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毛曰興也○鄭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李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曰鶯然有文章○蘇曰胥辭也毛曰胥皆也鄭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

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以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毛又曰以其有文章然以相接爲禮所以相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毛曰領頸也劉曰領所以首出乎身者欲有作爲未動其體而先奮其領文采四飛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云屏之爲物也禦外以蔽內也蘇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曹曰屏塞門所以蔽外者也魯秉周禮而齊不敢闚何屏如之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曰翰幹也孔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憲法也○鄭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侯法曹曰禮非獨爲屏又且爲翰也翰則垣屏之所恃以立也居上率禮于上諸侯儀刑於下君臣上下之交如此也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曰戢則不肆難則不苟肆則放逸苟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曰兕觥罰爵也○朱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觩與此事同穀梁注曰觩球然角貌○董曰字書作兕觥其觩說文曰兕角可以爲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觵其辭解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蘇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鄭曰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李曰所以設而不用者以其旨酒知思柔之和也○東萊曰兕觥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也如此詩則指爲罰爵故指古人朱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李曰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如桑扈之傷今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東萊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孔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曰興也鄭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曰舉一物以興其餘鴛鴦匹鳥鄭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孔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

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焉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曹曰鴛鴦匹鳥也其飛止必以其偶於其止而取之則無道者于其飛而知畢羅庶幾其一飛焉

鄭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劉曰先王之制禽獸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于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于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及于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載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猶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使故也○曹曰戢其左翼則雄者方安其匹也寧忌加畢羅哉○劉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蘇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朱曰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救音摧采卧反之秣末音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毛曰摧莝也鄭曰摧今莝字也釋文曰摧莝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馬也艾養也○鄭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穀嚴曰特用其力則加之以秣也愛國用也劉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可推矣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蘇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曹曰諸公王之同姓也義親而爵尊有興國存亡之道作詩雖有所主而其情則同故以諸公目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鳥音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亦音

毛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首貌○董曰頍者圍項而綴之也禮緇布冠有頍
凡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弁當有笄而又頍者亦以為之固與弁皮弁也
孔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衆矣以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
之惟皮弁則上下通服之故加皮弁之鄭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毛曰蔦寄生也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
蘿兔絲松蘿也孔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毛意以兔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
陸璣云今兔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
殊異○釋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鄭曰君子斥幽王也○毛曰
弈弈然無所薄也孔曰憂則心迫不定鄭曰言幽王服是皮

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
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曰燕禮者諸侯燕
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曹曰王者皆祭服也其次
則有弁故弁為冠之大名以士冠禮考之其陳服於房也爵弁皮弁元端及其加也先加元端次加
皮弁後加爵弁三加而後成人之道備矣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
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王者服之以朝則王
君臣之義雖諸父諸兄必北面而就臣列服之以燕則惇骨肉之恩雖兄弟甥舅猶緣親而等恩意
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也
王曰無以為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不用是乃君子所棄也言王當所與燕

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曰非他
人也○孔曰蔦與女蘿依於松柏朱曰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
之意○王曰蔦物之性固然而況于人乎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
存亡在松柏○蘇曰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
之託於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
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曰爾殽既時君
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
王曰今適不來尚當速之使來而不能以恩接之
○毛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無幾居豈反
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曰阜猶多也○劉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鄭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

特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
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悖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
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也王
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
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曰霰雨雪之兆王跣兄
弟甥舅亡之兆也歐陽曰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朱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
比老至則將死之候也故卒章言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為說說之義也
○段曰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近者其亡他人是保之類且淺親以來樂甫猶多如此如少壯幾
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蘇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

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
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王曰言今夕則不計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轄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是詩也
董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轄考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
來括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曰興也間關設舝也孔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曰間關設舝聲也
○董曰按說文舝轂也故稱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舝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聲文為驅馳
其說本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李曰昏禮親也者來也毛曰孌
美貌○鄭曰逝往也○毛曰括會也○鄭曰式用
也燕飲也○丘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
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曰匪飢
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曰
凡人之燕飲善樂須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

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曾曰雖無
好友尚有賢見之助不猶愈乎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呼報反爾無射亦
毛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
孔曰說文曰鷮長尾雉陸疏曰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詩云四足之美
有鷮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孔曰碩大也○丘曰爾碩女
也○鄭曰射厭也○丘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
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曰以令德來配君

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悦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朱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喜如
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
所不能自已曹曰季女之德音碩女之令德亦人之所願也而不可必得雖無此德以
與女苟非褒姒之無道尚可以歌舞而樂之盡深惡褒姒之辭也亂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其在新
時于王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叙

反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曰陟登也○孔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湑
湑然茂盛王曰柞葉美盛鄭曰鮮善也覯見也○陳曰析
薪者以興昏姻曹曰詩人常以婚娶比析薪欲析薪者必之高岡欲娶妻者必求大國高岡之柞必偉大國之女多賢褒姒者異類之抵娶匪由聘娶違以亂國故詩人之託意如此
善乎我之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下孟反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
新昏以慰我心
毛曰景大也○朱曰景行大道也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孔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
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
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
得之陳曰大行之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其為人所嗟慕如此故我欲其此車馬以轄之
東萊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曰藩矣云樊圃之落

鄭曰豈弟樂易也○孔曰君子謂王者也○
鄭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
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龔遂曰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悉即吠也○劉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于物則穢散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效于物無有紀極也○陳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雖之使無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遣
程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而其言不可
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曰讒人為害如此樂
易君子無得信受之○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閒矣盡憂之也○陳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曰棘植棘為藩也孔曰棘榛為藩之物卯鄭曰極猶已也○李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曰榛所以為藩也○鄭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之○朱曰己與聽者為二人○孔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蓋主見譖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莫殄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孔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湎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曰淫液者飲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也○孔曰樂記說樂之遲云詠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歐陽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市由反逸逸

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鄭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丘曰左右謂援筵上左右之人○毛曰秩秩然肅敬也蘇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鄭曰豆實菹醢也○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殽外之耳其實核亦為殽鄭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為殽也鄭曰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乾藤乃是乾梅也內則有梅諸桃諸謂乾者也毛曰旅陳也○鄭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曹曰鐘鼓非特以為燕亦所以為射節也曹曰樂人宿懸于作階東其南笙鐘其南鎛建鼓在作階

西西階之西其南鐘其南鎛一建鼓在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此說鐘鼓之法也○樂書曰周官樂卿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眡瞭掌凡樂事賓射皆奏其鐘鼓笙師凡祭射共其鐘笙之樂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與廞器及祭祀帥其屬而鼓籥羞饗食賓射亦如之由此觀之射有五一曰大射二曰燕射三曰饗射四曰賓射五曰卿射其射雖不同主于備舉而發以鍾鼓為節一也

○鄭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之孔曰天子宮懸階閒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卿射禮將射乃六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聚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義大射不言故懸皆諸侯與足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新懸東西懸在而階之外而階之閒有二建鼓耳東建東階西止西階人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頌故也宋曰

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之曰拜儀禮主人酬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

酌賓曰時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

毛曰逸逸往來次序之大侯君侯也鄭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曰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是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中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豻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則共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內者是四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若燕射則天子諸侯皆熊一侯而已燕射之禮曰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惟射獸侯故卿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國象于正鵠之處凡畫者丹質有射燕射之侯其中三分居一畫獸于外則地丹畫以雲氣凡侯

道每弓二寸以為射侯之中

抗舉也孔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醻之下始言大侯既抗卿射之初樂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王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令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卿射同雖不言將射令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之鄭此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凡之鵠安得謂之大既抗乎

鄭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之○宋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職賓射之禮云王以大耦則天子六射賓射賓六耦也○卿射禮司射比三耦于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鄭

曰獻猶奏之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曰的質也

孔曰也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諸儒惟傳云二又四王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為侯鄭以周禮上下綜之以為人射之侯其中則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形其中射處皆二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識故侯之狀云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程曰書公旁擒鄭此說稱違以然宛箸皮焉鵠於其上其設恐來然也射之故鵠以為的也若以焉虎等皮為候又以熊虎等處為的則繇棲鵠兩無則異忍不如此鄭氏又自覺不安又從而為之說四鵠小焉難中是以中之為焉其義述之而不取自立何也鵠之為物藏揭逃缺射之難中故古人言射中者往往及之蓋予曰一心以為

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漢帝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絶四海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方制其皮而其為鵠形畫其祈
求之○朱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
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之
○蘇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
禮鄭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飲○王曰先王將祭擇士豫為其行同能耦無以則也則使射以擇之○書曰射必有禮樂所以觀德也天子將有卿扁之事與其來射以截內諸侯洎王之子弟卿大夫士若諸侯所貢士先行大射禮于以選擇其人必容節比于禮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然射不可以徒行也又先燕以合之射矣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內諸侯以撫

天子亦當然耳○樂書曰周衰禮廢而主皮之射而不知有禮樂天子之射無用其所存者特諸侯及大射儀而已惜哉
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孔曰行燕王宴賓之後而行大射
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居之所射大侯
既舉而張之去象射之弓矢於斷亦張
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
拾發孔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
求勝以爵其不勝書曰其禮勝者之弟子洗觶酌散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先升堂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其上升堂比由坐取豐上之觶卒之而先降○王曰射有司以詔之有數以節之有扑以誡之定其位則有物課其功則有筭
禮記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

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
養也戴曰射不中而飲者非以為罰爵也是乃所以養之也發的以求辭爵者非懼罰也無過畢下不歡當人之養也此所謂其爭也君子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
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答南反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
時
鄭曰籥管也○毛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之劉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書曰大射禮主人獻工卒乃管新

宮三終則有笙奏而無籥舞則籥舞笙鼓者祭時樂耳既射以擇士矣於是乎乃祭也鄭曰
烝進也衎樂也○王曰烈業也孔曰有功烈之祖鄭曰洽
合也○孔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蘇曰百禮九州諸侯所貢以助
祭者所謂庶賓旅百也王曰壬大也○孔曰林衆也鄭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
朱曰錫神錫之也○鄭曰純大也○朱
曰嘏福也鄭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鄭曰湛樂也○蘇曰載則
也○董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曰室人主黨之
○蘇曰康安也孔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曰康爵四抗記曰宗由康主謂坫上之爵
董曰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

王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也○朱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之○王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獻主黨入射則又手獻江曰手獻射手之稱

毛詩集解卷三　三四

曹曰王入既拜湛樂之賜故於其祭終留族人以燕於是復命樂人改肆於寢俾各奏其所能之技而以異姓爲賓膳夫爲主人蓋同姓無相賓主之道故賓必取膳夫爲耦對之行禮然後宗室之人入而又燕也蓋射者燕矣故以此爲又燕也手取之仇耦也祭則在廟燕則在寢故曰入也初擯者之請射也公使司正命賓及諸卿大夫曰以我安皆對曰諾敢不安及射畢而燕於是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說者曰君命以我安臣於其居尚

猶踧踖至此始敢安焉蓋君欲親同姓乃酌以安之○孔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也蘇曰以奏爾時爲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曰反反重慎之蘇曰反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曰抑抑慎密也孔曰謂慎禮而密靜怭怭媟嫚也董曰字書以怭爲儀

毛詩集解卷之三　三五

毛以爲媟嫚蓋謂于儀而不知禮此宜其以媟嫚終之也董曰秩叙也○孔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然失威儀鄭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怠出舍其本坐遷徙他處劉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各居其所之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之賓主可得而亂也數數起舞僊僊然劉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數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怭怭然而媟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曰犯貴亂是犯上犯上所謂不知

其扶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孔曰唱叫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曰僛僛傾側之貌。）鄭曰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毛曰傞傞不止也。鄭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然至于亂）歐陽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以序至於屢舞。孔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劉曰但見側其弁傾然而頹矣。孔曰數起屢舞傞傞然又不能止。劉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朱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耳今若此則

無復有令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毛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惰禮如此。監史曰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儀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東萊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之屬也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式發聲也。朱曰謂言也。鄭曰由從也。毛曰羖羊不童也（鄭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鄭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又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酬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王曰凡此飲酒則非特燕王之朝而已。孔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道之。鄭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彼

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爲善耻彼不醉者而独之以酒。孔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曰使汝出童者無角之羖羊曹其無然之物徵使之息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曹曰又戒監史見醉者勿從而謂之令毋至於大怠其非所宜言非所宜行皆縱之而勿以告如此則賓主皆迷至用醉人之言使出無有之物矣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小雅闕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三

大雅 闕 文王之什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孔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朱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段曰配天報歆已見於頌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與七月之詩相類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曰后稷之母○鄭曰克能也

○孔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禖也毛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歐曰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朱曰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鄭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曰燕來生爲產乳蕃滋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媒者祀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鄭曰弗之言祓也毛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曰周語云祓除其心周禮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曰祓社釁鼓禮記云正先禊祓皆祓除凶惡之氣祓禊去意亦用毛曰履踐也○鄭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鄭箋曰拇足大指處○朱曰以敏字屬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

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曰歆饗也○孔曰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曰震動也○孔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毛曰夙早也育長也○王曰緜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鄭曰民類五數以生者初生此民者誰歟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曰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孔曰謂其爲後世子孫之妃也東如其爲此世妃直以世言之大戴禮文記諸書皆以姜嫄爲帝嚳正妃稷爲嚳子張融云卽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旣令生子人之常道詩何以徵數其世不言其父周當何特立姜嫄之廟乎○朱曰毛氏謂后稷爲帝嚳之子

與史記等書合鄭謂帝嚳子孫之子則棄非嚳遠居序言高辛中傳十世四百年爲說○李曰毛氏以稷契爲帝嚳子後世諸儒以世次考之契十四世而爲湯稷十六世而爲武王則是湯與王季爲兄弟武王與大甲亦兄弟也其相去者乃六百年而後爲兄弟之列也世代縣[illegible]不可得而知矣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曰姜嫄得[illegible]郊禖者以二王之後得祭天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聊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爲后稷蓋夙則言其疾而不

遲也○朱曰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也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見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

此書曰夏之始祖由吞薏苡而生故姓姒氏商之始祖由玄鳥遺子而生故姓子氏夫子之此亦由禱於尼丘形既肖似遂以爲名字焉○朱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跡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跡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據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勑宅反不副孚逼反無菑音災

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曰誕大也朱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復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

也鄭曰娠誦己鄭曰終十月而生○朱曰先生首生也

毛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曰達羊子也孔曰說文曰達小羊也然羊大羍韓珠苓

書四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然未成羊曰羜大曰羊○王曰達之字從羊從大○曹曰南州異物志云南海中有一種水鳥頭似鳥形乃蜒類婦人難產剖裂而出者子抱此物則如羊之易也孔曰

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嬇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脅獲三人焉剖其右脅獲三人焉孔疏曰爲天子剖臥者婦之是婦爲裂也○曹曰若猶然剖背而生契脩己坼背而生禹則坼剖者有之

毛曰赫顯也

○鄭曰康寧皆安也○朱曰居然猶徒然也○孔

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

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

裂其母故其母無菑災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

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曰上

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

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反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

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

呱矣

毛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曰會值也○蘇

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曰無人道而生子

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曰嬰兒未有所知當

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曰牛羊而辟人

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王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

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

寒冰王曰猶以爲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又疑寘之寒冰○孔疏曰姜嫄以玄鳥生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既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

一翼藉之○王曰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

甚矣○朱曰有此異也故收而養之○孔曰人往

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

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禾役穟
穟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唪唪布孔反
毛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曰載路滿路也○說文
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毛曰岐知意也嶷識也
蘇曰岐岐嶷嶷峻茂也朱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曰謂六七歲時鄭曰
蓺樹也○毛曰荏菽戎菽也鄭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
也王曰枝旐揚起也孔曰禾長諸禾之總名○毛曰役列
也孔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曰成秀也幪幪然茂
盛也王曰蒙實也唪唪然多實也○孔曰上既言收取

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曰后稷之生其體實
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也朱曰滿路言其聲之大鄭曰能匍
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以下闕

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曹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今后稷於豐草荒歲之地第治而播種焉而其生則黃而且茂若有神相之也孔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茂以總之○朱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曰邰國康曰有居夷武能滅我遷徙我以其地封后稷也○曹曰姜嫄蓋有邰氏女炎帝之後姜姓所封也本其所自出所以彰其慶也○李曰以邰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恒古鄧反之秬

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祀

毛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孔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曰釋草穈作虋者何郭璞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恒徧也孔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王曰任者有任之也蘇曰任抱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曰肇始也○王曰后稷既即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言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黃曰言后稷以前未嘗無黍稷之種也特未利其飢相雖播耕康雄苟后稷教民稼穡而為之則其類以時其耕種也故曰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蘇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天朱曰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曰揄抒食汝反臼也孔曰謂抒米以出臼也劉曰蹂以脫其

穗○毛曰釋淅星歷反米也孔曰淅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曰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鄭曰惟思也○孔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脂祭牲之脂也○毛曰羝羊牡羊也孔曰祭不用牝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美亦以牡為牲也軷道祭也鄭周禮注曰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孔曰大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犬亦伏體犬上○曾曰其牲天子以大牢則諸侯以羊卿大夫用酒脯傳火曰燔孔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曰即今之炙肉也朱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

也○孔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杼之○劉曰或簸以揚其糠○朱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曰既蹂舂得米乃淘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叟叟然又炊之於甑饋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曰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朱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劉曰我謀謂卜日擇士也我惟揣拔齊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王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曹曰其後周人宗廟之祭尚臭蓋本諸此或取羝以祀軷或燔之或

烈之曹曰宗廟與軷皆有ノ載燔炙然所以爲ノ蓋也四者皆泛言祭祀之事○毛曰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曰欣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常得豐年也

卬五反卬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毛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孔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王曰釋之烝之盛簋簠等之實也然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然言其器然言其實豆相備

也鄭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饗也董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曰臭香也○鄭曰亶誠也○毛曰迄至也○王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郊宗廟此章言後世民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嚳郊上帝我王之賜伯禽之文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郊不得爲二王之後況主堯祀者庶賓既書立皇后稷得祀天郊曹曰大羹不知陶瓦無文至薄也王曰於郊祀言豆登則不以多品爲貴也然其香始升而上帝則居然歆之朱曰言之疾也庶明氣臭而信能若是乎鄭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

乎○朱曰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至于今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修其業是以上天眷顧無窮也曹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繼紹成業業推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則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〻用心如此也李曰周郊天之際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曹曰天相后稷以稼穡之道后稷能奉天意而我之民被無窮之澤則后稷自當配天非由子孫有天下始膺推尊之禮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黃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乃合言周家之君而非
謂成王也自故能以下則言成王因其祖宗之忠
厚而能以忠厚繼之也故能蓋因彼而能此之辭
惟周家世積忠厚則成王之所以耳聞目見者皆
忠厚之事也薰陶漸漬者皆忠厚之風也其所躬
行其所發見者豈能外此而爲治乎內睦而盡其
歡外尊事而盡其敬此皆忠厚之遺餘也◎東萊

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
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
益之歟朱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耇而曰尊事黃耇養老乞言則序之誤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曰興也◎毛曰敦聚貌朱曰句萌之時行道也◎孔曰
釋草云葦葭也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
◎朱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曰苞抱藉也◎鄭曰
體成形也◎毛曰葉初生泥泥朱曰柔澤貌戚戚內相
親也孔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東萊曰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惟體之深者爲能識
之鄭曰莫無也朱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曰爾近也
◎鄭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蹋履折
傷之◎李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
孰忍傷之哉◎陳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敦
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
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
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朱曰此方言其開宴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

已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反習御

毛曰肆陳也◎鄭用禮注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孔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踐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曰設席重席也
◎鄭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曰緝御踧踖之容也劉曰肆之
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李曰重席者即周官司几
筵所謂設莞筵加繅席蒲筵加莞席重席也◎鄭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曾曰
凡尊者所愚以爲安鄭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
代而侍者劉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替闕其侍狀也◎王曰肆之則御者得以更勞逸

陳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
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古雅反醓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
嘉殽脾臄其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毛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
謂盍木祿也蘇曰醓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曰爲之禮竝故則醓醢
也○孔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醓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氣屬之屬爲之
右也醓衍以耤益禮薦豆偶有醓必有益醓人云朝事之豆然從醯醓是也鄭曰燔用
肉炙用肝○毛曰臄函也孔曰服虔通俗去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

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
徒擊鼓曰咢○鄭曰進酒於客曰獻客荅曰酢主
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曰所洗所眞一物也條
禮飲酬者亦云舉爵是爵爲總稱作詩者因洗其之則發其大耳○曾曰按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異姓爲賓者以同姓無相賓客之道也膳宰爲主人者以尊卑不敵獻酒也加異則獻與酢皆非宗族親觴之禮旅禱侯以見王者當亦然耳斝商爵也舞爵爵者見用之觀觀而其
孔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以薦之或燔
其肉或炙其所以爲羞所謂嘉殽則脾之與臄曾曰脾與臄以爲嘉羞故謂之嘉殽
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曾曰肉

親親而後尊賢由尊賢而後敬老此二章序親親
也

敦音彫弓既堅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明漆上又畫之○李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
鏃翦羽謂之鍭孔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鍭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户出雖弱三十鍭毛曰鍭矢參亭孔曰鍭吴天參亭者也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鄭注云三分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粗重鈞亭故言四鍭鍭既鈞均

鄭曰舍釋也孔曰釋謂既射執賦也立曰均徧也謂四鍭徧
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
於右宋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孔曰王肅以比爲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
爲之鄭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東萊
曰此兩章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
燕射以詩之所序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
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
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
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

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
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酬尚多
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旣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
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
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旣句（古豆反）旣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曰旣句是引滿時也（又曰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彀）鄭曰射禮搢三挾一箇言已挾四鍭則已

徧釋之（孔曰搢者插也挾謂矢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大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按大射禮搢三挾一箇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贊矣不親挾也）丘曰四鍭如樹言皆著於侯如以手植之也（曹曰言其巧且力也）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
爲雋以不侮爲德（朱曰不侮敬也今弟子辭所謂無憮無傲無偝立無踰言者也）
東萊曰四鍭旣鈞從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
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曹曰此二章序尊賢也若公與族人齒族食世
降一等則不以賢否爲序故知其爲尊賢耳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曰曾孫成王也（朱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武王則誤矣）王曰醴酒正所謂醴齊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甜酒也以養老故兼設甜酒○毛曰醹
厚也（說文曰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也（孔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孔曰祈訓爲求黃黃髮也耇老也○
王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主者則曾孫
也（孔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書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曹
曰三章言燕族人故以膳夫爲獻主此章言養老

養老必成王親之故復言曾孫維主也○李曰成
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速酌以大斗以祈求
黃耇而乞言也（朱曰祈黃耇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東萊
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
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曰台背大老也（鄭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

毛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鄭曰景福大福
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
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段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鄭氏析爲八章以文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
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
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
行葦七章一章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
四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焉
丘曰成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爲但燕群臣而
已○陳曰君臣沉湎於上而天下之民散衆不繼
飢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爲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
樂夫惟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
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天太平之時能若是乎○東
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朱曰序
亦與詩不協疑此詩乃族人相燕答行葦之詩若
小雅之天保云耳族人親親故所以祝王皆室家

子孫之事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曰德王之德也○鄭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曰
爾亦指王也○鄭曰景大也○蘇曰周自文武至
于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役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
群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
飽之以德呂曰既飽以德無愧於禮而有得也○陳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貴曰聞醉酒之能敗德未聞醉酒之能飽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民曰孔子之所以飽者以待己有禮也至食於季氏不食而飽其待己不以禮耳 曹曰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群臣祝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曰殽俎實也孔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曹語曹殽以全曰王實壽與史蘇曰實女以爵罰女以無殽毛曰將行也朱曰亦奉持而進之意○貴曰以將其孝意之將王曰昭明明德也○李曰成王
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曰天
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丘曰猶發其志慮也○貴曰猶錫王勇智之意○曹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成王以壽考又助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朱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〇曹曰明而融則得中知之美而不流於大容也毛曰朗明也朱曰盛明也〇曹曰平然有以周物然後謂之高明也鄭曰令善也〇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與者乃公尸也曹曰祭統曰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云若祭殺則用孫為尸皆取於同姓之嫡孫也曲禮曰凡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過式必卜宣繇久者美則尸當用適孫而無父者其若非宗廟之尸則不必問姓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以迎而攘故迎而不用今曰公尸者以君也謂后稷辟以之尸也其有曰皇尸者皇王也謂大王王季文武之尸者也詩人亦祭之卒毛曰俶始也〇鄭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曹曰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為本牲以告之意恩以為此非祝辭也嘏辭也示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丘曰書辭臣頌王明聖而天獲吾終也朱曰高朗而又善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陳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之知蓋有其始矣朱曰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〇鄭曰靜嘉潔清而美也劉曰靜言其潔淨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曰共事之人〇蘇曰王之丈人也鄭曰攸所也〇蘇曰攝檢也〇孔曰公尸以善言告者其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〇王曰其設之也不諱而為之也至美與執[illegible]踖踖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用意〇陳曰傳所謂著者內無猜息之意也助祭者又相飲攝以威儀當神之意也孔曰各自故飲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美也〇王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其或故使與既齊既稷既正既勑用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曰孔甚也〇孔曰時謂時節曹曰宗廟之祭也主人則其親也慈其行也是以獻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飲其立飲威儀悉得其時也朱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依禮祭祀之然有嗣舉奠呂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其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忠澤之意深矣毛曰匱竭也類善也〇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曹曰子孫各以孝敬之道轉錫子其族類其施豈有窮哉矣以不匱也叔向論單靖公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其言得之〇曹曰洪範所謂錫厥庶民謂人君以中

道焉之民也則所謂錫者何必曰天孟子謂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善所謂則必以類則所謂類者何心曰善如類考叔愛母而施及莊公如斯而已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董曰壼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黃曰猶言室家之中也朱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

其胤維何天被皮義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曰被覆被也○毛曰僕附也王曰爵也○孔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為附孔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

耳○朱曰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曰釐予也○鄭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于眷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曹曰如謂未嫁之女未娶之士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孔曰物極則反成將衰之戒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黃曰有可持之資必有自恃之心當盈足之時必有自足之志此人之情也可恃而不自恃愈足而愈不足此非知進退存亡之理者能之夫天下之理極則必反盈則必衰日之中也昃月之盈也虧其時極其致窮也聖人知進之必有退存之必有亡矣以無虞為而微無難為而長慮素之禁常戒於無事之時薄冰之履常謹於安保之後天下之治已休休而聖人之心愈兢兢業業間為竭深之行也聖人之心者曰戒祖戒又夙夜愛懼不敢康寧基天命於窮家成王業於雖堪則盈戒之功皇一朝一夕之所繇治戒既盈矣于不能持既戒矣于不能守豈戒祖考又之心然豈天也神人之心畏人皆以盈成為可喜而聖人以盈成為可惟其盈者傾之幾而成者致之漸也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不敢驕也懼其驕而不能持也不敢忽也懼其怠而不敢肆也懼其守之不盡於身心之中而神祇祖考安樂於其冥之際蓋然明一理之神人一心也實實之中雖不可知然以理推之以心求之其安然之必矣蓋待備物而後饗成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聖人以為諸侯之孝則盈而能持成而保守宗非天子之孝歟聖人以孝祭非以物祭神明非祭其物祭其心神祇祖考安樂之說豈求於此

李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曰興也○毛曰鳧水鳥也孔曰釋鳥鷗一名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

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鶩○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鳧

鷖孔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孔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

陽○張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

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

言公尸之尊者曹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祖考皆有尸尸蓋神祇祖考之所依者也神祇祖考安樂之狀不可得而見也就祭而爲尸於廟其事尸之禮稱事神也觀公尸安樂之狀則神祇祖考狀可知矣鄭曰爾者成王也○毛曰馨香之遠聞

也○歐陽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

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

耳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黄曰詩人以爲神之安樂可知也而神之格思

思不可度思或在天或在廟或在其上或在其左

右此不可知也是以廣託之在涇在沙在渚在潨在

亹以爲況所以見神之無所不在而祭者之心以

爲如在也祭必立尸禮也尸既安樂而後神得以

燕饗之降之福○李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

燕飲而安寧○孔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爲于僞反

毛曰沙水旁也○劉曰宜宜之也○鄭曰爲猶助

也毛曰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汝反爾殽伊脯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曰渚沚也孔曰水中高地爲渚處止也湑酒之沛者也[illegible]

曰樂在博舖酒用義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鄭曰于宗

宗廟也○呂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曰亹山絶水也孔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絶也後漢書西羌傳沿亹汰西治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

芬香也○鄭曰今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毛曰假嘉也朱曰中庸春秋傳皆作嘉陳曰民在下之民也人
在位之人也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黃曰宜民宜人猶以形容其得民之治如此不必分民與人也毛曰申重也○歐陽曰詩人
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黃曰假釋文云音暇與閒暇之意通則所謂假樂君子者猶太平君子豈弟君子之稱也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曹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黃曰君有是德民有是情天有是理朱曰天之於成王反
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鄭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
美也鄭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
曰愆過也率循也○劉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
也○蘇曰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曹曰福者有順之名成王以百福求
祿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
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曹曰宜君宜王皆詩人形容其子孫之盛而樂其有天下云耳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群匹受福
無疆四方之綱
鄭曰抑抑密也○毛曰秩秩有常也○鄭曰群匹
羣類也鄭曰匹耦也○朱曰群臣也○曹曰易於君臣之際常以夫婦為象者有配合之義焉故謂之群匹也歐陽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
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群臣以共治之黃曰威儀之抑抑德音之秩秩蓋所以使其君臣之間欣欣和睦各不相怨各不相怨率由其臣稱而守職也王享其
福祿總其綱紀而已李曰既率用其群臣於是無為在上而但總其大綱蘇
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

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反于天子不解佳賣反
于位民之攸塈
董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鄭曰燕者
燕飲也○毛曰朋友群臣也東萊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董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
也○鄭曰媚愛也○毛曰塈息也○黃曰國之存
亡曆數之短長亦觀其所以綱紀天下者如何耳
○李曰綱紀既正無為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

○朱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曹曰當燕安無事之日可以自逸矣然猶不解于位則以愛天子之故思所以盡心焉耳○黄曰卷阿之詩前一章曰媚于天子後一章曰媚于庶人所以見媚于天子之道特在於媚于庶人而已東萊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　王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微以戒其盈稱事之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黄曰推美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情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爲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爲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陳曰公劉之詩相類七月之詩七月言先公之風化而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劉濟曰周公師道也故於鴟鴞則曰遺召公臣道也故於是詩則曰獻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音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毛曰篤厚也○鄭曰康安也○董曰場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曰露積也餱食也糧糗也○毛曰小曰槖大曰囊孔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槖推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曰無底曰槖有底曰囊毛曰輯和也○鄭曰干盾也戈句孑戟也○毛曰戚斧也揚鉞也孔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朱曰方猶始也○蘇曰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之間再世

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
稱之以教成王○朱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
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
疆廼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
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
焉曹曰于橐于囊則糇聚矣于戈戚揚則兵治矣足食足兵於是乃可以遷○黄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著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用民之力史記曰公劉修后稷之業耕種治地行者有資居者有畜即此詩之證孟子論此事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足以見公劉愛民之心
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

人亂避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積埸積倉爲夏
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殊不見迫逐
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
公劉而復興疆埸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
拓大竟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埸積
倉固在其封內也曹曰豳則公劉之遷因非倉卒避難也意者戎狄地寒春晚不宜稼事而豳土廣美可以修后稷之業然者以爲公劉避難而遷則不得如是之安詳矣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嘆他無
及陟則在巘魚反·肇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
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曹曰于於也○毛曰胥相也○鄭曰廣平曰原○
朱曰順猶安也○毛曰宣徧也朱曰居之徧也○曹曰導也曹
曰陟則自高以視下降則由下以望高○毛曰巘
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曰郭璞曰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舟帶也○
孔曰瑤是玉之別名○毛曰下曰鞞上曰琫孔曰鞞者刀鞞之名琫者鞞之上飾○曹曰琫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朱曰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
朱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鄭
曰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

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曹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公劉而遷者十有■國可謂衆且繁矣然皆順公劉之意而無我遷者夫以盤庚之遷猶率籲衆慼猶之誥言于一人而公劉之遷乃無不順民樂從其上如此公劉於其實爭其情從其所欲使無舍舊而起歎息愁悵之聲焉
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
升巘復下而在原言及獲之重居民也○孔曰公
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曰言帶此
佩而上下山原以相邑居之所也○東萊曰躋攀
跋涉險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
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學於民歟○蘇曰民愛之於是相與進玉瑤容刀之佩以帶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毛曰覯見也○鄭曰絕高謂之京○朱曰京師高山而衆居之也○董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媚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鄭曰于於時是也○毛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孔曰工言居民此言相都邑王曰先定民居而後相宇厚於民故也鄭曰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張曰逝百泉瞻者泉乃有百泉之注處使知地形也自有後可知地形以洪水之後觀天下形勢亦不難氏水之所歸智者使見地之高下○曾曰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illegible]在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乃觀於其地置泉州唐因之百泉者泉即其處也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

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蘇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據政事黄曰言言語語者見斯民推析笑語之情而非強從也此喜色相告也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

毛曰依安也○陳曰蹌蹌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鄭曰俾使也○朱曰登登筵依依几○曹曰群收之處也以豕為殽用匏為尊宗尊也○朱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鄭曰公劉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歐曰至此而營建之筵浜矣但見其宮室之依於高京其既成也與群臣飲酒以落之○李曰其朝會之儀蹌蹌濟濟○孔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几○毛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曰登席而各依其几筵之次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曹曰乃造其曹者群有司之執事者

皆至也酌之用能儉以質也君之宗之者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朱曰飲食其羣臣而羣臣君之宗之也○曹曰雖酒獻儉醉中臣下不敢不盡敬也○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父矣於此始曰君之者寸公別之曾會其既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繫如此也古者建國土保其事相須春秋之[illegible]晉執蠻子以畀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嘗必所祭豫重盡之時督爲許獲之計稍必立宗爲前于此者可如矣○朱曰宗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焉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

豳居允荒

朱曰溥廣也言其芟夷墾闢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鄭曰單者無羨卒也孔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矣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孔曰度量也○鄭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曰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就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也○朱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毛曰山西曰夕陽○

鄭曰允信也○毛曰荒大也○蘇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揆野人孔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揆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illegible]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溉○曹曰農事自是興矣鄭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曹曰其軍通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則大國之制也於是量其地利之所出以制國用原隰泉有上下則田畝有美惡度其土物之宜而

以什一之法取之則兵食皆足矣蘇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曹曰豳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近於山乃狹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於是信大矣朱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王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則言其經野之有法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則言其體國之有制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廼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毛曰館舍也孔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衆室之名立舍其中故曰舍也毛曰正

絶流曰亂（朱曰亂舟之截流横度者也）朱曰厲礪石鍛鐵也○毛曰皇澗名遡鄉也過澗名○孔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鞫之即（蘇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詩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曰芮水涯也○鄭曰芮之言内也）鄭曰水之外曰鞫○朱曰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曹曰公劉所以治内者既善且備矣至於列國之時之實四方集通之旅不可以無歸也於是復治館舍焉○王曰周官遺人之職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館有積也所以待行旅者言廬旅役言館）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鄭曰可以利器用○蘇曰物有其處厲鍛之鐵皆有所取）而成宮室（李曰史記五應綾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此章涉渭取鍛之事）既止基於此矣乃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張曰夾澗遡澗直是谷谷皆人居備）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東萊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為周之王業既兆于此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音老）挹彼注茲可以餴（甫云）饎（尺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餴饎也（孔曰孫炎曰烝之曰餴均之曰餾則文曰餴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朱曰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强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曹曰雨後行道上流潦濁由不可飲然遠而取之置諸大器之中澄停此夫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也）況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李曰夫以行潦之水其為物

也微矣以薄陋之物薦之於天而天乃饗之者則以樂易之君子可以為民父母故也民之視聽乃天之視聽民既從之矣則天安得而違之乎（蘇曰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曰濯滌也（曹曰由孔注曰溉者内祥之若不溉者溉行之器滌之所以致潔也）罍祭器（孔曰爾尊彝云四詩之餘皆有罍矣豈為祭罍也春耳云我祖酌叙食是則祭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此十為耳）張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

之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豈弟君子民
之攸塈
孔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鄭曰塈
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開改反弟待易反君子來游來歌
以矢其音
毛曰興也卷曲也○鄭曰大陵曰阿○毛曰飄風
迴風也○朱曰豈弟君子指成王也蘇曰言賢者也毛曰
矢陳也○王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
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
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
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鄭曰有大陵卷然而曲迴
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曹曰如南風之入曲阿委蛇然而不能去飄風
則以言其自之逆也盛
曹曰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以平易
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凡美人君之德必以豈

弟君子稱之如泂酌旱麓皆指人君也湛露雖指
爲諸侯則亦有君道焉惟其有豈弟君子在上謙
虛降屈以求賢於是賢者來游以觀其光來歌以
發其志謀猷則入告諫諍則竭忠不得金玉爾音
矣○朱曰欸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
事因遂歌以爲戒也○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
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
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
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
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在由反矣
朱曰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指王也○王曰彌者
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若易彌綸之彌同○毛
曰似嗣也酋終也○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
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
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
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

至於無斁關之地也似先公者台公周之尊者故其祝〇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〇朱曰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蘇曰人君伴奐優游若無事者惟得衆爲之君子以終成其性則能有先君而試其業矣性之在人矣不固有之也然不得夫賢者不能以自成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曰昄大也〇朱曰或曰昄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蘇曰章著也〇李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不可以有加矣〇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斲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鄭曰茀福也曹曰茀多謂之茀茀祿言得福之蕃茂也康安也純大也〇蘇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〇陳曰爾受天命累

世已久福祿已安矣〇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曰有馮有翼爲依輔翼也蘇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朱曰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〇鄭曰則法也〇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歎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惟云張

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
此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毛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朱曰顒顒卬卬尊[illegible]朱曰如圭
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觀法也○
鄭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
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
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
相副○蘇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

曰為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
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曰鳳皇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曰翽翽羽
聲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蘇曰藹藹衆多也
○鄭曰媚愛也○朱曰鳳皇于飛則翽翽其羽而
集於所止矣東萊曰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藹藹王多吉士則維
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
謂也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云爾○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
曹曰說文曰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
皇希見之鳥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見則天下太平
○劉濟曰隱見以時朝賢者之出處也不應群飛之衆如此則翽翽
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曰鳳飛羣
鳥從之以萬數古之制字則然矣鳳皇為羽蟲之
長故鳳皇飛而有所集衆鳥亦集焉鳳皇飛而傅

于天衆鳥亦傅焉猶得一賢者在朝更相汲引則
吉士吉人布於列位者藹藹然其多矣故序詩者
言求賢而用吉士蓋以求賢為主而吉士則從賢
者而來皆可得而用也黃曰吉士吉人之多者以有君子者在上也此所以實其鳳皇飛而衆羽從之之意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鄭曰傅猶戾也東萊曰亦傅于天言布散也命猶使也親愛庶
人謂撫擾之○黃曰媚于天子所以媚于庶人愛

君故愛民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

朱曰興下章之事也鄭曰山脊曰岡孔曰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毛曰山東曰朝陽孔曰孫炎曰朝先見日也鄭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黃曰鳳皇鳴于高山之脊者以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地也○毛曰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也○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皇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之○劉曰萬物之理類之所感有不召而自應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皇雝雝喈喈非類之自應不期然而然耶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曰庶衆閑習也○東萊曰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閒曹曰閒而說則貫者衆遠而至安於觀衆如此苟得衆賢哉之風曰車馬雖居子之車馬安而使習者得而賢之者天子之意也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之所能及也有其時有其具段曰既庶且多故謂之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朱曰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曹曰遂專也使工師專以歌誦而進於成王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曰厲王成王七世孫孔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共王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李曰召穆公者召康公十六世孫也朱曰名虎○李曰考之國語王行暴虐多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使人監謗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則知穆公在厲王之世其忠諫屢矣非獨民勞與板二篇也其後厲王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力國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厲王太子於難力共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得為王是以十

四年之閒朝見無王召穆公乃與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下不以爲專室王不以爲疑此非其才如伊尹者必不能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朱曰賊也○鄭曰汔幾也（李曰易之井卦曰汔至亦未繘井汔訓幾）康
綏皆安也惠愛也○毛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
也○朱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曹曰俗云詭遇詭言也）
謹斂束之意○毛曰憯曾也○呂曰憯不畏明

不畏天明也○毛曰柔安也○朱曰能順習也○
鄭曰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李曰言小安者未敢望厲王大安斯民但冀其少康之使得休息足矣）愛京師之人以安天
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曹曰故惠此中國而後
可以綏四方也○蘇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
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
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
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李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
遏止之亦已晚矣（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賊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東萊曰小人不畏天明
苟縱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曹曰不畏天明則青天白日之下公爲姦曾無畏憚歟）劉濟曰遠邇皆治則王無爲矣○呂
曰五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
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
謹察小人將恐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
王之辭使之去兇即安去惡從善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惛（音昏）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爲王休
鄭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曹曰逑匹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以師儒宗主吏友藪皆所以聯屬萬民而教屬之使不離散所謂民逑者如此）惛怓猶讙
譁也勞猶功也無棄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汝
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曹曰自二章而
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

毛曰息止也○鄭曰罔無極中也朱曰不中也毛曰慝

惡○曾曰其本在王而已王誠能親近有德之人

則詭隨者不戒而自戢寇虐者不遏而自遁此舜

湯遠不仁之道也○李曰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

有德之人蓋禮貌衰則有德之人必去之矣觀

厲王之世所親者惟榮夷公之徒安能近有德哉

東萊曰此章謀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

而式弘大

毛曰愒息泄去也曾曰泄寫也○孔曰月令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處醜衆

也○鄭曰厲惡也敗壞也戎猶女也式猶用也弘

猶廣也○鄭曰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

天下甚廣大也呂曰戎雖小子言王尚知也抑詩亦言小子彼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言斯表也古者謂童子爲子記云小子猶是也○曾曰凡伯作板衛武公作抑與召穆公作此詩三人皆王同姓之親武爲尊屬故稱之不嫌猶今語之書周公稱成王爲孺子沖子也易曰

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

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音遣綣起阮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

用大

曾曰殘賊也○蘇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曾曰繾綣牢固之意朱曰正反反於正也○曾曰至此則不

復望其康寧休息也僅得無相殘賊亦幸矣○王

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

正矣○鄭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蘇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

也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曾曰於其過惡已甚則極言而痛刺之不止於諷而已

東萊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

凡伯刺厲王也

鄭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孔曰畿內之國○李曰左氏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爲王朝卿士春秋書天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世爲王臣也○曾曰周公之後封於凡而入爲王卿士朱曰

此詩切責其察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常但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
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曰賦也。板板反也曹曰爾雅曰板板僻也板者偏所用障塞而不得通則僻可知也鄭曰卒盡也。毛曰癉病也話善言也。鄭
曰猶謀也。毛曰管管無所依也曹曰管小物之亶誠也。
。李曰愛民者天之常道爾今天使下民皆病則
反其常道矣宋曰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辭耳天降禍
如此可畏可不謹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為
然而且肆於民上則其所謀皆不遠矣曹曰所猶恣而好自

用者也惟知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管管無
所依恃也鄭曰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也人苟知有聖人
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曹曰今蔑棄聖人則必常當然自用其私智故其所見之小也
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
所不至哉宋曰其心以為無復聖人法已無行無所依據又不肯之於誠信惟其
謀猶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上言為猶不遠此
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矣自下文以至末章
皆是大諫也曹曰厲王監謗小雅盡刺蘇讒自稱凡伯以規賢之故極言而救之故皆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
辭之輯矣音集民之洽矣辭之懌矣音亦民之莫矣
蘇曰難艱難也。毛曰憲憲猶欣欣也曹曰法令數易之意
也蹶動也蘇曰動也泄泄猶沓沓也宋曰泄泄者弛慢之意蓋鄭
曰辭辭氣謂政教也。毛曰輯和洽合懌悅莫定
也。蘇曰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曹曰天道常易今人乃遇險難者天實難之也無為是憲憲
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祇以速亂而
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

免耳王苟於是而出好言以動之則民洽而定矣
。曹曰厲王苟能改過如此於是推其至誠之意
修為播告之辭以見一人之情以鼓天下之動孰
不歡欣鼓舞從風而靡哉是以和輯之辭感民則
乖爭之意可合悅懌之辭感民則怨亂之情可定
故辭不可以已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反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遙反以下闕

毛曰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曰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蘇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者也王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

長禍故也○毛曰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吚

鄭曰葵揆也○毛曰蔑無資財也○朱曰惠順師衆也○陳曰天方怒女輩女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使僻○鄭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朱曰莫敢揆度其所以然以王監謗故也故民喪亂無

資王曾莫惠我師鄭曰民窮如此曾不肯惠以周贍衆民多賚周給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戶圭反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曰牖道也朱曰牖開明也言天啟其心也燒土曰壎竹曰篪○孔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曰攜取言其易也毛曰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朱曰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其易然也李曰益者言無所求多也○朱曰

辟邪僻也○李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其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蘇曰聖人之道民如晴者之顧明而爲之牖爲
導其天也是以訖於天○對濟日閉其明者居也而曰天之牖民者以人居因其性之自明而閒導
之耳○象曰吉天之開民其易如比以明上之化下其易如此也特言攜者以滯
上文言之耳○蘇曰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
於民是以其導之甚易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
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朱曰民既多邪僻矣豈可人自
立邪僻以道之耶蘇曰方世之盛也天下咸聽於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今
天下皆不順雖有刑辟尚何從而立之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曰价善也李曰价人或以爲大人或以爲善人或以爲掌軍事者無所攷見今姑兼
存之孔曰藩者圍國之蘺○王曰大師大衆也○孔
曰垣者小牆之名○朱曰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
以爲蔽也鄭曰漢琪服虔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王曰大宗
巨[illegible]也○毛曰翰幹也○王曰宗子同姓也○李
曰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蔽其國家者在此[illegible]者
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

宗子亦常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
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曾曰藩垣屏翰僅宮室可以安
矣若夫城則周守其族而爲之固守宗子之譬也固之枝葉休戚同之昔垣屏翰情之以爲固故大
封同姓以爲磐石之宗此周之所以宗強也○朱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
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東萊曰前章告以
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羊朱反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曰戲豫謂逸豫也○鄭曰渝變也○毛曰馳驅

自恣也○鄭曰及與也王往也朱曰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
明游行衍溢也朱曰衍寬縱之意朱曰言天之聰明無所
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
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之敬也亦知其
有日監在茲者乎○鄭曰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
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朱曰天體物而
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物之不體也、李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
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

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有不然也

抑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蕩之什

蕩(唐黨反)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歐陽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中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曰蕩蕩廣大也○毛曰辟君也○鄭曰多辟多邪辟也烝衆也○朱曰諶信也○鄭曰鮮寡也克能也○呂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辟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李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曰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下同)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毛曰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歐陽曰此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

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王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蘇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東萊曰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朱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鄭曰侯維也○朱曰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毛曰屆極也究窮也○王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曰寇盜攘竊爲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鄭曰王與群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東萊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讜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毛曰炰烋猶彭亨也(鄭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陳曰紂虐驕作氣於中國○朱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自以爲德而力行之也○毛曰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卿無陪貳無卿士也○李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毛曰湎沈湎也(孔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湎然齊一之貌)朱曰

式用也○蘇曰止容止也○陳曰天之立君以爲
民也未嘗使女沈湎如此○朱曰天不使爾沈湎
於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孔曰既愆女之容
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
夜未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内奰皮備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曰蜩蟬也螗蝘也蝘音偃孔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爲蝘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奰怒也○孔曰覃及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四

延及也○毛曰鬼方遠方也孔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曰飲
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
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
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曰昏
亂如此故内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
禍耳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曰雖無老成
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
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反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曰顛仆沛拔也○鄭曰揭蹶貌撥絶也言大木
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絶○歐陽
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
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盡滿而禍敗爾
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五

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嗟殷殷之初興亦
[illegible]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
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曰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
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注曰懿字讀爲抑）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以年考之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逮事厲王明甚此云刺厲王者蓋傷厲王之事因自警省而作此詩使人誦之以自戒云爾詩之所謂爾汝小子者從誦者而指武公也左史所云箴諫之辭或即誦此詩耳（以下闕）

董爲愚其罪在此也（歐陽曰謂世人不自修飾則皆爲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作念在也以下闕）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曰競彊也○李曰訓致也○毛曰覺直也（歐陽曰覺覺動也○曹曰覺明也謂正得以覺教寡之覺）訏大也謨謀也○朱曰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鄭曰猶圖也○毛曰辰時也○朱曰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鄭曰則法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致之矣（曹曰人而苟能自脩則四方訓之矣）歐陽曰德行脩著可以動人則四國

服從矣○李曰治道在修己任賢無競維人得賢也有覺德行修身也○蘇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東萊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于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于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役長慮卻

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然後以時而稽古爲故曰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
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
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鄭曰于今謂今厲王也○蘇曰興起也○劉曰迷
昏也○鄭曰荒廢湛樂也黄曰廢事謂之荒耽厥謂之湛朱曰紹
謂所繼之緒○鄭曰敷廣也○毛曰共執刑法也

王曰克共者不敢慢之謂歐陽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
以刺王○王曰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顛覆厥德
以荒湛于酒女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當紹
祖考言當念之也○朱曰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
行之道也王曰惟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黄曰乃祖乃父所以
貽厥子孫者典刑昭然具在也謂其可不敬之乎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
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
蠻方

鄭曰肆故今也○朱曰弗尚厭棄之也○毛曰淪
率胥相洒灑章表也○朱曰戎備戎兵作起逷遠
也○鄭曰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曰厲王所
爲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朱曰天所不尚
則淪陷相與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
其不至是也歐陽曰君臣皆州戕亡也○曹曰君臣相與共政如衆泉之流更相道注一處決潰則衆流相牽而俱陷矣陳曰王宜早夜自爲警除以爲
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内外李曰洒埽廷内只是修深其朝廷爾○黄曰武公之意非止于洒埽云耳廷内云者擬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廷内之意于觀牆有

茨之詩則如洒埽廷内之意○李曰當時沈荒于酒食日尋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又戒之以修武備也○鄭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王曰用根婁夷而逷之也○朱曰内自廷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曰質成也歐陽曰定也○陳曰質爾人民之風俗蘇曰侯度天子
所以御諸侯之度也○朱曰不虞不億度而至之
禍也話言也○東萊曰柔者巽順之辭也○鄭曰
嘉善也○毛曰玷闕也○蘇曰天子前内失其人

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歐陽曰謹出話敬威儀欲王自修也蘇曰思不在大言語之不慎威儀之不敬禍之所伐起也毛曰玉雖闕尚可磨鑢而平○朱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王曰出話如此則行可知矣陳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夫斯言之玷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朱曰易輕易○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毛曰莫無捫持也○孔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曰逝往也○朱曰譬咨也○孔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曰繩繩不絕也○朱曰承奉也○孔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慎之朱曰言由己易出而難反常當執守不可放去也曹曰有言以爲怨亦有言以爲德黄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故曰無言不讐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故曰無德不報朱曰若

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以曰此小子止指庶民與彼皆不同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而奉之矣皆謹言之效也李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機必然不可持也王苟能惠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惠之所施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子孫亦必受其禍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李曰友覯曹曰王者亦有所友內則大史友內史友外則友邦冢君毛曰輯和

○鄭曰遐遠○歐陽曰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朱曰愆過尚庶幾也○毛曰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格至○朱曰度測○鄭曰矧況射厭也○東萊曰思語辭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朱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曹曰豈不遠于有愆乎遠有愆則曾子遠暴慢之意此言其修於顯也然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

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
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謹其獨也是則
修之至也曹曰爾雅曰西北隅謂之屋漏蓋幽隱之處也凡祭設饌于其奧室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旣畢撤設改設饌于西北隅位食閒戶補降所以求神于幽也今祭畢而設饌于屋漏矣亦隱之處積陰力佬哉有室旅人雖不觀神實饋之可得而欺耶故神之來也幽明上下不可測度亦當終始精一以承焉不可以其幽隱而逆厭射也　陳曰前二章戒以謹言
故此以下又戒以謹威儀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淺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李曰辟君臧善嘉美也○鄭曰止容止也○陳曰
僭差賊害則法也○毛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
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
其盡君德之善也○陳曰愼其容止不過愆於威
儀不僭差且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東萊曰此
詩以威儀爲主故所以屢言之張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
桃報李之必然○東萊曰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

而欲民慝之以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
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王曰童無角理學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猶童而角實賊小子耳非其理也黃曰武公
極言君民相感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
荏而甚反染音冉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
各有心
朱曰荏染柔貌○□曰柔木柔忍之木緡被也毗
緡綸也綸則被之別名謂以絲爲絃被之于□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朱曰基本也

○毛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曰覆反僭不信也
○毛曰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爲弓橫渠曰柔
忍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曹曰有其甚矣故可以進德至於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則日進而無雖美
歐陽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
鄭曰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
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　東萊曰此章
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
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
爲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
夙知而莫暮成
鄭曰臧善○毛曰借假○歐陽曰靡盈不自滿○
毛曰莫晚○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
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鄭曰
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
其事之是非（陳曰且取已然之事而示之矣）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啟覺假令人云

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陳曰然則王之所失者自盈滿而不受教耳○
李曰言民者蓋論凡民皆如此○朱曰人若不自
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
未知亦聿既耄
鄭曰孔甚昭明○朱曰夢夢不明亂意也○毛曰
慘慘憂不樂也○朱曰諄諄詳熟也○鄭曰藐藐

忽略貌○毛曰耄老也○鄭曰昊天乎乃甚明察
我生無可樂也（孔曰以其明察廣知己情故以我生拚之○王曰昊天孔明於人善惡無所不察無所不察則王爲如此必致禍罰故我生靡樂）視王之意夢夢然
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
之藐藐然忽略○王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
以我爲虐之也（歐陽曰君臨于上臣憂于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之）
東萊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
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曹曰借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其方壯時也今云借曰未知是至于耄則無所知傳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也聿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
俾民大棘
鄭曰止辭也○朱曰庶幸悔恨○鄭曰不忒不差
忒○朱曰遹僻○鄭曰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曰
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李曰舊久也其言我非一日也其來久矣）
庶幾聽我猶可以不至於大悔也（王曰於是不復冀其無悔也庶無大悔而已）蘇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
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鑒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

然者哉朱曰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近禍福之不爽感則知之矣然主曾不悟益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悲而無告也

桑柔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內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為芮良夫之詩知字良夫也○李曰孔氏之序書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杜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蓋以其世世在王朝為內卿士也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創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李曰劉戕曰殺戕曰殘要皆桑葉剝盡之意○毛曰瘼病○鄭曰殄絕○毛曰倉喪兄滋釋文曰兄本作況○朱曰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填久也孔曰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朱曰填病也鄭曰倬明大貌○李曰矜憐○孔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曰及采其劉則下民為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王大德剝喪無以芘蔭其民之譬也○歐陽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不得其下故以為喻蘇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桑之方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賊其成業至空悲為斃與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被而受其病故可憂也○曹曰夷世蔑澤一旦捋地而盡如桑之一朝捋取而盡入矣其所此也蘇曰居予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曰憎則滋久號天而訴之也○東萊曰此詩本屬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擇任之際悉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孔曰翩翩行而舒緩之貌○毛曰夷平泯滅○王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鄭曰具猶俱也○蘇曰燼灰燼也○朱曰步猶運也頻急蹙○蘇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旟旐而厭苦之○鄭曰亂日生不平無國

不見殘滅也○王曰民靡有黎則是縣首靡有孑
遺也○鄭曰民俱遇禍皆爲灰燼○陳曰嗚呼可
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杏反
朱曰蔑滅○李曰資賴也朱曰資與咨同嗟歎聲鄭曰將養
李曰助也朱曰疑讀[illegible]儀禮疑立之疑魚乞反定也此本
毛音○鄭曰徂行也○朱曰競爭也○毛曰厲惡
梗病也○陳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曰欲避

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
往也民曰此蓋讀爲疑字朱曰徂本往也去徂耳而果何所往也○李曰無所逃乎天地間矣
歐陽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爭競之心而
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
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則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朱曰土鄉宇居○鄭曰辰時○毛曰僤厚○朱曰

覯見○鄭曰痻病○朱曰棘急○毛曰圉垂也○
孔曰言人之憂其心慇慇然顧念己之鄉土居宅
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
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歐陽曰不知避亂之所是逢天之怒時
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
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曰毖愼○鄭曰恤亦憂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

朱曰辨別賢否之進○曹曰外之以侯伯子男內之職卿大夫士皆爵也其序則賢者當在上而用事不肖者當在下而聽令有功者當進無功者當退執熱手持熱物逝猶去
也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曰王豈不爲謀且愼哉
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王曰爲謀爲毖又毖
亂況斯削則以不與君子爲謀而力事與小人爲毖故之故退誨爾序爵故告之以其
所當憂誨之以序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
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李曰孟子曰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是則詩云則可以觀推矣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
救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王曰則亦無小人養及子溺而已然則爲小人

者亦何利哉 東萊曰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敗
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曰遡風僾唈曹曰爾雅云唈也注謂嗚唈短氣貌荓使也〇鄭曰
遠及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
息也孔曰風吹人欲使人不能喘息李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急
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得以趨事於畎畝之
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十

王曰好是稼穡言不致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
者則使之代食〇歐曰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
而制王不然也〇東萊曰此章復告以息民務農
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〇蘇曰君子視厲
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
之心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
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
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精哀恫音通
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曹曰災沴爲喪兵寇爲亂〇鄭曰蟲食苗根曰蟊
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恫痛具
皆也〇毛曰贅屬也朱曰言荒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荒虛
也〇朱曰旅與膂同〇王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
言色〇朱曰言天降喪亂因已滅我所立之王矣
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矣哀此中國皆危
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曹曰具仕之臣但如
贅疣無補於卒至荒亂無有一人爲國陳力以念穹蒼之變東萊曰此章因前
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十一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曰惠順宣徧猶謀〇朱曰相輔也〇鄭曰臧善
〇朱曰狂惑也〇李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所
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其謀猶於衆
故能考察慎擇其相朱曰順者順於義理也天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合乎
此則天下莫不以爲善而直一己獨見之私哉朱曰自獨俾臧自以爲善

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偶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又曰此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僻皆用舍所蹊異路思古而傷今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朱曰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書曰訴也胥鄭

曰胥相穀善○毛曰谷窮○孔曰陸谷是窮困之義○鄭曰視彼林中其鹿羣耦行甡甡然衆多書曰鹿性善群鹿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蘇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書曰欲進則恐爭名而譖興欲退又懼身迹而讒說東萊曰此章言君暗于上故讒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曰賦也下同○鄭曰胡之言何也○毛曰瞻言百里遠慮也○李曰聖人則能遠知禍福于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而不察若夫愚人則反狂惑以爲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偷謂之安者也○朱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莫敢諫也○東萊曰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鄭曰良善也○毛曰迪進也○朱曰忍殘忍顧念

復重○孔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此惡行書曰荼苦菜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鄭曰貪猶欲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書曰無則不求有則不進也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書曰王于忍心之人是顧復故民從上所好而貪亂曾曰民之嗜亂者○東萊曰此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曰隧道也○鄭曰作起用也○朱曰救善也○
鄭曰征行也○毛曰中垢言闇冥也○朱曰中隱暗垢汙穢也
鄭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
陳曰大風[illegible]經隧由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為
不善皆有所從來也朱曰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蘇曰言
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
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曹曰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注引此詩鄭箋西風謂之泰風則鄭時未為風穫人說也西風穫而萬物則小人之聲也泰風有道力自大空谷中而來有空大谷則屬王之聲也屬王不能果必則中無所主如空谷然泰風由之以入㑒俱歟壞哉有

善良之人作起有為而用善道以救之則達小人之意而反征以中垢矣不順言其相進也中媢嫉內污也若王厲之設敗王商是也故謂討也以此罪討之也東萊曰此章言治
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曰類善也○鄭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曰誦言
先王之言也劉曰所謂先王天下誦之是也毛曰覆反也○朱曰
悖眊也○蘇曰風之起也有隧類之敗也有自貪
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李曰王之性本善但
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
以告之則如醉朱曰意不在言此所以見王先入於貪人
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為悖逆之
行而從貪人之所為也以是知芮伯自傷不獨不
見用於王又為王之所使殊可憫也○朱曰由王
不用善人而反使我悖眊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
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
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芮伯之憂非
一日矣○東萊曰此章言王之所以疏棄君子者
由小人之先入之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
蘇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曰為飛亦時為弋射者
所得也之往也陰覆蔭也赫本亦作嚇莊子曰以
梁國嚇我是也朱曰威怒之貌嗟爾朋友意欲親而切磋
之也○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
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豈無一二賊中者乎張曰猶云十處一得也就杜撰告於汝反揭于朱相恐也

東萊曰此章至終章皆託與公卿僚輩言以反覆

諷切之也朱曰我以此言告女是往陰覆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于我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

職競用力

鄭曰職主朱曰專也毛曰涼薄○朱曰善背工為反覆

○鄭曰克勝○朱曰回遹邪僻也民之所以貪亂

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李曰鄭以涼為信不知毛以為薄古民之罔中

由所●者善德之人善相弃背也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二十六

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

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及力智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

毛曰戾定也○蘇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

為之寇也○陳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為爾反背

而見詈矣李曰是亦上文反予來赫之意朱曰雖汝能有文飾言

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

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鄭曰仍叔周大夫孔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朱曰

烈暴虐百姓見憂恤於王也○黃曰不可揜者一

人之誠意不可欺者天下之民心此意一誠雖紀

綱未及振決度未及修內難未及息外患未及平

天下之民已若躋登於熙然之境矣宣王踐阼未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二十七

見其大設施以慰民望而天下喜治之情已決於

遇烖之日何哉蓋內志既立其誠心實意隨寓而

顯所謂遇烖修行者固非飾情干譽者比也○東

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

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

孔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曰雲漢天河也

昭光○毛曰回轉○朱曰言其光隨天而轉也○廣韻曰薦重也○毛曰臻至○鄭曰靡無○朱曰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禮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宮圭璧爲其總稱卒盡也○寧猶何也或曰安也此述王仰訴於天之辭也○鄭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致日夜未火之物此其時歟朱曰夜晴則天河明曹曰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常應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

雲或曰雲漢也若雲與漢并出則不見其形曰若雲出漢津則當雨之候也何憂懼之有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爲漢也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梓慎曰漢水祥也漢實水之祥也雨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光見于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爲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之度也宜王占雨於雲漢之間而見其倬然昭回于上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王曰瞻卬昊天不見雨候於昊數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王曰旱能致饑饉而曰天降喪亂者天欲平治天下則時和歲豐以應之朱曰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鄭司農云索者求廢祀而修之鄭曰無所愛於三牲孔曰天地用特牲諸神或用大牢少牢故言之○曹曰左氏謂天災有幣

無牲此請報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禱祈於坎壇雩禜祭水旱皆用少牢則天子有牲矣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曰神畏然莫我聽○段曰先王所以徧走群望如此勤渠宜不知水旱自有定數惟盡其誠心庶幾感格憂民如此雖有暴戾之氣必潛消於冥冥之中況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上下互相體恤而民心亦將安之而無戾矣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朱曰蘊蓄隆盛○說文曰蟲蟲旱氣曹曰陰陽和則雨陰不上升而偏陽偏盛則亢而爲旱蘊者陽氣之鬱積也隆者陽氣之騰充也蟲蟲者鬱積騰亢之氣集久而偏人者也故爾雅曰蟲蟲熏也○毛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朱曰殄絕郊祀天地宮宗廟也○毛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曰奠謂置之于地瘞謂埋之于土宗尊也○朱曰克勝也言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鄭曰斁敗○毛曰丁當○王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禮祀矣○曹曰宮之神莫尊於后稷固皆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

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朱曰稷以親言帝以尊言劉濟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秩而祭之
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蘇曰窮而無告故
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
恵也曹曰居者心也民猶朕體體傷則心惕但夫至誠惻怛發乎心則寧丁我躬非虛言也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蘇曰摧遠也橫渠曰如字訓不可推究其故毛曰兢兢恐也業業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二十

危也○朱曰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鄭曰黎衆
也○孔曰孑然孤獨之貌曹曰說文曰孑無右臂曰孑言其獨也朱
曰遺餘也推滅也○曹曰上章言寧丁我躬是不
忍於民而欲遠其禍於己也既而不可則畏天威
怒而兢兢然懼業業然危常如雷霆在其上而不
敢安也○朱曰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
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蘇曰天
將不復使我有遺餘李曰民無孑遺則上天不我遺矣蓋無民則無君胡
為尚不相畏我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曹曰宣王自謂

不足以當大恚而庶幾以先祖之靈尚存其宗社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毛曰沮止赫赫旱氣炎炎熱氣○朱曰無所無所
容也陳曰未知死所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
○毛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
○鄭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二十一

所芘蔭而庶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
閔之○朱[illegible]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
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李
曰宣王之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
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惔音談如
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曰滌滌旱氣王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惔燎之也

○朱曰憚勞也畏也○毛曰熏灼也○朱曰遯逃也○鄭曰旱氣生虐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李曰我心之憂暑如爲火所熏灼於身焉○蘇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若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庶民也朱曰天以己無德而下旱災何若使我遯去而雨此下民乎李曰前謂寧丁我躬今曰寧俾我遯不敢有其身又不敢居其位以見祈天之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朱曰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鄭曰瘨病也○朱曰憯曾也○孔曰祈年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曹曰月令祈穀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周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曹曰社者祭五土之神主司祿福者也方者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鄭曰虞度○毛曰悔恨○蘇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其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鄭曰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已至矣○鄭曰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曹曰天何去哉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農蛤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舉不徧及可謂悉矣歲變之時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天曾不度我之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朱曰友紀猶言綱紀○橫渠曰友疑作[illegible]○鄭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朱曰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周救也○鄭曰里憂也朱曰里無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爲無聊賴之義○蘇曰旱既大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群臣朋友王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此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

以爲擾則無又此則人散矣○曹曰大事以九兩保知田之民人曰又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耕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今歲凶不收見節棄子且持饑散而何明友之綱紀哉民散則見離之勢成矣鄭曰窮哉病哉者念

此諸臣勤於事而勞倦也○毛曰歲凶年穀不登

則趣馬不秣孔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曰師氏掌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之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馳道不除孔曰天子所行謂之馳道除治也祭事不縣孔曰不縣樂也膳大徹膳左

右布而不修孔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

不樂○橫渠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

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孔曰言諸臣無有一人不賙救百姓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而不爲者鄭曰王愁悶於不

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蘇曰里居也宣王

遭旱始[illegible]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

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其居

哉

瞻卬昊天有嘒音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格無贏大命

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

其寧

毛曰[illegible]衆星貌朱曰明貌呂曰昭明也○毛曰假至也

○呂曰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曰久旱

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王曰始曰倬彼雲漢則夜也今曰有嘒其星則卯辰也以見宣王憂民通夕不寐未有雨微也然群臣竭

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

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于

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來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

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人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

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曰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

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曰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張曰不欲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救少爾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保毛反賞申伯焉

朱曰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鄭

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尹官氏孔曰以官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曹曰以官爲氏然鄭則由稱尹氏大師申國名曹曰封守申由戴爲

侯伯稱召伯也
李曰易比卦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既
立萬國又在乎有以親之王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俾其土田營其城邑及申伯入謝則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此之謂能是周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以四牡蹻蹻鉤膺濯濯遣之以路車乘馬皆之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又錫之介圭以作爾寶又餞于郿且命召伯以峙其粻以遄其行此之謂能親諸侯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illegible]岱南
衡西華北恆是也駿大極至神靈也○朱曰甫甫

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illegible]也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于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非也
毛曰翰榦也○王曰蕃言捍蔽宣言
敷播○朱曰嶽山高大李曰爾雅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說則如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而降其神靈和氣
以生甫侯申伯毛曰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也○曹曰嶽為四方之鎮其祭祀之共推侯因之此事則設官以主之於書則稱為四岳堯嘗欲遜之以此知其為一人而兼主四岳之事也周官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蓋舜時禹宅百揆主平水土伯夷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實主四岳之祀而伯禹治水及其有功于是賜禹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嶽國曰侯伯氏曰有呂此稱謂大嶽佐曰神農之後神農居姜水故以姜為姓生是後賜之以氏曰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以氏者也夏商之際吾戎為甫而申也齊也許也皆其夫無所別對之地故王風揚之水書平王遷兵也民于世家申天而下韋及甫與許說者以為申姜姓之國而甫許為諸姜人國諸曰齊許申甫由大岳蓋可知也
實能為周家之楨榦所藏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岳總領方岳諸
侯而奉岳神之祭能修其職岳神享之故此詩推
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岳降神而為之也○黃曰

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與周之意
不必泥其有無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曰亹亹勉也纘繼也○曹曰于邑曰邑也于謝
於謝也○朱曰邑國都之處也王曰為是周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
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異異見之孔曰杜預云申在南陽宛縣○蘇
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朱曰謝在今鄧州南
陽縣是在洛邑之南也作邑于謝蓋申伯本國近

謝曾曰後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鄭曰式
法也○朱曰召伯穆公虎也○毛曰登成也○鄭
曰申伯亹亹然勉于德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
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故大其邑使爲
侯伯曾曰申伯先封于申厲王之亂周氏申闕宣王以申伯能亹亹然自强以佐王事故使之紹封于謝也
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曰申伯之賢當使
南國法之曾曰謝於周爲南○朱曰南國是式者命爲州牧之又曰王乃命
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林來其
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謝召伯所主其事也李曰必命召伯者

欲以尊大申伯也朱曰式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曾曰將以成
是南邦之政而使其子孫得以世守其業焉朱曰世執
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陳曰以南邦傳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曰庸功也毛曰[illegible]也庸徹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孔曰
沃衍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正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磽爲等級以稅民也
是賦稅者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曾曰徹什一之法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illegible]稅穀而已孟子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是

也助者借民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惟助爲有公田是也周家之制畿
內用夏之貢法稅夫而無公田蓋畿內王所自治得以賦戴之豈雨而爲稅之多少故也邦國用商
之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夫蓋諸侯得以專制其民恐其多取故王爲之立徹法焉蘇曰傅
御傅王治事之臣張曰諸侯之傅御○朱曰傅御申伯家臣之長私人家臣漢明
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孔曰私人者對
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
降獻私人○鄭曰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
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
女之功及歸起發其功使之形顯庸民功也申伯雖因之於功既多矣復封之于謝以作其

民功王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居略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毛曰俶作也王曰始之藐藐美貌王曰藐然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則
小俶之志小被則自大也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曾曰鉤者馬婁領之鉤也
組者爲當胷緣之飾制革爲之飾以朱[illegible]所謂爲數之○孔曰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
申伯異姓而得我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卑如上公○曾曰以親同姓之禮賜王錫也濯濯
光明○李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
詩云庸庸謝功召伯營之曾曰申伯之功正以是周召伯營之得其據則

故分之也矣鄭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曹
曰凡營國宗廟爲先宮室爲後至寢與廟俱成則
藐然高大矣○鄭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爲將
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音記王舅南土是保
孔曰路車大路之車○毛曰乘馬四馬也○鄭曰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
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孔曰申伯以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王曰介圭非諸侯

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私異姓也錫爵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而非常禮也李曰所謂
賜之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以爲魯國之寶
也曹曰王所以加賜之者亦以元舅故親之如同姓也東萊曰介圭在周官
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
諸侯之瑞圭毛曰瑞也寶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
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毛曰近已也
鄭曰近辭也猶如彼記之子之記○王曰近親親也錫爾介圭則以往親親也申伯宜王
之舅○鄭曰保守也安也○孔曰皆命遣之辭○
鄭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

告之曰我謀汝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呂曰
古之封建營其城邑寢廟遣私人徹土田必其所
封諸侯自爲之天子有所不與申伯以親且賢王
欲褒賞而尊顯之皆使召伯先爲營之然後以禮
遣之所以建國親侯者恩禮無不曲盡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時其粻音張式遄其行
鄭曰邁行餞送行飲酒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孔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

周故餞之于郿○東萊曰郿在今鳳翔府郿縣○曹曰秦紀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按漢地理志郿古扶風之縣地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則冊命于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于郿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于此可見矣毛曰還南
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曹曰申伯既封于謝則南土爲申伯之所宜有故以南爲還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曰古人之語多倒朱曰
峙積也○鄭曰粻糧式用遄速也○王曰王既餞
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言誠歸蓋以
見王之數留礙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曰王使召
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曰申伯本發之時王猶命召伯徹此矣在遠無閒之則得爽至○曹曰徹遷遷之意自卿以往遷于申伯之疆其市廛立伯之所饋粮委積之蓄使召伯豫備而無乏則其行可以遠至矣王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
始疆之也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
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由
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
也

申伯番番婚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四二

毛曰番番勇武貌曹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孔安國以番番為勇武貌然不文以仡仡勇夫為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為勇武蓋[illegible]文之狀
也徒御徒行者御車者○朱曰嘽嘽衆盛也○鄭
曰戎猶女也○毛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朱
曰元長憲法也○蘇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
為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李曰申伯為四國之翰蓋其所恃之國莫不喜其有良翰曰邦人相慶之辭也李[illegible]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
足法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朱曰揉治也○毛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曰詩
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曰碩大也○蘇
曰肆極也○曾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
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
武又且柔也李曰柔而不直則懦直而不惠則訐書曰直而溫簡曰柔順利貞孔
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
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曹曰漢公孫洪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注曰揉謂矯而正之也既又曰矯揉箭之箭也則揉者蓋揉曲而使之直耳傳曰正曲為[illegible]又曰能使枉者直中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四三

伯以柔惠且直故枉者能揉而正之也王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
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鄭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
令以為樂○孔曰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
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
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朱曰仲山甫奉使築城于齊尹吉甫送其行而作

是詩也○陳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
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
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
焉○孔曰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
有德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爲小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曰烝衆則法也○朱曰秉執也○毛曰彝常懿
美也○鄭曰監視也○朱曰昭明也○鄭曰假至

毛詩集解卷三十五　四十四

也○朱曰保祐也○毛曰仲山甫樊侯也孔曰爵爲侯而
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夫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傳
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
是懿德○楊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
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
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
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
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朱曰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
無不好此美德者黃曰有生之初具物則者均有生之後好誘偲者鮮故工歸之
天下則由乎民之自用其力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
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李曰董仲舒曰
上天佑之爲生賢佐此之謂也曰仲山甫爲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東萊曰維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因其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爲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黃
曰尹吉甫之美山甫而先及于凡民者以見山甫之出其類拔乎其萃也

毛詩集解卷三十五　四十五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曰嘉美令善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曰力勉也○毛曰
若順賦布也○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
其則斯爲弱不得謂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言其表裏柔嘉也李曰表裏如一異於色厲而內荏者矣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天子是若明命使則賦
王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黃曰天子是若而必曰明命蓋順君而不至于逢君矣言

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東萊曰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鄭曰百辟百君
戎猶女也○東萊曰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
之謂也○朱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孔曰大宰職云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是出王命也眾職然則公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是納王命也喉舌所以出言也曹曰如喉爲氣息之嘗譬如舌爲言語之樞機而無蔽盡達之患案衾發而慮之也○李曰王命仲山甫

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保我之王
躬觀此則知仲山甫之祖考嘗居是官矣爲山甫
者乃世其家也朱曰王躬是保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家世長大保而太保抑其世官也歟○黃曰纘戎祖考而繼以王躬是保蓋使之以其本於祖父者而忠于君黃
曰惟其當出納之職而能任順民之責故敷政于
外而四方應之孔曰邱易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是也東萊曰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
與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
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朱曰肅肅嚴也○鄭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
否謂善惡也○朱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
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
也○鄭曰夙早也○朱曰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李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黃
曰王命之嚴吾將而行之然有君命而不知有民
情則非也今山甫於民情之逆順又能明之○東

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
實也旣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
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
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己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
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
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群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
察其身本事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佶所謂小心翼
翼矣○曹曰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故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所以保兹天子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朱曰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書曰茹者柔喻之名若茹
華茹毛飲血也則吞喻之骨鯁則吐棄之孔曰人有常言人之
常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
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維仲山甫則不
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
以充之○朱曰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
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
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東萊曰此
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
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蓋高稱申伯番番終論
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黄曰柔亦不茹所以不畏彊禦剛亦不吐所以不
侮矜寡蓋此所謂剛柔者山甫一身之剛柔非天
下剛柔之人凡物之性有失之過柔者有失之過
剛者杞柳可為桮棬此柔之可茹者也金石之不

可食此剛之可吐者也是皆剛柔之偏也山甫柔
不至於可茹則柔而非懦也彊禦者吾奚畏剛不
至於可吐則剛而非暴也矜寡者吾奚侮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曰輶輕也劉濟曰輶駿曰輶車者亦取其配速之輕此輶有輕之意我吉甫
自謂也○朱曰儀度也○陳曰圖謀也○毛曰袞
冕君之上服也鄭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朱曰言人皆言德
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李曰德輕如鴻毛豈有不能舉之哉但人
自不舉之耳山甫能不以世人之所憂而憂之故能舉加毛之德也○黄曰細行之不矜則大德之累也
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維仲山甫而已然
以我之不能舉也故雖愛之而不能有以助之昧爲德在己舉之則是人無愛之而爲由助之身○黄曰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我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也有歟無愛之而莫能助之也其德如是故能補袞
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
有爲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上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曰祖行祭曹曰顏師古注漢書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飲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曰仲山甫出祖朱曰業業捷捷曹曰爾雅曰危也以四牡駕車馬行疾則車之動業業然危也捷捷疾貌○鄭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孔曰仲山甫受王命將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蘇曰馬健捷斂循常恐不及事也曹曰東捷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身以恐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忠也鄭曰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孔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毛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孔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傳不合○曹曰毛公以為齊獻公去薄姑而遷于臨菑生是說誤之由王命仲山甫董其役理或然也○黃曰詵城也所謂督于長城者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朱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朱曰穆深長○毛曰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曰永懷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曹曰仲山甫奉王命總眾以出當有御度故雖行疾而有威儀且和也○曹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曹曰蓋山甫久常于外力心無不在王室故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遍歸所以安其心○鄭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

李曰言錫命者蓋錫韓侯以命耳如春秋書來錫公命之類曰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又曰詩非命韓詩人舉其所命之意如此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

毛曰奕奕大也○朱曰梁山韓之鎮也○曹曰禹貢梁岐在雍州漢地理志云梁山在馮翊蘇曰在今周州郃城縣○李曰春秋時梁山當為晉地也晉雖曰梁山者望也蓋武并者晉使以為晉之望也毛

曰甸治也鄭曰梁山之野見時俱遭洪水禹自之者次治其民使成平田定貢賦○孔曰治爲平田治山傍之地釋文曰倬明貌○朱曰韓國名侯爵受命蓋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也○鄭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朱曰虔敬也○鄭曰古之恭字或作共○朱曰易改也朕命不易猶所謂朕言不再也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方也○鄭曰戎辟女君也○朱曰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詩以送之○蘇曰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

所從朔周以受命者也陳曰禹治水其功有被于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得易韓侯被寵受于其國可謂倬然光大其道矣孔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段曰侯繼世爲諸侯無得廢棄我之命也○朱曰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辭○黃曰朕命不易蓋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苟且以自安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鍚錆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

毛曰修長張大覲見也○朱曰覲禮執圭贄所以合瑞也介圭封圭也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孔曰毛氏於義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介圭入覲王行覲禮○鄭曰覲于王而奉事禮貫其國所出之宗廟曰衆承西河展貫琢賦喪野○孔曰贄以入覲于王爲行事從今主則是爲所事之物大行人陳贄賓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事○贄曰周官要瑞五等諸侯本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執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請晉三享皆束帛加璧實唯國之所有然介圭非五事之瑞意若韓使爲同世之爾得以贄玉爲分故尊介圭以入覲也毛曰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孔曰卽王世所謂天子殺下大諸者夏衣注云徐州貢夏貫之郡有冕九以爲樂設世或無奏

高曰而用之策以荒年凡爲之節於禮上所謂注芄林年首者然則梓若即夫筐靳年所是矣其失一年爲青爽之表書試云綠書○青曰有於日鄭新注就首日旌旂畫軟龍而全旗子年首也曰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蕃也孔曰中車云本車蒲蔽注云本爲車之以毛曰錯衡文衡也孔曰錯衡轄實大衣爲車之衡孔曰玄衮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曹曰鉤者爲裏鉤之鉤也膺者爲膺之樊纓也鍚者爲之當盧刻金以爲飾者也○孔曰樊巾車玉路鍚珠鉤樊纓注云金錫無有鉤此言鉤膺以金鉤樊而得有鏤錫者蓋時錫之也毛曰鞹鞃革也鞹鞃軾中也孔曰鞹者去毛之皮軾者之間有横木可馮者也軾

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毛曰淺虎皮淺毛也幭覆

式也孔曰幭禮記作幦周禮作複玉藻本有羔幦鹿幦乘宮中車書大複皆以有毛之皮

爲幦幦天蓋覆之名覆在軾上也鄭曰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

往往纏搤之孔曰轡首謂之革按鞗革皆言其革一二處也○曹曰以轡皮爲之其有餘

而垂者謂之革王曰淑旂綏章於旂旒建之車乘在後衡

在左右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鄭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曹

曰既覲則王班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焉李曰

如來狀書錫命者皆非諸侯覲王宜即而天子錫之皆其是狀以錫也世來皆而錫也然後爲錫禮

之王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

維何炰鱉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息尹反及蒲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鄭曰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

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曰

屠地名○鄭曰顯父周之卿士也曹曰顯父稱字蓋周之大夫也

餞送之故有酒○孔曰清美百壺多也殽餚○鄭

曰炰鱉以火熟之也鮮魚魚中膾也○毛曰蔌菜

殽○鄭曰筍竹萌蒲深蒲孔曰謂蒲蒻入水深處人往去深蒲蒲始生水

中贈送也且多貌○鄭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

之馬曰乘馬○蘇曰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東萊曰

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燕則此所指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然鄭曰胥皆也○

曹曰因其祖發而與餞送之處飲酒焉○鄭曰王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蘇曰王賜韓侯故使顯父餞之○曹

曰以王今錫之所以贈厚意也諸侯在京來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王

曰言侯氏燕胥則燕胥不時韓侯之身而已宣王

之初衰亂殘缺散無友紀至是乃能餞贈諸侯備

物如此故賦而美之也

韓侯取去聲妻汾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

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孔曰

彘于陳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南汾水○蘇曰晉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

以號之猶言莒郟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

毛曰蹶父卿士也曹曰蹶父姞姓爲王卿士既大皆貴事之後百姓姞姓自覺也

家也然則蓋其民也 蹶 鄭曰百兩百乘也。孔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鄭曰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毛曰諸娣衆妾也曹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娣女弟也姪兄子也此獨言娣者舉女弟以致之歸妹之義也毛曰祁祁徐靚也。朱曰如雲衆而美也言韓侯既覲而還迎以親迎也。鄭曰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曹曰詩人言人之貴必叙其內外親族如謂人之甥美也孔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取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

因言其有可美之事故及之耳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曰姞蹶父姓朱曰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孔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因謂之韓姞鄭曰相視攸所朱曰擇可嫁之所也毛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朱曰慶喜令善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鄭曰蹶父甚武使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東萊曰靡國不到者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周遍皆至也為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富饒也曹曰其間之原山大澤廣土衆民可知也衛人有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亦與此詩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名城其所有也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王曰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及此蓋汾王夫道為諸侯所畢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取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

內外光顯讙安志幸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述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豫亦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燕平聲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曰溥大也。董曰燕召公之國。毛曰師衆先祖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鄭曰受命封韓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孔曰革南蠻云外陳四海戎夷五長則蠻夷自有長帥以統之而帶云長夷主夷之百國若夷中雖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其貢獻往來之節皆諸子所逆州牧而後至京師以非來享故云因以其統之故攘夫遠館戎狄國
奄撫也。蘇曰墉城也壑池也毛曰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
鄭曰藉稅孔曰公羊傳曰什一而藉藉是藉為稅之義也孔曰釋獸云貔
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曰似虎或
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
貔言安則豹羆亦獻皮也。李曰謂韓初封時召
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

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東萊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舊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宜故也○曹曰晉美武王子初封于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其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民實王封申伯于謝後使召穆公營焉則召公在周世為司空矣蘇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
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
鄭曰錫以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使復為之伯焉孔曰言韓
侯之賢能復先祖舊服也○李曰即上文纘戎祖考也韓侯於是命諸侯各
修其城池孔曰所部諸國之城塹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
貢其所有於王○孔曰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

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所自有而獻之所謂各以
貢貨此一章蓋言韓侯受賜歸國行政之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曰召公召穆公名虎○陳曰淮夷之地不一徐
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
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
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名虎既平淮夷而
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

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
虎者是淮南之夷也民曰自江漢之間出師征之若在淮北則
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
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黃曰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所作也
初則整而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
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
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
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朱曰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鄭曰車戎車鳥隼曰旟○孔曰旌旗無事則納之於弢將戰乃建之○朱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陳曰江漢去周爲最遠不應親臨江漢之遠而始命召虎也尹吉甫謂召虎所伐之淮夷自江漢之滸而入故遠指江漢以名篇○鄭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封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處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胡曰杜預考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既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即江夏郢州江夏郡也至云東一千五百里重江漢相合古今有不同哉○東萊曰胡氏釋江漢合流見將之夷但去淮夷絕遠于往大猶不合戰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王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曰行者皆莫敢安捨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林賢良事要曰古者藏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

人耳或違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矣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衆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荊當時周都洛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之外者哉

江漢湯湯（音商）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曰湯湯然流盛貌○毛曰洸洸武貌○鄭曰庶幸時是○孔曰時無有叛戾乖爭者○鄭曰載之言則也○朱曰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曹曰宣王之初四夷交侵於是屬志恢復始則北伐玁狁次則南征蠻荊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伯於是以經營四方之武功告成于王也（李曰鄭氏以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後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蘇氏王氏皆以爲然予獨以爲不然所謂經營四方但猶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李曰四方平王國定則王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之心在于安天下其戰爭出於不得已

劉曰所謂夏以天下蒙以天下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鄭曰滸水涯。朱曰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鄭曰疚病棘急極中也。朱曰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蘇曰疆畫經界理分土地。朱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曰王命召虎自挾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蘇曰王命召公辟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朱曰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東萊曰惟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李曰此以見復文武之竟土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曰旬徧也(李曰十日爲旬則旬訓徧明甚)蘇曰宣布也。朱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鄭曰召公康公與召虎之始祖也。朱曰翰幹予小子王自稱也。毛曰似嗣也。東萊曰肇始也。毛曰敏疾。鄭曰戎猶女。毛曰公事也(朱曰功也)朱曰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蘇曰南方既平王命召公來歸)(於周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鄭曰昔文武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朱曰但自爲似女召公之事耳。李曰女今毋以我爲小子不足其有爲女當繼女召公之功也。曹曰女但思似康公)(周室其衰幾焉)東萊曰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戎事以繼其烈。朱曰我是以嘉女之功而錫女以福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鬯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曰釐賜也九命錫圭瓚秬鬯(孔曰瑒[illegible]以圭柄之玉瓚。曹曰周實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明堂位曰祼用玉瓚大圭注云瓚酌鬱鬯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夫圭爲柄謂之玉瓚)鄭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

芬香條鬯也曹曰謂秬鬯卽鬯人所謂掌共秬鬯而飾之者也又取鬱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煮之以和鬯酒謂之鬱鬯卽鬱人所掌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也
孔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
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蘇
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鄭曰周岐周自用也
蘇曰賚也自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
其先祖曹曰祭統曰君賜爵祿於太廟祭之日君降立于阼階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策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故召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則錫瓚以主禮祭也使歸

告于召公之廟也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
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曰傳言周也箋時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本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稱其書功矣之等故故岐周今之孫旣曰賜書祿以子文廟以岐周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朱曰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虎受命于岐周故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人
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曰對答也毛曰遂也揚稱休美也○陳曰王休王之

休命○鄭曰作爲也○毛曰考成矢施洽和洽也
○陳曰召虎受此休命上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
於召公劉濟曰以召祖所成之常而對宣王也本音康公所以明是邦家文武貴有爾焉其發經屬王之康而戒於崖失召虎可不弁而成之字○曹曰宣王以康公之事命召虎卯以康公之事戒之彼宣王來有今國而文德著洽美所謂以康公之事成之者也○朱曰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郯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郯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朱曰謙天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
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
心於此可見矣朱曰言武功之不可皆未所以成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
朱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
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
美而有戒也○蘇曰詩中猶其字而名則名未必
有意詩有特立其名則名有其意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句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朱曰卿士即皇父之官也。鄭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朱曰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鄭曰整齊修治。朱曰戎兵器也。孔曰敬恭戒懼也。王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蘇曰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陳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必常有者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宋狀之時所謂平章周公是也周家不皆設三公皆兼戒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

也鄭曰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曰復其世功以褒大之孔曰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蓋中軍之將尊爲元帥故將命之使總攝諸軍也。曹曰今復爲大將整頓六師修飭戎事以討淮夷之叛命者。孔曰師衆皆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虞之。董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戸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曰尹氏掌命卿士孔曰即內史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是也注及云者謂以簡冊書王命。文曰此時尹氏當是尹書者書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李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失寵王始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也鄭曰率循也。毛曰浦涯也。朱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國曹曰按禹貢海岱及淮爲徐州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耳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謂此戎夷事王所爲衆既叛故皆若九州之內今此時所叛先戎夷淮叛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陳曰曹書所云二國之亂其來有所自矣

鄭曰三事三農之事也孔曰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也。太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緒業也。孔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冊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朱曰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鄭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曰大司馬職云大師事其戒令是也蘇曰故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惠苦其民。鄭曰

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王曰所謂并者不更也。曹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畱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音亦〕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李曰嚴威也。毛曰舒徐保安也。鄭曰作行也〔李曰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蘇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也。曹曰訣不再奉則匪紹〕毛曰遊遨遊。朱曰繹連絡也。毛曰騷動也。曹曰雷能震物而霆則雷之迅擊者也。蘇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曹曰雖以天子之威重如此亦必安徐詳審而後動。蘇曰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幾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王曰徐方既繹騷則王師伏而震驚之〕如雷霆作於上不遑安矣。王曰此章但言徐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此以見先聲也次章則言征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朱曰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其師旅也敦厚集其陣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孔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如人之勃怒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今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就執其醜虜〔又曰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蘇曰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掠者。曹曰成王之時淮夷嘗叛伯禽之世亦與徐戎並興今徐方雖皆震驚而猶未肯屈服則以習亂故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朱曰翰羽也。孔曰高飛已實翰又疾於飛若鷹鸇之翰摯擊處高者也〕孔曰江漢其廣長似之也。毛曰苞本也。孔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故以川喻。李曰緜緜不可得而絕〔曹曰緜緜其家不可測也〕

翼翼不可得而亂 曹曰翼翼其盛不可克也 蘇曰不測不可知
測不克不可克勝也。毛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箋曰猶道也。鄭曰允信。朱曰塞充實。陳曰
允塞豈尚詐哉。鄭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曰既
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
違也。朱曰還歸班師而歸也。又曰言王道甚
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存所謂有常德以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卆

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是也。曹曰宣王待夷狄以
誠貫之道不用詭謀詐計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
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
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
故以徐方既同為天子之功 李曰此雖將臣之功原其所本乃天子之功也
宣王北伐玁狁西征荒戎南威蠻荊獨徐方未
服今徐方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
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劉曰武成則戒黷
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 音仰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 音塵 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 側界反 蟊 音牟 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 勑留反
毛曰填久厲惡瘵病也 朱曰孔也 屆食根曰蟊食節曰
賊。孔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蟊蟊疾是害禾稼之
狀。王曰夷平也。鄭曰屆極也。歐陽曰述民
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

毛詩集解卷二十三　亖

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
民病也。鄭曰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
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蘇曰
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民受其病於是
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
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說音脫
鄭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毛曰收拘也
。鄭曰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之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
毛曰哲知也。朱曰傾覆也。鄭曰城猶國也。
歐陽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曰婦人
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
。陳曰懿美也。鄭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

褒姒之言。李曰漢谷永奏懿厥哲婦顏師古注
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鄭曰長舌喻多言。李
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曰婦寺者
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曰言
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王曰幽王如
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
賈音古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曰鞫窮也。毛曰忮害忒變也。鄭曰譖不信

也竟猶終也。陳曰極至也。鄭曰胡何慝惡識
知也。朱曰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鄭
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
。李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
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陳曰如是而窮人
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曰賈物
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
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
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曰婦人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

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音的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毛曰刺責也。蘇曰介大也弔閔也。毛曰類善
殄盡瘁病也。蘇曰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
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
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曰王乃舍狄事治爾夷
予胥忌而已凡伯大臣之忠賢者也忠賢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夫天之降
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不慎其

威儀。朱曰今王遇災而不畏不愼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曰降罔下羅罔。蘇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曰幾危也 鄭曰幾近也

東萊曰 以下闕

。朱曰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 戶工反 昏椓 丁角反 靡共 音恭 潰潰回遹 音聿 實靖夷我邦

東萊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毛曰訌潰也。朱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 鄭曰昏椓言閹人也椓毀其陰者也。曹曰閽寺人之守門者 靡共無肯共敬於職事。毛曰潰潰亂也。孔曰回遹邪僻也。朱曰靖治夷平也。蘇曰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內。朱曰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王曰靖與得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失同意

皐皐訿訿 音紫 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 音塵 不寧我哉

位孔貶
朱曰皋皋頑慢之意。王曰訿訿然以苟營為事。朱曰玷闕也。鄭曰兢兢戒業業危也。朱曰瘨病也。毛曰貶墜也。朱曰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闕至於戒謹恐懼甚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曰潰遂也曹曰潰訓散訓亂草散孔則茂盛也苴水中浮草也。鄭曰潰亂也。朱曰相視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王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苴也。孔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夷賣反胡不自替職兄況音斯引

鄭曰時今時也朱曰時是也毛曰疚病也。鄭曰茲此也。朱曰疏糲也粺則精矣鄭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曰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為之得此數也言民明糲粗於粺毛曰替廢也。鄭曰職主也。毛曰兄茲也朱曰兄況同引長也。朱曰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嘗若是之甚也李曰但是言昔者富實未有如是今之困病亦未有如是曹曰夫何故厚取於民而耗之於小人也。毛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李曰見小人食君子之祿鄭曰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朱曰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況音斯弘不烖音哉我躬

毛曰頻厓也曹曰此文云頻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蘇氏曰今本作瀕蘇曰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鄭曰溥猶徧也。朱曰弘大也。蘇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鄭曰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曹曰內外俱竭為害徧矣朱曰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早夜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李曰其害廣矣小人猶復主此禍亂之事日以洪大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曰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多非獨召公也。毛曰辟開蹙促也。蘇曰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焉。朱曰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叛也又歎惜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之人可用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曾曰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未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周頌　閔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周頌闕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八

周頌闕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九

魯頌闕

毛詩集解卷第三十

商頌闕